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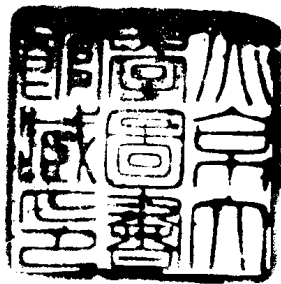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六七冊目次

## 經部·四書類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十六卷(二)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本

..... 一

圖書衍五卷

〔明〕喬中和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刻西郭草堂合刊本

..... 四〇〇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一)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

..... 四三九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

十六卷(二)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集說

二十八卷》提要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論卷之八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直

靖子寧

耕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此章見聖人當行而無所顧慮處困而寧無所怨悔也朱子

陳是軍陣行列之法俎豆是禮器如几于木為之以故牲體豆容

四升亦木為之以薦俎醢字因問陳而生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

不止俎豆曰俎豆者來一二以該其餘也看按

衛靈公以軍陣行列之法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若夫俎豆之事安置

執持之儀周旋進退之節是乃禮之所在吾嘗聞其說矣至於軍旅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七八

之事攻殺擧刺之法坐作進退之方則固未之學也是不止退其所

不當問而又啓其所當問者也蓋為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况

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

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工之言一無所

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明日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在陳是孔子去衛適陳絕糧是陳亂乏食從者是弟子與是起孔子

孔子既不對靈公之問遂去衛適陳至於陳困糧食斷絕蓋夫主要

去使去都不可較所以絕糧從者皆從餓而病莫能興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愠是含怒的意思困窮是固有窮時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支勢相

應濫是溢小人窮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如水之溢山

子路當此窮困之時不免有愾怒之意見於顏色問說君子之人豈  
乎不當得窮者也乃亦有時窮困若此乎子曰禍福成敗存不在我  
者君子安能必其無窮固亦有窮時也但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  
若小人窮則放恣為非矣今日但當安窮而無至於盪斯可也此其  
所以警子路者亦有在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此章言普通有統以知言也

多學是多聞多見識是所聞所見都要記得

子貢以通達之姿問一知二則其所學多而能識矣然意其特於一

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靡然無所

不通也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問以發之曰賜也女以予於天下事物

之理有所知者為多學而一一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

然是然多學而識非是非徒多學而識然字也是非字也是

子貢對曰天下之理散於事物非學固不能知夫子是多學而識之

者也然事物之理無窮聞見之知有限徒多學而識亦不能一一而

周知之也夫子始非多學而識之者其中必有要妙之法而未輕以

語人者與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是以心繫萬物而知其一本而無二

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

多識今夫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

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

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

至亦將有所得也故夫子告之曰吾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蓋天下

理其用之味則散於事物其本之一則共於吾心吾惟據吾一心之

理以該貫乎天下之物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交而應于而孝君

而仁臣而敬親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一理到而前都是這一

心之理照之而皆有以識其全也若專靠多學而識無箇本領源頭

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安能有得於已哉女惟涵養此心使虛靈之

體不為物欲所蔽只候夫豁然貫通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於吾心而

得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章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

由是呼子路之名而告之德是義理之得於已者德與道不同知在

行先曰知知道知在行後曰知德

四書本義集說

子路在聖門號勇於義者然或有踐履之未至不能真知其意味之

實故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

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猶未親切非真知也故知德之人求之天

下蓋亦鮮矣此可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章美帝舜也

無為而治是德盛而民化不待有所作為恭己是聖人敬德之容以

敬之見於外者言而已矣是人之所見如此而已見其實無所為也

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巍巍煥乎而已相似

孔子說曰古帝王以盛德而致治者多矣若夫德盛而民自化不待

其有所作為而庶績咸熙萬邦自寧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舜紹堯

之後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而



又得人以任家職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無他事也以今考之夫  
固何所為哉但見其垂拱而居南面穆穆然敬德之容而已矣蓋因  
其時事之適然而恭已以臨之故為治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之容  
為可見而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朱子

子張問行

此章教子張以近裏著己之學也朱子  
問行是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朱子

子張問於孔子說人必何如然後能使己之所行無往而不通利乎  
朱子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

盡已之謂忠說言說如是心亦如是只是不欺意以實之謂信口  
言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忠信都訓實忠是前一截事  
信是後一截事篤有厚重深沉之意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  
戒謹恐懼猶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謹是南蠻貊是比  
狄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  
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四

朱子

子曰人雖自處何如耳如使所言者忠誠信實而絕無虛誕之辭所  
行者篤厚敬謹而不為淺躁之行似這等誠實無偽的人將見惟誠  
可以動物惟德可以感人自然人心悅之人恆敬之雖南蠻北貊之  
邦亦將通行而無疑矣而况其近者乎若使言不忠信而專事詐偽  
之習行不篤敬而徒為飾貌以相與似這等虛詐不實的人必然言  
則招尤動則辱侮雖州里鄉黨之近可行乎哉而况於其遠者乎行  
不行惟視乎心之誠與不誠而已朱子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行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是與或相參倚是倚靠車泥叫做所  
夫如此則無處不可行如彼則無處而可行然這工夫不可少有間  
斷少有間斷則虛偽雜之亦終不可行也必也於忠信篤敬之理念  
念不忘隨其所處若有見如站立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參對在我  
面前在與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靠在我上這等念若在茲無少間  
斷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所言者句句都是忠信所行者事  
事都是篤敬而州里蠻貊皆可行也蓋子張務外而不能有恆故夫  
子勉之如此朱子

子張書諸紳

紳是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朱子  
子張問夫子之言恐其開教之時其心固在開教之後忘心或生於  
是以夫子之言書於大帶之上蓋欲常接於目而警於心亦可謂  
能佩服聖人之教矣朱子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此章美衛大夫史魚直愛之行也朱子  
史是官名魚是衛大夫名鱗矢是箭如矢言其正直如射的箭一般  
孔子說直哉史魚之為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易勢殊或不  
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未足以為直也惟史魚當邦家有道可以危言  
危行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回護固挺然如矢之直及邦家無道當危  
行言違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委曲亦挺然如矢之直有道無道行直  
如箭不隨世變曲是乃忠貞骨成有死無生者也朱子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蘧伯玉是衛大夫名蘧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五

朱子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此章美衛大夫史魚直愛之行也朱子  
史是官名魚是衛大夫名鱗矢是箭如矢言其正直如射的箭一般  
孔子說直哉史魚之為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易勢殊或不  
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未足以為直也惟史魚當邦家有道可以危言  
危行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回護固挺然如矢之直及邦家無道當危  
行言違之時彼之剛正無所委曲亦挺然如矢之直有道無道行直  
如箭不隨世變曲是乃忠貞骨成有死無生者也朱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卷是收懷是藏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言敏而退也案引

君子哉蘧伯玉之為人也蓋人德有未成則其進退出處之間必有不能適雷其可者未足為君子也今觀蘧伯玉當邦家有道正君子道夫之時也則居立行志出而見用於世及邦家無道乃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則可從容引去不與時政故亦常柔順不忤於人卷而懷之焉隨時進退各適其宜蓋庶幾乎聖賢之大道者也聖人之稱二子非品道高下之意也夫抵衡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稱之而各言其賢耳然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自聖言觀之然亦可見見二子之高下矣案引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六

此章言惟知者為能知人而語默各當其節也說孔子說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不可不慎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也而不與之言是失於彼之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不可與言也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己之言也夫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此無他不知故也惟知者居敬窮理為能知人明見得那人可與言則與之言既不夫人見得那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至於失言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各當其節也說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章言志士仁人不以生死動心也說志士是有志之士即有志於為仁者仁人是成德之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求生是當死而未生害仁是害其心之德成仁是心要而

德全只成就一箇義而已兩以字不要作用力解案引

子曰仁者心之德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斷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勉之安之淺深雖有間然皆求以合乎天理當乎人心以成就吾之仁而已使其身可以無死而於仁又無所害則不必輕生以犯難矣若身雖可免而才節有虧決無肯偷生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有殺身殺命以成吾之仁者蓋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即是害了吾心之理殺身求仁時却得此理完全也故仁人從容就義志士亦進而為之是則同也案引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章言子貢以為仁之資也釋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七

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賢以事言已見於行事者仁以德音方見於修身者然亦互文也說子貢問人之為學必如何而後可以全其心之德乎孔子說為仁之功固當決之於己為仁之資亦必有助於人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為之事必先磨利其所用之器蓋其所資也君子之為仁亦必有所資是以處於一邦之中大夫必要事其賢者有所親法而起嚴憚之心士必要友其仁者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如欲克己而未克己欲復禮而未克己須要更相琢磨勸勉以至於仁乃為有益此為仁之方也釋子

顏淵問為邦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說顏淵問為邦之道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謀辭

也

###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是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子曰自古帝王有作皆曆象授時以定一代之正朔然惟夏時為最善而當用蓋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育以見其生物之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且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又取其易知以是為改歲之端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蓋由歷數以求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故欲定正朔如朝覲會同燕饗祀告頒朔授時之類必行夏之時也

### 乘殷之輅

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始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制也

自古帝王皆有車然其略者或等威之不備其詳者又失之過侈惟商輅則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得乎質之中者是商輅所常用也故乘輅之制有取於殷焉

### 服周之冕

冕者冠中之別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冕之為制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文而得其中也故服冕之制有取於周焉

### 樂則韶舞

韶是舜樂韶舞以樂言其美而韶則謂用韶而其舞也至於樂自古諸聖人皆有而盡善盡美者莫如韶故樂則韶舞

###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是禁絕之鄭聲是鄭國之音佞人是卑鄙便佞之人淫是亂始也

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樂為治之大法也然鄭聲佞人皆能害治者故於鄭聲則放之使不接於耳於佞人則遠之斥之而不

可道所以然者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佞人立心危險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蓋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所以當放遠也夫既而四代之禮樂而法其所當法又嚴害治之大防而戒其所當戒餘事皆可做此而推行之治道備矣願子克已復禮非禮勿視勿言動想每日禮會甚熟事事了得只欠這些子故聖人對酌禮樂而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章言君子當思慮而豫防之也王註

遠近以地言以時言  
子曰凡人作事必為久遠之計如幹一事必思慮籌處有患害則不為無患害則為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慮不及遠以為可苟目前之安殊不知為謀不周則其患立至矣可受者困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章警人使知自勉也

已矣乎是絕望之辭也。

子曰好德如好色者吾固猶冀見之而有望於將來也。乃世之誠於好德者鮮矣。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人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章勉人舉賢也。竊位是無德而居乎其位。如偷盜一般。柳下惠是魯之賢人。與立是與之立於朝也。

子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安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哉。若蔽賢抑能。恃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則如盜得而隱據之也。若蔽文仲者其竊位者與何也。柳下惠之賢。文仲非不知也。知之便當薦之與立。而文仲固抑之而不與同立於朝。此何心哉。正以

西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十

竊位

其德之不稱。恐見用而形已之短耳。豈非竊偷職位。以為己之私。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者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章言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

躬自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

子曰人之常情。責己常輕。責人常重。此其所以來怨之多也。惟吾自厚而薄責於人。如為人謀。惟恐一毫之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之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做。到盡處。所謂自厚也。至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謂不盡人之權。不竭人之忠者也。責己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斯遠怨矣。此修己待人當然之理。非乃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新安陳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此章言人不可率意妄行也。

如之何。猶言奈何。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然而處之。審未如之何。三字。與悅而不釋。章義同。是吾亦無如之何。

子曰凡人凡事。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思而處之。口如之何。再熟思而審處之。口如之何。必有這箇心。然後人言可入。若自家只恁率意妄行。更不思量。道當如之何。當如之何。如此之人。自用其愚。吾亦奈之何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章貴義也。

西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十

難矣哉

私就行上說。難矣哉。是難免於罪過。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然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其亂道也。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此方克有進。若羣居終日。說然。處此之所。倡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慧。智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既言不及義。而又好行小慧。則行險徼倖之機。熟滋則日其一日。熟則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終日如此也。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如此。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難乎其為人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章論君子之行也。

義是合宜。有剛決意思。質是質幹。以義作箇坯。禮是節文。孫是遜。遜行是安。排恁地。出是從此發出。信是誠實。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



以成此一事三箇之字。究竟說皆指其事也。四者皆一。蓋事非是。行方。孫出。孫出。了方。用信成。

孔子說人之處事。難於盡善。若既不失事理之宜。而又兼備衆善之美。則惟君子能之。君子之應事接物。其始必以義為本。質義所可則可。義所不可則不可。是制事先決其當否。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蓋義則裁斷果決。若行不以禮。則失之徂情。直行矣。故又要節文具備。不疎略苟簡而已。行之雖以禮。然不以孫出之則和順雍容之意。徒修飾禮節次第而已。故又要孫以出之。既孫以為質矣。而又行之以禮。出之以孫。設使不成。之以信。則亦文焉而已。故又信以成之。使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周流而已。無欠闕可物處也。若然。則一事之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或苟。乃君子之道也。其真可謂之君子哉。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此章戒人修己也。

病。解作患。無能。是履行之無其實。南軒要氏。子曰君子學以爲己。其所患者。在德不加修。道不加進。碌碌焉無所能。而病夫。履行之無其實耳。不病夫。已有能而人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章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

疾。猶病也。自疾也。沒世。是終身名不稱。是無善可稱。君子。

子曰君子求在良而已。非徇名也。然名者所以命其實也。有是實則有是名。使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故君子亦恐其既沒而名不稱也。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章言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

求諸己是責己。求諸人是責人。言一切事皆然。不專指學。存疑。子曰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己。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無適而非求諸己也。若小人則不能反求於己。而惟歸咎於人也。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羸而不黨

此章言學者於持己處眾之際。務盡其理。而防其私意之或萌也。

矜。是矜莊自持。自把捉底意思。不爭。是不與人爭。羸。是和以處眾。不黨。是無偏倚的意思。此難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食。勞而不怨。威而不儀。例同看。

附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子曰凡人持己太嚴。多恐人浼已。而遺世術。使人不可近。此便是乖戾之心。便是爭。惟君子處已嚴。而不失於和。矜則矜矣。然亦正其在己者而已。初無忿世戾俗之心。故不至於浼凡人。一與人同便難與人異。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惟君子待物平。而不失於公。舉則舉矣。然所以持己者。終不失其正。而無徇物苟且之意。故不流於黨。於而不爭。持己而不失人也。舉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已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章言君子取舍之公也。

子曰。人多有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人之無德。而并廢其言者。惟君子則不然。固不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必察言觀行。然後舉之。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若以言舉人。則空言者進矣。亦

不以其人之無德而并棄其善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若以人廢言則善言棄矣然非君子之公心無故何以得此要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章言推己及物其施不窮也朱子

一言是一字非一句言也恕是推己及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南軒張氏

子貢問曰學貴於知要有一言之約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窮者乎孔子教之說道雖不盡於一言而實不外於一心欲求終身可行之理其推恕之一言乎何也孔子所不欲者則知人之心不異乎己推己之心以及於人亦勿以此而施之恕之為恕如此非有責於人在我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四

何陋室

施之而已自少至壯壯而老終身用之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也此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尹氏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此章論正直之道也

毀是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如一物尚亦完全全打破了相似是稱譽得過當有所試是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朱子

孔子說天下本有是非之公而人多徇於好惡之私吾之於人也惡者固未嘗不稱之以示戒然但指其惡之實迹而言耳若將人未有的事而作意毀之非公惡也若於誰而有毀乎善者固未嘗不揚之以示勸然亦惟據其善之實事而言耳若將人本無的事而作意譽

之非公好矣吾於誰而有譽乎然或樂道人之善譽借而譽者然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或見其天資之美而知其將來之有成或見其立志之篤而知其所就不可量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若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朱子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是今世之民也而人守三代是夏商周直道是無私曲所以

然其所以無私曲者蓋視今此之民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今日之民雖非三代之民然仰三代以來所以直道而行之民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心如此今日之心亦如此我今若有所毀譽亦豈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哉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五

何陋室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此章悼時之益偷也朱子

吾猶及是猶及見其人如此史是掌書之官闕是闕之以待知者文是文字乘之是四馬駕車而乘之也三代無乘馬者亡是無有也

子曰風俗日偷人心不古蓋已久矣然吾猶及見夫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來者不挾己所見以自足也今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即借諸人乘之不挾己所有以自私也向者猶有此等近古處如今此等事全無了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矣豈不可慨也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章言人之聽言處事皆當約之於義理之正也

巧言是說得來似是而有理亂如惡聲原恐其亂德之亂德是人心所守之正亂德亂人德也然亦德之濫者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小

不忍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受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皆是亂大

亂已謀也存疑

子曰是非自有定理而巧言者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是亂人德也凡謀大事者當忍於其小若人而有婦人之仁失於不斯匹夫之勇失於輕決則大事去矣是亂大謀也聽言處事者不可不慎也直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章論知人之事邢疏

察者詳審之謂明氏

孔子說天下有衆論有公論衆論未必出於公公論未必出於衆此衆人之所感而君子之所察也有人於此衆皆惡之吾未可遽以為惡而惡之也必察焉蓋所惡之中或有特立而為衆所惡者或有事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大

朱子

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惡未必皆當也察之而知其果可惡則從而惡之否則不之惡也又有人於此衆皆好之吾未可遽以為善而好之也必察焉蓋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或有事若善而情則有害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察之而知其果可好則從而好之否則不之好也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如是則吾之好惡皆當於理矣朱子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章言人當力於弘道也朱子

弘是耶而大之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滿其分量處便是此專主用言非道弘人一句只帶說不可對言朱子

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天下固未嘗有人外之道亦未嘗有

然之理如父慈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處

充大出去則道體方為之光輝宣著盛大流行故人能大其道也道之分量本大人能加知行之功則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廓而大之滿其分量而已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苟非人以廓之則道不能以自為道豈能弘人乎夫人能弘道則道所當自盡非道弘人則人不可自諉矣直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章戒人改過也邢疏

過是差失直解

孔子說人之學問工夫未到精審的去處其日用之間豈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但知道是自己的不是隨即改了則可復於無過若遂非改過憚於後改則無心之差反成有心之失其過遂成而終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大

朱子

及改矣是謂過矣可不戒哉於此見人固以無過為難而猶以改過為貴也直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章言思而不學者言之朱子

思是思量硬要去無益是無所得學是依着本子小者心隨事顯理去做朱子

聖人固人有思而不學者故言此以勉人曰天下之理不思固不能得然徒思亦不能得我固嘗終日不喫飲食終夜不寐時時思用力於思以盡夫強探力索之功以為必可得也而終無益蓋徒思而不學此理出於想得臆慮而無其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而

卒無所得不如下其心以得其事講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真見無虛忘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未承也朱子

來人固不可以徒學而不思亦不可以徒思而不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倭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章教學者審內外之輕重也 新安陳氏

謀道不謀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闕候是飢餓憂道以心言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講道以求食故下面又做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食而學也 朱子

孔子說人之所以終日營營者都只是圖謀口食于求利祿而已若乃君子之人終日乾乾只在求得乎道焉耳至於口食之末則有所不暇計養食之得不得不係乎謀與不謀也如農夫耕田本為求食而免於飢然或遇五穀不登則無所得食而飢餓在其中矣君子為

學本為謀道固無心於祿然學成而見用於世則居官食祿而祿在其中矣是以君子之為學也惟憂不得乎道而已不憂祿而食亦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貪富隨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矣 雲峯胡氏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此章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猶必盡其末節也 存按

知是知此理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失也此行尤深此四之字指理而言 雙峯魏氏

孔子說道理無窮而君子之學必求其盡善不先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未盡亦有所未備也故有資質明敏於道理已見到道分除了即率服膺而勿失之可也却乃持守弗堅以至私欲混雜有始無終則所知者終非我有雖得之必失之

矣此有其知者不可不實體以仁也 直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莊是容貌端嚴蒞之是臨民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此下面是新民工夫 朱子

若夫知而及之仁又能守之則其德已全矣然或於臨民之際天冠不正瞻視不尊殊無可畏之威則民將慢易之而不敬是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此有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直解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是指民說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禮是義理之節文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如蒐田獨狩就其中教之以少長有序之事皆是 朱子

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以蒞之斯則內外交修毫無可議矣

然至於使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為之閒未免有太過不及之差亦無盡善之道也是務於大者亦不可不謹於其小也此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而德愈全則貴愈備知及仁守則大本以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氣稟學問之小疵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末盡善而全其德體道之功庶可以自足乎哉 直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章言觀人之法 朱子

知是我知之受是彼所愛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中人 雙峯魏氏

子曰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於細事未必可觀未足以知其人也惟有他處當大事的去處才全德備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此則其所優為也若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若彼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雖器器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九



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故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也蓋君子大體正當雖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然用過其損則收矣故小節可以知小人不可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也朱子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者見燬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朱子

此章聖人與人為仁之語朱子

若較其三者所用則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遇害人之生而不仁則失其心是民之於仁有甚於水火而猶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雖能斃人亦或有時而殺人如蹈水而為水所溺蹈火而為火

所焚吾嘗見其有死者矣仁則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得之者樂全之者壽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甚切於人既所當勉仁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人亦得憚而不為哉朱子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朱子

此章為學者相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也朱子

當是時當之當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讓是遜讓朱子

子曰仁者乃吾所以為仁之理我自為之但以仁為己仁

只管發憤擔當將去莫說凡人不必遜讓便是第十之於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且不讓焉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

蓋仁乃已所自有而自為之非奉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朱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朱子

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朱子

貞是正而固諂是不擇是非而必於信皆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守諂則固而未必正也朱子

貞與諂相似而實不亂人多錯以貞為諂以諂為貞故聖人特分別而告之曰人固貴於持守之定然守一也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固守而不知變者諂也諂似貞而實非君子則是貞而不是諂見

得道理是如此便是恁地做去不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朱子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朱子

此章言為臣事君之法也朱子

事是職分之所當為食是居官的俸祿敬事是一心敬謹辦理所管事務後食是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胡氏

子曰君子之事君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惟以教吾之事而已至於諛則置之而不計不可有求諛之心也蓋諛職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知此義者斯可謂之純臣矣朱子

子曰有教無類朱子

此章言教人之法也朱子

類是等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朱子

子曰人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人性皆善而類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不教則已有教則變其惡者而歸於善反其異而使之同人皆可以復於善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不啻復論其類之惡矣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則有善反之功矣朱子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朱子

此章言謀不可以不慎也朱子

道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謀身謀國

子曰人之為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如

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則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

為此謀也高安陳氏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章明言語之法也 邢疏

辭是辭命之類達是達意而已矣是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孔子說凡宣上達下與夫聘問酬答之類皆必有賴於文辭然非通

於理者亦不能達也惟達理者辭能達意故未達求達既達則不可

以復有加也若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

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辭命之法也高安陳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

斯 此章言道無往而不存也 高軒張氏

師是樂師替者冕是名古者樂師皆用簪以其廢視而聽專也

師冕見孔子孔子出而迎之方其及階也則告之曰階在是也使其

知所升迨其及席之時則告之曰席在是也使其知就位及眾皆坐

定則告之曰某人在此位某人在彼位使之得以伸其敬而知所與

言也替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者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也待無

目者之誠心曲禮也新安陳氏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師冕出子張問曰頃者師冕見及階及席皆坐子皆與師言之委曲周詳如此豈亦有道存於其間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審察如此朱子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是助 朱子

夫子告之曰是道之所在我之所言固相師之道也古者替必有相

其道如此蓋一事有一理也可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

道而已矣朱子

季氏將伐顓臾

此章聖人論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 邢疏

顓臾是國名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孔注

昔魯三家強橫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顓臾

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不過欲取以自益

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

為兵端也象引

再有事於顓臾

再有事於顓臾 象引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冉有季路 季氏家臣而孔子弟子也 因見孔子而以其事白之曰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 觀孔子意以微探其可否也 直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子以二子雖同仕於季氏而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尤用事故獨呼其名而責之曰求此非無乃爾之過與言必冉有為之謀也 象引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為

先王是周先王東蒙是山名主是主其祭在邦域之中是魯七百里

之封顯史為附庸在其域中社稷是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  
公家臣是屬魯為社稷之臣孔注

夫顯史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之祀其立  
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顯史為魯附  
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顯史乃先王封國則不  
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然則  
季氏之伐之也何為者哉直解

再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朱子

季氏之伐顯史冉有實與謀以孔子之非之故歸咎於季氏為自解  
之辭說顯史之伐乃出於季氏之意非我二臣所願欲也冉求之文  
過飾非其罪大矣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五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矣

周任是古之良史陳是布列是位陳力就列是陳其才力處已所任  
以就其位止是不就其位相是替者之相持危扶顛有深淺危未至  
於顛故持之使不至於顛顛則已路須扶起之下三句只是上文之  
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是承冉求吾二臣者皆不欲句而言作疑  
冉求自解以吾二臣皆不欲如何說得去故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  
曰求昔者周任有言說為人臣者能展其力則可就其位不能盡  
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且如替者之立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若顛  
危而不能持顛仆而不能扶則何用彼相者為哉汝既不欲所當諫  
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注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且爾言過矣是說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  
同是言過是野牛柙是關鎖的欄檻龜所以卜亦寶也楨是楹  
且汝謂二臣者皆不欲以為得辭其責此言過矣汝既不能陳力又  
不能止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不得不任其責也如虎兕在  
上兕與虎爭則不與守者爭今虎兕在柙中走了龜玉在楨中毀  
了是與守者爭之過而誰欺便信說吾不欲也解不得了今季氏之  
後賢與冉有之爭將安所逃其責乎朱子

再有曰今夫顯史因而近於魯人不收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是城郭完堅費是季氏之私邑子孫是季氏之子孫朱子

冉求因夫子連責他因言顯史之當伐以解已罪曰季氏之伐顯史  
非有他也只為顯史的城郭完固而又近於魯之費邑固則在彼有  
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慮及今不取後世子孫必受其  
害矣此所以不得不伐也此則冉求之辭辭然前既云吾不欲如今  
却又言顯史當伐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五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欲之是貪其利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汝  
是惡辭是飾辭直解

冉有不惟自解且欲為季氏遮飾故夫子又呼其名而責之說君  
最惡那心裏貪謀欲利却乃舍之不言別為飾辭以欺人的人季氏  
之取顯史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辭曰今不取後世必  
為子孫憂又謂彼為我害是君子之所疾也存疑  
且也爾有國有家者不忠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  
無寡安無傾

爾是諸侯家是卿大夫寡是民少均是各得其分貧是財乏安是上

下相安和是和睦傾是傾危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與兼說自丘也國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說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

夫季氏之欲取顛與非為子孫憂也患寡與貧丘也嘗聞有以而為諸侯有安而為大夫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何也蓋惟上下各得其分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彼此皆足而無貧矣第一緊要

是不均上下不均決然是不和睦土地離離人民離離而心亦以離寡惟均而無貧以至於和而不爭則諸侯治其國大夫治其家自不見其寡矣上下不和和睦決定是不相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君之心安於上而不疑其臣臣之心安於下而不疑其君君臣相保自無傾覆之患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如是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說修文德說得廣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米是懷來安之是今無去心既來之則安之此句帶說不重

夫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如此則內治修遠人亦無不服矣設有不服則當修其德故明其政刑使吾既安則遠人自懷矣亦不當動兵於遠既來之則安之順其心而不強其所不欲因其俗而不責其所不堪令無去心而已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求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遠人謂顛與顛與在邦域之中曰遠人者顛與別為附庸之國不屬季氏亦為遠人也不能求是不能修文德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末臣屢叛不能守是不能修內治

今由與求也同為季氏之輔全無匡弼之患外則遠人不服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也內則國勢分崩上下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又不能均安和以守之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有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自諸侯出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有道德不必說於下文見志只是言世治世亂云爾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故曰自天子出希字解作少

字陪臣是家臣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則謂家臣也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蓋既出自諸侯大夫則禮樂征伐只為侯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只稱國命

孔子說天下之勢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先王之時天下有道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權在上而下莫敢干自天子出也惟是天下無道君弱臣強則侯國變禮易樂征伐四方不受命於天子而自請侯出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諸侯既得以得天子而大夫亦得以解諸侯蓋十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大人所奪也

孔子說天下之勢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先王之時天下有道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權在上而下莫敢干自天子出也惟是天下無道君弱臣強則侯國變禮易樂征伐四方不受命於天子而自請侯出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諸侯既得以得天子而大夫亦得以解諸侯蓋十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大人所奪也



夫既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然大夫既得以爵諸侯而陪臣亦得以  
僭大夫蓋五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陪臣所奪也至陪臣亦只  
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蓋三世鮮有不失其柄矣勢必為他人所奪  
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朱子

天下有違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便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政只是因政要之亦是禮  
樂征伐不在大夫是不得專政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  
云然  
若天下有道諸侯且不得變黜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  
哉慶源補氏

天下有違則庶人不議  
議是私議此兩節非相承言各提端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天

天下有道則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也使下尚有竊議者則  
上之人於道猶有歉必至於庶人自怨不議方為有道之極哉此章  
自有道而及於無道未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  
而返之古歟廣安陳氏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違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  
此章專論魯事大意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也  
祿是爵祿公室指魯國是及三桓是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  
公故曰三桓微是微窮而窮

孔子曰非其有而取之必失不安人而大者必微今以魯事觀之自  
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

賦得祿不從出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是祿去公室已五世矣言宣  
公以後越一世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政悉移於  
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是政違於大夫已四世  
矣夫政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者今觀魯之大夫專政已及四世以  
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決之也是他當衰的時候了故夫三桓之子  
孫亦幾於微矣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初意欲以  
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廣軒張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此章戒人擇友也  
益是增其所未能損是損其所本有直是是曰是非非曰非面折人過  
失的人諒是外實頭無柔邪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的人便是習熟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天  
將是開張便僻是乍俯乍仰迎喜迎惡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是  
於柔順上為媚悅而不聽候是口才便忌口舌利便習於口語而無  
聞見之實

孔子說人之成德必資於友而交友貴知所擇有益於我的朋友有  
三樣有損於我的朋友也有三樣試以益者言直善而無所回互者  
直也吾友之信實而無所欺偽者諒也吾友之該博古今而識見通  
敏者多聞也吾友之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矣與諒者友則信實相  
示而進於誠矣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謙曰成而進於明

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致自足得不  
日益乎以損者言之習於威儀而不直者便僻也吾友之工於媚悅  
而不諒者善柔也吾友之習於口說而無聞見之實者便佞也吾友  
恣夫友便僻則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而不得聞吾過矣友善柔則

恣夫友便僻則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而不得聞吾過矣友善柔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未定戒之在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 鄧陽朱氏

少之時是弱冠前後血陰氣陽乃形之所恃以生者是女色三十日壯固是爭強老是五十血氣始衰以後得是食穢三戒正當血氣

孔子說君子檢束身心無所不致其戒慎而其切要則有三件蓋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少之時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食得惟男女之欲常動而易流年少為最甚故惟色為可戒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獨其剛強有足恃則勇銳而好勝故惟酒為可戒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色與酒之念皆無足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三

可戒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日甚甚者為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故聖人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 勉齋黃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 鄧陽

畏是嚴懼不敢失墜非畏縮也天命即是天理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畏天命猶大學慎天之明命意大人有德位者之稱聖人之言是簡策中所載聖人的言語三句詞頭俱平不可分先後輕重

孔子說君子小人不同只在敬肆之間而已君子之心恐恐然敬畏而不敢忽者有三件事三畏何後天命者人所賦之正理若不先知道理自是惘然何由知其可畏君子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

奉順而不敢違說說業業惟恐失其職與之重如非禮勿視勿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之也大人者德位俱尊乃天理之所當畏也君子則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聖人之言皆至理所寓君子則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矣畏大人則不敢少有怠慢之意矣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矣這三事都是立身行己切要工夫故君子當存敬畏而不敢忽焉 五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是慢視侮是戲玩 朱子 若夫小人不知天命在我而不畏也至於大人不知其當尊反狎視而慢待之聖人之言也不知其當法反侮毀而玩戲之小人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可見君子小人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有志於事心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蓋亦勸人學也 鄧陽 生知是生而神靈不待學而知義理者上是上等氣質學知是生而未能知必待學而後知者次是次等氣質困是有明不遇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之謂學是學以求其通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下是下愚 朱子

孔子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各有不同其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此上等氣質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行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疑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此大賢  
齊質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空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成人也又  
其次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所  
不通而帶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  
矣均之困耳而不知困之困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是以君  
子惟學之為貴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  
思是省察作為就在其中九思不是雖然而思當造一件上思造一  
性明是視不為惡色所蔽聰是聽不為奸聲所障主理而言不是泛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泛聽明色是見於面者溫是溫和貌是舉一身而言恭是恭遜言思  
忠是心口如一事思敬是凡事主一無適疑是已有疑事思問是必  
解其疑念是忿怒難是思難見得思義是不苟取視聽色貌言是就  
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疑思問屬知念思難見得思義屬行  
雙峯後氏

孔子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則定已待人應事接物當隨時隨  
處而各致其思約而言之其所思者凡有九在所謂九者目之於視  
則思明而不為物所蔽如有一件可喜的物事在眼前便要審他這  
便被他蔽了到這時時須要知得有倚義理在所以可喜此物在所不  
當視這便是見的道理便是見的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  
明耳之於聽則思聰而不為物所障蓋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  
詭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

善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人耳故曰聽德惟聰耳目之聰明  
之於天本來自命如此只是為氣質私欲所蔽蔽而失其理思聰  
聰便須去其壅蔽而求得其理也至於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  
體貌接物不可矜亢當思恭遜而情愔之氣不設於身體也凡言  
論不可惡欺當思盡其忠心和心如一也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  
常思謹敬也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辨之也人以非禮件比  
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若夫有所得則當思義不可苟取也此九  
者日用常行之要也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成而人欲所由遏  
也然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先而特之於方發之際內外夾持  
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此章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讓俱全之人也  
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奸仁惡不仁都是事如不及是汲汲惟日  
不足必欲得之也如探湯是剛鑊之湯方熱不敢染指所謂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也語是古語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三

孔子曰有所謂見善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如追亡不反然  
必欲得之見不善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想如探湯然惡加于  
其身也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此知至意誠之善方篤於自修未達  
於用也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求其志是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  
君澤民之道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對居說只是指事  
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不要說的重了道者用世之具

達其道是其道足以致君澤民由是用之則以達之天下志者志也  
此也求其志即求其道達其道即行其志

若夫方其窮而未遇之時而隱居也斯時也道未得行志未得伸則  
守其所達之道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所志者義也  
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及其得位而行義  
也道得行而志得以大伸則致君澤民以行其所守之志身修  
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吾聞古有此語矣未見今有  
此人也蓋此必伊尹太公之流足以當之故夫子以未見其人為歎  
其所感者深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  
此章貴德也 邢疏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駟是四馬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千駟是四千匹首陽是山名稱之  
是稱其高節 象引

世人多慕富貴而羞貧賤不知富貴不足慕貧賤不足羞也只在人  
之自立何如耳昔者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身死之日  
百姓通不思念他無一善之可稱是其身死而名隨滅也至若伯夷  
叔齊兄弟二人一匹夫耳他取食周粟餓于首陽山之下窮困極矣  
然民到于今還稱頌他風節是其身至窮而名則不朽也 直解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  
而不在彼也可見富貴無一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  
稱世遠而名愈著是名之稱誠不係於富貴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  
後稱之其斯之謂與然豈獨景公夷齊為然也君子之于斯世

世而名不稱其可自同於流俗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此章言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

陳亢是孔子弟子伯魚是孔子之子鯉之字異聞是獨有所聞不同  
于眾弟子者  
陳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因問於伯魚說情莫親於父子  
教莫切於家庭子為夫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亦有傳授心法獨得於  
所聞而不同于眾弟子者乎 直解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  
獨在謂孔子兩獨字有意言獨立時安有異聞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 卷八  
伯魚對說我未嘗有所異聞也曾有一日夫子閉居獨立我趨走而  
過於庭前這時更無他人在旁便有異教正當此時矣夫子只問說  
汝曾學詩否乎我對說未曾學詩夫子因教我說詩本人情該物理  
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舒故學之者心  
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寒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  
以能言若不學詩則無以養其心氣而達於事理欲言言對之資  
善豈可得乎鯉于是受教而退始學夫詩凡國風雅頌無不究其古  
焉 直解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  
學禮  
禮是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都習過立是立其身  
他日夫子又常閉居獨立我復趨走而過於庭前這時又無他人在

他日夫子又常閉居獨立我復趨走而過於庭前這時又無他人在

旁便有異教又正當此時矣乃夫子却又問說汝等學禮否乎我  
說未付學禮夫子因教我說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字數然而不可  
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懣故學之者  
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  
此其所以能立若不去學禮則無以習其節文而養其德性欲立身  
于規矩章句之中豈可得乎野於是受教而退始學夫禮凡禮儀威  
儀無不習其事焉直解

聞斯二者

二者指詩禮而言直解

當獨立之時必有異聞也而我所聞于夫子者惟此二者而已夫詩

禮之教固夫子之所常言者我之所聞亦翠弟子之所共聞也何嘗

有異聞乎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義

留辨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是疎遠形疏

陳亢聞言而退深自詳察說問一得三我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

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經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喧嚷豈慢

是又聞君子之疎遠其子而略無陰厚之意也夫陳亢實以己之私

心窺孔子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為遠其子則以聖人故推其子

而遠之也殊不知夫子固未嘗私其子亦何常遠其子當其可而教

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固哉亢之為見也新安陳氏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

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章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

邦君之妻是諸侯的正妻其足謙言寡德的意思直解

邦君之妻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君齊體故曰邦君之妻  
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夫人之為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夫人  
在君前自稱呼做小童與夫言自謙無知若未成人不敢與君敵體  
也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也臣民稱已  
君之夫人于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  
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稱他國的  
君妻亦曰君夫人與本國同也此正夫人之名稱也形疏

四書本義集說

下論卷八

義

留辨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南較閱 靖子舉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焉

此章見聖人之遠小人惡而嚴也 新安陳氏

陽貨是季氏家臣名虎欲見孔子是欲令孔子來見已而使仕歸貨也其也時其亡是待其不往往拜是往謝塗是路過請塗是於道與相逢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陽貨

陽貨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是魯國人望欲得來見已而使之仕孔子以貨是亂臣不肯往見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家則往拜其門故敵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謂孔子曰來迎而謂之也予與爾言何絕不可帶曰字讀實謂道也  
也人有道德如懷藏寶貴一般迷其邦謂不得他道能用坐視其邦之迷亂仁是心在於救世者好從事如從下事之義與字解彼教字失時是失事機之會如是然察乎事機者逝是一往而不可返歲是年歲不我與之與即取與之與言這歲月再不與我也歲月如何與我若留住不去便是與我也將是且然而未必之辭

陽貨遇見孔子迎而謂之說來我與你說話人有道德則常據其所藉以救國之迷亂如有重寶當售之於人不可私也荷徒懷藏其寶而坐視其邦之迷亂可謂之仁乎子曰仁者心有於彼彼彼迷非不可謂仁也陽貨又曰人之好有為者則當乘時而出以設施於常世荷徒好從事而喪失乎事機之會可謂之知乎子曰知者熟察乎事機好從事而喪失時不可謂知也貨又曰日月如流一往而不可返人之年歲日增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及今不仕更待何時也孔子應之說及時行道實士君子之本心吾將出而仕矣貨語皆譏孔子而亂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說若不論其意者此一事也可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貨欲見孔子而避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詐非中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陽貨

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無屈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避而或有所諷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傾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章兼氣質而言而為勸戒之辭  
性兼氣質而言相近猶相似也習是習於善習於惡相遠是善惡相遠夫天相懸  
子曰天之生人本無不同雖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有側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側隱者隨其氣質而各為一性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其本然者皆為之主此中人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以稟受處大槩亦爭不多也固相近也惟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而

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性習於惡則日淪于汚下而終至於喪其天  
之以是以而始相遠也是以君子慎所習乎孔武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一定之質程頤朱氏  
上知下愚以質言性相近迥善惡知愚說上知下愚才也是就中摘  
出惡絕者說不移是非習之所能移漢

子曰人之氣質雖相近然於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  
能移者不可一槩論也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為上知者有  
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為下愚者世間惟這兩樣人美惡一定  
高下懸絕而非習之所能移蓋上知之人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  
人不可移之使為賢也此相近之中而氣質之異其品第又有如此  
也朱子

四書外義集說 論語卷九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此章論治民之道也邢疏  
武城是邑名弦是琴瑟弦歌是弦且歌也相連字歌必叶於弦歌如  
是弦亦如是人聲絲絃皆堂上之樂也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錢氏

孔子到武城聽得琴瑟歌咏之聲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  
邑人皆弦歌也朱子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是小笑貌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制雞是殺雞牛刀是屠牛  
大刀朱子

夫子以時音不能用禮樂以為治而子游獨行之故驢聞而深喜之  
因反其言以戲之曰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譬如殺雞者何必用此

屠牛之大刀子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也

偃是子游的名聞諸夫子是夫子平日所言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學  
道泛說禮樂是道中事君子學道則愛人當時孔子平說不可以子  
游為君子朱子

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曰  
昔者偃也嘗聞夫子說道之本切於身心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以  
養其心而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過於人所當行之道  
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學道則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底道理有以養其仁心方能愛人小人學道則曉得那孝弟忠信和  
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也是人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間闕款款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問者亦自知義則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也天子此言偃常備服  
之久矣武城雖小豈謂其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義為哉故亦必  
以禮樂也朱子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二三子是從行者朱子  
夫子聞子游之說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小國寡民為可忽也定呼門  
人而告之曰二三子之言謬為當也其前言則謂焉用牛刀  
之言特戲之耳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  
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  
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施之也豈其謂小邑不  
可以大道治之哉此蓋深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朱子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論聖人欲與周道也  
公山弗擾是季氏家臣為野邑名是聘召有禮在也子欲往是因  
其來召而欲往應之五引

公山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其執季桓子虎敗由奔弗擾據邑以畔  
因使人聘召孔子孔子欲往應之蓋示之以迹也釋子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

末是無二足適木之也已是無可之則止 犯志

子路不說孔子之意乃不說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已而已矣又  
何必公山氏之往也象引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哉是必用我東周對西周言也為東周是與周道於東方與文  
武之道於魯即為東周也其字乎字只是閑字 象引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九

五

留明

子曰彼惟不來召我則已夫召我者豈徒然哉惑者必用我也當此  
之時如有用我者而委國授政吾其與周道於東方乎蓋聖人無小

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稱在周之東故云  
耳夫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

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象引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  
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章言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 象引

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節能行二字直是刑於天下於

天下是無適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恭是恭敬寬是有度  
量能容物信是與人期會約束而不食其言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

人利物解是侮慢任是人堪倚靠不侮不使人五者又言其效如此

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言也也 象引

子張問為仁的道理於孔子孔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然是心一有  
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欠之處則失矣故為仁者苟能行五

者於天下而無虧欠則心存理得而為仁也蓋心主乎五者則無  
非禮之類而心之色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虧欠之失而事之理

當得心存理得而不外是矣子張因問其目孔子說所謂五者  
一是恭敬二是寬容 是信實四是勤敏五是惠愛此皆是求仁工

夫也夫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狹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  
不刻此皆理之所在當恭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在人體

故心存則理得也然苟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又各有其效大凡已  
不敬則人慢惟能持己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而人自不敢侮子

矣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不為我所容惟寬則足以容人而有  
以得乎衆心矣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惟信則人皆信

靠得我而無所疑試矣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惟敏則有功  
而事無不濟矣無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惟惠則人感其恩莫不

盡心竭力樂為我用足以使人交五者之效如此故信能行此五者  
於天下而又以是驗之為仁又豈有外於是哉象引

佛肸召子欲往

此章言聖人體道之人簡也 象引

佛肸是晉大夫簡子之家臣時為中牟宰  
佛肸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應其召而往見之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親是親身不入是不入其黨如之何是恐其被說 象引

子路不喻而阻之說昔者我聞夫子有言凡人有親身為不善者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子曉之說汝謂身不為善君子不人此言誠然我誠有此言也然

人固有可說者有不可說者譬之於物凡可磨而磷者必其堅之未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七 劉曉堂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夫既不能說已則可以往矣可往而不往則不知變通是匏瓜也匏

如是也哉君子不入之說有不可以乘論者矣蓋夫子於公山佛胎

之召皆欲往者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而卒不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此章勸學也 邢疏

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六言六蔽謂一言一蔽相連

帶說蔽是遮掩如目前有正經大路為物遮掩都不見得却見從偏

子路負直諫剛勇之資而少學問絜之力故孔子呼其名而問之

居吾語女

汝復坐我當一一告汝 前解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記載皆是所以觀夫理之當

而不敢於所似也愚是不當仁而仁若可陷可罔之類其蔽也愚

有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如仁主於愛然好

大仁矣其失也愚知知人所難知然好知不好學則理有所蔽或用

心於虛無之地窮高極遠而無所底止矣其失也誠信亦美也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不顧義禮而信其所不當信更不顧人之利害便至害人矣故其失也賊直亦美德也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如誼父攘羊者有之故其失也誠勇則作爲果敢然好勇不好學則有不當勇而勇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其失也亂剛固本體堅勁然好剛不好學則剛之正理有所蔽凌世做物概不聽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者前後而幸意妄躁矣其失也狂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于路勇於爲義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范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此章言詩之有益於已以見詩之當學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九

魏

小子是門人何莫學是何爲而莫之學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

孔子呼門弟子而教之誦詩之爲教有益於人其大小子何不學夫

詩乎直解

詩可以興

興是感發志意以下皆據詩言而見其當學象引

蓋詩之所言有善有惡反覆讀之詩與心相人自然有感發處而好

善惡惡之心勃然而興是興也作發

可以觀

觀是即詩所美所刺之得失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新安陳氏

詩之所言有美有刺讀其詩觀其所美者何有所刺者何在反而考之於已所行如其所美則已之得可見矣如其所刺則已之失可見

矣是興可以觀詩經

可以羣

羣是和而不流朱子

詩入之情和而不至於流讀詩而有得焉用之於處衆則亦和而不

可以怨

怨是怨而不怒朱子

凡處人情之變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惟詩人之

情怨而不至於怒讀詩而得焉用之於處怨亦能怨而不怒矣是

可以怨存疑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邇是近來其重者言也存疑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

魏

八倫之道詩無不備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

而父子君臣乃人倫中之大者學之則可以爲君子近而事親之衆

可得矣可以爲忠臣遠而事君之忠可得矣象引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鳥獸草木之名如關雎鳴鶴白駒之類葛藟行棠苑柳棠棣之

屬象引

且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蓋詩人多紀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此興則

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由是而觀詩之於已以有以之爲善

不懈有以之於事無惑以處羣居之常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

人倫之大者無愧附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其爲公益不既多乎

人而不學則無以興觀羣怨無以事父事君且於鳥獸草木之名亦

有所不知然則小子亦何莫學夫詩哉象引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章聖人丁寧其子以窮經致用之道

為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誦讀兩章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周南召南是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為伯魚而言正牆面而立是正而對牆而立曰正牆面倒用耳謂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此可見與行相須之意

孔子教其子伯魚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矣乎夫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闈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州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而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誠學詩先務也學者須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一

留勝

把這兩篇詩誦讀玩味身體力行乃為有益人而不學周南召南則不知所以修身齊家自家一身一家已自理會不得况其遠者乎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何望其能經邦而濟世正君而善民哉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甚哉二南之切於人不可不以不學也直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此章辨禮樂之本也

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禮文之重者鐘金鼓革鞀樂器之大者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是擬而反之之辭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慶源輔氏

孔子見世之用禮樂者徒事其末而不知探其本也故發此以示人曰先王治禮以交神人治上下安上治民固未有用未玉帛者然

敬者本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善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謂玉帛為非禮固不可然禮之止乎玉帛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作樂以養民德尊民而後禮之禮固未有用夫鐘鼓者然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末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謂鐘鼓為非樂固不可然樂豈止乎鐘鼓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與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徒事其末而遺其本亦豈可哉存疑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

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對內言厲是威嚴在是柔弱小人謂細民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言也穿是穿壁窬是窬牆盜物而畏人知也存疑

論語卷九

十一

留勝

子曰今有一等人色尚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一般而內實柔弱諂於利而怵於害外面恣地裏面却不恣地他意只是要騙人無實盜名故常怕人知譬諸小人之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而畏人知此人盜名而畏人知其心一事類也豈不可恥之甚哉直解

子曰鄉原之賊也

此章聖人深惡亂德也

鄉者鄙俗之意非公論之所在原字當作愿鄉原是鄉人之愿者也此德字以道理之正言賊字以把害字替他不足盜賊之賊家引子曰天下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若鄉人之原者一鄉皆稱愿人亦未必真愿乃偷合苟容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如畫也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如外面塗林依禮將  
迎似乎忠信模樣如此則人遂以此為忠信把那正經忠信印說  
不是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平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  
害也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豈不是德之賊也有疑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此章或問者若行而體之以畜其德王氏  
道塗都是人行的路說說徒資口說德以行道得於心者言棄是不  
為已有不

子曰人之聞善言者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決不道聽  
塗說若道路上聽了一句言語便在塗路上說了更不能蓄說不能  
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只是以資口說而已何有於我哉是自棄  
其德也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矣黃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即疏  
鄙夫是庸惡陋劣之人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為此事也可  
與事君也與哉言不足與同心戮力以佐邦家也家引

孔子說為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誠而後可以與事君之義有一等鄙  
夫其資性庸惡全無忠義之心誠趣陋劣又乏剛正之節若此人者  
豈可與之與事君也與哉而解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得謂得富貴權勢是憂患患得之是患不能得之自未得之至未  
皆是說鄙夫不可與事君處存疑  
蓋鄙夫者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方其富貴  
權利之未得也則踈怠心然千方百計只患不能得之及其富貴權

利之已得也則戀位效寵為深根固蒂之計只患恐失之也家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無所不至是無所不為即疏  
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隙然其意猶有  
止也苟一有患失之心則凡可以阿意求容要結固寵者惟利欲是  
徇而不復顧義理之所安矣將何事不可為乎卑卑苟賤禍及國家  
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而事君其害可勝言哉直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此章聖人傷俗之益偷也朱子  
疾是氣稟之偏亡與無同王習俗言不可依胡雲峰分知行或是之  
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厚齋馬氏

孔子說人之氣稟偏駁則行有疾病而謂之疾是已固為偏矣然古  
之時風氣淳厚其間雖有三樣的疾病然皆氣稟之偏只是無學問  
以變之耳今則淳者日人於淳厚者日趨於薄或併其所疾者亦無  
之矣即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豈惟賢者不如古哉范氏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疾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是志願太高肆是不拘小節蕩是放蕩論大開矣於是詩守不嚴  
如不矜節行之於非矜誇之務廉謂稜角峭厲如物之側稜兩下分  
去即方物常角處稜依朱子小註分義利說忿疾是忿爭愚是脂昧  
不明直是徑情直遂詐是挾私妄作狂矜愚疾之名也肆廉直疾之  
實也蕩忿疾詐則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故曰或是之亡引

蓋古之人有志願太高過於進為者這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過志  
大言大小節處有所不拘小小走作於大開上更不走作肆焉耳矣

若今之所謂在者則夫走作放逸遠出於大綱之外而至於蕩矣此  
 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古之人有賦性狷介持守太嚴者  
 如物有稜角一般庶幾耳矣若今之所謂狷者則兇念剛惡所行與  
 人相撓而至於忿矣矣此只是箇剛狠不近人情底人就不是狷者  
 正是無古者狷之疾矣古之人有資識銳敏精神不明者這是愚之  
 疾然其愚也他於事不過只徑行自遂更無許多文理曲折緣他見  
 識有所未至故只是如此直搗耳矣若今之所謂愚者則被私妄作  
 用機關變幻却似箇知者模樣詳而已矣全不是愚了是無古者愚  
 之疾矣夫古者之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則世表俗蔽已流  
 於私欲之偽夫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與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章聖人惡不正勝正也范氏  
 朱是正色紫合赤黑而成是間色鄭聲是鄭國之音雅樂是正樂利  
 只是捷給之口覆是傾敗覆邦家又推一步說不與奪朱亂雅樂對  
 存疑

子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豈不可畏哉疑似  
 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如色以朱為正自紫色一出能悅人之  
 目于是人皆貴紫而不貴朱蓋朱色淡而紫色麗紫與朱並列決然  
 是壓過朱故所惡於紫者為其能奪朱也樂以雅為正自鄭聲一出  
 能悅人之耳於是人皆聽鄭聲而不能雅樂蓋雅聲淡而鄭聲淫鄭  
 與雅並列決然是壓過雅而雅音之善反為所亂故所惡於鄭聲者  
 為其能亂雅樂也至於事理之是非人品之賢不肖本自有一定之  
 論乃有一種利口的人舌端變化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顛倒是非

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而邦家亦藉此而墮  
 覆矣然則利口之所以可惡豈非以其能覆邦家也哉故邪正相乘  
 之際當慎其心而辨之也

**子曰欲無言**

此章聖人發無言之教欲善學者得其所言也朱子  
 言是言語欲無言是欲不待於言也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如尋常聽得聖人說如何為仁如何為義便  
 然後從此去求聖人之所以為仁為義處殊不知聖人一動一靜無  
 不教之所在善觀者當自得之不待聖人一以言語指陳出來也  
 故發此以警之曰天下之道有不待言而著者學者徒得其言而不  
 得其所以言只將作空言看了未能躬行體認無益於得也子欲無  
 言而善觀者當自得之朱子

**子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四書本義集說論語卷九  
 述是傳述直解  
 去

子貢發而問之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以傳述者止以其言也  
 今夫子如不言則則人小子何所傳述乎存疑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以聖言在天之天也是指其本公達朱氏  
 夫子因其疑而解之曰子謂道必以有言而後傳聞不視之天乎雖  
 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有言哉四時行焉時推一小時時自不昧其  
 候百物生焉物各付物物物自不踰其則這天理都發見流行出來  
 天何嘗待於言哉觀天道以不言而自顯則我之教人固亦無俟於  
 言矣蓋聖人一身無非是教所謂善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善學  
 者自其作止語默學之自有無窮之師若夫義理有所未明然後求

何以解其惑則在已有領略之機聖人無輕讀之若徒以言語規  
聖人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雖曰問聖人之毛論亦無由造道  
之強矣此聖人所以發無言之教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章聖人不言之教也

孺悲是魯人聖命者是孔子過人感而歌取瑟而弦歌之也使之  
聞之是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也

魯人孺悲魯哀公嘗使之孔子學士喪禮者一日欲見孔子當是時  
必有以得罪者孔子不微見故托疾以辭之然既辭以疾矣侯將命  
者方出戶當時下就取瑟而弦歌之使歌聲徹於外使孺悲聞之而  
知其非疾也夫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使之聞之者是亦教誘之  
而終不棄也於絕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愛人之心終無已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十七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此章論三年喪禮也

三年之喪是父母之喪期是周年朱子

○**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為是習禮是威儀折還壞是疎離樂是聲音節奏崩是廢弛此宰我  
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

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在喪則不習乎禮樂夫

三年在衰經之中不習乎威儀折還之節則儀節疎離而禮必壞矣

三年在哀矜之中不習乎聲音節奏之妙則音律廢弛而樂必崩矣  
喪必三年其實有如此

○**魯既訖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設是盡升是登其穀一收之用言燧取火之木非取火於木也凡木

中皆有火燧鑽燧是鑽取那燧其燧之火以傳改火是存取燧之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

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也一收一改也止已止言喪至此可止上條

若其期年而言穀之舊者既沒新者又登鑽燧取火木既更而火亦  
改天運一周時物皆變人子哀痛之情至是亦云已盡喪至此亦可  
止矣朱子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食稻是食稻飯食夫稻夫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此便是短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大

子曰三年之喪食必蔬食衣必衰麻也無食稻衣錦之禮朱子

可已矣如今期年之後使汝就食稻衣錦於汝心安乎否乎而宰我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女安則為之

有是美故不為也為字指食稻衣錦承上女安則為之應下文女安

則為之二為字意皆同初言女安則為之是絕之之辭再言女安則

為之是深責其不察朱子

夫子欲宰我反求諸本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而宰我不察故夫子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徹其不察曰凡人有事不為只為心上不安耳

汝既安於食稻衣錦則為之矣夫禮因人情而生者也君子居父母

之喪雖食美味不以為甘心不安於食也雖聞樂聲不以為樂心不

安於樂也。雖苦枕塊，居處不求安心，不安于居處也。惟其心有不安，故不肯為大食積衣錦也。今汝既以食積衣錦為安，又何不可為之乎？天子此言所以責之者至矣。

宰我出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不仁是心之忍于之不仁，是即其知其長而責之，慎是抱子生三歲為父母者，衣袍過喪，是白天子達於庶人。

宰我問曰：天子又深探其本而責之，曰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乎？欲復喪，何其愛親之薄而不仁也。且子亦知喪所以必三年者乎？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蓋

其親也。特少盡其報稱之情耳。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不本於父母。則無一人不有此喪。服夫三年之喪，乃天下之通喪也。子也亦愛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除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便謂既有三年之愛，則三年之喪，惡可已也。聖人此語，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此章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也。

無所用心是悠悠蕩蕩，對矣哉。兼無以入德，終有忠告。說博是局戲。六者十二，基以五木為子，有鼻虛，謂博為勝負之采，奕是圍棋，賢是勝已。是止為之，猶賢乃假此以法之。

孔子說吾人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為之事，必知所用心，而後能自成。設使終日之閒，優游於職，惟知博奕飲食而已，於凡義理所當講

小學業所當修舉者，一無所用其心。如此之人，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蓋未有不入於邪僻者，非惟無以入德，而終有患於難乎其為人矣哉。不有博奕者乎？這等的人，雖所為非正，然其心未嘗無事也。較之悠悠蕩蕩，全無所用心者，豈不稍為勝乎？夫博奕不可為也，然為之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則人可以無所用心哉。聖人此言，非教人以博奕也，所以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子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勇而無義為盜。

君子尚勇與君子義以為上，此二節，君子皆以德言。君子有勇而無義，對下小人說。則君子小人皆以位言也。尚是上之義，是合安君子義以為上，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亂是悖亂，盜是強盜，制賊也是須見勇意。

子路好勇，故問於孔子。說君子為人，亦尚勇否乎？孔子教之說，君子之人，惟以義為上而已。蓋義者事物之安，是以君子尚之。義所當為，則必為之，無所畏避。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也。義所不當為，則不為之。惟當乎義而已矣。至於勇，則非君子之所尚也。苟人不知尚義而專尚乎勇，則必有害矣。在位的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倚其強梁，逆理犯分，不至於悖亂不止矣。在下的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裁制之，則必將逞其凶狠，放蕩為非，不流於盜賊不止矣。是人之大小尊卑，雖不同，苟不義而勇，無一可者也。然則勇何足尚哉？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子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此章言君子亦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此四者，皆君子所當惡也。稱人之惡者，謂人非君子，而稱其人之惡，此亦君子所當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謂人非君子，而居下流，訕上君子，此亦君子所當惡也。惡勇而無禮者，謂人非君子，而勇而無禮，此亦君子所當惡也。惡果敢而窒者，謂人非君子，而果敢而窒，此亦君子所當惡也。



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

科人之惡是好稱說人之惡下流是在下卑賤之人詭是誇獎勇是以氣加人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敢即前章之剛是率然敢為果敢而空就作事說勇胸血氣果敢性實室是心上空塞不通

也故以類之夫子曰有惡夫人固不能無惡也蓋隱惡匿瑕者君子之心絕無了故惡稱人之惡者凡君人下須要有忠敬其上之心

此亦天理也且如上有過尚當為之檢况無過而以已私誇之者乎是無忠敬之心矣故惡若下流而詭上者人固不可無勇然勇必合禮而施於其所當施勇無禮則為亂矣故惡勇而無禮者人之作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王

留聲堂

事必先明義理審時勢果可為然後決然為之蓋果敢而不宜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空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推果敢必有却心下空塞不通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將何所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許以為直者

惡微以下足于貢之微是則察許是攻發人之陰私

夫子以子貢問有惡知其必有所惡也故問以發之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說賜之所惡者好察人之動止自以為於人之情無所不知者此清治之知也吾惡之不謙卑適宜好去凌犯在上之人自以

為於人無所畏而勇於此無禮之勇也吾惡之好攻發人之陰私自以為於人之惡無所隱諱而直者此不直之直也吾惡之賜之所察

如此而已夫子之惡惡不善之公心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告於知勇與直者也聖賢之所惡者有下同然皆惡其所察惡而合乎天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章言當知女子小人難養之情也近則不孫遠則怨

孔子說天下的人唯有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何以言之常情於近兩

之不可也若過於用嚴疎斥而近之他使狎恩恃愛不知恭遜之禮是近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其終也已

此章聖人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朱子

子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思少能精進故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此章論殷有三仁行與志同也

微箕是二國名子是陳微子是紂庶兄其下比下是紂諸父奴是紂四其子以為奴而微子直言極諫紂殺之此三句是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託此三事為提頭

昔殷紂無道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不聽厥諫不可諫則引身以去之箕子者紂親戚也諫不聽紂囚之箕子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直言極諫而卒為紂所殺剖其心以死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至誠惻怛不嗚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四書本義卷九

論語卷九

三

微子

夫微子箕子比干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且其迹又相連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嗚乎仁或以死為仁則不死者似嗚乎仁矣疑於此是則彼非伸此則屈初若於是三子者必有所軒輊乎查於其間故孔子即其位察其時而原其心直斷之曰殷有三仁焉蓋微子乃商王元子有宗祀之責在商紂之地當時若諫紂決然是殺他殺則死於無名而宗祀無所託矣故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奴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但箕子偶不觸犯紂之怒而不殺之故伴狂為奴而不以為辱特適然其比干少帥美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懼是三人之行雖不同然其本心以是愛君憂國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嗚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故同謂之仁也蓋自孔子之論定而三子之心始白於天下後世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在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章論柳下惠之行也邦指魯國說直解柳下惠是魯之賢人士師是掌刑獄之官三黜是屢遭罷斥父母之邦指魯國說直解

柳下惠為魯士師之官屢被退黜人或有諷之者曰曠橫不用如此尚未可以去而之他或者有見用乎言其道不合則當去也惠曰我之所以三黜者只緣直道耳夫直道而事人則直道難容在往然也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焉往而不三黜也柳下惠因或人之諷故易食只就此亦見用又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因或人之諷故之以不必去之志如此言終不能在道以求合則始守道而不去者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行也孔子行

此章言聖人於齊景公以不用而去也

待孔子是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蓋自以告其臣非而語孔子季氏是魯上卿最貴孟氏是下卿不用事季孟之間是二者之間不能用是更端說有甚孔子適齊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因與其臣商量待孔子的禮節說魯有三卿季氏最貴若必如魯君所以待季氏之禮待之則吾不能矣當以魯君所以待季孟二者之間者待之就中斟酌固不至如季氏之隆亦不至如孟氏之簡庶乎其可也既而又曰彼雖賢矣情乎吾老而不能行也夫以孔子之聖使景公以季氏待之亦何足為過不然即季孟之間亦未為薄也但孔子之所以留其國者真其能用

以其其道耳而曰吾老不能則雖禮遇之隆亦何取哉故孔子固

之而遂去之特以不用而去不繫乎其待之輕重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章聖人見之而作也

女樂是女子衣文衣而舞康樂季桓子是魯大夫名斯受之是為魯

國受之三日不朝是魯三日不朝朝臣三日不往朝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駁然自有治強之勢魯人謂直歸女樂

以謂之當時辭受之權在季桓子桓子受之於是君臣之間荒於

酒色而怠於政事三日不朝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是簡賢也三日

不朝是棄禮也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此章言楚狂不知有聖人之事也

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過孔子以

過孔子之車前鳳鳥是靈物得聖君乃見非孔子則行求合故曰衰

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遺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不啻如冰炭

白黑之不同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下是下車

孔子時在車中聞其歌遂下車欲與之言告之以出處之意而接輿

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趨而避之匪其聲進孔子終不得與之言其

處已則足處聖人則非亦不知有聖人之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此章言聖人不放有忘天下之心不敢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聖人

之仁也

長沮桀溺二人是隱者耦是兩耨同隊而耕津是渡處

長沮桀溺二人相與為耦而耕時孔子自楚反乎蔡經過其處以未

知津渡安在使子路往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耒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

津也

執耒是耨耨在車知津是渡周流自知津處

講此易之是將誰與變易之言無可與為善之人而是故辟人是  
此適彼此謂孔子辟世是見一世皆無善人可遇辟而去之不肯求  
所遇也此等語自謂我是義種而後以掩其山使土開處復合極  
是止不絕是復種不止

子路以長沮不答又問問眾猶想當時長沮與子路問答之言其謂  
必謂不問其直而問其曰是謂曰是神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曰然則眾謂曰我右來謂者舉天下皆是也人曰趨於惡不復反  
而為善曰日趨於亂不復反而為治無一可動有為謂誰人與爾變  
惡為善變亂為治也亦徒勞而已且此處不合則去彼處彼處又不  
合則又去之一處此則辟人之上也予以為謂謂天下皆是則世人  
無一不可辟者爾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我辟世之士絕人透  
世以為潔哉此又謂子路何必從孔子則流之意也語畢自治其曰

可謂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天  
事覆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 本字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為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愀然情其不喻已意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反其滔滔者  
天下皆足誰與易意存疑

子路於是還以二人之言告於孔子孔子惜其不喻已意乃憮然歎  
息說彼謂辟人不如辟世則必高飛遠舉不在人世方可耳殊不知  
人生天地間惟鳥獸非人類不可與同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  
則吾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知之何  
絕人逃世以為潔耶且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然我之所以欲易  
天下者正為天下無道欲與其易惡為善易亂為治也若天下有道  
則人皆已善了國皆已治了丘何用與易之也彼二子者其亦不諒

我之心矣於此見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沮溺則忘天下者也  
人不敢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沮溺則棄天下者也聖人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此則聖人之仁也 子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此章見聖人出仕之義 雙峰說氏

從而後是從夫子而相失在後丈人是老人係是竹器物是勁勞分  
是分辨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孰為夫子言知孰是爾夫子植是  
倚芸是除草 包註

子路隨孔子周流四方偶相失在後遇一老人以拄杖挑著箇竹器  
子路問說你曾見我師夫子否丈人相對而直責之說汝於四體則  
不知勤勞於五穀也不能分辨其孰為黍稷孰為麥菽舍其農菜而  
問芸草更不答也 直解

子路拱而立  
拱而立是拱手而立 直解  
子路問丈人之言知其為隱者又未知所以答遂竦然起敬拱手而  
立 直解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止子路宿是留子路宿於其家殺雞二字不對為黍說言為黍安排  
飯也言殺雞見其盛也 家引

丈人於是止子路宿於家殺雞為黍而食之野人盛設也且使其二  
子出見子路明長幼之禮 直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告至則行矣

于是子路及至其家行是丈人出行下在孔証

子路遇丈人之家曰何有及孔子之丈人責已之言相待之禮一

一告知孔子也子路以此人之言而為賢而遇者也惜其不

明而遇之也子路復問見之狀然若以君臣之義及至

其家而不得見之則不得相遇矣

其身而謂之不行也其義也道之不行也知之矣

不仕無義也此一句是總綱自不仕無義至已知之矣皆是反覆

言君臣之義不可廢而自長幼之節至已知之矣又皆以申明不仕

無義一句長幼之節不可廢指丈人之接子路甚傲而子路益恭丈

人因見其子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此却是因見其二子說來

蓋因其所明通其所敬也倫是序人倫言人之大倫有五君臣與長

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尤大行其義便有進退去就存廢指一

事言道是皆全無言雙雙俱具

聖人使子路反見之必授以與語之意丈人既不得見矣子路因述

夫子之意而言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臣事君義之所

在也若不仕則是無此義矣夫君臣與長幼並列於五倫而君臣為

尤大彼於二子相見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今汝以禮為高不過欲全生避世而深其身而已不知

一身雖潔而君臣之義從此遂廢實有亂乎人之大倫矣大倫豈可

亂乎大君子之仕也豈為富貴利達之謀哉所以行此君臣之義

使無廢也不必自巳道之習行也若夫道之不行則固已知之矣但

不忍廢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終不潔身遠去而亂倫也丈

人何其見之固哉此可見聖人出仕之義非如丈人直是哉

一邊也 朱子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此章聖人言其異於逸民之徒也 尹氏

逸是道逸民是無位之稱虞仲仲與秦伯同食刑獄者柳下惠

為上師三黜終於不用故列之逸民少連是東夷人 朱子

記者謂古之道世之民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固

皆逸民之徒也 陸說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降志不可專指去周說 存疑

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子一一而詳品之誠立志高而不

肯少有貶屈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污染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者

四書本義集說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亦不必依李氏分貼倫

是義理之次第慮是思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仲義理所在中倫是所

言合倫理中慮是所行當人心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說謂其所

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象引

以言乎柳下惠少連則和光潤俗與人無忤食祿亂朝降節其志卑

辱其身矣然而不流也其辭氣雍容而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

見於言外所言合倫理之次第也所行當人之公心也雖降志而不

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可取者其斯而已矣然則異乎他人之降志

辱身者矣 朱引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放足置不復言世務清是...中清中樞是合道理...  
以言乎廣神聖也則...居以自適故言以示其不可用...  
獨善合乎道之謂道亂世放言自廢棄以免患合乎道之權蓋與害  
義傷教而亂大俗者不同矣

我則其於是無可無不可  
無可是不以可為主無不可是不以不可為主無可無不可以五字  
成文當通全以會其意不啻分析以求其義

夫七人之行如此然皆先立箇主意如此則可知彼則不可是七人  
者各有可有不可也如我則異於是焉無可而無不可非因也無不  
可而無可非流也但隨其事來可如此則如此可如彼則如彼此心  
無可無不可也吾之所以異於七人之行者如此而已矣此聖人時  
中之妙也

大師樂適齊

此章記樂官皆散之四方以見魯政衰微之極也  
大師是魯樂官之長樂其名也

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擊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及其末年正  
樂不行樂官不得以求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有掌樂的大師名樂  
者去而適齊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是次次飯樂師也天子諸侯大食皆令奏鐘鼓以備食亞飯以下  
皆以樂備食之官三飯四飯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干繚缺皆名  
也

掌亞飯之樂名于者去而之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之蔡掌四  
飯之樂名缺者去而之秦

鼓方叔入于河

鼓是擊鼓者方叔是名人是居河是河內  
掌樂鼓的官名方叔者去而入居於河內

潘渡武入于漢

潘是潘黃是武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  
潘是武也

少師桴擊鞀入于海

少師是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海是海島  
為樂官之佐名陽字擊鞀的官名襄者入而居於海島夫子初心欲  
定禮樂以示來世今則樂工皆去禮樂不可作矣此章所記蓋深有  
所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也  
魯公是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施字當作弛字是遺棄的意思以具  
用怨是怨不見信用然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故舊是故舊之  
家皆先世之有功德於民者夫故是惡逆之事無大故則不棄若有  
大故則棄之矣

昔伯禽受封之四周公訓戒之詞有曰立國以忠厚為本忠厚之道不外乎親親任賢敬故用人而已彼視乃王家一體而分者苟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廢矣必也視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使至親不至於遺棄可也大臣國之所係以為安危者也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苟大臣有怨則任賢之禮薄矣必也推心以厚其托久

任以優其才不使大臣怨我之不見信用可也故舊之家皆先世之  
有功德於民者荷其子孫則敬故之意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  
賢者亦使之不失其職非有惡逆大故則不棄也人之才具各有短  
長在乎因材而器使之荷責備於一人則用人之路狹矣必也因能  
校其具不能者不强其所不堪無求全責備於一人焉此四者皆若  
子之事忠厚之至也故今就其可不知所勉以培植國家之根本也  
此是魯初立國時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門人記之亦傷  
今思古之感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駒

此章見周時賢人之盛賢人衆多也

周是周之盛時八士是一母而生八子也伯仲叔季是兄弟次序  
記者高賢才之生周平氣運在昔周室盛時天地靈秀之氣所鍾  
才輩出其中之最奇異者一母所生有八士焉其初所生者呼做伯  
達伯适其次所生者呼做仲突仲忽又其次所生者呼做叔夜叔夏  
又其次所生者呼做季隨季駒一母生八子固為異事而八子皆  
尤異事也則室人才之盛如此非由周氣運之盛又何以得此哉  
今則不可得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章言士行也  
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以下皆是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危是危  
難致命是不受其身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不言思者思不  
待言也思義是顧著義也祭思敬兼內外神言曰思義曰思教曰思  
哀皆就士者地位說其可已矣言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士之為士當觀其大節大節有虧則其餘無足觀矣使人之

為士者能見危致命其命而無難苟免也見財利則必思義  
之當行也見利則必思義之當行也於祭則思敬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也於喪則思哀而喪具也此可以當大節也士者分內事固不止此然  
則其行也必以道不為焉能為有焉能為焉  
此章言人之不備者無所輕重也

○子張曰士有言不辱者謂之有焉能為焉

執是執守德是得諸已者以行言不弘是狹隘於受不得信道以知  
言亦有守者在不為是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焉能為  
有焉能為無是不足為輕重不可以道德有無言  
子張說理得諸心者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弘然後與  
善並集而德不孤方其謂是理而未為我有也謂之道是道也信之  
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  
卓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為世輕重若夫以少有得自足不  
能兼有衆德子然固守一節而必之不弘則輕易足履有片善必  
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有過亦不受自以為天下莫已若  
矣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信者存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為不如是也  
不妨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始則終亦必亡而己矣是故  
人有之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焉能為焉  
為士觀此則為學之道信非志量狹弱者之所能及也

○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  
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會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章論結交之道二子所言各是其見也

問交是問與人交接之道所問是子口所問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已





近思是不專心而務其近者而思之務易曉底後將去仁在其中  
是有此理耳蓋其求仁而仁非用於外至蓋心存則仁便在心便  
子夏說學莫先於求仁而仁非用於外至蓋心存則仁便在心便  
做仁則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誠能博學於文事無不  
會以廣其聞見而又專心致志以求其必得有所問必關切義理  
力勉能到及目前可行底來問而求注心者力思其切近事如這  
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將去不跳越縱橫此四者皆學  
思辨之事雖未及乎力行而為仁然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力行已  
半而仁在其中矣蓋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  
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切而而不堅也則其心  
汎濫而不一志之無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固不切思不  
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固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探存明  
養之效天理即此而存人欲何由而遠仁者之性純篤而已了此便  
百是微上微下之道也有志於仁者可不勉哉 直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章求百工為喻以勉人學也 邢疏

百工是匠作的人百者聚言之也肆是官府造作之處學不外知  
行故是極亦不是做到家之意成字致字重看然非說居肆與學分  
教又較重 朱引

子夏說天下事居之必有定所然後術業可專為之必有成法然後  
功效可集彼百工匠作的人務成其事也必須住在那官府造作的  
處所無別樣事務相妨礙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  
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於學也亦然欲不惑於他岐而必以正道

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半途而廢也必須終日修習以在道中上  
向更無分察工夫更無休歇則心一於理而不馳於外乃能  
則知若輩者特地欲成其事非閉居也學者特地欲致其道非  
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固不可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亦豈其  
可哉 胡氏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章言小人之不能改過也 邢疏

文是文飾 直解

子夏說人之處事安能一一盡善也有一時差錯了的這叫做過但  
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  
善若夫小人之過則不然始焉不知愼思而行其理悖是過下而又  
憚於改過不憚於自欺必多方回護求以掩其錯其過也卒流而為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章論君子之德也 邢疏

君子是盛德君子不是指夫子然非夫子不能也儼然是貌之莊  
一身言即是就溫是色之和指見於面者儼是嚴而確 朱引

子夏曰盛德君子形於一身之間者有三變焉不可以一端盡也三  
變如何自遠而望之則見其正衣冠尊瞻視莊嚴儼然而重  
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親矣及  
其近而就之則其色溫和而厚如春風暉日無後厲之色也即之也  
溫若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則又法而約是是非非惟乎不可易  
也是則君子一身本非有心於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  
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以是之為變耳蓋其陰陽合德所養

者周是以其見於外者自然如此不待有所筮而然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此章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

君子指士大夫而言上有信下有民信是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在使民諫君之先兼人我諫屬字解微病字而解

子夏曰君子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如土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然必其愛民之心至誠惻怛而民已信之矣然後可以勞其民則民樂於趨矣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若未信而趨勞之事雖皆為而人心不悅不以為勞則以為虐虐下而病已也

也事何由而成乎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然必其愛君之心至誠惻怛而君已信之矣然後可以諫其君則君樂於從矣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怨若未信而諫之亦何所嫌若不信而諫之意雖效慮而上心不悅不以為諫直則以為謗上而謗已也言何從而入乎此可見君子欲有為於天下非積誠以感之而至於上下交孚未有能濟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章論立身處世之道貴識其大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是闕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不踰閑是不踰矩也出入是少有出入有不得已之意可也是亦無害此自是可與權之惟

子夏說人之為學貴識其大若於君臣父子之間出處進退之際凡其大節所係者皆一一盡道而無憾於準繩之外則大本立矣其於動靜語默細微小節雖或出入然出入於法度之中固亦無妨也若不務先立乎其大而徒拘拘為小廉曲謹之行亦奚足貴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此章論君子教人有序

灑掃應對進退都是小學之事本如大學正心誠意

子夏以篤實為學教人先從下學用功于游不知其意而識之說道自本有未人之學道不可從事其末而忘其本今子夏之門人小子當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闕威儀習熟容節周詰則庶乎其可矣然此特小學之末耳律之以根本之學如大學正心誠意之舉則全無有得如之何其可哉子游之意是譏子夏不教門人以大學但教以小學也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傳焉曾子曰先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隨是心不平之聲先後是活字傳是傳業傳是歷歷區猶類言草木有分類別是自有始有卒是合下便始終皆備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聖人分上事不是說聖人教人事聖人是生知之聖人

子夏聞其言而歎之曰言游說我不教門人以其本但教其末此言過矣蓋君子以大入為心教人之道孰以末為先而可傳孰以本為後而傳教夫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蓋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皆要從頭做去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但學者之質不同所至自有淺深有可告以本者有不可告以本而且告以末者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所至之淺深不問其工夫之生熟繁

其本之高且遠者。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人以其所未至也。若舉始遂及其終。本末一貫。一時始末以告之。而不待分先後。此惟生知之聖人。道項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一學化便。而會者為然耳。而今之小子。未必皆聖人也。安得不且先教以小學。耶。子游讓後。失教其言。信為過矣。觀此則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皆指子遊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於子游也。朱子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

此章言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也。朱子優是有餘力。優裕優閑一也。上句為已仕者言。下句為未仕者言。何平說蓋各有所指。朱子

○子夏曰百工居處以學而學所以基其仕

就列致君澤民為學。學則以誦詩讀書記格物致知為事。其事異矣。然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也。如仕者必先盡其仕之事。待職業修。果有餘力之時。則益及於學。以考先王之遺文。學者必先盡學之事。待涵養純熟。有餘力之時。則始及於仕。以行君臣之義。隨所主而為之。緩急治已治人之異耳。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致其學者益廣矣。朱子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章言居喪之禮。亦崇本之意也。朱子致字解作極字。而止言不尚文飾。子游說方今之世。文勝質衰。居喪者徒尚儀文之末節。而少哀戚之真。禮以吾觀之。喪惟極乎哀而止。何必尚平文飾也。子游平日封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始為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章論子張材德也。朱子張是子張。為難能是人所不能。有彼却為之以才言。未仁是少誠實。剛也。朱子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此章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朱子堂堂是容貌之盛。與猶共也。與並為仁。猶云與共學與事君。會子說及所以輔仁。故必近裏者。已方老實。下工夫。為仁。彼此謙習。切磋然後可相助。以進於善。乃若堂堂乎吾友子張也。惟其儀容威儀修然。其容貌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體。感之助。已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難與並為仁矣。會子此言。蓋教子張之失。欲其用心於內也。朱子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授乎

此章論人致誠之事。欲人於此自識其良心也。朱子人指常人言。致是盡其極。自致是以自然說。子字有感動人底意思。雙等說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於他事未有能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推之以至於極者。必也於父母之喪乎。蓋父母之喪。乃天順地襲之際。哀痛迫切。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故惟能自盡亦足以見仁觀之心。遂

之天下無不同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雙峰傳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莊子之卒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章論曾大夫仲孫建之卒行也

孟子是曾大夫仲孫建其父秩于名義其他是他奔行不改是不忍於改而仲孫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莊子之卒也其他奔行如生事盡孝死事盡節其可能也惟於其臣也父用之亦承而用之於其政也父行之亦承而行之都不改其臣與其政此實人所難能也獻子歷桓君五十年雖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然人固有用父之臣者若柳拂他私意便

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奔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也

此章論曾大夫仲孫建之卒行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章論典獄之法也

陽膚是曾子弟子上師是典獄之官上失其道是使之無道若之無素民散是情義乖離不相親睦得其情是得其罪惡之情矣於是殺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也喜是喜其自取之聰明能得其情也

曾大夫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之官若他師則獄陽膚請教於曾子

曾子告之說刑罰之設所以防民之姦大率而不從教詔而不入乃用法以威之非得已也自上失其道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畜之自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

散之心相率而人終不善其未非一日矣故其犯法也或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道故也或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至故也若百姓親五品而和則平國而政試乎如是則犯法者民也所以故民犯法者上也是以放山而為士師於辨訟折獄之間如得其罪過之情則當哀憐之矜憫之加憫慰之意焉莫測其情而後我而我能得其隱情便欣然曰喜其明察也若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當行於法之中如是則用法必平民可無冤而士師之責為無虧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章戒人為惡也

紂名字受紂也下流是地形卑下之地眾流之所歸也

子貢曰今天下之不善者一歸於紂則紂是箇極惡人矣原來紂之惡亦不至如此之甚只因他是箇極無道之君惡名彰著故今言人之為惡皆舉而歸之於紂譬如地勢窪下的去處眾水都流在裏面的一般蓋其自處然也是以君子不肯一置其身於下流不善之地蓋一自處於不善則人遂從而指名之凡天下不好的事情皆歸於其身焉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章言君子不諱過而速改也

如日月之食而該到人皆仰之處更字解作改字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下諒更只可說復

子貢曰人固不能無過小人則諱過而不能改若夫君子之過也

子貢曰人固不能無過小人則諱過而不能改若夫君子之過也

則譬如日月之食焉蓋君子無掩覆之意方其盛也人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又脫然無所悉終而復於無過夫過而人皆見更而人皆傳不猶日月之食乎蓋日月之方食舉天下人皆見之及其復也則所以明者如故矣人又孰有不仰之者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此章論仲尼之德也 邢疏

公孫朝是衛大夫焉學是問何所從學 新安陳氏

公孫朝問於子貢說彼夫子仲尼於天下事理無大無小莫不周知果何所學而能然耶 直解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其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漢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非指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道之全體也未墜於地是未墜於地也凡物至墜地便壞了墜以為喻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賢者才德過人者也不賢者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識是記天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只是零碎條目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焉不學是何所不從學亦字只是承上學說師字只因上學字生 家引

子貢說道之聲然者莫備於文武其一代漢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雖去今已遠然未便至墜於地而猶在人言能記之者彼賢者才德出眾則有以記其大德不賢者識見雖稍劣亦有以記其小節或記其大或記其小小大雖不同要皆是文武之道存焉如賢者識其大夫子則於賢者而學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則於不賢者而學其小夫子何所不從學然既無往而不學則自無往而非師矣亦何常師之有蓋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下學

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 永序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此章言聖人之道高深難知也 新安陳氏

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武蓋也大夫是舉大夫朝是朝中直解子貢晚見用於魯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所以有叔孫武叔者在朝中對眾大夫說以我觀子貢其聰明才謀過於仲尼 直解

子服授伯以告子貢曰晉之官請賜之楮也及肩鏡見室家之好官謂之室室謂之官室也古人官外只是躬養今人麻屋見室家之好官謂之室室謂之官室也古人官外只是躬養今人麻屋見室家之好

子服授伯通謂此言以告於子貢子貢曰賜之楮也而賜見夫子之道高深而難知譬如官猶一般賜也通謂未深比之於楮不過及肩而已楮卑則室淺故人不待入其門但從外而窺之凡室家所有的一器一物之好舉目便看見了是賜之道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見也 家引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 朱子

若我夫子道德尊崇地位峻絕比之於牆其高數仞者也牆高則官廣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宗廟氣象之美百官威儀之富何由而見乎是夫子之道深廣而難窺也如此 直解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或寡是幾人入得此夫子謂武叔 包註

今之人不過官者外望而已能得其門而入者幾人哉然則夫子所謂賜賢於仲尼豈敢為是揚揚而神仲尼也哉正為不得其門而入

則不知其中所有何如耳夫子之云不亦安乎無惟乎其然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毀之  
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章言聖人之分也

毀是毀謗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上高曰丘大且曰毀是踰越日  
月倫其至高自絕是自已棄絕多與感同適也量是分量

叔孫武叔前說仲尼不及子貢至是又從而毀謗之其誣聖愈大矣  
子貢曰汝無用爲此也仲尼不可得而毀也仲尼之理非他人所可

比他人之賢者所造有限說如丘陵一般自平地看者雖高猶可得  
而踰越也仲尼之道冠絕羣倫高視千古就如日月一輪與天同運

誰得而踰越之乎仲尼既是日月縱有不肖的人欲自棄於聖人橫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肆非毀而聖人豈彼得言妄議所能汚辱初何損傷於日月過見其  
不知自己的分量爲妄人而已不特不知聖人之分量且不自知其

府愚之分量也子貢此言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得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此章明仲尼之德難以思也及也

爲恭是爲恭敬推避其師

陳子禽謂子貢說今故推尊仲尼極其恭敬豈以仲尼之賢有過於  
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不可不慎是言子禽不謹言

子貢以其輕於議聖因斥其失言之非說言語不可不謹君子一言  
善便以爲知一言不善便以爲不知知不知只係於一言之間其

則不知其言者之言矣夫之下知矣

夫下之德其知生知其行交行不思不勉而從容言道非思勉之  
可及也謂天之高非可踰階梯而升矣蓋化下可爲也

人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賦之斯和其生  
此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得邦家謂爲國侯若卿大夫立之是植其生是養民事制田里教  
高者所以立之也道是引引之使就道也是教民事立學校明禮義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也行是使言民莫不與行綏是無安之立之  
也此立也深矣是歸附助是安舞之使之歡喜助隨遷善改過而

下自如此道之九深和是協和所謂於變時雍榮起人榮之尊親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九

也立之道之極之勸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  
下感動之速子貢語意直到其死也哀處不到斯和義如之何其可

及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也不是別一意義引

夫子之不可及如此不章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輝妙於五  
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其使夫子而得邦家也正所謂民生

未遂制田里以植立之則民斯遂其生矣民性未復立學校以引道  
之則民斯從其教矣至於綏安之而立之則則民斯榮然來歸矣鼓

動之而道之深則民心斯協和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感應之妙神  
速蓋如此其生也則人莫不尊親而其生也榮其死也則人如喪考

妣而其死也哀此夫子得邦家時之效乃聖人德盛仁熟本領深厚  
纔做出便自感地人雖見其變化而莫測其所以變化如之何其可

以思勉及也夫天之德不可形容仰其生物而見其變化之妙聖人

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成化之速此聖人之神化所以

下與大地同流也下不仰而感之亦其然

虞日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以歸人受終

此章明二帝一之通只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用之學也

此章命舜之職也應曰咨爾舜是帝王

相繼之次序而虞時氣節之先後也在爾躬亦以其德知之允是信

執是隨事隨物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不是死執中是無

過不及之名以其在事者而言只是箇恰好處道理允執其中又是

叮嚀之詞天祿仰天信永終是永絕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

相照新安陳氏

昔帝堯將禪位於舜而命之曰咨爾舜曰咨爾舜自古帝

王之興皆受天之命今爾德當天心天命相傳之曆數已在爾躬

不得而辭矣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豈可易而為之哉天下事無

物皆有中乃天理之所有也惟其心無偏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爾

今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各當其可

而無過不及之謂天下之民物各得其所矣夫天之視聽自我民

視聽若不能允執其中而致四海之人危困窮苦則天祿永於長終

絕而曆數之在爾躬亦不為爾有矣可不慎哉

舜亦以命禹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可

殷後舜遜位於禹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不復更說此可見堯舜禹

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也

日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誓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蓋是湯名玄牡是黑

色的牛昭是明皇是天后是君身是帝謂天帝也有罪是桀有罪

帝臣言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故是隱微備是開如天祐野敷過一

般此段重在命德沐上後朕躬四詞全在自責上

禹之後大德受命而有天下者湯也湯既放桀乃作誓以告諸侯

因述其初請命伐桀之流日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

帝有罪者我不敢赦而弗誅至於天下之有德者皆上帝之臣我亦

不敢赦而不用蓋其有罪也有德也皆已歸關於上帝之心我惟聽

上帝之命而為故天討有罪而我刑之天命有德而我章之也此湯

自述其初伐桀時請命於天之辭以告諸侯也又言天既以萬方臣

庶付之於我則我當任其責有甚重者朕躬若有過惡而得罪自己

致之不于萬方若萬方之民有過惡而得罪是已之所集取者未

得其道而致之然也其罪在朕躬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毒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之事也天抵都是反紂之所行周是周家受是賜天

齊是廣濟天下之窮民善人是富是加厚天下之民

湯之後受命而有天下者武王也以武王之事言紂為天下通達

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微商打頭第一件事發

聚出財錫下普及四鄰其中善人則錫下又自加厚不測與眾人一

般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其賞善之公如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周親是至親

其誓師之辭言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眾附親隨所以不濟事不如

我周家臣子猶猶是在厚有德之人賢而可恃也我今既獲仁人之助若不往正商罪則百姓每嗷嗷曰其罪甚於我之一而矣其責已之重如此

禮樂制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禮是謂之節也禮有五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節物平權知輕重也量有五命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亦是謂之法度禮樂制度皆足也度是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修是修舉廢是廢去不足修則之修廢官是官有廢闕者四方之政行焉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焉一般不可謂諸權量三者就是四方之政行

紂為不道官府所用權槓以取於民者必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非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為不道欲敗禮廢禮官府之

禮樂制度廢廢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因者

因之可革者革之可益者益之可損者損之可去者去之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紂為不道制喪元良百官之職廢廢者多矣於是重道修理善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在官百職一時並舉無復向日廢廢之患也如是則哀者扶掖者改害者除利者興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焉

與滅國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典是開封其國滅國是無其國者繼是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絕世是或有其因而國緒已絕絕者或滅絕絕絕作二項不是一步舉是舉用逸民是節行超逸隱居未仕者情候之國有為人非理滅之國上盡無者則探訪舉出一箇來開封而與起之賢者當世祀武有其因而國緒已絕者則求其子孫使復

繼之以承前人之烈賢人為封侯舉逸民者則舉而用之滅國絕世其先皆有大功德於民流不滅存且後逸民有才自德又孰不欲其類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西來行之故天下之民歸心莫不傾心而

所重民食其祭

政化若此至其加意民事所最慎重者則有三件曰食曰喪曰祭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乃人道之大經故制為田里以厚民生定為喪葬祭祀之禮以教民孝所以重王業之本風化之厚者又知此自則有大資至此或舉其辭或述其事皆武王之舉都是反對之所行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為敬則有功公則說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為敬則有功公則說此是言帝王之道無非道之所在也以上文所述帝王之學觀之太凡治之道誠能寬以宅心則半故近民民必歸之而民心於我乎愛敬矣能信以行政則君不欺其民民亦不欺其君而民心於我乎倚仗矣能自強不怨而勵精以圖治則百度以之而振舉矣能無偏無黨而一循乎大公則百姓以之而

觀服矣帝王為治之道又孰有過於此哉堯舜禹之德中此理也武之賞善罰惡實已恕人天綱小節未度數無不具舉亦此理也

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此所以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以明所傳之一致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





聖賢又問或何以謂之四惡子曰教民為善而民不從然後殺之則  
 管之道已盡被民不從者自取殺耳此不為之虐惟不教也為善持  
 德為惡去殺德是全無刑罰之心這叫做虐更行一事刑罰先告  
 眾使遵行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若不先戒之彼且不知先後緩  
 急之所在是以視其成便是驟急無寬裕之禮這叫做暴有所教求  
 於民皆嚴其令以責之於先然後到期以責之於後則民知所從惟  
 故意慢其令於先而刻期責其成於後則勢有難於卒辦刑必至於  
 峻加此分明有意欲害物也這叫做虐至若當官便用官當便用  
 做非其義也二介不以子人而不為吾義在可與德是以物與人  
 但與之之際吝而不舉此則謂之有司有司為主者守財施子不得  
 自由吝乃其本職不為若為政者而為有司之職則奚矣凡此四  
 者為政之所當屏也故其戒哉  
 論語卷九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此章言學者切要之務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也  
 命指氣而言謂資稟貴賤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與五十知天命  
 不同知命是知有命而信之惟命之安非泛泛知之而已為君子  
 方是做君子根脚  
 子曰學始於致知有知其在天者有知其在己者有知其在人者此  
 三者聖學之始事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知命則志定見利不  
 苟就見害不苟避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故全得我之義理所  
 以為君子不知命則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  
 其守而為小夫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也如是則做君子不成矣無  
 以為君子也此命之不可不知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聖賢是立身之始  
 禮者恭儉莊敬所以檢身也人步步雖不得禮則禮乃有虧損之實  
 矣不知禮則亂禮言動無可持守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茫然卒  
 無可立之地也此禮之不可不知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是學說人言知言如吉人之辭寡惡人之辭多之類亦不是泛泛  
 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  
 言者心之符也人之邪正於是乎見之惟務物而不知其言之所  
 以然斯人曰中之高下可察而知矣不知言則眾言淆亂疑難折衷  
 失無由而分則邪正無由而辨人不可得而知之也此言之不可不  
 知也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也  
 論語卷九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論語卷九  
 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甫校閱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一章是孔子的總文。這一節是經文中綱領首三句說一箇體統

用力處仰在致知格物也。

大學是大人之學對小人之學而言。大學之道言大學中教人修德

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明是明之是川工字。下明字連若德

字。然上明字亦因下明字而生。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乃人之所

得。平天道備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也。親當作新。與

對新民是以明德新民感發開導去其舊法是聖人皆明明德止

於至善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者必至於至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如言極好道理十

分盡頭處。包明明德新民。明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

要到那極處。只是申上二句意。非有加也。

古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則入大學。小學之教在乎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已。聖人施教既已養之

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學者所

以成其人。而道則其學之方法也。大學之道何在。在明明德。蓋人所

得於天。便自家心中光明正大。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未發則惘然不

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是所謂明德。初無暗昧。有何不分明底物事。但

是氣稟之偏。又為物欲所亂。所以不明。然而德本是至明。物事終

是遮不得。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

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所以大學之

道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要知得分明。要行得分明。

學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須是見得這物事光明輝耀。常在目

前。毫髮不差。是則所謂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譬

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

復明。又如一把火。將去聖物。則無不燬。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上

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德也。然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

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又在新民。蓋民生天地間。與吾並生同類。方吾

未能自明。固難責以新民。若幸有以自明。見人為氣與飲所昏。豈不

惘然欲有以新之。且未能新民。亦是自家有所未到。故又當推以及

人。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感發開導。以啓其機。勞求鼓舞。以作其氣。使

民失惡而遷善。舍舊而圖新。不出規矩準繩之外。亦皆有以自明。而

去其積染之汚。是則所謂新民也。然明明德新民。又非人私意所為。

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善是明德。然自有常

然之則。不及尚不是。過其則必有到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

不遷。方是止於至善。蓋明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

至善。明德不是只略略地明德便了。新民不是只略略地新民便了。不

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

則不當遷動而之他。是明明德新民。又在各止於至善。以是為明德

新民之標的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不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

在所當止也。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說來。定是志有定向。見得

事事物物上。千頭萬緒。皆有定理。靜是心不妄動。是非搖他不得。此

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過。靜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

能安是隨所處而安在道裏也安在那裏也安靜是心上說安是  
就身上說慮是慮事情詳思之周密慮既知此理更須思之審處之  
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得是得其所止之理處  
如手中持物以取物得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知止如射者之於的  
得止是已中其的此一節又提起來說大槩效驗如此定靜安慮得  
是功效次序不是工夫節段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  
工夫知止而后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能得是意誠以  
下之事此推本主文之意就箇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裏蓋深欲人端  
的所知於其始也全重在知止上

明德新民因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  
有以得其所止而止之也物能由學問思辨之功以入於融會貫通  
之境於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見得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

大學 卷十

如此地位欠闕此子便自在不得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更不他求矣理既有定便別無膠擾則心不動搖走作而后能靜心  
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隨身之所處而后無往不安能安則日用之  
間從容閑暇事至物來有以察之而后能慮能慮則隨事觀理稍停  
適中區處盡善事事物物對若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而  
后無不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  
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而已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指形體而言本是根本末且未稍事指作為而言終是完了始是  
起頭事即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知所先  
後是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曉得爲學之道知止知字  
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道是聖人之道即大學

之道也近道是路分不差於道爲不遠猶自今日言雖就知上說而  
所以近道正以用工處知所先後也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着工夫  
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即便爲近道耳此結上文兩節之意物有本末  
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再總結兩節一  
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后字不特結上兩  
節亦所以起下文之意

合而觀之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能得者  
原於知止而能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  
蓋天下之物彼已相對則以本末論凡吾之所接雖紛然不同然皆  
自原札委自體達用物中之事功力相因則以終始論凡吾之所當  
講雖雜然不一然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惟愚學者以本爲末以末  
爲本以終爲始以始爲終以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

大學 卷十

先其本而後其末自盡以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先其始而後其終  
自下學以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則其進爲有序而趨向之路不差  
自此以往庶幾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其於道也不亦  
近乎若未能知而欲行未能治已而治人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者是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  
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天下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皆是平天下  
治國齊家俱要兼化之處之說國家雖不言明明德而明明德自可  
意會齊是齊不齊以致其齊修是修不修以對人而言齊所具所接  
誠心是身之所主以全體言正心只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亦動所

謂審察此心之存否也。誠是實意是心之所發。致是推極致知是求為真知。要徹骨節見得透。又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格是至如格於文祖之格。物是事物。格物是窮理。而至於窮極事物之理。到十分盡處。如吾身親至那地頭也。六箇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格物。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了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致知則是推得漸廣。格物是逐物格將去。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朱子

知所先後。則至於道也不遠。然明明德新民。條目則有人焉。今以八者而窮其先後之序。言之古之人。天下皆其度內。若只能明己之德。而未能及人。分內事欠缺者多矣。故自明其明德。而又推以及人。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天下無不平安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推之有本。行

之有序。必先立標準。皆致知以治其國也。然國之本在家家門之內。愚常掩義。凡尊卑男女。幼穉獲參。差不齊。至難齊也。不能處置得一家。又何以處置得國人。故欲治其國者。必先篤恩義。正倫理。而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又在身家必有主。一家之人。皆取法也。不是已身修整。何以為一家之法。安能處置得一家人。都恰好。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舉動合義好惡。循理而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所主。則心也。一身舉動皆由心。而制心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安能備制其身。使由於矩矱。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所發。則意也。心是

大學卷十

五

朱子

本體渾全之物。意見心發。物欲作事。是人心之所以不正者。大槩皆妄念有以搖之也。一有私欲。離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此心全在物欲上。為所累矣。此是大病。不說齊。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夫誠意者。實於為善去惡也。然非真知大善之所在。必當為而不為。不為與夫惡之在。所必當去。而不肯去。則難曰好之不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雖曰惡之不能無不惡者。以視之於中。則強之問而反。偏何者。為善何者。為惡。得有不辨而錯認之者。其當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未如一。事只知得三分。知得者是真。其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便是箇字。苟且之根也。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知則心之神明。自然家。而守其物者也。古之所固有。如後提之。致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知所止於大略。而或不能使表裏洞然。無所不盡。且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致之以至於極耳。致知者。須是要知得透。底譬如暗室中。見此子。明處便尋。從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面。見得大小。皆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然致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心外無理。理外無事。自一身之中。至天地萬物。有一事必有一理。故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逐一件理會。過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窮到十分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方見得實體。如此。各各體驗。漸漸推廣。精粗隱顯。充極無餘。則自然寬闊。蓋物理即道理。天下無二理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朱子

大學卷十一

六

朱子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物格是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至是此心透徹。所知無不盡。知止是

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上致字是推致方為也此至字是已至知得也方信得及也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字就心之念慮方明處說意誠是情願做工夫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誠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也知至知之始意誠行之始心正是就心上說身修是就應事接物上說亦有整然肅然之意家親而國政故曰治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文意誠又是一箇過接關于自身修交家齊又是一箇過接關于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新民之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此

說上文之意朱子

大學卷十

七

致知在格物故必理無不明然後知方可進夫入能於天下事物之道理一都窮究到極處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善惡是非之幾無復毫髮之疑似而後知之在我者虛明廣大無所不備其至矣初聞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可見致知在格物也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時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會見得雖欲誠意其道無由若能知得到則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坦然行之如點一條線繩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底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他不得而後意可得而誠可見欲誠其意者必當先致其知也意者心之所發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譬之水焉本自澄淨寧息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

無不實推盪得渣滓伶俐無些子私蔽盡是義理保護得心之全體洞然光明正大物不能動而后心可得而正可見欲正其心者必當先誠其意也心正然後能檢束其身以規矩凡所舉動皆合道理而身無不修夫心正而后身無不修可見欲修其身者必當先正其心也身修然後能感化那一家人都遵我約來家可得而齊矣夫身修而后家齊可見欲齊其家者當先修其身也家齊然後能感化那一國的人都聽我的教訓國可得而治矣夫家齊而后國治可見欲治其國者當先齊其家也國治然後能感化那天下的人都做良民善眾與國人一般天下可得而平矣夫國治而后天下平可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先治其國也聖經反覆言之以見其次第之不可紊亂一以見其工夫之不可缺略此入大學者之所當知矣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八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意是一切也一切一齊也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格致誠正亦以修身為本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長處大學的條目雖有八條其實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天下的人一切都要把修身做箇根本蓋天子有天下與國家者也諸侯卿大夫兼有國家之責者也士庶人有家者也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比前而許多事都是理會修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所以都該以修身為本也直解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指身說末指國家天下說否是不然所厚謂家傳指國與天下之人說國天下本非所重自家說之則為薄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修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吳氏季子

夫身既為家國天下之本，則必修身乃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若不  
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是根本先亂了。却要家齊國治天下平，必不  
然矣。夫家國天下，雖都是皆受，然理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  
有天理之當然，而不能以一致者。如以家對國，天下而言，則家之親  
在所學，而國與天下在所薄。家為不齊，則所厚者薄矣。所厚者薄，則  
要治國平天下，將那所薄的，反得加厚，必無此理也。是修身為新民  
之大本，而齊家又新民之首務也。與說

康誥曰克明德

此一章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的說話。直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辭。克是能，只是  
真箇會底意。明字連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  
字。東陽許氏

西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九  
大學之道，莫先於明明德。能明其德，莫過於古聖人。昔武王作書告  
康叔，說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蓋文王之德之純，  
既不帶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  
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吳氏季子

大甲曰顧天之明命

大甲是湯孫之名，湯崩，大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臣題曰大  
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自在之，是猶此也。如一件物在此，惟恐人偷  
去，兩眼常常顧在此，相似自我之得於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  
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  
明也。朱子

伊尹作書告大甲，說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明命也。人  
物之生，都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日用動靜語默之際，

非發見之處，苟不能常常提撕省察，是我自昏蔽了。惟先王成  
顧此明命，而不離於須臾也。非果有一物常在目前，只是常存此  
心，知得有這箇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  
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  
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朱子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是堯典，虞書克明是蓋已之性，貫通明微，無有不明處。峻德以  
此德全體之大言，只就帝堯一身上說。朱子  
虞書帝典，史臣贊堯之德曰：德之在人，體具衆理，用應萬事，全體本  
無限，本自高明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  
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貫通明微，而全體皆明如是而已。吳氏季子

曾自明也

西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十  
自明對新民言，皆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朱子  
三書所言如此，雖其言不同，然曰明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文所謂  
明德也。曰克明，曰顧天，又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明德也。克明德者，  
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顧天之明命者，天之  
所命，即德之所以為德，而顧天之明命者，亦即明德  
德用之全，非有所加也。要皆言自明已德之意而已。朱子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直解  
盤是沐浴之盤，銘是刻之盤，顧以自新之辭，苟誠也，要緊在此一字。  
是為學入頭處，與上論苟志於仁，苟字一般，只是有能一日用其力，  
於仁矣乎之意。新對舊來之污而言，遷善改過曰新，去舊養學曰新，  
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曰新，只是說物欲不必又象領實。



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  
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  
新民必先言日新者日新是新民根本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然新民之道不始於自新則無以爲新  
民之本而不至於新命亦無以見新民之極也昔商王成湯以人心

本自清明却彼私欲汚了必須流去那私欲使其從新清淨如人身  
本自乾淨却被塵垢汚了必須去那塵垢使其從新乾淨一般就說

業業固無時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武忘之也乃兢兢  
於沐浴的盥上視爲人君者身自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於神明之

舍乃甘爲私欲所汚豈不謬哉如蒸間盥濯才了晚間垢汚又生所  
以要日新然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斷便不

可誠能一日存養省察之功真其有以去其舊業之汚而日新焉則須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上

日有進益即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持之以日日之  
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川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使其存

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  
不沐浴則常接而不復爲利欲之昏矣

康誥曰作新民  
作是振起就當聖人在新民之新字作字內有許多事井日學校作

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然只是推充感化兩事新民是自新之  
民

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故作書以告  
之曰商之民染紂之汚俗已深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與之使之振奮

踴躍以去其惡而遷其善各其善而進乎新也蓋民心皆有此善才  
善端發見便是自新之機上之人迎其機而時時提擲警發之則下

之人觀瞻感化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矣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言文王政教日新初受天

命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文王興於岐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故詩人美之曰周

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而文王聖德日新而民風丕變故  
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

舊矣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夫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  
謂極矣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承上文說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用是求以止之極即至善此

結上文詩書之意也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卷十 三

盤銘之自新新民之本也康誥之作新民新民之事也文王之其命  
維新自新新民之極也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

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自新以新民無所不用其極蓋自  
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能新天命然後新

民之事盡未能至此者是於自新新民之事尚未能盡大學工夫尚  
有欠缺不滿意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此一章是解釋經文止於至善的說工夫夫都在切磋琢磨上第一

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第三節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之示人以所當止之則

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  
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





雖是治骨角的事既用刀錐切了。又用鐵錐鑿他。琢磨是治玉石的。既用椎鑿琢了。又用沙石磨他。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鑿與磨是益致其精密。如切如磋是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如琢如磨是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是嚴密之貌。工夫細密不粗疎也。個是武毅之貌。工夫強毅不息也。是精宜是宜著盛大之貌。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事是說至善道是言學是講習。訓諭之學是就知上說。止至善自修是省察克治之功。是就行上說。止至善。個是戰懼嚴敬存於中也。威是有威可畏。德是有德可象。美形於外也。盛德至善是明明德之止至善者。乃用工之所至。在學力上得來。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民不能忘是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此一傳是說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則何上善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數。則何

大學 卷十 止

謂語今個今者。是言君子切磋琢磨。下此等工夫。把許多怠惰放肆。妄念私意都掃除了。然後存於中者。終日欽欽。盡在天理上。純是一箇嚴敬。更無放逸走作。所以說懸今個今。所謂懸今個今者。是言君子嚴敬既存於中。山是見於外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這便是宜著盛大處。所以說赫兮喧兮。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亂兮者。則又言君子由學問自修之功。造個惻威儀之地。則身之所得者。極其盛大無少欠缺。而德極其盛矣。所止者一於中正。無少過差。而盛德極其至善矣。夫德者人之所同符也。今君子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又如此。所以百姓每捧感仰愛戴他。而終身不能忘也。大率切而不礙。亦未至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至善處。有所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至善。務飾於外。而無所主於中。亦不是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清

大學 卷十 止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是歎辭。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是後賢。後王。小人指後世的百姓。其字皆指前王。下賢字。指文武之德。言賢其賢是崇其德。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親其親是象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父之所自出。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樂其樂。是樂其遺化。利其利。是沐其餘澤。觀其樂。利非新民之止至善。所以致親賢樂利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此一節是說新民之止於至善。自



是外面理會得底指道理易見處說裏是裏面自來身上至切至密處指道理難見處說精是道理精微的粗是道理粗淺的全體即明

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  
朱子說這傳文第五卷蓋會子賢釋經文等語致知說語而今簡編殘缺不可考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功之地第一段工夫最爲緊要若少此一節則誠意正心修齊治平東無自而用其力然

則此傳誠有不可缺者故二程子始爲之說以開聖學之源我近時私取其意思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是說人要推極吾心的知識使無一處不明當隨事隨物而窮究其理使其無一處不到也所以然者何故蓋人心之本體至虛至靈都有箇自然的知識

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凡善者皆知其爲美不善者皆知其爲惡是人心莫不元自有知而天下之萬事萬物必有所當然與所以然者莫不有一箇道理這心雖在內而其

理實則乎外那物雖在外而其理實具於心有人只在皮殼上用工夫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

會惟不能隨物認理於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者行不著習不察有所未窮故其吾心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也所以大學起初教人必使那爲學的自一身以至於萬物無大無

小各就那心上已明白的去處益加窮究之功或考之事爲之著或祭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草木鳥獸物物而察之事事而思之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用力之久積累多時而一朝豁然通透則衆物之理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裏之中又有裏精之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九

留聲

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不憚有以包括其大概而其節目條件亦洞然而無餘不惟有以察識其易見而其委曲細微亦瞭然

而皆盡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此子不知更無從毫末而吾心具眾理的全體與應萬事的大用也無一些不光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物格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經文所謂物格知至者蓋如此直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誠意的說話始言慎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

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此繼于物格知至之後故特言所謂誠其意者不違致知說此行之始也毋是禁止

之辭自欺是自慢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欺謾過去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誠誠爲慊快也是也快而且足方是自謙此

之謂言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正與自欺相對自慊則意誠矣且不必便分功與效毋自欺至此之謂自慊俱是釋誠意之義極是謹

之以審其幾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居處而言慎獨就是誠意工夫上而能得其幾至末則標出示人下手用工處蓋致知者誠意之方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謂也夫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養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入九分矣惟是知之有毫末未盡必至於自欺如知道善我所當爲也勉強去做卻只是不十分去爲善心裏又有些不消如此也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十

留聲

不妨底意思知道惡不可作。卻又自家所愛舍他不得。心中也又有  
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凡此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力。外然而中實  
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義理。尚夾雜了一分  
私意。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誠其意者。是要人於意念發動之微。就  
真真實實。禁止了那自己欺漫的意思。使其惡惡如惡惡具的一般。  
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而於惡之所在。皆務決去。好善如好好色  
的一般。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而於善之所在。皆務必得。這等才  
是好善惡惡的實心。無有虧欠。只此便謂之自慊。只是要自快足。我  
之心念。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誠與不誠。只爭這自慊與  
不自欺些子。老學之間而已。故君子致知格物。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  
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猶恐已所獨知之地。隱微間稍有所不  
實。照管不及。更須於此細微處用工夫。提撕而謹之。即其初動之德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三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撝其不善。而著其善。人  
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  
獨也。  
閑居。是身所獨居。沒人看見的處。厭然。是清阻閉藏之貌。誠只是  
實字。兼善惡說。但其意則至惡者言。此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  
朱子  
夫必慎其獨。此便是箇君子。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  
那裏去。便是小人矣。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獨居時  
只說沒人看見。把各件不好的事。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然後惶  
恐羞愧。遮蓋了他的不善。假粧出箇為善的模樣。只說誤得過人。殊

不中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恰似看見那腹中的肺肝相似。這等  
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說。豈不枉費了那機巧之心。本無樣做得好人  
何益之有哉。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如操觚則生麻。陳設則生蠶。有不  
好底心在裏面。那面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亂決不能欺人。我自  
欺而已。事不如善之富。與惡之富。去惟不能實用其力。無毋自  
欺。而必自慊之工夫。故流弊必將至此。此君子所以重以自慊。而必  
詳其歸於隱微之間。使吾所養之意。由中及外。皆以實而無少自  
欺也。朱子

管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管子曰。是平日之言。誠是可畏的。意。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  
肺肝而引此以明其意。朱子  
管子平日亦有言。曰。人皆以為幽獨之中。深僻隱奧。人不之知也。殊  
不知人雖不知。而我已知。自是其可畏。恐不盡實。無隱顯之別。  
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即十目所共視之地。每日監視不及。而可  
以靡所不為也。即十手所指之地。每日指顧不誤。而可以無所不  
至也。其嚴。誠其可畏。豈不其可畏乎。直解

高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高潤屋。深此言高潤屋。以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  
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兒面。是也。心廣體胖。乃申言  
之。廣是寬大。胖是舒展的意思。二句平說潤身之實也。然心廣由於  
無愧作體胖由於心廣。此是形容自慊之意。即意誠之驗也。此節是  
結上文。存疑  
然則君子之自慊。亦當何如哉。彼則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  
自然用度无裕。而華美其甚。能慎獨以誠意。則德不孤。已為開能潤

身矣自然誠中形外而華美其身心本是謂大底物事只是因愧作  
了使身伏使彼他隔礙了所以說不能行泰運若無狀則心無物欲  
之熱故能廣大以心之廣大故體常好泰指之謂身有德也蓋心之  
負於中而形於外誠意之驗如此故君子知至後必慎獨以誠其意  
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必自慊而無自欺則有謂身之  
故而為是德之其本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這一章是解釋上文正心修身的說說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  
然知是就心之知解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  
之本體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固不得其正  
言心不正也說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

四書本義集註 大學 卷十

身有之身當作心包體用而言忿是怒之其德是怒之似恐懼是畏  
怕言言恐怖之類道中庸有與好樂是喜好愛是忠之符來意是憂  
之已至有所是事未至而自來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過去了又那  
帝謂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  
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  
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心為一身之主意既誠下而  
其心或有所倚或雖未必為然然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而不得  
其正故可微那正心底工夫也如水相似已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  
怕於清裏面有波瀾動盪處耳蓋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  
衡之平喜怒哀懼隨感而應不以私動其心則應之各中其理而不  
失其本體之正矣若心有所忿懣則失之不察而偏倚於忿懣安得  
其正有所恐懼則失之不察而偏倚於恐懼安得其正有所好樂則

不察則心為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有所憂患而不察則心為憂  
所累而不得其正蓋是四者皆心之凡非謂全欲無此但只要在  
無處發出皆中其情過之則係不可留滯而前化無留滯則此心  
便虛應接萬事不計其所而無與有所則是誠他為主於內只見  
一邊這便是為物所係縛如何會得其正如精一較未有物既無  
不才才把一物在上便不才才又如鏡中先有一箇人在裏面則一  
箇來便照不得才才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不在是心不在於子裏承上文說外雖於念誠然而內境虛明之  
地不能以自存也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才知覺義理  
便在此才知覺不見了見聞知味皆者之意番番粗以明精耳  
心者身之上身者心之役心何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百體從令各

四書本義集註 大學 卷十

但其事而無不合於理矣如其不在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一身  
便無主宰則眼雖看着也如不見可雖聽着也如不聞口內雖嚼着  
飲食也不曉得其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滋味  
而所以感者心也食雖以口而所以食者心也心不在是則無以  
檢其身推而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無一得其理者矣才之不  
修孰其於此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可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  
之也這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  
人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則雖視然食味粗而易見者已不能  
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可見心為一身之主不能正心者必不可以修  
身也經文所謂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者意蓋如此君子所以切切於

誠意之後正自有存養者察工夫事之方來念之初誠是省察時  
一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既存養者有此心本體之正也省察  
者惟恐其心之用或大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務使此心明明  
隨物隨處而察其中則心正身修而國家天下可從而理矣  
所謂齊其家者其身首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親惡而辟焉  
之其所畏懼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矜憐而辟焉故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修身齊家的正法修身以下大概說向接物齊  
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變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詞一節去  
各就地頭上理會也

人是常人非為君子乃為眾人而君子之字解做於字之其亦如於  
其之理其向處則愛如骨肉之間高親愛眼惡是人有一體可厭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五

省親是畏相敬是恭敬以事大而言哀矜是憐憫的意思故是簡於  
高體情是憐於低體放了都不管他便是情以不督教薄而言死是  
一則偏袒去故字亦上文念情是心與物接時親愛等是身與  
物接時事只之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此言身之不修也此  
心修身兩段大概說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  
街上着丁路

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謂也蓋吾特使其父子兄弟夫婦  
截然齊嚴肅以禮吾之儀聽吾之命而無復紊亂於其間倘非吾  
身之修有以使人之心悅誠服人亦聽之然人無不欲其身之修而  
卒至於身之不修者則以技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所偏則雖  
欲其修不可得矣如常人之情父子因富至於親愛慈父有不義子  
不可以不孝子有不肖亦不可不有以教之若不加察一向辭將去

更不論義理可否這是於所親愛的上便偏了人有一體可厭者固  
宜與惡然或尚可敬或有長處也不該終絕他若不加察一向辭將  
去更不肯寬恕一些這是於所親惡的上便偏了人於尊長因富長  
敬然自有前惡家的正理若是不察其理或有過於畏怕過於恭敬  
不合於中這便做他偏了困苦的人固當憐憫然自有前憐憫的正  
道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不察以省去憐憫他如有好惡方欲慈  
之被他哀鳴怒告神寬之這樣便為好只是哀矜之偏處有一般人  
上不至於親愛下亦不至於威惡只是平平淡淡緊要處人接之自令  
人簡慢然一向放情神也不可若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不察只情  
簡慢去卻又流於驕肆這教情便偏了常人之體附於一偏如此所  
以好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說有不善也不知了惡一箇人  
只見他件件都不是好的說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卻能知  
其惡所惡的人卻能知其美善似這等的求之天下蓋亦鮮其人矣  
以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 朱子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故字亦亦上言是俗語前是田苗碩是苗之至盛子之惡苗之  
結舉家之一端言之 雙性使民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五

其惡所惡的人卻能知其美善似這等的求之天下蓋亦鮮其人矣  
以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也 朱子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即上文所論之為害上看來可見欲齊其家者必須先修其身者

何意謂於一偏而吾之所以自處者不得其理，卻要感化得一齊之人，表知內外各得其分，都在倫理之中，而無所參差，下齊者斷無以理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五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所以事君也，窮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此一章是釋釋文齊家治國的流活，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括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其明則矣。

不可教是不能修身，不可以教其家人，是國人成教於國，是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人看者自能如此，孝弟慈三者便是教之日上。

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同舉三者，蓋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弟，故曰弟，有子，弟，故曰慈。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三

蔡氏

慈事君事長使東方從治國上說，其聲詞氏。

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家最切於身，乃新民者起脚，第一修身修則家可教，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而家尚不可

以教而能教國人者，無是理也，故治國君子惟修身以教於家，其身雖不出乎家而教國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

慈而已矣，如善事其親之謂孝，然家有父，猶國有君，則在我事親之

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不外乎此，善事其兄之謂弟，然家有兄，猶國有長，則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不外乎此，慈愛卑幼之

謂慈，然家有幼，猶國有衆，則在我愛下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不外乎此，蓋孝弟慈體之身，則為修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施之國，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亦雖殊而理則一，故孝以事親而

使一民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愛衆，而一

衆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孝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保者也。赤子是初生的小兒，如保赤子，是言君養民亦如父母之保赤子，誠

是真實無偽，求之求赤子之所依也，心誠求之，就接保赤子說，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本文如字，志誠中是，中當赤子之

體，故上言孝弟慈，此獨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孺子入井之意同，道一節承上文說，只是說動化爲本，求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

然是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天非外鑠而有待於顯爲也，故康誥曰：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言，只是爲母者惟其中心愛之，以其

誠切懇至之心，而付庶赤子之心，雖不能一一盡悉，然相去亦不遠矣，蓋以通節保赤子之心，人人自有，不學自會如此，發會見爲文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完

蔡氏

子的先學會了無養兒子的方法，然後才去嫁人者也，慈幼如此，孝弟可知，可見其皆出於自然而不待於勉強也，於此識其端而推之

之，然後孝成，簡孝弟成，簡弟慈成，簡慈而教之本自我立矣。蔡引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仁是有恩以相愛，讓是有禮以相接，孝弟慈與俱有仁讓與是興起，一人指君說，貪是貪欲，戾是背理，貪戾是仁讓之反作，亂是不仁讓

之極，此處亦大慨說不必付外，故謝機者，警策矣，矢之發，動所由一言，惡言也，債是覆敗，定國是安定，其國僨事定，則皆古語，引此以証上

文，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言教成於國之效，未了。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既本於一理，又出於自然，誠使君子能盡孝弟慈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有恩以相愛而仁也，則國



上下激劫者發莫不興起而為仁矣一家之中有禮以相持而後  
則通國上下激劫奮發莫不興起而為讓矣若為若的不仁不讓好  
利而取民無制背理而行事乖方則通國上下激劫濶染淪胥於貪  
不介不膠相習為戾不就不止而存亂之理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  
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可見仁讓不發於人而發於  
我貪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其機關發動處自然有如此所以古人  
說一句言語說得差了便至於壞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時便能安定  
其國正此之謂也治國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根而先盡  
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禮是帥領令是政令所令反其所好只承桀紂一變前是故二字承  
堯舜帥天下以仁四句有諸已是有此善謂有仁讓也無諸已  
是已無此惡謂無貪戾也此數人皆指國人言不舉家人所藏乎  
身是所存於身者怨是推已及物不專在愛人上說指以治已之心  
治人者善喻是推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說  
夫以一人之身足以定一國之大者亦以一國之德化自一人而出  
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再彼堯舜躬行恭弟慈之理而帥天下以  
仁那時百姓看堯舜的樣子也都感化相親相讓而從其為仁讓  
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那時百姓看紂的樣子也都  
放尤不相親讓而從其為暴是蓋以身率之則易於從無足怪者使  
已之所好者暴也而令民以仁則所令反其所好矣民胡為而從之  
故是故君子知民之從好不從令也必孝弟慈三者有諸已然後可

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慈三者俱無備已然後可以正人之  
不孝不弟不慈天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勢不可以不求人非人  
然必強於自治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者而自治  
焉如此則是其所令者一如其所好所謂恕也庶乎能喻諸人矣苟  
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則其所存於吾身者未有可  
以及人不能盡恕之美所令反所好矣如是而欲喻諸人使其領吾  
所求而為善願吾所非而去惡無是理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合而觀之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故欲  
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

詩是片而桃天之篇僅只是桃身或以為指桃花者非也詩上章有  
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茂盛貌與也之子春  
是子也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是善下宜其家  
人不使指女子言就治國而言也  
詩云室以道而歸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睦族國  
所見以起興曰桃對天天然少好其葉蓁蓁然茂盛此女子之賢歸  
於夫家必能有以善其室家為人君者必能遠得那一家的人射順  
停室如此詩所謂室其家人者方才可以教那一國的人使之各齊  
以室其家也不然家人且不能室何以教國人乎  
詩云室以道而歸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睦族國  
詩是小雅蓁蓁篇宜其家是第於見宜其家是友於喻

詩小雅麥蕭篇云一家之中有長於我的是兄我雖盡其孝而  
事之感得為兄的也常常愛我這便是弟兄有少於我的是弟我能  
盡其友愛而善撫之感得為弟的也常常敬我這便是兄弟是龍  
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以美之亦所以崇  
之也為人君者必能善處其兄弟如此詩所謂弟兄兄弟者然後可  
以教那一國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兄弟也不然自家骨肉尚不  
家又何以教國人乎前解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是曹風鳴鶴篇儀是禮儀忒是差四國是四方之國其為父子兄  
弟足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不是謂一家之  
為父子兄弟皆足為人之法此所謂其儀不忒也民法是國人取法  
於已三詩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至

卿丁家邦之意

詩曹風鳴鶴篇六人各一身所行的禮儀皆有常義沒有一件差錯  
便能去正那四國的百姓而為下民之視法夫儀者吾身實為民之  
表也為人君者自家為父能慈為子能孝為兄能友為弟能恭俱盡  
其道而足以取法於人如此詩所謂其儀不忒者然後百姓每皆取  
法他父也夫慈子也去孝兄也去友弟也去恭亦如此詩所謂正是  
四國也下然自家一身且有差忒又何以教國人乎前解

此謂治國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系子  
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其而意足矣而此三詩首言家人次言兄弟  
終言四國非於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反覆吟咏之聞其味深  
長又可見治國者不徒求之於國也能修身以教家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而後國可治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此之謂與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  
而民不倍足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這一章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之說語大意只在於絜矩分四節  
看章首至夫眾失國說絜矩之道在於公好惡而四言能絜矩之效  
與不能絜矩之害自先慎乎德以下是就財用上說絜矩自泰誓以  
下是就用人上說絜矩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即理財一事而反覆  
言之章內三言得失初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再言尚德尚財  
之得失三言用善人用惡人而終之以忠信驕泰是又就心上說出  
得失之由以決之夫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全章只反覆說絜矩  
也

下老字是指父母上老字是盡事父母之道下長字是指兄長上長

四書本義集說

大學

至

字是盡事兄長之道與是興起恤是憐愛孤有幼而無父之稱舉重  
以見輕也倍是過背三民字指國人言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  
身上切近處說即上章孝弟慈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是就  
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絜矩之事也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絜是  
度知是所以為方之具知能使物方故借絜矩二字來用矩字自有  
使天下平意也首句是化絜矩處是處置功用遠卻說到政事上  
然方是引起絜矩事下而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  
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是前面正心修身推而措之蓋物格  
知至後其理明明得後來齊家治國平天下逐件事又自有許多  
節次須逐件徐徐做將去也本  
經文所謂欲平天下在先治其國者謂何益絜矩而天下遠然人無  
不同之心心無不同之理故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而能遂其



以疏此言絜矩之效。東陽許氏

夫其所以說絜矩之道者在乎公好惡而已蓋自吾窮理正心而推之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則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南山有臺之詩云在上位可嘉可樂的君子即是百姓每的父母大約言上人愛民之道不過顯其好惡之心而已君子有絜矩之道視民所好如飽懷安樂各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猶已所好即從而好之務要處處使民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視民所惡如飢寒困苦不得以遂其孝弟慈之願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務要體悉使民不至於不得遂其孝弟慈之願焉如是則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能絜矩之效也。東陽許氏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務則為天下儆矣。

大學卷十

蒙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務則為天下儆矣。

詩是節彼南山之篇節是巖巖高大貌南山即終南山巖巖巖師尹之高峻也師尹是周太師尹氏天子之大臣其是俱是聖賢何群是一偏修其身致國云節南山之詩家父所作引之以言不能絜矩之害。東陽許氏

蓋絜矩之道能之則為天下君不能則為天下儆矣小雅節南山之詩云望蒼那南山巖巖高大山上的石頭巖巖然堆起如今尹氏做著太師其勢位之赫赫顯盛便與那高山一般百姓每都瞻仰著你仰乃附上行私以致天下之亂道是詩人諷尹氏之辭有國君子之居人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視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不可不兢兢戒慎惟恐拂民之然而失民之心也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

偏所行者不平之事所布者不平之政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必怨眾叛親離身與國豕不能保守為天下之大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東陽許氏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詩是大雅文王篇此詩是殷亡後周公成王而作也儀是眾配是對上帝是天配上帝言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儀字當作宜字監是視峻命是大命不易是難儀道字解儀字正意還是釋詩本文而以結上文廟節之意得眾得國藉能絜矩之效失眾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乃以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非二句全是說上二條也。蒙引

絜矩之效不絜矩之害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豈知眾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眾心之去留即國之所以存亡者乎文王之詩云知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天下當初殷家祖宗不會失了眾人的時節也曾受天命能與天作對機因他後世子孫行的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今後我周家的子孫就宜看著殷家的事以為警戒不可像他子孫行的不好這上天峻大之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豈是容易保守的也詩人所云如此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風

大學卷十

蒙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務則為天下儆矣。

得乎眾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眾心之公而為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乎眾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為天下之大僇者乎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自不能已矣。蒙引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

先慎乎德。求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便是明德之德。慎德即所謂明  
明德首章明明德明德以修身。此言慎德以平天下。所以慎之。亦  
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此猶斯也。猶言即此便有  
不待他求。有人謂得象有土謂得國。財是貨財。用是川度。為國聚財  
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朱子

此天命人心之得失。皆由於能聚能散。如此可見有國者。第  
一要緊的是修德。所以在此位而君子。雖事事都該詳慎。尤先要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工夫。大以謹慎在己之德。不使有一些怠忽。  
昏昧。蓋德者聚財之本也。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  
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  
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慎德之所以當先也。若慎德而有德。則天

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至於有土。則在土作  
貢。不忠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忠用之不用矣。蓋君德既  
微。則民心自歸。其得象得國而有財用。固理之必然者也。直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是根本。本。是末。後。本。上文而言。又起下文。本末字。本以平天下之  
大本。言也。與經文本本不同。不可混。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末。  
有德則有人。有人有土。而有財。財可見。德者國之大本。第一要緊。有德則  
不患無財。財者國之末務也。直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外本。是以德為外。內末。是以財為內。爭民。是使民爭鬪。施奪。是教民  
劫奪。爭民。便是施奪。謂之施奪。見其起於上之外本。內末也。朱子  
夫德既是本。則在所當重。財既末。則在所當輕。為人君者。但求欲

以修己德。勿聽貨以傷民心。使之有以遂其幸。弟慈之順。此正所謂  
聚斂者也。荷武以德為外。而不謹之。以財為內。而欲專之。某在橫  
取民無制。百姓每見在上的如此。也都敢尤。亦起而以爭鬪為心。劫  
奪為務矣。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外本內末。故如此。則是爭鬪  
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朱子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財散。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所得。不聚財於上。民聚  
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悅遠來。朱子  
外本內末。民便爭奪。既爭奪。必致離散。可見獲利不能以兩立。故外  
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奪。而離心於下。有散貨貨德。而財  
散於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為聚散。在彼在  
此。就為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朱子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言悖。言悖。是違背不順。理貨是財貨。此以言之出入。財貨之出入。  
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能散。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况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雖曰財散。則民聚。而  
貧民之聚者。財不終散。雖曰財聚。則民散。而富民之散者。財不終聚。  
是故言以悖理而出者。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以惡聲加人。人必以  
惡聲加已也。天地間。惟威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知言之出入。則知  
貨之出入矣。貨以悖理而入者。則下亦以悖理而奪。未有上貪於  
利。而下不侵呼者也。言與貨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一。不可悖一  
也。朱子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命不于常言不專祗即變命不易之理道言也善即止於至善之善以德為本則善以財為本則不善此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得失相應即此而觀之有德則能聚財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聚財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矣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有善而無惡天道福善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聚財則有人有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聚財則人皆出而天祿永終矣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變命不易者利害較然明甚果何常之有哉人君誠欲保之豈可外本內末而不知慎德以盡聚財之道哉直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是楚語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寶是貴重的物善是善人

昔楚王孫圜聘於晉定公晉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王孫圜對說我楚國不以白珩為寶惟以觀射文左史倚相善人為寶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是不外本而內末者也直解

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勇犯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指晉文公時文公出亡在襄仁親是愛親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昔晉文公為公子時避驪姬之譖亡在翟而獻公彘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勇犯為之對曰我出亡之人不以得國為寶惟以哀痛慘怛憂愛親之道為寶夫晉之所寶不在得國而在仁親不出夷規利是亦不外本而內末者也直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秦穆公誓告羣臣的說話一个臣不必說是挺然獨立而無別黨之謂只川乎平成說斷斷是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他技是他端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其物似他有容蓋言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此正指其心之休休處言也有技是才藝之上彥聖連類字有德者也彥是美士指純德君子言聖是通明指一節言與智仁聖義中和之理同蓋聖字專言之則為眾善之極對眾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也技以辦事言是以特專言不啻猶登止也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能容是信乎其能容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以言皆出乎此也尚是庶幾媚嫉是妬忌連是拂戾俾是使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殆是危此節卻接用人說去

豈特財利當聚矩不可徇一己之私至於人才之用是又聚矩之大者尤不可拂眾人之欲也秦穆公誓告其羣臣有曰若有一个臣斷斷然真誠純一不事表暴外視無他技能然器宇寬弘度量廣大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其心休休焉無物可比他有容之大其如有容焉見人有才能的則心衷愛他如自己有一般而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見人之彥美通明的則其心喜好的則心懇切不但如其口中稱揚之語而已而天下之德皆其德也能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此信乎其能容之矣若用

大臣則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子孫其用其民其家其國  
國家之利執大於此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不庶幾有利於國哉若彼  
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有才能的恐他強過自己則媚  
欺以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是個俊美通明的則拂其阻抑之使  
不得通於君這等的人心私量狹定是不能容受天下的人才若讓  
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條件都做壞了  
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發發乎其殆哉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唯是獨放流是發遣逐是逐四夷是四方火秋之地此承上節下一  
截而言是大能繁炬而公其好惡者也北溪陳氏

秦誓之言如此以是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苟非能繁炬

則書本義集說

大學

聖

唯仁人

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唯仁者之人知此類  
小人妨賢而病國爲害不淺則必深惡而痛絕之即便放棄彼從之  
而其放流之也又直驅逐在四夷邊遠地面不使他同住在中國蓋  
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  
於是乎不用只與他同中國他也合造讒結黨傾害善人雖欲與民同  
好惡亦不可得矣故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亦所以安君子  
吾之威在媚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此正所謂唯仁人爲能  
愛人能惡人也惟仁者至公無私爲能繁炬是以是非不謬而舉錯  
得宜能得奸惡之正如此他人則蔽於私意已之所愛未必衆之所  
愛也己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焉可與於此哉此能繁炬而好眾  
之極其公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而不能遠也

先是蚤底意思不能先是不能速用之意命讀爲慢過是過失如云  
失刑也

能愛人能惡人獨仁人能之以然若或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  
雖或舉之又或遲疑延緩不能先先用他這是以怠忽之心待賢人  
了不亦慢乎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屏逐遠  
方如放去媚嫉之類者則是以姑息之意待惡人了不亦過乎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當必速夫身

是逆當是當害速是及此節言大不能繁炬而用舍之全失其適  
者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山之意

不能舉不能先雖未盡好惡之極然猶知所好惡也若甚至於人所  
當好而同好之者反從而惡之喜其便己之私乃去信用他這便是

則書本義集說

大學

聖

唯仁人

好人之所惡於人所當惡而同惡之者反從而好之嫌其拂己之欲  
乃去疎棄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好人所  
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好善惡惡之性矣如此等人不仁之其拂人  
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將見喪家敗國而當害必  
及其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矣好惡之極其私而不能繁炬者如此  
然則有國者不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繁炬之道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

是故二字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君子以位言之不是  
專就繁炬而言尚有驕吝以失之一邊此道守節章首繁炬之道  
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忠信是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只是一理自  
其發於心謂之忠發於事謂之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足求  
到忠信去處只是明明德成功地位繁炬是新民事得大道是能使

天下人人各遂其幸弟慈之願是於高好勝自高也幸是係肆其  
意妄行不循法度也此得失字又申前段得失而實至此則又窮  
反本而歸之於心慮信驕泰肯心之所為也初言得康失康以國  
言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以天命言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  
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  
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  
理之所以亡

合而言之好惡出於公則能察知者也好惡出於私則不能察知也  
也然察知之所以有能而不能者則以吾心天理存亡之幾有不同  
也是故君子有這察知之大道所操者致而所及者成乃天下之所  
以平者也然亦豈外至而強為之哉忠信者察知之本也必盡已之  
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  
道本義集說 大學 卷十

下之公在我故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己之心以十己之心為千萬  
人之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奪民之財不拂人之性而  
得此大道矣若夫驕驕泰焉若已徇私而以人從欲則一心之中  
非私意一膜之外物我相侵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  
所當惡雖欲察知亦有所不能矣大道不於是而失乎得失之幾如  
此乎天下者又可不求忠信誠驕泰以為察知之本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寡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生是發生有大道是有正大之理此大道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  
之一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是大道合不必外本內末  
以聚財意四之字皆以財言矣是速舒是緩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  
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察知此是即前言財用之意而申言之以  
補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急務不可一

日幾只教人不聚財卻無箇生財之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財有  
道一條

夫能察知則能用人能放財必不用小人以窮國必不外本內末以  
聚財矣然財亦國家之所急不可一日無者有國家者欲得財用則  
生之亦自有箇大道理而無事於聚斂也大道何如蓋天地間自有  
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  
得之奢者耗之耳如百畝之田更夫耕之五畝之宅民結蠶之則一  
家無遺力入財之用百工飭之貨斷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閑民  
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營員賦祿僅足以代  
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若差違不時便  
遲悞了他的農事須難省差徭禁止工作縱不得已而用民之力亦  
必待冬閒農隙之時使百姓每鄉得以急忙去及時田作道是為之

者疾財用出入當有定規若不將節未免國之必量入為出無  
也固荒緩雖無後廢也這是用之者舒生之衆為之疾動也務本  
則財之源以國而其米無窮食之衆用之餘餘也節用也則財之放  
以節而其法有限如是則財常常足用而不至於缺乏矣豈必外本  
內末而後財可聚哉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  
既而言利之徒不得求此以投其隙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財發財  
仁者真不仁者都從心上言發是生發與旺的意思以財發身以身  
發財是言察知之能不得失仁者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故人來  
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謂仁者具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然必仁者之人生財有道故不事於聚斂乃能不外本內末以重



非之道歸其利於民而不專其利已固是財散民聚而身自存也  
便是捨了那貨財去發達自己的身子了若彼不仁者生財無道以  
管多聚財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直不管身之危云  
這便是捨着自己的身子去生發那貨財了非不受其身也怨最於  
賊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矣氏季子

未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  
非其財者也

上是君上下指百姓說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  
義好仁內既有聚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終是成就的意  
思其事上之事也與其財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此條是足  
上文仁者以財發身之意而言其必然也

仁者非有意於發身也德彰而身就雖散財以得民然卒亦未嘗無  
財乃其必然之理也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在積聚以  
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為下者為其分之所當為而盡其職  
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  
義則聚財使財趨事赴工凡在上所欲為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  
財亦無停出落慮而為善有矣非若不仁之人財悍而入亦悍而出  
也未有能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未有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夫仁  
者散財以得民而卒亦未嘗無財如此為君者不必外木內水以聚  
財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飲之臣與其有聚飲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是魯大夫仲孫復者是而登馬四匹為乘古時魯大夫政君  
賜之車得用四馬駕之是以士初置魯大夫未有實封百乘者察是

利之意思伐冰斬水也斬水有國之事卿大夫則使水之家然使  
祭用冰則取冰於公故亦謂之伐冰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有采地  
可出兵車百輛的聚飲是於采地分外多方聚取之此段大要在不  
畜聚飲之臣上以義為利以義理言只是義之所安即是利本是以  
為利之害處而顯見義之為利也此下兩節是復即財用而申言之  
以致丁寧之意

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為大夫而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不復  
察於雞豚謀小利而失大體為卿大夫以上而喪祭用冰者則其  
祿又厚矣不復畜養牛羊以謀利息之利蓋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  
以為財利者也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侵民生產之利貪鄙執甚焉  
雖然害猶未及民也至於百乘之家采地所出已足以給矣乃又用  
家臣於采地所出之外多方聚取之是謂畜聚飲之臣則為積奪民  
之利矣百乘卿家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法而可畜聚飲之臣乎此似  
有聚飲財貨之臣寧有盜竊府庫之臣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其而  
禍不及下聚飲之臣則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仁者之心  
至誠憫恤故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也獻子之言如此此正  
所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為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  
為利也蓋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也  
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是國家的君長自字解做出字自小人是由小人導之善是  
天福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是人皆如民心怨反寇賊奸宄  
共文變亂皆是善有善者善如今說會底無如之何是不能救之此  
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義為利之利害上說

經 167-71

仁義之利聚則為己用者必是貪如邪小人倡為生財富國之說  
人若不察而信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自此始矣蓋小人之  
心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以聚斂為長策以括克為善謀使之為國家  
則宗叛親離天崩人禍雖然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無救於禍亦  
終如之何哉怨已結於民心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求利之害如此  
所以說有四者必不可以利為利但當以義為利也以義為利則其  
能累知以利為利則是不能累知矣夫舍而觀之聚斂也者固平天下  
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聚斂中之大端也能聚斂則能用人理財  
能用人理財則人各得其利而凡欲為孝弟慈者皆可以盡其心  
而無不均之歎而天下平矣

本義卷十

仁義之利聚則為己用者必是貪如邪小人倡為生財富國之說  
人若不察而信之是以外本內末專務財用自此始矣蓋小人之  
心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以聚斂為長策以括克為善謀使之為國家  
則宗叛親離天崩人禍雖然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無救於禍亦  
終如之何哉怨已結於民心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求利之害如此  
所以說有四者必不可以利為利但當以義為利也以義為利則其  
能累知以利為利則是不能累知矣夫舍而觀之聚斂也者固平天下  
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聚斂中之大端也能聚斂則能用人理財  
能用人理財則人各得其利而凡欲為孝弟慈者皆可以盡其心  
而無不均之歎而天下平矣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中庸卷之十一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鍾子重 靖子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此是中庸首章子思總括一篇之義以立言首明道之大原出於天  
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  
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也  
命字解做今字如朝廷差除分賦命令他一般性即理也何以不謂  
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是這道理自天所賦于萬物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  
之謂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專言理雖氣亦包在  
其然然說理意較多蓋是從原頭說也率只翻循循言依也不是用  
力字莫要作工夫看只是循萬物自然之性通人物而言道即理也  
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性是箇渾渾淪淪在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  
分派條理即道也修是品節裁成的意思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來  
看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其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專就人事上  
言就物上亦有品節使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此先明性道教之所  
以名以見其本於天而實不外於我性道教皆兼人物而言而實以  
人為至也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而道之一字  
又為三言之綱領中庸一書大抵說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  
之道修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以此見重在  
道字

有不得其正。何以使之知所用力乎。吾故先發其道。所以為道者。推本其義而正之。夫人物各有性。然所謂性者非他也。天之所命於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有是氣。則理隨。以具萬物。只同這箇原頭。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由其同出一原故也。故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就如天命令他。一般。是所謂性也。惟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此即道之所以得名也。蓋天命謂性是渾淪一本。底道是渾淪中流出箇條貫脈。只是循其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為當行之路。然則所謂道者非他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本然之性。在性中只謂之仁。率其性之性。則為父子兄弟之道矣。在性中只謂之義。率其性之性。則為君臣朋友之道矣。是豈有待於人哉。而亦他人之所待為哉。然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如孝是事父母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抗人氣稟不同。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能中節者。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不備。故能因是道而設為禮樂刑政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而於物亦得以致用。遂生而不失其所焉。此則聖人之所以養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補贊之功者。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是教也者。非他也。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是之謂教耳。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能因其所積。而反身以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朱子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二

留學堂

乎其不聞。道是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承上文說。須臾是頃刻之間。離是背之。而離道是不能離。底然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只當用。不可二字。還他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是教人做存養工夫。承上文則是無所不戒懼。即是道不可須臾離處也。睹是看見。聞是聽聞。所不睹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是下文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處。戒慎恐懼。都是敬畏的意思。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常恁地戒懼。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不。是著力把持得。只此便是工夫。這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自所睹所聞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乃是從那說頭處說來。通貫動靜。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識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下二節。是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朱子由此言之。道既原於天。率於性。可見這道理。見諸日用事物。而實不外吾之一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離。而當此之時。失此之道。於我無所損益。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夫惟不可離。是故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則不敢以須臾離也。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所未睹。若無事於戒懼也。其心亦彷彿然而戒懼耳。所未聞。若無事乎恐懼也。其心亦凜然而恐懼。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當此時。常自提醒地也。夫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而皆必致其戒懼如此。此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道於須臾也。朱子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三

留學堂

隱是暗處微是細事固是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不只是獨自  
時如與衆人對生自己心中或止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  
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若工夫處也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  
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道不可不  
存是故君子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  
不察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戒懼是統體做  
工夫慎獨是又於中緊切處加工夫只看兩故字可見是兩項地頭  
戒懼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慎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時戒懼  
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慎獨是察之於將來以密其幾道箇却是  
喚起或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然二者工夫其頭腦又在道  
不可離上矣

中庸卷十一  
四  
君子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幽隱之間人所未知若爲隱而未見

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矣是莫見乎隱也微細之事  
人雖不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矣是莫見乎隱也微細之事  
所以當此之時先爲躬身顯者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  
始人雖不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矣是莫見乎隱也微細之事  
又當十分加謹就一念動處體察不得放過有是天理是人欲是  
天理便從此保其充將去是人欲便從此退絕了不使其潛滋暗  
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是情未發只是此心未發則性也已發未發只是說心有

已發時有未發時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時有所感便是已發  
不要泥看中是無所偏倚在中之義是狀性之體如處室中東西南  
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節是限制如竹木之節不可過  
不可不及這是節中節是合着當然的節度只是合當喜合當怒如  
節無太過無不及便是中節和是各因其性無所乖戾謂其不乖戾  
喜怒哀樂之理也本是根本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  
達是通行的意思也有通達底意思道是通路大本達道不必說得  
張皇只將動靜看靜時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  
夫却在致中和上此言性情之德又自是一節發明中與常行之道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不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一

中庸卷十一  
五  
君子所以不可須臾離道者蓋有是心則有是性有是性則有是心

情性之德即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况每日  
與事物相接顧者意欲喜佛者意便偏怒失其所欲便悲哀得  
其所欲便快樂這都是人情之常然這心自有那未發時節有那已  
發時節方其未有事時便是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  
之理在初無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未有靠著一  
邊亦未有過不及之差渾然在中則謂之中纔有所感便是已發如  
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事物來往隨室應接當喜則喜  
當怒則怒當哀則哀樂自有當然之理所謂節也各因其性在  
所乖違恰恰到十分好處而無分數多寡之毫則謂之和中也道  
之體也此即天命之性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而天下之喜怒哀  
樂皆原於此發如樹木根木一級枝葉葉都從這裏發生蓋天



日用常行無不是道中庸的道理若彼小人便不能了其日用常行都與中庸的道理全相違背矣蓋道理本自中庸君子則依其本然而體之小人則不依其本然者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是有君子之德只是說箇好人時中是隨時以處中只是說做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也凡一事各於時安不同者以處乎中也小人是自小人之心無忌憚是肆欲妄行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蓋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八

留學

中庸之理人所同得然惟君子能之小人則不能者何故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中是渾然一理散在事物上隨時而在則事事物物上各有正理存焉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乎中權其所安悉得其理不妄動也所以無往而非中中庸者此君子之所以為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應事接物之際又肆欲妄行其於理之是非事之利害都不顧謂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此其所以反中庸也以此觀之君子至乎敬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小人不主乎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然則君子之能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在乎敬而中而己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章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此言民鮮能下章言民所

能也

至是極至以理言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民即人也兼上下言言少能字兼知行說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謂是大了才又此是子思隱括

子曰天下之理中庸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皆不可以言至也惟中庸則無過不及至極至實而盡善盡美不容有毫髮之加損也其至矣乎然這道理人人都有本無雜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於私氣固於習俗故鮮能知行今已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九

留學

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去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賢合屬行知合屬明此正分明交互說各有受病處要見得知行相因

不要甚明不肯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中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此情夫中之害也程子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人只是指飲食之人譬知愚賢不肯飲食譬日用味譬理鮮能知味之知所譬舍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不可以此知字為對行而言之知字也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大槩是說知愚賢不肯所知所行無有太過不及之意乃夫子之喚醒人處也存疑

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若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人每

日間莫不飲食也而鮮能知其味之正者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苟能察之則事物物各有當然之極或廣而或狹或全而及則所知所行自不至於偏一偏之質以戾天下之大道而

道無不明不行者矣中庸卷十一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專指知者過愚者不及不空通承上章知愚賢不肯之過不及存疑

子曰人之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中庸之道其不行於天下矣夫然要其所以不行者由於不明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此亦承上章之意謂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知如大舜而後可望斯道之行也勉齋黃氏

兩端好字是惟惟求益之心一發於誠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之言隱是隱而不宣揚是攝而不匿執其言兩端只是簡起止二字

仍云起道頭到那頭如小大厚薄之類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執其兩端如依語謂把其兩頭只是把來

量度猶持權衡而衡物極重得其平中是恰好的道理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兩端未足不中如賞一人或謂當

重或謂當輕於此彼此兩端而求其恰好道理而用之是所謂中也用是用其言此章行底意多朱子

道既不行必知如人舜然後道可行也夫子稱舜之言曰舜其大知也與何以見其知之大也蓋天下之理無窮一已之見有限若自用

而不取諸人只據一己所有其知亦小矣惟舜則不然但比要處一件事於理或有未知或雖知而未能有信者則切切然好問於人

淺近言語人之所忽而亦好察之以為或有至理寓焉蓋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講莫非至理也然於所問所察之中雖有說得不當理

的只是不用他便了初未嘗宜露於人若說得當理的則解勉齋

他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者人安得不盡言以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夫隱

惡揚善則惡底固不問了然就眾說善者之中或有說得太過或有不

同之極處而審度之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

用之於民如賞一人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

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皆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惟度精切

不空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蓋舜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短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短而不自用其短此其知之所

以愈大也今之言舜必將謂其聰明睿知有高於天下而不可及

自今觀於舜之處事始終只是用人之長如此然則舜之所以為舜

名其以是乎。蓋聖人亦合用如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

子曰人皆曰予知舉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承上章大知而言又來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分而言之則擇因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雖起下章仍舊重在知字

兩入字衆人也聖是逐逐是制獲是機獲陷阱是坑坎皆所以拾取禽獸也人何曾納於罟獲陷阱此罟獲陷阱所伏伺利而陷害若人驅而納之耳擇是辨別期月是一月不能守是遺失了此章如詩之有與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非各為一事而言也

夫子之言曰如今的人向他論利害箇箇都說我聰明有知乃行險

則謂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三十一

使徒見利而不見害故卒不免驅逐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向自極然不知避去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初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豈得為

知就如而今的人真他論道理也都說我聰明有知既有知便有定見有定見便有定守乃於事物不能辨別出箇中庸的道理來却

又持守不定到不得一月之間那前面的意思就都遺失了也蓋中

向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擇而不守終非已物仍是其知有未真也又安得為知乎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

不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前解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朱子 中庸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擇乎中庸是辨別衆理以求所

而中庸者即中庸之理得一善是每得一善不是只守一善奉是奉敬奉持的意思服是著膺是膺此章知底意多於於行事之中加致知之功也朱子公器

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肯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樂斯道之明也夫子稱回之言曰天下事事物物都有箇中庸的道理亦在乎簡擇而欲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之不敬則雖

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獨有顏回之爲人也每日問於事事物物上仔細詳審務要辨別箇至當恰好的道理

每得一善則拳拳然恭敬奉持若在心胸之間而守之不失矣蓋隨其所至盡其所擇據而守之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也若

但能擇而不能守中於前而道不及於後則亦何貴於知哉顏子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則謂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三十一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它是引起下章論

強之意矣史氏伯璠 均是不治不可能是不可以力能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中庸便是

三者之難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是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

不然只可謂之三事朱子 夫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故學者於

必精之於仁必強之於道以中庸之難能也夫之言曰天下國家至

大難治也然未論其當型不當型但期於處置得天下而已則資察



其黃死不當死但以輕生爲勇而已則資稟勇敏者能節之三者至  
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  
中庸乃天下人心之當然也子使過慢些子便不及至之極蓋  
以子思是學問爲全到我精仁愛無一忘人欲之私而久於中庸  
在方思學問不然而不能及也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惟其難能此民  
之所以爲難而有志於是者不可不實用其力而有以自勝其人欲  
之私矣 北溪陳氏

### 子路問強

此章言勇之事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而論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  
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夫夫知之  
人無似守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於氣質之偏  
者則能守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微頭微尾不失也 朱子

###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古

強是力足以勝人之名 朱子

中庸不可能必有待於勇者而後能之也子路好勇然其習氣稍  
不盡以強爲剛則行行之勇猶在也 新安王氏

###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強是強而字強汝之強爲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皆矯  
感德來此 白安陳氏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是含容不異順以教是誨人之不及不報是直受之而不報結

是是違道不循道理的含恐如何謂之強蓋忍人之所不能恐是亦  
其勝人處勝人則強矣此君子只泛說下文君子和不流方是說  
成德之君子居是處 直解

### 在中華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在與稱同席也金是戈兵之屬革是甲冑之屬在中華是習而安之  
也亦借意用字不厭是無厭悔之意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  
忍者亦不過舉其氣稟之大槩而言耳夫論強而以方言之足見其  
不是中庸義理之強矣 朱子

###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古

在中華是習而安之

如何是北方之強那中華因器人所畏怕的彼乃做風席一般恬然  
安處就是戰鬪而死也無厭悔之意此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  
而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強者處之這一條強是過  
乎中庸者亦非汝之所當強也 直解

### 故君子居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

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和以是處  
流是流滲中立是當中立而中立是與中庸之中不同倚是倚者  
如倚於強倚於強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靠而獨立也  
而字是轉語之辭非直中意變是改變塞是未通和是與人同中立  
是與人異與中立字義只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強處全在

中庸不字上著是強貌積數之貌非強操之貌所以形容其強也上兩段言守身處事之常下兩段言出處極至之變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倚力是之謂自強正應抑而強與一旬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此抑而不流以下是從學問中做出來所謂變化其氣質者也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止是立則防弊以教子路也東陽許氏

夫南方之強矢之不及北方之強矢之太過皆非汝之所當強汝之所當強乃君子之強而合乎中庸之道者也若夫之強何如凡和以發衆者易至於流君子之強入滿然可觀而其中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逆理隨衆而至於流是能有以自勝其人之私也強哉矯乎此

人欲之私也強哉矯乎困有道而達也或不能不變其平素君子則惟行道濟時以施其德不以富貴而變其未達之所守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乎剛無道而窮也或不能久處困窮便至改變了平生的節操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而不變其生平之所守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乎此四者君子之強自學問克治而來者乃汝之所當強也夫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使之有以自勝而進之於德義之勇也學者有如是之勇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幾其可能矣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此章再辨知仁勇而總稱之素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則中庸之成德可知

之蓋行之至矣希顏素當作素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素隱是深求隱僻之理行怪是過為詭異之行素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迷是邪迷也

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夫子之言曰世間有一等好高的人於日用所當知的道理以為尋常不足知却別求一種深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於日用所當行的道理以為尋常不足行却別做一樣詭異之行要行人之不能行人情厭常喜新素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亦足以欺世而盜名所以後世沒見識的人也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

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若我則惟知吾之所當強行吾之所當行這素隱行怪之事吾固已弗為之矣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道是循道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足是止道字上有知意半塗而廢亦當帶知意說知行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史氏伯雍索隱行怪之人固不足論至於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行之已自

在平正大路上走了却乃不實用其力到半路裏便廢棄而不進此其知雖足以知之然所知處亦不親切守得便不安穩而行之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我則行之於始必要之於終只見得到了自任不得務要到盡頭的去處固不以半塗而止矣君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是隨順不違的意思。避世是遁世不見知。是不見知於人。憐是憐  
憐。幸。變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及者也。避世不見知而不憐  
是中者也。依乎中庸只說得知仁。至於避世無憐方是知盡仁至處  
勇即在中也。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避世不  
見知而不憐便是吾弗能已之意。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此言唯  
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也。雙峰陸氏

至若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索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  
之行。一惟依順著這中庸的道理。終身居之以為安。又不肯半塗而  
廢。雖至遺逸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依乎中庸者自如而初無  
所悔焉。正為此箇道理出於天而成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履行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故能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如  
之盡仁之至。不類勇而裕如者。然豈我之所能哉。惟是德造其極的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聖人然後能之耳。彼隱怪半塗者。豈足以知此此知行之終極也。  
則知仁勇入道之門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朱子

君子之道費而隱

此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雖引孔  
子之言。以明之。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  
道著見於事物。此就費隱上說。以見此道充塞於天地。知道之管攝  
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慎獨言之。知道之  
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  
之充塞於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兼言其大小。欲人  
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也。東陽許氏  
道即中庸之道。惟君子為能體之。所以說君子之道。費是用之。隱是  
藏。知惠而不費之費。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廣之義。又有用之義。

中庸之微言其體微妙也。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其  
物不有。無適不在也。天命之性是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只費之  
中之理便是隱。實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也。朱子  
道不可須臾離。惟君子為能不離乎道。而成其德。故曰道歸之君子  
矣。君子之道。兼體用而言也。道之用。其廣形而下者。無物不  
具。無處不有。然就其中而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微密而不可見。固  
有非言語指陳之所及者。蓋費而隱也。朱子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自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夫婦是極其近小而言。可知可能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  
長之類。未報井臼亦是也。至盡也。非極至之至。是論道而至於盡處。  
就萬事上說。所不知是天地間不緊要底事。如孔子問禮問官及不  
如禮與與夫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不備。悉盡知所不能。非  
已之所能。必致與其勢之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  
施之類。聖人亦做不盡。若君子之所當務者。聖人必知得微行得  
也。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只是未足他意。如覆載生成。偶有  
偏而不均者。此特因言聖人有所不能。而更上一步。其之之能。所以  
極言道之費耳。非併責天地以盡道也。天是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是也。載是承載得起。小是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是也。破是割破得開。莫能破。只是至小無去處了。破他不得。如物  
有至小。而尚可破作兩邊者。是中者得一物在。若至小。則更不容破  
了。全反皆是說費隱說費隱。即在其中。非以夫婦之能知能行。為  
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也。大處有費。小處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十一 尤

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也。大處有費。小處

亦有費隱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朱子

君子之道費而隱者所謂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也何以見之或其小有所入而大或有所不包外焉統體可觀而內或空虛無物皆不足以言費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恩空若無所知也然於日用常行的道理彼亦可以與知其一端若論道而至於盡處則雖生知的聖人或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則禮樂制度也須要學或技藝細瑣沒緊要事聖人知之何而盡知也夫婦之不肯空若無所能也終於日用常行的道理彼亦可以與能其一端若論至於極處則雖安行的聖人或數有所拘時有所限或常理所當得而不得皆如其願聖人如之何而盡能也豈惟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圓於氣數失其所當然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與祥之不得其正者亦不能盡如人意

中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子

而人猶有憾之者是天地亦不能盡道之極矣夫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可見道無所不在矣故說其大處說則其大無外而無所不包發育變化莫非斯道之所運用也豈復有能出於其外而載之者乎就其小處說則其小無內而無物不體三百三千亦莫非斯道之所貫徹也豈復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乎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朱子

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註是大雅旱麓篇鸞是鳴鶴戾是至淵是水深處其字指此理而言察是自然昭著道體隨時發見處也非觀祭之察上下察如洋洋上下左右是言這道理昭著無平不在上面也是德地下面也是德地有無窮之意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此一句只是解上面精神中之

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耳朱子

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則此道無乎不在而其流行發見活潑之妙互古至今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而其在人則見諸日用之間動容周旋莫非至理出人語默莫非妙道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滿見道體之妙而無玩矣詩云為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於淵謂之所言如此正以言道之體上下昭著無所不在也為之為之性而鸞魚之性而躍飛躍者費也所以飛所以躍者此費是隱但就鸞魚躍上看便見得此理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則隱而不可見者仰如此若察而可見矣新安陳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端者云起頭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及其至言極盡其量也察與上句察字同如文理體察天地明察之察言其昭著福滿天地之間此是結上文造端夫婦

中庸卷十一

子

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知不能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鸞魚上下察處極其遠大而言也朱子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起自夫婦居室之間而無所遺人事之近而天理在焉得做時事事若實而極其量則淵滿充塞無少空闕昭著於天地之間而無不在緣他本體充滿則若於此有些子不是便於道體有虧欠也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學首誠當無時無處而不行其力而不可有須臾之闕欠朱子

子曰道不遠人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此章實示上章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道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上章言道無不在其廣大

也如此此言道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第實也又如此上章明道之體用此章明學者入道之方雙峰說氏

遠人之人是皆衆人衆人已而言人之爲道之人是皆爲道之人已身而言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此爲子重言言行道不可以爲道之爲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此爲一經猶言謂之道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而言也語脈循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第二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己之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四節言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雲峰胡氏

率性之謂道其昭著於日用人事者只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已孔子之言說道具於人心而見諸日用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未嘗遠於人也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豈假外求哉若人之爲道者厥其卑近以爲不足爲却乃難若臣父子夫婦要幼別文之間而務爲高遠難行之事自以爲道在是矣殊不知循其自然之性便是道難人事而求之高遠所知所行皆失其適宜而不由夫自然便非所以爲道矣陳氏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朱子

詩人說手中執着斧柄去砍木做斧柄其長短法則不必追求只手中所執者便是則詩言如此然執着斧柄去砍斧柄法則雖是不遠畢竟手裏執的是一性砍的又是一柄猶有彼此之別故自伐柯者視而視之猶以爲遠也若君子之治人則不然人人本自有此道理只是不會依得這道理却從那不是道理處去故欲治之不是別計

循道理去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之而已若其人能改則是善矣更何用治他而責之以高遠難行之事也道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亦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如木木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只從西邊邊隨得歸來東邊便了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也淺說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是盡己之心無少偽妄然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然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他地人亦要無他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慈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忠以心之全體言忠就每事上言忠恕兩箇離不得恕非忠無所本忠非恕不能行然必存於心者能忠然後行於外者能恕也還是自此至彼非背而去之之謂道即率性之道只懷實然之實理言乃衆人之所可知可能者也違道不遠是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過推己以及人而已黃氏

自愛人言之道本不違於人但人爲私慾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乖違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而待人按復己推己心之真實者以及之雖亦能與運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

其去道也何遠哉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  
事不待勉而能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  
於道獨為不遠也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已此已所不  
願也則盡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已之心不以已之所不願  
者而施之於人焉道便是忠恕之理蓋以已處人則道之不遠於人  
者可見而不願勿施亦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朱子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  
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道不外於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未能  
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未能如其所以資  
人者耳所求乎子四句言君子之道求是責望的意思先施是先知  
於人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難也視其責人者  
而已此便是則也庸是平常行是踐其實謂是擇其可庸德庸言所  
該自廣而意之所至則在子臣弟友之道耳慥慥是篤實貌實美之  
者願恭之意也自庸德之行以下正言君子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  
此乃實下手處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也雖亦自修之事但自修意  
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朱子  
自貴已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我於這四件的道理一件也未  
能盡得四者維何我之責乎子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  
事父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  
以事君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我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  
所以事兄者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我者如此而反求乎

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  
所欠闕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則已具於此我國未能矣然不敢不以  
之自修也若夫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  
而踐其實以是道而發於口者庸言也庸言則體之而擇其可施德  
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如此則行益九庸言易至於有  
餘有餘則不敢盡如此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說出來的都與所行的  
相照顧無有言過其行者矣行之力則行將去的都與所言的相照  
顧無有行不逮言者矣言行相顧如此則道有諸已而所立者皆實  
地且言論亦皆親切而非無實之空言豈不慥慥篤實之君子乎此  
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爲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  
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朱子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此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上章言道不遠人是就身  
上說此章言素其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說變通備兵  
素是因其現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想也位是所居的處位行是  
爲其所當爲即其位而進行乎其中也以其言下句以心言此二句一  
章之綱只是一套裏下文分應之蓋素當貴行乎富貴條且發明素  
位而行的在上位不墮下條只欲發明不願乎其外意觀二條四箇字  
第三條五箇字不字意顯可見存疑

道固未嘗遠於人然人之地位又不同各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  
目盡其道而分外妄想便亦不是君子了君子但因見在居居地位  
而行其所當行的道理未嘗於本分之外別有所願慕也直解

素當貴行乎富貴素當賤行乎貧賤素當行乎夷狄素當難行乎患  
難君子無入而不內得焉





君子之道四字宜連帶下面詳如行遠必自邇邇之不可於道字斷了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義聖人之道看詳如以下方作進爲之序以君子之道提足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邇是近處早是低的邇者卑者下學人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絕不外知行二者

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而進之則有序矣蓋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本於灑掃應對之末譬如人要往遠處去不能便到那遠處必先從近處起一程一程行去然後可以至於遠時如人要上高處去不能便到那高處必先從低處起一步一步上去然後可以升於高邇者此道也而遠者要亦不出乎邇之外早者此道也而高者要亦不出乎卑之中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

而漸至於行之極凡行道者皆當如是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安爾室家樂爾妻琴瑟亦是小雅樂之篇就是彈瑟琴都是樂器聲相應和也合亦是合

自舉一舉言之小雅之詩說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偕好樂合如瑟琴一般和之至也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和樂而且耽樂之極如此是安爾室家樂爾妻琴瑟矣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順是安樂室家安妻子樂是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下面和上面自然安樂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通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指此一事而言耳

夫子謂此詩而贊之曰妻子不和兄弟不睦皆貽父母之憂人能於妻子室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夫兄弟妻子之順日用常行之事也必能和於妻子室於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非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乎然則學者於道誠不可不循序而漸進之矣

子曰鬼神之事

此章意自費隱章來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日用之關無不在此後四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此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兼費隱大小而言即察乎天地意也節總論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德所以盛三節以祭祀兼管人之鬼神就其親切若見者言之四節與二節同五節又總費鬼神之德皆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爲下文諸章之始

鬼神之事也

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天地之功用一氣之良能其至而伸者爲神反而縮者爲鬼理形而上氣形而下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是其靈處雖言氣而理實在其中論來只是陰陽屈伸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爲德猶言性情功效只是鬼神實然之理說用上說不是別有一物鬼神之德便是中庸之道非有二也中庸以理言故曰至鬼神以氣言故曰盛上下章自恁地說忽然中間插入鬼神一段在這裏也是爲飛魚躍底意思所以本猶只說微之顯顯之不可揜也如此

君子之道費而隱故獨舉費而隱已默具乎其中然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而非空無之謂也夫子之言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者亦人則日用人倫之際及其至則天地不



窮寒若不動靜不窮屈伸耳。至之謂禮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屈也。鬼神之實不越此兩端而已矣。蓋二氣之公實一氣之運而變之。日月寒暑之所以往來存息。秋冬之所以生長收藏者。是孰使之然。乃鬼神也。皆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之者。故造化之妙不可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有是理便有是氣。以其為二氣之靈。所以人而靈。靈絲忽其大也。是道而包羅天地也。是道而微鬼神則造化無遺矣。然則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朱子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不可遺。禮物其與物為體。理氣兼在。非謂造化生物也。體物諸生。死不可遺。是無間遺。滲漏體物而不可遺。用鬼轉看。却是鬼神為主。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乃是有這鬼神。便有此物。無鬼神。便無此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體。猶云。即鬼神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視不見。聽不聞。與體物不遺。只見一物。事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虛實而隱。自人之行道言。故但言其費而隱。自在此以鬼神之費。隱明道之費。隱故先及其隱。而後及其費。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復寧健氏

中庸 卷十一

手

何以見其盛也。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即物而觀。物各有始也。誰其始之。陰陽消散。鬼神之來而伸也。而物以之始。物各有終也。誰其終之。陰陽消散。鬼神之往而屈也。而物以之終。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凡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蓋常自洋洋生流。與天地通。不關於聰明代謝。是鬼神雖無形。而福禍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其德之盛也。何如哉。朱子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齊是齊。齊明是明。齊其心。盛服是冠履之屬。不專指衣。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承是恭敬奉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是其所當祭者。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左右是兩傍。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洋如在。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若鬼神有以使之耳。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凡體物不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其潤。此即是從全體中提出祭祀之鬼神來。說即其親切者。見者言之也。朱子

且以祭祀言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於以奉承乎祭祀。方祭祀之時。但見其洋洋流動充滿。如在吾之上。焉如在吾之左右。焉未嘗使之。而若有以使之者。鬼神精爽。其與人齊明相接。此可見鬼神之妙。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無往不

中庸 卷十一

手

在。故發見昭著於祭祀時者如此。然其有一物之不備。又安能使人祭之而盡其誠感之。而無不應乎。此體物不可遺之驗也。朱子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是况。是厭息。三箇思字。格是語助。辭三句。仰上弗見弗聞。節意但不專指祭祀時言耳。象引

大雅抑之詩曰：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得而測度。况可厭息。而不敬乎。信乎鬼神之無物不體也。朱子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微謂不見不聞。前之所謂隱也。顯謂體物而不可遺。前之所謂費也。誠是真實無妄。指鬼神之實理而言。只是實有此鬼神也。此說鬼神之神。而終歸於誠。又該貫上章首五句。是不止為祭祀言。誠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不贊鬼

神之德而結之以此蓋鬼神之神所以感者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

一微而別爲鬼神之神也朱子

視不見聽不聞微也而即體物而不可遺微之顯也夫鬼神無聲無

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是皆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者

造化陰陽之氣誠者造化陰陽之理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此理雖

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

掩如此夫然則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

孫保之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則爲德

微矣後二章亦此意首節言舜之實事二節言理之必然三節言善

惡之應所必至四節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末節以大德必受

命結之

命結之

大孝是異常之孝二字是連功效節讀了此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五

句皆是孝之目所以發明其功用之大也然必以能爲聖人序於尊

富受保之上此又其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德位名序相對

行不辱其先誠能改父之行變惡爲美已足爲孝而神之德則下

於聖人其所以揚名顯親者至矣大孝也凡人有三德而爲天者上

德而爲諸侯亦足以榮親由爲孝矣以能極其盛至於天與人親而

其尊爲天子則其親爲天子之親尊親之至也非大孝乎凡人之養

親或飲水可以承饋或每食必有酒肉亦足以爲孝又或體順而有

百乘之入或受甘而享百里之國則其爲養已榮况其富至於奄有

四海之內任土作貢皆可爲養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非大孝乎此能

爲敬世之順以祀其先祖此亦大孝也凡能養其子若孫或以

實延於世者亦可謂之孝矣舜則紹堯有天下本支百世封有爵也

以財以積物養引之其子孫所保之業又非其德之可比也夫大

也宗德爲聖人而其餘又皆聖德之所蘊此舜孝之所以爲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必在必然之辭自亂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命理之必然者必得其

位是凡有德者皆必得其位非專言必得天子之位然聖學祿名是

人人稱頌皆是多歷年所上言身富受保不及善此乃言義可見上

文意重大孝上全無幾兩意此方以德爲至而言其位得是福也此

亦是即得之事言其理如此非專就舜一人言也且舜事安在本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是質性篤是厚是加非全好字因材而篤是因材而加厚也手栽

是扶植培是滋息傾是傾化覆是敗此言天之生物其理如此實以

喻人栽傾是其材培覆乃因而篤也此節因材意重家引

不觀人之生物乎凡天之生物必皆因其本質之不同而異其所加

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覆覆之天非有意於其

開也成其自取焉耳蓋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

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天之於物其理自然如此也

東陽許氏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安民宥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寧當依詩作顯今是善休是安

佑是助申是重也又申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節東陽許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五

註

詩大雅假樂之篇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心德既宜於在

下之民又宜於有位之人以是能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至天既從

而休佑命之又從而申重之而受祿之無也東陽許氏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是受天命而為天子此一句總結上文意還是就身生統

結說不得受命存疑

以此觀之可見有大德的聖人必然受皇天的眷命而為天子今舉

既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裁者也君子之嘉樂也則其受上天篤厚

申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尚何疑哉此庸行之

常推之以至其極者聖人之事費之大者也張理初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費之大者言中庸首先言本人

之性情次言學次言王道也程子

無憂是文王之所致猶舜之德為一人尊為天子後人之曰文王然

也作是列節述是繼述文王之無憂如何說道是道之所在泰無憂非

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君子述之者繼

志述事之事非道之所在而何則節言文王之事也存疑

孔子之言說自古帝王創業守成皆未竟有不見處蓋莫為之前後

將何述實為之後前將何傳是皆不能無憂也若無所憂者其惟周

之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而為之父以武王之聖而為

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於國子焉不承厥志而述之於後前後

皆得其人述作皆無遺憾父子相成正得天地好處也無有一此不

足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存疑

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五

註

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續是繼大王是武王的曾祖古公亶父王季是武王的祖季歷文王

是武王的父緒是業此正謂繼世耳壹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

戎衣是甲冑之屬壹戎衣言壹著戎衣以伐紂顯名是光顯的名譽

此言武王之事也存疑

以武王之事言之大王季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其時人心天命已歸為王之基矣至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

的功業困紂惡之不悛天命人心之極有不得而辭於是見一著戎衣

以伐紂而遂有天下夫以下伐上其事近於不順其名似乎不美宜

乎失其名也然諸侯率從萬姓悅服人人愛戴稱美其身雖不會失

了天下光顯的名譽以其尊則山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以言其處

則由西岐而盡有四海之內上而宗廟則降以天子之祭而饗之下

而子孫則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而係之武王之事如此亦皆道之所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也

本節老武王末受命不歸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  
之意而言耳成是成禮德是尊祖考親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不言文  
王者蓋武王在時文王已追王矣但以未受命未暇推及大王王季  
始後然讓耳先公是祖緜以上至后稷斯禮仰上祀先公之禮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見使皆得以生者之祿追享其親至祭祀而下  
文父為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不可以葬祭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並言既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下文只言大夫士所以為禮  
自諸侯至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可以掛推也喪  
禮又是因祭禮而及之於喪禮意尤舉期之喪是諸父昆弟之喪達  
乎大夫是大夫猶服之諸侯則絕達乎諸侯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  
於下也達乎大夫天子者自下而達於上也此達字與達孝之達字  
意殊不同父母之喪節三年之喪只是申明上一句周公成文武之  
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無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  
禮也只管判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見一轉語各而言之總是一  
推已及人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也此言周公之事也  
以周公之事實之舉人以立法度為大事文王末為天子於一應禮  
制固非其功當為武王年七十受天命於禮制又有所不及處是文  
王武王尊祖考親之德固有未成者至周公輔相成王才一一推

成禮之如大王王季何特蓋以侯爵也周公於是推文武之意而追

王之會古公為大王王季歷為王季祖緜以上至后稷何特以侯  
禮也於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天子之禮祀之歟不備自盡其季  
而已又以其親報本人心所同也於是出斯所制之禮推而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以其生者之祿追享其親也如父為大  
大夫子為士與葬固以大夫之禮突而祭則以士之禮焉如父為士子  
為大夫與葬固以士之禮突而祭則以大夫之禮焉葬用死者之禮  
使死者得以安其分而祭用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伸其情也不特  
此也又制為喪服之禮期年的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通行之  
天子諸侯使不行了大夫之喪未能敵親猶為之服蓋不得而臣之  
也期年之喪未能敵諸侯貴則不為之服矣蓋得而臣之也若三年  
之喪則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蓋以三年之喪父母之喪

也彼諸父昆弟猶可以伸其貴貴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初無貴賤之別故凡為父母喪者無貴賤一也凡此皆天下之大  
經前世所未備周公推文王武王之意立為定制更不可易是其所  
以成文武之德者如此此周公之事皆中庸之道費之大者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此承上章而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皆所謂費而隱也  
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  
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來之以為訓也  
達是通達亦是天下之人通謂之達達之亦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  
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  
因以達孝稱之所謂亦上章而言也

孔子之言說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家無大舜動人耳目處天下人

安得通傳之若夫武王周公之孝天下後世人皆知之故皆稱其

大序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能繼是繼繼志是心之所之者述是傳述事是所行者兩箇人字都指前人此以理言只宏懸空說來此以禮武王周公之達孝用下文孝之至正與此相應

武王周公之達孝何以見之夫所謂孝者必祖父在日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吾因而成就之然後謂之繼亦必祖父在日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謂之述蓋凡理所當為時所可為而又分所得為固即前人之志亦即前人之事也吾能曲體前人的意思要接續出來這便是善繼其志吾能效前人的功緒要傳述將去這便是善述其事器道一而已矣所存今天則不限古今而隔世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留學堂

自相感所為當可明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考諸先聖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以謂之孝也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為禮法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此固其繼志述事之大者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饗衣薦其特食

春秋是春秋之時來本秋則冬夏可知修只是澆掃掃整飭使其嚴潔之意祖廟是天子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器是先世所藏之重器衾衣是先祖之遺衣服設之以授尸也特食是四時該用的品物此以下皆修造之教也

今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何莫而非善繼善述者哉其禮云何每春秋祭祀之時則於祖廟之門室寢室必洒掃整飭之以致嚴潔而不敢慢也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則隨所存而陳之以示能

守而不敢失也先祖之遺衣服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隨所安而薦之使神有所享而將吾生事之敬也武王周公所制時祭之禮如此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宗廟是最高曾以上廟宗廟之禮當歸云宗廟序立之禮序是次序宗廟之次左為昭昭者陽明之義右為穆穆者陰幽之義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而子孫亦以是為序序昭穆全屬生者是祭太廟之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自為族尊者在而卑者在後皆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不是昭一行之尊穆一行之尊而已如周公一行父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皆指公卿大夫士異姓之在王朝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卷一

留學堂

言序爵是凡與祭於宗廟者皆序昭穆序爵皆指助祭者而言位之尊言事是宗祝有司之職事辨賢是分別其人之賢能旅是眾酬是饗飲旅酬是皆之長舉歸於兄弟之長長兄弟舉歸於賓之長舉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下為上是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歸於其長俱先酌一杯尊飲也逮是及此賤字與上不同上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在下者此賤字指賓之子第五人兄弟之子無是祭畢而燕於殿毛是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齒是年數序齒是昭與昭序齒穆與穆序齒

以宗廟之禮言之當祭於宗廟之日凡子孫兄弟同姓與祭者其班列行次各有定位斯禮也所以序其何者為昭何者為穆昭與昭齒而穆不得以間之穆與穆齒而昭不得以參之使等輩先後之不至於紊亂也異姓之賓來助祭者有公侯伯子男形有卿大夫士焉其

前不同於祭之時而序其或在而武在後都有節次第者所以分排其孰為貴孰為賤使尊卑不至於陵越也祭必有事如為宗而為祖為祀而為禮與夫贊裸獻饌豆蓬之類皆事也必於同姓異姓之中而擇其德行之優戚儀之美禮事之純熟者為之蓋祭祀以任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其具人之賢也序爵所以貴貴者宜在而序以祭將畢之時行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部使他人舉及賤者使亦得因事以仰其敬也序事所以賢賢者若在所前乃於祭既畢之時異姓之賓皆退獨同姓之親於寢到這時節不論爵位之尊卑但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其次雖公侯之少者亦在親大夫之上若此者蓋同姓比之異姓為親所以昭與昭與穆與穆而而使長幼不至於失序也夫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遠賤者幼幼也序齒者老老也二祭之間而大經以正至思以宣文章燦然禮意周浹如此而天下之事盡矣 蓋曰曰氏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卒之至也

踐是踐履五箇其字皆指先王而言位是主祭者之位即先王之位也行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踐位行禮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奏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以使踐行奏者武王周公也而皆本於先王正見據述處所尊是先王的祖考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死是始死亡是既葬皆指先王之至也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此皆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朱子

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既善且備如此此對越祖考之位與達

所行之禮所奏之樂先王雖未必有是志設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志亦可知矣武王周公體其意而制作之是凡後來未祭者所崇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者即先王之禮所奏者即先王之樂祖考者先王之所尊也祭祀之禮 東致其誠敬祖考未嘗翼與乎對越之如在而先王之所尊者於是敬矣子孫臣庶先王之所親也祭祀之禮一舉兄弟成在賓客畢中禮制詳盡而仁意周流而先王之所親者於是愛矣是武王周公於先王雖死事之如在生前一般於先王雖亡事之如尚存活一般而繼志述事至於如此其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是卒之至而無以復加矣非達孝而何 存疑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締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祀天於南郊惟天子得行之社是祭地天子以下所同上帝即

是天以其主宰事而言則曰上帝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時是五年之大祭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祖配之惟天子得行之是為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於太祖廟而以整廟之至合食是為祫是秋祭天子以下所同則時皆祭其一二耳其先是祖先示字與親字同章是乎掌禮諸掌是易見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有知行意上文孝之至也以宗廟之禮言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則兼郊禘之禮言悉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一祭祀之闕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矣 朱子

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社之禮蓋所以奉事上帝而達其覆載生成之德也宗廟之禮蓋所以祭祀其祖先而盡吾報本追遠之情也事上帝所以正天下之大本道之所自出也祀乎其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

義之所由始也。這都是國家極大的禮教。其義深遠。非聖人不能作。其可以淺見薄識窺測之乎。苟有能明乎郊社之禮。神嘗之義。真有以是為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見。則知此道固一本。而原其感應之妙。無所間斷。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理。流行著見而已。又何人道之不可明。何人心之不可感。其於治國。情視諸章之易矣。夫武王周公之制。禮不恒善。禮乎先王。而又可通於治道。此所以盡倫盡制。而為中庸之道也。與。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聖

切

白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中庸卷之十二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

靖子

哀公問政

此引孔子之言以釋文武周公之精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為政本乎庸行也。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而所謂誠者實一篇之樞紐。天道人道又為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詳言修身之道。以明治人之本。在於修身而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九經四節。詳言治人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而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治已之事也。經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切

之人存政。舉是一篇總屬。一意反覆推說。存疑。

哀公是魯君。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故說。

哀公問人君為政的道理當如何。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是木板。策是竹簡。策以象簡。方一而已。其人不必拘文武字。總是

有此等君臣也。息猶滅。古語。

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然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答之曰。

君欲行政。不必遠求。惟在法祖而已。我周文王武王是開國的聖君。

那時又有周公召公諸賢臣輔佐所行的政事。都是酌古準今。盡善盡美。

的。如今布列於方策之中。如周官立政諸書及周禮所載紀綱法度。班班可考也。但其人不在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焉。

又有臣如輔文武者焉。則文武之政可復舉矣。若無是君臣。則其政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便都息滅了。載在方策者。不過陳述而已。徒政豈能以自行哉。上賢  
人兼君臣。即其人存之人也。道是道理。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我植。  
蒲盧是蒲葦。草之最易生者。上言人道敏政。重在人字。下言夫政也。  
者。重在政字。又是一意。朱引

所謂人存政舉者。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這人的道理。最能敏政。  
何等快速。就似那地的道理。一般。土脉所滋。凡有所栽植者。隨植隨  
長。無不快速。而况夫政也者。是聖人行下的。至精至備。又是最易行  
者。就如草中蒲葦一般。比之他物。猶為易生者也。人存政舉。其易如  
此。朱子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政即政舉之政。曰人身。只在人存一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二

字內。在人人字。指賢臣。即其人存之人字。一邊地對指君身。道即下  
文天下之達道。所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  
之信。是也。修身以道。是以身去體道。使身皆在道理中。存一心之  
全體。道與仁非有。致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義理。公共之名。  
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即其用功歸宿之地也。修身修道。亦切無  
先後。是自身上說。歸心上。仁兼心之德。愛之理。言聖賢言仁。處便有  
箇溫厚慈詳之意。帶箇愛底道理。故下文便言親親為大。修道以仁。  
即下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勇不過始。終成就此仁而  
已。史氏伯著

由人有政舉之易觀之。可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所以為人君者。要  
求文武之政。只是擇賢臣而任用之。得其人。則股肱良而廢事。謀政  
事自無不行。而人君一身。又是臣下的表率。欲取人。必須先修自己。

的身修正已。身然後能知人。能兼人。則賢人至而樂為之用矣。至於  
修身。又必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理。凡親親。序別位。或天  
合。成人合。要皆吾身所不能離者。是以人之修。理其身者。要當以此  
自律。務使各得其道。然後吾身始無玷缺。污壞。處是謂能修。理其身  
者也。而修此身之道。又必以本心之天德。使溫厚慈詳周流。而無間  
則倫理之間。都是真心實意去運用。道自無不修也。蓋能仁其身。則  
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朱子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愛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  
也。

人指人身而言。仁是生底道理。人是具此生理底。上親字是親愛。下  
親字只當作父母說。仁無不包。以親之一事言。仁而仁莫非全體切  
不可謂親親乃一事之仁也。親親為大。與五達道相對說。未是與仁  
附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三

民愛物對。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切  
要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  
親。便是敬此意。安是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主人言尊賢是會眾有德  
的人。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宏對。殺是降殺。五服之節。降殺不同。等是  
等級。公卿大夫。其尊各異。禮是節文。斯二者無過不及。不直截而回  
互之意。所生。是生乎其間。殺中有等。等中有殺。殺是人事。禮是天  
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自然。有以節文之也。為下文知天張本。  
說仁了。又說義所重不在親。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禮所重不在禮。  
在知天也。故下文以忠事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收拾也。存疑

修道用必以仁。而非他也。即是天理也。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  
以生。具此生理。自然便有禮和樂之意。則所謂仁者。即具此生理



之人也夫仁而謂之人則固無所不愛矣而親親則仁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苟能親其親焉則愛由此而立而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親親爲人也至於所謂義者亦非他物也本吾心以處乎事理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然義雖無所不安而欲於事得宜則莫過會賢能會賢則親親之理明而天下之道亦將以次而明矣是會賢爲大也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然親之尊之其中又自有階降殺等級這便是禮如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有階殺等殺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是皆天理自然所以節文斯二者而無過不及之患者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四

留學堂

此一節是收拾上文之意事親是以仁事其親知人是自賢否之別賢者道之不肯普遠之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道人知人帶事親來說只是謂知賢知天則兼知親親之尊賢之等也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起頭處上文修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級上說是燦然者然其燦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天地自禮所生也以上惟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以下釋其天之所由貴自爲政在人推之以至於身以仁所以明爲政之本在於仁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之而至於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知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又爲下明善誠身張本也

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可見君子一身關係最重若不先修其身則其本不端何以取人而爲爲政之本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親親爲仁之大可見事親是修身的先務仁之所發而最切者若不能善事其親則施之無序失爲人之本身不可得修矣所以思修其身者不可以不善事其親也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苟無下官者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安而身身危親親者有之矣所以思盡事親之道者又不可以不知人也至於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都是天理之自然不用人安排未知天見事頭緒多知天了便這裏都定所以思知人以事親者又不可以不知天也蓋天者衆理之總名萬殊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人心而在人心即事物而在事物君子致知格物以至於知得到信得及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五

留學堂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達是通達達道是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昆弟即是兄弟朋友獨加之交二字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爲朋友不交則不在朋友之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知者心之明仁者心之公勇皆氣之壯大樂此心知底極知行底極仁勇是勇於知以於行知仁非勇便行不到德是所得於天之理達德是天下古今所同得知仁勇自人生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也蓋惟有此知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此仁故能有以體此理惟有此勇故能有以強此理如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初非以其知此理而謂之知禮此理而謂之仁此理而謂之勇也然知所以開其塗轍勇所

以遂其工夫又只是成就一箇仁所以行之者一是三者所以行乎  
達道者一也一則誠而已只一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三  
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三者總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了方去  
行道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修身以道未見其  
爲何道也下推修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爲知仁也故於此蓋  
言之見所以修身者其道有五所以修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未  
盡之意也存疑

由知天以知人事觀則仁自親始而身之修也有其本矣本立則道  
生而修身之事可得而盡矣今詳舉修身之事而備言之夫修身固  
以道矣而天下古今人所共由的道理有五件修造在仁及知天  
矣然其所以行是達道者則有一件五者何曰君臣一道也父子一  
道也夫婦一道也兄弟一道也朋友之交一道也此五者是人之大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卷一 六 留明堂 藏板

倫就知天下古今所通行的大路一般蓋天下之達道也即所以修  
其身者也三者何一曰知二曰仁三曰勇知者心之明所以知此道  
也仁者心之公所以體此道也勇者氣之壯所以強此道也自人生  
帶來便有此三件了是三者乃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無少欠闕乃  
天下之達德也即所謂修造者也夫達道固必待達德而後行然要  
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則一而已矣故必私欲不雜天理無間  
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  
自此強矣蓋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而達德雖  
人所同得然無所以行之者則人欲附之有時而息而德非其德矣  
其如達道何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此存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是知此達道困而知之是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行之是行此達道  
利如實利一是生知者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不可云  
學知困知者與生知者一般利有他行者與安行者一般此節詳述  
德行達道之事不分三等則下等人望上等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  
己有而自疑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爲終不  
可及而自阻故言氣象之異又言達德之同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  
此德則雖困而亦不能知雖勉而亦不能成安得至於知之成功一  
處以此論之則三德爲人所同得之理信然矣存疑

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氣象或有不同  
自其知此道者言之或有上等人氣象清明義理昭著不待教而於  
此無不知之者或其次氣象清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有所不  
知則必待學而後知之者又有一等人氣象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卷一 七 留明堂 藏板

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之者這三等人聞道雖有先後然到那豁然  
貫通義理明白的去處都是一般亦各明其理而已何嘗有不一也  
自其行此道者言之或有上等人賦質純粹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  
能行之者或有賦質純多而駁少直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利然而  
行之者又或有上等人賦質駁多而純少心未能利行且須勉勵強力  
而行之者這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踐履純熟工夫成就的  
時節也都一般亦各復其初而已矣何嘗有不一也蓋達德人所同  
得其在人所得有不同者氣象之異也然雖有三等之異到知之成  
功則一者以達德之同也至是則又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  
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再也如此夫存疑此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學學字專指知好字重爲其不明而好學以明之也力行力字亦

且本不能行而力以行之是志私工夫知恥恥字重以不若人爲恥也。不可說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若自己。行其要及人表乃其恥也。即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端。近入德之門。上既言達德之名。此言本及乎達德而求以人德之事。又以其不達者言之。使其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

三達德之所以行五達道者。既如此。然或末及乎達德。則當求所以入德。彼其知則能知矣。吾未能知。而好學不厭。以求其知。知是久之。行而刻苦勉勵。致力以行之。不以自便其所。欲如此。則人衆漸以消靡。私意漸以刊落。則亦近乎仁焉。勇則知行各盡其極。而無不能知能行矣。吾未能勇。而以估人下爲恥。均是人也。人於道則能知能行。我何爲不能。是可恥也。如此可恥。則必自怨自艾。鼓發憤懣。極力向前。必欲知之行之。而不甘於人下。則亦近乎勇焉。是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仁勇者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耳。雖昏懦之極者。未有不可進也。此三者入德之事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字解做此字斯三者。指上文三近而言。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之知一般。不是空知。是真箇行了人是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夫修身以道而和仁勇則所以行此道者。君子誠能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由知而知道而修身之端以整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由仁而禮道。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八

留明堂

而修身之實以致矣。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爲恥。可恥而能自愧。恥焉。則由知恥以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修矣。故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既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而使之盡其道者。即此而在。蓋以己觀人。雖有物我之間。然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理而已。小以成小。大以成人。無異事也。故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也。既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者。亦即此而在。蓋以一人觀萬人。雖有衆寡之殊。然一箇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衆斯心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知所以治人。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是帝即所謂庸也。施之治天下國家。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九

留明堂

條而不可紊。故曰九經。九經以下。落頭便說修身。這修身便是榜上面。修身說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爲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身賢非臣之之謂。以爲依歸。準則而未益也。與敬大臣體羣臣不相混。此親親。專指同姓宗族。即親親之殺也。敬大臣。是禮貌恩數都加隆。不可同於小臣體。是設以身處其地。而體其心。子是如父母之愛其子。柔是寬懷遠人。非四夷。凡商賈行旅四方遊士。皆是懷是懷服之使無懈。故上言修身之事。既明了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爲首。然首之以修身。次之以尊賢親親。則其大者。要不過上文所云。體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此列九經之日。而自有其序者然也。

夫治天下國家本於達德達道以修其身矣而其所以治天下國家  
其道果何如耶蓋凡治天下國家其道可以常行而不變者有九經  
九經謂何百則曰修身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夫則尊賢使之講  
明治道以爲修己治人之助蓋必尊師取友而後修身之道進也及  
其文則親親同何的宗族凡施于恩澤務要加厚蓋道之所在莫先  
於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則敵大臣也九禮親恩數都宏加隆不可同  
於小臣體尊卑也以已之心度臣之心委曲周悉便如自己身處其  
地一設由朝廷以及國則子庶民也衆民之樂憂民之憂愛養休養  
如父母之愛其子也來自百工也招來百樣的工匠集於國都使他通  
功易事也由其因以及天下則柔遠人也凡四方賓客離鄉背井而  
來須寬恤之加意故百使他不致失所懷諸侯也懷服四方的諸侯  
使能常爲國蕃其無有離叛之意迨九件乃治天下國家經常之道  
四書本義集說 中册 本一 十一 留明堂 藏板

從古及今欲興道致治者決不能舍此而別有所修爲也所以叫做  
九經 直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  
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  
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蓋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  
吾身取則不惑是義理昭著無所疑慮自先事講明而言是君心上  
事諸文是伯叔不疑是政事舉無所迷眩自臨事臨處而言是君之  
政事士者百官之總稱報禮事即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百  
好勸是君待民如子庶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財用只是財  
之用財用足如穀雖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言舉天下  
之財用皆足也四方歸是四方賓旅皆傾心歸向天下舉四海內外

總言豈非畏威懼討乃畏不義以百上也此言九經之效也朱子  
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如能修治自己的身則遠邇  
從渾然全備使足以爲百姓的表率而人皆有所觀法矣能尊禮有  
德的賢人則真商啓天聰明日開開見日廣於邪修己治人的道理  
都明白貫通無所疑惑矣能親愛同好的宗族則爲伯叔諸父的爲  
兄弟的都得以保守其富貴歡然和睦而無有怨恨者矣能敬禮大  
臣則信任專一使得以展布其能臨大事決大疑皆有所贊而不貽  
之患矣能子愛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都歡欣愛戴相勸而有尊君  
親上之心矣能招來諸工人在國則通功易事農木相資事事皆有  
舉天下之財用皆足矣能撫綏遠人則四方賓旅聞風而慕義者皆  
傾心歸向而願出於其塗矣能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  
國書本義集說 中册 本一 十二 留明堂 藏板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志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簿飲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  
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是齊其思慮明是明察其心盛服是正其衣冠非禮不動此動字  
所該廣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  
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  
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此以身言而心在其中讒是讒佞的人類  
倒是非最能傷害君子者是美色貨是財貨最能移易人心者備  
是有德的人貴德是一於貴德尊其位是親之欲其貴重其祿是

之飲其富同其好惡如兄弟婚姻無相遠之意不曰任之以事者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敵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官盛是官屬衆盛任使是足任使令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尊之者如此也忠信是待之誠重祿是養之厚益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于上者如此也嗚呼使民以時薄飲是薄其稅歟日省是日加省視月試是月加考長四謂曰像惟像也寧即願給稱事是食必與事相稱焉則上其食尤苦又賞之否者反此送往是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迎來是來則豐其牢米薪芻以迎之嘉善是願留於其國者因能授任以嘉美之矜不能是不強其所不欲絕世是國邑未經廢世高已絕了繼是從旁支見商人來結他如周武丁封身殷後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如齊桓封衛治亂是治其紊亂使上下相安持危是

則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十三

留明堂

持其危殆使大小相恤朝是諸侯朝於天子聘是諸侯使卿大夫來獻以時是各有其時厚往是燕賜厚薄來是納貢薄此言九經之事也朱子九經之所以爲九經者何如蓋人君惟懼於檢束樂於放縱不一其內則無以立其本而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而制其私是以其身不能修治故方其辭也齊明以內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及其動也視聽必以禮言動必以禮而非禮不動則內外交資而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聽言則任賢不專而賢者不安好色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好之不篤而賢者去矣必須屏去那邊邪諂遠那美色輕賤那貨財只專心一意貴重有德的人如此則純心用賢然後賢者樂爲我留是乃所以勸賢也同姓的宗族常有恩禮衰薄所以怨望易生必須體念同宗尊其爵位重其俸祿他

心裏喜好的與他同好他心裏怕惡的與他同惡不至違拂其情如此則諸父昆弟自然感悅而親於我是乃所以勸親親也爲大臣的教他說理細事便失了大體必須多設官屬替他分理幹辦足任他使令之後如此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乃所以勸大臣也於羣臣待之不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能盡其心養之不厚則自顧不暇亦不能以東其職必須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盡其誠而恤其私則上無仰事俯有之累而衆趨事功所以爲勸士之道也於百姓使之不以其時則妨民之力敏之太重則傷民之財故使之必以其時而稅敏則從其薄蓋人情莫不微逸亦莫不微富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財則人遂喜富安逸之願而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矣故時使薄敏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百工技藝的人執事有勤惰之不同在上者日省視其工程又每月試其所作之事至於飲食糧廩稱當其事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益勸矣是所以勸百工也遠人去時爲之授道路之節以送其往來則豐其委積以迎其來願留於國者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乃所以柔遠人也至若四方諸侯有逆亂的等他旁支來舉積有失了國土的舉其子孫而日之內有亂則治討之教他國中上下相安危焉則扶持之使鄰國諸侯大小相恤諸侯例於天子與夫使卿大夫來聘各有一定之時不考其力也長之燕賜於彼者則厚而禮節之有加使彼之納貢於我者則薄而方物之不計恐礙其財也如此則天下諸侯皆將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是乃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此

則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一

十三

留明堂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所以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所以實其理三山陳氏  
凡人君治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道理其事與效固各不同然  
所以行那九經者亦只是一而已矣一以貫九此九經之實也修身  
不實則欲得以聞理尊賢不實則和得以謂止親親不實則疎得以  
簡親推之莫不皆然法制雖具皆為虛文矣如何可以為治乎故曰  
所以行之者一也直解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  
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皆  
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乃指其事而言則發之於口者為言  
行之於身者為行其之於施為者為事豫是素定殆是顯顯如人行  
行之於身者為行其之於施為者為事

豫以簡的一般固是容迫收是病道前定則不殆這一句又連上至  
句都包在裏面是有商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上文兩言所以  
行之者一自是皆指誠而言然不特明言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  
之以此言前定四句所以申明上豫字只是說先立定意不干誠字言  
有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也乃是所  
當豫所當前定皆謂先立乎誠不可便與誠字來

由是言之達道也達德也九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謂一者非  
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修持始能如此若平素不  
曾豫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矣且天下事未定者都有  
實地便能成立不能素定則凡事都是虛文必至一事未定都無  
言前定何言實不實說出來自是清濁去無定一語不實  
便說不去事前定則臨時自有斟酌自然隨事而前不至窘迫若平

素不會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做身之所行者前定則其行有常自然  
光明正大而無歉於心何歎之有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至屈折  
在道以從人矣道之當然者前定則其道有源自然泛應曲盡而用  
之不竭何窮之有若不前定便都理會不得所謂凡事豫則立者如  
此不然則言必至於踰事必至於困行必至於敗道必至於窮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  
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  
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親不誠乎身矣

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須實有是孝  
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誠身亦即上  
文修身至乎事理之正而言曰修身至乎天理之實而言曰誠身誠  
先立乎誠又歸於誠身者誠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質處統  
是誠也誠身即大學意誠心正身修明善即大學格物致知反諸身  
不誠是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不明乎善是未能  
察於人心天命之木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蓋天命人心之木然道  
理依然散見於事物之間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非謂  
專明其一身之善而無預乎事物之理也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察  
定之意欲哀公以是而反觀之也然自治民說歸於誠身實豫之本  
旨蓋上文自達道達德九經兩度說誠凡事豫則立又是遞上兩起  
說來言誠之當豫究其實則誠身是也明善乃誠身之工夫也

事之當豫也如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而論之亦可見矣蓋在下位者  
上有君下有民欲治其民在於彼上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  
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乎上者又不可諛悅取  
容也自有箇道理只看他處朋友何如若是平素為人不見信於朋

女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是欲獲平上者必先信乎朋友也然欲信乎朋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自有簡道理只看他事父母何如若平日不能承順父母得其歡心則本行不修大節已虧豈能取信於朋友之閒乎故欲信友者當先順乎親也然欲順乎親又非謂其阿意曲從也有簡道理只在誠乎身而已若以末諸身未能真實而無妄則外有非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豈能得父母之歡心乎故欲順乎親者當先誠乎身也然誠身功夫又不是一時襲取得的也有簡道理緊要在明乎善蓋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乃能誠身否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與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明善以誠身則順親信友皆上治民將無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道以貫之而無遺矣

中庸卷十二 七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求上文誠身而言誠是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是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惟誠之所自來也誠之者是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之道以人事之當然而言此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來之理所爾後其初也不勉而中以行言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以知言生知之智也便察是自然的意思中道如不用看路自然路中行從容中道自然之義也如百鈞於此衆皆勉強一人從容談笑而舉之非大勇而何人之道本是誠之者惟人中之聖人則不用誠之功而自無不誠是不關於誠之之數內矣故亦曰誠者又曰天之道也擇善是致察事物之理譬如十箇物中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辨善

是知至擇善是格物固是堅固執是執守擇善學知以下之半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上文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而兼實心在其中誠之者人之道則專指實心言也下誠者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自凡事深則立以下是言素定之意自此以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詳詳先立乎誠之中也

君子凡事皆當先立乎誠矣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誠者實理自然不製修爲者也是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道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用力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則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不有思察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而所知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聖人之德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塞天下之善而無一善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大而無一毫之不滿則亦天之道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善不擇則有誤謬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者矣故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實矣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暗不聞之閒亦必戒慎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中庸卷十二 七

中庸卷十二 七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博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則是問之於人。審是詳審。不相略。凡事物之理。紛紜交錯。輕重淺深。看據的可疑。是何處。而詳審以問之。慎思。是思之精。而不雜思之粗淺。下及。固不是。慎思之過。亦不足。慎所以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固慎思。明辨。是辨別眾理。毫分毫析。皆精明。不差。是為厚懇。此誠之。日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時未暇慎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去。初無先後也。朱子

中庸卷十二

子

文

朱子

擇善而固執之。固誠之者之事。然其用功之節目。又不止一端。第一要博學。蓋為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故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已治人。之方。各有次序。皆所當學。必博而學之。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這是博學之。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所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問之不可以不審。與明師好友。盡情講論。仔細窮究。然後有以訂吾所學之疑。這是審問之。雖是問的明白了。又必自家思索一番。然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夫處。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亦過當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必本之以平易之心。求之於真實之處。而慎以思之。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這是慎思之。既思索了。又以發理精微。必加辨別。然辨而不明。則毫釐之差。謬以千里。雖辨無益矣。故必條分縷析。辨其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似。是而非。何者為似。非而是。一一都明以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於毫釐之間。而不至於差謬。這是明辨。

之善。善至此。可謂精矣。可以見之於行矣。然行而不篤。則所行者。徒為虛文。而終無所成。又必真心實意。敦篤而行之。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不使一毫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這是篤行之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變學健氏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解。做止字。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即有不戰戰必勝矣之意。問之弗知弗措。是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研窮到底。使答者辭窮理盡。始得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而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困而知。勉而行者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此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道指上一節而言。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朱子



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喫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矣一句尤緊  
策便是以誠之者事貴望家公矣

凡人惟未有實用其力以變其質者及不能變則曰天資不美非  
學所能變是果於口氣也若真能以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  
力之至決可以變化其氣質之昏者雖是生來愚昧之久之亦將益  
然貫通而進於明充之而長精也况未必愚者乎雖是生來柔弱  
的久之亦將強而自守而進於強充之而仁壽可也况未必柔者乎  
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知之成功一也欲爲天下國家  
者可不務此以爲求政之本乎

白誠明謂之性白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子思承上章人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  
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

中庸卷十二

中庸卷十二

子

誠則明矣

皆有工夫節次此誠明二字自上章所謂明善誠身而來聖人不

明善合下無不誠故此先用誠字然亦自無不明了故曰誠明若明  
誠則係上章明善誠身之序以立言

自是由單誠明明誠而言非即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誠明是  
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性是所性而有明誠是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

善教是由教而入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知是  
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首章言

者直謂之也此謂之者名之也稍緩兩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言  
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則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

慢第二箇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明則誠矣此誠字則與誠明之  
誠同末二句只是結上意無成功一也之意

由夫子之言道固有天人之異然則所謂明善誠身者以誠而明

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其名亦有別教之  
別吾言天命之性然惟聖人爲全其天命之性故自扶德無不實明

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聖人全體無有不實而明磨所照無一不  
盡此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吾言修德之教教是聖人學  
若夫由教而入者則學者事也故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  
言之則亦謂之教窮理致知去其私蔽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  
學而後能此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然自誠明者誠即明  
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也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正冊  
日明自然無蔽蓋誠則自無不明矣自明誠者雖由明而至於誠然  
既明乎善無不精察則踐履之際亦自無不實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蓋人道亦可以至於天道也

中庸卷十二

中庸卷十二

子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章自誠而明者之事天道也朱子

至是極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蓋聖人之德無一之不實而極其至之  
謂也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

須說至於實理之極才說箇至於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觀  
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言獨是這樣人

能做這樣事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己性人性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  
至誠了方去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盡其性是天命之在我者

察之由之無一毫之不誠性便是仁義禮智乃指性之體而言盡其  
知行而言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

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而不

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而不能施之天下國家皆是不盡至於盡  
盡義盡知亦如此數盡字皆以已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兩可  
以字盡人之性如黎原水浸其地其所以可謂之理聖人  
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成若只是處之  
各當其理是助化育是變化生自贊化育是天下事有不恰好處  
被聖人做得恰好蓋人在天地中間豈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  
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  
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而薪炭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  
非贊助而何可以如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不  
是從此方可以贊化育參是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贊化育參天地即  
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力推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  
然而然者也黃氏海樓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三

所謂自誠而明者蓋天命之性本是真實無妄無毫毫于欠闕只是人  
為私欲蔽了見得不明行得不到自去欠闕了他底故不能盡其性  
惟聖人之德極天下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純乎天理絕無人  
欲之私為能於此性之存於心而散見於事者或精或粗或巨或細  
容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毫髮之不盡也然陰陽五行造化萬  
物比賦有生本則一原能盡已性則於人之性自能知之無不明盡  
之無不當設立政教以整齊化導之使人人皆復其性之本然而能  
盡人之性矣能盡人之性則於物之性亦自能知之無不明盡之無  
不當因其材質之宏以制其用致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使物物各  
盡其性之自然而能盡物之性矣夫天地能賦人物以性而不能使  
人物各盡其性是化育也有不能到的人聖人盡已之性即至於盡  
人性盡物性則天地做不得底都被聖人做得恰好則是能誠成補

和補助天地之所不及矣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至於有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而覆萬物地位乎下而載萬物聖人位乎  
中而理萬物聖人一人之身直可與天地並列而為三矣至誠之功  
用其大如此然亦唯真實無妄於本然之性為能盡之括出來便都  
是這箇道理而已非有所加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中也朱子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  
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章自明而誠之意發明人道也史氏傳

其大是自明誠者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致是推致曲是  
一偏之善專是主好說對全體言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  
仁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須逐事上着力件件推致其極如  
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於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三

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知莫不皆然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  
致之也只緣氣稟不齊逐旋做將去若至誠則渣滓都淨化不待如  
此曲能有誠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能無往而不實也步推  
致便能有誠形是發見於外若是顯若明是光明人所共見如今則  
廣善施於身之類動是誠能動物變是改其舊俗化是都消了無復  
痕迹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屬  
化為鳩是為應之時非復鳩也形著則動變化俱要見誠字形者誠  
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  
也形著明就己上說物變化就物上說非誠之驗乃誠之平而自不  
容已者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次至誠須自聖人本身說唯天下至  
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致曲有誠之極曲  
能有誠只是誠未見是至誠積而至於能化則至誠之妙亦不展於

聖人矣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與聖人並稱至誠唯天下至誠能  
化言若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能化還是功用謂能化上見得至誠  
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

天下至誠的聖人則統攝都是誠了合下便說那根頭一盡俱盡無  
纖毫欠闕處其次氣質不同若大賢以下比誠而未至者則未能如  
此須是隨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善端發見於此  
便從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從彼上推致以造其極如季  
子須作件致得到誠字誠字處如仁義須作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  
處這足後曲曲雖不是全體然人能一一推之以致其極則一個之  
善久之自能貫通乎全體蓋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體皆誠矣  
故曲能言誠誠既積於中則必形於外而動作威儀之間皆此誠之  
彰見矣既形則日新月盛而誠之形於外者亦以顯著矣既著則粹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誠

朱子

然益然赫然而誠之形且著者又有光輝發越之盛矣內外相  
符之機有不容掩者如此夫誠既發於外而明則物必感乎誠而動  
秉彛好德人之同然人自無不感動而興起其好善之心者也夫誠  
感我之誠而動則必隨我之誠而變木有不動而遷善改過者也由  
是薰蒸周備不但變也則又化焉變而有迹也至於化則不識不知  
而相忘於化導之中無復形迹之可見矣人已相符之機有莫知其  
然者又如此夫感人而至於化豈是容易到得的唯是天下至誠的  
聖人才能感人到能化的夫處今致曲而至於能化則亦天  
下至誠而已矣不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至誠安能感化乎人而至於  
變化莫測如是哉夫由誠而形而著而明亦即所謂能盡其性者也  
由動而變而化亦即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者也而參贊在其中矣及  
其成功一也致曲於未誠之先充著於已誠之後此自明而誠者之

中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  
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章言聖人如鬼神之神所以明至誠者之一端天道也言誠自十  
六章始前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也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  
之所以如鬼神也與十六章文不相隔而意實相承云云胡氏  
前知是豫知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  
知為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  
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顧祥是福之兆如麒麟鳳凰星  
慶雲各樣的祥瑞都是妖孽是禍之萌如山崩川竭地變星隕各樣  
的災異都是不善是善孽所以學者龜是靈龜所以卜者四體謂動作  
威儀之間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神是鬼神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至

朱子

聖人盡已及物之性不惟臨事動與天合也蓋與天地同德則其氣  
化運行亦與天地同流矣故其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焉夫操  
聖人胸中無一毫虛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豈假於術數推驗之類  
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如國家將要興隆必先有禎  
祥好事出來國家將要敗亡必先有妖孽不好事出來或若見於著  
龜一卜之間而有吉有凶或發動乎四體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  
此皆理之先見者也但人不能見耳蓋人心縱有一毫私偽便有所  
蔽唯聖人至誠無私偽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於禍福之將至感於吾  
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其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善則福既至而後  
知也不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善則禍既至而後知也夫將興之禎  
祥將亡之妖孽著龜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為也故鬼  
神無處無之無時無之至誠清明在躬合下前知故至誠就如鬼神



高泉而時出之如平康無事時是一概棄置倉卒緩急時是一  
有至誠之盛德則必有至誠之功用矣蓋惟人之誠有至不至則  
易開剛有止息之時聖人之德既極其真實而無一毫之虛偽則此  
心之內純是天理流行而私欲不得以開之自無有止息故惟至誠  
所以無息亦惟無息乃見誠之至也

誠罔所以自成然又不但成就一家一勢而已天下的人同有此心  
同有此理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化導於人使之皆有所成就是  
印所以成物也成已處便是仁仁者心之生理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心之具於內者也推成已之道以成物便是知知者心之神明知無  
不明處無不富知以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心之發於外者也成已成  
物雖有內外之殊而曰仁曰知則皆吾性之德乃原於天命而實具  
於吾心是性分中固有之德而合內外而為一底道理也惟仁知具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天 留時堂  
內外合處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由體達用由內及外總有以成已  
便有以成物誠一以貫之今天德而施化育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  
也可見仁知一道德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齊成而道亦行於彼矣  
此人道也 朱子

故至誠無息

此章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天道故至誠無息至無為而成言  
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以下又仰天地至誠無息之意以明之  
章末引文王之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  
而已功用則及物本體只是至誠無息惟其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  
物之功天道聖人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 朱子  
至誠以實心言實理同仰在其中無息是無間斷首句上便有故字  
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

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蓋言天道也 朱子  
有至誠之盛德則必有至誠之功用矣蓋惟人之誠有至不至則  
易開剛有止息之時聖人之德既極其真實而無一毫之虛偽則此  
心之內純是天理流行而私欲不得以開之自無有止息故惟至誠  
所以無息亦惟無息乃見誠之至也 朱子

不息則久久則徵

不息只如言無息雖變文字不息只是自然無息不兩處不字為學  
者用力事也久是常於中徵是驗於外久然後有徵一日二日工  
夫如何有徵驗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徵方說出  
來由中發外也 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天 留時堂  
形見於成儀發揮於事業自然徵驗而不可揜矣 直解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悠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悠是其勢寬緩而不迫促遠是長遠久是就他骨子裏無常如此之  
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則悠  
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  
博厚是廣博而深厚高明是高大而光明廣博是橫說如所謂東漸  
西被意思總是德澤及人之遠也深厚是直說如所謂溥於肌膚洽  
於骨髓總是德澤及人之深也高明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  
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此言功業者見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化育之事  
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然又要剖得分明不可只挨說過 朱子  
既久於中而驗於外則其徵之於外者都是純五之政自然悠然而  
不迫長遠而不約矣悠遠則為積者仁澤之被匪以遠則至於無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是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有今內外而言之施  
於外者無不根於中也其外之所施而中即隨之本以悠遠致高厚  
而高厚又悠久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  
久便是不悠久矣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如人之元氣內外此  
誠內外悠久始終此誠始終悠久成物是物至久則成而不壞成物  
亦只是就載物覆物上要其終而言載物如曰厚德載物成物如曰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覆物如曰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  
悠久所以成物與上文所以覆載物同例皆據見在高厚之悠久而  
善上欲明新文使先悠遠然後博厚高明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既  
博厚高明又行之悠久其實上面高明下無悠久字却是邪上面復  
則悠遠者實到此也至誠之功棄自後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  
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  
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

中庸 卷十二

至誠所積者成博而深厚即是博厚則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  
域乃所以載物也所發者高大而光明即是高明則舉天下之民有  
所仰賴有所懷庇乃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即是悠久  
則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乃所以成物  
也至誠之德在我者能極其盛則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者自然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配是配合是疆界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窮  
上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道言未方合  
言之以見一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蓋亦體用一原  
之理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始與  
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體也其  
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地高明便覆物覆物便配天悠久便成物  
成物便無疆豈略有先後耶

夫承載萬物者莫如地今至誠之博厚也能成物則其博厚就與地  
道之博厚者配合而無間矣覆育萬物者莫如天今至誠之高明也  
能覆物則其高明就與天道之高明者配合而無間矣天地之博厚  
高明亘古亘今無有窮盡故能成物今至誠之悠久也能成物則其  
悠久就與天地之無疆者通一而無二矣

中庸 卷十二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如此者只用帶配地一段不必兼管上文蓋配地配天非所以載物  
覆物者而有見字解做示字章是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不動是寂  
然不動變是於變時雍而煥然謂美無為是不待有所作為成是各  
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此節意如胞胞其仁段只  
是中實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地配天之所以然也  
至誠功用之盛至於配天地而無疆如此夫豈假於強為哉  
物流行地道之章也不待見至於誠之配地但見其積久者自然顯  
若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不待見之而後章也實行兩施天道之變

不待動至誠之配天但見其過化存神自然感應於變時雍而煥  
然新美不待動之而後變也天地博厚高明而悠久則物將自成無  
所為也至誠即天地之無疆但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  
不得其所不識不知自然成就不待有所作為而後成也博厚理之  
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是天地有自然  
之化育而聖人有自然之參贊誰謂聖人之功用不與天地並哉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測則其生物不測  
為物物字指天地生物物字指天地所生之物不測者一也一即誠  
也上言至誠無息之功用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意自此  
至貨財雖焉專言天地之道蓋天地之功用本於至誠無息則至誠  
之無息其功用足以配天地其意可見存疑

至誠之功用既同於天地然天地之功用何如亦曰誠而已矣是故  
四書本義集註 中庸卷十二 三  
天地之道雖大可以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測則其生物不測  
氣化流行全是實理為之運用更無一毫私意惟其為物誠一而不  
欺所以能常久不息而化生萬物充滿於寰宇之閒有莫知其所以  
然者此天地之道也 新安陳氏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久也  
天地之道按上文不誠說來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  
以天地之形體言博是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厚是根本靜深愈  
出愈無盡高昇降飛揚不可快滑明是清通管徹無所污濁悠是  
往來不迫變化有恒久是始而有終終而復始此言天地之道誠一  
不惑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  
厚高極其高明極其明悠極其悠久極其久為各極其盛是謂地既  
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之道極其盛在天則既高也又

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極其盛自上節天地之道以下要  
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 索引  
天地惟其誠一不惑故能各極其盛矣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  
也又極其厚也天之道惟誠是以極其高大也又極其光明也且  
其博厚高明又極其悠長也久遠也而不可以終窮也此天地之道  
誠一不惑故能各極其盛也 宋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  
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  
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一  
勺之  
多及其不測龍蛟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是小小的明處此指其一處而言之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及  
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繁是繁屬以手  
四書本義集註 中庸卷十二 三

指取物曰撮之量言其至少華嶽是西嶽華山山之最大者振是  
洩是滂涌者是國也卷石是一塊小石貨財是貨物藏者如金玉之  
類都是覆似蓋而大體似魚有足蛟似龍無角貨財如珠玉珊瑚之  
類殖是滋長寶藏興焉貨財殖焉遺另說方蓋此四條皆以發明由  
其不惑不思以致廣大而能生物不測之意 朱子

天地之道各極其盛則其生物之不測也當何如今夫天指其一處  
而言之就是昭昭然綽綽有餘明而去處也叫做天若舉其全體而言  
其高大光明無有窮盡也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布列都繫屬於其上  
焉且萬有不齊之物亦無不在覆日之下焉春天之生物不測如此  
今夫地指其一處而言就是一撮之土也叫做地若舉其全體而言  
其廣博深厚無有窮盡也華嶽之山雖大也能承載之而不見其為  
重河海之水雖廣也能收積之而不見其滿洩凡萬有不齊之物亦

不在其持載之中焉地之生物不測如此然天地間至大者又莫  
如山水若也而天地之生物皆在焉今天山指其一處而言就是  
一山之石之多也叫做山若論其全體廣闊高大的去處則各探的草  
木都於此發生諸般的禽獸都於此居住凡資物盡可以為服轉  
器用的都於此興發出來山之生物如此也今天水指其一處而言  
就是一勺之水也叫做水若論其全體不測的處則能滋養  
能魚鼈都生聚於其中凡貨財可以致用的都滋長於其中水之生  
物如此也觀山水之生物如此則天地之生物不測亦愈可知矣知  
天地則知聖人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於是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禮

歎美辭。穆是深遠不已是無止息不顯譬如說豈不顯者文王是  
文王。純是純一不雜至誠無一毫人為也。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之  
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文之所以為文非把文王之德來咏歎乃是文  
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意  
在所以字却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前之不  
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已下一亦字妙天道不已文王  
純於天道亦不已聖人所以與天合一者此而已此引詩以明至  
誠無息之意是乃天道聖人之本也。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  
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言聖人也。 吳安陳氏  
然則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周頌烈文之詩有曰維  
天命之流行深遠難測而古不化其所謂不已者蓋是說天之所  
以為天正以其無止息也。不測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將何以為天

可謂又曰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惑也其所謂之穆  
純者蓋是說文王之所以為文正以其德之不雜也。不然則積之不  
實發之無本將何以為文乎。然在天說不已在文王說純非言文王  
有不同也。蓋天道無有止息因是不已文王惟其純也故亦能如天  
道之於穆不已。為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其而夜夜而晝循環  
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閒  
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矣。此聖人之道所以合乎天地之道  
也。這純即是至誠這不已即是無息。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純乎  
天道蓋可知矣。 直解

大哉聖人之道

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首言道  
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中庸為傳道而作。所言無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禮

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言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  
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  
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 吳新氏  
道即率性之道。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  
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若以為聖人所盡者言則下待其人  
而後行荷不至德至道不極焉。都說不去了。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  
兩節而言。 新  
率性之道非聖人不能盡則道屬之聖人而為聖人之道矣。然聖夫  
矣哉其聖人之道乎。廣博周備無所不包無所不在。天下無有大於  
此者也。 新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洋洋是流暢充滿之意發育是發生長育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



收冬氣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  
是高大極是至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此意思發育萬物以道之  
功用而言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地之道即謂聖人非謂聖  
人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為發育萬物也此言道之大用  
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變等說氏

何以見其大也蓋語大有所不包語小有所不入皆未足以言  
大也唯聖人之道自其大者而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萬物雖  
多都是這道理發生長育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一物而非道也天  
雖高大這道理之高大上至於天日月所照雨露所滋無一而非道  
也蓋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而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  
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理

附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三  
論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  
也此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是充足有餘之意禮儀是禮貌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  
儀是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讓之類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而復  
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禮儀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  
此此言道雖至大而具開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  
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 變等說氏  
然其所謂大者又以其包乎小也使其小者未能充比而有餘  
是於全體有虧欠也故自其小而言之則優優大哉禮儀如冠婚喪  
祭朝覲會同之類大者有三百條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  
進退升降俯仰揖讓之類其中之小者有千條三千之中無一而

得其人而後行

非道也三百三千無過而非此道之所形見都無少許空闊處此道  
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者天之貨也 變等說氏  
總結上兩節其人指聖人說要變關著道之大道之小處道之大處  
道之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陳氏  
大無不包小無不入聖道之大有如此然豈可以易行者哉必德性  
弘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道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  
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蓋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  
道也 變等說氏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曰承上文說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發育峻極三千三  
百皆至道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是得於己者固是  
但此章却連兩說說若奉說來就便難了德之大小各極其至至  
至德是聚會的意思疑字最緊若不能凝便沒字子屬自家放下  
文遂言修德事 朱子

知新敦厚以崇禮

必得德性弘大學問精到之人而後是道可行則必德之大小各極  
其至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不  
凝聚此道而行之養廟次淺狹則不足以會其全讓見粗疏則不  
以全其細道自道己自已列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變等說氏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  
知新敦厚以崇禮  
命是恭敬來持之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乃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是由如去欲他相似謂循其則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循其  
進為之方也問學是格致誠正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

功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學問只是知一過不用行也不必於中又分  
知與行尊德性而道問學這一句是綱領尊德性是存心統下四句  
上牛截道問學是致知無知行統下四句下牛截致廣大極高明至  
故致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五句上  
截皆是大綱功夫簡約下截節目多皆是細密工夫存心不大故用  
力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致知工夫非十分細密不可此本是一  
事細分別有十事其實又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  
將箇尊德性去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致是推極廣大  
高明是說心之本體致廣大是心胸開闊無此疆域之殊極高明是  
是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纒累於人欲便卑汚矣極高明是言  
心道中庸是言中底事立心超於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欲所累是高  
明及行事則德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溫是溫習猶尋溫之溫故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堯

聖賢

是已知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原有的故曰故不以爲廣大之已致高  
明之已極者蓋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知新知字重所謂日知其所  
未知也雖良知亦是知然理義無窮學到一分仍有一分未到處須  
要日新月盛知其所未知如今日知得這一件明日又知得那一件  
即無不知之矣而於所知者又要逐節詳求必無不通曉方好故曰  
日知其所未知教是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原是查實朴實此朴實仁  
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慈愛惻世之意所謂良能其  
本然正大微厚是愈加他厚重崇是崇的積累的意思禮是天理之  
節文崇禮如坐如立如齊如祭是禮節之節皆是其改而爲以  
處亦不必拘道中庸是處事崇禮是謹節文分明躬行亦謂之致知  
者蓋行到恰好處無此子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理會  
得到一箇恰行處方能如此禮之節文至繁密要一一依他行須是

夫行豈敢就其所重書之總歸之致知耳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於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體之細處只道  
首便分兩節了故五句又相因而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德性至  
敦厚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下一截便是詳密處存心  
以體道體之大處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處前便便一節  
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  
截只管渾淪茫然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  
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蓋上面一截是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  
方有捉處故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此是說  
修德變道的工夫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堯

聖賢

至道必待至德而後行蓋以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大者天  
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知之性而人物之生罔各得其所賦之  
理以爲體類五常之德此之謂德也使不有以命之則無慈德慢  
失其本管之體學問循何而道致君子之學類尊德性以全其大德  
敬恭持把做一件物事存心崇禮起他而不至於失墜却將箇尊德性  
來道問學循其過爲之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  
物物莫不在所窮究極夫事理之當然者以盡於小此修德變道之  
大端也然德性之中爲理以備本自廣大也以私意蔽之則非惟無  
以致其廣大而廣大者轉彼小矣故必加涵養之功不以一毫私意  
自蔽心胸胸闊都無此私欲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然徒致廣人  
而不學於禮之敬於事者不能盡則流於空疎又必析理不使有毫  
毫之差而盡其精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備本自高明也只爲外面  
物欲所動則爲他累得卑汚污濁了非惟無以極其高明而高明者  
轉卑暗矣必加涵養之功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以一毫私欲自

聖則其心峻潔無汚下昏其意自然能高明明然從於高明而不學則於事未免有過不及之差又必事事件件理會得一箇恰好處無過不及而適乎中庸焉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下溫故則本然之良知自我而失必有以溫之而溫之味深然其理無窮溫故而無知新之學則不能盡性而知天而所知者有限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故溫故又須知新而於理義則日知其所不知焉德性有本然之良能所謂厚也不放厚則本然之能終於此而不能長進必有以放之愈加他厚而持守之力固然漸又無限故厚而無崇崇之學則細行不斁察察大德既根根柢不能稍小以成大焉德性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故敦厚又須崇崇而於節文則益謹其所未謹焉夫敦廣大極高明與夫溫故敦厚皆尊德性也所以存心而極夫道體之大也蓋精微道中明與夫知新崇禮皆道則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聖

疑矣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驕是於德倍與背同不倍是忠於上而不背厥與是與在位如與賢與能之與言足以與此對默而云也無道而默猶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收收效者固多也有道而言術言之類而推之其所重而敬為者尚多也居上不驕宜默足以容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賢徹了後盛德之容自然如此詩是大雅庶民之篇明是明於理也其察於身保身不足遂則言只行中言自然無害而面許多大工夫及於身上收效豈只是明行保身而已引詩是通證上文若上不至

聖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

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大小兼該精粗不二一齊理會貫徹了則道理爛熟之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左之右之無不交之矣是故使之居上位便能成就業業盡那為上的道理必不肯恃其富貴而至於驕於使之居下位便能安分守禮盡那為下的道理必不至自干法紀而至於違背國家有道之時可以出而用世他說的言語便都是經濟的事業足以感動乎人而興起在位國家無道之時常見幾而作他就藉光潛默以自容其身其居上居下處治處亂無所不空如此大雅庶民之詩有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見得道理極分明了行事都只是中庸順理而行自然災咎不及其身其仰君子處上下治亂而皆安之謂與此君子學至誠之道故中庸之行亦能如此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

聖

疑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此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首節是孔子之言以下子思之言也未節又引孔子之言作箇樣子此為在下位者言故於愚者特詳以此發明人道也

愚是無德自用是妄作聰明愚是無位自專是僭為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反是復即是改作矣裁是災禍皆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者

子曰愚者不可自用而好自用強作聰明而執己見以妄作愚者不可自專而好自專不安名分而逞私智以僭為若今之世當遵乎前代之法却要復行前代的古道夫時不可為而自用自專這等的人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災禍必及其身矣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天子是受命而為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漢是議定禮是親疎貴賤相接之禮如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又如父子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如何相接朋友又各如何相接之類制字活字用度是制國家官制中與之類考是考其正不正文是書名各則其字之聲音也如天子此言觀之惟有五者受命而得天下乃改正朔易服色天下亦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一念之微而無毫髮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被他剪截成過截然而不可犯如親疎貴賤相接之禮惟天子得以議之非天子不敢議也官室車服器用都有一定的等級惟天子得以制之非天子不敢制也書寫的文字都有點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是子思自謂當禮是禮之度同軌是軌之度行同倫是倫之度也問廣狹如一皆是書同文如車字如此寫天下之人皆名之曰車也行字如此寫天下之人皆名之曰行也行是人所服行是次序之體同倫是等威倫文皆如一也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書同文與考文應得同倫與該禮應同軌同文同倫正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

子所制之度至今不敢更變也以書而論為者固非一人而其言行者固非一人而其親疎貴賤的次序都是一般是天子所講之禮至今不敢踰越也當今一統之盛如此豈非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無敢自用自專以反古者哉

樂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此承上文而言禮樂即所議之禮所考之文所考之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蓋該之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也三者皆同如此可見作禮樂者必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而後可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無制作之本且不敢輕易便為制禮作樂之事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無制作之權亦不敢擅便為制禮作樂也

子曰吾欲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禮即上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夏禮謂之說者夏禮當時無可尋處但孔子旁接博採或聞一以知十或聞一以推百故僅可得而說也杞宋是二國名杞是夏之後宋是殷之後其禮是禮則存是一二之存吾從周是行今之道此引孔子之言作簡牘子見雖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吾從周正不得位而妄為下不倍之道耳

富世之法我難習之豈可得而從之乎惟我有周之禮文武之所  
書至精至富凡方策之所有與不賢之所識吾皆得之是也  
今之所用天下臣民所奉有尊卑而不敢違者皆禮之所從  
者亦惟在此周禮而已夫以天下之聖主於周時且於禮之所從  
惟說之習之而不取以從之則自用自專而生今反古者豈能下  
不信之義哉前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此承上章若上不論而論亦人道也前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論在  
位此章為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朱氏公考  
王天下即上章之天子三重指禮禮制度考文說以其為至重之舉  
故曰三重寡過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陳云  
世為天下道者此也考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禮

禮記

君子之王於天下也其事莫重於禮禮制度考文王者有此三重之  
道焉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不暴虐家不廢而  
天下之人其得以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寡過矣乎考引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  
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是時王以前徵是證下焉者是聖人在下位是時王以前  
不可露出夏商字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  
無民字下方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  
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  
信上說說民不見信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不信不  
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此是正意思下本諸身節文意自相照應然  
然所謂王天下者乃有德而又有其位者也如時王以前露在上世

其禮雖善然世遠人亡於今已無可考既無可考則不足以取  
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聖人窮而在下約雖善  
於禮然身屈道窮而不在尊位位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  
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不信不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考引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故字承上文君子即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禮禮制度考文之事本  
諸身是有其德微是驗驗其所信從二王是夏商周陽明文武謬是  
差謬不謬是理無不同建是立謂吾立於此而參於彼天地是天地  
之遊停是違背不悖是與天地之自然者無所拂質是證鬼神是道  
化之迹無疑是有合於造化是等待聖人是後聖之未來者不惑  
即所謂聖人復起其揆一也此條連本諸身蓋作自然者言本字微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一

禮

禮記

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連字質字俟字看要把握對不謬不悖無極  
不惑字方是有其德非謂今方反身以修德也驗其所信從非謂今  
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及民次三王次  
天地鬼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故下條只言鬼神後聖蓋  
是以鬼神該天地以後聖該三王也考引  
不尊不信則不能使人寡過所以王天下之君子行那禮禮制度考  
文之事非苟焉而已必本諸身而有其德從尊德性遊問學中來凡  
所制作都是躬行實踐從自己身上立箇標準由是以之徵驗於庶  
民無一不恰當乎人心則人人自奉行遵守無有違越且以今日所  
行的考驗於三代之聖人雖禮樂不相沿襲然三王之因革損益一  
以道也吾之因革損益亦以道也制作不同亦隨其時耳理無不同  
也以今觀古寧有謬乎以我建立於此而參諸天地則天地者道也



人能在此處也無人憎惡他在此處也無人厭他彼此皆謂  
不空則庶幾晝夜之問得以永終其美矣觀詩所言永終譽必  
及無惡無躬如此可見佔子一重之制作未有不由於六事之盡  
而能行為世法言為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遠便有與於天下者  
也然則居上者不可不自盡其道也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首節言聖人功大一節是聖人  
之德如天鬼米節是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祖述是遠索其道如惟精惟一者堯舜之道也夫子所謂擇善固執  
則精一之謂也允執其中者堯舜之道也夫子所謂君子而時中則  
執中之謂也夫樂言之如此憲章者近守其法亦道也道較祖述

法則詳密矣如前云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為法於天下法豈道  
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吳

切

外物悉章則所謂吾從周是也律是法其自然之運天時是天地行  
之節上律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之事是固其一定之理水土是

地生序之常下襲如用冷行藏隨寓而安上二句是學之貫乎古今  
下二句是道之該乎萬變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吾言天道之事盡矣蓋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蓋於聖人而  
集其大成於仲尼則舉中庸之道盡歸之仲尼乎彼堯舜人道之精

也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如辨約之訓一  
貫之旨都是從精一執中敷衍出來以接納其道統之傳這是祖述

堯舜三代法度至周而備法於盛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如  
文不在茲乎則惟於文王之文而備其審法度之類則惟於武

王之烈遵守皆祖宗的成憲以垂於天下這是憲章文武至若春  
夏秋冬運行而不窮者天之理也仲尼仰觀於天便法其自然之運

道也

道也

道也

道也

道也

久遠大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自是也還是上律天  
此然風而易俗者地之理也仲尼俯察於地便因其一定  
凡流行坎止隨節而安者皆是也也是上襲水土此非可以  
非可以一事盡或外或內無不兼或成或未無少欠闕美聚天下  
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成無不覆載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載是承載覆是覆日錯行是更迭行春了又夏夏了又秋秋了又  
冬冬了又春以皆如此無止息代是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代上  
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流行言無不覆載是無遺道  
廣大之體錯行代明是無已道變通之用載言聖人之德與天地同  
道也

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

是於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

頃刻之間斷矣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譬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載萬理兼該眾善悉備也自其無一物之斷者言之則

譬如四時之相錯而行如日月之更相代而明迭應曲當萬變不窮

也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大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

自是生有自是生天地之間指無不覆載而言是妨害只是

論其各其一理而已道言日月四時而言道行指錯行代明而言

是相反並育並行是說自觀之不害不悖是折而觀之並育並行與

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小德如言小節是

大地變化之分散處川流是如川之流殊絡分明而往不息大德如

道也

道也

道也

道也

道也

全體是天地造化之總會處教化是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  
功並育並行就把作大德教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皆少大德  
之教化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川流者亦然其所以不害不悖  
者蓋此理之散殊分布為之也並育並行便見是大德之教化不害  
不悖便見是小德之川流萬物由四時日月俱就迹上觀大德小德  
則就裏面說所以主張之者小德是全體之分大德是萬殊之本大  
德是敦厚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教化成出來只是一箇道理小德川  
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教化自天命流行上說是一事也此  
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泥所以字要為字意不必謂推本其所  
以大乃是偏言其所大之實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朱子

聖人之德同乎天地然天地之道果何如耶彼夫大德地載萬物並  
生育於其間次以成大小以成小一物而俱一理各止其所而不相  
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四時  
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度實不相違背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此  
理之散在人物者乃天地之小德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川水之流  
脉絡分明而不見其止息也其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天命流行之大  
德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敦厚盛大自然生化出來無有窮盡也天賦  
之道如此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地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德何  
以異於是哉故見天地則見仲尼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  
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是專指聖人分上言非以五  
者之德為小德而以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溫裕

而高之而親乎本體者即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教化  
章章明矣首節言唯聖人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知之體故足以有  
臨容執敬別之用次節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三  
節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未節蓋陳言之末了

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聰是無所不開明是無所不見聰雖屬耳所  
以聰者心也明雖屬目所以明者心也庸知則純以心言合下五德  
俱以心言也庸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解是深通處仁義禮知之  
知與聰明昏知之知便是這一箇體知是通上下而言庸知是擴充  
得較大端是居上而臨下大端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治十人  
須是強得十人始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  
天下始得寬對窄言有廣大意格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是和厚柔  
是柔順此仁也仁者度最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是奮起強是

有力剛是不屈毅是堅忍此義也發則操持堅固故曰有執齊是心  
之齊二聲是心之端嚴中是無過不及正是無少邪僻此禮也禮之  
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文是文孝如物之文禮理是條理條然之中條  
理不紊是詳訓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無毫釐之差察是明辨文  
理密察此聖人於至微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  
破作四片若未恰射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審此知也知足以分別事  
物故曰有別聰明昏知生知之德其下四者仁義禮知之德此則屬  
聖聖人之德在此求說到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一則曰足以言其德  
之具也下文乃說發中而發外處

唯天下至聖少知之德所性而有為能聰而無不開明而無不見庸  
而無不聰知而無不知首出庶物高過於一世之人足以尊居上位  
而臨御天下也以仁之德言之又為能寬博而不狹隘優裕而不急



迫溫和不慘刻家顧而不平於是以致天下而包含德之  
外也以義之德言之又能奮發而不廢強強徒而不具縮剛斷而不  
屈撓果毅而不間斷足以保守執持而不為外物之所奪也又並  
焉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嚴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  
僻有足禮之德於凡處已行事皆足以有敬而無一毫之慢也又能  
文焉而章美內蘊理焉而脈絡中存審焉而極其詳細察焉而極其  
明辨有足知之德於凡是非邪正皆足以分別而無一毫之差也既  
能實聰明睿知而又兼備仁義禮知之德所以無所不足而為天下  
之至聖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是別編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兼備也博是廣闊蓋自  
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也淵是靜深泉是有  
源書本義集疏

中庸卷十二

至

創明堂

本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思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聲義也溥博淵  
泉總詠狀上所列五者之體段時出是以時發見於外如常用仁脗  
則仁發見常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新安陳氏  
聖人於此五者之德其充積於中則周備而廣闊備萬物之理而不  
可限量何溥博也靜深而有本源為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  
及其事至物來有所感觸的時節則時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時乎  
施也而義之德出焉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時乎別也而知之德  
出焉蓋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如此 而解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化行而民莫不說  
天兼形體與理 蓋天之大本而乎形體之天也淵是水深處如天  
如淵不是至此方知天如淵也此言充積  
極其盛見言行皆足見其所以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

時見言行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  
也 新安陳氏

聖人之德如此其將何以狀其德之盛而論其發之時也彼凡物之  
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地物之溥博不足以及  
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地物之淵  
泉不足以及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由是時而著見於容與則百  
姓每便都欽敬之而無有發慢者時而發之於言則百姓每都尊  
信之而無有違礙者時而行之於政事則百姓每都喜悅之而無有  
憎惡之此可驗其出之時矣時者當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  
未當則亦安能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如是哉 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中庸卷十二

至

創明堂

聲名是聖德的名聲洋溢是充滿流是傳播隊是然舟車以下極言  
天下去處凡有血氣者指人類說尊親是尊而親之聲名洋溢乎中  
國舉天下之人皆敬信悅也莫不尊親盡天下去處皆敬信悅也配  
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 朱子  
惟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悅是以休聲美名充滿乎中華之國而  
傳揚徧及乎蠻貊之邦華夷之人皆敬信而悅之焉極而言之凡水  
陸舟車之所可到大力之所可通天之所覆蓋地之所持載日月之  
所照臨霜露之所霑落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一皆尊之為  
元后而親之為父母而亦莫不敬信悅也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  
乎故曰配天蓋天之所以為大以其無不覆也今聖人之德既光四  
表面格上下則與天配合而無間矣此聖人之德發見於外者如此  
小德川流也 朱子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焉有所倚

此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大道也首一節言至誠之道既曉其仁三句申明其義也末節深贊其妙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前章說發見處此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此不是兩人事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者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以誠言之是就實理說自是如此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也

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著見於外者故人見之至誠則是裏而君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經是分疏條理給是至誠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經常道也五居人倫乃天下之大道循六天地之常經天地之大義也天下大經不是

附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下

論

論

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是空說且慢涉著人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兄弟是兄弟是父子之相親夫婦是夫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可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親和兄弟之相友朋友之相切磋商應酬其倫類自然相合故口給經給不是兩時事天下大本是所性之全體立字不是用力字乃萬化之本所自立也前章以時出之是亦經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大本是大德之教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也皆天下之大本也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化自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的道理是其大原處要見得廣大之意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知是聯合文契渾融一體非但問見之知而已倘是倚著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成意是自家是實理無一些欠闕經綸自經

給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此言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朱子

至聖之德發見於外者人見之只到得這處若言其在中心者則天下至誠非聖人不能知也蓋理原於造化其於人心而見於人倫日用乃眾人之所同得者也人惟不免有倚妄之惟故與天地不相似獨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為能分別其理而不亂聯合其情而不離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矣人性有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所以為天下之大本也亦人所同得但為氣象所拘物欲所蔽其大本則傾倒而不植立矣惟聖人氣質清明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是天下之大本自我而立矣至於天地之化育即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極誠無妄則吾心即天心吾道即天道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一理相契而無間故能融會貫通知之洞達而無礙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此皆至誠自然無妄之功用也惟道道理更無此空闊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身自知得他相似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堂堂然流出才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朱子

附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下

論

論

唯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唯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章是說至親純全渾厚無間斷之意以經綸而言淵淵是靜深貌以立本而言浩浩是廣大貌以知化而言唯其仁者人倫之問若無多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字看與其在一例不可謂即天即淵即字與

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脫然其德至淵淵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脫然處便是仁淵淵處便是淵浩浩處便是天如天如淵淵是二物其天其淵則聖人便是天淵上文說至誠之德至此又極贊其盛也直解

至誠聖人之經論立本知化既皆出於自然則其德之盛非可以尋常論者也自其經論言之則於人倫日用之間一皆慈愛之周流何脫然然其德至也自其立本言之則性其益徹而萬理俱備有根本而不對何淵淵然其靜深也自其知化言之則陰陽並運而上下同流何浩浩然其廣大也至誠之德其在矣乎

荷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字解做實字聲言聖書曰啓作聖非進一步即聖也天德指仁義禮知說其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惟聖人能知事人也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故人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至淵淵氏

至誠之道其處如此則其妙朱易知也苟非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知之天德者心非至誠之心則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則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論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此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無以加矣  
朱子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

此子思因前章條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慎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章一篇之要而約言之乃慮學者馳騁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

或失其指歸也故再啟人德成德之序凡入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賞不怨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絀以至不顯維德凡五條始學成德味密深探之序也自子慎明德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蓋自人命之性說到天地位

節收做人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首章開首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章結束一天字要其所成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  
朱子  
尚是加綉是稱衣衣錦而加綉衣以蔽之惡其文之著亦不足無文自有文在闇然是不露的意思日章是其德日以光顯的然用章表見的意思日章是日見其亡失泯沒淡簡溫都是為己之目形容君子闇然日章之意耳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中自有理

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好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則不可亦不可謂今日淡簡溫復日方不厭而文且理也此為己之學立心如此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風是動則字解做由字動所由也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即莫顯乎微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可與人德帶三知微可與方謂言之也末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慎獨方肯去特養故可與人德  
朱子

吾言仲尼體天之德與夫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又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深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至觀至切者言之蓋學者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慎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詩有曰衣錦尚絀夫衣錦則文

采外若登而必加之以綱者乃是惡其文之太著者也夫文之忌於  
若如此是以君子之道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  
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日以彰著而不可掩猶求  
劍尚綱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小人為人惟求人知雖的然  
分明表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派沒而已此君子小人  
之分爲已爲人之不同也然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處者  
必易厥節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之言皆平乎無  
新奇可喜之言行皆常常無奇特可驚之行固淡矣然所謂雖平而  
皆根夫至理所行雖常而皆得其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矣收歛沉澁  
而不學夫浮辭莫說質素坦直而不事大盛色美容固倚矣然其言  
察而中不害其爲言辭之善貌質而恭無損其爲威儀之美雖簡而  
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而於人無所不容不特屬其被角而於衆  
四書本義集說 中庸卷十二 堯 何明堂

字解做甚字昭是明致是病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人之所不見  
即是獨乃於人所不及見而加慎獨工夫也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  
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  
事由此直入到不顯維德地位方是詳處也 卷引

詩云幽暗的去處雖是隱伏特見其善惡之幾甚是昭然明白詩  
之所言如此可見獨之不可不慎也是故君子內自省察使念慮之  
萌皆有善無惡不見一些疾病而此心略無愧怍此正君子之所不  
可及也然其所以能如此者惟在於人所不見之地能察善惡之幾  
而過人欲於將萌所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不可及也此省察之  
事爲已之功也 堯 說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視前猶言庶幾戒辭也屋漏是室西北隅上  
有窗而通明則下其暗人處其地非惟人見已不分曉自視其身尚  
不分曉此是深密之地不動敬不言信此時未有善只是敬信之心  
常存耳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潛雖伏矣便覺有  
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敬做存養工夫此爾節亦不五分動  
靜只是說工夫已密而又加密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言  
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說戒懼後說慎獨是從內而  
發出來說入德之序則先說慎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 堯 說

能於獨而謹之工夫已密矣然特是說詩云有爾在居室之中無  
幾其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蓋言不可不戒懼也是故君子動  
因敬也雖靜而不動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靜而不言亦必信焉此  
則存養之事而爲已之功益加密矣 堯 說

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貨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此一節言君子慎獨之事詩是小雅正月之篇潛是幽暗的去處孔

詩是商頌烈祖之篇，是進假字與格字同是感格時字不作是字。靡字解做無字，詩言無言，靡字俱是蕭敬齊一之意。按中廟做兩意，說是主祭者奉敬無言而眾預祭者皆化之，無有言譁失禮者也。是至所刀感是竟不賞不怒無言也。民勸民感，雖爭意也。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自謹，慎獨戒懼之本也。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朱子

為己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己，而化自有以及於人矣。詩云：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有所言說告戒，而凡在廟之人亦皆化之，自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是故君子惟密省祭存養之功，以迄於成德之地，則誠敬之德足以感人而人之被其德者，不待爵賞之及，而興起感發樂於為善，自切夫勸勉之意，不待藉者之加，而自然興發，不敢為惡，有善其德之處也。意不待藉者之加而自然興發，不敢為惡，有善其德之處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為養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不顯有二義。一謂不發揚，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者一節，俱有其義。始則道幽微深密之意也。百辟是諸侯，刑是法。是厚此君子，就是上而為己，慎獨存養之君子為恭，是白厚於恭。敬與中解不顯二字，雖無人在境亦恭，是篤學其慎也。篤恭即致中。和以成禮而約之，慎獨而精之，即是上之慎獨存養之極致處。天下至顯是天地位萬物育也。此意重在不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得處便自然，是隨處而不自覺，是無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也。此段與衣錦尚絺，日晡漸收，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尾處。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

而已。漸安陳氏

君子不賞不怒而民勸民感，德之深而效之遠也。由是而造其極則德愈深而效愈遠矣。詩曰：天子有幽微深遠之德，無有形迹之可見，而天下之諸侯人人向慕而法則之，不特民勸民感而已。此可見德感深則化愈廣，是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該動靜而一於敬，聚一心之中固無一念之不敬，眾一念之中亦無一念之不敬。蓋純乎天理之充，而絕無人欲之閒也。篤恭如此，此所謂不顯惟德者也。由是敬德愈深，誠意愈感，召天下的人自然感慕其德，服從其化，不識不知而翕然乎前，焉向使德之所造，未能極其深，則其效之見於人者，又安能若是之遠哉。又安能若是之遠哉。

詩云：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德輿如毛，是蒸民之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文王之詩。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自子懷明德，以至德輿如毛，毛猶有倫，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至是詩人託為上帝之言語，懷是念輔是極細微之意，倫是此方載是事事猶道也不過是言天道之妙，非真有所作為也。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中，所引之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至是不顯之至，乃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中廟一書始之以天而終之以人，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自人而天矣。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者，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攻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東陽許氏

君子不顯為恭而天下自光則其德之微妙豈易言哉大雅皇矣之詩說上帝自言我深念文王之明德深微遠密不大考於聲音顏色之間造詩似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有言曰為政有本若將聲音顏色去化民也不過是末務由孔子之言則詩但言不大之而已則前有所色者有是末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也不若丞民之詩所言德之微妙其輕如已則庶乎可以形容之矣然毛雖微細也還有一物可以比方的詩云木盡其妙也惟文王之詩說上天之事無有聲音之可聽詩云不聞夫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則入詩云不聞夫聲臭不見其迹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於此以此形容不顯為恭之德乃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進德而造於為恭至妙而入於不顯則與上天同道與聖人同德而為中庸之極功矣然非立心為已而盡下學之功則亦安能以致是哉

中庸卷十二

聖

聖

孟子卷之十三

莫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孟子

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

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也王何必曰利三句乃七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三節明何必曰利之意四節明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不節重言之以結上文孟子

梁惠王是魏侯望都大梁僭稱王孟子曰惠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面孟子至梁蓋有可見之義欲行其道也存案

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自鄒之楚見梁惠王所以修其禮而冀其道之可行也後說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是長老之稱非絕旬當連下文王所謂利豈實國強兵之類孟子惠王一見孟子即說叟自鄒至梁不憚千里之遠而來亦將有計策以利吾國人之國乎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見賢之初即以利國為問也所山真氏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是心之德愛之理義是心之制事之宜心之德是渾淪說可包四者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說千條萬緒各有所安處說雖若在外然所以歸其安則在心也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而言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朱子

孟子對說王欲圖國事何必開口就說商利字治國之道亦有生機而已矣仁則無私欲而愛人善人以自利者必不為也義則取乎必合宜取非其有者必不為也聖賢做處只要向仁義處一直去直不

通思量第二若雖義未嘗不利然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者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必害於義矣朱子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賦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賦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于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為不廢

征是取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危謂將有賦奪之禍乘是車數萬乘之國是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八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二  
意對國而言其百乘之象是商侯之大夫也賦是下設上取之義是君子之象是商侯之意是滿足的意思此商侯利之害以朝上文物

意對國而言其百乘之象是商侯之大夫也賦是下設上取之義是君子之象是商侯之意是滿足的意思此商侯利之害以朝上文物

意對國而言其百乘之象是商侯之大夫也賦是下設上取之義是君子之象是商侯之意是滿足的意思此商侯利之害以朝上文物

見萬乘之國賦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賦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夫天子萬乘而天子之公卿則得千乘焉諸侯千乘而諸侯之大夫則得百乘焉臣之於君十分取一不為不多矣亦可謂足矣上下之間各安於其分之所當得所謂義也苟若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吾恐利心橫流而無節制欲以求寧有底極必盡取乃已不試其君而奪之其心未肯以為勝足也國豈有不危哉夫求利之端一開於上而賦奪之禍遂成於下則利之為害其可畏焉王豈可以為言乎直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遺是棄後是不著緊的意思此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然此三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朱子

求利之害如彼若夫仁義則人心之同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三  
無味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趨向焉

有不待外來而勉勵焉之者矣蓋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

切於愛親未嘗見有後位之人而肯遺棄其親者也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存者大於尊君未曾見有好義之人而肯背其親其君者也行仁義之效如此朱子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章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朱子  
夫求利則有莫大之害行仁義則不然是天理人欲之間係治亂安危非細故矣王欲為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啓危亡之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此章則樂全在竹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樂結承已壞亡乃

其效也 東陽詩氏

洛是池鴻是鴈之大者麋是鹿之大者此皆指鴻鴈麋鹿賢者是

人君之賢者言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德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在苑囿中游觀止於池沼之上見孟子忽然有悲

愧意思因看者那鴻鴈麋鹿問孟子說自古賢君亦樂此乎意人君

之賢者未必以此為樂而已有愧於心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而後樂此是然後乃得有此以為樂有此不樂是不得以為樂也王

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

民同樂者也此二句是一章之大指揭大旨於前而分應於後此孟

子請章例也 新文陳氏

梁王願鴻鴈麋鹿以問孟子使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愛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四

民而勿為憂治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後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

而廣其修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引君以當道也孟子也不說賢

者不樂此也不說賢者樂此惟對曰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

能享耳惟有賢者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然後乃得樂此若不賢之

人雖有此亦為人所奪不得以為樂也孟子之答特出王意外是固

其欲引他使欣欣喜喜不知不覺上正路去此所以為善誘其君也

存疑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

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樂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

魚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詩是大雅靈臺之篇經是量度靈臺是文王臺名師之精明者曰

靈囿坊而高曰靈臺是謀為政是治不日成之是不數日而成之至

是時文王生戒以勿亟也子來是知了趨父事靈囿靈沼乃臺下有

囿囿中有洛王在靈囿是文王在囿中鹿鹿是化鹿鹿是所伏是安

其所而伏不驚動濯濯是肥澤貌鶴鶴是潔白貌肥他則濯濯是

肥飽則鶴鶴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是文王在池沼於是歌美辭物是

滿澤是跳躍音樂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鹿鹿攸伏正同皆是民樂

文王之所有非可謂文王自歎美其有是魚躍也文王以民力為臺

為沼是孟子解詩之意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庶民子來是民反

歡樂之也詩曰靈臺靈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也詩曰

王在靈囿麋鹿攸伏以下至樂其有麋鹿魚鼈也詩之所言皆民樂

君之歡故孟子釋之如此古之人指文王說借樂是問樂乃說平日

有恩惠及於治政之政是也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此引詩而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五

釋之以明樂者而後樂此之意 朱子

所謂賢者而後樂此惟周文王為然詩大雅靈臺之篇說文王始作

靈臺所以垂拱踐察以正游觀節勞佚也方經度營謀日乾無暵

都政治不敷日之聞就完成了又進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尚微

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自然樂於往役如子趨父事一般所以不

日成之也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文王在靈囿則見鹿鹿

馴伏而不驚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鳴而鮮潔若是其可愛也囿中有

鹿也於是又言文王在靈沼則見魚之跳躍者充滿於其中若其

其樂多也詩之所言如此大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空乎民以為屬

已而有所不樂也而庶民子來不日成之而反歡樂之焉既加以美

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恰似神樂一般而又樂其臺之下

伏而濯濯者有麋鹿馬樂其沼之中物而躍者有魚鼈焉民樂文王



之樂如此文王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山文王平日視民如傷受民如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與民偕樂焉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子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湯誓是商書篇名夏桀無道湯伐之臨士衆而誓言也時字解微是字日指夏桀言字解微何字偕亡是與之俱亡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

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觀於夏桀之事可見昔夏桀無道湯伐之誓士衆之辭曰桀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速也以此言觀之人若獨樂而不恤其民之怨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六

引

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也可立而待也當此之時一身且不能自保雖有臺池鳥獸安得晏然於上而獨享其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以享其樂不賢者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其情正所宜深念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此章言治以王道為上移民移粟亦荒政之所不設然不能行王道而徒以足為盡心焉則下矣

寡人是諸侯自解言寡德之人也盡心是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寡至之辭河內河東皆是魏地魏言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凶是

年歲凶荒移其民於河東是移河內之民於河東就食移其粟於河內是使民自移河內之粟於河內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如是登何也二字便是推在歲凶上去

梁惠王曰寡人之治其國也愛動無已撫字有友其於恤民之舉亦可謂竭盡其心而無以加矣如有時河內饑荒河東收成則使河內之人少壯者都移居河東地方就食婦將河東的糧食轉運於河內以養饑那老幼之不能遷移者或遇河東饑荒河內收成則移民於河內移粟於河東也照依前法而行寡人之於國也如此我徧察鄰國之政非無歲凶的時節然皆漫無料理未有如寡人這樣用心者

室乎民之歸寡人也乃今鄰國之民較之於我不見其加少寡人之民較之於彼不見其加多其故何也無乃凶歲為殃民生日蹙人力亦竟無如之何耶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雖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道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七

引

如所謂林是鼓之於是復鼓之一側兵以鼓進也直字解微但字義甲曳兵而走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或百步而後猶鄰國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而後止猶惠王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且未追答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至而切告之

孟子對惠王以恤民自負乃設喻以曉之說王平素好戰之事請即以戰為比喻夫戰者兩軍相當然鼓之兵刃既接勝敗分矣

即

敗的拋棄了甲胃極曳著兵器脫身逃走或有走到百步之遠而後  
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後止者那走到五十步的就笑那百步的  
人以爲無勇則王以爲何如惠王說不可是走五十步的他但未至  
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道因其明而通之  
說王若知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戰以勝敵  
爲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  
鄰國之不恤其民百步之走也王能行小惠五十步之走也五十步  
與百步雖有異要之均一走也也有小惠與不恤其民雖有異要之皆  
不能行王道也此之戰者亦烏可以此而笑彼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八

孟子

此以下爲王陳王道也農時是春耕夏耘秋收之時與農隙不同農  
隙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不違農時是使民田稼功  
不違其要時教是五穀不可勝食是官其多教是密君是網捕魚鼈  
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洿是窟下之地水所聚洿池二字當平看洿是  
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斧蓋今之斧頭斤蓋今之斧刃斧以破  
之斤以斷之山林之分其高者爲山平而多草木者爲林時是草木  
零落之時材木不可勝用言材木暢茂故有餘山林川澤與民共之  
而有餘則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  
取也蓋謂如字不音去聲謂死而喪之也憾是恨民所用者足故無  
恨下之始是初焉事此時法制未備其備之時且就目前安插其  
民使生計稍立然後徐爲之固固故爲王道之始

夫治國莫要於王政而王政莫先於養民焉治之制法未定且因  
天地自然之利而盡節愛養之安如農時乃五穀所自出必不違  
其務農之時使民盡力於農畝而五穀不可勝收也洿池乃魚鼈所  
聚必禁絕網勿使入於洿池之中則物得以長養生息而魚鼈不  
可勝食也山林乃材木所生必限制斧斤直待草木零落之時方許  
其入則萌蘖者得以暢茂暢茂者得以堅完而材木不可勝用也穀  
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  
無憾祭祀棺槨有所藉而民之喪死無憾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  
矣民心既得則大本已固而綱紀法度施行有地法制自此而可正  
教化自此而可興矣王道之始事如此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油嗜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  
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之有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九

孟子

五畝之宅是一夫所受正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在野曰廬在邑曰  
里廬是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樹是栽植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  
故於樹下樹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豚是小豕狗指養狗蠶相稱言化家也曰豚又曰羶養舉耳畜是養  
時是孕字之時如孟春微犉毋用化之類七十非肉不能未七十者  
不得食也魚鼈是水生之類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  
黎獨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者不得以食之矣亦不足都  
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古者必  
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勿奪其時是不妨他耕耘收  
斂的時候凡有與作決須至冬也農夫上中下所食各有差故總言

數口之家庠序是教化之官殿曰庠周曰序指鄉學言非謂國學也  
申是重丁寧反覆之意謹庠序之教所以養民不止於禮而所重則  
在孝悌故特申重之頌曰是老人頭半白黑者負是任在背載是任  
在首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是黎黎之人少壯之  
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王是一統而君臨天下言  
百姓老稚溫飽禮義修行積之可以致上也

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樽節愛畜之政王道之始事且欲使百姓家  
給人足各遂其生各復其性須立為經制一夫受田百畝外又有五  
畝宅舍宅舍周圍藉下都教他種植桑樹以供蠶事則絲麻有出而  
五十非帛不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不可悞了他孕字之  
時則生育繁盛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一夫所  
受凡有動作勿奪其耕收斂之時則人皆有田而得以盡力於農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三 十  
諫其農畝之所入者足以仰事俯育而數口之家可以無缺矣都  
是養民之事民得其養則教化可興必者實行那庠序的教以  
人倫教以禮樂而於教之中又於孝悌二者申明之而篤之尤力以  
致其丁寧反覆之意則人知愛親敬長那年高頹白的人無有負戴  
於道路者矣這是教民之率夫七十之老衣帛食肉黎民之少壯者  
不飢不寒加以人知孝悌禮義興行如此則天下之人皆望風仰德  
而莫不尊規有不能一統天下以至於下者理之所未有也此王道  
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者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是節制是道宜能死者曰率率也發是發君厚以賑貧人  
死是飢疫而死刺人而殺之是刺人而使之死這便是殺之也非謂

既而而復殺之歲是歲凶不罪歲是不歸罪於歲不罪歲則必能  
反而而修其政矣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應察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苟言如此則天下之民至焉不但不加多於那國而已  
王不舉行王道既無常在與民又使何國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愛  
惜波省道路之旁有餓死者又不知發君厚以周賑救之則其所殺  
者特民間之粟耳夫狗彘食人食既有以殺人之死豈有餓殍而不  
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而人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盡心之罪也歲  
凶害之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兵殺之也殊不知  
兵豈能殺人而殺人乃操兵者之罪也歲凶豈能使民不加多而民  
不加多乃吾王失政之罪也王誠能不歸罪於歲凶而勉行王道則  
天下之民皆將望風而來歸盡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那國而  
已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三 十一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若不行仁政親人猶獸也殺人則如殺獸也  
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數言之庖有肥肉餽即因上章狗彘食人食  
有餓殍之意而究言之獸相食一條極言人君有子民之責而及為  
殘民之事作備一條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孟子之於惠王既曉以小惠之不足以得民又備舉王通之善教以  
告之末又指其所行之病民者以諷切之惠王蓋有感於此也  
遂請於孟子曰夫子所以教我者至矣然國政多端善言必不能盡  
願安意以受教夫子幸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洩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是杖刃是兵刃

孟子何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為惠王計者今日切務  
惟在除其目下所行之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蓋與一利不  
如除一害凡害之所除亦利之興也故此不復陳王道只舉前章狗  
彘一條意中言以重斃之曰殺人者或用挺杖或用兵刃這兩件有  
以異乎惠王說梗之與刃其器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此解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政是虐政 孟解  
孟子又問說殺人者或以兵刃或以虐政這兩件有以異乎王又說  
刃之與政其事雖不同而亦同致人於死無以異也 孟解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率是雖惟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所以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也此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三 士 引

率獸食人而何 孟引  
孟子乃曰王知如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所更張者矣蓋王之庖廄

中有肥肉廄房中有肥馬肥肉何從而得肥馬又何從而得豈非厚  
斂於民以養禽獸哉於是王之窮民則有飢餓之色矣王之野外則

有餓死之人矣夫因賦病民以至於餓而死是何異於率禽獸而食  
人也此即其殺人之政無異於刃者也 孟引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  
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惡在猶言何任提出為民父母字所以勸其慎隱之  
心也大父母之於子寧有忍虐殺之者乎人君知其有作民父母之

責則如保赤子之念自不容已者矣 孟引  
豈不與類彼此自相吞食與人無損人之見者皆且惡之况人君乃

民之父母民皆賴以為生者乃今恣行虐政不免至於率獸而食人  
其視赤子之驅命及獸類之不如矣何在其為民父母也哉 孟引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創  
而死也

始作是始造偏是從葬木偶人設機而能跳躍故名曰俑無後是無  
後嗣夫子無後之言發於深惡痛絕之情耳不必求實亦不必說到

殺人殉葬之漸處只甚言其不仁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也 孟引  
昔仲尼有言曰始初作俑以從葬者此人不仁甚矣其無後嗣子仲

尼之所以深惡作俑者夫何故蓋以其面目機發而太似人耳天地  
間難得者人用生人之形為送死之具其意涉於殘忍故也夫作俑

者象人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况  
實使民飢而死為真虐殺其民者耶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三 士 引

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卒孟子但以率獸食人後  
其皆述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爾其惻隱之本心而終無一言以教

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  
政也此即其所以教之也 孟引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  
之何則可

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  
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引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  
晉國長子是太子申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

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



其民征是正其罪夫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者是也

彼陷溺其民如此吾為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彼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罪彼失民心必不為用夫誰與其親王之隨而為上敵既不為敵則甲雖堅無所用其堅兵雖利無所施其利而吾之挺足以捷之而有餘矣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仁者以百里可王之言疑為迂闊故引仁者無敵之言以實之蓋以仁者無敵之言觀之則百里可王之言信矣故又勉使勿疑也蓋百里可王之言乃此一章之大指下文都是申明此一句非另有仁者無敵一句道理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共

夫發政施仁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心而陷溺其民者自不能與之敵敵是以古語有云仁者無敵蓋言人心所歸則強弱大小非所敵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己王請勿疑而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則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雖致王可也尚何先人之恥不可辱哉

孟子見梁襄王

此章言定天下之道不啻殺人則歸之也

襄王是惠王子名赫梁論也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惠王卒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為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是告不似人君是無可象之儀不見所畏是無可畏之威卒然問曰

急遽之貌定是列國息爭干戈不作定於一是必天下合為一也

孟子一見襄王知其不足與有為蓋將去之故出語人曰客視聽能乃德之符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我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為人君的氣象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且卒然而問我說當令天下諸侯紛紛爭戰何能平定我對說列國分王勢不歸一故不相容而起爭必待天下一統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自然平定無有戰爭

孰能一之

王問也言誰能一之者趙註一王曰當此之時天下諸侯勢均力敵莫能相尚誰能合天下於一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孟卷十三

志

我對說今天下惟爭地爭城以戰鬪為事所以四分五裂不能相一惟是仁德之君不甘於殺人者則四方之民歸之而天下可一矣

善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人之君民之父母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是歸孰能與之言列國之君必在禁制下而歸於統制之正是答此意

王復問曰當此之時君各民其民各君其民列國既各有其地而守之民有欲舍彼趨此者亦難矣洗得而歸之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下莫不與也

乎沛然下雨則苗沛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乎夫天下之人孰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莫不與言天下之人莫不越其君而歸我其君不能禁也則七八月是夏之五六月備是枯槁沛然是夫盛之貌沛然是雨盛之貌沛然是與起之貌禦是禁止故是教養君以養民為職故叫敵人收領是頸望與歸不同歸是扶欄來歸望之方是欲歸引領而望且說他得民心之向慕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重在猶水之就下也蓋上文引領而望是間風而向欲歸之意誠如是也民遂仰歸之其勢有若水之就下沛然其莫可禦矣誰復得而制之

我對曰當今天下的百姓無不願得所依賴而歸往之也王知大木苗也七月之雨則苗先暴苗則枯槁矣正是澆雨之時天忽沛然作雲沛然下雨將見苗之枯槁者隨即沛然興起發生甚速誰得而禁止之乎方今天下之君以教民為職者都只思以爭地爭城為事驅民戰鬪恐視其肝膽塗地略無顧惜未見有不計於殺人者也如存不嗜殺人之君出於其間則舉天下皆在仁愛之中固非以此

天下之且而天下之民欣然向慕就如旱苗之望雨一般莫不望頸望首仰傾戴之以為君矣俾之如此其切則其相率歸附不遠千里而至其勢沛然流水之就下沛然奔之誰得而欄阻之哉所以天下莫不與言也此在天下之民也其言說辭氣之間皆不啻人言也其言人言而無不與言也

齊宣王問曰自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此章言人言而無不與言也

有不忍之政而已通章主意在是心足以王句心字做骨子是欲王祭誠此心而擴充之也此心之合於王者何也是王於本心而能察識但未知是心足王道理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也老吾老一節正是說心足以王處在舉斯心加諸彼爾五畝之宅一節乃舉斯心加諸彼之實事

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民到於今稱之其當時取威定霸之事亦可得而聞乎宣王所問在此則所志在此矣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是言無道是未嘗言之桓文之事是管霸之事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情者未嘗言也固當時無道其陋者故後世無得而傳焉惟其無傳故臣亦未之聞也三句意相承以已通用無已是必欲言之而不止王是王天下之道

孟子對說臣所受學自仲尼仲尼之門徒須述堯舜文武周公之法制耳至於五霸心腹離之無有言及桓文之事者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是以後世儒者無傳道之者臣未之聞也無所聞則無可言者必欲言之則有王天下之道焉蓋王道乃聖門常言而得之傳聞者也王若能取法王道則不足言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德字輕者不必云齊宣王以王道不於德也只是說人君之德當何如乃能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保民即德也保之愛護如保赤子之使保民而王一句此章之綱領

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孟子曰王道其大其要只在保愛斯民而已若能修德行仁以保安百姓使之得所則天下之人皆愛之如父母而戴之為君師其王天下孰有難之也  
曰齊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公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者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棄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誠有諸

可以保民乎哉是度吾能保民否也胡公是齊世也鐘是新鐘鐘殺牲以血塗其觫觫因以祭之禮本鐘却今日鐘則定因鐘之觫而觫之使觫者不復觫也作活字看亦治亂謂亂之類也觫觫是恐懼無罪指人言人之無罪使之就死地為可哀牛之觫觫亦世有似乎此者易是換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王

王曰保民乎哉人君之大德非庸君之所能也若齊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對曰何王曰何由知道我何以保民孟子對曰臣嘗聞王之臣胡公說王一日坐於堂上有人牽牛行過於堂下王看見問說這牛將何往牽牛者對說新鐘成殺此牛取血以塗其觫觫也王說齊之禮不忍見此牛這樣觫觫憐若人無罪而就死地然牽牛者對曰既欲舍此牛則將廢此鐘之事乎王說鐘也是國家之大事何可廢也但取箇羊來換他則鐘得以執而牛亦可全矣臣所聞胡公之說如此不知果有此事否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取正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心指不忍殺牛之心足以王不忍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為有此心在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齊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數句愛是齊措的意思愛是愛其財不忍是痛其死臣固知王之不

心乎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

王因孟子述胡公之言乃說以羊易牛誠有此事孟子遂因其善念而開導之說王見牛之觫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王這一點不忍殺牛之心便可以懷保萬民兼濟四海而成興王之業矣蓋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也但百姓每識見短淺只見王愛此一牛都道是吝惜財費而然臣却知道王之心乃由觫觫之狀觸目有感一念惻隱之發非於不忍也故即此心而許王之可以王也百姓鳥足以知此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觫觫者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三 王

誠有百姓者是實有知百姓所言者福是狹  
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所讓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齊國雖小一牛之費能有幾何吾何愛焉特不忍牛之觫觫者無罪之人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是怪小指羊大指牛彼是百姓惡知之是齊人不知也隱是痛上既言其若人之無罪而就死地則牛之無罪而就死地明矣故此承而前言之不必用若字也若字是分別上不知及求之理而徒自詳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釋之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辭不是直辭言我若非各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宜乎百姓之



我愛是不能免為百姓所非

孟子欲王察識其不忍之心乃反復詰問之說百姓以王為愛亦無怪其然也蓋羊小而牛大以小易大迹本可疑彼百姓何足以知之王若果是痛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一般有生一般無罪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誠有難於自解者矣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但笑曰是果何心哉我非愛惜一牛之費而胡為易之以羊也不忍於牛而獨忍於羊即我亦不能自知者百姓之以我為愛不亦安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是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是法之巧者猶方便也非不好底字於難處之時而有善處之方是之謂術然初來齊王之以羊易牛亦未有許大巧妙見識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意主於開導故為是變誘之說見牛未見羊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其用則無窮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聲是將死而哀鳴也若平時之聲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不食其肉耶庖取烹烹之義廚是庖屋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以下言齊王有合於君子也遠庖廚正其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也

於是孟子為之解曰百姓雖以王為愛斯言初無傷也天下事有難處處須善有箇巧底道理始得今王既欲令彼憐之生惻隱之心已發於中又見鑿鐘事大似住不得既周旋得那事又不相違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遏抑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仁術也如何以羊易牛為仁術蓋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

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聲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所謂仁術者如此大凡君子為仁莫不有術其於禽獸也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而祭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將何以處之是以君子遠庖廚則顯用之以禮而亦不至見死聞聲以痛吾之心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吾王以羊易牛正合於君子之道若能察識此心而擴充之何不可保民之有哉

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悅是喜悅詩是小雅巧言之篇戚戚是心動而有所慘傷此句故重要見得此心不從外得意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此固不知是心足以王道理而問也

宣王問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悅曰我聞詩經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這兩句說話正夫子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之事我已行之及牛羊何擇之難及之吾心自家茫然也不知是何念頭夫子乃能推察來由說是見牛未見羊之故深得吾前日以羊易牛之心而見牛聲之景象宛然在目於我不忍之心復戚戚然而動焉乃知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是心固有不從外得也此非夫子能忖度之則亦何自而得其本心哉然此心特加於一牛而已夫子乃謂是心足以王不知此心之所以合於王道者果何在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

之求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復是白鈞是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羽是鳥羽一羽至輕易舉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鏡小而難見與薪是以重載薪大而易見許是可知

猶言惟他說否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今恩足以禽獸二句乃一章警策處故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正能其較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上能反而自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王是保民而王不為是自不肯為齊王不知是心足以

王道理孟子告之意思盡在老吾老一條然不合下直與說却先去辨難攻詰他使他又復深思欣然覺悟從那上去轉接之妙術也

王本知是心是以上者保愛物之端可以知天仁民之理素其惟在四書本義集說

反其本而以序推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特舉而推之耳故說辨以提醒之說今人有舉白於王者說我有方能舉三千斤之重而於一羽之輕却不能舉明能察見秋毫之末而於與薪之大却不能見王亦將信其言而許之乎王曰不許之也人未有能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孟子曰王知此則知是心之足以王矣

蓋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之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人君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見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其難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

有以處之思足以及禽獸猶如能舉百鈞者必不能舉一羽而德澤乃不加於百姓見一羽之不舉與薪之不見也思能及於所推而獨不能

於所易其故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為不用恩焉夫既不用恩保民何由能成王業故王可以王而不王者乃能之而不為也非欲為而不能也若肯為之則民皆愛牛之心推廣之有餘矣保民而王何難哉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是形狀狀是以服持物起是躍而過之泰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為長者折枝是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王問說夫子謂我之不王是不為非是不能道不為與不能的形狀如何分別孟子說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著泰山去跳過北海乃天下必無之舉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道簡真是不能非不為也

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難事以此與人說我不能道簡是不為為耳非不能也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其不同如斯故王而有不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不王者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而困於不能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而困於不能也

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人之子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是人之父也

惟此心故老吾老然後以及人之老也幼幼亦惟此心所以及人之老幼者在後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條是也今下對上入字天下則盡平人矣運於尊是保天下如運掌之易推心意思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天下可運於下則其教也仰上受莫之報也及足以王之意運於尊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來照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刑于寡妻云云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思足以保四海二句是結其意詩是大雅思齊之篇刑是法勢要足保德之要謙也即是治引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指出一心字以應前是心字以此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盡是彼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三句是引古人以證之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三

天

幾何難之有詩大雅思齊之篇說文上之德為法於寡妻施及於民衆以致治於家邦蓋言舉此仁心加之於家而家齊加之於國而國治總不外乎此心之運用而已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己者也故為人君者誠能推此心以施恩則包含偏覆雖四海之大可以保之而無難不能推此心以施恩則眾叛親離雖妻子至近亦不可得而保矣况四海乎考之上古帝王其功業隆盛所以能保四海大過於人而非後世所能及者別無他道亦惟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則是倒行逆施與古人之善推其所為者大相及矣果何為也與王其及求諸心可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三

天

姓矣 有疑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是發語辭士是戰上構是兩相結構雖正是請上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是言其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處耳

吾王愛物之心重且長而愛民之心又輕且短則此心之權度必有  
所由蔽而失其準者豈是愛與勸甲兵驅戰上武臣於危亡之地而  
構結讎怨於諸侯然後快足於心與以是為快而屢為之則民之不  
得其死者何限較諸殺祿之亡又孰為其罪夫不忍一牛之死而忍  
萬民之命王其以此二者對舉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否是不然何快於是言其不快是也求吾所大欲意以不得已為此  
耳存疑

四野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三

天

留晴堂

王曰不然這三件事都不是好事吾何為快於此然所以不得已而  
為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並解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  
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  
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是近習嬖幸之人孟子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  
而陳之已足語助辭辭是問廣朝是徵其來朝秦楚皆大國蓋是臨  
听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開和文前國事若如此所為指與  
兵構怨之事緣是勢附而上緣木求魚是說必不可得木在山魚在  
水求水物而於山非其地也

孟子問王求大欲之言因探問之說王之所大欲如何可使臣得聞

聞之與齊王有難於自言者但笑而不言孟子又故問說王所大欲  
豈為肥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煖之衣不足於體與抑或為華采之  
色不足觀視於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聞於耳與近習嬖幸之人不  
足備使令於前與凡此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應之而不缺王豈  
為是而汲汲以求之哉王應之說不然這幾件都是小事吾不為是  
而求之也孟子說王所欲既不在是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也已王  
必是要開廣土地朝服秦楚中國皆吾所莅而四夷於我平撫之使  
天下一統然後王之大欲始遂耳然求是大欲必有天道乃與兵結  
怨以求之以如是之所為求如是之所後譬如鑿樹木而求水中  
之魚必無可得之理也 並解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

四野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三

天

留晴堂

來若所為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鄙人樂殺人則  
王以為我勝曰絕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  
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與  
於鄰敵楚齊亦及其本矣

善是天無後必有災是必有成殘破國之災鄰是國各小大指國  
葉指兵弱強指齊集是合衆小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  
也以一服八必有能勝所謂後災也及本說地下文只是發政施仁  
其曰能天下仕者云 即齊當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  
竭玉天下之木也然則盡心力於興兵構怨以求之抑木求魚本字  
如此看

宜王曰孟子說他與兵構怨以罔大欲如緣木求魚建其過費乃  
說緣木求魚乃必不可得之事與兵構怨之求大欲雖未可通得

至如此之甚乎。孟子對說王疑我，所言為甚不知以此較彼則王之  
所為比那緣木求魚更加甚焉。緣木求魚雖不能得魚，後來却  
無災禍，使以那與兵構怨之所為，未遂那朝上之大欲，盡心竭力而  
為之，到後來非惟無功，且將名災取禍，有心不可免者矣。子因問後  
災之說可得而聞之。與孟子說這箇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且如  
那國與楚國交戰，以王評論他兩家，那家取勝，王說楚人心勝，孟子  
說王知楚之勝，卻然則以國之小者與大國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兵  
之寡者與夫衆戰，其勢固不敵也。以力之弱者與強國戰，其勢固不  
敵也。此其事理皆不彰彰較著，誠恐令海內之地犬約以方千里計  
之，凡有九區，集合齊地而算之，不過千里餘，皆列國所有，是於天下  
九分之中才得其一耳。今王以齊千里之一，欲服海內千里之八，其  
強弱衆寡小大之不做，何以異於鄉敵楚哉。恐不能勝，以至於敗也。  
四智不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子

故日後必有災也。王必欲王天下，蓋亦反其本而求之，以仁心而行  
仁政乎。能反其本，則小大衆寡強弱皆所不計，而所欲者精不求而  
自至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仕者是做官的，商賈都是做買賣之人，行貨曰商，若貨曰買，想是告  
訴直前。  
所謂反本者在行仁政而已。仁政則王天下之本也。今王誠能推愛  
物之心以行保民之政，為之興利除害，為之厚生正德，凡法制品節  
之施皆根之至誠惻相之意，不但得彼乎一形，而且得問乎四國使  
天下做官的皆欲立於王之朝，以行其道，務農的皆欲耕於王之野。

以安其業，商賈知關市之不征，皆欲歲於王之市，行旅知道路之無  
滯，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有若其君之德，而求解糾纏之苦者，皆  
欲來告訴於王，夫能行仁政而得民心如是，則小大強弱非所論矣。  
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由是而王，則上施自開，於是自朝，中國可極  
四夷可撫，其所欲者將不求而自至矣。夫力求功微，則所欲者反不  
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亦何必與兵結怨為哉。  
王曰：吾懼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  
之。

王曰：王天下誠不外乎仁政，願吾嘗得昧不能得其成，以為仁政  
者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吾之昏，以禮吾之志，或如何而發仁如何而  
施，指陳條貫，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試行之。  
四智不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三 子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  
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

惟是常產是生業，恆產是可常生之業，恆心是人所常有之善心，即  
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於是放縱僻是淫僻，邪  
是放僻，邪是淫僻，皆是不知而畏懼其中，則於羅網厥其不見所避  
之也。自此以下四節，是反復詳盡以起下文五故之宅一節意。  
孟子曰：仁政莫先於保民，保民莫先於制產，蓋禮義生於富足，故人  
惟有衣食之常產，斯有禮義之常心，若不假於常產而自然能有常  
心者，惟是那從事學問習知禮義的士人方能如此。若尋常小民無  
恆產，便無所資藉，為飢寒所迫，則因窮就沒禮義之常心矣。苟無禮  
義之常心，則將恣情縱欲，於禮義之外，凡放縱淫僻，歌邪侈肆

一切不善之事無所不為而犯罪者眾矣為人君者已不能制產以資民及至民陷於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刑是猶張網捕獸民之不見而取之也若此者不仁之甚矣焉有仁人正位以受百世為心者於此則民之幸而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制民之產都虛說者是養樂歲是豐年驅是驅使向前輕是輕故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制民之產如如此是故明君有見於此其制民之產也度民分地計口交田必使一歲所出上而足以奉事父母下而足以畜養妻子豐年收成用度有餘可飽食終身或遇年歲凶凡也有積蓄備口可以免於死亡然後設教驅而之善則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

亦易矣所謂民有恆產而有恆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矣取治禮義哉

今也制民之產雖畫不詳分授無法民不得盡力於農而徒困於征求上不足以奉事父母下不足以畜養妻子雖富豐樂之歲尚且迫於飢寒終身受苦一遇凶年便轉乎溝壑而不免於死亡百姓富

這等時候皇皇然救死猶恐不足那有開工夫講得禮義哉此所謂無恆產而無恆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行是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蓋猶云何不此反本與前反本當對看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是情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為之本如孝弟為仁之本一般都只以仁中事

此可見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王欲行乎仁政尚不及其本而制民之產乎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是次上與夫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保民之實事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謹庠序之教序於制田里故樹畜之後分明是使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學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不足教養子說

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樹下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皆知今悌之義則教養兼施治化之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位中國而無四夷不難矣胡不能正於天下推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耳區區勸功何足道哉

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樹下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皆知今悌之義則教養兼施治化之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位中國而無四夷不難矣胡不能正於天下推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耳區區勸功何足道哉

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樹下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皆知今悌之義則教養兼施治化之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位中國而無四夷不難矣胡不能正於天下推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耳區區勸功何足道哉

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樹下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皆知今悌之義則教養兼施治化之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位中國而無四夷不難矣胡不能正於天下推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耳區區勸功何足道哉

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樹下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無負戴之勞黎民不飢不寒而皆知今悌之義則教養兼施治化之行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位中國而無四夷不難矣胡不能正於天下推理之所未有也我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耳區區勸功何足道哉

堯山 徐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慎子真 甫校閱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許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其則亦國其庶幾乎

此孟子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也

莊暴是齊臣見如字特地家見也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見音現有因而見也上語暴以好樂謂已好樂也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未有以對是知所好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陳而陳其樂以同孟子好樂何如是問有答於否甚是大能好樂是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齊臣莊暴一日東見孟子就暴音者進見於王王自以其情

暴說已喜好音樂暴於此時此不敢謂其所好為是又不欲謂其所好為非固未有以對也不知好樂何如意者亦有妨於治乎曰好樂初無妨也惟恐好之未甚耳使王知音樂之理可通於治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成人非能好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慮其所好之不正不可謂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先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章帝舜之南風禹之濩武世俗之樂如鄭衛之聲是也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止所謂與百姓同樂而可以王者也通篇之意

已具而暴不能再問故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是言乎齊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不覺慙愧乃勃然變色曰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那威英節漢古先王所作之樂也特好世俗之樂折聲便曲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為天子道哉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節世俗之樂古樂仰先王之樂不妄入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却入在甚字內言但好樂之甚則齊國其庶幾不必計樂之今古也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但其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

孟子曰世俗之樂亦何傷特患其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不必問其樂之古今也古樂此鐘鼓管籥今樂亦此鐘鼓管籥古樂可以為樂今樂亦可以為樂古樂好之甚固足以庶幾今樂好之其亦足以庶幾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就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就樂曰不若與衆

可得聞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管古樂上樂如字下樂音洛蓋上樂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獨樂樂與人樂樂與之言王獨自作樂樂與人共聽樂樂也不若與人是不若與人共聽之為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是與少之人共聽樂樂與衆人共聽樂樂也不若與衆是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為樂與人樂樂且說與人

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其意也

上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可得聞與孟子欲引之以與民同樂故先以齊王之所樂者而後其心之明目獨自鼓樂以為樂與人鼓樂以為樂二者之樂孰為甚王曰人皆有是樂也獨自為樂其樂止於一



已而已若受彼此文歡情恣舒暢固不若與人之為樂也曰與少樂  
樂以為樂與衆樂以為樂二者之樂孰為甚王曰衆人皆有是樂  
也與少為樂其樂止於數人而已若與人人歡洽和氣流通固不若  
與衆之為樂也

臣請為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齊王能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是  
孟子所謂好樂甚底道理齊王已知之其本心之明可與言矣故孟  
子承之曰臣請為王言樂蓋所謂好樂甚不過是與民同樂與民同  
樂則民歡樂之而可王所謂齊其庶幾不過如此是因其所明而道  
之也下文三節就是此意

孟子說王既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則好樂之公私得  
失從可知也臣請一一為王陳之於前可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鐘鼓管絃皆樂器鐘鼓之聲管絃之音猶  
如社之禮聘管之義五文耳下文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聲成文者  
謂之音樂是皆疾首是頭痛蹙頰是頰頰是頰疾首蹙頰是愁苦之狀  
極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亦是臨時然也上帶問字蓋其心元有憂樂  
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惟是窮徹是逐歌之名亦豈  
家之事故謂田獵田獵非樂惟類而言之也車馬亦謂之音者蓋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鳴鳴則和應故也羽旄是旄屬折翟羽設

於樂等之首曰雞以牛尾注於旗竿之首曰旒王游於所樂也此  
旒旒鼓樂田獵不與民共樂是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非  
好樂者也

今王擊鼓作樂於此百姓每聽得王所擊鐘鼓之聲所吹管絃之音  
舉皆疾首蹙頰私相告語說吾王上好鼓樂奈何使我輩到這等窮  
困之地以父子則不相見以兄弟離散其類連如此而略不  
動心乎今王為田獵之樂於此百姓每聞王車馬馳驟之音見王羽  
旄紛紛之美舉皆疾首蹙頰私相告語說吾王上好田獵奈何使我  
輩到這等窮困之地以父子則不相見以兄弟離散其類連如此而  
如此而略不體念乎夫鼓樂田獵王之所樂也百姓每那等嗟怨  
豈有他哉蓋用耳目獨樂其身不能推好樂之心行仁政而與民同  
樂故民見王之所樂者而憂心形焉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四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皆疾首蹙頰而相  
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  
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此處備云殆也蓋無疾病是民惟恐君不安樂有憂之狀其生之  
憊曰應幾曰何以背本尋之難不可作自相問答曰吾王處無疾  
病然不然而何以能鼓樂也此則是因鼓樂則知其無疾病不覺欣  
幸之意與眾同樂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各得其所非同鼓  
樂也

吾輩獨樂而不恤其民固宜有以政民之怨矣若今王鼓樂於此百  
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絃之音舉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曰吾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聲向何其怨地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



則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眩皆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告說  
王通末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恣地能田獵也夫一般的牧樂  
的田獵百姓知這等欣幸者豈有他故蓋由平日切於民能推好  
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民同樂故民見王之所樂者而喜心樂焉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只用說好樂應上文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觀民情之憂喜惟係於好樂之公私如此令王誠心推好樂之心以  
及於民天下之民皆將引領望之近者悅遠者歸而民皆樂也  
其爾之民欣欣相告而已哉所謂好樂甚而民皆樂也此今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齊宣王問曰

孟子對曰

上孟

卷十四

此辭說王囿專利濫刑陷民也  
囿是苑囿專為禽獸之所文王之囿蓋其苑囿所及傳是古者亦有

囿古者有此說也  
齊宣王有囿四十里民病其為大德托文王之囿以自解故問曰

文王之囿其用關凡七十里果有之乎夫文王之囿未必有七十

里縱有七十里決不至於專之以病民故孟子不辯其有無而但答

之曰據古書亦有此說也

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為小亦宜乎

為是草莽足蔽者取芻薪之職人也雉兔者是獵人取雉兔者民以為小忘其大

齊王又問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說自王視之若以為大者  
時之民猶嫌其為小也王曰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  
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周則僅四十里比於文王之囿  
甚狹乃百姓每稱其為大何也孟子對說文王之囿雖有七十里  
之廣而未嘗以為已私囿中之草木當取時不禁民樵採凡取草  
取薪的都往於其中焉囿中之鳥獸當取時不禁民射凡逐雉  
逐兔的都往於其中焉舉凡囿中所有無一不與百姓同之則君之  
囿即民之囿以一國之民共七十里之囿安見其大吾見國愈大則  
草木愈茂禽獸愈蕃芻蕘雉兔之利愈無窮矣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其處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小亦宜  
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

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

上孟

卷十四

郊是國外之郊國是郊之謂也國之門與鄰國相接之界也  
如殺人之罪是以殺人之罪加之併是坎地以陷禽獸者吾民亦

臣始初來到王之境上不暇遽入先問了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

說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不許百姓每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殺

其鹿鹿者如殺人之罪加之則是方四十里之地為坑阱於國中

陷民於死也未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閒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一人專之而眾人避之一人以之為樂地而眾人以之為死所民有

其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

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

此章言人若能無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然必能德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虞淵補氏

交鄰國有道是問與鄰國交接之道仁自是其心克沃酬報之人也朱子

大事小實只字之若弟之耳焉是成湯時鄰國各見成是西戎之國文王事昆夷事實益以足夷事在大雅之賦而可見文王事之之大略而已智者是明理義識時勢而自處於政治之人德澤是北狄

強者大王所謂狄人是也勿說楚越王名仁者智者大德如此見得古之人有行之者而今當法而行之也如百有故事然朱子

宜王之時與鄰國相持互有勝負安有息爭求寧之意故曰利國四鄰本義集說上孟卷十四

相攻無有寧日不知交鄰國有道也此六國亦好惡國也朱子

劫日有鄰國有大於我者有小於我者大凡為大國的多時其德威使陵小國惟是那仁者度量寬洪誠意惻怛惟見理而不見勢朱子

較之私為其執大而執小為能以已之大而事鄰國之小是故古之人有行之者成湯是大國反事為伯文王是大國反事昆夷就是他

犯上無禮也還包容他不與計較這便是以大事小為小國的多不審已量九挑撥大國惟是那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之當然而又知

時勢之不得不然為能以已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是故古之人有行之者犬王事無常何踐事英雄彼他彼陵也只合忍而自強於政治

而已運便是以小事大此交鄰國之道也上之於鄰國其大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朱子

矣朱子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天指聖說樂天是出於自然樂人通暢其心樂為意思畏天是有所畏而為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保天下保其國是言仁者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其實會保天下保其國非只論其氣象規模而已

亦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虞淵補氏

交鄰國之道則在於事人而恤小矣然大事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者也在各自盡其道而已故以大事小者乃仁者與天為一善人之善於人之惡無所擇於知生知死知新理之為樂不知勢之有餘在

已不足在人以戰可勝而不以戰以攻可取而不肯取強弱大小都忘却不計較蓋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智者也天所命循理而行實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而強於政治期有以自立而已朱子

樂天者度量天下之人大大小小好好歹何所不容其謂天地之無不覆護無不持戴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朱子

天者制節謹度無一時之放忽吾見以禮自固號政修之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朱子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是周頌我將之篇天理當然運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舉引詩不及樂天一變亦偶然耳新安陳氏

詩經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嚴不敢違逆於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這兩句說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從可知矣

王可不思所以自盡哉朱子

王曰犬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疾是氣粟之偏氣即小忿也好勇即言不能忍氣相也朱子

齊王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因歎美之說天子論仁智交鄰之道修  
事大惟小便可以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向慕但  
生來有一件病癩性氣粗莽偏好剛勇遇小國不恭常不能包容遇  
大國侵凌常不能忍耐故不能事大而惟小如何做得仁智之事耶  
直解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  
人者也王請大之

小勇是血氣所為之勇撫劍疾視也疾視是怒目而視撫劍疾視二  
可謂小勇正宜王之所好也王請大之下文文王武王之勇乃大  
勇也存疑

孟子對說好勇無備但勇有小有大王請勿好那小勇夫敵於一時  
之怒便撫劍疾視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  
四書本義集註 上五卷十四 九

敵者何足為君王如好勇請於帝王之大勇而好之振其天德之  
剛發於義理之正務使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區區之忿蓋則仁智之  
勇皆所優為矣何必以好勇為病乎直解

詩云王赫斯怒愛整其旅以遏徂莩以錫周祚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  
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是大雅皇矣之篇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樣愛字解做養字旅是衆  
意是止但是往舊字詩釋作旅文王時密罔之人侵陵既窮直至於  
地文王因舉兵往遏其衆所以說以遏徂莩是厚祚是祿對於天  
下是答天下仰望之心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說上文有以五  
赫斯怒整旅以遏徂莩則祚對天下此其一怒安天下之民也故曰  
此文王之勇也這一節是引詩而言文王之勇也故曰  
臣謂王當以大勇為好蓋嘗觀於文王之事矣詩大雅皇矣之篇有

云密人逆拒王命侵阮而至於其文王時為方伯而密人乃敢擅與  
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文王乃赫然奮怒於是整頓陣旅以遏止密  
人祖共之衆使不得侵擾鄰國於以抑強扶弱而厚周家之福於  
以安撫天下百姓而各共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此文王之所以  
為勇也文王一怒而諸侯強不敢陵弱衆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都  
賴之以為安勇何大耶直解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衛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昔是周書泰誓之篇作是立既曰天又曰上帝以主宰而言也寵  
之四方是寵異之於四方越是過越志是天下之心志不但指民凡  
諸侯卿大夫亦有稱亂者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衛行是  
四書本義集註 上五卷十四 十

不順道而行恥是情禮的意是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亦其從上  
文看出不順道出於惡道一節是引書而言武王之大勇也直解  
臣所謂大勇不但微之於文王又嘗觀於武王之事矣周書泰誓之  
篇有曰天生下民立之君使之主治立之師使之教訓其意惟曰天  
能生民而不能使遂其生天能賦民以性而不能使盡其性今作之  
君師替天行道使民遂其生復其性為有以補助上帝之所不及故  
寵異之於四方使之高位乎九重之上統御千萬方之衆也上天立  
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  
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擾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  
人衛行作亂於天下者武王必以為己之恥必不勝憤怒而除之  
安民矣此武王之所以為勇也而武王亦惟奮其一怒遂能安天下  
方而天下之民都賴之以為安勇何大耶直解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承上文文王武王之一怒安天下而云乃設辭也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言要他如此以終上文于請大之之說存疑

觀文武之大勇惟在於除暴安民如此當今天下為暴者亦多矣斯

民之被田也亦甚矣吾王誠能效文武之所為發義理之勇亦當然

一怒於以除殘去暴而收安天下之民則民皆欣欣望效就如林已

於水火一般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此正所謂帝王之大勇異於匹夫

者也如是亦何必以好勇為病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

則非其上矣

此章與沼上之對略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前一

已盡之者齊景公以下是舉齊之典故以告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二

雪宮是離宮之名稱在所居宮室之外時至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

之也賢者亦有此樂蓋自多其能待賢也亦有字正答齊王亦有之

是說賢者固亦有之也人是民非是非怨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元

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答了便能再不復顧此則

眾引向與民同樂上說道理也

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飾

因誘其禮遇之隆而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對曰賢者至於

是邦其君以是處之固亦嘗有之然不但賢者有此樂凡人皆嘗使

有此樂不然下不得有此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所以人君當與

民同樂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一怒安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與民同樂謂皆有其樂居之樂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上非也

是不安矣下非也是不恤民皆非理也重在下句上句特以助之

是平說 夫為下當安下之分不得而非其上者固非也然為君當盡為君之

道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愛民之愛者民亦愛其愛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民之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不憂曲為之說口以民之樂

為樂此便是君之樂如居宇新食民之樂也亭池鳥獸君之樂也所

欲與樂此君樂民之樂也見亭池鳥獸而歡樂聞鐘鼓管籥而喜也

此民樂君之樂也所惡勿施此君愛民之愛也有事為之趨有難為

之赴此民憂君之憂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是皆不以己盡樂民之

樂固見得是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此非其樂民之樂不足以

致之意見得樂以天下也憂以天下亦然說歸重上句

夫不與民同樂則人有非上之心若能與民同樂則不然如安居則

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而皆為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蕩之樂亦

欣欣然皆為君樂之矣飢寒困窮民之憂也憂民之憂而為之設法

救護使無失所則民見君有可憂之事亦便感感然中心不實為君

憂之矣夫樂民之樂至於民亦樂其樂是樂不以己而以民而一人

之所樂者亦衆人之所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愛民之愛至於民亦

愛其愛是愛不以己而以民而一人之所愛者亦衆人之所共愛也

豈非愛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上下相通而無間天下之人莫

不傾心歸附於我其有不感王業而天下者未之有也

人上者當與民同其樂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遊而南放于琅邪吾

欲使無失所則民見君有可憂之事亦便感感然中心不實為君

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景公是齊之先君於是景公之臣名嬰轉附朝舞皆是山名遊是循放是至取雅是齊東南境上邑首修是修為先王是先聖王蓋齊間有省方觀民之說次不然無此則也

孟子勸齊王與民同樂故復東齊之故典以齊之說臣謂同樂可以致王不必遠改諸古而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者齊景公問於其臣晏子說省方觀民先王所重其不欲觀於朝禮禮遊海濱而南行直至琅邪境上思昔先王遊觀當世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當何修為而可以比於先王之遊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在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

諸侯度

道是往還也陳曰巡狩也日述職也便見是無非事者非謂解之貌無事者是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非字當無看省是巡視斂是收斂給亦足也夏諺是夏時之俗語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都是先王之制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行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省

耕省斂每年春秋二行至於巡行述職三代則王十二年方一巡狩諸侯六年方一朝禘禘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夏諺獨言王者蓋歲內之說也夏諺只可帶省耕省斂說不必通帶上文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遊樂合看則則巡遊即所以為樂也二句豈言咏歌之體也度是法度

晏子對曰以遊觀之事為不荀以先王之法為可遵善哉吾君此問也所志何其大也今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往於諸侯之國曰巡狩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諸侯度 三

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謂之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廷也

一往一來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以春秋之時巡行乎郊野如春耕之賸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故省民之弊其中播種有不足則發倉廩以補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或有或無或不給斂則發倉廩以助之天子行此於畿內諸侯行此於國中其

倦倦為民之意又如故夏時諺內之諺曰吾王有遊豫之樂然後吾民得蒙休助之澤若吾王不來郊野一遊則補助之政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來郊野一豫則吾民之不足不給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之一遊一豫憲法而出皆有恩惠以及民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觀夏諺所云則知王者補助之政為不虛矣先王遊觀之

法之善如此直解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者民乃作虐乃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諸侯度

今是晏子自謂當時諸侯是養蠶是耕織之屬有君者則師從從則糧食明是側目而視的模樣齊字解作相字護是護是惡非交相怨謗謂相與怨謗也方是逆命是王命也此命字是行是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無一國之民本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也方是虐民只是上面意若流是如水之流無有窮極就糧食一句說又是是虐民裏面事流連荒亡亦上文說即師行糧食以下至於流連荒亡也此諸侯是謂之罔極邑之長有此節意思要與上支相反上言先王之法此言當時之弊

先王之遊觀都為民同足以為諸侯之法今也諸侯之遊觀則

法之善如此直解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者民乃作虐乃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四

諸侯度 十四

無事便遊以病其民與先王之法異矣但是遊觀則師旅既行既有師旅便有糧食是以供給煩雜騷動百姓百姓無飢者不得食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側目而視聚為譏謗之言乃皆作惡而橫恣怨之心夫天子之命諸侯本欲其土宜德意下安民生也今乃上遊天子之命而下虐無告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極以至於為流為連為荒為亡從為所屬諸侯之憂而已豈若先王之有方親民可為法則者哉直解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賦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從不測順乃訓迷也從流下是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是挽舟逆水而上從賦是田獵無厭是不知止足荒是廢時樂酒是以飲酒為樂亡是失事此晏子自釋上文之義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迷晏子之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五

留明堂

至景公說以下則兼述其事象引所謂流連荒亡者其義何如人君之為樂有放舟隨水順流而忘反者這叫做流有挽舟上水逆流而忘反者這叫做連以從賦為樂而不知止足是把幾務都荒廢了這叫做荒以飲酒為樂而不知止足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是先王之法如此惟君所行猶云顧所行何如爾意存疑

今時之弊如此若先王之法非巡狩則遊職非省耕則省飲斷無有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正君所行何如耳若能戒今時之弊而不致慢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如與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為我作君

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是說晏子之言大戒是大出命令如今政令凡一切勢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陳納無隱之類皆是止而後出命是示其不敢自安且以便於省民與君是君命廢大師是樂師君臣是已與晏子君臣相說全在景公說以下君之說臣只用上文景公說說字是了然景公之說

晏子而悉以其言見諸行事如此則晏子之說景公可以想見是晏子之說其君當在大戒出舍之後不必說以上文善哉問也以下為臣說其君也徵招角招是所作樂章名蓋徵招角招是也言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其樂也招是舜樂當時招在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招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為民觀為事取其切者也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五音旋相為宮也其詩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六

留明堂

是徵招角招之詩音字解作止字尤是非過好是忠愛之意也畜君者好君也既出於好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舜詩意此節自景公說至與發補不足是徵景公之事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是引景公之言蓋徵招角招是也是說其所作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是說其樂意皆是孟子之言畜君者好君也又是孟子解詩意存疑

景公一問晏子之言心中感誠以今時之弊為必可去先王之法為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既告國人示以變化圖治之意乃不敢安於深宮出而住居郊外察問民間疾苦於是始與發舍廡以補助百姓之不足其於晏子之言果一見之行事矣既乃召大師而命之說君

臣相說自古為難我今喜得晏子而問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志君臣相說如此兩當把這徵樂之情宣播於音樂以彰一時之盛也所作之樂即今所傳的徵招角招是也蓋前說徵為事君臣

以為民為事而說其所作亦為民為事之樂也其詩之被於樂者有曰齊君何尤益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於格九而取罪也大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既出於愛君又向九君觀景公能說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如此正能與民同樂豈有不足以致王者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此章行王政就在兩句與民同之再公制好貨大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箇意思來引導其君論齊宣王明堂是泰山下明堂明堂者取向明之義不必如所謂彼此通明之說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侯地而得有之豈是毀壞已足止道註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蓋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

以其無用理當折毀今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者之堂是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若有心要行

王政便可王天下而居此堂亦不必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市饒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

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岐是周之舊國九一是井田之制九分中只取百姓一分世祿是賢者之子孫必有土地使之不失其祿關是道路之關是都邑之市讓是黎谷是稅澤是澗水水所都處架是魚梁水所道處無禁是不

禁民之取禁是妻子不孥是罪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解字從魚魚目恆不閉故以此人之憂愁不寐者皆是告訴發政施仁是虛宗先養重之也亦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如後義先利之先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也詩是小雅正月之篇詩是可樂是困憐之貌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雖未能行王政而實不能無羨慕於王天下故曰天子說寡人能

行王政則明堂可以不毀不識王政如何可使寡人得以聞之與孟

子對說王政莫善於文王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其治岐也始行王政

於耕田的百姓則行九一之法而不稅其私田蓋耕時稅重文王復

行古法也於仕者之子孫則有世祿之賞而不沒其功德也闢市之

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

之也於犯罪之人刑法止及其本身而不以連累其妻子也士農工

商皆有所養矣至其中有人之年老無妻叫做鰥夫的年老無夫叫

做寡婦的年老無子叫做獨夫的少年無父叫做孤子的這四樣人

艱難困苦乃天下之窮民而無所告訴者文王發政施仁雖於人無

所不濟然於此等人尤加憐憫務使之各得其所蓋詩小雅正月之

篇有云富人猶或可勝惟此鰥獨其矣其可哀也此文王所以必先

之也文王之治岐如此此王政之善所以開周家之基業者也王其

以文王為法乎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黎于稷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成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裝糧也然後可以愛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章孟子設問以勸王有為也

託是寄比是及餒是餓非自楚反乃凍餒其妻子蓋及之日乃知彼

之凍餒其妻子也則如之何是託以妻子者當如何處來是絕交解

齊宣王怠於政事孟子欲勸王有為先引起他事以發問說朋友有

相周之義設使上之臣有以其妻子寄託於所厚之友而往遊於

楚國者及其回還之日始知其妻子一向凍餒衣食不足上之臣當

如何以處其友耶上曰受付託而不盡其職非可交之友也當棄絕

之蓋朋友以義合不義則當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事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是掌刑之官士是士師的屬官不能治士是不能以法治其所屬

屬之七已足罷去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孟子又問說士師以明刑為職設使為士師者不能以法治其所屬

之士使刑獄不富職案不修王當如何以處之耶王曰有官守而不

能盡其職非可用之臣也宜罷去之蓋人臣各有職任失職則當去

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顧左右是目顧左右言他是口言他事

孟子曰受人妻子之託而凍餒之則友為當絕矣士師不能治士則

士師為當去矣如今四境之內皆王之所統理乃或治道乖方而臣

里之蕭條或教化陵夷而風俗之薄惡猶友之凍餒妻子士師之不

能治士也又當如何以處之耶孟子以此言勸王心令戒懼也其意

之者深矣使王於此若勇於自責則必曰此則寡人之罪可也不恥

下問則必曰寡人雖安承教可也乃左右顧視而道他事以亂其辭

四境不治之言置之不答其懼於自責取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

可知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主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此孟子因齊王輕於進退人才而教之也

故國是舊國喬木是高大之木世臣是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

者親臣是所當親信之臣倚以為腹心者也昔者是昨日對下文今

日而言亡是亡去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正以見其無親臣也只

說其無親臣則世臣可知矣

孟子因齊王待下疎薄一日進見而諷之說大凡人君繼世而立其

基業相承歷年久遠者則為故國但所謂故國者却不是有那高大

的樹木便叫做故國正以有累世勳舊之臣忠貞世篤休戚與同吾

國以之為柱石他國望之而起敬畏者是國之所以為故國者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謂其有喬木之謂也以其有世臣之謂也魯桓公之世臣本是今日

之親臣而將倚以為腹心者也今桓公之世臣已無親臣矣昔者王昨

日所進用的人今日亡去而亦不知者則無親信之臣可知無親

臣安望其有世臣乎然則惡在其為故國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識其不才是先知其不才舍之是不用此不但自解其昔者進而今

日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今日之笑也

王曰此亡去者大抵皆不才之人後初不知而濫用之故今不以其

去為甚耳從今以始若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不用所用者

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輕視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踈賤可不慎與

進賢是進用才人如不得已足審之又審之又審似有新各顯

之意然者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先看不得已三字。有若落然後。如字則明白矣。踰是踰越。厥字解做親字。將使卑踰尊。踰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若更賢者。而親疎尊卑有易位者耳。此是懲前而戒後也。故曰將使。

孟子曰。知人則哲。自古為難。君欲進用人才。當審了又審。三番五覆。留難難。有似乎不得已而進之者。謹之之。如此何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設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那卑而賢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挽越尊者矣。今日所親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那疏而賢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挽越親者矣。非禮之常。是安可以不慎與。此進賢所以如不得已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十四 五

左右是近臣。未可。是未可信。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述以察其用也。見是親見。左右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勿聽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

國君之進賢。固所當慎。伊欲慎之。當何如耶。且如有人於此。左右近侍俱道其賢。吾未可。迷信以為然也。舉朝大夫俱道其賢。吾未可。迷信以為然也。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為賢。然後察之。或聽其言。或觀其行。果賢與。抑同流而為衆所悅。與必石得真賢。實是有才德的人。然後進而用之。其不肯輕用如此。又或有在我左右的人。都說此人。不賢。勿聽也。衆大夫每也都說此人。不賢。勿聽也。至於通國之

人。俱謂不賢。然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考其行事。果不可與。抑特立而為俗所憎。與必看得的確。確是不賢的人。然後從而去之。其不肯輕去如此。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也。如此則非賢者不進。而所進者皆賢。安有不能識其不才而誤用之者乎。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國人殺之。明其犯衆人之公惡。而非一己之私也。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皆人君大事。不可連帶上文說進退人才。不可而其一者則殺之也。

此道也。非特以之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用此道焉。有人於此。左右都說他可殺。不要遽然聽信。衆大夫每都說他可殺。也不要遽然聽信。至於通國之人。俱以為可殺。然後察之。或驗其罪狀。或審其情實。必看得情真罪當。是可殺的人。然後從而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於一己之私意。而出於國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以此用刑也。就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人君用舍刑殺。一惟決於衆論之公。如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就如父母之於其子一般。為民父母者。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也。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此所謂故國也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此章言崇惡者失其尊名。不得已。君臣論之。欲以深審宣王。垂戒於後也。

故是置朱子

齊宣王問孟子說世備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果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文有之矣趙註

曰臣弑其君可乎

可乎是豈可行乎趙註

宣王又問說桀紂也湯武臣也以臣弑君於理可行乎趙註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閔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是害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是凶暴淫虐滅絕天理謂之賊便是

殺人的賊一般義是隨事制宜賊義是顛倒錯亂傷收斂倫謂之殘如手足損傷一般賊義就事上說賊仁就心上說其實賊義即是賊

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一夫即所云獨夫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誨

趙註

孟子對說若臣大豈可踰越但湯武乃奉天伐暴與稱兵犯順之

事不同蓋天生民而立之君者以其能盡仁義之道以為新民共進

也惟有仁之人其存心凶暴淫虐滅絕天理則謂之賊害義之人其

行事顛倒錯亂傷收斂倫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已去人心已離

不與是一箇獨夫不得為天下之共主矣所以書云獨夫紂蓋紂自絕

於天故天命武王誅之為天下除殘賊吾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為

弑君也觀於武王則湯之放桀亦猶是耳趙註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

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

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此章前段是讓其不任賢下段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國

家為何如如是愛國不如愛王矣兩段意自相呼應後管只是申解前

管

巨室是大宮室工師是匠人之長工師比賢者大夫比士賢人所學

之大勝是擔當的意思能勝其任是大木能勝宮室之任工師

勝任斲是斲削大木指賢人說功而學者仁義也姑且且舍是置從

我是從我之教命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孟子因齊宣王不能任賢國治日進見而諷之說人君任賢以治

國就如任木以治室的一般王欲建造大宮室謂非大木不可則必

遣命工師多方採取以充其用假如工師採得大木則王欣然而喜

以為能勝其巨室之任也倘或匠人誤加斧斤斲削短小則王絕

而怒怪他損壞了這美材不能勝巨室之任矣是王之明於任木如

此至於賢人當其幼時誦讀講明所學者不外於仁義正欲其壯年

遭時遇主一一見之施行以期不負其所學也而吾王則曰姑舍汝

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則是賢人之學甚大而王欲其

小之也夫不忍斲一木之材而乃欲取損大賢之用則何其任賢不

如任木也趙註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璞是玉之在石中者鎰是二十四兩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

也至人是能治玉之人教是待人教之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

教之新賢人自有治國之道不用人告教之故曰則何以異於教玉

人雕琢玉哉家引

夫任賢欲其小則是不任賢矣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且如今有

璞玉於此雖價值萬鎰十分愛重也不能自以己意為之雕琢必

求能治玉之人使雕琢之而賢者之能治國家亦猶玉人之能治玉也治玉必付之能者治國家亦付之能者可也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玉人自合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亦何用教他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矣

○齊人伐燕勝之

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燕王喻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齊人乘子之之亂而伐燕遂大勝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皆曰萬乘五

旬是五十日歟是歟符

宣王問於孟子說燕國既破其土地人民盡當為我有矣乃或言利不可貪勸寡人勿取又或言機不可失勸寡人取之衆論紛紛莫知

適從自寡人論之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也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意者其有天意乎天與弗取是逆天也逆天者懼有天殃今欲取之何如蓋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

而自遂其私耳何異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此亦因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

商以商人不欲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以論其理如此耳

齊王本意欲取之而託天以為辭故孟子對曰觀天命者當於民心誠使取燕而燕民喜悅欣然歸附則是天之所廢不可與也王其順民心而取之古之人有行此事者周武王是也蓋武王當紂惡貫

盈之後人心皆已歸周所以有牧野之師可取而取武王無吝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武王而已矣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悅猶思戀故主則

是天命未改未討也王其順民心而勿取古之人有行此事者則文王是也蓋文王當紂惡未裕之初人心猶未忘商所以執事殷之

節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無吝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文王而已矣然則燕之可取與否吾王但視民心之向背何如耳衆論紛紛何足察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三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軍食盡樂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軍是竹器食是飯食是禮器履方口圓曰壺湯酒之類都叫做軍器

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非似如之如斷是作若字用

運是轉動的意思望教於他人也此條勸以行仁政猶或可取失人心則無復可為也

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行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今以萬乘之國而伐萬乘之國若使并力固守其勢足以相

抗乃燕之百姓一聞齊師之來都盛若箠食盡樂以迎王之師者這豈有他意特以燕政暴虐民被其害如在水火之中一脫忍受不遇

故避之而望教於齊耳王於此時正宜發政施仁以慰燕民之望可也若不仁政更加暴虐如水之深者益深如火之熱者益熱則民

愈不堪今之望救於齊者又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齊豈得而強取之哉可見得國有道惟在得民而民間常懷懼於有德王欲取燕求其所以安民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此章言伐燕勿貪其富也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應之末節是為齊書策如此區處 疏安陳氏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七十里是小國為政是為伐暴救民之政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朱子

齊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當順民心齊人不用孟子之言遂破敗燕國利其有而取之於是列國諸侯俱有不平之心將謀救燕伐齊齊

王懼而問之曰寡人取燕之後諸侯多謀舉兵來伐寡人者事已至此有仰計策可以設備而預待之乎孟子對說臣聞古之王者有以

七十里之小國遂能為伐暴救民之政於天下而天下莫不歸服者商王成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堂堂大國乃懼怕諸侯伐已則退以千里而畏人臣實未之聞也王何不以其自反乎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諫其君而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一征是初征為是國名天下信之是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西夷北狄是夷服之遠國奚字解作何字奚為後我是望湯何為不先來伐我也霓是雲端之形如雲出邑鮮盛者為難曰虹暗者為難曰霓變是勅中是無恤時雨是應時之雨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是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既至而慰民之望獲是符后是若蘇是復生者之言至矣為後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湯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諫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夫湯能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果何道也昔仲虺之誥有曰湯初與葛為鄰葛伯無道湯乃舉兵征之是湯之征伐自葛始始那時天下之人相信其志在救民不是為暴湯若往東面征則西夷之人怨望若往南面征則北狄之人怨望怨之者曰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其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商賈各安於市而交易者不止農夫各安於

野而耕者不變但諫其無道之意而無安其無罪之民就如夫舉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大悅矣故書又有曰我每因若舉我君不救我我君一求我等方得蘇息真是死而復生一故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湯之征伐順民心如此其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望食雲霓以堯王師若救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禮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極是救係累是繫縛之重器是寶器畏是忌倍地是升其而增一倍之地動天下之兵是在我有憂而人得救以為解天下之兵自此起矣此節言其不免於千里而畏人也要見得與上文湯所行相反方是存疑

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而王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今燕國無道其民如在水火之中。一殷王往而伐正其罪。與湯之征葛無以異也。燕國之民以為將救已於水火之中也。欣欣然食盡粟以迎王師。與商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日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亦無以異也。使王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以為政於天下矣。若乃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毀壞他祖先的宗廟。擄取他相傳的寶器。則與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者異矣。如之何其可以如此也。夫天下諸侯。固已忌齊之強。而欲圖之。特無豐可乘。爾今又併取燕國。增了一倍之地。而不能舉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則在我有憂。而人得執以為辭。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勤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孟則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附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四 至

逆是疾反是還施是者。恣倪是弱小者。即所虜掠之老小也。止是勿從。燕是燕之羣臣百姓。置君是擇賢者立以為君。猶是尚。及止是及諸侯之未發而止。其兵此條是為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存疑。  
夫倍地之初。而遂行仁政。則天下之兵可以不動。今天下之兵既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為今之計。王須是急發號令。曉諭國人。將虜掠的老小盡數退還。將欲還的重器。即便停止。子喻已死。燕國無君。則謀於燕之羣臣百姓。擇其賢者。以為君。而後引兵而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得以救燕為名。猶可以及其兵之方動未發而止之也。王欲求所以待諸侯者。其惟如是而已。否則諸侯之謀已成。被燕之兵且至。彼無我察。吾如彼何哉。孟則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之隨也。聞是聞聲。謂聞之聞也。穆公是鄒君長上。謂有司也。如之何則可。是問處置其民之策。存疑

鄒國與魯國敵。聞為魯所敗。鄒穆公問於孟子。說民以用命為願。不用命者。國有常刑。今鄒國與魯國戰。聞吾有司為民死於敵者三十三人。而民皆莫肯為。有司欲死民之不用命。於其長上如此。吾欲誅之。則人眾不可盡誅。若宥之而不誅。則道等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吾欲治其前日之罪。使而今而後。遇難必赴。不復敢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以蹈前日之失。如之何。設施而可也。孟則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飛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孟則  
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熟。轉是飢饉。展轉而死。竟無滿上謂君及有司。殘是虐。尤是怪責的意思。孟則  
孟子對曰。民之疾其上者。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百姓老弱不能動移。則飢餓轉餓。餓則死於溝壑之中。其少壯者。就食他邦。散去於四方者。不知其幾千人矣。連時節。人人盼望救於上。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有司莫肯告之。於君故財發粟以賑救之。去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是君與有司。暴慢不仁。而殘虐下民也。上既虐下。下有不疾視其上者乎。曾子有言。為民上者。當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此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不救。乃今戰聞之。

時而後得以反之也。此則感應之理，無足怪者。君無過責之於民，君亦反求諸己而已。直解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死其長如曰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故上死且不避也親其上就平時言死其長就臨難言平日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諸君言故略有所謂專勉君正本之論也。新安陳氏

蓋有司之所以不恤民者以君之所愛不在於民也是不恤民固有可之罪而所以致有司之不恤民者則君之咎也君若以愛民之心而行仁政以恤之則有司知體君心而各愛其民吾見民於無事之日則皆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

目而各死其長矣夫何至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當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四 孟 聖

反求而不可過責於民也。直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朱子 滕是國名又公是滕國之君事齊事楚是欲擇一最强者事之以求自安之策苟免之計也。淺說

滕文公問於孟子說小國勢孤力弱必須依託大國乃能自安今滕方五十里乃至小之國也又又在齊楚二大國之間分當事之而力不能以兼事欲就中決擇則將事齊乎抑事楚乎不知孰可依託以安吾國也。直解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一是一說效是效與民守之是率其民以守也此猶未若力死死

民弗去方盡力效死是已致死以守也民弗去民亦為之死守也然欲民弗去非平日有以得其心不能。存疑

夫立國者事大國亦不可廢但不能自立而專恃此抑未易耳故孟子拒之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齊楚皆大國也事齊則見怒於楚事楚則見怒於齊必不能兩全而無害道計策非吾所能及也必欲言之而不已則別有一說焉惟是自守而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守死壯懷之義以倡其民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此則事理之可為者也不然欲擇强者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僥倖苟免而已豈吾所能必哉。直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朱子 薛是國名近滕築薛是取其地而城之恐是以其偏邑而恐。朱子

滕文公問於孟子說滕與薛同處於齊之西境今齊人僥倖於薛其城以偏於滕吾深以為恐不知當如之何而可。直解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是地名非澤而取之言非以岐下為善樂取而居之也。朱子

孟子對說敵國外患自古有之昔者大王居邠與北狄為鄰狄人來侵擾大王力不能禦遂棄了邠地去到岐山之下重建都邑而居之這時候管是遷徙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有所揀擇而取之也

豈由迫於狄人之難無可奈何或是因存之計耳。直解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讓為善而已矣

為善或作修德行政承上文說創是造業是垂業統是統緒繼是

續彼指齊說強是勉強苟為善至為可繼也是泛說道理大至登

其內若如彼何哉乃直指滕文公說

夫大王雖失其地而周家與王之業實由於此此豈無故而然耶

人若者苟能修德行政如大王之所為則雖暫時失國後世子孫必

有王於天下者若周家也然君子之所以造其業於前而垂統緒於

後者但為其所當為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

成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齊強滕弱若將奈何哉若計者只安

勉強為善盡其在我以道後世而已矣此外則非慮慮之能及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

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是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大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此章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守業也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守業

常法耳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也

皮是虎豹麋鹿之皮幣是綉帛之貨屬是會集踰是過邑是作邑仁

人也不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謂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數語而感得民之業從也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

市若將有得也當時西方地近成狄皆閉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

大王得優游遠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

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心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

死乃其正也

滕文公問孟子說滕乃小國雖致敬盡禮竭力以事事大國猶不免

於侵陵之患不知如何為計而後可免焉孟子對說昔者周大王

在邠國狄人時來侵擾初奉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再奉之以大馬

不得免焉又奉之以珠玉亦不得免焉大王乃會集邠民中的

而諭之說吾事狄人以皮幣大馬珠玉皆不得免則狄人之所欲

非皮幣也非大馬也非珠玉也乃欲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

人者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矣吾聞之

也君子以愛民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吾固不與之爭地

也及爾等二三子莫謂我去之後便無君長以為憂慮但使有人

安爾等是即爾之君長也我將去此地遷於他方以圖免患矣夫至

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乃難了

邠地經過梁山至岐山之下作邑而居焉此將邠民咸大王平昔之

恩相與說遂吾君乃仁人也吾輩賴以為安何忍舍之於是相率

遷國以圖存者固一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世守言土地乃先人之所受而世守之非身之所能為是非已所

得毋效死是至死守之不可去也

或者又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吾身之所能專也但

當效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此謂守正以

殉國者又一計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擇是審已量力擇而處之意卒歸而在守死上蓋國滅君死此正義

也

夫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惟非大賢以上不能用



經則人皆當勉也君請擇於二者之間審己之力觀勢之便能運國以圖存固甚好但恐不能如願則當守義而已矣理之可為者不如此外此則使侍苟免之計非吾所能及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傷矣有司未知所之故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此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所可及也

平公是魯君乎蓋也嬖人是受幸之人服而得幸曰嬖國君所乘的車僅叫做乘輿焉是駕馬之是往為如字言君為此輕身先匹夫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四

孟子至魯魯平公敬孟子有德不取請名將出而就見之時有嬖幸之人臧倉請問平公說人君舉動關係匪輕往往常吾君獨出則必禮命有司示以所往之地今乘輿已傷馬將行有司未知所往取此請命乎公說我將往見孟子臧倉沮之說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乃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者豈道他是有德之賢人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這禮義是從賢者身上做將出來我問孟子前時喪父其禮甚簡後來喪母却極其厚厚其母而薄其父是不知道所謂禮義也不知道禮義則不得為賢者矣君何必輕身往見之哉平公曰諾遂止不出

樂正是姓子是趙稱孟子弟子為魯臣是調和五味之器古時祭祀燕享皆用之三鼎是士祭禮用特豚而以魚脂配之五鼎是大夫祭禮用羊豚而以魚脂所配之不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前以士後以大夫且禮說不即是三鼎五鼎三鼎五鼎只是祭禮須乘喪禮說此非問辭乃因問而辯也否是否其三鼎五鼎之說食是殮之被衣衾棺槨言此乃人之所得自盡者

平公之見孟子本是樂正子以其賢而告於平公乎公將為樂正子行乃為臧倉所沮是以樂正子入見平公曰吾君欲往見君子乘輿已傷何故忽然中止不見孟刺也平公說我初問仰慕其賢是以欲見今有人告寡人說孟子後喪母前喪父其治母之喪勝過父喪厚母薄父不知禮義之人惡得為賢是以不往而見之也樂正子說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他那一事說意者以其前喪父用士禮後喪母用大夫禮前用士禮祭以三鼎後用大夫禮祭以五鼎如此之厚雖不同與平公說否吾非謂其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也三鼎五鼎禮亦定分不得謂踰蓋以衣衾棺槨人人皆可以自盡時時皆得自盡而不拘其為士為大夫也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前喪實不如後喪也樂正子又釋之曰未可以此之故謂其後喪踰前喪也蓋時平喪父棺槨衣衾雖可以自盡然而為士也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則亦稱家之有無而已是欲厚而不能也後之喪母則為大夫也富也富則得之為有財故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得以自盡其心也然則謂之踰可乎既非所謂踰則無害於禮義而不失為賢矣何為而不往見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後天

也滅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克是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通字重看此天象以氣教言家引  
樂正子往見孟子說克以夫子之賢告於魯君已足命駕而出來見  
夫子彼要人滅倉所阻遂以此不果來也小人之能害正如此奈何  
孟子說這也不是滅倉之過凡人之行或有人使之者其止或有人  
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人所能使非人所能  
尼也然則我之不遇魯侯盛亦氣數之為天也彼滅氏之子焉能使  
子不遇哉而又何怨尤之有龜山楊氏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四終

規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五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孟子 崩騰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此章言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不足為也存疑  
公孫丑是孟子弟子夫子謂孟子也當路是居要地許是期許乃自  
許也不是從人說是對孟子言問孟子敢自許否丑此問尚是未敢  
必孟子能為管晏也存疑

公孫丑問孟子說齊國賢相桓公時有管仲某公時有晏子都能受  
君澤民功業顯著彼無能繼之者設使夫子今日得居要地通知已  
之君操得為之柄則管仲晏子之功可復以之而自許乎成說

孟子曰子欲富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知管仲晏子言齊人但知謀國有二臣不復知有聖賢之舉正心修  
德而致在於王道也家引

大道之不明也久而功利之入人已深故雖以孟子之德尚未敢必  
孟子之能為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為也故孟子答之曰齊人  
之所知者管仲晏子而已矣子欲富齊人也亦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管晏之流更有學術事功光顯後繼高出於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  
也成說

或問子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粲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  
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卓也爾何曾比子於  
是

曾西是曾子之孫雖然其說不安之說先子足曾子畏是畏其父也  
是怒也何曾猶何乃也謂何乃比乎於是得是再任久是在位之久  
烈猶光也指功業之著見者言耳是卑陋言其不知王道而行霸術  
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也也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本  
汝但知齊有管仲晏子不知管仲事功固聖門弟子所差稱者也言  
者或人問曾西說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他孰為過之曾西  
然不發曰子路開過則喜則必行才可治千乘之國學也升聖人  
之堂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曾子之所敢比乎或又問曰吾子既  
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慨然不悅曰爾何乃比乎  
於管仲夫管仲得君之獨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  
其久也既專且久宜其豐功盛烈足以上擬伊周顧乃不知王道而  
行霸術本其心術之不正而妻其所流只到富強住了不得與於王  
道

曾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五  
者之德視伊周何如其功則則亦等耳則無足觀也爾何乃此乎於  
是入乎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類之矣  
曰是孟子之意願是望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五子論故許為自  
許一從五子論故願為相應

以會曾此言觀也則管仲者曾西之所不為者也曾西與我同道  
西不為管仲而子何乃為我類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以是曾西之意願是望侯之長顯是顯名

公孫丑說管仲相桓公周懷夷以死盟玉而諸侯皆奉其命是政  
其至以特新於天下也晏子相景公希德讓刑以修內治而一時  
傳其賢是能致其君名於當世也二子之功烈卓然如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以言能輔佐之也此正承上文以其君霸二以字說來謂能致其君  
也此孟子自負非以齊之特勢而言反手言其易見管晏不足為也  
存疑

孟子說管仲輔君以霸晏子輔君以顯雖亦有功於齊然未能致王  
於王道也如使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將使天下之民舉安而  
以齊王於天下如轉手之無難也豈特以其君霸顯而已哉此吾之  
所以卑管晏而不為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是益德益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答之類下文德行速亦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五

指仁政也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百年而後崩不可謂在位百年只  
是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冷是管仲

公孫丑因孟子說以齊王猶反手疑其自許太過遂曰夫子言管晏  
不足為弟子固已感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或疑其以文  
王之德之及於人者不為不盛又享國百年而後崩則其德之施不  
為不久然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未編及於天下也豈待武王克商以  
有天下周公相成王以作禮樂克繼其統然後仁政編及於九州德  
業洋溢乎四海而政教之化乃大行焉則王業成就固若此之疑矣  
今乃說以齊王如反手之易一般則是聖如文王亦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  
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單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

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常猶敵也以其德不可當也武王仰高宗作是起六七作謂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在朝諸侯是諸侯米朝運之當言其易也故家是舊臣之家遺俗舊民之俗是在下底流風以修身齊家

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是說在「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自商之先王身下來也微仲是紂之庶兄比干箕子是紂之叔父膠鬲是民臣作五箇人有久而後失之是失之於武王時不在文王手頭失也言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是以難也此句只帶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句在「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留明堂 四 孟子曰公孫丑文王不足法之言賤之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魏

不足法哉其德化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者適遇時勢之難耳蓋商家之有天下始於成湯之克仁由湯而大甲大戊祖乙盤庚以至於武王賢聖之若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

心天下之歸服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變而之他也故當武王之時國運雖衰王業未改一加振作遂能朝服諸侯而有天下循運宰一般及紂之時去武王代未久在下則有舊臣之家與舊民之俗其在

上則風化之美與政治之善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此五人者皆賢人也相與同心戮力維持其缺失而輔相之借餘蔭得賢輔故紂雖不道猶未能遽失夫待久而後失之也當此時天下尚然一統雖尺地無不是商家之土雖一民無不是商家之民然而文王僅守侯邦猶方百里之地而起是以雖有莫當之盛德而終不能集一統之大難而如此其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言是諺言是聰明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乘勢是居富貴之勢鎡基是田器耒耜之屬時是耕耨之時與下文時之易不同乘勢以作事言待時以種田言齊人之意蓋以待時乘時也今時則易然此時字又該時勢

吾謂以齊王猶文王有言謂文王為不足法蓋以時勢而論則文王處其難而於齊處其易耳齊人有言說人雖有才智聰明足以辦事然勢有未便則智慧亦無所施不如乘者有為之勢因而展布可以建立功業雖有鎡基可以治田然時有未至則鎡基亦無所用不如此待耕耨之時因而力作可以成就稼穡觀齊人之言則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茲以齊之勢當今之時與文王之所處不同故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留明堂 五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

運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盛是盛時地是王業之地運乎四境是自國都以至於四境人之所居必有難夫故云則是人煙接連無斷處也凡言政者皆是與國之難如改卜改日之類地不改辟二句言土地儘開闢了不待再闢闢人民儘聚集了不待再聚集此言其勢之易也

何以見其勢之易於王昔夏后殷周之盛時工農之地不過千里今齊地亦方千里則齊已有其地矣又民於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則齊已有其民矣夫土地不廣須更開拓今地方千里則不待改闢而地已廣矣人民不聚須更招集今民居稠密則不待改聚而民已聚矣視彼尺地一民皆商家之有而文王起

自方百里者異矣乘此之勢行仁政而王天下孰得而禁止之哉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就是種憔悴是困苦之模樣兩時字是時勢之時易為飲食言飢渴  
之甚不待其美以況憔悴之民易見德也此之飢渴猶下文之創懸  
皆是喻此言其時之易也

齊之易子不但有可乘之勢而又幸其有可為之時也且周自文王  
至今七百餘年沒有个聖君出而繼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  
時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者也當紂之時善政猶有存者而今王者既  
不作則諸侯分隸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是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此時而施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就如那

飢餓的人但得食便以為美而易為食枯渴的人但得飲便以為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六

而易為飲其於王也又何難之有哉是時之易為又如此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此德字即是應前文王之德成德字連是疾置是驛郵是朝馬遞  
曰置步通曰郵大抵置長而郵短故置用馬遞而郵用步遞也即今  
官文書常者逐鋪遞急者驛馬遞孔子此言不必在時勢易上來

時勢易內自有仁政感人之意思在此又引孔子之言明德行亦  
本自速也上文雖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依然其實只養兒成時勢而言猶是輕帶說至此方說出德行之速

而下文總之曰當今之時一節方實說出山時勢易而德行之速  
得時乘勢固易於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有言人君之  
德政出身加民其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

待疾之而自速也此有感而彼即應不待行之而自速也此之置郵

而傳命豈不更速矣乎孔子之言如此未子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  
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指  
夏后殷周之盛條易王之勢也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德行速  
意也此處方連帶德行速然亦非有是時勢易方德行速也看猶解  
倒懸還重在德上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為然

此時包時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也之時字在疑  
夫德行之速不假於時勢之易況加以當今之時亦同萬乘之勢  
則德行之速當何如耶但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民心惟悅就如替他  
解放下倒懸的一般其感人之速入人之深又不但如飢渴飲食而  
已夫古人如文王積德百年而猶未洽於天下只為時勢之難故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七

其在今日所行之事不必全到古人但行得他的一半即可以長駕  
遠馭其成功已加倍於古人矣此惟在此時為然蓋其時勢易而德  
行速故用力少而成功多也然則吾所謂齊王猶反手夫豈大言無  
當者哉而子以管晏之功為我願亦豈知我者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  
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章當分五節看章首至守約為第一節是大概言不動心自政開  
天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是言不動心之異於告子自  
政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為第三節乃詳言其心之所以不動

兼知言養氣二者而言自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為第四節是願  
學孔子之意後四段盡在此句蓋已寓縱孔子之意矣自伯夷伊尹  
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則皆盛言孔子之聖以見其所以願學孔

子之意也

子之意也。大抵不動心三字是孟子一生學問得力處。而其大本大原却從知言養氣中來。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貫。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蓋善學孔子而有得者也。

加齊之卿相。是加以卿相重任。新王是齊王之事。其是怪異動心非謂以卿相當貴。勸其心謂謂王事大。恐孟子不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勸其心也。四十是道明德立之時。

公孫丑設問曰。夫子若加以齊之卿相之位。而特以行其道焉。以夫子之道德。雖由此位而成霸王之業。亦其能事。無足怪矣。但道等地位。其任至大。其責至重。夫子處此。容有所疑。或恐懼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皆自四十之時。此心久已不動了。今日若加我以大任。亦無異於平時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實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西書本義集覽 上孟 卷十五 八

孟實是齊之勇士。過孟實遠矣。謂其勇於孟也。然不名不實。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守。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即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想告子之勇於慮思。亦引。

丑又曰。當大任而不動。天下之至難也。而夫子能之。則夫子之勇。過於孟實遠矣。孟子曰。心難易動。然其不動。道也。不足為難。即如告子為人。雖其見道未及。及四十。已能先我不動了。則此果何足為難哉。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有字包得。閣下文。照會孟皆是。但有精粗之分。折衷與氏。丑又問說。敢問不動心。亦有道乎。孟子曰。有。道。凡心無所主。則事物之紛。皆得以搖之。若其中有定。則皆能無所動。而不動其心。

北宮黶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是姓。黶是名。是个勇士。養勇是養有勇氣。不膚撓。是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即不目逃。是刺其目。目不轉。時逃避。是撻。辱一毫。挫於人。謂所挫者小也。撻。是撻。撻。是毛布寬博。是寬大之衣服。者之服。他不愛。是不受其挫。必報之也。刺是殺。嚴。是畏懼。無嚴。諸侯。只是說天下諸侯。不見有可畏者。其言其勇而已。惡聲至。是以惡聲加已。反是。還此句不可。連屬無嚴。諸侯。說褐寬博。萬乘。皆然。言不惟辱。味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

所謂不動心之有道。且不論當大任的。只看那勇士。每亦自可見勇。士中有北宮黶者。其養勇也。挺身而顯其肌膚。不畏刺而撻。撻。目。面。其目不畏刺。而逃避。蓋自恃其勇。而不肯示怯於人也。其心不為大有挫辱。雖不肯受。縱使一毫之撻。受挫於人。就如撻之於市。朝一。般。有。不。勝。其。愧。恥。之。苦。者。一。味。要。求。勇。不。惟。不。肯。辱。於。褐。寬。博。之。夫。亦。不。肯。受。辱。於。萬。乘。之。君。視。刺。那。萬。乘。之。君。便。如。刺。褐。夫。的。一。般。而。不。見。有。可。畏。懼。之。諸。侯。也。故。人。以。惡。聲。加。已。已。必。以。惡。聲。報。之。此。以。必。勝。為。至。而。不。動。心。者。也。

西書本義集覽 上孟 卷十五 九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翁勝也。量敵而後進。應勝而後會。是具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是姓。舍是名。施舍是養勇。施舍自言其名。謂曰。舍。視不勝。翁勝。是言其雖不勝。亦無所懼也。如勝了他的一般。應者。或進而攻之。或進而拒之。不專進戰也。會。是合戰。則專手戰。設。是敵。感。勝。是畏。三軍。

者此舍讓別人答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此舍自言不是孟子言  
舍皆以心有主而不能動一則至於必勝一則至於無懼是處  
之不動心本又在管子之下五以孟實比孟子故孟子此處亦以勇  
士之類直數演粗說也

又聞勇士有孟施舍者其人之養勇也常自負說我之於敵其說者  
若勝了他才能無懼便遇有劫敵在前雖若不勝自我看來也就如  
勝了他的一般更不計較強弱勝負而有懼心也設若度勝敵人強  
弱而後取進兵計慮在己之能勝而後敢合戰道是畏三軍之衆者  
也不足以爲武矣舍豈能保其必勝哉只不見三軍爲衆勇往向敵  
能無恐懼而已矣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  
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西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十

似曾子也  
做是論其氣象各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教也賢是勝約是前  
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爲得要也

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固皆能不動心矣然二子之所以爲勇者又  
有不同孟施舍以無懼爲主是專務守己者他這氣象似曾子乎  
日凡事又許已的一般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專務敵人在前是  
衆有似子夏平日凡事能信譽人的一般若論二子之勇孰是血氣  
用事的他兩人不相上下也定不得誰勝但就中較量然而孟施舍  
之所守在此北宮黝爲得其要也蓋力可得而制心不可得而

奪在人者有時而難必在己者無往而不自由也  
昔者曾子謂子夏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  
精實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子夏是曾子弟子大子謂孔子也縮字解做直字備是恐懼焉猶乎  
也猶云吾得不怕他往是往而敵之言義之強也縮不縮指理言不  
情吾往指氣言則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  
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所以先說謝舍然後說歸曾子來  
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蓋自此自反而  
縮而發之乃一章大旨所繫不可失也

孟施舍之所守固約於北宮黝然要而言之二子之勇皆非勇之太  
二子之守皆非守之正也昔者曾子因子夏好勇教他說子好勇乎  
勇有大小那血氣之小異何足爲好吾嘗聞義理之大勇於夫子矣  
夫子有言人之所持以常伸而不屈者莫過於理設使自家及已  
有不直就是衣褐寬博至賤之人也敵他不過吾豈不憚憚然恐  
之乎使自家及其理本直縱有千萬人之衆我也理直氣壯當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十

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此正所謂大勇也乃吾子之勇  
也曾子之言如此  
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守約只是所守之約孟施舍是說氣上做工夫曾子是說理上做工  
夫

今以曾子之所謂大勇者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雖似  
曾子此於北宮黝固爲得其要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  
及身猶理爲尤得其要也此不動心之由惟曾子爲不可及耳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大焉故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

無暴其氣

此承孟子我四十不動心及告子之先我不動心之言而問也不得於言是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事之理及觀古聖賢之言及聽今人之言皆是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只似道理字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勿求於心是舍置其言而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是心有不安氣請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類勿求於氣是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更求其助於氣如手容亦要恭足容亦要重視亦要明聽亦要聰之類可猶言高可為也僅可而未盡之謂志是心之所向而今要做一件事這便是志不言心而言志者就心之所動處言之為尤切耳帥是將帥充足充滿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用矣故曰氣體之充也至字與大守對猶云第一件至與大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個後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五 上五 五十五 孟子 告子下 四 守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个養心且以喜怒哀言之一指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區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其當怒也須怒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亂暴了無暴其氣只是不暴喜怒哀樂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蓋為告子將氣放散低說了故說志最緊氣亦不可緩也夫志氣之帥也以下全是破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以見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不可力制其心而不求助於氣也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公孫丑又問曰黜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憂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見不動心之各有其道矣然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其道可得聞與孟子

說欲知告子之不動心只觀其所言便見他主意所在他嘗說人於言語間理有不達却要用心思索以求通解是心以言而動也必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人於處事時心有不安却要用力修爲以求妥當是心又以氣而動也則就心上整理不必更求於氣且只欲把定中間心要他不動都不管外面言與氣是也得不是也得皆不理會此告子之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先於我也今以其言而斷之心爲本而氣爲末既自本末之分則彼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至若理寓於言而言發於心不得於言正以心有所不明正當反求於心而乃謂勿求於心則其心頑然無所知覺無以釋其義之所安是既失於外而遂疑其內斷然以爲不可理所謂不可者固不可其所謂可者亦歸之於不可也人心之動而有所之之虞者志也志以至宰乎一身而役使乎氣是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五 上五 五十五 孟子 告子下 四 氣的將帥也氣以充滿乎一身而聽命於志者也夫志爲氣帥則志固爲極至焉氣爲志輔則氣亦即夫之焉所爭亦不多也所以說人固當持守其志使卓然於內以爲一身之主宰亦當善養其氣使充滿於一身而不至於饑燥內外相資本末交養然後爲盡也此則我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乎哉但較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爲彼善於此耳其爲不可則一也 且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壹是專一蹶是顛蹶趨是疾走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孟子以蹶趨形容之耳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俱足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則此節亦重在氣一邊



公孫丑不得志至氣次之意又問曰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則只就志  
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又曰持其志而養以無暴  
其氣何也是蓋不知次者即次之謂而認夫字爲後字義矣故告之  
曰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功夫不可偏廢也如志  
之所向專一則四肢百骸皆隨其運用固足以動乎氣然使氣之所  
在專一則心思慮慮不及管攝亦自然引動若志志動氣是源頭  
濁者下流亦濁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及濁了上面也今夫  
驟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會動只是忽然啣或奔走而來其氣  
必逆而心不定此亦氣動志之一端也夫志豈動氣則志固不可  
不持而氣豈動志則氣亦不可以暴矣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長是過過於人的意思知言便是窮理浩然便是盛大流行之貌便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五 十四

今廣大剛決底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善養者即順而不害  
之謂氣即所謂體之充者似令人說氣魄相似氣只是一个氣但從  
義理中發出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謂之  
浩然之氣則是氣本浩然酬酢應接皆合於義故其氣自然盛大流  
行也知言知也善氣行也知言善氣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  
義上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朱子  
公孫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則見夫子之不動心  
異於告子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有何所長而能  
然耶孟子說我之所以異於告子者只是兩件學問告子說不得  
言勿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也我則能窮理盡性盡知天下之言見得  
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告子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  
氣即天地之氣百人之所以充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來自浩然才

性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體則便非氣之本用我則能存心養性  
養之使其氣自然盛大流行以復其初也知言則盡心知性為理洞  
然何有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此其  
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我之所以長於告子者如此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難言是未易以言語形容非終不言也  
公孫丑又問說氣便是氣如何叫做浩然之氣夫子既善養之必有  
可得而名言之者請試言之孟子曰凡物之有形聲者即可指其形  
聲而名狀之惟此浩然之氣則惟在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本難  
言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反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  
用是說氣之功用至大是初無限至剛是不可撓屈直字即上文  
縮字意是順其自然無害是無作爲以害之要養又要無害下文動  
長便是害處塞是偏滿之意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  
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焉駭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至大  
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其效也  
此一節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樣子塞於天地則至大至剛但必  
直養無害方全得此氣之體段也然此處方欲明其浩然處初未重  
在所養下文是集義所生者一條方是所養之事

浩然之氣本難言也即試言之其爲氣也極盛大初無限他  
量隨善事都做件又極剛動不可撓屈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氣之  
本體如此天人一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木無欠闕天地之氣如此  
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人不能養之而又害之私意妄作一

向敵了他剛大體段故其大者小剛者弱工誠能順其自然以直  
之而又無妄有所作為以害其本體則剛大無虧凡天地間無一  
不可做無一處不可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充  
塞天地之間而無間矣前卷陳氏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是觀貼起來合而有助之意却不是兩物相補助只是一滾發出  
來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舉統體而言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  
用以處此理者也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  
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而只說集義道義是虛底物得這氣觀貼  
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無是謂無此氣餒字對充字體不充也謂無  
此氣則道義莫為之配便是體不充矣故曰餒也其為氣也配義與  
道正言氣之功用無是餒也詩友言以明之耳非就舉之辭也

論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其

論

人能養成剛大之氣而至於塞天地其為氣也又能配義與道則  
行勇決而無疑懼也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此  
則見義所當為的便奮然必為而吾心之裁制者固之以果決且見  
道所當行的便毅然以行而天理之自然者得之以深造則氣與道  
義初不相離卒然臨事助得道義行將去愈覺剛果更無凝滯矣若  
無道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  
以行之也以此觀之則其所以為浩然者可見矣

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習言積善只是伴件事要合方自然積得許多生是發生之生是  
氣候到自然生不由人力安排得獲行大家掩襲之義只是說非以  
義掩取是氣如才行得一件事合義便如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

可以擷奪而來非順理而行有積累工夫者也是字與非字對製字  
取字皆與生字對集義是歲月之功義取是一朝一夕之生是自  
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此兩句是反覆說猶言是如此非如彼  
耳慄是快足一餒字本同皆謂體不充行有不慄於心則餒正是登  
明非義襲而取之意二句又安見義之非外處古子未嘗知義不可  
謂情不待於言勿求於心說只是因事以証之耳外義蓋外之而不  
求非欲求之於外也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外義故不能  
集義以其不知為吾所固有而不復以為事也

浩然之氣固足以配道義然方其養之之始却只要在義上做工夫  
不要在氣上做工夫夫是蓋歲月積久之功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  
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以至無欠闕道漸積果既久行之事  
事合義而後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自然而生於中者非只是行  
事偶然合義勇而為之便可襲取於外以為浩然之氣也豈只行而  
偶合於義則其義有未集而不合於義者多矣縱有些子不合道理  
心下便不足則氣亦從此不振而索然餒矣是豈可掩襲而取之  
夫心之慄與不慄由於義之非與不集則義之非外面當求也昭昭  
矣我故說告子未曾識義正為他說義在於外而不求之故也既以  
義為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其所謂先我而不動心者不過  
悍然不顧以襲取之而已豈真不動心者哉

論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其

論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聞其苗之不  
長而懼之者芒然臨誦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  
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是須把當字做如守敬也須把做字玉如求放心也須把

做事未如窮理也須是把做事去窮只是集義也正是期待其效之  
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勿忘是勿忘集義一言一動  
之間皆要合義聽其氣之自充助長是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尚  
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玉謂已剛毅無可傾伏便要發揮去做事  
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感即強作之道我不  
感便是助長便是要養氣而取也必有中焉心勿忘是論集義工夫  
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漆一物事不得下兩句非是覆解  
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共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  
了不可便要充去只是說未能集義不可便要浩然也有事勿忘便  
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長便是說養而無害因是憂懼是故芒芒是  
無知之親其人是家人病是疲倦其子報前者之子也趨是疾走趨  
是枯槁天下之不助前長者寡矣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氣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左

正如種苗者也非徒無益於秋而又反害於氣矣蓋其中長乍消易  
盈易涸其長而盈也則發於燥燥而不能自制其消而涸也則轉為  
退去而不能自持助長之害何如哉知助長之害則知非養氣而取  
之矣知非養氣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為重矣以集義為重而勿忘勿  
助此吾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  
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豈不惟不善養而又  
反害之矣 孟子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維遁辭知其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辭是偏詖之辭如楊氏之仁墨氏之義蔽如遮蔽相似只見一處  
如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淫辭是放蕩之辭說成運通淫辭  
陷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邪辭乃既陷後說成漸次考張一辭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左

邪僻將去離是離了正道而自成一家道是迷道是既離後走趨底  
詖也說不去了却又自為一說如楊氏本自不放一毛而稱天下如  
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應由親始窮是因  
此說淫邪通四者相因言之失也蔽陷離窮四者亦相因心之失也  
詖淫邪通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宗其實詖亦有許多樣蔽亦有許多  
樣詖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詖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  
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放此政不止有位者之政有位無位皆存  
政也只是大綱政之與事猶有子言大事小事一般先事而後政者  
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者是自大綱而至節且政事皆心之所  
發於大體既有善則小者可知蓋所謂知言者則只是到其蔽陷  
離窮而已然蔽陷離窮不止為言辭之害又為政事之害故兼及之  
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所以明其為理之必然非固自矜其言之必

信也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語

公孫丑問說如何謂之知言孟子說人之言語皆本於心其心明乎

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如理本乎正他却只說得

一邊叫做該能見該辭則知其人之蔽於一偏只見一邊不見一邊

如楊氏為我輩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說也又有高談闊論放

蕩無川底叫做淫辭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而莫知省悟如

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四旁只管陷入裏面去故漸漸只管說得闊

了支蔓淫溢也又有好為異說新奇詭怪與正論相背的叫做邪辭

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乎道幾何地陷人深矣於是向背却正道

則去愈遠遂與正道相離了故其辭邪也又有說得不當却支吾躲

閃爍變以求勝的叫做法辭見法辭則知其人已離了正路他那物

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是說不去了又却自為一說故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五 子

其辭通也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大生此四者我則即辭之若此而

知其心之所失者何在也然不特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

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必且害於其政而所設施之闕大綱必壞

矣大綱既壞則其事之條作亦必與之俱壞矣雖聖人復起必從吾

言而斷斷乎其不可易也蓋心之病發於言者即其發於政事者有

病則政事亦病也夫既知其發言之所自而又知其害之所極吾所

謂知言者如此若言子不得於言勿末於心則亦冥然罔覺而已何

足以語此哉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

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說辭是言語善為說辭只是善辭而行是有得於心而見之於行善

善言德行是身有之而言之親切若言字輕德行字重辭命是身命

禪讓草創之命夫子指孟子此一節皆公孫丑之問也

公孫丑問孟子說知言養氣志齊當抵夫乃問說當初孔子弟子如

宰我子貢這兩入說的言語皆能合道理當事情而善為說辭如冉

牛閔子顏淵這三人本有德行故說著身心上的道理便親切有味

而善言德行數子各有所長如此然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

牛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兼而有之然猶不敢

自任常說我於辭命之事則不能也今夫子既說我能知言便是長

於言語又說我善養氣便是長於德行以兼賢所不能兼而夫子兼

之以聖人所不敢任而夫子任之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

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於是何言也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五 子

惡是驚歎之辭此夫子指孔子也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學聖

人之道而不厭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

孟子不敢以聖自當乃驚歎曰以我為聖是何言也聖人之名莫說

我不能當就是孔子也不敢以自任昔子貢問於孔子說夫子道高

德厚天下莫及其始聖人矣乎孔子說聖豈容易得到此非我所說

我但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如斯而已乎

貢曰學而不能厭則又無不考物無不格融會貫通而理自明於心

矣乃所謂智也教而不能倦則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涵養薰陶而澤

普及於物乃所謂仁也既仁且智則是體川兼備道大德弘既已優

入聖人之域矣雖欲辭其名豈可得乎子貢之言如此可見聖人之

各雖實有聖德如孔子者猶不敢居況我之學遠不及孔子而子貢

擬以為聖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體以喻德一體是得一肢具體是四肢皆具微只是小字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安是處

公孫丑見孟子不敢以聖自居又問說昔者丘嘗竊有所聞孔子弟

子簡簡都學聖人但其學力不同所得亦異如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的

文學子張得聖人的威儀都有聖人之一體如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備義理完具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為覺微小耳今夫子既不敵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姑是月舍是置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孟子曰立志欲本取法欲高數子雖賢都亦且置之而勿言此非我之所欲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遊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何如是問其所安否不同道言伯夷伊尹與已不同道亦即姑舍是之意也治則進只件說伯夷無治則進之事久是久於其國還是求去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

公孫丑又問說夫子既不欲以孔門諸子自處若伯夷伊尹夫子以之自處當何如孟子曰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如上則擇君而事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下則擇民而使之非

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方進而任世亂則寧退而隱此伯夷之道也

如以為事是君則為堯舜之君而何事者非君便是民則為堯舜之民而何使者非民世治也進而仕世亂也進而仕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處不繫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即久留而不可以為遲遲時可以速則速去而不可以為悖悖此則孔子之道也此皆前古不思不能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吾未能全體而遂行之焉然夷之清尹之任皆有取必之意而未合時中之道若孔子之聖則道全德備不偏於清而未嘗不備於任而未嘗不任乃我之所願學者也我既願學孔子則我之道即孔子之道而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矣道不同則亦姑舍是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是齊等之幾

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與孔子既皆古之聖人則二子之於孔子其德亦若焉然而孔子曰吾不可得而自生民以來之聖人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之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非伯夷伊尹所得而班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同是有同處有是有同若是君而臨之

五又問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亦有一二之同處與孟子說也有同處以言其德之盛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之道三聖人皆能使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天與地與一統天下

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方進而任世亂則寧退而隱此伯夷之道也

如以為事是君則為堯舜之君而何事者非君便是民則為堯舜之民而何使者非民世治也進而仕世亂也進而仕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處不繫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即久留而不可以為遲遲時可以速則速去而不可以為悖悖此則孔子之道也此皆前古不思不能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吾未能全體而遂行之焉然夷之清尹之任皆有取必之意而未合時中之道若孔子之聖則道全德備不偏於清而未嘗不備於任而未嘗不任乃我之所願學者也我既願學孔子則我之道即孔子之道而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矣道不同則亦姑舍是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是齊等之幾

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與孔子既皆古之聖人則二子之於孔子其德亦若焉然而孔子曰吾不可得而自生民以來之聖人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之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非伯夷伊尹所得而班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有同是有同處有是有同若是君而臨之

五又問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亦有一二之同處與孟子說也有同處以言其德之盛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之道三聖人皆能使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天與地與一統天下

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方進而任世亂則寧退而隱此伯夷之道也

如以為事是君則為堯舜之君而何事者非君便是民則為堯舜之民而何使者非民世治也進而仕世亂也進而仕此伊尹之道也若夫出處不繫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即久留而不可以為遲遲時可以速則速去而不可以為悖悖此則孔子之道也此皆前古不思不能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吾未能全體而遂行之焉然夷之清尹之任皆有取必之意而未合時中之道若孔子之聖則道全德備不偏於清而未嘗不備於任而未嘗不任乃我之所願學者也我既願學孔子則我之道即孔子之道而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矣道不同則亦姑舍是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是齊等之幾

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與孔子既皆古之聖人則二子之於孔子其德亦若焉然而孔子曰吾不可得而自生民以來之聖人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之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非伯夷伊尹所得而班也

不假土地甲兵之力以言其心之正若使他人一不義之事殺一  
罪之人不以其義而可以得天下這三聖人皆必不為不肯將一處  
之私求壞了這全體也是則三聖之所同也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率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是汗下不平處到上智字說阿是私曲偏言之以則三子之言必  
可信耳虞源輔氏

公孫丑又問說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孟子說孔子異  
於羣聖非我一人之私言其先孔門弟子已言之者矣昔宰我子  
貢有若這三人識見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汗下而不尚明亦必不  
至阿私其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論語

卷之五

子是等我各賢是勝過的意是蓋語事功也程子

孟子引宰我之言說自古聖人必以堯舜為稱首以子觀於夫子  
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其功在一時後世賢聖之君不作  
異端漸熾苟非得夫子祖述堯舜以路後世則無所依據以入堯舜  
之道今人連堯舜也不識是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性  
聖禮紀樂為萬世開太平其功素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我之惟在  
孔子如此直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禮是制度文為乃夏禮殷禮吾能言之禮政是紀綱法度德須兼功  
觀此語本意是指王者大抵如此說  
孟子又引子貢之言說自古聖人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所存之

德國不得而見然而有可知者蓋禮者所以飾政故今日見其人所  
遺之禮則可以知其當日所行之政如禮之尚齊者則其政亦簡禮  
之尚文者則其政亦詳是也樂者所以彰德故今日聞其所遺之樂  
即可以知其當日所存之德如樂之盡善者必性之之德樂之未盡  
善者必反之之德是也現持此法從百世之後以差等百世之王莫  
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  
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朱子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  
未有盛於孔子也

豈惟民哉與起下夫道裏合簡類字本意只是說民類麒麟鳳鳥山海  
用以比況耳故下即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首一言意類  
類是毛蟲之長鳳凰是羽蟲之長理是麟對行潦是道上無類之水  
出是商由拔是特起舉是飛拔乎其萃又是向出類處說此一引與  
承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不必兼麒麟鳳鳥山海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論語

卷之五

孟子又引有若推尊孔子之言說天地間豈獨民哉如麒麟與走獸  
一般是一般是走獸鳳與飛鳥一般是一般是飛鳥山與丘垤一般是一般是土河海與行  
潦一般是一般是水其類未嘗不同也至若聖人之於凡民一般是有形有性  
其類亦未嘗不同也若夫能踐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人類之類而  
實高出於人類之上雖處乎羣萃之內而實特起乎羣萃之表聖人  
固皆異於凡民然自生民以來則固未有如此之盛若然則孔子其  
出類拔萃之尤者哉此有若推尊孔子之言也觀三子稱孔子之類  
則見孔子之聖尤盛於羣聖人而況於伯夷伊尹乎此吾所以願  
之也大抵此章始言知言養氣以明不動心之原來復推尊孔子以

中願學之意其深斥告子者則異端也其推尊孔子者承道統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精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此章大意是辨上霸之所為及其所應欲人之慎於所處也  
力是土地甲兵之力假仁是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就是諸侯之長其勢力強大足以把持天下皆齊桓晉文是也德非止謂有教民水火之心德字說得闊指平素善言是自已身上事卻做得來是無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以天理之公言王霸如字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便是德德便是仁王霸之辨誠偽之分只是德力二字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証王不待大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

孟子曰王霸之稱其來久矣然其所以名不可不辨如以土地甲兵之九假仁以濟事此是霸者霸者必有箇大國方成得事若無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若夫以躬行心得之德發之於外而行濟人利物之位此是王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為全在德上無待於力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為矣湯之行仁以七十里文王之行仁以百里可見其不待大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賤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以力服人者是以力得人之服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賤是足詩是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此節是說人應之其誠偽亦不同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下突說出以力服人以德服人蓋以力假仁中已含箇以力服人意以德行仁中已含

簡以德服人意

王霸之心術不同故人之服之者亦異霸者以力假仁而人服之雖外百順從却不是真心愛慕特屈於力之不足穿不敵衆弱不敵強故不得已而服之也若王者以德行仁而人服之非是勉強服從乃其中心愛慕喜悅發於至誠而無所強也如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而非有各位勢力以擊之也其服之誠如此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說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思而不服夫服盡於東西南北則德之所被者廣而服出於心思則誠之所結者深此正王者以德服人而心悅誠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此因戰國諸侯惡辱之情而勉之存天理以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還不仁之辱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

仁是行仁晚榮是榮榮辱是恥辱下是卑下之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孟子曰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無常惟人所居在仁與不仁而已矣行仁晚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矣其恥辱夫不仁為辱之所由得則惡辱者宜去其所以得之之道矣而今之為國者莫不有惡辱之心而所為的却都是不仁之事欲求無辱不可得也是猶惡濕之人不能移居高燥而仍處卑下之地欲求無濕不可得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開服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憤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士則指其人



而言之德是人之所具兼下文賢能賢是有德者能是有才者賢者  
未嘗無才而德其所長曰賢自其所長言也德者未嘗無德而才其  
所長曰能自其所長言也賢者在位尊賢也能者在職使能也開  
是無敵國外患可以為之時及猶汲汲也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  
怠放相對看即所謂古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明是修明政是政事  
刑是刑法畏是畏服此一節應仁則柔也 詩安陳氏

夫處辟而不之惡則已如惡之則莫如去不仁而為仁貴重道德而  
尊有德之士之賢者足以正君善俗則使之居輔弼之位士之能  
者足以修政立事則使之居百司之職左右旁求而野無遺賢能  
畢集而國不空虛如幸而國家開暇無敵國外患之憂可以從容有  
為次第整理則趁這時節與賢者能者修明其政事而使大綱小經  
秩然不能修明其刑法而使五刑五罰咸適其宜凡所以遂民生而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五 天

民性者皆有以整頓而修舉之如此則仁矣仁則邦本以固  
張雖強大之國亦翕然畏服而聽命之不暇矣何樂如之所謂仁  
榮者如此 五解

詩云追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綱繆爛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是幽風鴟鳴之篇周公所作也然所謂鳥非指鴟鳴鴟鳴鳥之害  
也追是及微是取桑土是桑根之皮綱繆是縹緙補葺爛戶是巢之  
通氣出入處予是鳥自謂也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侮是侮  
慢而擊射之以追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微彼桑土綱繆爛戶比明  
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畏知道只說他知道理  
而知治國之道則在言表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  
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引詩及孔子之言是

上文之意

公作鴟鳴之詩託為自言說我之為巢將以蔽風雨而禦患若  
然使陰雨而為之則無及矣必趁此大雨未降之時先取那桑根來  
補葺巢之爛戶使堅好完固則他日雖遇陰雨亦不動搖在下之民  
寧或有侮我而擊射之者乎詩人託為鳥言如此孔子讀此詩而贊  
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大人若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  
為巢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詩人之意正如此可見其知道也觀  
此詩及孔子贊詩之言則吾所謂仁則榮者豈不信哉 詩安陳氏

今國家開暇及是時般樂怠放是自求禍也  
般樂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反故有盤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  
怠惰也放放恣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怠放以靜言彼般樂  
怠放者方其未開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放故曰及是時即所謂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五 天

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之意般樂怠放不惟政刑也不惟政刑無求  
於賢才而惟衰頹是崇是用矣自與上文相反對此一節應不仁則  
辱也 詩安陳氏

今之諸侯都沒有憂深慮遠未雨綢繆之意見得國家開暇無敵國  
外患之憂便謂可以久安長治乃及是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放以偷  
安把政事刑法全不整理致使國本動搖人心離散內憂外患紛紛  
並起而敗亡隨之矣這禍患却是自己求來的又誰咎哉所謂不仁  
則辱者如此 五解

禍福無自己求之者

此結上文之意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詩安陳氏  
夫榮生於仁仁由己也辱生於不仁不仁亦由己也仁不仁皆由己  
出則榮與辱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自己求之者 詩安陳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謂也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永言是常常思念的意思配是合命是天命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是商書篇名是謂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類是避活是生活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則不可諉於成然之數矣詩大雅文王之篇說為人君者若知天命至重不可以易水反身克已而修德行仁長思與之配合不敢違背則天心降鑿福祚無疆多福之來乃其所自求者矣商書太甲篇說凡禍孽之來若是天之所作如水旱災疴之類出於氣數者猶可以人力挽回而去之若自作不善而致禍孽則為惡得禍乃理之常必至於死而不可救矣夫禍曰自求則非無因而得禍孽曰自作則非無因而致禍詩書之所言如此正禍福無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五 予

自已求之謂也吾所謂仁則樂不仁則辱者豈不益信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天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可以與王者之治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

尊非禮貌之虛矣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讓遠色賤貨背德皆

是尊賢之道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比賢有間爾俊傑是才德之異於衆者即賢能也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俊傑在位言在位皆非捨克庸劣之徒也

孟子說王政之要在得人心而人心之向背亦視其行政之得失何如耳且如賢能之士乃國家所賴以輔治者使棄而不用則衆傑解體而人心失矣必於賢而後德者降禮以尊敬之能而自才者分任而器使之使才德出衆者皆濟濟在位而不肖者不得參於其間則

天下之士開吾好賢之篤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市是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樣為九區而朝市在左祖市在右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後一區為市市字微讀不與廛字相連廛是市室宮室為之者本是死字然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法是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與言異服之類皆其法也不廛是不取其廛賦

至於日中為市亦國家所資而通財用者使征求太過則商賈不行而人心失矣必於其市也或逐末者多則量取市地之廛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或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則天下之商開吾待商之厚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五 予

關是凡衆途所會之地立關以阻之者謂之關蓋設以防盜先征是征其行旅之稅在途曰旅

如關隘之處乃行旅之所往來恐有姦細詐冒固當整詰若因而擅取貨物豈不失了遠人之心必其於關也則使關吏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其行旅之稅則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政更相傳布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耕者與市關字一例助是井田什一助耕公田稅是橫稅賦若履賦之類

至農夫乃王政之本國家經費多出其力一概妄取豈不失了農夫之心必修井田之法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恤農之政更相傳布而願耕於其野矣

經 167-175

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此塵即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願受一塵而為氓之塵也市塵而不  
征法而不塵之塵是活字此塵字是死字前主商言此土民言天是  
一夫自賦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里之布是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夫字  
內附有家字布字內附有征字一夫自賦之稅粟米之征也一家力  
役之征則力役之征也出士徒車並給衛役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布  
縷之征也先王之法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百二十五家之布  
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罰之使出一夫自賦之稅一家  
力役之征都是先王所設以常游惰之法非常制也今戰國一切取  
之不問其宅之可種不可種與業之有無不以爲罰乃以爲賦非先  
王之法也賦即是民米子

若夫夫家之征與一里之布皆先王所設以罰游惰之民者市宅之  
內書本義集疏 上孟 卷十五 垂

民已有了虛稅的不復征其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  
氓更相傳告而願爲吾之氓矣 直解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同生  
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信是實天吏者天使之也履典存古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  
也上五條是備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則言當時人君誠能行此  
者也 案引

王者之政能使士農商旅無不歸心其明效大驗有如此特思今之  
人君不能善實舉行耳誠能實心行實政將這五件一一見諸施行  
則政事修明德澤周備不但本國之民歡欣鼓舞以爲君師鄰國  
之民亦皆心悅誠服仰之若父性而願立其朝誠其市山其路耕其

野爲之氓矣夫既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就是我之子弟一般那  
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分明是率其子弟以攻其父母誰肯替  
他出力用命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事者也這等樣人心歸屬則  
人不能制我而我常可以制天下誰能敵之無敵於天下者是乃  
奉天命而爲天吏者也謂之天吏則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誅伐  
之將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可以王於天下矣借曰不王斷未有  
是理也 直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心以實人之  
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所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五節併言  
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  
七節因發處察議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重在擴充上大抵  
兩書本義集疏 上孟 卷十五 垂

不忍人忍字是反宅不忍加寫於人也不忍即是忍則非仁性中  
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 新安陳氏  
孟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惻隱好生  
之念不忍加惡於人這叫做不忍人之心聖人非有餘而衆人非不  
足也蓋天地生物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有不慈愛惻怛之  
心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方有此心而今便教單獨只一箇人也自  
有此心也 朱子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斯猶此也是自然能充者也看斯字最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如云

八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為先王

許也朱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察謹而推之改事之間惟

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纔有不忍人之心仰有不忍人之政不待

充廣自然流出更無差過矣如不忍人之失養也便為之制田里教

樹畜以厚其生不忍人之失教也便為之設學校明禮義以復其性

皆真心自然無矯飾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得以老老

幼幼而各得其所天下雖大治之此心而有餘矣豈不可運之掌上

哉孟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

乍猶忽也是驟然看比猶釋也未有知之小子憐傷是驚動之動

是傷之切隱是痛之深怵惕惻隱則不忍人之心之目也內交是

結交要譽是干譽惡其聲只用避不仁之各說舍卒之間無差矯飾

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所以見其必有也蓋非人所以固有則有

見之聞不能發動如此之速故遂承之曰由是觀之云也

我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蓋人情於他容隱隱之

容可安排矯飾惟是猝然感觸者不得一毫思慮的去處便見是本

心發見處今有人驟然見一無知孺子將入於井無差矯飾

賢愚不肖其心皆為之怵惕而驚動不寧惻隱而傷痛甚切蓋

目激於衷其真心自然呈露有不容已者道不是要文結那孺子

父罵使之感激而為之也亦不是求鄉黨朋友稱譽他而為之也亦

不是怕人非議惡此不仁之名而為之也方乍見孺子時也者乎

不獨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慮到一無所為而為之者也夫以不

忍人之心其發也一無所為如此然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果是人

人同具不獨先王有之矣孟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惻方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

痛比惻更深羞是恥已之不善惡是憎人之不善辭是辭已之物讓

是讓與他人是非是活字是其所非其所非也羞惡辭讓是非

與惻隱並說但仁是總名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此三者皆是自

惻隱中發出來惟有是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

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非人也所以明其必

存而使之反求之於已也虞源補氏

附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孟

乍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又發之自然不待勉為建得

來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斷斷乎其然矣蓋好生惡死人之詞

未有可傷可痛之事文於前而悲傷哀憫之心不動於中者若無惻

隱之心則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惟有惻隱之心方自然有

羞惡方自然有恭敬方自然有是非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

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虞源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

端是頭緒管之兩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

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自是愧仁義禮智自是性心是統性情者故惻隱羞惡之

雖亦曰心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是是已發底端倪。仁義禮智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也。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曰仁義禮智之端者以其惻隱羞惡辭讓是其知具有仁義禮智之情而歸之性則性之善可知矣。潘宅陳氏

然此四者之心所以感而遂通。而即應者為何。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而發之於情者耳。益四者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只是一物。所以外邊發動。其中便應。如猶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此乃仁之端緒也。如賊爾摩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此乃義之端緒也。如進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此乃禮之端緒也。如妍媸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非之心形。此乃智之端緒也。如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五 五

則其感於物也。又安有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哉。故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朱子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是手足。人之有是四端二句。是起下自賊賊其君之意。蓋以見其必有也。意尤明切。賊是害謂其君不能者。不能勉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為仁義禮智之端矣。然這四端非本善而暫有者。人有這心。決然有這四端。就如人有這身。決然有這四體。天下無四體不備之人。則亦豈有四端不備之人乎。既是人皆有之。則人皆能之矣。故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是置其身於不善之地。

而自害者也。或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害其君者也。為人臣者。固不忍薄待其君。而自愛其身者。亦豈可自處於薄哉。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知字只帶擴充說。與始然始達字相應。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應地充。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擴字是方在簡路裏相似。充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似。皆擴而充之。是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中間矣。字文意不斷。火始然。是初過泉始達。是消涓流而不絕。能充是滿其本然之量。事事皆能充滿。是無少欠闕。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至足以保四海。便是充得盡。苟能充之。是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

四端為人之所必有。但人多為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於我者。皆能察識其心。知得擴充的道理。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擴而為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擴而為義。禮為智。亦皆如此。於四者知皆擴而充之。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如火之始然而不可撲滅。泉之始達而無所壅遏。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苟能因此而遂充之。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以至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明。舉四海之大。皆同吾一心之中。自足以保之。而無窮。苟其量未充。則仁義禮智終非已有。於孝之道。必且有所未盡。至

親若父母亦不足以事之而況於四海乎古之先王所以始於家

終於國者惟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傷人函人唯恐傷人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則皆是敬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也

矢人是造箭的人函人是造甲的人巫是祈禱的匠是造棺槨的術

是術此借以術之當舉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

孟子曰懼惡之心人皆有之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於函人哉其初

一而已矣但矢人造箭惟恐傷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造甲惟恐甲

之不堅而至於傷人不但這兩樣人那巫者以祈禱為事常利人之

生匠者以造棺槨為事常利人之死是矢人匠者之心豈不仁於函

人巫者之心乃其術業使之然也故術之在人關係甚大習於仁則

仁習於不仁則不仁人之術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而得美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之樂而不仁是不智也

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孟子引之以說擇術故論不

圖會時是就人分上指出天說安是安穩樂是止莫之謂言無人阻

止之見得是自不為意武仁天之尊爵以下是孟子釋孔子擇不處

仁擇得智也

所擇惟何曰仁而已孔子田里有仁厚之俗者稱以為美大擇所以

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孔子之言如此何也蓋謂夫仁也者自

天之所與而謂為天之尊爵也凡受之於人而欲得之者非

尊爵而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居五常百行之上得之故非而所獲最

尊爵非天之尊爵乎自其在人而欲則為人之安宅也凡為於外而

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而仁則為本心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

欲陷溺之危人常當在其中而萬物莫能危之豈非人之安宅乎

安宅是已所自有人皆可處本非他人之所能止者而乃不知

擇而處之則取舍之分不明而是非之心已失矣此乃所以為不智

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出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

恥為矢也

不智是益以不智無禮無義出於不知禮義之所在人役是為人所

役使仰小國役大國之役恥為弓矢言不可免也自人役而恥為役

以下皆是激而進之之辭

夫仁義禮智乃人之四德本是相因者也若擇術而不處於仁則物

欲日蔽本心日昏而益以不智矣不智則不復知禮義之所在而動

必起禮行必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是災所與之良善皆無一有之

於身而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則亦不免於為人役而恥為人役

而乃恥為所役猶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雖恥為之而不得

不為也

如取之莫如為仁

為仁是勉於仁前章貴德而尊士則為仁之事也不言智禮義

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央

如知人役之可恥而必求所以免之豈有他術哉亦惟反其不仁而

為仁耳所尊者天爵始可去卑而為尊所居者安宅始可易危而為

安自強之計無出於此

仁者如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此示以為仁由己之意使自勉也反求諸己修德自強也本文則見

射者

然仁亦豈待於外求哉求在我而已矣蓋仁者之於仁執如射者之於射一般射者必內正其志外垂其體然後發矢若發而不中不怨那勝已者惟反求諸身以爲吾志容有不正吾體容有不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爲仁由已而不由人何以異此蓋仁本固有一反求而仁無不在仁統四端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該矣何患爲人殺哉此攝術者所以必勉於仁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切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喜是善其得聞而改之

孟子說古之聖賢其樂善之誠皆同而分量之大小則異

上孟卷十五

聖

子有子路者是勇於自修的人其心惟恐己之不善其於不知而不能改人來說他的過失便欣然喜愛以爲幸而可改也其勇於自修如此

長聞善言則喜

解是拜而受之

夏王大禹是不自滿假的大其心惟恐人之有善理於不聞而不能行故聞一善言凡有益於身心有利於國家者便肅然拜受以爲幸而可行也蓋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即至誠屈也拜而受之如此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大舜是虞舜善與人同此善學以天下之公善而不可得作善之善與人同是把這善做公共底物不做在己底也不做在人底乃是

善與人同是

天下之善舜把他做人與己之所同取於人以爲善是真見於行此意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須兼言行舍已從人二句即善與人同之日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

問過則喜聞善則其樂善之心同皆一出於誠然未免見善之在人而人已未能兩忘形迹未能盡泯也至若夫善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焉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間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如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分人有勝於己者便舍而從之直欲求到至善地位

蓋不知善之在己也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是所謂善與人同也其規模氣象之廣大視善聞過拜善

因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聖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陶是燒造瓦器漁是捕魚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是說他平生爲人都是如此

且舜之樂取於人而爲善非特一時爲然從那側陋之日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以至登庸而爲天子一生所行只是取諸人以爲善或聞一善言或見一善行不問其出於躬或出於言或莫非其所並取而兼用之者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諸人也助也與人爲善是孟子說舜取諸人以爲善上看出此意

再疊一句以發明之其本意只是取人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則

因而張大其事也

夫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雖未嘗有人為善之意然天下有善

以見取為榮自然益勵於善天下有不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

而為善則人之勸由我之取之是與人為善者也

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善則聖人成已成物之事與有

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者君子之善流大於此哉夫舜事優於

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故必先忘私

已然後能漸如聖人之與人自然至公而無私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

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而受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也

此章欲人戒及惡之失也

隱是泥炭是火惟是孟子推之思是伯夷自思思得如此也

鄉里之常人望望然去之而不顧之貌流是浼惡其汚已也

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此無實事而孟子本其

心而形容之如此是故二字承上文諸侯辭命雖善其人未善也故

亦不受此却是實事自推惡惡之心至此文勢相連用足勸動作切

切不屑就只是不必汲汲於就之意已足語助辭此係一節說深一

節言伯夷之清嚴於去惡而不輕與人羣也

孟子謂古之人有伯夷者其平生只是一箇清字做到極處上則

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君下則擇友而友非可交之友則不

為當是時國君有不善的亦不肯一立於其朝又不但其君不

也國人有不善的亦不肯一與之言又不但其友不友也如或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恐其為彼所汚如君子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的一般有不能一息安者其惡惡之嚴如此推他道惡惡之心莫

說真惡惡人不肯近他自思就是與鄉里常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小

失禮耳要未必惡也他也看做不好的人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汚累

及已而還之惟恐其不速也惟是之故所以當時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卑禮屈節而至者初無少失禮然以辭命雖善其人未必善也他

也必不肯受所以不受也者蓋其心視天下無可事之君無可立之

朝故不以就之為潔而汲汲於就也伯夷所以為聖之清者如此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進退佚而不怨既窮而

不憚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裸裎於我爾爾焉能浼我哉故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不屑去

已

此章本義集說

不隱賢是不隱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白汚已當勇却以性自潔

之類是狂道也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人

有所施不肯盡發出尚有所讓便是狂道遺佚是放棄失位也既窮

是困窮既窮是遺佚後專於遺佚憊是憂爾為爾我為我至焉能

浼我哉是惠自其不去之意故自由然與之偕以下是孟子之言

祖褐是露背裸裎是露身自由然是自得之貌惠自由然也偕是就

處與之偕之字指爾為爾者言不必拘祖褐裸裎不自失是不自失

其正援是留援而止之而止言欲去之隱援而止之則亦止也泛說

是亦不屑去也言不以去為高而必於去也此言惠之和克以處衆

而不輕與人絕也

昔仲大夫有柳下惠者其為人只是一箇和字做到極處蓋有君可

事便委身事之雖汙君而不以為羞有官可恃便安心居之雖小官

而不以為其進而事汗君為小官也亦不自隱存已之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於道俟既窮矣然雖為人所放棄而亦無所怨甚至於困窮而亦無所憂蓋其坦夷平易超然於進退榮辱之外者如此故其自言曰爾自為爾我自為我原不相關雖袒裼裸裎無礙於我側亦爾之自失耳焉能汗浼及我哉惟其曰不能浼我故常由由然與之就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其欲去之際或留而止之則亦止也其所以援而止之而止者是視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居之官無不可處之衆故不必以去為潔而汲汲於去也柳下惠所以為聖之和者如此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是狹窄不恭是簡慢不由是不由其道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五

四

雜

此只二子所行已有弊矣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曰道惟中則無弊伯夷雖是聖之清然既專於清則有當和處亦不能為和矣其弊則狹隘柳下惠雖是聖之和然既專於和則有當清處亦不能為清而既視一世只和光同塵矣其弊則不恭惟其隘與不恭則不合乎中庸君子不由其道也學者當知戒夷惠之失矣

白駒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六

堯山 徐養元善長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重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此章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天時是時日支十五行上相孤虛之屬地利是險阻城池之固人和是得民心之仰不離叛也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

孟子說守國用兵之要有三時日支十五吉內占候叫做天時山川城郭險隘可守叫做地利民心歸附上下相親叫做人和三者本不可闕一然以輕重論之天時雖足取勝然其理難測不如地利之可恃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一

雜

地利雖足自守然其險亦難憑又不如人和之可恃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是城之小者郭是外城七里之郭之小者環是圍得天時是個天時之善此條中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

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小矣然或以其少有憑依故敵人四面環攻亦有不能勝者夫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其間豈無文于王相遇者天時之善的然而終不能勝者以城郭之據險阻而且堅固也是可見天時之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常是甲粟是殺有殺曰粟無殺曰米兵革米粟皆出於地利故亦為



地利委是來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  
如何見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敵人來攻我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禦敵非不堅利也米粟足以養兵非不多也然不得民心民不為守將這城池兵糧委棄而去君亦安得而保有之此可見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是限制城民居民也不以是金不以此得道言為國得其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上與施仁政於民也助是効力扶助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愛成也是極處順是從此條重在得道多助一句其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專言得人和之所以在得道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二

留聲堂

觀地利不如人和則知國家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說人君要服制居民不在封疆境界要固守社稷不在山谿險阻要戰勝攻取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堅利只在民心向背何如耳誠使行仁義之道而恩惠及民則民心有所困結莫不親上死長樂為効力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義之道而舉措乖方則民心無所繫屬莫不幸災樂禍渙然瓦解而扶助之者寡矣寡助之至親戚失了人心其極必至於眾叛親離豈特國人叛之雖親戚至近亦相率背而去之況其遠者乎多助之至既得了人心其極必至於近悅遠來豈特國人助之雖天下至大也都其德教翕然扶順而從之況其近者乎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節是說人和之可戰以終上文之意

而言則是以至仁代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為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能有能濟者也故君子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矣非惟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而亦無恃於地利更無拘於天時也此可見有國者當務得於人和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直陳陳言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上為賢  
王是齊宣王如字只作若字說謂寡人若就見因有寒疾  
以風是不可見風上朝字謂來日也視是臨視  
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未嘗委質為臣故在齊王當就見不當召以在孟子可往朝不可應召其禮與臣下自不同也何孟子一日將朝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三

留聲堂

王王初不知乃使人來召孟子說寡人初意若要自來就見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當風來朝者欲力疾臨視朝因以得見夫子不識夫子肯來使寡人得一見否乎孟子之意則以為我自往朝則非往召猶可也今既有召命而往則其賓師應召矣所以執而不往亦託疾以對曰我初意亦不欲朝見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不願言其非而亦不往應其召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是齊大夫家昔者是昨日或者疑辭  
託疾之次日便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說夫子昨日方以疾辭今日便以弔出則自明為託疾矣無乃不可乎蓋不知孟子者也故孟子亦不必以本意告之而但曰昨日有疾故不能

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使人問疾醫來是遣人問疾將醫來也孟仲子是孟子的從昆弟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也

王不知孟子之非病而使人問疾又使醫來治其疾使孟仲子知孟子之心則言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乃權辭以對使者曰昔者有王命之召吾夫子適有采薪之憂而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矣我不識此時能至朝否乎孟仲子既飾辭以對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數人要孟子於路說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六

四

四

欲以實已之言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氏是齊大夫景是姓丑是名氏指其素而言景子即景丑人之

大倫非以父子君臣對夫婦長幼朋友而言此特舉父子君臣而言之耳惡是欲辭是何言也言謂我為不敬王此言是何言也正以已非不敬王也堯舜之道源上仁義言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

義下曰堯舜之道見其以堯舜望其君所以為敬也

人仲子更其必朝矣孟子之心矣孟子欲歸則以仲子之要而勢有

不獲欲往則以齊王之召而義有不可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丑乃貴備孟子說人之處世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倫自有生民以來不可廢也父子以情相愛故主於恩君臣以禮相接故主於敬人人各有當盡的道理今丑見王之待子可謂敬盡禮矣乃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倫何哉孟子因歎息說惡以我為不敬王是何言也人凡人臣敬君自有

正大道理不在儀節上周旋如今齊人都無有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的事其心以為是何足與言仁義云爾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是以凡庸待其君而不以堯舜望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則以仁義與王言而非堯舜仁義之道則不敢以陳說於王前

其所以望於王者不亦遠且大乎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安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果是不果行也

景子曰否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禮經上說父有召命則唯而不諾人臣聞君有召命則不俟駕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禮之當然也今子不將朝王既聞王命乃反稱疾不果行與此不俟駕之禮若不同以是為不敬也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之不與臣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違尊三得一德一朝廷莫如魯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

得有其一以優其二哉

豈謂是是字指景子所說言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與富對說

我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不以三公易其介故與爵對說辭只兩字  
其意則重在仁義蓋富爵之與仁義向是抵對不過也據恨也少也  
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是或一道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天下有達  
尊三以下解曾子所言之意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也補世只  
是濟世如云輔之翼之以左右民長如君長之長自天子至卿大夫  
皆說得長民非長者之長也皆就人臣之分言德便是仁義三句所  
以申上節商德所以為天下之達尊耳各自為說不必以相值之時  
言家引

孟子曰子以不赴召為不敬然我今所言豈謂是與我之所以不應  
召者以王之與我不可召也昔曾子嘗說晉楚大國其富誠不可及  
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富之不祿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不爵而貴是天下之至貴者在我也彼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六

有餘而我非不足吾何憚於彼哉曾子之言如此斯言也夫豈不  
於義而曾子言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  
所尊者有三爵位尊貴的一樣年齒高大的是一樣道德充備的  
是一樣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以卑承尊那時只以爵為重故爵為  
一達尊在鄉黨之間長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時只以齒為重故齒為  
一達尊至於輔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長率萬民而致先覺之化此  
惟有仁義之德者能之那時只以德為重故德為一達尊曾子之說  
蓋以德言之此所以不憚於彼也夫天下有三達尊今齒德二者皆  
在我而王僅有爵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然則王之不當召我  
也明矣 疏解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  
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大有為之君是大有作為非常之君須看一將字不召之臣是不  
召之臣但主人君言不可就彼不召乎臣不召之意在其中欲有  
謀焉則就之帶上文說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所抱說如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舉乎治天下之具其道也不如是  
指不召而謀焉則就之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其尊德樂道非  
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 家引

我謂王不當召我者非故自為尊大也亦以人君圖治之要在尊  
德樂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將欲興建太平而大有為於天下則必屈  
已下賢隆禮待士而有所不召之臣如其於君能治道欲有所  
詢於民情政事欲有所商榷則必枉駕就見而親訪之此所謂不召  
之禮也夫以王公之尊豈敢屈身於匹夫之賤哉只為尊德樂道  
樂其道必如是乃可與有為若不如是其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為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七

也此大有為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 直解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  
臣之故不勞而就  
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後委任之耳不  
是先以之為師了然後以之為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辭亦不重在  
臣字 疏解  
不如是其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為故湯之於伊尹從受學焉而後  
任之是湯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王桓公有為矣桓公之於管仲  
亦從受學焉而後任之是桓公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霸斯亦大  
有為矣 疏解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是地醜言無一人能關土地德以所就功業言德齊言無一人

能奮發有為尚是過所教是聽從於己可役使者所受教是己之願從學者也。朱子

今天下之君其土地之所有皆同其功德之所就亦同無一人能開土地建功業大有為而高出于等輩者無他故也以其所好臣彼趨走承順為己所教之人而不好臣彼抱道自重為己所受教之人也不計臣其受教則是無不召之臣矣此則所以地隨德齊而不能大有所為也。漢說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是孟子自謂朱子

然則我之不可召也亦明矣夫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未嘗敢召之來見也伊尹元聖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

四書本義集說

上卷十六

八

留解堂

耳尚且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顧可召而見之乎蓋我志者伊尹之志所學者曾子之學輔世長民之術無款於晉楚堯舜仁義之道獨陳於王前方將卑管仲於不足為而顧託疾以召之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豈可輕於往見哉。且解

陳蔡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此章言君子之辭受取子惟當於義而已尹氏

兼金是好金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是百鎰朱子

陳蔡問說前日夫子在齊齊王餽以兼金百鎰乃固辭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鎰之餽則受之而不辭在薛有五十鎰之餽則又受之而不辭夫同一餽也受則皆受不受則皆不受而夫子則有受有不

受焉若以前日之不受齊餽為是則今日之受宋薛之餽不免為矯激此廉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餽為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餽不免為矯激此是彼非不能兩立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漢說

孟子曰皆是也

主於義言故曰皆是不必說出皆是義也陳蔡之間只有是字無義字。朱子

孟子說辭受乃君子立身之大節應辭應受自有道理上何如不可苟也我今辭齊之餽不是矯激乃辭所當辭受宋薛之餽不是傷廉乃受所當受皆是而非非也。漢說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是送行者贈賄之辭辭是致餽之辭且解

何以言之我當在宋時將去之他國有遠方之行夫人有遠行原自

四書本義集說

上卷十六

九

留解堂

有餽送之餽以為道途之需是禮之當然也宋若致餽之辭說我為我遠行故來餽是則餽我為有名矣彼以禮來予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餽未為不是也。且解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有戒心是有戒備不虞之心聞戒是聞有戒心為兵餽謂以金餽予子為兵備朱子

我當在薛之時偶遇者軍旅之事方有戒備不虞之心薛君致餽之辭說是聞我方有戒心故為兵事來餽則餽我亦有名矣彼以禮

我又何為卻之而不受乎此我受薛之餽亦未為不是也。且解

若於齊則未有贖也無贖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處是處物為義之處言在齊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貨之謂以物取之也從餌以去則為貨取矣兩貨字皆是活字取是羅致之惑聽受

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朱子  
若前日在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又無不虞之警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饋也焉有守義之君子可以貨結其心而收致之乎此吾於齊之餽所以不受也是則在之受者以義所當受也其不受者以義所不當受也受不受皆適於義故曰皆是也。朱子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

平陸是齊下邑大夫是邑宰戰是有枝之兵單枝曰戈雙枝曰戟士是戰士伍是行列軍法以五人爲伍而以下士一人爲之長則持戟之十五伍長之十也失伍是不在伍去之是殺之。趙註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十

孟子

孟子在齊會到平陸地方見其年歲饑荒民多死徙因謂其大夫孔距心說似你這持戟的軍士設若於行師之時一日之間三離其伍則以軍法誅之否乎距心說失伍離去法所必誅一次且不可寬待待於三乎距心未知孟子察問之意故直以士之職守爲言也。五經  
然則子之失伍也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凶年說得如木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是病轉是轉尸於溝壑溝壑長整深皆有水處距心是大夫名所得爲是所得專爲也。朱子

孟子曰官守之不可失職猶戰士之不可失伍也如今看象子之失職職守如軍士之失伍也亦多矣蓋國家設官分職象以爲民必使民無失所方爲稱職如今道凶荒饑饉的年歲看你這境內百姓

餓愁苦生計無聊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動移展轉個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力強壯的拋棄家業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這等的不知幾千人矣是子之失伍也不亦多乎距心猶未知其罪乃謂民之死徒距心非不知憫恤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倉庫府庫非奉命不敢發賦稅征輸非奉命不收緩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距心此言蓋徒知事權之在上而不知職任之在已矣。五經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道牧字是指畜養牛羊說求牧這牧字是指牧放的地土說養草場也是就地食草者芻是引去之草凡養畜日則飼之以牧夜則

飼之以芻也反是交還其人是主人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敢爲臣而去何爲立視民之死也距心之罪是自知不得其職之罪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十一

孟子

孟子因距心遂罪於上故責之曰子亦難以不得自專之故而辭其失職之罪也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養者則必問那主人求了牧放的地土與那餵養的草料才好替他牧養管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還是把這牛羊交還主人脫身而去乎抑亦立視牛羊之死而不顧乎此必反諸其人無立視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爲之治平陸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遇着凶荒便當引請於上設法賑濟若請而不許就如求牧與芻而不得的一般便當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養又不能去還守若這官看着百姓餓死則與立視牛羊之死者無異矣是誰之過與大夫至此乃悟曰爲君牧民而不盡其事不得自專而不致其事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得不辭者也。朱子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

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邑有先若之廟曰都為都地注是治都知是議孔是姓地注是言為王誦之

是誦已與距心言及距心之否已地注二段語此句是記述之言非孟子

曰為王誦之也寡人之罪王知本之在已故任其罪也地注

孟子既以臣之失職責備距心使之知罪矣又欲因此警悟齊王故

他日自平陸之齊來見齊王說王之羣臣為治於都邑者臣誦五人

焉五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獨平陸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將前日

所以切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之言地注為王誦之蓋欲使王

知的外邊百姓等流雖困苦做有司的這等掣肘難行庶幾王心

有所感悟耳王來自任其咎說人君職在養民為臣者不遵行君之

命而致之民耳使寡人能行仁政那有司自然奉行何至失職令百

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緣寡人不能興發補助以至於此實

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十六十一

皆寡人之罪也夫孟子理明辭達長於譬喻一若之間而能使齊之

君臣舉知其罪如此惜乎其悅而不釋從而不敢此齊之所以止於

齊也地注

○孟子謂紙龜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

當即有所言也今既數月矣豈王之刑罰皆中而未可以言與居得

官之地有當言之責而猶默然無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地注

紙龜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是推其事而還之地注

孟子只激紙龜使言未嘗教他去乃紙龜因孟子之言感動乃進諫

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者矣地注

齊人曰所以為紙龜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地注

然紙龜之去實孟子激之故齊人譏孟子說紙龜因孟子之言而進

諫其諫為忠諫諫不行而遂去其去為明決孟子為紙龜曲成其美

則誠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為身計乃不若紙龜明

於為人而關於自為則吾不知其何說也地注

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十六十三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以齊人語告孟子地注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

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引謙詞凡利病得失皆許直言的這是以言為責者盡其言乃可以任其責若君不聽從言雖苦口而不入於議論當行的都不得行這等不去是適合取容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言則去砥處為士師得以進諫正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進退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既不是分理政事以官為守又不是專司諫諍以言為責道合則留可以進而違不合則去可以退而退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綬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砥處之去而議我也蓋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為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惡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日下便若休與為臣者不同故其自處之重如此此非齊人之所知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甚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此章言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朱子  
為卿不必全是客卿但為不受聘與他卿終是不同蓋齊下也  
驪是齊之使人有寵於齊後為右師輔行是副使反是往而還行  
是使事謂甲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孟子為卿於齊遇滕國有喪齊王以孟子為使往行弔禮孟子驪為卿而實賓師也齊王之意特欲借孟子以為重又使治葺之大夫王驪為副使輔佐其行道王驪是一箇佞倖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故同行在途王驪雖朝夕進見往反齊滕之路就是出使的儀文禮節也不會與他計議蓋不願與之相比也趙註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之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王驪蓋攝以行故曰齊卿既已或是或有言有可也治之矣朱子

公孫丑不知孟子待王驪之意故疑而問說凡人之相與若勢分懸絕或周旋不交則言有不能盡者今王驪任為大夫攝使事以佐天子其位不為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為近矣名位相與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同行日久又非余幸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廷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於此亦有難於顯言者故托辭以答之曰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職闕不齊無處固不容不與言而正之夫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安矣又何須更與之言哉此雖託辭然亦可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也朱子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廐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此章言孝必盡心推禮之喻也  
自齊葬於魯是孟子任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廐是齊南包充虞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孟子弟子敦匠事是董治作棺之事嚴是急木是棺木美是太美  
孟子為卿於齊有母之喪自齊歸葬於魯既葬又自魯國而反於齊到廐地方止宿充虞請問說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作棺之事那時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正嚴急有礙而不取請今願竊有請也棺木似乎太美然治喪恐不必若是其過厚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度是厚薄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槨稱之是與棺相稱也七十則槨亦七寸也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自天子達於庶人是厚薄皆然直字帶下讀視美是為人觀視之美朱子  
孟子說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夏商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槨的尺寸

隨人制造原無一定之式。至中古時周公定為喪葬之禮。才有簡制。度棺木許厚七寸。槨亦與之相等。自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培壘之飾。有異耳。非直以為人觀視之美。好也。蓋欲其堅厚。以歷久遠。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而已。蓋人子受親之心。本是無窮。而送終之禮。尤為大事。於此不厚。則必貽悔於後。日抱恨於終天。此心如何盡得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悅是心裏快足的。意思得之。正指先王之制。便是棺七寸。槨稱之。有財是力可為。蓋制雖得為。而財不足。亦不能如制。故並言之。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有財。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其

微

夫孝子之欲厚送親。或王制所禁。不得用之。固不得以盡其心。而為愧。若貧乏無財。則亦不得以盡其心。而為愧。若夫禮得用。而財又足以備之。此正人子可以為悅之時。於此而不用其情。為乎用其情。從古以來。皆用厚葬。人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何獨不如此。而忍於薄待其親哉。是棺槨之笑。亦猶行古之道也。處也。何疑之有。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愧乎。

比猶為也。化者是死者。生變而為死。故曰化。紼逝者。膚是肌膚。後是

快。

凡為死者。無使土得以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而無所

恨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以儉為也。不以天下儉其親。是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薄於吾親。言事親竭其力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蓋孝子仁人之心。正在此耳。天理當如是。勢又當如是。而或不如是。則是儉其親矣。吾聞君子送終之禮。必誠必信。惟恐一有不慎。為終身之悔。雖天下可愛惜之物。亦不為之愛。惜在父母身上。減省而有。不盡其心也。吾之致美於木。亦不忍儉於其親耳。奈何以過厚為疑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燕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此章言不義者。必須聖賢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其

微

沈同是齊臣。以私問。是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子喻是燕王子之是。燕相任是為官子。謂沈同也。士。即從仕之人。當時燕王子喻。感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之君臣。欲乘其亂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已意。私問孟子。說燕國亂。突舉兵伐之。可與。固未問以齊伐燕。為何如也。孟子據理答之曰。可。何以見其可也。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喻不得私與人。以燕在子之不得私受燕於子。喻。譬如有仕宦之人。於此平日你喜悅他。却不請命於王。就把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那仕宦的人。也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祿爵於你。於理可乎。子喻子之。以圖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祿爵而私相授受者。夫不可與而與之。則子喻為有罪矣。不可受而受之。則子之為有罪矣。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未也只是言未自然然是然其言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君天所命者如湯武是也士師是專理刑獄君所命者以燕伐燕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燕有可伐之罪若有明王在上或湯武為侯伯法在所伐孟子當日擊燕事何中亦準擬其可與問罪之師矣然至於所以伐燕者亦必有道齊不能修其內治使逆者悅而遠者來則固未可與議此也

乃得孟子之言而伐燕是伐燕之專似成於孟子之言矣故或人則說問夫子勸齊伐燕果有是事乎孟子曰未嘗勸之也而謂我勸之者亦有由也彼沈同嘗問燕可伐與夫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吾固直以可伐之罪告之曰可彼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六

以我之言為然不復再問而速伐之也彼如再問那箇可以伐之則我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誅討有罪的天吏纔可伐之切非天吏是以舉以舉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說道有罪之

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再問那箇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專理刑獄的士師纔可殺之功非士師則不免於擅殺之罪矣亦不可也今燕雖為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以齊

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吾何為而勸之哉蓋孟子不會教齊不伐亦不會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使果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沈同安曉此理故但知人之可

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以伐人也

○燕人哱王曰吾甚愆於子也 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故自愛者必以古為法而愛人者

不可效今之人也

哱是背叛齊被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愆是慙愧無顏見孟子

齊人伐燕之時孟子嘗告之曰王欲取之當視燕民之忱及其破燕之後又嘗告之曰王速出令以安燕民之心而齊人皆不聽及燕人

不服其立燕太子平為王哱了齊國齊王乃與羣臣說孟子勸我貴順民心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聽他的言語今燕人背哱是我不用忠言之過心甚慙愧無顏面見得孟子將如之何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哱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是齊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弟名鮮監是管理國事解是欲以此說孟子陳賈意只要坐不智與周公故下文又云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九

王曰愆於孟子這是齊王悔悟的良心羣臣若能將順而誘掖之亦為善之機也乃齊臣有簡陳賈是阿諛小人不能將順其美且教之以文飾其非乃對齊王說何必以此為患且問王王自家村度與

古之周公孰仁且智齊王驚嘆說這是何言周公乃古之聖人我何敢比他陳賈乃舉周公的事來說王以周公為仁且智非後人所及不知周公於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處當時武王克商殺紂立

紂子武庚而使其兄管叔去監守武庚之國後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遂與武庚同謀以殷哱周周公討而誅之假使周公預知管叔之必哱故意教他去監國是驅之使陷於罪忍心害理這便是不仁假使不知管叔之將哱誤教他去監國是親見之惡尚不能

知道便是不智這等看來仁智二字雖以周公之聖尚自不能兼並而況於王乎燕人之畔正不必以此為慙也賈請往見孟子以周公為辭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

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安乎

過是謬誤不智之過也安是安有過周公之過天理人情所不能免之過故曰不亦安乎明其不幸不是說周公無過也

陳賈欲借周公以釋王之愆因往見孟子問說周公何如人也孟子說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陳賈因問說周公使管叔往監武庚之國管叔反與武庚同謀以殷畔周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說史書所載誠有此事陳賈乃故意問說周公用管叔之時亦預先知道他

將畔而使之與孟子說周公若知管叔將畔豈肯使之以理度之是不會先知也陳賈因借此發問說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周公既

是聖人安無過失乃不免用差人然則聖人且有過與孟子說人豈可輕議但遇著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處亦或涉於過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當諒其身之所處何如耳周公於管叔為弟也管叔於周公為兄也當初只道他是王室至親故以愛兄之心

信而任之是不料其至於此也使周公逆料其將畔是果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其過有所不免矣然則周公於是不亦宜有過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順是順從之順過既順且依他做去更不更改便是順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至為之辭只是申過則改之二句意今之君子非真君子也不必說指買亦不必說指王只是泛論而寓責買之意

為見買特地撰此議論於他面前講必有箇來頭心是恁窺度他故綴以此語也賈賈意以微說說更即是改民皆見之民皆仰之亦全就君子身上說辭是為之辭為字讀平聲改是君子自改順是

君子自願辭是君子自辭故為字不讀去聲聖人之有過與常人之不宥有過而有過者固自不同豈可以聖人之過藉口而強自解釋哉且古之君子雖有一時意慮不及偶然而

錯了的却能自認其過改從那好的一邊去不肯護短如今的人有過則憚於自誤就順著那差錯的一邊去不肯認錯古之君子當其有過也明白示失無一毫遮飾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

莫不望見及其改風復於無過就如那日月復明的一般依舊光明圓滿天下之人莫不勝仰這樣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即有一時之過

亦安足以病之至於今之君子豈惟順從其過不肯改風又要假借一段說話彌縫掩飾以欺人之耳目且此古之君子所以能幸歸於無

過今之君子所以幸歸於有過也然則自愛其身者固當以古人之自處愛人以德者亦豈可以今人待之哉

○孟子致為臣而疏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進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也致為臣是送選卿位於君

孟子在齊雖不食祿任事而亦居卿位及其久於齊而道不行故致選卿位而將歸焉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得侍言得侍賢者此齊王謙辭同初甚喜言同朝之人皆甚喜也

君臣在其中不敢請是不敢請必後見之期顯是願見王

齊王見孟子要去乃親自來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至吾國之時

寡人仰慕道德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寡人得侍夫子凡我

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知夫子肯不終絕可使此別

之後尚得再見夫子乎孟子婉辭以對說繼見之期但不敢預以為

請耳然而得見王者乃吾之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

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是齊臣中國是當國之中遠近均也鍾是量名受六斛四斗萬

鍾是穀祿之數於是敬式是法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也何

不也趙註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三

他日齊王以其尚在未去謂時子曰我欲當齊之國中授孟子以室

廬使便於居處且其弟子自遠方來者自給為費吾將養之以萬

鍾使諸大夫及中國之人都得以尊敬而取法之子何不為我告

孟子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乎

然是然齊王謂已之意不可是不可復留十萬是卿祿萬是萬鍾之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

顯言者乃姑答陳子說王有意留我為諸大夫國人矜式其意誠然

然我之當去而不可復留者固自有為時子惡知之也且王之欲養

弟子以萬鍾者豈以子為欲富乎設使子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

十萬之祿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辭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

如是乎況我本非欲富者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

執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異是怪已指叔疑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

疑使之也已矣之已止也獨字與上句執不字相反應龍是龍斷

絕也龍斷謂聖之絕高處也此孟子引季孫之言也

且吾既以道不行而去乃復以萬鍾之饋而留則是不得於此而又

欲求得於彼其趣不足言矣昔季孫嘗讓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

為人如使已為政不見用則亦奉身而退便了却又使其子弟為卿

代之乘政不過志在富貴而已世人之情亦就不欲富貴但一得一

失自有義命何可盡取乃子叔疑失之於身復欲得之於子孫是

賤丈夫始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

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而自此

有司是監市的官治是治其爭訟賤丈夫是令人可賤者左右望是

左右占稅欲全得之問是問羅取之猶俗語云都包得去征是稅王  
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朱子

所謂龍斷者何如也蓋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彼此更  
換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已而未嘗征其稅也以其有賤丈夫焉人  
市則必求龍斷最高處而登之左顧右盼欲得此而又取彼網羅而  
利而盡取之人皆惡其利而以為賤故從而征其稅以示裁抑  
後世緣此遂有商稅是征取商人之稅實自此限丈夫始矣季孫所  
謂龍斷之說蓋如此此所以讓子叔疑於富貴之中既不得於此而  
又欲求得於彼也今我於齊既辭其職而又受其饋豈能免龍斷之  
讓哉漢說

○孟子去齊宿於書

此章言惟賢能安賢也孫疏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孟

書是齊西南近邑補註

孟子以道不得行辭齊而去行至西南書邑地方暫且止宿遂去國

不忍忘君之意也直解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應凡而臥

欲是自欲留行是留孟子之行言即留孟子之言也隱是隱凡幾是凡

案古人席地而坐年長者為之設几直解

孟子原是遲遲其行而未忍遽去乃有簡齊臣見孟子行得遲遲

其可以復留乃未奉王命而自以其意欲為王留孟子之行有坐而

言其所留之意蓋有愛賢之心而不知待賢之禮夫以命世之賢大

義去就之際乃欲以匹夫之身不由王命而為之苟且牽後以見其

行是輕賢者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憑几案而臥若不會聽聞者

所以絕之也漢說

容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客即為王留行者之人齊是齊戒宿是越宿請勿復敢見是退欲去  
請絕也安是安而留之泄柳是魯人申詳是子張之子非謂二子併

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朱子

客見孟子不應其言以為慢已忿然不悅言而遂起說弟子齊戒越

宿方敢來進言何等樣誠敬夫子乃臥而不聽明示拒絕從此不敢

復見矣夫齊人不自省悟而反責望於孟子是不知待賢之道者孟

子欲曉告之乃命之坐說子知我之所以不應乎我明以告子往者

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故常使人伺候道遠誠意

所以能安子思也設若繆公無人在子思之側則其尊賢之意無由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六

孟

自違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雖不如子思然

二子義不苟容所以能安其身於魯者以其常有尊類在其君之左

右維持調護之也若使二子無人在繆公之側則其君敬賢之禮

一有不至亦必望望然而去則不能以安二子之身此可見賢者之

居人國固以其上有好賢之君尊崇禮信而後可留亦以其中有屬

賢之臣彌縫匡持而後可留也直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是孟子自稱慮是謀言子為我謀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上文

泄柳申詳只以其類同故引之以言齊之無賢臣耳其實孟子非止

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此只言為長

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二句辭語是兩詰之其意則是說他

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朱子

觀子思與淮柳申詳之事。則留賢之道可知矣。子之留我。誠出自王  
之誠意。如繆公於子思之人。則待我以禮。安有不答。今王未使子來  
而子自欲留長者之行。是子為長者謀。而不及為繆公留子思之事。  
蓋不以子思待我長者也。我之自處。未嘗敢輕於子思。而不以子思  
待我。這是我先絕我長者乎。還是我長者先絕子乎。我固當隊而不  
應何為而惜恨也。地註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  
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過故去。三宿而後出。豈是何  
滯滯也。士則茲不悅。

此章自千里而見王。至于日望之意。有三段。千里見王。于不得已也。  
是一段。子三宿而後出。豈係一段。夫出而王不予追也。係是一  
段。總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蓋決然  
去者。我也。欲去而不忍去者。仁也。聖賢道  
尹士是齊人。于是求澤是思澤。滯滯是遲留的意思。士則不悅。言  
平日於慕孟子。只因此事有不足於孟子者。家引  
孟子去齊。齊人尹士見孟子去。不果決。乃私與人議。說出處。乃士  
人之大節。甚不可苟。故進必擇。賢而在。不為利祿。退必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這纔是難進易退的道理。使孟子先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  
武。而來見。則智不足以知人。足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然且來見。則志  
不在於功業。不過只求些思澤。以自潤而已。是干澤也。且千里而來  
見王。本欲行道。今以不遇。故去。亦宜。其速於去矣。乃三宿而後出。  
依違遲留。是何其滯滯也。以孟子平日抱負吾甚敬之。今所為若  
此。吾則甚不悅。不意孟子而有此舉動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  
之常法者。而聖賢委曲行道之心。則不能識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地註  
高子聞尹士語。切孟子之言。乃遂以告孟子。直解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  
予不得已也。  
欲是本欲。但曰是予所欲也。即是有意於王之為湯武。而非干澤可  
見矣。故於上二讓不條析。家引  
孟子說君子之出處。去就。若只顧自己高潔。道也不難。惟是愛君愛  
國。委曲從容。當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尹士之言。惡能知我之心哉。我  
當初千里見王。本以行道。是予所欲也。今不遇故去。則違吾願矣。非  
本言如此。予不得已而後去耳。夫何目之來。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  
去之。去猶未忍。遂替其初心。其戀戀不決之意。亦豈能以速去哉。非  
謂三宿時心事也。家引  
滯滯也。尹士語是以知此。直解  
予三宿而出。豈於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有所指。而言孟子安天下之道。一素定於胸中。而王亦則在  
於格君心。故拳拳望之改之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  
謂三宿時心事也。家引  
勿謂予三宿出。豈為滯滯也。卽三宿而後出。豈於我之心。猶以為遲。  
於急速。而有不能忍。然者焉。蓋我之於王。尚庶幾望其能改之也。若  
使王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則能以王道為必可行。以吾言為必  
可信。必將追我而反之矣。吾何為而速於去哉。所以三宿而後出。而  
猶以為遲也。直解  
夫出豈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  
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乎。望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所謂為善是後日事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正是足用為善處子雖然豈舍王哉以下至子日望之又是出賣後之心如此言至此尚猶未能舍王也夫惟其出賣而王不予也子然後浩然長往行歸志而不可止耳然歸志雖云決矣猶未忍舍王也蓋王有付子之資猶足以濟世安民而為善也使王果有志於為善而用子以輔之則豈徒齊國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澤而湯武之功不難於致矣此子之所以不忍舍王也今雖決去矣猶庶幾王之改之而子日望之也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六 天

悻悻是怒意窮是盡此條合上文子三宿而後出盡兩條只是一意反覆言之以辯其瀟滯之讓也

我之從容去國而猶有望於王蓋為世道生民計也豈若那規模狹促不識大體的小丈夫一有所諫於君而不見聽受則心懷忿怒悻悻不平之氣見於面目去則盡一日之力而後止宿惟恐其行之不速哉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意全非愛君憂國者君子之道不如是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之曰以行道濟時為心以愛君澤民為念故方去而不忍舍既去而猶未能忘此君子之所為士誠小丈夫也豈知君子之心其忠厚固若此哉此雖尹士之問義則服然可見得時行道者聖賢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賢之不得已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子不怨天不尤人此章見聖賢憂時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兩條是言其所以不豫夫天未欲乎治天下一條是言其無不豫蓋自慰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子不怨天不尤人

此章見聖賢憂時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兩條是言其所以不豫夫天未欲乎治天下一條是言其無不豫蓋自慰也

路是道路問是於路中間也不豫是不歡喜的意思尤是過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者

孟子去齊其憂世之心有不覺見於顏面者故門人充虞在途問

說夫子自去齊以來憂形於色似有鬱鬱不樂的模樣虞竊有疑

前日虞曾問夫子說君子之心無人而不自得就是不得於天也不怨天不合於人也不尤人以此言之則當無時而不豫也而今有不豫則與前日之言不合矣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是前日此是今日彼一時是尋常無事之時此一則是吾道行止之時

孟子說不怨不尤這兩句是我平時誦法孔子的首語我何嘗有怨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者固自有說蓋君子守身之常法與用世之微權各自有一種道理我前日不見諸侯只是居仁由義不愧於天不忤於人便欣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在今日却要得君行道輔世長民然而遭際不偶則上憂天命下懼民難於心自有所不能想然者此又一時也遇今之時雖暫中豁然而素無怨尤者亦未免有不豫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名世是其人之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

孟子

我之所以不豫者謂何自來天地間的運氣到五百年則必有繼天立極的聖人受命而興在天子之位以開一世之太平。如自堯舜以至於湯自湯以至於文武都是這等年數那其間建功立業也不是一箇人做得又必有德業開導超出一世的賢人出來輔助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堯舜之有禹皋湯武之有伊呂也都是這等轉合是乃氣數之必然而自不可易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自文武造周以來到於今七百有餘歲了以五百年的常數算之已過二百矣且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以當今戰國之時考之正是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矣於此而不得一佐聖王以成輔世長民之業僅見一齊王足用為善而又不遇而去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子

不豫哉

夫天未欲乎治天下也如欲乎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憂不豫哉

然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乎治天下也。如天欲乎治天下則其在我必使我見用於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夫天意未定則治平尚有可望其在我則遭際亦必有期。吾惟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耳。又何為而不豫哉。是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憂自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衆人固不識也。

謙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此章見孟子於齊不汲汲於留而亦不悻悻而去義之所在禮百時而變也。

休是地名 朱子

孟子雖為齊卿未嘗受祿以明其志在行道不為利祿所惑而公孫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齊居休乃乘間問說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向者夫子仕於齊國而不受其祿是豈古人之道亦有當如是乎。曰非也。於崇晉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變是變其去志孟子雖庶幾王之可以為而可去之變未嘗不先覺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特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格與否也。

孟子說任不受祿本非古道但我之辭祿蓋自有說當初我來見齊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留於齊則雖受其祿亦無不可。願吾初至齊國在崇邑地方得見齊王談論之間已知其不能

用我退而有去志矣。雖曾有爵位不過假此暫留以觀王之感格與否其實欲去之志不欲改變故雖仕而不受其祿也。蓋祿既不受則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六 三

然於官守之外而過退轉然有餘裕矣豈可以古道例之耶。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是師旅之命不可以請主於義而言。求於齊既有去志乃偷遲遲而行道是為何益我自見王之後遭

齊國有師旅之命國方有事雖然而去亦不是於義不可即請然則我之入留於齊者非我志之所欲也亦因此以屬望於王云耳身在齊卿之位而久懷去齊之心此所以不受其祿也。

日新書訂四書本義集說卷之十六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鍾子重 南校則  
靖子卓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乘仁行義者也首二節言仁義不假外求理人可學而至三節四節是文公再見孟子時疑其資爵凡下不可以為堯舜故孟子以成服以下三說答之末節是孟子恐文公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服之說告之

世子是太子乃天子諸侯之子通稱後世乃分之字解做在字

滕文公為世子時將往楚國修交鄰之禮因平日仰慕孟子問得孟子在宋國乃先過宋而見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是言性是人所乘於天以生之理善是渾然至善未嘗有惡性在善是就氣質中挑出本然之理而言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凡人皆可為堯舜也二句正相表裏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

世子急於見賢正是天性之善可與入聖的機括孟子欲他先知理

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故開口便說道性善以人生下來

便有箇性乃天所命的正理本有善而無惡然又恐其古之無傳而

其道性善之言則必稱堯舜以實之言堯舜與人同是一性而人皆

可以為堯舜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

本分事豈是於人之外更有所加不道由其本善無惡者充之以道

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同有是仁稱堯舜之美便見得性

中同有是義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意如此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未必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道字分明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蓋道是通統字隨處皆說得一是更無兩箇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前言已盡其道理也

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人之可學世子驟聞孟子性善之說未能了然且望以堯舜

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國回還復來見孟子是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亦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迎而謂之曰世子此來得

道吾之言而有所疑惑乎吾言固無可疑也蓋古今聖學同此一

道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正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

是這一箇道理更無聖賢是一箇道理塗人又是一箇道理也但在

篤信力行而已不容有二說也

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謂是人姓名彼謂聖賢公明儀是魯之賢人文王我師也周公

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謂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旨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子何人等處都要

將性入說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試以古人的言語一一驗之昔成謂對齊景公說今之人見說簡聖

賢便悚然畏之不知他也是箇丈夫我也是箇丈夫其性一也吾何



畏彼而不為哉顏淵常說古今稱聖人必曰虛無然舜是何等人我  
是何等人看來性非有二也我若立志有為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難  
之有公明儀亦常說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曾說文王是  
我師也以今觀之人忠不為文王耳我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師  
法這是明白簡易的道理周公豈故為大言以欺我哉夫吾何畏彼  
者以其道之一也有為亦若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為  
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據此三人之言可以見道之無二致也道  
無二致則力行以求其必至豈不存乎其人哉然則世子復何疑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暇眩厥疾不

絕字解作微字猶可以為善國言猶堪做好國足以為治也眩眩是  
傾亂是病瘳瘳是病瘳瘳上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此終以藥眩  
西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三

即三子之言觀之可見道之無二而聖賢之必可師矣世子勿以  
國為小而憚於有為也欲師聖賢惟患無憤發之志不思無勢力之  
資今若將滕之地界截長補短幾有五十里也何難云小術本之於  
身而達之於政以其所治已者而治人則雖小國猶可以為善國也  
但恐立志不高自治不勇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  
善耳故書曰若藥不暇眩厥疾不瘳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藥  
眩之藥以除深創之疾若不是腹中憤亂一番這病如何得好直是  
不可忽也世子誠有志於聖賢之道亦在自勉而已豈因國小終  
也○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  
也不幸至於大故言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此章是論三年之喪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竟葬之其可為也  
聖時胡氏

定公是文公父世子即文公然友是世子之傳大故是大喪事謂喪  
禮朱子

滕定公薨世子謂其傅然友曰昔者孟子曾與我言於宋其性善竟  
葬之說猶在吾心而不忘今也不幸有此大變不知喪葬之禮如何  
舉行方合於聖人之道我欲使子往問於孟子求其一一指教然後  
行事庶免於梓禮之失也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  
吾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斬綯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西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四

自盡是自盡其心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亦因以  
加勉之也三年齊疏斬綯是正告世子處齊是齊疏疏是疏而綯是  
綯而斬是斬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斬綯喪禮之大綱也  
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也  
此時孟子在鄉然友即自滕至鄉以世子之言問於孟子孟子曰齊  
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為問不亦善乎然人子居父母之喪其  
哀痛迫切至情根於天性於凡途終之禮只要自己竭盡其心而不  
忍一毫虧欠原非人所能強亦非人所能阻者况乎世子於此有不  
能自己也曾子嘗說父母在生之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既沒之  
後衣衾棺槨當葬之以禮祭享之時輪祀蒸嘗當祭之以禮自始至  
終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而可以謂之存矣即曾子此言見喪禮  
之不可不盡也若夫諸侯的喪禮則我未之學也然我雖未學此禮



臨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動其良心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則在下者觀感而效法之必有甚於上者可見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於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

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一般於草而加以以風則必隨風而動於小人而感之以君子之德則必隨感而隨應也孔子之言如此今

世子在上的君子也能自品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在世

子自盡而已說然友及命世子曰然是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

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說是居喪之舍諸侯五月而葬本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也未有命

戒居喪不言也可謂曰知是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朱子然友聞孟子之言遂復命於世子世子直承當之曰夫子說的是這

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十七七

簡委的在我不關別人事不必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

箇月居廬守喪不發命令此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懼稱其知禮及至

葬朝四方之人皆來聚觀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慟凡諸侯皆

來弔於廬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祝嘏焉太以喪禮一行而近

者稱歎遠者祝服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人能

皆善於此益可見矣說

滕文公問為國

分田蓋罪戰惟掌井田之事也東陽許氏

問為國是問治國之道禮記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文公一見孟子便問治國的道理通

是他銳意求治可與有為之機也直解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索綯庶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說民事是農事詩是面風七月之篇于是往取綯是殺字就是緊急

的急字乘是升播是布種直解

孟子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先農事乃國之所急不要有得輕了

乃國家命脉所關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必也為之經畫區處而使人

得盡力於農誠可也詩經幽風七月之篇連農家相勸的言語說當

此農隙之時日閒則取茅草夜閒則絞繩索意杜升屋修葺葺早完

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十七八

工到了來春更重新播種百穀無暇為此治屋之事矣夫時方冬且

而猶為來春之計可見農家終歲之間無一日不動於賦畝無一念

不在於保儲其穀難辛苦一至於此然則人君可不以此為急乎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

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

放始道於道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後則益肆矣亦有浸深之

亂陷於罪豈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躬不能制民之產培養他的良心及其無知犯法則刑罰必加無所逃避就如張設網羅使人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其矣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為心者如此等罔民之事而可為也然則恆產有無所繫甚重如此此農事之所以當急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是謙恭儉是節儉禮下是以禮接下取於民是賦取於民有制是不過什一之制恭儉以德音禮下取民有事言恭儉實德之流行也恭者必儉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田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則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七

九

九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即陽貨是魯季氏家臣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

昔陽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並立若憂為富必至罔利取

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為仁只得損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富者好

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友也陽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於求

富然就這兩句言語看來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欲禮下而取民

有制者當知所以自克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皆什一也徹者

徹也助者藉也

百助徹是三代田法之名三句是沖論說夏后氏受田五

畝而行貢法殷人七十畝而行助法周人百畝而行徹法什一也

分取一分亦稟古之制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計其五畝之人以

為貢是於五十畝之內取其五畝也其為十取其一最為明白商時

井田之制八家私田各七十畝而其助耕公田七十畝公田內除地

十四畝為廬各現在公田僅五十六畝八家所助各得七畝七八五

十六也是於七十畝之外取其七畝也為十一分取其一矣周制漸

逐川貢法十夫有溝十夫各受田百畝也而各自貢其十畝之入此

亦於十分之內取其一都鄙用助法八家同共八家共受私田八百

畝而共耕公田百畝公田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則公田僅八十畝每

夫所助僅十畝此亦是於十分之外取其一徹是通融均一的意思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所以謂之徹也通貢助皆然也不是

通用貢助二法故謂之徹猶字解徹借字對人人相借力助之也此

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五十七百畝是制常產而貢助助

而徹則其取之之制也

今以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

夫計其五畝之入而謂之貢法商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

資為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為七十畝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使之同流

公田而謂之助法周時一夫受田百畝解逐川貢法十夫有溝都

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而謂之徹法曰貢

日助日徹其制不同而名亦異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入

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畝之收於七十畝之外徹則兼之都是十

分之中取一分未嘗過重也然謂之貢者自下貢上其義固易明

矣至於徹與助之義却是為何蓋徹者始而通力合作有通融之義

繼而計畝均分有均一之義故謂之徹也助者但借八家之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謂之助也其義不同而總之則皆取民  
有制三代之政如此直解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  
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  
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是古之賢人治地言治土地之賦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是較量  
數歲之所入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常法也樂歲是豐年粒米是粟  
米之粒狼戾猶狼藉言粒米使多狼藉捐棄於地也於字亦有顛亂  
之意寡取之是以常數少取之糞田是掩田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  
掩田之費尚不能給益是滿其常數盼是恨視勤動是勞苦倒是舉  
貸是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是取盈之數雅是幼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七 土 註明堂 蘇板

孟子引龍子之言所以明助法之善而不可不行耳其實龍子所識  
非大禹之元法也卷引  
夫貢助三法雖皆什一之制然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說  
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人之助莫不善於夏后氏之貢何以見貢  
之不善也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此天時地利難以預定者  
也今夏之貢法計算數歲之中多少收穫只就中定下規則年年微  
收這些如遇者豐年粒米狼藉百姓每充然有餘便多取些不為虛  
害則拘於其數而寡取之凶年之所得者尚不足以供掩田之費空  
勿取之或減其數而取之可也則必拘其數而取盈焉是樂歲之寡  
取民不為恩而凶歲之取盈民實不畢命矣夫人君為民父母當勤  
恤民隱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盼盼然怨咨愁恨把一  
年辛苦所得的盡數輸之於官不得養其父母又借貸起利以足取

盈之數致使民之老稚者一無所資皆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百姓  
每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愛惜又恐在其為民父母也貢法之不  
善有如此若助法則就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又安有若是之弊  
哉即龍子此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也義說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卿大夫士有功德其子孫雖木仕居官得世世食祿叫做世祿  
此句特以起下文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說夫世祿滕固行  
之一句意合只是未行助法耳送引詩以証雖周亦助以教文公之  
行助法也亦緣上文原有禮下制祿意故特照起說存疑  
夫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  
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有不吝不竝舉者今世祿之制  
滕固已行之矣既言世祿則當行助法矣義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七

土

註明堂 蘇板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是小雅大田之篇而足降雨水  
然而助法之未行者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  
初亦用此法今雖助法盡廢無稽不存然觀之詩言猶有可驗也周  
詩大田之篇小民視告於天說願天下雨澍我公田遂及我私田這  
是小民先公後私之意然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  
名而出於周人之詩也守有未雖我周盛時亦兼用助法其公田足  
以制祿其私田足以養民無非由商之舊制也周不能改於商而兼  
獨可不從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當與世祿並行而不廢可也直解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非使文公兼設此四學以教民只是舉教民

之制如此使文公設學教民也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皆謂之國學其之是無異名人倫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親於下是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愛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這一節是三代建學之制孟子舉以告文公也前解

誠能舉行助法則民得其養矣既有以養之則民不失其恆心而教化可興矣於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施立教之方焉然庠序學校四者其義則何蓋古之建學以教民為主而鄉飲鄉射之禮亦皆舉於其中故謂之庠者取養老之義為名也謂之校者取教民之義為名也謂之序者取射以序賢之義為名也這三樣都是鄉學其實本非有二但三代相繼特各舉一事之義以立名耳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至於國學則三代共之而無異名也然要之各義雖有沿革而原其立學之意則庠序學校都是要講明人倫之理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使在上之人能設教以明乎人倫講解宣示昭然大明於上則在下之小民皆由乎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親而莫不相親睦於下矣此教民之法也後說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通說  
王者是行三王之道者起是興起通說  
以上所言養民教民之法皆出於古而至於今乃百王不勝之良法也於今行之雖以國小未能自致王業然一有王者受命而起欲養民與必來取法吾之養民者以養其民欲教民與必來取法吾之教民者以教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通說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是大雅文王之篇下指文公諸侯未喻年之稱也新其國言大小不同皆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此又再進之存疑  
苟能行仁政又豈特為王者師而已哉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劉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可見修德行仁不論國之大小但恐不力行之耳誠然以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奮發而力行之亦以建興王之業而新子之國可也通說

使車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得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戰是滕臣問井地是問古井田之法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經界謂地分田經界其溝塗封植之界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極其穀以為祿暴君是為虐之君汙吏是貪吏分田賦祿井也制祿是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養君子雖平說然却相因分田始可制祿通說

滕文公問孟子之言而使車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語孟子說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子之君將欲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選擇羣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不負付托之重可也夫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定疆隴則有封的土堆有植的樹木一一要經審明自不可紊亂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那豪強的人都得以兼併侵奪而井地送不均矣賦出於田無一定之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是大雅文王之篇下指文公諸侯未喻年之稱也新其國言大小不同皆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此又再進之存疑  
苟能行仁政又豈特為王者師而已哉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劉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可見修德行仁不論國之大小但恐不力行之耳誠然以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奮發而力行之亦以建興王之業而新子之國可也通說

有不平矣。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以其不便於已必慢其經界而欲廢之勿怪於仁政之不行也。誠知經界之為先務而汲汲焉正之則田有定分雖欲兼併而不收賦有定法雖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養野人制祿以養君子者可以不勞而定矣。仁政焉有不舉哉。五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壤是土壤褊是窄狹褊小謂五十里也將始也為有也言始必有為君子焉非特然之說無君子莫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其辭雖若兩平其意則重在分田上。象引

分田制祿兩件都是先王之仁政不論大國小國皆不可廢也。今滕國之土地雖云褊小然其間必有為君子而仕者焉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焉使無君子則誰施政令以治野人使無野人則誰供賦稅以養君子是祿不可不制而田尤不可不分也。分田制祿不可偏廢安得不以經界為仁政之首務哉。前解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野是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是為井田而行助法九分中取其一分國中是郊門之內都鄙之地也什一足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什分中取其一分蓋用貢法也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邪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徵法也。度原

觀君子小人之相須則分田制祿信不可廢矣然其法當何如而後可以通行如郊野之外上地廣闊則可井授也而九一而行助法使私田為野人之受而公田則為君子之祿郊關之內此則相屬難行

井田則什一而行貢法使一夫受田百畝而自賦十畝之稅於公如此則君子有祿而野人賴以治矣野人有田而君子賴以養矣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朱子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卿以下是自卿以下至於士圭字解作潔字所以奉祭祀也五十畝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朱子

夫君子世祿各有定分此常制也而世祿常制之外自卿以下為大夫為元士得立廟者必有奉祭祀之圭田皆有五十畝無豐殺而不稅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惟圭田乃是分外加厚之田所以厚君子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也。象引

餘夫二十五畝

一夫是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入口為率如有弟是餘夫也二十五畝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四分則二十五畝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然此二節雖在田祿常制之外其實分田則有此田制祿則有此祿蓋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度說

一夫受田各有百畝此常制也而此常制之外若有弟而年十六者則為餘夫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所以厚野人也。朱子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是徙其居同井是入家友猶伴也守望是防寇盜扶持是救其困急睦是和睦此言井田之法有以善乎民俗亦不必云者其效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然耳先生立法之意蓋如此。象引  
彼十夫有溝者不必皆矣試以助法言之一鄉之民各有事業安止

重遷死而葬者與遷居者皆不能出其鄉這一鄉之田八家同居井居  
止既相聯屬情義自相維繫出入往來相為伴侶晝夜防守瞭望相  
為應接遇有疾病視其醫藥通其有無相為扶持如此則鄰井之人  
焉然相與若樂患難無往不同而無不親睦者矣井田之法有以善  
民俗如此已可見助法之善矣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公田即  
君子之祿私田即野人之所受所以別野人不言君子省文也看來

孟子告文公還重在助法上貢法特帶說爾右姑  
試詳言其井田形體之制又所以別上下之分也蓋其制每方一里

畫為九區其田如井字之模樣每田百畝為一區九區共九百畝中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七 七

問一區叫做公田以為君子之祿外面八區分與八家百姓各得田  
一畝叫做私田這公田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

耘收穫之時必先治公田公事已畢才敢去治私田之事雖通力合  
作而實有公私之分先後之辨是為何蓋以分別君子野人使在

上者食人之食而不為奉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為勞也此井田形  
體之制亦所以別上下之分也助法如此也朱子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和軟底意思不  
至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也要時說氏

然井田之法其廢也久矣吾所前者形體之規較公私之畝數其大  
略如此以為經界之準則而已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而不宜  
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所存而病伏於中或效見於今而

養生於後如此之類吾皆不得而詳言之也若夫陳權宜之術變  
通之用因其時之宜隨其勢之便存固有者有損有益使合於人情  
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若此者則在子之君主持於上吾子  
協贊於下而已矣非吾言之所能盡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陳距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  
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抽屨織席  
以為食

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亦不用於耕  
耳聞其假託神農並耕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乃責陳相

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其市價不二之說東陽  
許氏

神農是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之為案彷彿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七 八

為其學者之類乃造作言語託為神農之教者蓋皆一為耒耜便見其  
言本非神農之言矣許是姓行是名距門是足至門仁政即上章所

言井田之法屨是民所居也野人之稱與之處是舍之宅其徒是  
學其業者褐是毛布屨者之服也則是扣塚之欲其堅造屨之法也

以為食是賣以供食衣褐二字為讀其所以衣者也抽屨織席以為  
食是一項其所以食者也蒙引

時文公分田制祿欲復三代之法風聲傳播有楚國之人託為神農  
之說者叫做許行自楚至滕離文公之門說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

制祿而舉行仁者之政時來歸附願分與一廩之居得為陳國之百  
姓庶幾得沾仁政之澤也文公以其慕化而來仰與之一廩以為居  
止其徒數十人皆以褐為衣且抽屨織席賣之以供食不費公家之  
廩以此不惟言託神農即一衣一食已別自一種習尚亦可以徵見



其意之所主矣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耜而自宋之滕曰開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是楚之儒者陳相是良之門徒辛是相之弟相所以起土耒其柄也是耕田的器具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陳辛負耜耜田的耒耜自宋來至滕告文公說分田制祿乃三代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開君有志

復古是即三代聖人復見於今日矣願受田而耕為聖人之氓以治仁政之澤焉彼本學於陳良而未聞邪說其遠負耒耜而至者亦不

為出過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說而來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塗而治今也滕

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糞塗是糞食朝曰糞夕曰塗糞塗而治是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

倉藏也糞穀物也糞有屋曰廩廩是病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正是許行之邪說害道處故通章節節詳此

陳相一見許行見其議論可喜便大說而恭之蓋棄其平日所學於陳良者而更學許行神農之道焉蓋邪說之易以惑人如此陳相既

學其道便非讓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乃來見孟子稱道許行的言語說滕君能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如此還未聞古聖人的大

道不足以治國家也蓋所謂賢君者寧勞己以養民不勞民以自養

常時與民並耕自食其力不費百姓的供給且自朝糞夕塗而兼理治人之事這才叫做賢君今觀於滕有倉廩以發糞塗有府庫以藏財貨都是取百姓之脂膏以自奉養也惡得謂之賢哉許行此

欲除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而陳相願稱道之異端之變亂是非善人國家如此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甕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許子必種粟而後食此決知其然者特以起下句之難耳冠素是以素布為之自織是自織素布是煮飯的飯是炊飯的爨是然火燒

是田器耜之屬此一段意總謂莫道是為人君者難以與民並耕而食糞塗而治便是他這一匹夫之身已不能盡兼他技況人君一身

百職允萃乎故每詰之云而果不待辯而自支離矣

許行之說欲使人君身親稼穡而兼治民事此理勢之必不能者孟子將折其非先就他服食器用不能兼為者詰之因問陳相說許子

必種粟而後食而陳相答以為然蓋許子農家則必耕而食也孟子

又問許子必自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以為否蓋許子穿的是褐不

必織而後衣也孟子又問許子戴冠乎陳相答說戴冠又問許子所

戴何冠陳相答說許子之冠以素布為之孟子就問道冠是許子自

織之與陳相說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耳孟子問許子

何故不自織陳相說農工各有事務既要種粟又要製冠却不妨了

農事所以不自織也孟子又問然食必用釜甕耕田必用鐵器許子

也以釜甕爨以鐵耕乎陳相曰然孟子問道器用也是許子自為之

與陳相說否許子恐害於耕也以所種之粟易之猶夫冠也此可見許子一身之事已不可以兼為矣

以粟易機器者不為陶陶冶陶治亦以其機器易粟者豈為農夫哉

且許子何不為陶冶各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  
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械器即上文釜飯未和之謂其械械便當也此屬字固他屬民自  
養而發陶是為既者古之說實陶為之治是為釜飯者皆字解作止  
字官中許如說是家裏一級五解

孟子因陳相之對復詰之說就子之言觀之粟乃農夫之所種釜飯  
未和乃陶冶之所為農夫以粟易械器正以陶冶之所無非有皆  
於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正以濟農夫之所無豈有皆於農夫  
哉蓋有無相通則彼此俱利從古以來都是如此也且許子何不自  
為陶冶舉凡如釜飯未和之具止皆自取於其求而用之是少便  
何為紛紛然日以其粟與百工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如

此陳相乃答說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而且兼之也陳相至此固已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主

情見辭窮而不能自解矣 五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兼之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  
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於人治人者食於天下  
之道業也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夫人在上的人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  
小人在下的人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路是奔走道路無時休息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治於人是見治於人食人是出賦稅以急公上  
食於人是見食於人自故曰以下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天下通義  
是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 五解

陳相既知農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印從而折之說謂謂百工之事固  
不可耕且為然百工之治械器與人皆之治天下事之類實心之勞

遠固有大不同者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則治天下獨可耕而  
且為與蓋天地間大綱有兩棟人即大綱有兩棟事大人自有大人  
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  
器用百工之所為無不具備如皆出於自為而後用之則既樂乎此  
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終無時休息也況以大人而兼  
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云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勞心於上或為  
小人而勞力於下勞心於上者須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勞力之小  
人則惟聽君上之治而已惟治於人者須租納稅以供在上之食若  
治人之君子則惟受在下之養而已小人賴君子以治君子賴小人  
以養此理天實為之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  
且為哉 五解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  
穀不登狡獸備入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  
決汝瀆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七 主

洪水是大大水橫流是下由其道而散溢妄行氾濫是橫流之貌暢茂  
是茂盛繁殖是眾多五穀是稻黍稷麥菽等是成熟道是路獸蹄鳥  
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蓋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禽獸得  
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稀少  
而禽獸逼人此上下交相觸之大患也敗字謂做分字掌火是主火  
之官烈是熾烈熾其火也焚之者灰之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  
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滎曰汴曰衛曰碣石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滎亦疏通之義濟漯二水名決排皆是去

之

其壘塞汝漢淮泗亦皆水名汝漢淮泗而注之江其實惟漢水入  
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但取其對偶而云爾無害為義理不  
必曲為之說雖欲耕得乎是擬擬耕車以照前獨可耕且為一句雖  
是說再其實愛水土之未平竟舜亦在焉下節愛民如此而暇耕乎  
亦是此意自此節以下言聖君賢相歷歷可數那有一箇與民並耕  
而食糶殯而治耶

嘗觀自古聖人之治天下亦未有耕且為者且以堯之世言之當堯  
之時去洪荒未遠雖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天下尚未盡平也那  
時洪水滔天不循舊路而散溢妄行以至泥濘於天下於是草木  
得水而日見茂盛禽獸得草木而日見繁多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  
者故五穀不得成熟甚至人民為禽獸所傷多被傷殘但見獸蹄鳥  
跡的道路交雜於中國這緣世道百姓何由安生天下何由平治堯

內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三

新編

為天下勞心治人其心獨以為憂有不能一日安者以為天下之患  
非可以一人獨理遂舉舜以為相而使之分治焉舜命伯益掌火鑄  
將山林藪澤的草木烈熾其火而焚之使禽獸失其所依都去逃散  
無個人之患矣命大禹為司空使他治水禹以河之水天下之最大  
者也則於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為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  
水並九河皆注之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焉又次南決汝水漢水滎  
淮水泗水而注之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天下大水只有此數者  
今導其流而注之江海之中然後大地就平中國之民可得而粒食  
免於饑渴之患矣且當是時也禹治水在外者凡八年三次過家門  
而不入其愛民之意如此雖欲耕得乎設於禹則堯舜可知矣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有入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愛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愛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官名稷為之樹是種藝是種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稷藝之性  
也還是安逸司徒是官各聖人兼指堯舜引放勳之言特以為證也  
不是專指堯人倫以道言放勳本史臣贊美之辭孟子子因以為證  
也勞是勉勉來是引進匡字解作正字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  
其德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明其行自得是自得其性振是振  
警覺德是加惠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  
等事是也彼既行之又從而教之以土背命契之辭聖人之愛民如  
此而暇耕乎是再擬擬耕車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一句

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又命堯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  
稼穡習耕收獲之事以種植五穀由是五穀成熟天下之民家給  
人足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飢之患矣然民莫不有秉耒之性若使  
飽食煖衣居處安逸而無所以教之又將耽於安樂習為邪後至於  
滅性亂倫而違禽獸不遠矣故堯舜聖人又有憂之舜於是使契為  
司徒而教民以人倫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而有恩  
以相親睦臣以忠事君以忠而有義以相與夫婦則有別而不相混  
清長幼則有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則以誠信相交而無有欺詐蓋此  
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教之而後民性可復也其立教之方  
何如然當時舜攝政而堯為天子故舜使契為司徒而命契之辭則  
出自堯也放勳曰民之用心於人倫者則勞以安之民之歸向於人  
倫者則引而來之所以嘉其善如此有非辭者則明之使歸於正有  
回曲者則矯之使歸於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則立不定者則扶助  
而立之有進修不前者則誘掖而行之所以濟其不逮如此凡皆以

內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七

四

新編

使自得其性也及其既得矣猶恐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又心時時中飭提振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這等多方造流教思無窮然後人倫可明而百姓可親也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即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釋如此而尚暇於耕乎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易字解做治字當堯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治而不暇耕此與下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聖之得人意上而都有了但上文重在急於為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矣有兩層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七 前解

夫堯舜憂民固急於治而不暇耕然當其時堯之所以愛民者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舜為已憂一得舜則凡所以愛民者一付之於舜矣舜之所以愛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一得禹皋陶則凡所以愛民者一付之於禹皋陶矣幾事雖煩而惟急於先務細事不親而獨持其大體堯舜之所以愛民者其大如此則其所受者乃知人安民之要務而末嘗屑屑於其小也若夫躬耕百畝之田閭閻然憂其不治乃農夫之所有事其豈聖人之憂哉然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惠是小惠忠是盡心仁字可包惠字忠字是做一字可味蓋上文謂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得人之功大也故下為天下得人之難以

見其功之所以為大也而必以天下與人易對言之此猶中庸言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論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之例

堯舜之所憂惟在於得人誠以得人之所係為其大也正如憂人之貧乏而以財物分之於人持謂之小惠而已憂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於人使人皆為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可謂忠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亦有有限而難久未仁也惟若堯舜之得禹皋陶乃是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然後可謂之仁不止小惠小忠而已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天下大器推以與人誠皆至難然以聖人之心視之此無難者惟是為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託以天下乃為難耳此堯舜之所以以不得為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七 天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湯湯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魏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是法湯湯是廣遠之貌君哉言蓋君道也魏魏是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闕言其不以位為樂亦不用於耕存於字總是說堯舜之德業魏魏如許雖有所用心亦斷不至於耕至此三批復耕專以昭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

欲知堯舜所憂之大觀諸孔子之所稱可見矣孔子嘗稱帝堯說大哉堯之為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相準則其德湯湯乎廣遠民無得而名焉直是與天為一者也又嘗稱帝舜說能盡君道哉惟舜也堯魏乎高大雖富有天下若與已不相闕也惟以治天下為憂是堯堯君道者也孔子稱堯舜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法天

而德業之蕩蕩一則不以位為樂而事功之巍巍若此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教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雖有所用心亦不至川於楚耳夫道也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為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蒙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是諸夏禮義之教變夷是變化蠻夷之人變於夷是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產是生先是過蒙傑是才德出眾之稱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倍與背同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孟子既開許行並耕之非至此乃重責陳相竊許行之學誕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可乎夫中國所以異於蠻夷者為其禮義之教耳據吾所謂蓋有用中國之教以變蠻夷之俗而自歸於正者未聞有學於中國而反為蠻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於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問則公仲尼之道行於中國悅而慕之遂來遊北方以求聞孔之學於凡二聖之制作動迷盲心領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士業學周孔者亦未能出其上也彼能用夏變夷而投出於流俗乃所謂蒙傑過人之士也斯人也師之以終其身可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背之盡棄其學而學於攻乎異端之許行所謂變於夷者矣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視而嘆曰

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彌會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是擔負的行季失聲是悲不成祭場是家上之增場有若似聖人是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所事孔子身所以事夫子之禮秋陽是秋日是暴是晒皜皜乎是借米字而不上二句說下但當實說不可謂如物之潔白也尚是加此條意有三段皆不倍師而以共尤難者在後

子在魯者皆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裝將欲散歸鄉里又揖于其師如此不倍師也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墓旁築室於壇場之

子夏子張子游思慕孔子想見其音容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亦不倍師也因曾子不肯強曾子與俱曾子曰不可吾輩尊師當論其道德不當論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極其純潔而無一塵之累極其純粹而無一毫之雜就如江漢之水洗濯出來的一般就如秋天日色暴晒出來的一般皜皜乎舉天下之言潔白者無以加於其上矣在夫子一私不存焉理明淨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有若既不足以彷彿夫子而乃事以弔夫子之禮則樸人非其倫不特尊有若為過高而且以夫子為有若所可同其待夫子反卑矣而可乎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負之也又如此則又不倍師之尤得其道者矣

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缺是博勞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非字不訓詁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

夫有若雖不及聖人而猶有似乎聖人三子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是乃欲致其思亦未必有倍師之意曾子曰為不可今也許行乃南蠻賦舌之人所學非先王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也子反倍子之師而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尊信其師者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幽谷是深谷喬木是高樹

子倍陳良之道而學於蠻夷之人其於取舍之間亦為不知所擇矣詩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可見鳥雖微物猶知出於幽谷而遷於高明之處吾之所聞如此未聞有

自喬木而下反入於幽谷者也今陳良誦法先王如喬木之高明非行漸於異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倍陳良而學許行是下喬木而入於幽谷矣不亦異乎吾之所聞耶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魯頌是閭宮之篇戎狄荆舒皆南蠻之地也膺是搏擊的意思荆是楚國本號舒是楚旁小國德是創此詩本是倍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又觀魯頌篇中說周公輔佐王室於戎狄之不善者則擊而逐之於荆舒之人則懲而止之使不敢侵凌其正夷夏之防如此南蠻之人難用周公方且欲擊之今許行而夷之人畔於聖道子乃舍中國之教而從其學乃周公之所擊者而子學之真所謂變於夷矣何其之不善如此耶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通市莫之或欺其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縲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者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如一尺布五文錢二尺布十文錢通天下布價一定如此下倣此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並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孟子謂許行並耕之說陳相既無以為辭乃又舉其市不二價之概稱於孟子說如夫子之言則許子並耕之說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市價一節從許子之術則市中貨物皆有定價而國中

之人無所用其詐偽雖使五尺之童幼小無知通市貿易亦無有增減價值以欺之者矣蓋天下之物唯是分衡等級則其價相懸而

可以還淳反朴而復古之治矣許子之道其善又有如此者何而不可從耶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不齊是好醜精粗之具精是自然之情倍是一倍蓰是五倍什伯是萬倍倍數也此是合此巨小與上文屨小大者不同此巨履小履說言當精粗美惡說

和夫物有精粗美惡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之參差人力之功拙自然而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者相去什倍相去百倍有多至千萬倍者不可得而強同也子如此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是徒紛紛然擾亂天下也何以言之蓋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就將極這一件來比方使大者與小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為其大者哉然則精者與粗者其價相同人又豈肯為其精者哉若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為愚惡之物以相欺本欲除偽適以長偽本欲息爭適以啓爭如之何可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固不特孟莊之說為不可從矣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地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此章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教之也夷子二本一條只破其所講愛無差等者以其逆夫一本之理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一倣則又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以深明夫一本之意墨者是治墨家之道者夷是姓之地名徐辟是孟子弟子夷子不來是說夷子不必自來有治墨羅之道的叫做夷之雖是其端之徒然仰慕孟子欲來求也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一機也然未知他何意思誠否何如故孟子對徐辟說夷子之來我固願見只為我尚有疾病未可以見也俟吾病愈吾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這是孟子說疾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為施教之地也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墨者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直是盡言以相正易天下是移易天下之風俗夷之初因孟子託疾未得相見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則其意已誠矣故告徐子曰吾今則可以見夷之矣但存儒之道真異端不同苟不盡言以相正則聖道不明我且盡言以規正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氏之道者墨氏生不歎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氏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是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是道為非是而不貴之哉既以薄為貴則必以厚為賤無兩是之理然而夷子之執親喪於非理之禮獨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貴者事親而以墨氏之所賤者事親也學其術而不尊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夷子之不忍從薄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此正其一也天理之不容泯滅處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其友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學之非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

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是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是夷子名差等是分別等級施是施厚之事由親始是先從已親屬始此兩句是夷子自以已意解書之言以釋已厚葬其親之意却不知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貫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親即愛也彼有取是說周書別有所謂爾也二字皆語助辭下二句即解周書本義爾爾是伏地而行的模樣本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木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木物只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故曰一本二本是如有兩根事他人之親如已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非二本而



何孝子

荀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猶未悟其非。乃對徐子說。勿謂儒道  
 與墨道不同也。彼儒者之道。古人有曰。若保赤子。是視百姓與赤子  
 也。是一般斯言。是何謂也。則以為天下之人。皆所當愛。原無厚薄  
 隆殺之等。但施厚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我之受無差等。即儒者之  
 若保赤子者。也。然愛無差等。親與他人。一般。而施必自親始。於此  
 空稍從厚。此吾之所以厚葬吾親。正施由親始之說也。夫豈以所喪  
 事親乎。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夷子。操若保赤子之言。而自信其愛  
 無差等之說。看康誥之語。真以為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  
 子。却無分別乎。差認了此句之意。彼周書別有所取。譬爾也。嘗之言  
 以為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故犯之罪。適赤子。旬旬將入井。出於  
 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常如保赤子。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天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七 禮記 禮運 第九  
 之生人物也。萬有不齊。然只是一箇父母。更無兩箇。無不一本而生。  
 若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然  
 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等差。不同。而夷子不識。以為愛無  
 差等。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是親其親。一本也。路人亦其親  
 又一本也。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  
 耳。非二本而何哉。一本便有厚薄。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親疏  
 枝葉了。故欲同其愛。而不知其非也。若能反求之心。而深知一本  
 之義。則知墨氏兼愛之非矣。直解  
 辨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塗。他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此。脫而不視。夫此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歸反葬。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卒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上世是太古未制禮之時。委是棄。整是路旁坑。整蚋是蚊。屬姑是婦。

助祭

助祭。嘍是積共食之類。是類。此是泚然汗出之貌。况是邪。視視是正  
 視。非為人泚。猶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三句。意言非為他人見  
 之。而然也。反是。積是土。龍裡是土。舉掩之誠是。只從掩之上。搭過  
 厚葬去。蓋因是而推廣之也。掩其親。必有道。言必從厚也。此一節。又  
 因夷子厚葬其親。以深明一本之意。朱子  
 誠以一本之理言之。蓋上世喪禮未制之先。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  
 死。則舉而棄之。於塗。他日經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嘍親之  
 膚。於是。頭額之間。泚然汗出。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但視而視之。  
 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夫其泚也。非為他人見。此而發愧。有泚  
 也。乃其至親。至痛之情。發於中心。而達於面目。自無所為。而為者。於  
 是。歸反葬。裡而掩其親之尸。此葬裡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掩其親者。  
 若所當然。則卒子仁人之所以掩其親者。亦必有道。而不以薄為貴。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七 禮記 禮運 第九  
 矣。則此可以明一本之理。即此可以斷厚葬之是。使人非一本。則見  
 親不葬。豈胡為有此。使葬不當厚。則歸掩其親者。豈為當然。惟其本  
 之一。故其葬之厚也。夷子厚葬其親。則其本心之明。而必曰愛無差  
 等。則其所學之蔽也。誠反而求之。則知以薄為道之非。而墨氏之說  
 有必不可從者矣。直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閉口命之矣。  
 憮然。猶憮然。是茫然自失之貌。為問是有頃之間。命是後之字。作夷  
 子名看。朱子  
 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語夷子。夷子遂茫然自失。少頃。問說。吾  
 學於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聞夫子之言。乃知天親果無二本。葬親  
 果當從厚。夫子固已教我矣。夫夷子之問言。即悟如此。可見愛親之  
 良心。人所同具。而異端未有不可返而歸正者。故君子之於異端。非



之甚歟而待之亦未嘗不想也 五解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七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七

孟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孟卷之十八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字軒

男徐

鎮子重



○陳代曰不見諸侯空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安若可為也

此章各陳代大段有兩義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天枉尺而直尋以下是在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為昔

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以下是在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 存疑

陳代是孟子弟子不見諸侯是不往見諸侯小是小節志記也枉尺是

屈直是伸八尺曰尋 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一

孟

當戰國時游說之士多干請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已往見陳代疑其過於自高乃以已意問說君子以行道游說而急令夫子不肯往見諸侯以我觀之似是小節然不必拘也今一見之大則為伊為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為管為晏而以其君猶似這等的事業只在一見之間夫子猶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志有說人之處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則所失者小所得者大空若可為也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是否小節以就太甚即枉尺直尋之謂也何為而不可耶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術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而陳代以此為問也 新安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筵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是田獵虞人是守苑囿之吏旌是名大夫方川元是首志士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不忘二字是活句言是擇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此二句辭本虛而意則有所屬耳固非確然以為勇上也不必泥不至將殺之句往是自往見之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朱子

孟子說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親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齊景公出獵以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招之古時人君招見臣下各有所執以為信招大夫方川旌若招虞人當用皮冠那虞人見以旌招他非其官守不敢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至於殺之孔子因稱他說世間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貧窮就死無棺槨乘在溝壑也無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軀殉國沈戰鬪而死不保首領也不顧避正此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如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八 二

此為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故也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况為君子者乃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何哉朱子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害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朱子

夫不見者侯者長也君子知有義而已不當計較功利彼謂枉尺直尋在所可為者乃是在功利上計算而以所得之多寡言之也若果惟利是圖則不論可否惟利是圖豈但枉尺直尋而後為之則雖枉尋直尺所屬者多所伸者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與甚不可也然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此君子之所以惟義是守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朱子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彌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宰與女奚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飽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實與小人乘請辭

趙簡子是晉大夫趙鞅王良是善御者嬖奚是簡子幸臣乘是御車御在王良射在嬖奚終日是自朝至暮及命是反命於簡子賤工是言不善御車復是再與之御強者王良可者嬖奚也一朝是自晨至食時良工是善於御車掌是專主謂是簡子語之也詭是法度言吾為之律以我馳驅之正法詭遇是隨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凡曰獵是前而驅禽獸來我馳車迎而射之此禽畜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的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固他不能左右迎射會馳驅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 卷十八 三 也詩是小雅車攻之篇不失其馳是不失其馳驅之法舍是發強微諷發矢則中如錐破物也兩句相連說重在下句其是習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朱子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為即二莛之士亦有不肯為者皆趙簡子使其幸臣嬖奚田獵命王良與他御車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三禽嬖奚復命說王良乃天下之賤工不善御車是以不獲或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損了他善御之名乃請再與之御以試其能那嬖奚不肯強之而後往自晨至食時就射得十禽嬖奚為復命說王良為天下之良工善於御車所以多獲簡子說我使王良專與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肯對說這獲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廢法曲徇之所致也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讓前日我以御車之法馳驅正路發矢不能射不迎射故終日不獲一禽今我不

此正道只看禽所從來迎而御之他才會迎者射去一朝而獲十禽  
是發矢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詩經車攻篇有云御車之  
人不曾失了馳驅之常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  
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發矢不能如是必為之說選而後中乃小人  
也與小人乘必說選也說選非君子之所為也我不貫與小人乘請  
辭此王良之所以能循正道不肯說選以求獲也如此  
御者且差與射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  
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本有能直入者也

比是阿黨容馳驅之法而阿比之也若丘陵言多也過謂陳代之言  
過謬也枉已未有能直入言其所守一失亦決無能伸之道理也御  
者且差與射者比至弗為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以下當更提  
頭白為一條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四 留曉堂 藏板

大王良御者也今使與射者私相比合廢其馳驅之法而求獲禽之  
利猶以為小人之事而差之推其心即使一時阿比而所得禽獸積  
如丘陵之多亦所不為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枉尺直尋之說如  
此況為君子者乃欲計較得喪之多少而枉道以見諸侯何也且吾  
子之言過矣汝謂一屈已便可致王霸不知道不行於已而欲行於  
人無是理也尚可望哉蓋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  
援天下之具矣更說其事自己身已壞了如何直人也此吾所以堅  
執不見諸侯之義者非固自為貴重也為是故耳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熄

此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故妾婦以死儀行者也  
景春是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是魏人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橫

者諸侯懼是包國諸侯懼也應如大之熄滅是卒息的意思  
當時列國分爭游說之士往往以從橫之術竊取權勢震耀一時公  
孫衍張儀尤其甚者故景春羨慕之問於孟子說我觀當世之士如  
公孫衍張儀二子豈不誠大丈夫哉何以見之蓋方今諸侯力爭天  
下多事他二人若有所憤怒即能動大國之兵使天下諸侯俱為恐  
懼若安居無事即能解列國之難使天下息息以一人之喜怒係一  
世之安危是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  
正者妾婦之道也  
冠是加冠於首命是訓引禮意全在女子之嫁云挾帶此一句安  
家是夫家天子是夫順是順從正是正道蓋言二子阿諛取容竊取  
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非丈夫之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五 留曉堂 藏板

景春但見二子權力可畏遂以丈夫目之不知聖賢之所謂大有出  
於權力之外者故孟子曉之說儀衍所為如此焉得為大丈夫乎夫  
丈夫之道與妾婦不同子豈未嘗學禮乎禮丈夫之冠也其父訓之  
女子出嫁其母訓之嫁時送之於門戒之說今汝歸於夫家必要敬  
謹必要戒懼惟夫子之命是從無得違悖母命若此可見以順從為  
正者乃是為妾婦的道理今二子阿時君之好以售其智謀假時君  
之力以鼓其氣傲諸侯志在土地二人不過順從其欲而說之征伐  
以得土地乃妾婦順從之道非丈夫之事也丈夫且不可為況大夫  
夫乎 雙峰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  
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字就心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  
之居廣居便是居仁立字就身上說正言無邪曲正位是吾身所當  
立之位就處身上說便是立於禮行字就施為上說道如入行之路  
行大道便是由義天下字亦不開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也由  
是與民共由此仁義禮獨行其道即仁義禮之道淫是蕩其心穆是  
變其節痛是極其志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者何也實居正位大道  
是也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三句以浩  
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  
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特在已而不恃在人者  
也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  
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則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溺諸會  
蕩若生以就其一己之私計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到得自家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六  
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則能  
以道自重而不肯致身於污賤之地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及  
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  
則能動與義俱而彼俾得從橫之事又皆其所不屑為矣所性既全  
無任不善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如  
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安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已如是而處富貴  
雖豐華榮寵不能誘而蕩其心如是而處貧賤雖居約處困不能撓  
而變其節如是而遇威武雖存亡死生在而不能屈抑其志此其視  
儀衛之以睚眦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安妙之為而所謂大丈夫  
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  
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急於仕也如此山後段又恐不  
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寔  
而有所不恤也  
周霄是魏人三月是一時無君是不得任而事君皇皇是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強是本國的疆界出疆是失位而去國也質是執費以聘  
若如大夫執雁士執雉之類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  
之也平是憫恤的意思  
周霄以孟子之難仕而欲誠之仕故先問曰古時君子亦欲得仕而  
仕以事其君否乎孟子說君子抱道負德本欲出而輔世長民為何  
不仕傳記有云孔子若三月不得君而仕則務怨不寧如有所求  
而弗得者及其失位去國則必載質以往蓋質是見君的禮儀若所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七  
至之國君有用我者則執此以見而事之耳公明儀亦曾說古之人  
若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以  
之言與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君子之欲仕矣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以已過是太甚的意思  
周霄說三月無君其時未久達至於相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  
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桑盛夫人蠶  
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桑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  
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祭亦不足弔乎  
耕助是藉田百畝助粟未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黍稷曰俵在器曰  
俵是使世婦登於公桑蠶繅是置繭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捲之

夫人蠶織言夫人親執蠶織之事以率女功衣服足祭服不成不實  
 肥膈也無田是不仕則不得公田所入得殺是性必恃殺不敢用見  
 成牲肉也血所以覆祭者不敢以焚是敢不敢以自安諸侯耕助以俟  
 來感夫人蠶織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其四句是孟子舉括  
 祭義王制之文不是全文其餘皆孟子解禮之言則不敢以祭亦不  
 足弔乎兩句只帶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中節也  
 孟子曰三月無君則中節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非是意於功  
 名只為情禮所在關係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若  
 失位就如諸侯失了國家前一般蓋古人其重祭祀必有田祿之入  
 方能舉祭禮經祭義上說諸侯親耕藉田率庶人終祿待其收穫獲  
 之御原以奉祭祀之粟感夫人親蠶受前織絲以頒之世禮使為蠶  
 教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此禮之言也此可見諸侯必有國家而後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八 留學堂

能供祭祀也使其失國則犧牲不能成聚盛不能潔衣服不能備就  
 不敢舉祭祀之禮矣為士的也是如此禮經王制上說士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蓋謂祭必諸品備不若薦則事簡雖無田猶可以時質易  
 假如士失了官位即無祭田無田則牲殺之具器皿之資祭禮之服  
 皆不能全備也不敢舉祭祀之禮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  
 廢了一祭固不敢祭而遂不敢自安方有焦然抱恨之意亦不足怪  
 乎乎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蓋古人重祭祀如此此所以三月  
 無君則弔也子何謂之急耶 有解

出必誠質何也  
 陶書問也 朱

周書又問說三月無君不得盡奉先之祭是誠可弔也乃若一去其  
 則必救賈以往這等意於君又是為何 有解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見君不可無實耕田不可無耒耜  
 其義一也農夫雖至他處亦不能不耕既欲耕田則必用耒耜豈  
 離了本土遂舍耒耜其耒耜而不用哉士雖至他處亦不肯仕既欲  
 仕則其君用之亦必用實以見君此出疆之所以必載質也 有解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  
 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恐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

晉國即是魏國韓趙魏分晉謂之三晉所以都制晉國任國謂君子  
 游宦之國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書發問之本意願是父母願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九 留學堂

之室家是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媒引合也對酌也對酌二氏以  
 成配合亦媒也穴隙是壁間空隙往是屈已往見 有解

周書設辭探問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諷之說據夫子之言君  
 子之欲仕可謂急矣然晉國亦士君子遊宦之國也未嘗聞有無君  
 則弔出疆誠實這樣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則君子亦當易於仕矣而  
 君子乃或有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孟子說君子之心豈不欲  
 仕而得君但出處進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故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這是父母之心  
 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才好婚配而成室家  
 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踰牆以相從這  
 等污辱苟合不惟為父母者賤而惡之舉國之人皆賤而惡之矣是  
 以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耒耜不欲仕也亦猶為受母者之

願男女有室家也然其去就之義審出處之分明雖欲仕而又恐不  
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屈已以往見者與鑽穴隙相覓者類也其可  
惡為何如哉此君子所以急於仕而又難於仕者雖曰不敢以祭  
則不敢以宴而亦有所不恤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  
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子以爲泰乎

此章宿與不素餐今章恭看言君子之有功於道統非無事而食者  
也血解

彭更是孟子弟子傳與傳車之傳同傳食於諸侯是遞續饋食於諸  
侯之國泰是後

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一八

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委其從者則以爲無功而食故駭  
更問曰以一介之士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乘傳而食於諸侯  
豈不過於泰侈乎孟子說君子之處世其辭受取予只看道理上如  
何如道所不當得則雖一簞之食極其微細亦不可受之於人如道  
所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受堯之禪而有天下亦不以爲泰而子以  
舜爲泰乎若不以舜之受天下爲泰則不可以士之傳食於諸侯爲  
泰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否是不以舜爲泰也事是事功直解  
彭更曰舜代堯理天下而有其功則其受天下宜也吾所謂泰者非  
謂是也蓋以一介之士未仕諸侯上無功於國家下無功於民爲而  
食人之食則固非道之所宜此吾所以疑其爲泰而以爲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道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通是通融易是交易事之成謂之功所作未成謂之事是餘有餘  
是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梓人匠人是木匠輪人輿人是車工先王  
之道廣大矣獨言存弟者存弟人道之本也其曰守先王之道則  
所該尚多至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  
凡皆以垂後世也故下文即以仁義承之此蓋皆孟子自謂也

孟子說子以士爲無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  
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人織布各有所爲之功與所司之事以男之  
餘粟補女之無粟以女之餘布補男之無布是謂通功易事以養補  
不足若使子不通融交易則男有餘粟且積之無用而女不得女之  
布女有餘布且積之無用而又不復農之粟多者無所用缺者無所  
取生民之用闕矣此固不容於不通功易事也子如通之則男耕女  
織下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如梓人匠人輪人輿人皆得以其所有  
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於此以先王之道莫大於仁義而在議  
之實不外於孝悌二者獨能入而存親出而倍長守先王在義之道  
於當時使異端不得淆亂傳先王之道於後世使後學有所師法此  
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豈特一梓匠輪輿之事也

反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是何尊重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之士  
哉知仁義之不可輕則士之傳食於諸侯非無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

食志

彭更因孟子之詰乃變其說以應之說吾非曰梓匠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輪輿乃技藝之流原其本心固將以謀求食重食之可也若君子為仁義之道豈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志非在食而乃傳食於諸侯此吾所以謂之泰耳豈可以梓匠輪輿例論乎孟子誠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與人何必問其志為哉惟當計其功之多寡以為厚薄其人果有功於子於理當食即當稱其事以食之耳君子之志雖不求食然勞力者食於人用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問子平時以食與人果以其志在求食而食之乎抑因其有功於子乃食之乎彭更又強應說食志蓋梓匠輪輿之人皆有求食之心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與前所謂無事而食者已自相背馳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三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毀是壞畫非畫以采如以木石畫成縱橫之文於上墁是牆壁之飾如白灰蓋之便是飾之於外若以細土近白者蓋之亦是飾也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不可謂為此求食只是無功有強而欲求食耳

孟子說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設使有人於此毀壞子之屋瓦畫墁子牆壁之飾不徒無功而且有損於子其人之志却將以求食則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說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說毀瓦畫墁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說毀瓦畫墁以無功不食則子之食人原非為志也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曰食功則有功於吾道者在所當食矣乃以子為無事而食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何

此章言修德無心暴虐無強也宋王假借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諸侯忌而伐之故萬章問孟子說宋小國也今欲與問罪之師伸弔伐之舉欲行王政於天下亦可謂有志者矣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不知何如而後可乎

孟子曰湯居亳與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粢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三

葛是國名伯是爵放是放縱無道不祀是不祀其先祖牲之色純無雜毛謂之犧牲遺是送毫象是湯之民饋食是饋食於耕耨其民葛民也要是攔截校是與餽亦饋也仇餽是言與餽者為仇孟子曰仁者無敵王不待大嘗開行王政而遂為政於天下者湯武是也宋聞以行王政而畏人者矣以湯之事言之昔成湯為諸侯既居於亳邑與葛國為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說何為不祀葛伯說必備物吾為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送與牛羊以供犧牲之用葛伯自己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說犧牲既備何為不祀葛伯說祀安黍稷吾為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毫邑之民往為之耕其老弱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食葛伯乃率其民有饋送酒食黍稷的妾而奪之其不肯與的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來餽葛伯殺而奪取之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與餽者為仇即此

殺童子而奪其泰肉之謂也。是湯因施仁於葛而葛乃自絕於湯。民之師誠有不容已者矣。直解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富是列匹夫匹婦是皆童子的父母。直解

葛伯殺是饋餉之童子湯為是舉兵而征之四海之內開湯之征特都說湯之心非有所利於天下只是童子以無辜見殺其父母含冤無所控訴故征之實為匹夫匹婦復讎耳蓋惟成湯以弔民伐罪為心故能取信於天下如此。直解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斂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訶

國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西

直解

載亦始也十一征是征十一國餘已見前篇朱子

當初成湯起兵征伐無道之國自葛伯始從此討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我

我等與彼國之民都困於虐政何不先來征我之國民之望湯來征真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

湯師之來則歸市者不止而商安於市者不變而農安於野只是誅殺那虐民之君撫綏那受虐之民就如時雨之降一般民皆樂其

復蘇歡然大悅焉商書仲虺之誥運當時之民說道我民向在水火之中待我君來救災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暴虐之害也既濟中所言則當時之民心可知其已至而悅之深如此夫湯之仁主政而無

敵於天下如此。直解

有彼不為臣東征綴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

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篚食豐粟以迎其小人其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彼所也。綴是安匪與篚同是篚玄黃是篚紹是篚休是美言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繼事周王而見其休美也。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臣附是歸附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辭君子是在位之人小人是細民從有彼以下皆尚書逸篇孟子約其文如此。自君子實玄黃於匪以下。是孟子又釋其意如此。朱子

又以武王之事言之當時之時有助紂為虐而不為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之以綏安其士女其士女都用篚盛老玄黃幣。以迎武王之師且曰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繼事我周王庶幾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於是心悅誠服而歸附於大邑周焉夫民心未易得也今武王東征一舉其有位而為君子的則以玄黃之幣實於

國書本義集說

上孟卷十八

五

直解

篚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為小人的則盛著篚食豐粟以迎周之小人。這是為何蓋以商政暴虐民方陷於水火武王興兵征伐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殲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殺戮故民懷其德而以類相迎如此。直解

太誓曰我武惟揚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是周書篇名揚是奮揚取殘殺指紂說以此證上文取其殘之意。朱子

周書太誓之辭說我之威武奮揚殺彼紂之熾罪罪致討取彼凶殘而殺之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誓成湯嘗除紂救民以安天下今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此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即太誓此

言則見武王之征伐惟取其殘而已矣夫惟取其殘此所以得其心而來其臣附也武王之討紂政而無敵於天下又如此。直解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由此觀之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霸術服人故見惡於大國云爾使其實心以行王政若成湯弔民於大旱之後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雖大不能率其子弟以攻父母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命正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則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此章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

戴不勝是宋臣齊語是齊人語傳是教咻是喧嘩齊楚齊語莊獄是齊街里名楚是楚語

宋臣戴不勝有志於正君而未知薦賢為國之道故孟子告之說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於當道然滿堂黨阿非一人之力也吾觀子之事王蓋亦欲使王之為善與亦可謂有心於王矣然正君之道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假如有楚大夫於此願楚語之陋而欲其子學齊人之語也則將使齊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手誠不勝說欲學齊語必使齊人教之耳孟子說齊語而使齊人教之誠是然使居荆楚之地傳之者僅一齊人而朝夕喧嘩咻者有眾楚人則所聞不專積習難變雖日加撻而求其子之齊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使居莊獄之間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必然化而為齊雖日加撻而求其子之楚語亦

不可得矣此可見所與者眾則所習易成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賢臣長幼卑尊都指在朝之臣說

薛大夫教子之事觀之則知人臣之欲正其君者非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在君之前後左右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薦舉於朝使之居於王所誠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是薛居州之賢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為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不是薛居州之賢則所見所聞者莫非不善矣王雖欲為善其誰與之為善乎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

公孫丹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孟子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丹問說君子以濟世安民為心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卒之不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曰古之士

者未為諸侯之臣則不往見諸侯此不往見諸侯之義也朱子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干木是魏文侯時人泄柳是晉穆公時人甚是過甚迫是求見之  
規朱子

然所謂不見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枉見耳若有尊賢下士  
之君自來求見亦豈有終絕之理乎昔魏文侯賤有節段干木是未  
為臣的文侯來求見他乃踰牆而避去晉穆公時有節泄柳穆公來  
求見他乃閉門而不納一子之自處如此是皆立已於太峻非人以  
太嚴而為已甚之行者也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然如二君屈  
已求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卒拒絕之如此則亦過甚而  
非義矣虞翻補氏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彌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彌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孔子是欲使孔子來見也受於其家是對使人拜受於其家其  
門是大夫之門彌是窺彌下是出在外蒸豚是用蒸饋先是先來加  
禮孔子彌亡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然各  
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彌亡意只重在往見上此乃引孔子之事以  
明可見之節也朱子

蓋可以見而不見亦孔子所不為也昔魯國有季氏家臣陽貨者意  
欲使孔子來見已而惡無禮以致之乃索諸禮有大夫大夫有所賜於  
士士在家拜受則已如偶出在外不曾得拜受於家必親往拜饋於  
大夫之門孔子為士陽貨為大夫自處使人探看孔子出外  
之時將蒸豚饋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於其家必然往拜其門可

乘此以相見也孔子雖不逆許亦不墮真術中也探看陽貨出外之  
時乃往拜之既答其禮又不使他得見夫不欲見其人義也往答其  
禮禮也雖然不忌然名則欲見之矣蓋當是時陽貨既先來加禮於  
已則已為得而不見之哉此可見孔子之不為已甚而適於禮義之  
中正也此可見之節也朱子

曾子曰齊肩諂笑病于夏畦子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齊肩是齊起兩肩諂笑是強為歡笑都是勉強媚人的模樣病是勞  
夏畦是夏月治畦之人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  
是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赧赧是慙而面赤之貌由是子路名言非  
已所知甚惡之之辭所養是胸中涵養也直解

若夫不當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矣與所謂齊肩諂笑未同而言

者何以異哉嘗聞曾子說今有一等人見人則齊肩諂笑以求相見

道等情狀不勝勞苦比那暑月治畦的更甚這是極鄙之之辭子路  
亦嘗說凡人彼此契合方可與之談論若平日無交未知他的意向  
便要強與之言觀他顏色却心慙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的模樣這  
等人品非由所知也這是極惡之之辭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  
媚之態而深鄙之子路剛方果決故視未同而言者而深惡之由此  
兩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必能守已安貧樂道忘勢使在  
上無求見之誠則彼豈肯屈已往見而淪於污賤乎然則吾之不見  
諸侯亦惟守其分義之中而已汪氏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  
此章言人臣謀國於華弊復古之事不可因循苟且也南軒張氏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井田之法。十分中取一分。關市之征。是商賈之稅也。是止。朱子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次乃問孟子。說古時井田之法。什分而取一。關市之法。議而不征。先王之良法。今則厚斂於民。橫征其貨。良法無存。國何由治。吾欲使君復古。行什一之賦。去關市之征。稅但積習已久。難以驟與。國用所需。不能頓革。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舉厚斂之弊。與關市之征。而盡已之。何如。說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是物自來而取之。損是減。朱子

孟子說為政在於力行。知過貴於速改。子既有志於革弊。而日始待來年。是何異於攘雞者乎。今有人於此。日曰。攘取鄰家之雞。或告之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這等的人。謂之能改過遷善可乎。五解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存疑

只就正意說。不必帶攘雞已止也。與上文然後已相應。存疑

之攘取其民。猶攘雞之不義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當速除其弊。仁以行之。所以決之。使百姓早受其賜。何故等待來年也。不然則亦終歸於怠。而陷於困。循苟且而已。豈更化善俗之道哉。五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

此章孟子詳言其所以不得已之心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

節節照應之。新安陳氏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外人。是他人。議論者也。好辯。是好與揚墨之徒辯也。趙註

當時楊墨之言。充滿天下。孟子欲防衛吾道。不得不辭而闢之。故有疑其好辯者。公都子乃問說。今在外之人。皆說夫子好為辯論。以求勝於人。是必有故矣。敢問夫子何為如此。孟子說。君子之處世。豈不欲與之相安於無言。然義理有當。發明事辨。有當。救正。雖欲不言。不可得者。若我之於今日。豈故好為辯說。與人爭論哉。乃有不得已於言者也。五解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是生民。一治一亂。是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朱子

所以不得已。為何蓋自古以來。天下之有生民。非一日矣。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當其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為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為之一亂。反覆相尋。未有常治而不亂者。其勢然也。夫山治而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撥亂而反之正。在聖賢豈得辭其責乎。五解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當桀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窟。上者為巢。當禹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窟。上者為巢。當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窟。上者為巢。

水逆行。是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蛇龍居之。是水竭。則蛇龍居民之地。下是卑地。巢是架木為窟。猶鳥之巢。上是高地。窟是掘地。而處。書是虞書。禹謨。滂沱。水是澤。洞無涯之水。是成。洪。見大。

所謂一治一亂者。何以徵之。昔當帝堯在位之時。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至橫溢。瀾漫。偏於中國。故平陸之地。皆為蛇龍所

於天下人民無有定止地勢卑的都架木爲巢以居地勢高的即掘地爲穴以處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書上說澤水警余言此澤洞無涯之水乃是天降災異以示警戒所謂澤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氣化之衰而天下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掘地是掘去壅塞菹是水澤生草之處地也兩涯之間江淮河漢是四水名上曰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下只曰水由地中行不復及龍蛇者龍蛇之害本緣洪水故獨歸重在土上險阻即指洙水說消是除

於是帝堯憂之舉舜而放流舜乃使禹治之禹以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水道將這氾濫之水注之於海而不使其橫決以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本十八 三

蛇龍之性必有所居於是驅逐蛇龍放之菹澤之地而不使其橫決水出田地中行不復氾濫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遠不但蛇龍已歸菹澤而凡鳥獸之害人在皆已消除然後地乎天成四隅可宅下者不必爲巢上者不必爲窟舉天下之民皆得乎土而居之以遂其樂生之願矣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

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巢居代作塚宮室以爲汗池民無所安息葉田以爲園而使民不得衣食邪說巢行又作園而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巢是亂代作是更代而與謂夏太康孔甲廢祭商武乙之類宮室指民居謂田是五穀之田汗池園圃都是遊觀之所邪說邪偽之說巢行是該究之行巢君五句全指在上人爲亂首者說邪說巢行又作

此句通上下而言暴行不止謂上文云也如此說又字方有歸着然亦必有邪說糊塗了理義然後暴行始作沛是草木所生澤是水所鍾禽獸至是禽獸衆多自堯舜及其開巢君不一難以悉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

當堯舜之時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政漸次衰息履夏及商暴虐之信相繼而起都安係於自奉不顧民生休戚將百姓所居的宮室毀壞以爲池沼使之無所安息將百姓所耕之田荒棄以爲園圃使之不得衣食虛政如此風俗大壞其在下之臣民又肆爲邪說之說暴亂之行而害人者衆矣且田上棄爲園圃宮室壞爲汗池則此生民之所聚者皆化爲水草之區沛澤且多禽獸困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於商紂之身愈爲不道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亂焉是固人事之失而

亦氣化之衰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是東方無道國斯紂爲虐者也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飛廉是紂說臣五十國皆與紂共爲亂政者皆是周書君牙之篇不是大亂是謂謀是謀承是繼烈是功烈佑是助啓是開正與無缺是兩意正是正大無缺是周密的意思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盛也不可說天下大悅是治功大慰於當時書曰云是治法垂於後世作兩

意看只是一治之意 當紂之時天下大亂於是周公輔佐武王伐暴救民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爲虐則與師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誅

戮又以幸臣飛廉亦助紂為虐者則驅之於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  
惡黨五十餘國而後人官以息且驅其閭閻所畜之獸如虎豹犀象  
皆使之遠去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皆於暴君虐政久矣一旦  
將聖王之澤莫不欣欣鼓舞交相慶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此時  
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又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故周書君牙篇  
說不顯哉文王剝棄之暴至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  
後所以治啓我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  
失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  
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惡之  
法無一之或廢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大矣哉此氣化盛人事得而  
天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興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治平 道解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有作之有字與又字通用 象引  
周自文武周公以來天下已治及傳世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  
漸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於是紀綱紊亂風俗陵夷邪說暴行  
又乘之而作其大逆無道之極至於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  
有之前乎此者世亂然則禽獸繁殖有以戾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  
之性自此則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極  
矣此一亂又甚於前且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虞原輔氏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  
天子之事是仲曲庸禮命德討罪皆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  
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所與所與皆是奉行王法也是故二  
字要看出兩句都要黏著天子之事說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

簡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初史書嘗於  
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  
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其微辭與義使人曉  
不得足以窺其榮辱人來不道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昭然在  
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放犯其罪非致治之法  
垂於天下後世也耶 象引

孔子生當其時既不得君師之位操賞罰之權以施其撥亂反正之  
術其為世道人心憂懼仍假魯史舊文作為春秋之書以教天下後  
世道春秋所載皆王者尊禮命德討罪之大法如叙先後之倫  
秩上下之分有德者必尊有罪者必貶皆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  
自說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謂其存天理遏人欲正一王之法使君臣  
父子之倫大明於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謂其以匹  
夫而假天子之權其亦惟此春秋乎蓋奉行天道謂之天子春秋天  
子之事則無非道也使君子有所勸而為善則知我國所深幸使小  
人有所懼而不為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是  
孔子雖不得與治道於當時而垂治法於天下後世豈非天下之一  
治乎 道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上孟 卷十八 治平 道解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  
揚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  
也楊墨之道不思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  
則率獸食人將相食  
聖王指堯舜文武說處士是未仕而人橫議是肆為議論盈是布滿  
無父無君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孔子觀食人將相食方是流弊充



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昔者大禹排抑洪水則能拯民之災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則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寧孔子成春秋之書則明大義於當時垂法戒於來世而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致為惡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正小民之極蓋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辭焉者見得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者是這般樣子直有闔闢乾坤之功都是甚麼樣大力量也朱子

詩云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膺是擊懲是制承是當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是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朱子

況今楊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獸之災蓋有慘於夷狄亂離之禍者詩經魯頌有云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是說周公於夷狄

荆舒之國膺擊懲制使之畏威被化莫敢拒違聖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今楊墨之教無父無君壞亂綱常與夷狄無異正周公之所懲而遷之者也有世教之責者豈可坐視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直解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邪說三句都指楊墨說詖行是偏諛之行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聞而入邪說既入行亦從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話說文字故朱子云三聖即指大禹周公孔子直解

我生斯世豈可不以撥亂為己責坐視我狄害民而不知膺乎我亦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後邪說得以乘間人之邪說既入則人心

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故欲講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息楊墨之邪說而距絕其偏諛之行抑其浮蕩之辭使天下曉然知邪說之不可由轉亂為治以繼三聖之功者豈予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蓋其要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彼不知楊墨之害而無心於天下之治者烏足以知此朱子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能言距楊墨是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徒是黨穢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此又是誘之要人人與之為敵然後可以必勝而絕其根柢耳此孟子致意之深處朱子

此楊墨為害非惟我力距正聖人人同力以距之才是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而斥其為我兼愛之非者則其所謂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天下學者如皆以關與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論皆於禽獸矣外人之論可謂不諒予心者哉直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斲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此章孟子謂陳仲子皆是循聖道闢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兩許行向心然此章亦只據匡章所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為廉耳其弊足離世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尤未暇深非之也朱子

匡章陳仲子皆是齊人廉是有分辨不苟取於陵是地名崎是崎嶇也匍匐是無力難行的模樣將是取明是存朱子

匡章言於孟子說廉乃士人之美節然或有外面矯飾不由中出者

亦有貧賤強自謹守者這都不是真廉若陳仲子豈不真廉士哉蓋仲子生富貴之家而甘處淡薄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於三口不食耳不能有所聞目不能有所見也這樣窮苦米嘗求食於人適然井上有李蟪食其實者且過半矣而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間然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天澤其身而至於不願其生豈不誠廉士哉直解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胡而後可者也

巨擘是大擘惡能廉是仲子未得為廉也充是推而滿之操是所學胡是巨擘朱子

孟子曰人皆溺於富貴而仲子獨能以窮約自守於齊國之士之屯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亦未得為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八

三

直解

廉蓋廉者非不取也不苟取耳仲子折義不精而務為矯激則過於廉而反不得為廉矣據他這等操守若果充之以至於盡除非是似亦丘胡一無所求於世而後可也直解

夫胡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是乾土黃泉是濁水抑是發語離樹是種米可知是所從來義與否皆未可知此段承上必胡而後可說明其未能如胡之廉也

夫所謂必胡而後可者何也蓋丘胡之為物上邊只吃些乾土不待人而後食下邊只飲些濁水不待人而後飲這等纔一無所求人豈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築食必有粟粟必待人而種這居食之所從來豈能逆料其義與不義乎今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

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徒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徒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徒所種與抑亦盜跖之徒所種與如其義則為伯夷如其不義則為盜跖其所從來義與否皆未可知也若有不義則是未能如胡之廉矣然則仲子亦惡能自成其為廉哉直解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織以易之也

辟是績織是練麻易是易食宅直解

匡章說仲子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由於伯夷是亦何傷其廉潔哉蓋人之處世只要自己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親身織屨妻子績麻以易之此惟自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而巳豈必出自伯夷而後為廉乎直解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

四書本義集說

上五卷十八

三

直解

其兄生軼者已頻頗曰惡用是軼軼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軼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軼軼之肉也出而啜之

世家是世卿之家兄名戴為齊卿蓋是已名蓋祿萬鍾是食采於蓋其入海他日是其日歸是自於陵歸已仲子也頻頗是轍者不悅的意思軼軼是鴉鳴聲哇哇是吐之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敘家世也固有意在所以明其乖方也直解

孟子說爾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為廉乎不知是亦不義也何以言之蓋仲子乃是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於蓋兄有萬鍾之祿則其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仲子頗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屑於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屑於居也乃其兄因以

離其母挈其妻而處於於陵之地其於母子兄弟之間已滅其天性之思矣及異日歸省其母偶有人饋其兄以生鴉者是亦交際的常



盡豈便是不義之微已乃類則指養生之類也乃不義之物也  
要他何用又他日在家其母殺是鴉也與仲子食而一食之其兄  
適自外至見而譏之說謂所食之即何日所饋况說之也仲子  
是言於是出而哇也仲子之所為如此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  
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甥而後充其類者也

類是仲子所操之類若仲子者甥而後能充其類者也即是上文充  
仲子之操則甥而後可者之意言據仲子之志則將求為甥而實不  
能為甥也明其非廉之正也

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以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為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得  
為義於兄之室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說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八

五

論語

不食不居於彼亦不食不居也今仲子以母之食則以為不義而  
不食以妻之歸饋所易者則又從而食之以兄之居則以為不義而  
不居以於陵之居則又從而居是尚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  
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吾謂若仲子者不充其類者  
飲黃泉的丘蚶然後可以無求自足而能充其類者不充其類者  
也不能充其操則亦且不得自求其為應矣仲子者不充其類者

白粉齊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十九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正

靖子輝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德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法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  
責初自章首至可謂智乎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自是以惟仁  
者至喪無日矣所以責其君自詩云天之方厭至末所以責其臣

離婁是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是魯之巧人規是所以為圓之器  
矩是所以為方之器師曠是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是  
律竹為角陰陽各六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律太呂夾  
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呂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五音是宮商  
角徵羽堯舜之道是堯舜治天下之道指其蘊蓄運用於一心者  
仁政是治天下之法度也

四書本義集說

孟子卷十九

一

論語

孟子見當時之為治者無以私智自用而不遵先王之法故說治天  
下之道皆本之於心而運之以法法之所在雖聖人有不能廢者如  
制器雖以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使之制作亦必取諸規以為圓取  
諸矩以為方而後可以成器設使不用規矩則明巧亦無所據而不  
能成方圓矣如審樂雖以師曠之聰使之審音亦必以六律之長短  
定五音之高下由一內以往旋相為宮然後五音可得而正焉如不  
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不能  
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  
數之南宮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

角雖至聰亦無所施而不能正五音矣古稱至聖莫如堯舜如堯舜之治天下心存愛民而至有道也然亦必以紀制法度而運其如天好生之德然後使天下平治設使不以仁政則養之無其具故之無其方必不能使天下皆遂生復性而歸於治平也為治當行仁政如此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是愛民之心仁聞是有愛人之聲聞於人法於後世是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垂訓於來世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如此先王之道仁政是也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證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

堯舜推行仁政所以澤被於當時法傳於後世今之為君者亦有愛民之心與夫愛民之名聲聞於人者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當時之民不得沾其實惠傳之後世亦不可以為法則者豈其心不若堯舜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以為治天下之法故也不行仁政則雖有仁心仁聞而無其具以施之患亦不及於民矣欲治之成豈可得乎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空也徒善是有其心無其政徒法是有其政無其心此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重在徒善不足以為政通章之意是如此

仁心仁聞不足以成治如此可見心為出政之本政為致治之法政根於心則法有所本而不為徒法心達於政則本有所寄而不為徒善所以古語有云徒有仁心而無仁政者則心無所施澤不及民而不足以治天下徒有仁政而無仁心有則誠有不足而政為虛文亦豈能使其政自徧行於天下而民皆蒙其實惠乎是則仁政固當本

諸心而仁心尤當達之於政而世之言治者每不肯舉行先王之仁政亦獨何哉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是大雅假樂之篇愆是過謂用意過當處志是遺忘謂照顧不及處率由是遵守的意思章是典法舊章是先王之成法此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矣

徒善既不足以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經假樂篇中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說治天下者於政事之間能無差錯疎失皆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具備後人惟不能守所以事有愆忘若能於發號出令立綱陳紀皆以先王之法為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誤有所考據而不至於疎失乃猶有過差遺忘而民不被其澤者無是理也然則先王之仁政豈非後世之所當遵者哉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竭目力是方圓平直之理目中見無不盡竭耳力是五音之理耳中聽無不盡竭心思是治天下之理心中思慮無不盡繼字是接續意許多道理在聖人耳目心思之中若無箇法度來推行他卻積住無由發出及天下後世惟制箇法度去推行他許多道理都由此出去及天下後世此便是如繩續一般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都是制器的式樣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此其言立法正工之事皆聖人作的規矩音律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等所用之規

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耳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故有意味不然天下不能常有聖人仁政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自此以上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以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為政者所以當國之也系引

夫為治者固當遵行先王之政矣而先王之政之所以當遵者何也蓋古之聖人開物成務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皆竭其目力以辨方圓平直之則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目力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繼之以規矩以為方圓準繩以為平直則規矩準繩立天下後世之為方圓平直者咸取則焉方圓平直之用無窮也欲作樂以宣天下之和既皆竭其耳力以察清濁高下之理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力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繼之為律陰陽各六以正宮商角徵羽之五音則六律立天下後世之正五音者咸取則焉五音之用無窮也聖人不為生民之火所而欲為之造命固已竭盡心思夙夜憂勤求所以遂民生復民性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心思亦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偏天下與後世也故立教養之法制為不忍人之政以繼續之使天下後世之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故民皆獲生復性政行於當時而澤被於當時之天下政行於後世而澤被於後世之天下矣此先王立政之所以為善而後之為政者所以當遵也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下是卑下此師是承聖人傳習百力師言聖人法度既為後世之

治者而立則法度既立正為治者所當因也存疑

先王立法為世無弊後之為治者咸當因而用之乃為知為政之道者所以說欲為高者必因丘陵以丘陵本高因而積累之則易成也欲為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本下因而疏浚之則易深也今先王之道者為成法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以因之則是舍丘陵以為高舍川澤以為下是其心有所蔽而不知所以為政也可謂智乎存疑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是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播惡於眾始貽患於下朱子

先王之道所以當因者以不忍人之政足以澤當時而傳後世耳不然則天下皆受其禍矣是以為人君者必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則澤及生民法垂後世乃無虧於代天理物之責以是而居高位固其宜也苟不仁而在高位必且縱情肆欲破壞先王之法是播其惡於眾而天下皆受其禍也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上指君下指臣揆是度量道是義理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是法度法守謂以法度自守法者道之用非有二也朝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指內外百官度即法也信如愚信之信此理只要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為奸便是失信度也君子指君與臣小人指民君子雖在上無道揆違却兼無法守邊下與工工雖在下無法守邊却兼無道揆違朝臣君子

犯義雖法所不加理則可咎也小人犯刑則入於吏議矣承法度字  
來也雖平說六者然却最重在上無道揆正是不仁而在高位至於  
下無法守則播惡於衆矣蓋自惟仁者以至喪無日矣皆所以責其  
君幸是倖免的意思

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蓋人君者百官萬民之統率也荷上  
而為君者施之政事惟任其私意而不以道理度其則下而為臣者  
務為阿順亦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夫朝廷之上全憑著道  
理才能出令以布信今上無道揆則遷就紛更政令不能畫一而道  
不信於朝廷矣百官之衆全依著法度才能順命以成信今下無法  
守則偷情欺罔職業不以實修而度不信於百官矣朝不信道則在  
上之君子必至於肆意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在下之小  
人必至於放僻邪侈犯刑法而不顧一不仁在位則臣民皆化於邪  
四書本義集說 卷十九 六

如此非所謂播惡於衆者乎如此而國有不亡者亦德律荷免而已  
不仁之禍至於如此不亦深可畏哉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稼貨財不聚非國之害  
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而工是百官守法度者此學字是責學者之  
事賊民猶云奸民蓋國害民非賊而何喪無日是亡在朝夕無復有  
期日言必速亡也  
觀於不仁之禍乃知國之治亂只在仁與不仁而已所以古語說凡  
為國者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就却於根本無傷還不  
叫做災田野不稼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富却於元氣不損還不叫  
做害惟道揆不立於上而不知有禮則無以教民出是教化不行於  
下而不知有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廷退翻勝之權豈

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夫三綱五常人所賴以生而國  
之所以為國也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  
則為君者其可下以仁心而行仁政哉

詩曰天之方蹙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蹙蹙之意泄泄是怠緩從從之貌  
仁政之行人君因當任其責矣而為臣者亦當以此責其君而共成  
其業以任為臣之責也觀詩經大雅中說上天方降災禍顛覆周室  
正千戈交做之時為人臣者當夙夜匪懈以救國家之急不可泄泄  
然怠緩從從苟且日夕而無所救正也

泄泄猶沓沓也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時人語如此  
這詩所謂泄泄者就如俗語所謂沓沓一般在詩謂之泄泄在諺語  
謂之沓沓其實一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義是事君之義如責難陳善以義正君就大體說進退無禮對事君  
無義言就動靜說謂持身不正也自待之卑者其待君亦卑也指奔  
走承順為恭說言則非先王之道就言語說非是詆毀詆毀先王之  
道謂不可行也務要以下文來反證他正是怠緩從從之意  
如何是沓沓的意思彼人臣之事君不責其行道而無事君之責其  
動靜進退之間唯知趨走承順而無持身之禮其告君之言則輕毀  
先王之道而以仁政為不足行若此者即世俗之所謂沓沓也詩人  
所謂泄泄者何以異此是豈人臣之道乎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責是責望難是難事乃以極等之事望其善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

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陳善是開陳善道閉是禁遏的意思邪  
是君之邪心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既溺於邪了我須有箇正當好事  
物去替他方得他回是就事上說仔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以  
常道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恭與敬大概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  
大概意思較細密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他做箇大人看致恭  
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己身上做謂吾君不能正與責難陳善用反賊  
字解做害字五解

人臣而至於泄泄沓沓無救於傾覆國家何類焉不知人臣事君有  
有箇道理古語有云人臣但以極等之事望其君必欲其君以仁心  
行仁政而得為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敢以中才當主  
望之尊君之大也道才謂之恭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  
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八

明學堂

開陳善道道如何而為仁心如何而為仁政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  
在而有以閉其邪心惟恐其所行不仁而或陷於有過之地者遠述  
謂之敬若謂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能責難陳善以盡閉邪  
之方坐使其君有過而不恤這反是害其君了不謂之賊而何然則  
為臣者其可不以正君為己責乎臣能正其君君能行先王之政君  
臣交盡其責則民被其澤而天下之平治也不難矣淺說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戒人勿如幽厲之不仁也其意在當時人君  
聖人倫之至也

至是極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  
人便盡得人倫聖人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希疑  
孟子曰天下所以為方員之理盡於規矩是規矩者方員之至也若

夫為入之道則盡於聖人蓋聖人氣清而質粹生知而安行故於五  
品之人倫行之各極其至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過差盡善盡美而  
無一毫之虧欠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  
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也夫聖人方員之至則凡欲為方員者  
必取法於規矩聖人人倫之至則凡欲盡人倫者必取法於聖人矣  
淺說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欲為君盡君道云云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  
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兩欲字當急趕到兩盡字上說此是說  
立志當如此不妄說妄為君者須盡君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獨舉堯  
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實望世之為君臣者取法之也新安陳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九

明學堂

聖人莫盛於堯舜人倫莫大於君臣如欲為君而盡人君的道理欲  
為臣而盡人臣的道理二者亦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  
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概可見是事事做得盡非  
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故必法堯然後可為君必法舜然後可為  
臣於君臣分內事始為無虧若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愚其  
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則雖奔走為恭不過承事之小節皆為不敬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不以斯民為有恆性雖粉  
飾治具終無愛民之實心皆為賊其民者也此為君臣所以必法堯  
舜而後可也孟解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道二是說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若論正當  
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孟子引此之意在出了此入乎彼上孔

于是泛說本說此句辭亦宜依本文先從孔子泛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綴之

世之君臣所以不法堯舜而至於慢君賊民者無他蓋有畏難之心則謂堯舜至聖不可幾及有苟且之心則謂不法堯舜亦可小康此皆暗於大道而未聞孔子之言者也孔子曾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不仁兩端一念無私而當理便是仁一念徇私而悖理便是不仁未有出於仁不仁之外而判為兩途者亦未有介於仁不仁之間而別為一道者可見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禮記

禮記

幽是暗厲是虐皆惡證也改是變改其惡證身危國削身弑國亡及惡證不可改皆不仁之禍不可謂幽厲只是不甚則身危國削者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言者意已歸於當時之為君者矣引若不仁之君暴虐其民或橫征暴斂以窮民財或嚴刑峻罰以殘民命其為虐政多端然人心既離禍患立至甚則身弑國亡而不能以自存不其則亦身危國削而不能以自振末有不害於其身凶於其國者也不特此也至於沒身之役考其行事定其諡號或以其昏昧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等等惡證定之一時傳之百世雖有孝子慈孫欲為祖宗禱覆前愆亦不得廢公議而改之矣不仁之禍至於如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蕩之篇蓋是黎叔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夫一不仁而生前之慘禍身後之惡名至於如此然則欲盡君道者不可不知所鑒哉大雅蕩之篇有云殷之黎叔不遠而在夏后之世黎欲紂之黎於黎耳此正令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夫鑒幽厲之不仁則能法堯舜之仁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此承上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仁之意

三代是夏商周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皆以已然之迹言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禮記

禮記

周三代之其初創業之君奄有天下如禹如湯如文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事事都以惻怛慈愛行去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者以其仁也及其後王如桀紂幽厲皆以凶殘狠戾之心行苛刻暴虐之事惟縱欲以肆於民上是以民心携貳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也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不特天下為然至於諸侯之國若能行仁則土地人民可以長守而以典以存若流於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並至而以廢以亡其得失亦有然者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也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

保安也四體是身之四肢不保言必死亡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為然新安陳氏

仁與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與因之廢與存亡極必由之則可見天子所以保四海諸侯所以保社稷卿大夫所以保宗廟士庶人所以保四體者皆以其仁也若天子不仁則億兆離心叛亂四起四海不能保其有矣諸侯不仁則身危國削眾叛親離社稷不能保其有矣卿大夫不仁則壞法亂紀必有覆宗絕祀之憂宗廟不能保其有矣士庶人不仁則悖理亂道必有虧體殺身之禍四體不能保其有矣無貴無賤皆因不仁而致死亡可懼之甚也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大死亡人皆知惡之不知所以致此死亡者由不仁也今人於死亡強酒是強飲酒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無有不知惡醉於不仁之毒則甘心樂為不知鑒戒這樣的人猶似惡醉而強飲酒的一般不知強酒而欲無醉不可得也樂不仁而欲無死亡又豈可得哉如惡之莫如為仁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體人不答反其敬

此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體仁包智體也

反是反求諸已恐其有未至也 孟子說君子處世但當及求諸已而不必責備於人若貴人太過而自治或疎未有能服人者也且如仁者切於愛人人之被其恩澤者誰不親而附之其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吾仁有未至耳復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俱達可也立綱紀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人就吾條理治人也智識精明凡綱紀之所立政事之所仰者舉合天理而當人心則人無不治矣若夫治人而人不治必是智識未

到凡紀綱政事猶未有合天理當人心處便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弗明處無弗當可也有禮者敬人人之被其敬者豈有施而不報之理其政禮人而不我答則是吾敬有未盡處便當自反其敬務盡其謙讓積誠以動之可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是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是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愛人禮人治人此三端似亦說得盡了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故曰皆反求諸己天下字說得廣天下則盡乎人也不但一人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

君子以一身而酬酢萬事若能以自反之心凡所行之事有窒礙難通不能盡如其願的件件都反求諸己只在身心上講求根本上著力必求善事盡善而後已違等的修身克己嚴密精詳則一身之中

服之矣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乎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永是無間斷之意此命字以理言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之

大雅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說人能常常思慮務今天理則人心祐助多福自臻道福是自已求之非俾至若此所以反求諸己而天下歸之也如不知正己而但知責人徒以權力把持天下則今之不從威之不服欲使天下歸之其可得哉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

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但常人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此本在身乃恆言之所未及重在此本句下要入身正在齊家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治天下亦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

意難以感乎須是一家之中思義淡洽則由內及外可以與一國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古

何明堂

仁誠是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則常言之所未及也蓋一身之舉動

乃一家之所視效必身無不正而後閭門之內整齊嚴肅家自無不齊而治國平天下可以次第舉矣若其身不正則豈有本亂而未治者哉然則人宜先修其身以為家國天下之本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此亦承上章而言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

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巨室是世臣大家慕是向慕心悅誠服之謂也前

然盛天流行之貌浴是充滿此章是一意反覆說不得罪於巨室

一句與上為政不難相應巨室之所慕以下則盡不得罪於巨室之意以見為難也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只是點出巨室之所慕四句

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彼為忠而不加其本之不修故孟子曰欲德教之徧及於天下自下難也其本在於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而已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信任若人若來

動乖錯則巨室心懷怨怒政教有寧而不行者誠使言動循理處置得安絕無纖毫過失有一取怨而致怒的使世臣大家皆心悅誠服

舍然而向慕之則一國之人皆視以為起向亦自心悅誠服於我矣國人既服則天下之人又豈有不服者乎由是德教之所施沛然洋溢乎四海而無遠弗屆焉向使身有不正則巨室不服而德教之行有所留礙矣以此觀之可見為政在於正身而已何難之有知正身之不難則知為政之不難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蓋地當時諸侯修德以自強也

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德字兼才對力字言也兼又言賢者見所以為小賢大賢者正以德之大小得名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夜是為人役使天是理勢之所當然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孟子說天下之人分有二非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於人此相臨之定體也然有高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人小故大德之人則小德者為之役大賢的人則小賢者為之役役人者不恃力而自尊役於人者非畏勢而自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古

何明堂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蓋地當時諸侯修德以自強也

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德字兼才對力字言也兼又言賢者見所以為小賢大賢者正以德之大小得名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夜是為人役使天是理勢之所當然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

孟子說天下之人分有二非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於人此相臨之定體也然有高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其位之貴賤必稱其德之人小故大德之人則小德者為之役大賢的人則小賢者為之役役人者不恃力而自尊役於人者非畏勢而自服



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此在尚德之時然也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其勢力相為雄長力小者則為大者所役力弱則為強者所役小國不敢以敵大國弱不敢以敵強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此在尚力之時然也世道不同故其所尚亦異然合而言之都是理勢之當然纔到理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斯二者皆天也若能度德量力一聽於理勢之當然而不收違悖道便是順天順天則可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而國以長存矣不如此便是逆天逆天則豈有不亡者乎觀於存亡之機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今是出令以使人受命是聽命於人物字解作人字絕物言必及於弱以女與人叫做女吳齊景公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涕涕而與為齊引此以言小役人皆強之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十九 禮明堂 禮板堂

有道之世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小役大弱役強則齊景公是也昔與以靈夾會盟上國最稱強大此時齊國衰弱不能與之力爭景公乃與華臣謀說有國家者非取威定霸以令諸侯則審已量力以事大國只有這兩件道理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若又不能因時勢之空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絕絕而夫其和好此則挑撥速禍自取滅亡而已於是涕出而以女出嫁於吳夫景公與言橫涕其萎滿自棄之罪始未暇議然其言於小役大弱役強之事空若猶可取也 慶澤輔氏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師是效法先師不足已亡之稱乃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引今也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數集息故皆若大國之所為者而兩恥其教命而欲不為所役這就是為弟子的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為弟子豈得不受教於師不能自強豈得不聽命於大國乎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夫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師文王只是修德行仁舉行文王之政必為政於天下謂大國反為所役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

如使心誠愧恥欲免於人役則莫若反已自強取法文王蓋文王起於岐周為方百里而當商家全盛之日其締造甚是艱難惟其能發政施仁使人心悅誠服故能三分有二開創成周之王業今其政布在方策誠能舉而行之則人心咸服天命必歸在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因勢乘便不出五年小國所乘之勢稍難積功累仁不出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六服恭倬罔不承德大德大賢且皆為吾役又不但強大者為吾役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十九 禮明堂 禮板堂

詩是大雅文王之篇麗數也十萬曰億不億是不止十萬侯字解祿維字助語辭靡常是無常殷士是商孫子之臣膚是大敏是達祿是宗廟之祭以饗之酒灌地以降神將是助謂酌而進之也京是周之京師商之孫子至天命靡常此言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諸侯也殷士膚敏祿將于京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臣而助祭於周京也此文王之詩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文王之德所致以成文王也不可為衆為猶言難為兄難為弟之為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國君好仁二句亦只做孔子說好仁即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下處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說周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故問說蓋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

帝謂能師文王則必為政於天下夫文王之事何如大雅文王之詩  
說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  
孫子無不臣服於周其所以臣服於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故  
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敗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上祭事於周之京  
師也孔子讀此詩而歎之說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何其衆也文王能  
行仁政而周命維新商命雖革則是仁人在位雖有衆不能當之養  
難乎其爲衆也若使爲國君者能如文王則必無敵於天下矣山大  
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豈不益信也哉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

執是執持熱是熱物濯是以水自濯其手詩是大雅桑柔之篇逝是

語辭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文

留學堂 義

觀文王之詩孔子之言則知國君之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  
之諸侯恥受命於大國其心豈不欲無敵於天下然乃師大國之敵  
樂忘放不師文王之發政施仁未有誠心愛民力行仁政者是徒知  
恥爲人役而不求所以免爲人役就是手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的  
一般其終不免於熱明矣大雅桑柔之篇有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是說持熱者必以水自濯而後可以解熱猶立困者必以仁自強而  
後可以服人若不務行仁而欲無敵於天下萬無是理也爲人君者  
不可不飽哉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  
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此章言心有明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存亡之若禍福  
之來皆其自取

菑是災害非指水旱兵革之類但所爲之可致禍者皆是亡是敗亡  
危險道也將近菑也菑患害也猶木亡也菑深於危亡深於菑安危  
利菑其所以亡正是說不可與言處

孟子說有國家者就不諱言危亡而恐聞菑禍然禍福之來皆其自  
取惟通達事理者能言之亦惟樂受忠言者能聽之若那不仁之人  
私欲同蔽夫其本心雖有忠言諍論亦必拒之而不從豈可與之有  
言哉且如修德行仁則可以長久安寧暴虐不仁則不免於危亡此  
必然之理也彼不以危險爲可畏而反揀之以爲安不以菑患爲可  
虞而反趨之以爲利不以滅亡爲深憂而反怡然處之以爲可樂其  
顛倒錯亂至於如此若與之言苦固以爲危彼固以爲安吾固以爲  
菑彼固以爲利吾固以爲必亡彼固以爲不亡此其所以不可與言  
而至於敗亡也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因言而悔悟去危而即安去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九

留學堂 義

菑而趨利去亡而圖存何至亡國敗家之有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孺子是童子滄浪是水名只是一水非滄自滄浪自浪也纓是冠系  
由不仁不可與言觀之可見敗亡皆其自取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  
子之言乎昔有孺子歌說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這滄浪  
之水濁的以濯我之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小子是孔子弟子

孔子聞之乃呼門人小子而告之說這孺子之歌雖出於無心然就  
中玩味却有箇感應自然之理小子其審聽之可也夫纓之與足一  
般是濯何以有滄濁之分蓋纓乃首服人之所貴也貴則惟水之清

者乃可以致勝故以之濯纓足為下體人之所踐也履則離木之濁者亦可以去垢故以之濯足是纓之濯也由浴浪之清致之足之濯也由浴浪之濁致之貴賤異同皆木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一物如此其餘可知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此以下孟子之言也侮是慢毀謂破敗非試也夫人必自侮是凶暴淫虐也家必自毀是傷敗衰倫也國必自伐是般樂怠放也此所謂自取之者

觀孔子聽浴浪之言而發自取之義然則吉凶禍福孰非人之自取乎如人之一身若能敬慎端莊無一毫過失則人心自生嚴懼誰敢有侮之者惟是平日不能儉身凶暴淫虐先自為可侮慢之行然後四書本義集說

人以為可侮而恥辱加焉這不是人能侮我乃吾自取其侮也又如一家之中若能整齊和睦無一些乖爭則家道自然興隆誰敢有毀之者惟是平日不能治家或骨肉相殘或閨門不肅自家先取毀了然後人見其可毀而破敗之焉這不是人能毀我乃吾自取其毀也

又如一國之內若能順治威嚴無一些弊隙則大國亦將畏之誰敢有侵伐者惟是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鄰不睦自己先有可伐之勞然後動天下之兵而身危國削之禍生焉這不是人敢於我伐乃吾自取其伐也使我無名彼之端彼胡為乎來哉可見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孔子所謂自取者蓋如此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之謂言即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之謂也

者若孽自己作災殃之至豈有存活之理此則自侮自伐自伐之謂也有爾家者如釋怨自取之義而深戒自作之孽則必能信忠直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樂之所惡勿施爾也

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樂所惡勿施首節先自失天下說起推言得天下之道二節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三節是承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段自今天下之君至末凡三條皆是倦倦致意於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為也二條言為仁之晚而猶可為也三條歎人之莫肯為仁也意思如論語我未見好仁者一章皆是反覆歎人莫肯用力於仁也

夫其民也失其心也要說得兩樣夫民謂無民皆離叛而去也其心謂所為不合民心而民心離也得天下有道亦泛論之聚如聚斂民之所欲皆為致之若一件兩件未足為聚斂也二完都是詳辭

孟子說自古國家興亡皆由於民心之向背我觀夏桀商紂皆吾國天下矣如何便失了天下其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則失國矣夫桀紂之民也都是祖宗所遺如何便失了人民其失民者失其心也心不悅服則離叛而去矣由此而觀可見得天下有道道理只要百姓歸附則有人有土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道道理只要他心裏喜歡則近悅遠來自歸於我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箇道理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制之只只看他所欲所惡凡民心之所欲

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亦無不合其公願而皆與之舉  
之凡民心之所惡如飢寒疾苦之類皆勿以施之把不好的事一些  
不害著他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為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為心豈有不  
得其民者既得其民則保民而王天下孰能禦之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蟻也

民之歸仁也 句內已有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之意下二句特以喻  
之耳蟻是野外空闊的去處 此解  
大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仁也仁則民歸矣不但其澤者莫不歡  
欣鼓舞依之如父母就是聞其風者亦莫不奔走趨附戴之為我君  
以民之所欲在此也民之所欲在此則自歸乎此矣如水之就下以  
其性本下也如獸之走蟻以其所欲在蟻也

故為淵敵魚者猶也為叢敵禽者鴻也為湯武敵民者桀與紂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三

故字承上面意思說淵是深水敵是逼逐的意思敵形如捕食魚者  
也蓋是茂林爵字即是鳥雀的雀字鶴是鶴之屬能食鳥雀與上節  
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離乎彼則屬乎此也此以上皆  
泛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  
親民之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未有不趨其所欲而避其所惡者  
故魚在水中只因為魚所食都往那深水去處躲藏以避魚之害是  
魚之必趨於淵者猶為之敵之也雀在林中只因為鶴所食都往那  
茂林去處棲止以避鶴之害是雀之必趨於叢者猶為之敵之也至  
於湯武之仁本是人心中之所歸向而桀紂又暴虐無道百姓不得安  
生把夏商之民都逼逐將去使之歸於湯武就似魚之歸淵雀之歸  
叢一般是湯武之所以得民者又有桀紂為之敵之也民之歸仁而  
去不仁也如此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敵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此節承上兩節意思說特言其理之必然耳非利人之為已也  
張氏

民之所欲在仁而不仁者適為之敵如此然則當今民遭暴虐無所  
逃避之時有好仁者作誠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如湯武為則諸侯  
之不仁者皆為之敵民而歸之矣民歸則得天下而王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艾是草名用以灸病的執久益善畜是自今畜之專主艾言苟不志  
於仁直說人君  
於今之欲王者其平日無以得民心民之憔悴於虐政已深一旦要  
起藥扶衰混一天下如何可得須是及早悔悟汲汲然舉行仁政  
後人心可收王業可致真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時  
已後矣事勢已不及矣然不能畜之於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苟  
為不畜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近而艾終不可得是故為仁者平日既  
無積累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及今而志仁則猶可為也苟不  
志於仁將見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四顧以至於終身惟有憂辱相尋  
以陷於死亡而已豈復有能自振拔之理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三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是大雅桑柔之篇淑是善載則也胥相也此正指不志於仁者言  
引詩又是說志仁者之無人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說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是說人不能為善則相引  
以及於沈溺而已是即不仁之君終身憂辱死亡之謂也詳味詩言

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已於好仁者矣嚴頤補大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 朱子

暴者謂自暴是自賊害非是罪非道理自棄是自棄絕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俱兼氣質言自暴與自棄人品雖有不同其不能至道一也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與有為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禮義字淺仁義字深且全仁是禮義是用禮義只在義字內存疑

孟子說人性本善不待外求須是自家涵養自家勉勵方能盡得性分中的道理如今有一種自暴的人兩於暴足就把好言語教他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又有一種自棄的人意氣卑弱志趣凡陋就知該做的事也絕之而不為何可與之有為也如何叫做自暴蓋人性中有禮義但有良心的誰不知其為美而暴好之彼則非甚禮義之說為非道而拒之以不信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恣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所以謂之自暴也尚可與之言乎如何叫做自棄蓋人性中有仁義但有志氣的誰不以為可居可出而勉勵之彼則甘心自絕以為不能雖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意惰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分明是自己棄絕了所以謂之自棄也與之有為必不能勉勵可與之有為乎嚴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正路是天理之所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朱子  
自暴自棄之人自絕乎仁義如此殊不知仁者乃人心固有之理無人欲之傾危這是人身上安安穩穩一所的住宅人當常居於是者

也義者亦人心固有之理無人欲之邪曲道是人面前平平正正一條的道路人當常由於是者也嚴說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是空閒是行兼自暴自棄說家是傷矣哉二字有令人深省處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人當終身居之出之而不可須臾離者今乃自暴自棄雖有安宅曠之而弗居雖有正路舍之而不由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徼幸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不亦甚可哀哉孟子此言以本有者開示之復哀憫以警發之有致望之意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猛省也新安陳氏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西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章

此章論道術也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為天下之人及愚以道術易天下者也章引  
爾即邇古字通用事就行道上記非道外物也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兩句且虛說親其親長其長是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朱子

孟子說凡人情之所趨即世道之所係同則公異則私公則治私則亂不可不察也夫率性之謂道一人由之衆人共由之本至爾也乃世間別有一種學問謂衆所共由之道不足為高務求之於荒唐高妙者道是道本在邇人自求諸遠耳行道之謂事一人能之衆人共能之本至易也乃別有一種學問則別有一種事謂衆所共能之事不足為高務求之於艱深詭異者道是事本在邇人自求諸遠耳

何爲其然哉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親長是道在人爲甚通也親親長長之事在人爲甚易也但使人爲子的都親其親人人爲弟的都長其長這等便是極和氣而風俗極無事的世道而天下自無不平矣此可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無餘事使親親長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長未足以盡事而道不爲通矣事不爲功矣天下之大只在親親長長之間是道不外乎近易也而人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朱

獲於上是得其上之信任有道只開闢說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會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不明乎善是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也

孟子說君子以一人之身上使下交友奉親伴件都有箇道理須在根本切要處求之且如居下位而治民須是信上信任才得長在若不得於君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苟不信於友則志行不果名譽不開弗獲於上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悅親苟未能竭力盡孝使父母常常喜悅則所厚名薄而無所不辭弗信於友矣然欲悅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誠身苟反身不誠則外有奉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何以能得親之歡不悅於

親矣故思事親者不可不誠其身也至於誠身有道又在於明善必真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會虧欠了他底則擇善爲固執之基也人孰無爲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人亦孰不知善之可爲然不能仰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未必真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何以能復於無妄不誠乎身矣故欲誠身者又不可不明乎善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天道是天道之本然思誠者修省之功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即中庸所謂誠之但善箇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述其工夫兼知行而言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朱

慎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是恐有不實處更思去實他人之道是入道之當然二句總

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

君子欲盡道於君民親友之間而必以明善誠身爲本則可以見誠之爲貴矣是故誠者乃理之在我皆實而無僞是天道之本然也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在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有不仁處說義時恐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故加明善固執之功而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是乃入道之當然也夫誠曰天道既爲性分之所固有思誠曰人道又其分內之所當爲則明善以誠身誠人以合天君子不可不知所務矣

至誠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是極至誠是誠到至處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動是動物若獲於上信於友既於親之類是也

思誠為入道之當然則惟責成於己而實理乃人心之同然自足足以通乎人人特忠誠有未至耳若能擇善固執由思誠之功而進以至於念念皆誠無一毫虛假時時皆誠無一息間斷到那至誠的地位與天道合一了則誠立於此自然幾應於彼事親則親悅其孝事君則君諒其忠交友則友服其信治民則民懷其仁有不言而自喻者天下皆在所動初無先後之分矣使誠有未至則一身之中且有虛假間斷必不能使誠意貫徹而志意交孚欲求良上治民悅親信友必不可得已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人與我都是這箇實心心相感觸則不成而自乎心相間隔則有求而莫應此必然之理也君子可不以思誠為先務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天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禘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以勉諸侯也

作字與字都解做起字作是文王起為西伯與是伯夷太公奮然而與蓋是何不歸是歸周西伯即文王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鯨鯨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孟子說自古有國家者莫難於得賢士尤莫難於得老成之士若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當時伯夷避紂之亂隱居於北海之濱蓋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奮然而與說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北海而往焉

太公避紂之亂隱居於東海之濱蓋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起為西伯奮然而與說吾何不歸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歸之以就其養可也遂自東海而往焉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伯夷太公這二老不是尋常的人不但以年齒高天下而已而德俱尊故謂之大老若常人則是年老而已天下之父言如來父然此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夙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章是孟子救時之言蓋正法明道以遏人欲之橫流也重在半土

而食人肉上存錄

求是冉求孔子弟子季氏是魯卿宰是家臣無能改於其德是不能

巨救其舊日之行厥是征稅賦粟倍他月是取民之粟倍於他月小

子是弟子鳴鼓而攻之是聲其罪而責之

孟子見當時皆以富國強兵為務人君之求與臣之所以自任者

不過在此而不知其非故引此以敵之說昔孔子冉求任於魯

大夫季氏為家臣之長季氏專魯國之政私家之富過於公室冉求

不能匡救以改正其惡德反為之聚斂於民徵收賦稅較之往時更

多一倍這是刻下以媚上所請聚斂之臣也孔子聞之對諸弟子說

求也遊於吾門而不能以道事人如此是有負於平日之教而非吾

之徒也爾小子於彼有朋友之義當鳴鼓聲其罪而責之使之肯改

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

於死

盈是滿字選作率引說與率獸之率同罪不容於死言其罪大死

刑不足以容之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由孔子責冉求之言觀之可見人臣事君當引以志仁不妄求利

若君不行仁政而為臣者又厚斂於民以封殖之乃明教之罪人皆

孔子所棄絕者也夫富國猶且不可況於為君強戰者乎蓋聚斂之

臣奪人之財猶未傷人之命也若強戰者只要開闢疆土戰勝攻取

而不顧生民之命故爭地而戰則殺人之多至於盈野爭城而戰則

殺人之多至於盈野夫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膽塗地則是率

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豈特奪民

之財可比之乎

改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上刑是重刑連諸侯是連諸侯如李愬張

儀之類辟是開墾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其責如李愬張

鞅開阡陌之類辟草萊任土地是欲富國不足欲富民但強占土地

開墾將去以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所以可罪

強戰之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以為非善戰無以成功無以得富貴

故須是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然後可以成已事此其為心何可當哉

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宥服上刑至於連諸侯者動輒以國之利害

為言其實是先其一己之利亦多至於戰但不身任戰伐之事耳其

四書本義集說

實使天下兵連禍結不得休息其罪亦不可赦比於善戰之刑即其

次也辟草萊任土地者直是謂我為國充府庫府庫充則已有功而

富貴矣何暇為民計使天下民窮財盡不得生養其罪亦不可逃此

於善戰之刑是又其次也此三者自當時言之孰不以為大功而據

正理論之則為大罪時君之所賞者治世之所誅也故孟子因列之

而言其罪如此救時之意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

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此章言觀人之一法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易夫子之

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

良是善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眸子是日瞳子瞳子是明眸

是衆衆目不明之貌眸子不能掩其惡正其其良處胸中正則四正



不能掩其惡也

孟子曰人皆知聽言之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足以觀人蓋存乎人者其好是眸子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莫良於眸子耳夫人之善惡生於心而心之精明見於目意念一起即形於瞳視之間故惟眸子之在人不能掩其心之惡也如胸中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胸中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頽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其惡也

聽其言也視其眸子人馬度哉

聽其言也視其眸子是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度是也

夫言之足以知人也固矣而眸子之不能掩如是故既聽其言而又并眸子觀之其言既善而眸子又極其清明則其為光明正大之人可知也其言雖善而眸子或不免於昏眊則其為回互隱伏之人亦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聖

留學堂

可知也人焉得而掩匿其情哉蓋言者心術之所形而目者精神之所聚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故必如是然後觀人之法始盡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言笑貌為哉

此章舉恭儉之實以明時君之不然也孟子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耳

不侮人奪人便是恭儉之所為惟恐不順言惟恐少拂吾意明其無紀極也

當時之君有政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為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皆其在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有制其於鄰國也則兼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取人之土安得謂之恭儉故孟子正其實而

言之曰古今言人君之美德莫如恭儉然恭儉不可以偽為也恭者心存敬謹必不有玩侮於人儉者志在簡約必不有所侵奪於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也彼侮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其侮奪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其奪惡得為恭儉蓋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不以聲言笑貌為者恭儉之實德也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言笑貌故爾偽耳恭儉豈可以聲言笑貌偽為之哉

天理人欲之分誠偽虛實之判也其亦廣天理而遏人欲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授是與受是取古禮男女不親授受援是救之手是已之手豺狼無人心者惡也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聖

留學堂

為物能權輕重以取乎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乎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

淳于髡見孟子直已守道不肯少屈身以伸道以為知有禮不知有權故設辭以諷之說吾聞男女有別就是以物相取與不得親手交接果是禮之當然與孟子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

器其相授男女以備其無備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所以別嫌明微是禮也况說男女授受不親固為禮矣即如嫂之與叔禮不通問亦不可親相授受者設或嫂溺於水生死在念卒之間為之叔者亦遂

引手以援之乎還是拘授受不親之禮而坐視以死也孟子曰嫂溺不援生死在目前若拘遠別之禮不引手一救則忍心害物是豺

狼也豈人也故蓋事有緩急禮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衡之夫男

女授受不親乃男女之間相遠別以避嫌疑杜亂常時之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乃死生危急之際就二者相量之則避嫌為輕救人為重於此必當用權以稱度取重而舍輕此所以為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淳淳疑設問正是欲得孟子從權之說而因以折之故曰嫂溺既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可拘授受不親之禮方今列國分爭生民憔悴就是溺於水的一般亦當從權以援之而不可守不見諸侯之義而夫子顧抱道自重而不一出以援之何也蓋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死所認權在道之外乃欲枉道徇人以濟一時之事故爾即此便是邪說與古人所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天下溺與嫂雖同所以援之與嫂實異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濟世安民必以先王仁義之道拯之乃能有濟非如嫂之溺水但援之以手即可救也吾能以道自重然後可以出而有為今子欲

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天下之溺不可以手援則亦不容輕身往見以枉其道矣此可見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惟是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孟子之不少既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而權印在其中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此章言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  
君子是尊長之通稱不教是不親教  
公孫丑問說凡人愛子莫不欲教之以有成乃君子不親教其子也

是何故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則反矣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福矣

勢不行言非其情也勢然也夷是傷  
孟子曰非理不當教也但以事勢論之有所難行故也蓋父欲親疏必以正道使其視聽言動皆有準繩出入起居無或惰慢方是教子之法若或以正道而其子不行則不免痛加督責而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今以怒繼之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父子至於相傷則天性之恩有虧慈孝之理皆悖其為不美之事矣如之何其可行哉此雖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聖賢自無此事然聖賢實多不親教蓋非慮其謂夫子未出於正也亦恐未免有正不行處耳

四書本義集說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是我有子必使師事他人人有子亦許從學於我恰是相換易的一般其為此律正為父未必皆賢父子未必皆孝子也夫親教則至於傷恩不教則至於害子古人有見於此故已有子也不親教之轉之他人以施其教是以教行而德成也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是責之使必為善善字重有必欲其如此不如此則責之意離是情意乖離此一節只是申上節意  
所以然者為何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這是處朋友之道惟父子之間貴在恩義為父的須量其子之本質而善養之切不可強其所

難而責善也若使父子之間至於責善則父子相夷而情意乖離矣夫父慈子孝然後家道隆裕或乖離則家庭之間失之和氣其為不祥孰大於此此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教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本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事親之本耳故既以事親與守身乎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

二事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不同乃服事之事也守身是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初言事親為事之大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乎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一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美

新安陳氏

蒙板

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新安陳氏孟子說凡人之於天下有所敬承而不改違叫做事果以何為大惟善事其親凡服勞奉養無所不盡其心斯為事之最大者也有所保持而不敢失叫做守守果以何為大惟善守其身凡言動事為無所不致其謹則為守之最大者也事親守身固皆為大而守身尤為事親之本蓋身者親之遺誠能以道自守不失其身則顯親揚名可傳於後如此能事其親吾之所聞也如或一失其身陷於不義則虧體辱親乃不孝之大者而欲以奉養之末盡事親之道吾未之聞也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乎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大

夫事親為事之大者何也蓋事親與事君事長皆事也孰不為事惟能孝以事親則於事君事長者特自此而措之耳是事親為事之本也惟其為本故言事之大者必歸之事親也守身為守之大者何也蓋守身與守家守國守天下皆守也孰不為守惟能正以守身則於家國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是守身為守之本也惟其為本故言守之大者必歸之守身也如不能事親則大本失矣豈有本亂而未治者哉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曾皙名點是曾子之父請所與是問此餘者與誰必請所與見在盤飴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甕厨未出者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復進是復進於親養志是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不專在於飲食凡繼志述事之類皆是舉飲食以示例耳此承上文事親言之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也不必枯著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矣不用復贅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三

蒙板

如曾子其奉養曾皙竭力用勞每次進食必有酒肉及食畢將徹去又必請命於父將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對曰有養志恐親意更欲與人而先體其情而為承順如此及曾皙既沒曾元奉養曾子每次進食亦必有酒肉惟至食畢將徹却不問父所與或父問有餘否則曰無矣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

此但求甘旨之常入可以供親所嗜能養其口體而已若曾子者於一食之間親未有言即先其意而求之親有所問即順其情而應之真可謂能養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者矣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可也是許之之辭

夫養口體者非不竭力備物然不能順親之心未足稱也蓋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大子之於父母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可故事親若曾子之養其志乃為盡事親之道而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說

解

此章言君心為用入行政之本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也  
有過失而指摘之叫做適有弊而讓之叫做間大人是大德之人主為人臣者而言惟大人二字是緊關格如合格之格是本身無所不正致使其君化之亦去其不正而從正焉心之非是非僻之心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威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然而已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進下句讀仁是體義是用正包仁義言之

孟子曰大人臣之於君其用入之非不足適謂行政之失不足非間必於其根本所在而致力焉蓋用入行政之本在於君心而格君心之本又在吾身故惟盛德之大人道全德備正己而物正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為能格

其君心之非必歸於仁義之正道而後已君心既仁則用入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入行政皆合宜而無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也君既正則何往不由於正大人但一正其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然事事更之人人而去之也哉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此章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視人者不可以是疑為進退

虞是料度的意思求全之毀是求免於毀而反致毀孟子說此兩句是欲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槩信之也

孟子曰行修而致譽理之常也其間亦有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者是謂不虞之譽可見譽未必皆實也行虧而致毀理之常也其間亦有謹身修行求免於毀而反致毀者是謂求全之毀毀譽之不可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十九

說

解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此章言常人之情無所怒於前則無所警於後

孟子說人之言語最所當慎者也然有出言輕易的人或於人之善惡妄有褒貶或於事之得失輕為議論以至於興戎召辱者只因其未遭失言之責而無所忌創故也如使曾以失言之故見尤於人而有所悔悟則必知言之失所係其大當自加儆省而不敢輕出諸口矣豈至於易其言耶然此為常人言非人人盡如是也謹言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哉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此章言好為人師者言之無戒學者之辭也

通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

孟子說人之為學莫貴於自修其病於自足如多見多聞足以待問有德有德可以為法天下之人皆尊而慕之願以為師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乃自己的造詣未必是聖賢却儼然自命傲然自足見得自己有餘別人不足一心只要做人的師範有這番好勝自滿的念頭必不能謙虛以受益勤勵以自強是終不復有進矣豈非人之大患乎蓋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也夫自足者且不足為學況可為人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此章言尊師重道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讓之賈賈者儻也子敖是王號字

四皆外義非說

齊之右師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而之齊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未幾日矣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見孟子是時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昔者是前日樂正子曰昔者

其來未久也孟子曰昔者云云謂其來已久也館是舍

王驥齊之倖臣孟子所深鄙而不與言者樂正子乃從之察其失身

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及來見孟子孟子不

言其所從之失而先責其來見之遲故為絕之之辭說子今日亦來

見我乎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而出此言也孟子問子至齊國今

幾日矣樂正子說前日方至蓋自明其未久也孟子執子前日已至

今日方來見我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樂正子因自解說克初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於是樂正子自知其罪曰來見之遲誠為失禮克如罪矣夫舍館未

定之解原樂正子未見道處然其勇於受責如此則過人遠矣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備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

而以備啜也

此二章只是一件事此方正其罪而切責之

徒是但備是食啜見飲

樂正子既知見遲之罪孟子又正言以責之說君子所從最宜慎重

子從子敖以來想亦非有他意只為其飲食俱有餘但圖些備啜

而已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以聖賢自期乃為飲食之微輕於從人

何其不自愛耶蓋王驥倖臣孟子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

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視為無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

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孟子所以切責之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此章言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

於理有不孝者三事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

五不同

孟子說古禮相傳凡人不可不孝之罪有三一是阿意曲從貽親不義

是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此二者亦俱不是

尋常不孝底事但就三者較之無後則先祖的支派自我絕之而矣

母之宗祀無主其為不孝尤為大也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不告是不告於父母。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猶告言與告同。此句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祀祀亦同歸於孝也。

昔虞舜有鯀在下帝堯以二女妻之舜不告於父母而遂承堯之命夫以舜之大孝口以不順乎親為已憂豈不知禮之當告哉正恐告而不許則不敢娶而終於無後也君子以為告而後娶者孝也其不告而娶恐其無後亦歸於孝也是不告與告同者也蓋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緊要在五箇實字。四轉本義集說。下孟卷十九。聖。

上仁義之實是大頭腦其下條智禮樂云云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也。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適也。朱氏公選。

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惟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惟廣之忠君悌長無非是義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義先發處從兄乃是事之當為而最先者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遠而大了乃是仁義的華采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於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一下箇實字有道生焉。

孟子說世之言道者只在枝葉上講求而不反之根本切實之地。是以愈難而愈遠耳豈知莫大於仁義而其實亦不外於孝弟之謂乎。

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此子便是仁偏於敬底此子便是義故仁之為道其用至廣凡所當愛者無不愛也然愛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事親蓋父子天性有歡然不可解之情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這一點愛心何等真切能事親則仁民愛物都是這裏面生發出來是事親為仁之實也義之為道其用亦至廣凡所當敬者無不敬也然敬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惟在於從兄蓋兄弟天倫有依然不可離之序即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者這一點敬心何等真切能從兄則敬長尊賢都從這裏面充拓出來是從兄為義之實也人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也。朱子。四轉本義集說。下孟卷十九。聖。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是見之明弗去是守之固節是等級又處也樂與仰不愧俯不作之樂不同這樂尚有工夫在樂則生矣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惡可已是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不知手舞足蹈是自然然而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事親從兄是就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又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此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所以樂所以生

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鼓子裏生惡可已手舞足蹈正是形容可說可悅處

不但仁義之實在於事親從兄二者惟之智禮樂莫不皆然益智以

明通為用雖萬事萬物都要周知然其根本切實的去處亦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且守之固而不失其初心是

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

者這便是本然之良知推之可以窮神知化本有能察人倫而不能明庶物者也禮以秩敘為體雖三千三百都要精詳然其根本切實

的所在也只是事親從兄這兩件節其過而歸之大中文其不及而

底於至善是也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自有從兄之節文粗言

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節文理行得恰好這便是自

然之天秩出之可以安上治民未有能悖典而不能庸禮者也推之

於樂樂以和樂為主雖平情宣化功用其博然其切近精實之地也

只在事親從兄這兩件由中而無所勉強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

決泠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矣若只恁的把捉安排幾忘記又斷

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既有生意自然日日暢滿茂盛條理通達

自無一息之停又烏得而過之哉生則思可已也生而不已則隨處

發見動容周旋莫非性真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

見血脈自然動盪足之蹈之二孝弟之流通有不知其誰之所為也

和樂充之以動天地感鬼神莫不出此所以為樂之實也可見孝弟為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切於此而知此之謂賢

順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統於斯二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道盡矣何必求之遠且難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章與萬章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意同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

意於親也孫疏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得親是得其親之悅順字解作不違

字順親者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必親之志全善我方得順

之若親未能歸於道心安能與之一得若與之一是阿意曲從而不

孝也順親之義當如此看論之於道是順字前而工夫固有人承順

顏色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

乎親則親之心皆順於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孟子說古之聖人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者蓋以性分為重則以勢分

為輕也夫天下至大人心至不齊今皆欣然喜悅將歸服於我此豈

貴之極人孰不欲之也願乃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而不

以致其心之欲者惟舜為然舜之心何心哉蓋舜遭頑鄙之親嗚呼

倫之變心心念念只要得親之歡而無所乘性論親於道而無所避

逆方纔遂得他願他說是人生世間道理合當如此若不待乎親不

會修得自己的孝行則人道有虧如何可以為人子事父母我分合

當如此若不順乎親不能論親於道使吾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則

子道有虧如何可以為子故親心悅則已心悅親心順則已心順於

天下之歸又何加於我哉舜之心如此舜盡事親之道而替親底豫替親底豫而天下化替親底豫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替親是舜父名成是致祥是悅樂替親雖頑亦有以致其悅樂也

以心言定以分言天下化裏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

看出 卷一

舜不以人心之大悅為已樂而但以視心之未悅為已憂所以孜孜  
汲汲只要全盡事親之道則憤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  
為已之惡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凡所以曲為承順與所以諭之於  
道者無所不用其至所以替腹雖至是亦感其誠意而格其非心  
畢竟至於歡喜悅樂則不但得親之心而且順親於道矣夫替腹至  
難事者也舜事之而至於底豫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  
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天下之為  
父者因其子之孝亦底豫焉而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化矣子  
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則父止其所而  
天下之為父者定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則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誠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  
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十九

聖

法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此章是言古今聖人同一道獨以舜與文王比度者舉二人之獨盛  
者以類其餘也 存疑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鄂都是地名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第  
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夷謂夷服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諸侯用  
夷實在此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夷之夷也

孟子曰負夏古而同一道歷百聖而如一人皆不期同而自同此則  
道之出於天而不易者也試以廣舜周文王論之舜生產於諸馮

遷居於負夏其後卒於鳴條都是東方夷服的法處是則東夷之  
人也 蓋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鄂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畢鄂近豐鎬非楚都之鄂諸馮負夏鳴條岐周  
畢鄂古今皆屬中國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定但以際西而概東故  
云爾 家引

文王生產於岐周其後卒於畢鄂都是近西夷的處是乃西夷  
之人也 蓋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者合符  
也

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千有餘歲得志  
至文王一千二百歲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

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千有餘歲得志  
至文王一千二百歲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



言是謂其捐於天下者故曰得志行乎中國符節古人多以玉爲之  
篆刻文字而中外之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  
左以爲信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爲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  
若合符節也蓋王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者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  
事安得盡制然隨事各當其理是謂便也

舜與文王一在東夷一在西夷其地之相距千有餘里可謂遠矣舜  
興於虞文王起於周其世代之相後千有餘歲可謂久矣然舜發於  
畝畝之中得志而爲天子文王常有商之季得志而爲方伯至行其  
道於中國則其行於前者此道行於後者亦此道其道之同就如合  
著符節底一般凡其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何其無毫髮之差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二  
揆是度乃是比度也不是料度其揆一者道無不同孟子未  
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得志行  
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說古今聖人或  
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

山舜文二聖人觀之可見前乎千百世之既往有聖人嗚興後乎千  
百世之將來有聖人復起地之相去世之相隔雖其迹不能盡同然  
以理度之所存莫非純王之心所行莫非純王之道其致一而已矣  
蓋道至於中則不容有二致人至於聖則不容有兩心聖人純乎天  
理所契合者皆天理也若易地則皆然矣若有不同焉則非道矣又  
烏足以爲聖人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此章言爲政者當務民之空而不徒以小惠也子產非不知爲政者

孟子之意始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聽鄭國之政言舉鄭國之政皆其所聽決也  
此一句見其操可爲之勢乘輿是所乘之車濟人是渡而渡之溱洧  
二水名

春秋時有子產者輔佐鄭君凡一國之政事皆在所聽決則凡爲政  
之道可以濟人利物者皆其所得爲也乃一日過溱洧之間見人有  
冬涉者仁心不忍便將所乘的車渡濟他一時小民感其恩澤稱爲  
盛事然而其失政體矣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惠小利惠字便是讓了不到不知爲政處方是讓政則有公  
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此句是一章大指下皆明此意  
孟子慮其後之爲政者或又從而效之其流將必有廢公道以市私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三  
恩惠正理而于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議之以警其微曰子產乘輿濟  
人一惠此但行小惠爾初不曉得爲政也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  
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  
是政則不過能以恩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已何足道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  
歲是每歲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杠是方橋徒極  
是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是可通車輿者凡橋皆可謂之梁惟  
杠則獨是方橋此其可通車輿故曰與梁此橋之大者不曰作而曰  
成者言子產若知爲政早使徒杠與梁都就了則今日何至以乘輿  
濟人哉病是病若此修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  
以爲政之道言之如惠民之病涉也每歲天氣向寒的時候凡道路

之閒有阻水難行的去處仰量起人夫修治橋梁十一月農事未畢民力稍暇那徒枉可通入行的其功易就這時便早成了十二月農事俱畢工作可與那與梁可通車行的功難難就這時也都成了所以水潦無阻道路通行如此民亦自無病涉之患也先王之政綱大俱舉無不先事預圖及時為備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此亦王政之一事也

### 君子平其政行僻人可也焉得人而濟之

平是施得其平政仰先王之政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人是行人僻是僻除是僻得尊與合車濟人正相友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薛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安然而以曲意徇物以乘輿濟之或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焉得人人以乘輿而濟之乎

###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每人而悅之是每人皆欲致私思以悅其意不足是不足於用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僻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必欲人人而濟之是每人而悅之也故為政者但當盡為政之道若每人皆欲致私思以悅之豈但曲意徇物違道干譽大非為政之體然有限之力應無已之求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而日亦不足矣善為政者果若是乎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前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以立教亦按本塞源之意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此章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也如手足是倚之以為用護之恐有傷如腹心是手足倚之而所為之勝朕衆體戴之而甘為之服役此所謂一體如犬馬者言待其臣徒有祿賜之厚而無禮敬之文猶養犬馬者徒有黍養之恩而無禮貌之施也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芥是草芥註踐踏之謂上室斬艾之謂芥字其賤惡之又其矣侵害人者謂之寇受其侵害因而與之結構報復則謂之讎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孟子告齊宣王說君臣相與之間各有當盡的道理然下之視上亦視上之所以待下者何如且如若之於臣能降之以禮貌雅之以至誠看他也如手足一般有相倚為用而不可一日少者君待臣如此思義之至也由是為臣的莫不感恩圖報矢志竭忠其視君也就如腹心一般相倚為命而終身同其休戚矣道是上下一體恩義兼隆則

良相遇之盛如此此道既衰人君輕賤其臣如犬馬者奔走之而已秦養之而已道等傲慢無禮則人人自疎漠然不見其可親必將無怨無德視如路人一般斷可望心腹之報乎至於衰薄之極人君視賤惡其臣如土芥者踐踏之而已斬艾之而已道等的愉快少恩則人人自危惴然惟恐其不保至於離心離德如寇讎一般豈但如國

###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禮是儀禮舊君是先時所事的君服是齊衰三月此以道去君而未絕者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為問

王疑孟子的言太甚故授禮問說夫子言人臣在國固有寇讎其若者禮有云去國的臣或那舊君舊則為他服齊衰三月以夫子寇讎

之言來較之夫焉若其思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不知暫若與臣下何如相親斯可為之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諫是君有過而諫諫言是有事而建言行與聽皆是從者是膏澤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者之事君諫行言聽則自有膏澤在民矣以平日言去是往他國有故而去在諫行言聽之外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也諫行

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耳導之出疆是防疆所往是所到之國先於其所往是稱道其賢不反是不歸故國收是取田是所賦之祿入里是所居之第宅三有禮是去後三有禮如此則為之服此句通結諫行言聽以下這一節是言臣為君有服之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六 留明堂

孟子對說臣為君有服者以君待他甚厚方他在國政有善民者或諫其失若即行他的諫政有利民的或言當行君即聽他的言由是民免其害而蒙其利已的膏澤得下於民及其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引導他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稱其賢良所以為其祿仕之地至去三年之久而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復歸所以示奉奉屬望之思義夫既導他出

又道他賢又望他歸這便叫做三有禮夫君若於臣去國之後待他三有禮如此則雖所事不終而臣義猶未絕故於君之沒必為之服夫豈無謂者哉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今也指宣王時諫則三句只反上文三句看搏執是拘囚的意思

是窮極其所往以絕其任進之路寇讎猶言賊害冤讎此以君之待臣者言何不云如土芥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便是臣之寇讎矣

若今之為臣者君相待則不然在國的時候節有諫則君不待其諫有言則君不聽其言由是膏澤不下於民至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他加以拘囚之苦又窮極於其所往讒毀於他國以絕其任進之路方纔去國就收他的田里不復欲其歸這等則刻薄寡恩不惟犬馬其臣且土芥其臣故為臣者亦以寇讎視之矣這便叫做寇讎既為寇讎則於君君恩義已絕又何服之有哉可見寇讎之報由君有以先之

王何疑其言之太甚乎孟子此言蓋欲為人君者念夫感應報施之可畏而不可不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而已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盡而又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則庶幾其得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七 留明堂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死

此章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也

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死

此章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也

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死

此章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也

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死

此章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也

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死

此章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也

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死

此章言君子當見幾而作也

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死

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為先。亦大舉其機如此之說也。虞源輔氏

孟子曰：人君一身為世之則也。誠於法度，號令之頒，一出於慈，非憚而無少殘刻，是自處以仁也。由是百官萬民莫敢不與於仁。蓋有不令而行者矣。於用命舉錯之間，皆歸於正大公平，而無少偏。既不自處以義也。由是百官萬民莫敢不與於義。蓋有不言而喻者矣。為君者可不以正身為本乎？朱說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朱說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為人在道理上講論禮義，必欲行之。但禮義差，不是禮義，却以為禮義。大人對經經小人而言，此章緊要在大人。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八

則書本義集說

非為上雙峰饒氏

孟子說所貴乎禮義者，謂其中正而不偏也。故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也。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大而去就生死之決，皆義之所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必欲其精，或毫釐之差，則千里之謬，名是而實非者矣。如可行於背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若名亦與是禮義而實則非禮義之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全是察理不精之過。大人則道全識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中，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是以惟能弗行之也。君子所以貴乎精義。朱引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章言父子兄弟之間，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中是德性中和，以德意才足，足以有為，以能言養是，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要看得與兼字相友，始得賢則兼有才德者也。兼是遊說之此，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肖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以為不可教而舍之，不能以寸言其相去無幾何。朱子

孟子曰：父兄之於子弟，或遇其不賢而難教者，其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如自己有中和之德，而子弟之德性，或有所偏，則必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涵養，使之自至於中而後已。自己有所幹濟之志，而子弟之才能，或有所短，則必開其昏，徹其惰，優游漸漬，使之自成其才而後已。如此則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而不傷於驟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而不苦其難。故人樂有賢父兄，而與其終能成已也。若且夕以責之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遂以為不可教。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九

則書本義集說

而舍之是棄之也。中也而棄不中，才也而棄不才，家庭之近子弟之親，尤且教之無方，養之無術，則所謂中與才者，未免過中而不才矣。然則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肖，相去之間，能幾何哉？為父兄者，慎不可輕棄其子弟矣。朱引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此章言不為非義殺乃可由也。雙峰饒氏

有不為是知所擇，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蓋自其不為時，已是一段有為了。朱引

孟子說：凡天下之事，非不貴於有為也。然見之不明守之不確，於所不當為者，多率意任情為之，而不知分義之所未當及，其於所當為者，反却矣。故人於未當有為時，能退故不為，則一旦當有為時，便能奮前而有為矣。蓋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當前

之不為者義也後之有為者亦義也若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事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章為世之輕於毀人者戒也

言是言談樂道不惡是不善之事如字訓奈

孟子曰隱惡思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若問人有不善之事便喜談

樂道以快一時之口惟務攻發陰私不思掩護瑕玷於人固有所損

矣豈知人必含怨蓄忿以求傷於我其如後患何哉然此亦有為而

言爾若當官而行有惡思當言則又不可顧後患而欲默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此章言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已字解做太字已甚是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孟子曰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當然之理其當然之理便是本分若於

當然之理有所越便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便是已甚夫聖莫過於仲

尼然觀其所為皆事理之至當本分之當為者也如孝弟恭儉等事

固不容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立異所謂無以甚異於

人而致其知者固天則之所有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泛應則當

不過其則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

稱仲尼者孟子學孔子故稱其家法如此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章言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正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

義亦與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者相發明

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同時而制密不先期也

孟子說君子之於言行但主於義不可先有成心且知言貴於信使

不擇是非而必期於信行貴於果使不擇可否而必期於果則拘泥

而不通矣大人則不然大人者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故於言也不先

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信也於行也不先期於果而曰吾斷欲

如是而行也獨精吾義焉爾義當如是而言則從而信之而自無不

信之言也義當如是而行則從而信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信果自

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但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義

則信果在其中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章言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

功也

赤子之心如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非謂只不失赤子

之心便是大人蓋大人尚有許多事不但如赤子而已若箇不失字

便是不同處須看兩頭看

孟子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考大人也大人之於赤子其地相去

有間矣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乃正以其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赤

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處

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

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

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若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德便成

箇小底人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孟子此言亦是欲人過人欲擴天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

養生是事親致養當字解做為字前去雖猶云把他當事也非擴當

之當送死是送終如禮

孟子曰：人子之於親，無有不當自盡者。然養生者，人道之常則；從容而多至於詳盡，倘未盡焉，猶可補也。隨其分量大小，可以自致，還不叫做大事。惟至於送死之禮，乃人子事親盡頭的時候，自此之後，更無可以用情於親者，設使一有未至，倘將何及？這纔是人子的大事。至重而不可忽也。夫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而必誠必信，不可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章言君子之學，以自得為貴。兼知行而言。下章獨主知。家引。造是造詣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進而不已之意。道是造道之方法，便是致知力行，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進進不已，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不可便做已到說，自得是自然而得之於己，與強探正相反。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得深造之以道，方始欲其自得之。字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安之取之，皆是所得。言也。居之安是已所自有，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安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資之深是所以資藉之者。深他那個都是資助我底物事，滾滾地出來，無窮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又如富人大寶藏，求而只管取，只管有足，以應用而不窮取之。左右猶言隨其所往，也不必泥取之二字。只是形容之辭，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原是本來心為應事之本。就如水之源頭一般。逢其原是頭頭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這件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十三

著道本末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末底道理。事事物物都映著他道理源頭處，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只取之左右，便撞著這道理。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熟處左右皆逢之。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綽有餘地矣。始言居之安，全是說內而大言資之深，則漸說向外去。又次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說得受用其所自得者也。居安資深，逢原，乃自得下面自然底節，大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此章重處只在自得才自得，則下面節大口是。如此才恁地便恁地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要繳深造之以道。

孟子曰：君子之學，期於自得而已。然有自得之工夫，未可以強探力取也。蓋造道不深，則工夫未到，亦無探力。

悟速化之理，固無由自得，而不以其道，則用功雖勞而不得其要領。全無捉摸處，亦徒勞而已。欲其自得，亦未能也。必致知力行，惟日孜孜而不已，今日明一理，明日明一理，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事，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却又依著進為的方法，下學上達，循循有序，而不驟似這等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何為哉？蓋欲其有所持循，進進做將去，然後有以俟夫，然誠心通而自然得之於己，非淺近所可致也。直是深造，便有自得在其中。將有不可禦者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洽，洽居之未必安也。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自信不疑，而居之安，如人之有室，處動作起居種種，便通萬變，不可得而搖，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有其之以為用也。惟是自家既自得之，而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深造理在胸中，充足有餘，取之無窮。

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米供自家用其箇足以爲吾資難而深遠無窮矣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却似都轉若他源頭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父之慈有那孝慈從那邊來只取之左右便隨着這道理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道理這事事物物頭頭件件都自合得着如有源之水四方八面都來這邊也撞着本那邊也撞着本源源來不竭無不備其所資之本也其所得之妙至於如此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此君子之學所以務於深造以道而必欲其自得之也直見其有益於得而功不可不繼序不可不備也若有一毫急迫之念便是私心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也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十四

此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狃約也但上章兼知行此只是知

博是廣學是學於詩書六藝之文及凡事物之理皆是博也博與說不同學就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說其實是口說須知是心中見得方口裏說得約字解做要字是簡要精切的意思如毋不敬思無邪之類博字是活字約字是死字須把博字詳字對約字詳字對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詳字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毫不情則約無所施到約後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許多博處方有受用

博於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餘窮其所當然而必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而又欲得之於彼審問明辨不使有一之或遺說之又極其詳焉如此者非欲爲誇多而鬪靡也蓋以天下之理自一而萬萬復合爲一若是講貫得不詳悉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惟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這事物未曾融貫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爲一此正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方有受用耳然非博學詳說如何可得哉是可見學不可以徒博而亦不可以狃約由博以求約斯爲學之全功畢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十五

此章乃王霸之分蓋爲當時國君而言也

服是取勝者是爾肯蓋陽的意思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子等人言非必指百姓一則不能服人入者對己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



未必心服而能致王於天下也。有是理哉。夫善一也。一則不能服人。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王霸之分。其端止在乎此。君天下者。可不審其幾乎。直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此章言蔽賢之害也。直解

蔽是蔽塞。直解

孟子說人之言語有足以召禍起釁者。謂之不祥。然止於一言而已。無關於天下國家之利害。不可的的確確便謂之不祥。求其為不祥之實。惟是那詭邪小人。見人有善。輒相嫉之。使不得見用於世。見人有技。輒排擠之。使不得見用於世。此其言真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家。貽害深而流毒遠。乃言之實不祥者。故足以當之。蔽賢之言其害固如此大。直解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其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此章是孟子借水以徵現徐子之意。專欲教其狠等干譽之病。以子之稱水。蓋即川上之歎。固不專在此也。漢原篇氏

徐子名雍。孟子的門人。亟是數水哉。水哉。歡美之辭。朱子

徐子問於孟子說流水之為物。不過天地間之一物耳。乃仲尼每暇於水而數數稱之。說水哉。水哉。若有深契於心者。不知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如此。直解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之水混混是湧出之貌。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輒。故露出此意。下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叮嚀。著實說不合晝夜。其常出不竭。盈是滿。科是坎。言其進以漸也。放是至。有本者如是。至

子自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於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蘇安陳氏

子自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於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蘇安陳氏

孟子說欲知水之可取。當觀水之源流。蓋有原之泉。混混然湧出。世如是。而夜亦如是。無止息也。及其遇坎而止。必盈滿於此。而後漸進於彼。則進而不已。則至於四海。這等看來。水惟其有原。本所以如是。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此聖人所以取之也。知仲尼取水之意。則知君子務本之學矣。直解

荷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境。行子恥之。  
荷是誠。周七八月。是夏五六月。集是聚。澮是田間水道。潤是充。聲聞是名。聲聞過境。是名。舉情字。解做實字。過境是大段務外。暴得虛譽。如為善無真。恐惻之意。為學而荷。且勉強。徇人皆是不實。恥是恥其無實。而將不繼。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潤可立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朱子

附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七

有本之水。能漸進不已。而至於海。若水之無本者。則不然。蓋合無本。當七八月間。大雨時行之候。彼時雨水驟至。溝澮之中。莫不盈滿。則與盈科後進者異矣。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潤可立而待。則與放於四海者異矣。水之無本者。固如此。何足取哉。故德行有實。則如有本之水。漸進。而至極。如道德本無足稱。而聲譽反過其實。行之無實者。猶無原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潤之可立待也。豈非君子之所深恥。而不居者乎。曰。君子恥。

有本之水。能漸進不已。而至於海。若水之無本者。則不然。蓋合無本。當七八月間。大雨時行之候。彼時雨水驟至。溝澮之中。莫不盈滿。則與盈科後進者異矣。及雨止。水退。則溝澮之乾。潤可立而待。則與放於四海者異矣。水之無本者。固如此。何足取哉。故德行有實。則如有本之水。漸進。而至極。如道德本無足稱。而聲譽反過其實。行之無實者。猶無原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潤之可立待也。豈非君子之所深恥。而不居者乎。曰。君子恥。



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就此反躬思量方得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此章言人物之所以分惟善則盡人之道乃人倫之至者也

幾希是少幾希二定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出這些好處說故下云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入之所以異於物者只這這些善言其小異也

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

小異也人之於禽獸相去遠矣孟子謂幾希者特為此語以警人使

知人之所去禽獸不遠當求所以存之無貽於禽獸之歸則知所謂

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口幾希也庶是幾希去之是不知此而去

之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者庶物人倫之至理也仁義是也兼說方

盡之惟君子知此而存之宋有不知而能存者也

孟子說天地之間人為最貴與禽獸迥然不同人皆知之然其所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 九

異於禽獸者則未之知也蓋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

心也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

有一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

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便推得去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於物者

只爭這些子為小異耳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所以

謂之幾希也既曰幾希則出乎此入乎其微其微而操則存舍則

亡所關亦甚重矣正人所需存而不可去者也乃衆人則拘於氣稟

奪於物欲把那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是以附於禽獸而不自知

耳惟君子能知此而存之足以戰兢惕厲而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正

也 朱子

辨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出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明字訓昭字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物是事物凡天地之間眼前

所接之事實是物察字却訓著字察深於明明於庶物猶格物察則

有以盡其理之說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張子所謂生而知之也

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人

倫庶物之理各有所安義也出仁義行德行字不若力仁義以在心

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所謂安而行之也行仁義行字若力此安勉

之分也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庠序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孟子舉舜做箇好底樣子直

是聖人學之 雙雙雙

幾希之理固惟君子存之矣然有生知安行不待存之而無不存者

此則聖人之事也蓋物有物之理人有入之倫而貫徹於倫物之中

者則曰仁曰義道就是幾希的道理未有不知之真而能行之至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 九

也雖與則生而知之具得每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其理則知

之極其朋友又看幾希是於人倫最緊要凡親義序別信是人之所

以異於物者其理又察之極其詳矣道都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

會過而所以為夫事物人倫之間者自莫非仁義之道也蓋所謂仁

義者皆不待察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得感物而動則

其中之所有者而發之於外安而行之其慈祥禮儀從心上生發此

來自是非其裁制則從心上運用出來自莫非義如目視耳聽

手拈足履皆與理一而非二不是以仁義為美而有心以行仁義也

未物理人倫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即異於禽獸幾希者也若舜者可

謂全其所以為人而無虧公為米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

為舜舜其本在存之而已 朱子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此承上章言舜禹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旨酒是美酒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一惡也此雖二事所該甚廣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

孟子說古昔聖帝明王莫不以憂勤惕厲為心而能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以禹之事實之自舜開心學之源而大禹承之惟能審理欲之幾得好惡之正故於儀狄進酒才覺酒味甘美便惕然深慮說道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及其間一善言但覺有切吾身有導治理便欣然聽納甚至下井以致敬不難屈己以服人虛懷以受善大於旨酒而惡之惴惴然惟恐欲心之或熾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所以過人欲也於善言則對之汲汲焉惟

恐善道之或遺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在所嗜矣所以慎天理也此禹之憂勤惕厲處所以得統於舜而俟後聖於無窮也

湯統中立賢無方

執是執持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已發言與中庸之中精異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巳若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

得統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執中以處事言立賢無方以用人

繼禹而王者有放湯以湯之專言之湯之心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彼中道為松事字物之端或居常守經或遇變行權隨事而應都

有定理湯則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罕用人則惟賢即立之於位不問其親親疎不精

言

下五卷二十

武王不泄遺不忘遠

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遺是近忘是遠忘泄遺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以入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皆遺也賢人之在側而及親賢之滯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體身而在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繼文王而聖者則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其事言之近者易於親狎此常情也武王心思深密凡近的所有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輕忽如侍御僕從必擇正士凡杖戶屬皆有箴銘雖尋常日用之間都有箇檢束防閑之意是其敬慎之心

貴賤不計惟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此湯之所以得統於禹而接道統之傳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是視下民常若有所傷望道未見此句與視民如傷為對一治人一修己也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不顯亦隱無射亦從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非此二句憂勤惕厲意自明

繼湯而與者有周文王以文王之專言之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文王發政施仁當時百姓已自安丁乃猶常常念若未免有妨害民生者若那百姓惕然常似有傷的一股其愛民之深如此其敬止緝熙於聖域已優入了然猶不自滿足望若那道理雖然常如未見的一般其求道之切如此天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遺已

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所以得統於湯而接道統之傳也

武王不泄遺不忘遠

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遺是近忘是遠忘泄遺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以入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皆遺也賢人之在側而及親賢之滯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體身而在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繼文王而聖者則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其事言之近者易於親狎此常情也武王心思深密凡近的所有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輕忽如侍御僕從必擇正士凡杖戶屬皆有箴銘雖尋常日用之間都有箇檢束防閑之意是其敬慎之心

言

下五卷二十

武王不泄遺不忘遠

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遺是近忘是遠忘泄遺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以入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皆遺也賢人之在側而及親賢之滯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體身而在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繼文王而聖者則有武王武王之心也只是一箇憂勤惕厲而已其事言之近者易於親狎此常情也武王心思深密凡近的所有耳目之所常接者不敢一毫輕忽如侍御僕從必擇正士凡杖戶屬皆有箴銘雖尋常日用之間都有箇檢束防閑之意是其敬慎之心

言

時或息也何泄之有運者易於遺忘亦常情也武王志慮周詳就是遠的所在耳目之所不及者不取一些疎略如封建諸侯使遠為近啓佑後人咸正無缺雖天下萬世之遠莫不有注措細畫之方是其并包之度無處不到也何志之有夫於人所易狎者而不泯則放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者而不忘則誠心不息此武王德之盛仁之至其憂勤惕厲之心為何如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是周文武四聖如何只喚作二王以代論也四事即上文焉勳文武所行的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如忠質之異尚子丑寅之迭建貢助獻之異賦之仰而思之是反復思維求其所以然之故夜以繼日是日不足則夜以繼之得之是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違坐以待旦是思行此一精看來只是時中一理

周湯文武之後以聖人而相天下者則有周公周公之心亦只是憂勤惕厲而已以其事言之蓋周公相成王務務舉三王把持所行的四事件件相仿之施行不但近述諸合親勳文武之先烈又兼遠稽諸古通求禹湯之典型如井用封建取士建官履樂刑政禮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詩之三王之舉而損益之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也如事舉者矣則自信而不疑理果當矣則決行而無礙其效古今與時彼此殊勢事有可行於古者或不可行於今可行於此者或不行於彼是其事有不合者也周公則反復思維求其所以然之故事或不可行却當思其理日不足則夜以繼日何其心之切也至於思極而通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違道以時理隨勢而行於下

與彼者古之道彼之理可行於今與此者今之道此之理也事不同而道理同卒不替其為同此古今帝王所以因時為治因人立法而禮樂不相沿也所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幸而得此即欲見之於行焉雖天尚未明亦必坐以待之汲汲然殆有不遑寧處者何其行決也周公之憂勤惕厲也又何如哉此皆天理之所以常在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此又承上章歷敘聖聖因以孔子之非繼之而孔子之聖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迹以其見於行事而言熄是滅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壞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是雅詩亡詩有風雅風者民間歌謠之詩雅者朝會燕饗之樂受釐陳戒之詩也王者迹熄則朝會燕饗不復無復受釐陳戒之事矣焉得有雅詩故雅詩於是亡也春秋是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

孟子說聖聖之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備於春秋夫春秋何物而作也蓋自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黍離降為國風而雅詩亡蓋王者之詩謂之雅列國之詩謂之風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繼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與雅詩同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玉風不入於大小雅而王者之詩終於此矣此時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將不知其所止孔子憂之於是作春秋詳述二百四十年之亂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使王者之政雖不行於當時尤可昭於來世此春秋所以作也

晉之乘楚之檇杭晉之春秋一也

乘者與於田賦乘之專。因以為名或曰取誠當時行事而名之也。禮記是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成之意。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此一節在春秋本是魯國記事之書也。案引

然是春秋之經。其初不過魯國之史耳。蓋當時列國諸侯各有史書。以記一國之事。如晉國之史。叫做乘。謂其記述事跡。如車載物也。楚國之史。叫做檮杌。謂以惡獸比凶人。記以垂戒也。魯國之史。叫做春秋。謂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故推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這三國之史。各雖不同。其為記事之書。則一而已。使春秋不經孔子之筆削。則與晉楚之史。亦何異乎。直解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三其字皆指春秋。春秋列國之事皆在乃獨曰五伯。又只曰齊桓晉文。蓋桓文其盛者。王迹既熄之後。所以綱紀天下者。金是也。則記事之文。是史官。二句意。只是起下文耳。其即其文之。則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取是義。定竊取者。義也。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蓋解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遊習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東陽許氏

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陋之史。隨所記之事。多言平。齊桓晉文。其間之文。皆出於當時史官。而其大義所在。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所以嚴名分。而正綱常者。乃吾夫子因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以裁定之。而他人不能與也。故孔子嘗自謙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其辭雖謙。而斷自聖心。蓋可知矣。此春秋所以為史外傳心之要。所以存天理。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 五 文蓋桓文其盛者。王迹既熄之後。所以綱紀天下者。金是也。則記事之文。是史官。二句意。只是起下文耳。其即其文之。則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取是義。定竊取者。義也。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蓋解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遊習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東陽許氏

題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也。可見春秋一書。乃所以繼雅詩之亡。而存王者之迹。其所係顧不大哉。直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公。而以是終之。見孟子以道統自任。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朱子

君子小人。蓋以位言。澤猶言流風餘韻。以德業之遺於後者言。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是絕。孟子此語。在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欲明聖人之澤。尚有兩故。舉以五世而斬之義。况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池。不然。孔子之澤。萬世不斬。何為舉以五世。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世。大約至五世而後絕。在下而無位者。其道德聲名。垂於後人。亦大約至五世而後絕。蓋五世則親盡。服窮。無上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 五 之別。皆五世而斬。若在五世之內。則其澤固未忘也。直解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朱子

子是我徒。是門徒。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私是竊淑。是諸人謂子思之徒。私淑諸人。是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

見孔子繼羣聖之終。可傳於萬世之遠。而我孔子之時。方猶在五世之內。故雖不得及門受業。為之弟子。然聖人之澤。尚在。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也。孟子歷敘舜禹之事。至於周公。而以是終之。蓋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集其成。而孟子承其緒。其自任之重。見乎辭矣。直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章言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猶不及也

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仔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做下二聯故此

孟子曰取與生之義有灼然易見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精義者莫能辨也如不苟取之謂廉方其禮物之未受也初見

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既可以無取即弗取可也而乃竟取之是為苟取害於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其將有與也初

見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如是即無與可也而乃竟與之是謂與所不當與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能全死之謂勇方其

當利者之衝初見若似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實可以無死焉既如是即無死可也而乃竟死焉是為死所不當死非勇之正也則亦

反傷於勇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使用決斷始得一或有

倫則失之矣故進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退與之傷勇

過於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在學者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與生死之際不難於精

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宥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此章專為取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覆亡能擇友而免禍孟子只取其不肯師耳

羿是有窮國之君逢蒙是羿之家來愈是滕厚平云爾比逢蒙為也羿之罪在下文家引從古以來皆稱羿為善射他有簡家臣逢蒙從之習射盡得其命

之巧術亦以善射成名却思想已之善射天下無敵只以羿為勝已

苟有羿在難以獨顯其能於是乘羿射獵而歸殺而烹之孟子因論此章說逢蒙以弟子而害師罪固不寒誅矣乃羿以射殺人反致殺

身之禍是亦有罪焉公明儀曰羿為逢蒙所殺罪在逢蒙於羿宥若無罪焉孟子曰其罪差荷爾惡得無罪

鄭人使子濯孺子使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

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

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若事也我不敢廢拙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

子濯孺子是鄭大夫庚公之斯是衛大夫之斯等之字猶孟施舍之苑室蓋助也謂之侯者將以攻人也而乃亦云衛使庚公之斯追

之何蓋是為子使衛見勢未利而遂退故衛追之或謂也解者非也僕也尹公他亦衛人端是正小人庚公自稱也金是箭鏃乘矢

是四矢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耳若國之君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

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

何以見羿之有罪也嘗春秋之時鄭國會遣子濯孺子潛師使衛見勢不利而遂退衛固因是庚公之斯迫逐之子濯孺子說今日我病然疾作不能執弓而射吾其死矣夫因問其御車之僕說後而道我者為誰其僕對說是庚公之斯孺子喜說若是此人吾得生矣其僕

問說庚公之斯是衛國之善射者也夫子既遇疾作乃不畏其射及  
 說得生這是何故孺子說我非謂他不能射只以情料之可保其不  
 肯傷我耳蓋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尹  
 公之他乃是正人他所取之友必然也是正人知我是其道本所出  
 必不害我也及庚公之斯追至果如孺子之言問說夫子今日為何  
 投我孺子據實對說今日我偶然疾作因此不能執弓庚公之斯  
 說問者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實學射於夫子我今日善  
 射都是夫子傳授之法若乘其疾作發矢相加是將夫子之法反害  
 夫子我不忍為也但今日之事承君命而來我不敢廢將如何以處  
 之於是抽矢扣輪去鐵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發四矢而後歸則見  
 其君有辭而孺子亦不見害焉孺子能取友而免禍如此使羿之  
 友亦如孺子焉則何至於殺身哉子曰是羿亦有罪焉然其罪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一 夫 目味宜 漢 漢

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夫子  
 歲之賦蒙乃逆傷成斯雖舍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至子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此章燕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辭以親  
 言其意以行言 象引  
 西子是古之好女西施蒙是冒不潔是污穢之物掩鼻而過之懼  
 其臭也 趙注  
 孟子說善惡雖有一定之真然其變化之機又在人之自處何如耳  
 如今西子之貌天下之至美者也若使被以污穢之物則人皆惡聞  
 其臭至於掩鼻而過之縱有傾城之色亦不見其美矣 孟解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是貌醜陋人可以祀上帝是苛待上帝之祀 趙注

至於醜惡之人本人情之所憎厭者使其齊戒沐浴以致其水則  
 對越神廟而奉上帝之祀亦無不可蓋有潔白之念自不厭於其醜  
 矣夫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惡人  
 之質本醜而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然則有善者固不  
 可不兢兢自保以全其善有惡者亦不可不洗濯自新以求易其福  
 矣 孟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此章專為智而發總要見得性本自然而人當知順其自然也首節  
 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三節是舉至難者以明順自然  
 之不難總是申言第二節意 孟解  
 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則字不可做語助看子則有不足之意故  
 者已然之味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利是順言以其自  
 然者為主也對智道說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條物故是自然  
 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亦  
 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  
 然底從而順他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來故說此此章甚在智字  
 此言性只是從頭泛說起不是專說性此節雖先說後說利却係  
 重在前上總說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只言故  
 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 存疑  
 孟子說天下之理原於性惟性自是箇難言底物專惟惻隱羞惡之類  
 往多事以擬天下也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專惟惻隱羞惡之類  
 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如仁義禮智是性  
 也仁之惻隱羞惡之羞惡禮之辭退智之是非此則性之故也故天下  
 之言性者只說到性之故而理自明矣然故却以利為本益善惡

已然之跡但願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故父子之所  
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節已然之跡但只  
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皆感  
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故當以順為本所以言性則必驗之故言  
故必又本之利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  
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  
何足以觀性哉有疑

所歸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蓋以私  
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鑿是穿鑿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  
者人為之使然所惡於智者為其鑿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三

穿鑿而不順利也本欲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言性  
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恐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之行水不是比喻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  
之行亦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用智者則例見人循性皆當以利  
也禹之行水也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句行其  
所無事正是水之性以水治水正是言其不鑿智亦之亦是亦大  
也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此節似言利然利與  
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不可強分故與利宋引  
天下之理本皆自然如此人之處事俱順其自然可也所惡於小  
之人却緣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大  
比順利之理此其智所以可惡耳如使智者之慮事亦如大禹之行  
水一舉則心不勞而事不擾何惡之有蓋禹之行水也因地勢之高

下而為流擊之功順水勢之所趨而致開通之力先決九川以距  
又游賦冷以距川初不築堤設障而逆之不過以水治水行無所阻  
而已此禹之智所以為大而古今莫及也便智亦能以事應事以  
物處物順夫故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焉則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  
何惡於智耶夫智一也務為穿鑿則小行所無事則大人安可不法  
禹而徒用智以自私哉直解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而故字一般千歲是大樂言其久且千歲之  
日至是上古冬至之日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乃逆歷者之歷元也  
當作已往者就養治歷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倒起初歷頭處然後推  
源頭處歷歷推其未末者始不差可坐而致是可見而後本引  
智以無事為大可見智不當鑿矣况以理推之亦有不必要鑿者在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三

以治歷言之天知其高也星辰知其遠也但其行有常而不  
其度有數而不能所開故也推歷者辨於其故而求之辨其已往之  
跡用積分之法直從今日推而上之雖太古之初千歲之久其年月  
日時皆為甲子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即此始為上元即此以為  
始者可不差而得焉是亦行其所無事也况於事物之變特時時  
然之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此可見理本自  
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也慶源補氏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  
位而與右師言者  
此章言君子之德小人不惡而能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高  
公行子其齊大夫右師之貴臣王驥子子放者齊侯之卿也  
謂之左師專者謂之右師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也禮也禮者



就已也乃陳司敗將巫馬期而進之之進存疑

齊大夫公行子有子之喪那時齊國諸大夫以君命往弔右師王驪

方其入門之時衆人爭先趨附有進右師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

有自己往就右師之位而與言者無非示親昵以通殷勤以其爲於

君幸臣而請之也改說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

簡驪也

簡是忽略直解

孟子亦注用王驪之所敬重而望其親已者乃獨不與右師言其

以道自重如此王驪遂不悅說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

是以驪爲不足敬而簡驪也注說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聖

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命各有位次故云朝廷是更勝位是

他人之位階是級即班行也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

朝廷級別班行併有許多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來言

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異是怪不可謂異於

禮象引

王驪有不悅孟子之言孟子聞之乃據理以明其故以君命命各有

則君命所在即朝廷所在吾聞諸禮公卿大夫在朝廷之間拜立各

有定位不得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階不得踰階而相揖也若

右師未就位而進而與之言則右師位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

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我所以不與右師言者其欲行不歷位

不踰階之禮也禮備正相反以失禮爲簡無足怪也而子教以行禮

爲簡不亦可怪之甚乎夫孟子鄙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公

則此時所重在禮當時雖不節之亦不得與之言即非王驪想亦不

能與言也心惡于教而外厥其辭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也如此

南齊張氏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此章論君子存心之學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總括意該三自

反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存疑

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以

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此句要重看意該三自

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敬方說仁禮之施也只是說以仁處於心以

禮處於心此心常在仁禮止無頃刻或離雙井張氏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而非人所能及者無他也以其存心不同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聖

其存心如何曰仁曰禮而已蓋仁是吾心之側隱君子念念於此

在仁上逆水無流無頃刻或離這是以仁存心禮是吾心之莊敬君

子念念於禮都在禮上視聽言動無頃刻或離這是以禮存心蓋仁

禮之心人所同具君子獨能存之此其所以不可及也直解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仁禮以心言愛人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見於外者要說

得不相侵犯象引

仁禮之德既有根心之實則自有及物之徵蓋仁主於愛者也君子

以仁存心則親疎遠近殆無一人而不任其所愛之中吾知其必能

愛人矣禮主於敬者也君子以禮存心則衆寡小大殆無一人而不

在其所敬之中吾知其必能敬人矣此仁禮之施也朱子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字解常字恆愛恆敬是欲起下三自反意

夫愛敬既盡於已則德意自感乎人我有仁以愛人則凡感我之愛

者自然親屬於我而人恆愛之我有禮以敬人則凡感我之敬者自

然遜讓于我而人恆敬之此仁禮之驗也我感而人應可以驗我之

得我感而人不應亦可以驗我之失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

物奚安至哉

橫是橫求逆是倒求謂強暴不順理物是事

施則必報乃理之常設或有人於此不惟不相愛敬也而反加我以

暴橫悖逆之事則君子必自反說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

而不敬人也我若愛敬乎人則此橫逆之事奚安至哉方自歎其仁

禮之未盡而無暇於責人矣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

忠者盡心之謂非有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即忠也

其自反而有仁以愛人矣其禮而有禮以敬人矣乃其待我以橫

逆如故也君子於此豈肯一自反而遂已哉又必自反也以爲理無

窮盡人有作爲不見不在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恐吾所以愛敬

人者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

委棄我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是妄作的人委棄是何異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

自反由吾所以愛人敬人者不徒事乎遠處而皆本之實意則既忠

矣乃其待我以橫逆猶如故也君子必曰此人喪其良心仁不能禮

禮不能動亦天地間一妄誕之人而已矣人而妄誕至此名雖爲人

實則蠢然一物與禽獸何所分別既與禽獸無辨則當置之度外豈

以無心可也豈屑與之校是非論曲直哉故不校之量雖足以有容

而自治之誠實未嘗少間君子之存心若此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愛則有之舜人也我亦

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

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終身二字要看得分明此心常存念念不忘時時照管惟恐一毫之

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而何一朝是卒然之竟言其近小也正對

終身而言憂自內出患自外至獨言舜者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

人道而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鄉人是鄉里之常人前

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曰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爲

實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有一朝之患患字以禍害言不患患字

以憂患言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二句是樂括上文五節之

意自仁者愛人至我必不忠是有終身之憂自自反而忠至禽獸又

何難辭是無一朝之患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總在三自反之內

其所以自反而仁禮自反而忠只是欲求到舜地位也舜所以爲舜

亦不外此仁禮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勉而行之耳

由是言必是故君子自反之心有加無已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

懈道是有終身之憂至於意外之患猝然來到而前惟道之不校道

是無一朝之患也夫君子之心乃若終身之憂則有之其心常常念

說舜生於天地間此人也我亦生於天地間此人也舜盡仁禮而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惟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仁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仁禮  
不如舜則自反而勉於禮之必至於舜而後已故曰君子有終身  
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矣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為  
也以禮存心而非禮無行也故若樹遼卒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  
君子亦惟自反而已處之泰然略不少動其中而為之戚戚也故曰  
無一朝之患也此君子存心之學也

禹稷當乎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等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  
為同也

禹三過其門後是帶說賢之是賢其用世而愛民之致  
自古聖賢得位行道莫盛於禹稷隱居窮道莫過於顏子禹稷當堯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 卷二十 矣

舜之世天下治平列在九官之位一則平治水土一則教民稼穡  
歷四海不憚勤勞甚至三過家門亦不暇入其忘身以愛民如此孔  
子上嘉唐虞每以禹稷為賢而推尊之

顏子富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甚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  
子賢之

賢之是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一孔子賢之是記事者因五子禹稷  
顏回同道之言先置此

顏子當春秋之世天下大亂隱於陋巷之中以一簞為食以一瓢為  
飲其貧窶之狀使他人當之必有不堪而顏子處之泰然不改其樂  
其修身以避世如此孔子品第門人每以顏子為賢而稱許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心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

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大出處異致而皆為聖人所與故孟子因而斷之說禹稷顏子其出  
處不同然禹稷進而救民雖功蓋天下其道非有異於顏子顏子退  
而修己雖善止一身其道非有異於禹稷也夫天下事無常形而理  
有定在存此事則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  
然此事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  
同也故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修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  
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

是以如是其急是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要說得  
是以二字分明

禹稷顏回同道何也禹既身任治水之職則天下之有溺者實禹之  
責而思天下之有溺者就是我溺了他一般稷既身任播種之職則  
天下之有飢者實稷之責而思天下之有飢者就是我飢了他一般  
所以如此其急而不暇過家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清  
然自在陋巷之中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地是地位皆然是其心皆然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管窺

禹稷顏子地位不同出處各盡其道如此說若禹稷而在下無修  
世安民之責則所處亦顏子之地也必能樂顏子之樂而思不出位  
矣豈至過門不入乎使顏子達而在上有補世長民之任則所處亦  
禹稷之地也必能憂禹稷之憂而為國忘家矣何暇管窺白樂善  
聖人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故隨感而應婦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修己皆吾人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非禹稷類子同道而何此孔子所以於禹稷賢之於類子亦賢之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是遇沐不暇束髮日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救之言急也以喻尚慢

譬如今有同室之人一旦互相爭鬪這與我休戚相關雖當沐浴之時不及束髮便加冠結纓奔而往救亦不為過蓋其地甚近而其情甚急也是所謂當理而可也尚慢之救民何以異於是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賦也雖閉戶可也

鄉鄰是同鄉喻類子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

无

論語

若是鄉鄰之人互相爭鬪這與我利害不切却也要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不達於理矣雖閉戶而不往救之可也類子之修己何以異於是蓋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廟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類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聖賢之為聖賢其心無不同故隨所遇而各當於理則其事亦當可而無不同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聖賢至公至仁之心也分五段第二節言五不孝皆章子所無第三節言章子不得父之故在責善第四節言其亦有罪第五節言其既得罪之後不受妻子之養亦足以自其心迹之非有他而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別矣總之章子之行蓋

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匡章是齊人通國是盡一國之人禮貌是敬重的意思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君子擇人而與之交非其善有足稱必其行無可譏若匡章之為人舉齊國之衆皆以不孝稱之是其大節已虧雖有小善不足取矣夫子乃與之遊且禮貌之以致其敬重之意敢問其所以不見絕於夫子者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從是放蕩是遊居狠是忿戾五不孝從輕漸說至重

孟子說國人之論雖不可謂不公而乘惡之言亦不可以不察人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

无

論語

所謂章子之不孝果何所據乎夫世俗所謂不孝之事總有五件有等偷情某四放惟知晏安之可憐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身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一世有等博奕好飲酒惟知朋從之可親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交遊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二世有等貪好財貨偏愛妻子惟知自私自利把父母的奉養忽然不顧此則知有空家而不知有親不孝之三也又有一等縱耳目之欲淫聲悅美色放蕩於禮法之外身為下流不肯以貽父母之羞此則虧體而辱親不但失養而已不孝之四也又有一等逞血氣之氣小勇爭小忿自陷於刑辟之中以貽父母之患此則忘身以及親又不但辱之而已不孝之五也於此五者之中章子有一於是乎無其非而被之以不孝之名此必有其故而不可不察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先說子父責善是子貴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更言過是貪朱子然則章子所以得不孝之名者其故何在蓋章子之心不忍陷父於不義嘗以善道責望於父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而人因以不孝目之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字解作害字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

夫道在倫理間各有攸當不可樂施如過失相規德義相勸此朋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家庭之關萬然慈孝乃為道之當然耳若以責善之道行於父子之間將見相責之過必至於相夷而天性由此傷矣豈非賊恩之大者哉

四書本義集說

父子而不顧賊恩之禍此則其罪之不容辭者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子謂章子之子此母即章子之妻屬字即夫屬家屬之屬

母而言不養是不受妻子之養是則章子而已矣是指出上文意旨章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孝處也

章子以子而責善於父固不為無罪及看他後來不自安之情則亦有可矜者彼身有夫妻之屬子有子母之屬人情之所甚欲也章子豈不欲有此哉只因肯善而得罪於父不得近父之前其心有隱然不自寧者故於妻則逐出之於子則屏斥之終其身不受妻子之養

焉蓋其設心以為我既不能盡其養於父而又安敢受其養於妻乎苟不如此是見忤於父已有罪矣乃又悍然不顧而安心享妻子之

養則是以愈戾之氣行乎其間而一罪之中又一罪焉是則罪之大者夫其設心如此章子是如此而已與世俗所謂不孝者有間矣然則吾之與遊又從而禮貌之豈為過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此章言古之聖賢或遠害或死難其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當是時曾子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至我將反亦即語其守舍之人反是還左右是曾子之門人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是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始於不可是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此門人私議之辭

四書本義集說

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沈猶大抵是姓氏不必說沈猶行或謂同姓亦未可知也

曾會子設教於魯佳居武城地方適有越人來寇或人說寇至矣何不避而去之曾子從其言乃與守舍的人說無使人寓居於我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以示其去而復來之意也及越寇已退則又先與守舍的人說室人不傳牆屋必有毀壞者當為我修葺我將來歸矣

于是寇退之後曾子乃還歸武城當時門人在左右的私相議說武城大夫之衛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這等忠而且敬可謂厚矣乃

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觀武城之忠雖真然不加喜感於其心殆不可如是弟子有沈猶行者以其所見解之曰夫子不與武城之難良有深意非及等之所能知也昔夫子許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米攻沈猶氏當時從先生者七十

人死生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者。觀昔日之處沈猶氏。則如今之處  
武城乃當去而去耳。豈常情之所能識哉。蓋時常避難則以保身為  
哲。曾子之所處是政一道也。並解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居於衛是仕於衛。便是子思名君誰與守。所以不去之意如此。朱  
若子思仕於衛。國適齊人來寇。或人說齊寇且至。何不避而去之。子  
思說食人之食者。當愛人之憂。今齊寇方至。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此其時也。若使彼去國以避難。君之社稷人民。誰與共守。彼但知效  
死。勿去而已。蓋時常捍患。則以徇因為忠。子思之所處是政一道也。  
直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  
地則皆然

何嘗本義集說

下論卷二十

留明堂

留明堂

微是微賤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象引

孟子就曾子子思之事而斷之。說曾子居武城。惟知避害以全身。  
思之居衛。乃欲守死而弗去。其事若不同矣。然君子之心。不繫於  
害。惟當夫理而已。揆之於道。無不同也。何也。蓋曾子之在武城。所居  
則賓師之位也。師道之尊。等於父兄。彼武城之人。皆子弟耳。豈有父  
兄而有輕徇子弟之難者乎。此曾子所以去也。若子思之於衛。則已  
委質而為臣也。以臣事君。分則微賤。豈有臣子而不急君父之難者  
乎。此子思所以不去也。蓋君子之處世。惟求理之所是。與心之所安  
時常保身不嫌於避害。時常徇國不嫌於解生。其道一而已矣。使曾  
子而居臣職。處子思之地。亦能如子思之死難。使子思而為賓師。處  
曾子之地。亦能如曾子之遠害。便是交換過來也。都是這等作用。此  
曾子子思所以為同道也。明乎此。斯可以語精義之學矣。並解

儲子曰王使人刪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  
舜與人同耳

此章言人以道殊。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也。與人  
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含而未盡。象引

儲子是齊人。刪是魏人。是令人窺其無所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  
果與常人不類乎。曰堯舜與人同耳。便是堯舜無與人異者矣。此中  
意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但尚隱而不發。  
發則味反薄矣。象引

當戰國時。謀臣策士。皆卑卑無奇。孟子獨毅然以聖人之徒。王者之  
佐。自任。人見其氣象嚴嚴。遂謂其與人不回。故孟子初至齊。齊王  
暗地使人窺看。孟子察其動靜語默之間。以驗其為人之實。而齊人  
有儲子者。因問孟子。說夫子尊大名於當世。人皆稱夫子有異於人。

何嘗本義集說

下論卷二十

留明堂

留明堂

主近使人窺視夫子者。夫子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果有超然異  
於衆人者乎。孟子說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都能知。我之所  
行。人都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就是古之大聖。如  
堯如舜也。只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未曾有  
異人之知。異人之能也。堯舜且與人同。況我豈有以異於人乎。則固  
無待於疑。而亦不必於刪矣。象引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  
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其  
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  
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墮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  
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謂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

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

良大夫也是婦人稱其夫之辭。是飽顯者是富貴之人。施是邪。而

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是字。墻間是郭外塚間。乞其餘是乞其祭

者所餘酒肉。願是望。謂是怨。嘗施施喜悅自得之貌。以為妻妾不知

此故驕之也。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

載之。

孟子見當時貪求富貴之可恥。乃托齊人以形狀之說。齊人有一妻

一妾而處空者。其良人每日出外則必壓飽酒肉而後回家。其妻問

所與飲食者何人。其夫謊說某與飲。其人與食。蓋富貴之人也。其

妻疑而未信。向其妾。其妾曰。良人每出則必壓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

飲食之人。盡是富貴尊顯之輩。乃只見良人往而未嘗見顯者來。其

迹可疑。我將私窺良人之去向。便可知矣。乃蚤起乘其夫出門之時

密從傍路隨行。不使之知。因窺其所往。只見徧園之人。無有一人

與之竝立而接談者。後來走到東郭墟墓之間。見有祭墓的人。連乞

討其祭餘酒饌而飲食之。其欲未足。又轉身顧望他處。往而乞之。直

至飽食而後已。這是他酒食的來源。所以能致壓足者。用此道也。其

妻徧得其狀。不勝愧恨。歸家告其妾。其妾曰。良人者我等所仰望。將倚之

以終身者也。乃今為乞可污辱之事。所為如此。我等將何望乎。因與

其妾惡誓。其夫而相哭泣於中庭。其良人尚未知其踪跡之敗露也。

乃施施喜悅自得。從外歸來。以壓足之態。富貴之容。誘示其妻妾焉。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

幾希矣。

齊人乞墻於外而驕其妻妾於家。其妻妾固羞而泣之矣。若由仁義

自守之君子而觀今之人。則今人之所以未富貴利達者。務為卑諂

無所不至。求得則憂愁窮廢。播尾乞憐。志氣蕭然。不勝其小苟得則

志得意滿。驕視或傲。閭里而自視不勝其大。其可賤甚於乞墻而莫

之覺也。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幾希矣。豈不可恥之其哉。此君

子立身所以深明義利之辨。充平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尚當

以齊人為鑒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一

說

論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鍾子重  
附較閱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愛

怨慕二字包盡一章之意

萬章是孟子的門人往于田是往于田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

于旻天是呼天而泣怨是怨已慕是慕親兩字相因怨已之不得乎

親思慕而必欲得之也不止是思慕欲得親

萬章問說古稱大孝莫如虞舜然聞舜耕歷山的時節每往田間便

呼旻天而號泣夫人情必至於抑鬱無聊莫可控制故乃有號泣而呼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之二十一

一

天者不知舜處父母之間却道等號泣何為其然也孟子說孝子之

事親幸而安常處順固是天倫之至樂然不幸而偶值其變則其情

亦有大不得已者舜惟不得於父母其怨艾之深而思慕之切無與

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所謂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我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是弟子弟子于父母亦言辭言呼父母

而泣也怨是無怨之親其字即是我何哉是自其不知已有

何罪非怨父母也孟子曰怨慕萬章不知為怨不得其親而思慕

是怨親故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如此則見其怨已之不得親而思

慕而非怨其親矣

萬章不喻其旨而疑其有怨於父母故又問曰嘗聞人子之事親也

見父母愛他便欣欣喜樂常有於心而不忘就是父母惡他加以勞

苦之事也起敬起孝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這纔是孝子若以號泣

旻天為怨慕則舜之於親猶不免有所怨乎孟子曰非也昔者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聞命矣若呼旻天父母而泣則吾

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聖人至孝之心非爾所能知也吾推公

明高之意以為子之於親本有不可解之天性而適當其變則自有

不容已之至情若但忽然無慈嗒不動意薄亦甚矣曾謂孝子而若

是乎吾想舜之存心只要得親之愛我今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之

常事而已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我孝道有虧誠意未至不知我有

何罪以至於此負罪引愆日久惟思維其所以得罪之故而不可得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之二十一

二

皇皇無情而不容釋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號泣也我所謂怨慕者

蓋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而必欲得之竟怨父母哉若怨親則又

何慕耶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

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是堯堯使九子事舜以為陳二女是娥皇女英堯以二女妻舜百

官只是有司備是備其事是奉事就之是就舜而悅之胥字解做皆

字還是移以與之胥天下而遷之是把天下盡皆與之蓋遷位而禪

之也順是愛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憂愁若窮困之人無所歸在官其

怨慕迫切之甚也此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下條則又推

其心以解之

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時為然當四岳咸薦之初大禹升階之



日帝堯將歷試諸艱乃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治外何如二女妻  
 之以觀其治內何如凡百官有司牛羊倉廩莫不備具以奉事舜於  
 畝政之中其際遇之非常如此那時天下之士翕然何慕都來歸舜  
 始而所居成聚繼而成邑成都其人心之歸服如此帝堯見舜果有  
 盛德且將欲盡天下而移以與之使踐天子之位其帝心之簡在又  
 如此夫舜以匹夫之微一旦而享富貴尊榮之極奈何如其樂者乃  
 惟不得順於父母其戚戚皇皇情不可以自遠身不得以自安心不  
 得以自釋就如窮困之人無所歸往的一般蓋以不得乎親不可以  
 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既不可以為人子則此身無所依歸與  
 窮人何異其怨慕迫切之情豈有不能自解者矣  
 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  
 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  
 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天  
 母可以解憂  
 欲是貪大悅之言為人所悅即所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好色便是  
 二女事之富貴即指天下而選之上文是說舜之貧事此又孟仲  
 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  
 舜起賦畝之中而處富貴尊榮之極乃其怨慕迫切如窮人無所歸  
 者舜之心何心哉益親親為重則視外物為輕見可憂之在此則不  
 可樂之在彼耳夫天下之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欲也舜乃視之如  
 草芥而不足以解憂好色是人之所欲也舜以帝堯二女為妻其樂  
 至矣而亦不足以解憂富是人之所欲舜有天下之大其富極矣而  
 亦不足以解憂貴是人之所欲舜居天子之位其貴無以加矣而亦  
 不足以解憂夫天下之悅我美色事我至富至貴加我都無足以解

其憂者則必如何而後可以自解乎惟能論親於正道得親之歡心  
 親於我無所怨我於親無所違必如是然後可以解憂此舜之心也  
 正所謂怨慕者然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  
 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慕是思慕人是常人少是年少艾是美好不得於若是失意於君熱  
 中是躁急心熱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  
 慕可知矣非止到五十而止也上言舜不以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  
 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此則因贊其異於眾人如此也五十而慕  
 是證其終身慕處  
 舜之心不見外物之可欲而惟知父母之當順其為大孝是皆常人  
 之所能及哉大凡人生少時情實未開其良知良能止知道是慕著  
 父母依依念念不忍相離是孝一無偽之心不為他念所奪此系  
 性之自然也及其知好色則慕少艾既壯而有妻子則務  
 其心以慕妻子及出而求仕則務其心以慕君或不得於君而遭際  
 不偶便躁急心熱而此心又移於功名得失之際矣是常人之情固  
 物有遷而無所盡孝之道也惟是大孝的人自少至老終身只慕父  
 母那孩提愛親的本心始終如一情欲不能為之奪窮達不能為之  
 變此孝之所以為大而超出尋常萬萬也我觀於古惟大舜為然蓋  
 舜自徵庸之後攝政之時年已五十矣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  
 不以老而衰惟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愛慕其親猶  
 如一日五十而慕者子惟於大舜見之矣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非  
 舜其誰與歸此舜之怨慕所以為能盡其性而為人倫之至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



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朱子詩是齊風南山之篇告是稟命信是誠載如此詩之言也至其如舜謂能盡道空莫如舜也對是仇怨以對父母非于怨父母也如告則不果娶亦徒為父母所仇怨耳章引

萬章問於孟子說婦娶入道之常然未有不稟命於父母者詩國風南山之篇有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而後取娶賦如詩之所言則能盡此禮者空莫如舜舜乃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而後娶者理之常也而舜之所處則人倫之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殺舜則為父母所阻而不得娶矣夫娶而男女居室者人之大倫不可廢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又生一場悖性而徒見怨於父母

也與其告而廢大倫以對父母若以權行之既免於廢大倫且不至對父母是亦所以為孝而已是以不告也章引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君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是堯以女為人妻曰妻告是相告禮娶須五禮父母先將以禮相告也帝亦至妻也作一句焉乃語助漢字帝堯知舜大孝故每至

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章引萬章又問說舜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夫子之命而知其為禮之權矣當時帝堯以女妻舜據人情之常亦當告於舜之父而後之知乃亦不告而妻舜是何意也孟子說欲妻其子當通言於其父帝堯豈不知此但舜之親既有告舜之心則妻以二女必其心之所不欲也若告則必有違背父母之違言一出則舜便不敢就而帝亦

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於強之而竟至於不得妻之去矣知其事必至於此故可妻則妻以君上之法治之不必問其親之知與不知耳此所以不告而娶也亦

後可以常禮樂律之哉章引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舜腰斧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謀蓋都君成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謬陶思君樹怙舜曰惟茲臣庶浚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是治廩是倉指是去階是梯使舜登廩而拚去其梯焚燒其廩也浚井是穿井出是舜已出拚是蓋象是舜異母弟謀是謀蓋是象井都君舜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成是皆績是功干是履戈是儀琴是舜所彈五弦琴張是確弓二嫂是娥皇女英棧是牀也治牀欲以為妻也往入舜宮是欲分取所有鬱陶是憂思鬱結怙悞

是憂懼之色鬱陶思君爾一句怙悞一句言思君之甚故求見也如此云終不免於怙悞茲此也臣庶謂其百官治其臣庶亦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莫何也象憂亦憂是伴象喜亦喜觀重在下句章引

萬章又問說舜與父母之難固于道之所難乃其處兄弟之節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說舜之父母聽小子象之言每每設計害舜一日使舜塗治倉廩舜腰不知其已下撤去梯子縱火焚之幸得不死又使舜掘井舜腰不知其已出從而拚蓋其非象只道舜已斃井出自謂得計乃誇說今日謀蓋都君於井中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之物我當與父母共之若牛羊若倉廩皆以歸之父母若干戈若我自用之二嫂娥皇女英則使治我棲臥之榻送往入舜宮欲分取所有

不意舜已先至其官在牀彈琴蓋既出則潛歸其官也象既見象無

不意舜已先至其官在牀彈琴蓋既出則潛歸其官也象既見象無

辭可解乃假意就第因恩見之甚氣結而不得伸故來也雖如此  
偽言而其色終不免於怏怏焉辭乃喜而謂之曰惟茲臣庶其代  
予看視之夫象欲殺舜舜不以爲怨而反喜之如此意者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孟子說家庭之亂其事易見而況焚廬葺井之謀其迹  
甚彰豈以舜之大智而不知也但見象之憂則已亦憐然而愛見  
象之喜則已亦欣然而喜聖人之心只是重天親而忘私忿但有愛  
弟之心常在故兄弟相見至情自有所不能已從前之事雖即已化  
了也朱子

曰然則舜倍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  
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愆然而遊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欲  
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七

信而喜之奚僞稱  
僞是詐僞校人是主池沼小吏圍圉是困而未舒之貌洋洋是稱  
悠然是順適的意思是適去方亦道也則是象被故君子可欺以  
其方也說而子產事在其中誠是實心惟信之故實欺之也  
萬章猶未達故又問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而猶喜焉然則是僞喜  
者與孟子曰非僞也聖人之心純一無僞觀子產之事亦可知矣昔  
者有人以生魚饋鄭子產子產不忍殺其生使校人畜之池校人  
乃私自烹而食之設辭復命於子產說乃魚之始舍於池也圍圉是  
困頓而未舒少則洋洋焉而後縮久之遂悠然而自得而竟遊乎水  
信其言而幸魚之得生乃欺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謂人  
說誰謂子產爲智人彼使表畜魚子產烹而食之矣假以放魚復命  
而彼遂信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易欺若此焉得爲智出此一事

觀之故凡君子雖有先見之明而或以理之所有事亦問爲所欺也  
理之所無者則必不爲所問耳彼象以愛兄之道來而謂其鬱陶思  
君爾弟原有思見鬱陶之理此正欺之以理之所有者亦如校人之  
欺子產也舜愛弟之心誠而不知其僞故實心信而喜之夫何僞之  
有若有僞則不足爲聖人矣可見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此子問  
微是他合下渾全都無入闕此所以爲天理人倫之至也朱子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

此章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仁之至義之盡  
也吳氏  
象日以殺舜爲事是一心只要害舜放是安置一友使不得他得封  
是封爲一國之君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說  
以爲放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八

萬章問說象日每以殺舜爲事既欲焚之於廩上又欲蓋之於井中  
必欲置舜於死此其爲舜之深仇世之大惡而舜既爲天子所宜以  
爲誅者也乃僅止於放逐安置一方何其輕也孟子說兄弟者天性  
之親聖人者人倫之至弟雖有害兄之意而舜則不失愛弟之心當  
時處象於有庠乃分豕豚土封建爲一國之君或有不知而誤謂之  
放其實舜之處象原非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異罪焉仁  
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滅慈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  
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道之遠去共工是官名家恭滔天足以惑衆幽州是北齊之地驩兜是人名與共工比周爲黨崇山是南裔之山按是殺其君三苗是國名負固不服二危是西裔之地源是拘囚困苦之猶云既死耳驩是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羽山是東裔之山罪是活字猶云四誅也服是服其用刑之當罪即下文誅不仁也有廩是封象圖名藏怒是藏匿其怒宿怨是留蓄其怨怨深於怨親之是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是欲得遂所欲富之是也雙林棧其  
萬章又問說古問聖人治天下不以私情害公法當舜之時若共工驩兜三苗伯鯀天下所謂四凶也舜於共工則流之幽州於驩兜則放之崇山於三苗則殺之三危於伯鯀則殛之羽山非此四凶而天下咸服者正以所誅者皆不仁之人而刑當其罪故也象之凶惡不仁極矣即與四凶同罪何不可巧封於有庠彼既將殺其兄又何有仁焉留學堂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之二十一 九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吏是官屬彼民是有庠之民來是來朝親雖然又是一轉源源是若水之相繼貢是諸侯朝貢之期政是政事不及貢以政相連凡諸侯朝於天子皆有政朝於京師則連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衡等事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言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常得無事煩見之蓋古書之辭此之謂正以其欲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也引此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也本  
萬章又問孟子說如夫丁之言則舜之封象明矣敢問或人不謂之其而謂之放豈是何也孟子說舜之待象不獨有親愛之心而尤有善處之術任其用心深遠或人未能測識耳蓋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能有所作爲於其國凡國中的政務則天子自命官屬爲之代理但使百姓出辦賦稅以供其費用而已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舜之處象如此則既不夫吾親愛之心而彼亦豈得虐有庠之民哉雖然舜之爲此其意不在於使象不得虐民也蓋其親愛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使吏代之治國使彼得源源而來也向使煩以國事則彼亦安得源源而來而無事煩見乎故古書云舜不及諸侯朝見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政此源源而來之謂也可見聖人以公心治天下未嘗以愛弟之故示人以私以厚道放天下亦未嘗以彼弟之故自處於薄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直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舜般亦北面而朝之舜見堯禮其容有矜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征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遊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此章自堯老而舜攝也。至是二天子矣。是說舜無臣堯之理。昔天下至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堯之理。至木段引賦載見詩費一條，又特添成丘蒙所述，父不得而予之，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也。引

成丘蒙是孟子弟子語。是古說。堯是祖。堯不自安。及及是危殆的意。思古人倫非亂。天下將危也。齊東是齊國之東。堯老是不治事攝。是居攝而行其事。此一句最有力量。言堯在時，舜未嘗仰天子位也。堯是虞書篇名。放勳是堯祖。落是死。魂氣往爲形體。魂氣爲百姓。是歲內百姓。如喪考妣。是如喪父母。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考。

四書本義集註 下五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也言其德行已成也。堯之官。堯也。堯於考故也。是止留是靜入。代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八音不作。哀思甚也。二天子言放勳。是天下爲服三年喪。坐定是天子而舜又爲天子。是二個天子。象又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證之。明舜無仰天子位之事也。成丘蒙問於孟子說。管仲古語有云：盛德之士。雖至尊如君。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爲臣。至親如父。苟無其德。不得而以之爲子。夫舜惟。有聖人之德。一旦居天子之位。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志贊。腹亦北面而朝之。那時舜望見管仲朝已。其容貌甚足。雖不自矣。孔子有賦於此。其因歎息。當此之暇。君失其所以爲君。父失其所。以爲父。紀綱紊亂。天下蓋岌岌乎其危哉。此等言語。不讓果有其事。否也。孟子曰：無是事也。此等無稽之言。斷不出於君子之口。必是齊東野人。目不睹禮義之行。耳不聞典訓之言。乃有此說耳。豈可以之。

誣聖人也。蓋堯之舉舜。舜之代堯。乃是堯既老而倦於勤。而命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仰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此五言。有謬也。虞書堯典上說。舜攝位二十有八年。堯乃落。而終國中。百姓勤堯之。如喪父母。一般。三年之閉。四海遊密。音樂。前密如。一不復聞。有八音。其思慕之深如此。孔子亦嘗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據孔子之言。以斷堯與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仰天子之位。是則堯爲君而舜則臣也。若堯未崩之時。舜既爲天子矣。今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行三年之喪。則是舜是一天子。堯又是一天子。而有一二天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乎。然則堯在時。舜未嘗仰位也。明矣。既未即位。又何爲有臣堯之理。亦既無臣堯之理。則其無臣父之理。亦可見矣。說

成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豈敢問管仲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勢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是不以堯爲臣。謂是小雅北山之篇。是復率是循循土之。道。漢海之內也。賢勞是以爲賢才而勞苦。文是官辭。是謂意是已。志是詩人之志。逆是前去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照候詩人之志。來如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其至否。遲遲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得志是得詩人之心。如以辭而已矣。是拘泥其辭。而不求其志。雲漢是大雅篇。各不是獨立之貌。道是道。說

四書本義集註 下五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成丘蒙又問說舜無臣堯之理。則我既得聞命矣。其不臣管仲則

尚有可疑者北山之詩有三皆天之下無八地非王土澤上之清無一民非王臣舜既為天子矣則管嘏亦王臣中人耳乃獨不謂之臣此何說耶孟子曰是詩也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當時大夫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也詩人之意若曰此莫非王事也天下之人皆王臣則當皆服此王事何獨我賢才而使之勞苦乎故凡說詩之法不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不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志惟當虛心平氣以我讀者之意迎取作者之志優游玩味徐觀其立言之本旨所向何如然後可以得其志而與之相合焉若但拘泥其辭而已矣而不求其志則大雅雲漢之詩有云周遭饑饉之餘黎民無子然遺服者信如此詩之旨是周之民與無遺種矣豈知其志特在於憂民而非真無遺民也然則北山之詩豈謂莫非王臣而天子可臣其父哉

四書本義集註 下五 卷之二十一

孝子之至莫大乎舜親舜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母之至也以下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至是至極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之至乃所以得之也尊親以名言養親以實言詩是大雅下武之篇永言是長言不忘則其法則上節是破其引詩之謬以見莫非王臣之言非天子可臣父之說此節則見舜為天子正所以為舜養其親之至非謂可以臣其親也 有疑

且子亦未知舜為天子正舜之為至孝者乎蓋人子能事父母之孝可以言孝然或分有所限本可言至也若論孝子之至則莫大乎舜顯其親而分得以自便這纒叫做孝子之至彼身為諸侯大夫顯其親為諸侯大夫之父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然未可謂尊親之至也若論尊親之至則莫大乎以天下養而勢莫與之並

道纒叫尊親之至今舜母為天子則尊養為天子之父是舉天下之名分無復有如其尊此尊之極至者也富有四海而養管嘏以下之奉是舉天下之供奉無復可加其養此養之極至者也尊養兼至正舜之所以至孝而可為法於天下者也詩曰人能長念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謂也然則豈有臣父之理乎 有疑

書曰祗載見替嚳變齊梁替嚳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其是大禹謨篇祗是敬載是事變齊梁是敬慎恐懼之親允是信若是順祗載句見替嚳變齊梁句替嚳亦允若通連二句此一條又特鑿成自家所述父不得而子之非

夫舜固無臣父之事而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有說也書經大禹謨說舜敬事替嚳毋去進見必慈愛然致齊莊之容作戰栗之色無一念不虔無一時或息由是積誠之所感格替嚳亦遂化其頑而為慈心以之孚意以之順矣夫父為子綱父能立教子從而化理之常也今替嚳不能以不善及舜而反見化於舜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如此是豈可臣其父之謂哉所謂君不得而臣則此亦可以類推矣

四書本義集註 下五 卷之二十一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章天字以主宰言聖人授受之際無非天也而又并民言者天人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八載固天也至於朝覲祿獻讓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而以人極天天與人一也故此章眼目全在一天字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在章末引泰誓一風萬章之間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

萬章問說人皆言堯有天下求可以禪帝位者惟舜有聖德因堯天

下而授之舜果有其一事乎孟子曰無是理也蓋天下者天下之大下  
非一人之私有也為天子者安得徇一己之私而輕以與人哉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萬章曰既非堯與然則舜有天下果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也蓋天  
者至大而無外至公而無私也故能以天下與舜竟不過承順上天  
之命耳豈得而專之哉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然詳切之貌命是教命也  
萬章曰天與之者果能諄諄然命之乎然則何所據而見天之與舜  
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五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其所以措之天下者歸其行之  
於身者也付其出乎身而行也付其加乎民言事也本末之分耳示  
是示以與之之意

孟子曰天豈能以言命人哉夫天雖不言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  
之措諸天下者示以與之之意而已豈待諄諄然以言命之乎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  
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若堯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薦是為舉薦舜於天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暴是顯揚天遠而  
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喻不在我故云薦之也  
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

之也

萬章又問說天之所以示舜在於行與事者其實如之何孟子說欲  
知天之所以示舜但觀舜之得天可見矣蓋人之才德有可托以天  
下者天子能舉而薦之於天天然天意之從違未可知也不能使天必  
與之天下正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取  
必於天子使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其可任一國之事而不能  
不能取必於諸侯使與之大夫蓋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使  
有行焉天或違之有事焉天或拂之入雖薦之如天何哉昔者堯薦  
舜於天使之攝行大事而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天受之暴舜於民使  
之歷試諸難而舜之行事合於民而民受之仰此天人所受之處是  
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以與之之意也所以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  
而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六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  
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使之主祭是主天地山川之祭百神享之是百神皆欲其祀使之主  
事如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事安是安於其化此節是言舜之得天  
也

萬章問說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敢問其事如  
何孟子曰使之主祭是薦之於天也而舜精誠之所感乎幽無不格  
百神皆欲其祀而享之這便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是暴之於民也  
而舜德意之所注措乎無不治百姓皆被其化而安之這便是民受  
之也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民與之也天與之尺與之皆天  
意所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所以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復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若堯之宮道堯之子是豈也非天與也

避是避南河在冀州之南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去者前此百官聽於冢宰故也朝覲是人臣見君之通稱訟獄是獄不決而訟之謂訟是歌頌功德長聲為歌短聲為謠謠歌非至舜面前謂歌也只是草野間歌舜之德耳過是過道上節言舜之得天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三句又言其所以得天堯堯崩以下又即舜為人心所歸以見其得天也故曰天也應堯首天與之句言故曰舜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存疑

天心與舜不特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為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七

與自有攝政之久與其進於民心之歸者觀之亦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也舜之輔相堯得君行政至於二十八年。在相位最久施澤於民最深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歷數有歸天實為之也至於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以天位之難與而誠心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只要丹朱能嗣帝堯之業其心安矣然天下諸侯凡執費而朝覲的不去朝見丹朱而皆來朝見於舜凡訟獄不平的不起趨丹朱而皆來趨於舜凡謳歌功德的不去頌美丹朱而皆來頌美乎舜此民心之所歸非人之所能使也故曰天與之也夫舜為民心所歸避之有不得然後自河南往中國踐天子位焉無非承天之意而已向使堯崩之後即竟居處於堯之宮道堯之子乃是篡君之位而據之耳豈得謂天與之哉 直解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此之謂也

泰誓是尚書篇名自是從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此之謂也謂泰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則為天所與之意也此再中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之意以結上文 象引

夫即舜民心之所歸便知為天之心之所與此非無徵之言也嘗觀泰誓篇有云天未嘗有目以視而無所不見但從我民眾目所視以為視其未嘗有耳以聽而無所不聞但從我民眾耳所聽以為聽其書之所言如此可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民心所歸實非天意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意也然則舜有天下天之所以寄視聽於民者審矣豈待堯之與之哉堯不能以天下與舜蓋見矣 直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歸於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此章言聖人之與賢與子皆出於天而無一毫私意也 楊城箕山之陰都是地名啓是禹之子益是禹之相此天字全是天意之天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天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言天與子之事 萬章問曰人有言云堯舜德盛故以天下為公不傳於子而傳於賢至於禹而德衰故以天下為私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果有是事否孟子說人以德衰讓禹此言非是禹之心殆不然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亦不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欲與賢也則聽天以與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六



賢者舜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假此以要萬世之名哉天德與子也則聽天以與子禹何嘗容心於其間而欲性此為一己之利哉蓋與賢與子莫非天意也何以見之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以為相十有七年追舜崩三年之喪既畢禹因舜有子在乃遠避於陽城之地乃天下之民皆歸心於禹而舜然從之就與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的一般民之歸禹如此則天之與賢也可知矣至禹益之時則與此不同也禹亦嘗薦益於天任以為相者七年追禹崩三年之喪既畢亦因禹有子在亦遠避於箕山之陰但天下臣民朝覲訟獄的不往歸益而來歸舜說降乃吾君之子也謂歌的亦不謂歌益而謂歌降說降乃吾君之子也民之歸舜如此則天之與子可知矣

丹朱是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薄歲月有近遠無非是命天之命必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亦無非是命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至便是命乃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或與為亦有分辨為在先或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

然當時民心所以歸舜而不歸益者此皆氣數之所使然天之所為也何也蓋堯之子丹朱其德不類於堯舜之子商均其德亦不類於舜民心既已不服矣而舜之相堯二十有八年禹之相舜十有七年其歷年既多施恩澤於民故久此民之所以不歸堯舜之子而歸舜禹也若啓之賢則能以敬德相承嗣守禹之典則民心之歸服既有素矣而益之相禹僅僅七年其德澤施於民者又非如舜禹之久而

此民所以不歸益而歸啓也夫均之為相而舜禹之歷年俱多益之歷年獨少其久近相去如此均之為子而堯舜之子獨不肖禹之子獨賢其相去又如此是皆冥冥之中有為之主宰者一天之所為而已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蓋凡事有待於經營而成者皆屬人為惟是因物賦物非人力所為而自為乎奪去就冥冥之中然有主張此理之自然而不可測者故曰天也凡事有可以希望而得者皆屬人力惟是與生俱生非人力所至而自至窮通得失棄受之初自有分量則其數之一定而不可移者故曰命也然則舜禹之有天下固天命之不可不有天下亦天命聖人一惟聽天命而順受之耳豈能容心於其間哉



推明之

益之不有天下固由於天而自古聖人不有天下者則非獨一益為然也蓋凡起匹夫之微至於登帝位而有天下者非是說德為聖人而即可以有天下也必德如舜而又有天子如堯者以薦之必德如禹而又有天子如舜者以薦之然後能有天下使徒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薦安能以匹夫而遂有天下哉所以天縱大聖如仲尼者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之薦終不有天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也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是繼先世之統

觀仲尼之事則知有德又有薦者方可以有天下然亦有不盡然者

蓋天命固不輕以予人亦不輕以奪人故凡繼先世之統而有天下

四書本義集說

下益卷之二十一

三

者非是說德不如舜禹而天遂廢之也其先世昔有大功德於民者自絕於天而為天心之所棄者必大惡如桀紂者也非桀紂則天亦不輕廢之也如夏啓太甲成王其德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然皆能嗣守先世之業則天亦不能廢予而立賢奪此以與彼也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遇兩君之賢終不有天下是益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亦天也夫以伊尹周公之聖而不有天下其何疑於益以太甲成王之為君皆足以繼世又何疑於禹此類以觀而天

之所以與予之意見矣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

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外內仲壬皆成湯的于太丁帝也太甲是

太丁之子顛覆是壞亂典刑是常法故是安置桐是湯墓所在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艾字解

作治字蓋斬絕自新之意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訓是教成歸

是迎歸毫是湯所都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

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言之伊尹有聖人之德輔相成湯伐夏救民

以王於天下道成湯既崩太丁未立而從其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不久於是太丁之子太甲立焉太甲既立又不能率乃烈祖

故行把成湯所建立的典章法度都壞亂了伊尹乃因諒陰之制安

置太甲於桐宮者有三年欲其顧心祖之墓而與思也太甲果能翻

然悔悟自怨以示懲創之意自艾以加克治之功居桐之日果能去

其不仁之習而自處於仁改其不義之行而能遷於義三年之閒一

唯伊尹教戒之言是聽是從也伊尹乃復自桐宮而迎歸於亳都奉

之以君天下而繼成湯之統焉此伊尹之所以不有天下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周公之所以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克成周家之績猶益之

於夏有啓足以嗣夏而不廢也猶伊尹之於殷有太甲足以嗣殷而

不廢也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是授義者事之空一也謂均於奉天命也

以此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聖人亦惟奉天命而已

矣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問諸孔子說唐虞之世堯禪舜舜禪禹以天

下為公而不私其子夏后殷周之盛啓繼禹太甲繼湯成王繼文武

以天下為家而不必與賢或禪或繼其迹雖若不同然禪者非以揖

讓為名繼者非以世及為利天命所向人心所歸義在於與賢則賢是禪位固理之所宜也義在於與子則與子是繼世亦理之所宜也聖人亦惟奉天所命初不容私於其別焉其義則一也然則則馬之德衰而有意於傳子者為足以知此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此章言聖賢不枉道以求容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傳即其窮若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事曰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割烹要湯之事也宋二節又只是上文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不足以破割烹之說而言其所引以伐夏救民處則足以見其無割烹要湯之事矣

四書本義集覽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三

伊尹

萬章問說人有言伊尹未遇時德次見湯而無由乃投托湯祀有禱氏作為膳臣負鼎俎之器執割烹之役以此要求而見幸於湯遂說湯伐夏救民以成王業果有此事乎曠國之時人不知有禮義之說汲汲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在已辱身有所不顧乃敢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故萬章疑而問之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車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不是語辭如書經都命呼嘯之類不然則是明白不是也若是國俗樂是語其詞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堯舜之道是堯舜相傳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飲明又思德恭

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來道義兼體用而言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互古窮今以一循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有合一時之宜及接以古道則有不合處說按以義又探以道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祿之猶言官之爵之之例繫馬謂所繫之馬馬必用繫繫是四疋千駟四千疋也介與草芥之芥同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孟子說否此非伊尹之所為也蓋凡出而大有作為的人其窮居必有大涵養伊尹當未仕時躬耕於有莘之野誦詩讀書而樂堯舜之道焉蓋堯舜之道遠則可以兼善天下窮則可以獨善其身伊尹居

飲飲之中其心思所向只是把堯舜之道欣慕而愛樂之其他嗜好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故大而辭受之簡只看道義上何如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就是祿之以天下之實亦却之而非視繫馬于車之變亦鄙之而弗視蓋其心唯知有堯舜之道千駟萬鍾亦不足為之加損也小而取予之微也只看道義上何如使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就是一介與人亦不肯失之傷惠一介取於人亦不肯失之傷廉蓋其心唯知有堯舜之道一介取予亦不肯輕易所守也夫伊尹樂堯舜之道至於辭受取予之間一無所苟如此則其律已之嚴自耕莘之時而已然矣

四書本義集覽

下孟卷之二十一

四

伊尹

湯使人以幣聘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飲飲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唯是辭辭聘是徵召召是無欲自得之說

商湯聞其賢名使人執幣帛以聘之遂致以有禮亦可應名而  
出矣乃伊尹抱道自高器器然說我何用湯之聘幣為哉一受其聘  
則食人之食使當愛人之憂豈若我處賦畝之中讀詩讀書而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蓋志在天下者聖人民胞物與之本心而器器自得  
者則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從人之義也夫湯以幣聘而伊尹  
猶不肯輕出如此五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賦畝之中出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  
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是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  
誦說向慕之而已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使  
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存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註

伊尹

伊尹以道自繫固不輕於應聘而成湯敬重伊尹必欲致之不以一  
聘而遂也乃三次使人往聘之可謂誠矣既而幡然改其不往之  
心說我今處賦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非不充然其有得然法讀賦畝  
慕之而已豈若見可而進相時而動上焉以堯舜之道致其君而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下焉以堯舜之道澤其民而使是民為堯舜之  
民哉致堯舜之道於君民是堯舜之道見於行事之實也與其心自  
慕之而徒誦讀詩書之空言豈若吾身親行之而復見堯舜於今日  
哉夫其應湯之聘必有待於三往之勤而其用世之心又必欲觀見  
堯舜之盛則其自待者至不苟矣若論堯舜君民之心則自欲觀也  
論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洞然於懷也家引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今人知到此事講解此  
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有箇見解如大德  
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中央而  
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覺之人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搖撼  
其未覺者亦使知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所增加適  
一般耳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非予覺之而誰言既為先覺  
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  
地位自然住不得廣源輔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註

伊尹

伊尹應湯之聘而必欲親見其道之行者為何惟有見於其實之不  
空辭耳其意說大生此民稟性雖無不同而知覺則有先後蓋其  
當然者謂之知悟其所以然者謂之覺而有生於衆人之中而獨  
獨先的這叫做先知先覺天生此先知的人非使之獨知此理也  
其啓迪後知使同歸於知而後已也天生此先覺的人非使之獨  
此理正欲其開悟後覺使同歸於覺而後已也今我於天生此民之  
中乃先覺者也予幸為天民之先覺則予將以斯道之所固有覺斯  
民之所未覺者也是天意有在予不得而辭矣使非我有以覺之則  
誰與任其責哉既不能委其責於人則不能不任其責於我矣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家引

思是設心思念被堯舜之澤是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自任以天下  
之重如此言其志在天下而不在一身之富貴故知其必無別要  
湯之事也日湯使人以幣聘之至此節同是此一家引

伊尹此言觀之蓋其誠心正以天下之民皆吾同胞之民也天下  
之事皆吾分內之事也我為上天所厚生民所望當使天下之民皆

遂生復性而各得其所也。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由已不能以道濟之，就如我推而納之溝中的一般，其心惻然不忍，不得不汲汲乎往救之矣。夫其以一世民物為己責，而以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以急於救民，見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有大不忍者，於是感三聘之勤，始就湯而說之，以伐夏而救無辜之民。焉正欲使斯民皆被堯舜之澤，而在己無負先覺之責也。蓋伊尹之抱負如此，則烹要湯必無是事也。蒙引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枉己是枉道以求合，辱己是辱身以干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遠是隱避，處身遠是仕者，近是求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於其國者言，有四節或字當作四性，皆以聖人言。四書本義集說

聖人泛指歸是，要歸潔其身是不污已，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此方說出存疑。下孟卷之二

伊尹伐夏救民，欲使天下之民皆被堯舜之澤者，所謂正天下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已身先正，然後可以正人。吾未聞枉道以求合已不正而能正人之不正者也。况於辱己以干進，則不止於枉己欲正天下，則不止於正人使伊尹而割烹要湯，辱己甚矣。豈能堯舜君民而成正天下之業乎。然人之所以致疑於伊者，徒泥其近君之迹，遂議其行之未潔耳。不知聖人之行不能以盡同也。或遠而隱，或近而仕，或仕而不合則去，或仕而合則不去，其不同如此。然必可近則近，不可近則遠，通耳。而何有輕身以謀利，也可以止則止，不可止則決去耳。而何必吝情於去留也。總之歸於潔身無枉已辱己之事而已矣。若因伊尹之得行其道而遂以割烹之事誣之，則是聖人而有

辱身之行何足以為聖人哉。直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以堯舜之道要湯，即上文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致湯三使往聘之也。非實以是要之，此蓋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新安陳氏

然伊尹處賦畝之中，一旦居阿衡之位，誠亦非無因而自致者。但其所以致此，乃因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成湯慕之，故伊尹未嘗有求於湯，而湯不能不有求於伊尹。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是伊尹之要湯，吾聞其要以堯舜之道而已。若謂割烹要湯，非吾之所聞也。直解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伊訓是商書篇名，造字載字，都解作始字。朕我也，毫是殷都。此伊尹自言，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宋子

商書伊訓篇載伊尹自言天誅夏桀，始攻於牧官之地，由我輔佐成湯，始其事於毫也。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在重之意，則不肯枉道自所以要君必矣。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哉。直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癡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此章言君子以禮進退也。凡三節，第一節即孔子之不主於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癡疽侍人之理。第二節即孔子之當厄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事之時，必無主癡疽侍人之事。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癡疽侍人，若主癡疽侍人，便不為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蒙引

侍齊姓環名衛君齊君之所近也。好事則言出事之人。萬章問說或謂孔子至衛因陽治癰疽的人得近於衛君乃即館於其家及至於齊因侍人名瘠環的得近於齊君乃即館於其家。言當析諸理論人當考其素行有大聖如孔子而肯主非其人者。此言大謬不然也。為此言者多由一般好事的人欲假借聖人之事以自掩其私。駕造此不根之言以眩惑人聽聞而已。知道之君子豈可為其所惑哉。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一 三

命以氣教言自有命是對彌子言之。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願以命也。進以禮是揖讓辭遜退以義是剛決果斷。得不得當申上進退能無義無命。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  
孔子於衛買主於衛之賢大夫曰顏雝由者。將衛之幸臣。彌子者其妻與子路之妻為兄弟之親。則對子路說。孔子欲得位而行道。若舍顏雝由而主我當薦之於君。使得大用。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遂以彌子之言告於孔子。孔子說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彌子安能使我得用於衛。而我亦何必主於其家乎。觀孔子平日凡有進也必從容遜而進。以禮不易於進也。凡有退也必果斷剛決而退。以義不難於退也。禮義在我。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爵位之得與不得。一惟聽命於天。口道之將行也。歟命也。吾何急於進哉。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吾何難於退哉。孔子之為孔子。蓋如此。若主癰疽

與侍人瘠環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孔子肯為之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是不樂居其國。桓司馬是宋大夫。向魋是要截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為陳侯周臣是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見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

孔子釋人而主。不特見於處常無事之日。雖造次之時亦有不肯苟者。昔者吾夫子周流列國。常不得志於魯。心中不悅去而適衛。又不得志於衛。心中不悅去而適宋。遇宋司馬桓魋將要殺孔子而殺之。孔子此時只得換了常穿的衣服微行而過宋。去適陳國。當是時孔子在厄難之時。危急存亡之際。以全身遠害為重。若不暇擇而主

矣。猶且主於司城貞子之家。蓋貞子前為宋司城。官其賢。得善聞於宋。後為陳侯周之臣。其賢行又著聞於陳。故託之以為主也。宋以孔子處患難之時。猶不肯輕於所主。如此。况處齊衛無事之時。而肯棄癰疽與侍人瘠環也哉。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是在朝之臣。遠臣是遠方來任之臣。其所為主是為主。人其所主是主於人。此亦即上節而以觀人之法申明之。

夫君子小人其類自別。故取人之道。各以其類觀之。吾聞近臣處於國中。常為人所主者。彼觀近臣之賢否。但觀其所為主的是何等樣人。若為君子。主則亦君子也。若為小人。主則亦小人也。遠臣來自他邦。常主於人者。欲知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的是何等樣人。若主

於人是君子則亦君子也若主於人是小人則亦小人也彼孔子何  
等人也所主必其類也若主於難疽疥癩何足為孔子乎若是則孔  
子必不主於難疽疥癩矣何何疑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  
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此章孟子之辨姑得以所聞者而推論其理諒其無食牛干主之事  
耳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之智士其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  
其仁耳所謂姑取一節者固未暇計其諫之是非也

百里奚是秦大夫自鬻是白賣其身五羊之皮賣身而得者食牛是  
為養牲者食牛也要是干莊則所謂餒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  
與之政也

萬章問說古之賢人若百里奚相秦以成霸業其功名至顯盛矣或  
曰書本義集說

人乃言其進身之始欲往見秦穆公而無資遂自賣其身於秦園養  
牲者之家得其五羊之皮為其家餼生以此資謀求見於穆公穆公  
以為賢遂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不識此語果誠然乎

子說否此言殆非然也為此言者蓋由好事之人喜為不經之論欲  
自掩其汗辱之行而假借古人之名耳豈有百里奚而肯為食牛干  
主之事哉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說皆是國名垂棘屈都是地名垂棘之璧是垂棘之地所出之美  
玉屈產之乘是屈地所生之良馬乘四疋也皆晉國之所寶假道是  
借道晉欲伐虢故以此物借道其寶欲血取虞宮之寶亦虞之賢臣  
諫是諫虞公今勿許此一條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印其事而

斷之存疑

吾於百里奚而諫其無食牛干主之事者何亦觀其平日去就之閒  
而已蓋百里奚雖仕於秦而生長於虞本虞國之人也只因晉人聽  
荀息之計欲伐虢恐道經於虞為虞所阻乃以垂棘所出之璧玉與  
夫屈地所出之良馬行賂於虞以假道因越虞以伐虢實欲先取虢  
而併及於虞也虞公貪受璧馬之賂而不顧亡國之患是時虞臣宮  
之奇以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言諫虞公諫而不聽以其族有百里  
奚見晉人之計已成虞公之昏難悟以為空言何備遂不諫而去之  
奈此其去虞從秦之由如此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  
為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

西書本義集說

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成其君是成就其君之霸業自好是自愛其身之人自知虞公之不  
可諫至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皆以首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此意  
言奚之智有如此必知自鬻之為非矣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  
謂賢者為之乎凡兩段則重在下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  
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其賢又如此則必不肯為自鬻之事矣此蓋  
反覆辨其智且賢以明其無食牛干主之事也智以所知言賢以所  
為言

夫百里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所據矣姑以所聞大槩而推論其理  
斷其必無自鬻要君之事也蓋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當其  
時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非少年不更事者比曾不知以食牛

千秦穆公之爲汙也尚可謂老成有智慮者乎以吾觀之其不諫處  
 公者知其不可諫也遂止而不諫豈可謂不智乎非徒不諫又且去  
 之是知虞公之必亡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之不智也  
 去而入秦又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也而相之又豈可謂之不智乎夫  
 不諫智也先去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爲亦智也百里奚之智如此  
 必知食牛以下主之爲汙矣且其相秦也取威定霸顯其君於天下  
 而其餘休遺烈其可傳於後世保子孫而澤黎民其功業之顯盛如  
 此是豈不賢者之所能爲乎夫既有賢者之事功則必有賢者之志  
 節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若使自賣其身以成就其  
 君此雖鄉黨之常人稍知自愛其身而顧禮義惜廉恥者亦不肯爲  
 此曾謂賢如百里奚而爲此辱身之事乎好事者之言諷亦其矣

堯山 魯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甫全較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  
 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  
 春夏秋冬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朱子  
 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橫是不循法度鄉人是鄉里之常人

思是伯夷自思頑是無知覺資昧昧利也故與廉對廉是有分辨  
 是柔弱不立也目不視惡色二句自其已身動爲處言非其君不事  
 二句以已對人言治則進二句以人之所出處言重下句橫政之所  
 出三句以身之所居言思與鄉人處則推入益細矣當紂之時二句  
 又總證上文之意一節密一節象引

孟子說吾之人有伯夷者以言其持已則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  
 非禮之聲以言其處世則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不事擇民而使非  
 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效用於世世亂則退而獨善其身其視  
 橫政所出之禍橫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於已不忍一朝居也非特  
 橫政橫民所在不忍居自思與鄉里之常人相處如著了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一般惟恐有泥於已亦不忍居也當紂之時正所謂濁世  
 也日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君非其君民

亦其民不亂而無治觀於... 夫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野夫  
孤皆橫民之所止也... 以暴天下之能免為鄉人者幾耶於  
是身遠去避居於北海之濱蓋將待天下之清明而後出苟非其  
時寧避世而無聞矣後世之人聞其遺風不但有識見的有所興起  
即無識無知之輩亦皆化而有廉介之操不但有志氣的知所感奮  
即柔懦不毅之夫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伯夷之行蓋如此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于大民之先覺者也于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彼亮察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

伊尹之言也治亦進亂亦進之謂其所行也天之生斯民  
至覺此民則言所以治亦進亂亦進之意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二 三

凡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足以錐動後世者  
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高至孔子如太和元氣  
之運感又不足以言之也 蘇安陳氏  
古之人有伊尹者嘗自覺而後以仕伊是吾君何所事而非若手游  
可以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民毛遇治世固進而行道以濟世遇  
亂世亦進而操亂以反正其一於進而不必於退者為何其意以為  
天之生此民也將此先知的啓迪後知先覺的啓發後覺而與之共  
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盡人道則我固天民之先覺者我將舉  
其道以覺當世之民其責有不得而諉諸人者矣推其心但是當時  
之民有匹夫匹婦顛連失所不與彼亮察之澤的皆其心之所不忍  
者其痛自責就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一般有不能一日安者矣  
是其求宇宙之大兆民之衆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擔當負荷之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所以治亦進亂亦進者也此伊尹之行  
也 蘇解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  
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進不隱賢是不晦其所長必以其道是必行其志舍所學以徇人便  
是隱賢便是有道相足讓猶云不枉道而必以其道云爾遺佚只是  
不見用阨窮是因不見用而貧窮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是柳下惠  
自言袒裼是露臂裸裎是露身卻是狹陋寬是寬優薄是淺薄敦是  
深厚 趙註

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不必明主雖遇若汙君亦事之而不  
以為恥苟可以居不必尊位雖與他小官亦為之而不必於辭其進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二 三

也不肯賴職以蔽己之賢而必期直道以行己之志雖遺佚不見用  
亦不以為怨雖困不見用而阨窮亦略無所愛其進退之際直率坦  
夷有如此者即至於處鄉里之常人亦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忍去嘗  
自說爾自為爾無與於我我自為我無關於爾雖使袒裼露臂裸裎  
露身在於我側安能玷辱於我哉其言如此故後世之人聞其遺風  
雖狹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寬宏之量雖淺薄之夫亦化而為敦厚之  
行矣柳下惠之行固如此 蘇解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  
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是積米之水接淅是積米已將炊亦不待其炊以手承水取米而  
行蓋欲去之速也遲遲吾行蓋因于路趨行故夫子以此以曉之非  
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此蓋孟子解辭速是去之速久是去之遲處是去而處任是不去處  
任是一去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舉去齊去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  
當其可也朱子

三子之行固各有不同矣若孔子之去齊也固齊魯公托言老不能  
用義不可留時潛米將煠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  
然雖一飯之頃亦有所不能待焉其去魯也固魯定公受女樂不朝  
知其不足與有為而去然不即遽去乃曰遲遲吾行必待膳肉不至  
而後行焉夫去齊如彼其急而去魯如此其緩者何蓋魯乃孔子父  
母之國見幾固當明決用意尤宏忠厚去父母國之道當然其即此  
去齊去魯之兩事觀之可見孔子之處世有不倚於一偏不拘於一  
節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矣即從而速去不俟終日如其可留則又  
不妨於久淹也世莫我知身可以處矣則從而退處若將終身如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四

用我則又不妨於仕進也內無成心而意必盡混行無軌迹而用  
隨時此則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也並解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  
聖之時者也

聖是成德之號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  
之謂也夷惠伊尹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  
處從天理中流出無礙筆跡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渣滓故皆得為聖  
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處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  
到極處故其行為聖之時行發  
孟子既歷其羣聖之事因斷之說大凡行造其極者皆可以為聖然  
非道會其全者未可以言聖之至也觀伯夷以節自高其峻然潔白  
之行已造到清之極處而無纖毫之混濁是伯夷之清出於自然其

聖之清者也伊尹以道自負其毅然擔當之志已造到任之極處一  
無一念之退試是伊尹之任出於自然其聖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  
天下其出於自然與借之度已造到和之極處而無纖毫之乖戾是柳下  
惠之和出於自然其聖之和者也若夫孔子則仕止久速各當其可  
雖與三子之聖同一自然而實則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特出之見  
其清也而不偏於清見其任也而不偏於任見其和也而不偏於和  
隨時處中因事制宜其聖之時者也謂之曰時則三子之行不過四  
時一氣而孔子之道殆如元氣之流行於四時有不得而測其運用  
之妙者矣夫豈三子之可及哉並解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成是樂之一終大成與小成相對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獨  
奏一音為小成並奏八音乃大成樂為大成孔子集大成無所不備  
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且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金是鐘磬  
猶聲其非之聲是引起的意思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而衆音遂作又  
擊一聲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也玉指磬磬是石然其石甚細  
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振是收煞的意思未則以玉振之所  
以收合衆音在裏面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  
則清任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  
玉振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始是始之終  
是終之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條理是條目件項指衆音而言小成  
之樂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為終始大成之樂並奏八音則金為始玉  
為終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鐘鐘引起他然後衆音隨  
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臨了擊一聲特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五

奏一音為小成並奏八音乃大成樂為大成孔子集大成無所不備  
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且與三子比並說時是兼其所長金是鐘磬  
猶聲其非之聲是引起的意思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而衆音遂作又  
擊一聲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也玉指磬磬是石然其石甚細  
且有異聲亦玉類也故謂之玉振是收煞的意思未則以玉振之所  
以收合衆音在裏面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  
則清任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  
玉振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始是始之終  
是終之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條理是條目件項指衆音而言小成  
之樂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為終始大成之樂並奏八音則金為始玉  
為終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鐘鐘引起他然後衆音隨  
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臨了擊一聲特

若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磨而收然衆音曰終條理始終條理本是一件裏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始是知終是行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玉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則在一清一任一和之內如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任和不是三子之小成者亦有始終條理也智者知之所及是知得到聖者德之所就以地言造其極之名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此以樂比孔子知之至行之極聖人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所以學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所得與也

清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雖各造其極然聖矣而未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所長是其總集聖之聖而爲一大聖也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者乎何以謂之集大成樂有衆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終始可以言小成而不可以言大成惟於衆音未作之時而擊鐘以宣其聲俟衆音既闕之時而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於先玉振於後這才是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金玉二音何以能集衆音之大成蓋金玉者衆音之綱紀凡樂之始作先鐘以宣其聲則凡衆音之條理翕然而竝作是金聲也者所以始乎條理也樂終擊磬以收其韻則凡衆音之條理寂然而俱止是玉振之也者所以終乎條理也始終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以爲集大成也孔子集衆音之大成何以異於是哉蓋金聲以始衆音之條理則始無不備猶孔子心通乎道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若何爲清若何爲任若何爲和皆有以見其所當然之則而極其所以然之妙則智以啓作聖之始與金以開音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是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玉振以終衆音之條理則終無

則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六

不全猶孔子物各賦物精粗大小無所不備而各當其可當清則清當任則任當和則和直有以造於成德之境而止於至善之地則聖以要知至之終與玉以收音樂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是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聖兼全而始終之條理俱備此孔子之所以謂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過衆音之小成耳豈能比德於孔子哉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一節亦主孔子言不兼三子而三子之不得爲全者自見於言外上節即樂以喻聖智之全此節即射以喻聖智之所以全二節雖俱兼聖智但上節聖智乎說此節重在智字上三子不是無智只是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練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七

聖智兼全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矣而智以成始聖以成終則聖又由於智夫孔子聖智合一雖無始卒之異然其所以能集三子而成者則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也何以見之彼孔子之智譬如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譬猶射者之力也射者設的於百步之外其發矢而能至於的者乃爾射者之力也其發矢而能中於的者非爾射者之力也巧也唯其巧故有知止之明存於未發之內審固之用著於方射之際是以不期中而自中也知射者之中由於巧則知孔子之聖由於智矣知聖之時者由於智則知聖之備者必其智有不足也力有餘而巧不足此所以難語於時中之聖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此章言聖人爵祿之制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北宮錡是衛人周室猶云周家班是列國周家班列爵祿等威謂師

北宮錡問曰爵祿不能無制度盡制莫備於周室周室紀綱之廢人矣今日爵祿之班想非周制之舊敢問周室之班爵祿貴賤之等厚薄之差其制如何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問其略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八

孟子

孟子曰其制之詳不可得而聞也蓋其詳載於典籍與籍存而後聞度可考也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僭竊名號的以卑而擬尊兼井土地以大而吞小所為僭竊則惡大班爵之制有害於已而去其籍之載夫班爵者所為兼井則惡夫班爵之制有害於已而去其籍之載夫班爵者使上下名分無所稽考因得以紛更變亂而無忌此所以欲聞其詳而不可得也顧其詳雖不可得聞然斷篇殘簡或有遺言老師宿儒或有傳說軻也亦嘗聞其什一於千百而可舉其大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位猶言級也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謂之天子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首公也謂上公九命及二千後斥候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

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男任也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五等通於天下尊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施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士也蓋兼王朝與侯國

言蒙引

以班爵之制言之其大略有通行於天下有單行於國中的自其通行於天下者而言天下之大統於天子公侯伯子男則分理乎庶邦焉故天子之貴自為一位尊無二上天子而下有公一位公之下有侯一位侯之下有伯一位伯之下有子男同一位凡五等此五等通於天下者也自其施於國中者而言一國之中君為至尊而卿大夫士則共理乎國事焉故出命正眾而為一國之所舉戴這是君天子君於王畿公侯伯子男君於列國各自為一位自君而下有卿一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六等施於國中者也此班爵之制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九

孟子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爵之制也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方字帶下猶云正也非謂地方也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可見地方千里其祿於是出焉公侯以下皆然故曰班祿不能是不足的意思不達於天子是不能自達於天子附庸是以國事附於大國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固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以祿之班於天下者言之蓋爵有尊卑故祿有多寡天子舍賦於畿內其制地方千里天子爵為至尊故其地至廣公侯以下則皆食賦

於列國故公侯之地方廣都是百里其田賦之入視天子而殺矣伯之地方廣都是七十其田賦之入視諸侯而殺矣子男之地方廣都是五十其田賦之入視伯而又殺矣自天子以至於子男分田制祿凡有此四等此外更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數者遇凡朝覲聘問等禮不能以姓名自達於天子但附屬於鄰邦諸侯以通其姓名這叫做附庸則其爵愈卑而其祿愈薄矣此制祿之通於天下者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是比受地是所受采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是上士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自天子之制至附庸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卿以下四段施於國中者也這一節是祿之班於王國者直解

以其祿之班於王國者言之天子以一人宰治於上而有卿大夫士四等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十 留學堂 分治於下其效忠宣力本與外臣均勢而地近職親比之外臣尤重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於大國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於次國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比於小國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其分本相筭故受祿亦同然以王朝之官而用於列國之君又所以尊王室而重內朝之意也其班祿於天子之國者有如此直解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這以下是祿之班於侯國者大國是公侯之國祿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聘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非所謂祿也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取其租者除起外八區自此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宗然

却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十是十倍四是四倍倍是加一倍庶人在官是府史胥徒未命為士者如今吏員雜職之類代其耕是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米子

周室之班祿其在侯國者亦各有等差以公侯之大國而言地方百里君享一國之奉為田三萬二千畝比之卿祿蓋加十倍之眾卿田八百畝較之於君才得十分之一而實四倍於大夫大夫之田八百畝較之於卿才是四分之一而實加倍於上士上士得田四百畝其祿則倍於中士中士得田二百畝其祿則倍於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若府史胥徒之流其祿相等皆得百畝之入焉庶人身役於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給之以一次之養使足以代其耕如一夫受田所入之數而已大國班祿之制固如此直解

大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是伯國二是三倍 公侯之下有伯比大國大一等謂之次國其班祿亦次之蓋伯爵之國地方七十里較之百里之地狹矣而國中之有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則與大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二萬四千畝卿之祿則止三倍於大夫得田二千四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上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則得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人使足以代其耕則與大國之制無不同矣直解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為小國二是一倍直解

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國又降一等謂之小國其班祿又次之蓋子男之國地力五十里較之七十里之地則又狹矣而國中之有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者亦與次國一也故其因田制賦君之祿亦十倍於卿得田一萬六千畝卿之祿則止二倍於大夫得田一千六百畝至於大夫則一倍於士而得八百畝上士則一倍於中士而得四百畝中士則一倍於下士而得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畝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則亦與次國之制亦無不同矣夫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震焉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故不得不殺大夫而下其祿震焉苟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故不得不同也班祿於小國之中者其制又如此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一

三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粟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大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獲是得謂受田也蓋是加之以糞糞多便是力勤是為上農夫豈是等級此一係乃明上文庶人在官者祿足代耕之意其祿以是為差農有上上次中次下五等庶人在官受祿以是為差亦有五等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繁簡而分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言此節只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淺說  
庶人在官之祿固取其足以代耕矣而代耕之分數又自不同蓋耕者所受之田每夫百畝百畝之田必加以糞糞多而力勤的是上等農夫計其所入可以供九人之食若稍次於上農的其所入僅可以供八人中等之僅可以供七人中等又次的僅可以供六人若下農

夫則不過能供五人食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齊而收入之多寡亦異其所食之數大約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職有大小事有繁簡其受祿之多寡即照此農夫之次序以為差等事之繁者食以上農夫之食其餘以次第減即事最簡者亦不失下農夫之食焉所謂祿足以代耕者其制又如此此則制之大略而我之所得聞者也若其詳則不可得聞矣直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此章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是辨所以為人倫之至也朱子

敢問友是問交友之道挾是挾持所有以輸人的意思兼夫有與恃者之意方謂挾但有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長是年長貴是貴勢况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一

三

弟是兄弟有富貴者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友其德謂相友以德也趙註

萬章問說朋友五倫之一敢問交友之道何如孟子曰友友之道不可挾己之長而與人交不可挾己之貴而與人交不可挾己兄弟之勢而與人交夫吾之所以交於彼者何也蓋友彼之德為己之資也若有所挾則在我者不勝其驕矜之念非交友之誠矣故不可以有挾也淺說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敬仲共三人則于志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是魯之賢大夫仲孫也百乘之家是有百乘之賦樂正襄敬仲是入姓名無獻子之家者親獻子之家如無有也禮云目中無人

意有獻子之家者把獻子之家來當作事而家之也無獻子之家  
以下是說出獻子所以與友之意不必以獻子之志勢與五人志人  
之勢相對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  
此正所謂友其德也

交友之道能無所挾固難而能不挾貴為尤難志貴而能不挾者在  
大夫中則有若孟獻子孟獻子者百乘之家為大夫而有采地其勢  
分亦貴顯者也當時擇人而友有五人焉其一人為樂正裘其一  
人為牧仲其二人則予不記其姓名而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  
友也蓋有所以取之者也正以此五人者但知道義為重其於獻子  
之富貴眼中全不見得心上全不著意內重外輕而能忘獻子之家  
者也惟其無獻子之家所以為獻子所重而與之為友耳向使此五  
人者視獻子之家一有羨慕之心則是勢利中人而非道德中人獻  
子必不肯與之為友矣此可見獻子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  
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惠公是費邑之君王順長息是入姓名師是所尊友是所做事我  
是所使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何是帶說蓋舉其成證以  
見其友德之意

孟獻子以百乘之家而下交五人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不但百乘  
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如此者昔者費惠公嘗說大賢如子  
思是人之師表也吾則致敬盡禮以師道尊之矣大賢如顏般則  
以友敬之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不足為吾師友但可事我者也師此  
言親之是惠公不敢以待王順長息者而自負般不敢以待顏般者  
而待子思可見惠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  
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  
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王之尊賢  
者也非王之尊賢也

亥唐是晉賢人平公造之唐言入公即入言坐即坐言食即食  
是饋飯不敢不飽敬賢也位曰天位祿曰天祿言天所以  
待賢者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  
堯友舜底意思了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可謂極  
矣又孰知其為尤有至焉者耶

費惠公小國之君固可見其不挾貴矣然又不但小國之君為然也  
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此者昔者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賢而往  
造其家當至其門唐言入即入及其既入唐言坐即坐其進食也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言食即食雖粗糲之飯蔬菜之羹未嘗不飽非飽其食也破賢者之  
命不敢不飽耳其尊賢可謂至矣然惜其終於此而已矣夫天位以  
處賢者而不與之共焉天職以任賢者而不與之治焉天祿以養賢  
者而不與之食焉此乃無位之士所可自盡其尊賢之情者耳此豈  
王公尊賢之道哉然平公能如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  
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詠室亦饗舜送為賓王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字與上字同館是舍之謂是禮禮謂其父曰外舅請我舅者吾謂  
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為甥詠室是副官饗舜是就饗其食蓋此  
食是舜所設者送為賓王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詠室則舜為賓而堯  
為王亦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故曰送為賓王天子友匹夫是為  
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此節不可以為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

質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其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晉平公以大國之君而尊禮亥唐固可見其不挾貴而友矣。然亦非惟大國之君為然也。雖天子亦有之。當初舜在畎畝之中。堯友禮之妻之以二女。舜上見於堯。堯以甥禮待舜。館之於副宮。亦時送副宮而就饗其食。舜尚見帝則舜為賓而堯為主。堯就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以君臣之間而更迭為賓主之交。如此是堯以天子而友匹夫也。亦友其德也。何嘗有所挾哉。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用下敬上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只謂以上敬下也用訓以處。後如此上文俱是說用上敬下。此兼言用下敬上。以貴尊賢賢解之又以其義一終之者。總是揭尊賢之意於貴。貴主意在其義一也。欲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大 留明堂 知尊賢之俱重也。存疑

歷觀古人不挾貴而下交。至於堯之友舜。為朋友人倫之至。天抵以在下之士庶而敬其上。因其可貴而貴之。這叫做貴貴。以在上之君公大夫而敬其下。因其為賢而尊之。這叫做尊賢。貴尊賢其事若有不同。然同歸於義而已。蓋義者宜也。位之所在則尊君為重。故用下敬上而不為諸德之所在則尊賢為重。故用上敬下而不為屈其義一也。世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此友道之所以不明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此章言聖賢之辭受。進退固不肯徇俗而苟為同。亦不可矯俗而苟為異。從違可否之間。惟以禮義為之權衡而已。

際是接交際是。以禮儀為是彼此相敬其心。至於恭。萬章問曰。敢問人曰。禮儀幣帛相交際者。其心果何心也。孟子曰。恭

敬之心存於中。而托於禮儀幣帛。以將之交際之禮。乃彼此相敬其心。主於恭也。

曰。御之御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御也。

御是不受而還之。而後受之。下含箇御意。存疑。萬章說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有御之御之而不受的人。便以為不恭。何也。孟子說。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御者。如尊者有賜於我。我心必私。自忖度說。此所賜之物。必是取於人者。不知其取此物。果合於義。而當得者乎。抑不合於義。而不當得者乎。必彼之所取。合於義。而後我可受之。或不合於義。則御之矣。是御其物。而輕其人也。此所以御之為不恭也。惟以此為不恭。故寧受之。而不御。以卑承尊之禮。宜然也。知不御之為恭。而交際之心。益可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七 留明堂 曰。請無以辭御之。以心御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以辭御之。是直以其不義。而御之。非婉轉之辭。以御之也。以他辭。是託他事以辭。交以道。如餽贖問。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受恭敬之節。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以義為質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御。孟子始終以為可受。

萬章又問說。尊者之賜。固不可御。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而求善處之術。當其以物來餽。心雖知其不義。請勿顯言其故。而以辭御之。但直以心御之。心度之曰。此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則託他辭。而不受焉。則在我者。無不義之污。而在彼者。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

經 167-301



子曰德薄而視貪利者固優然亦失之過而此而甚之必至於為  
於陵仲子而後已亦看他道與禮為何如耳如使其交於我者當體  
而德當臨而禮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於我者申之以辭將之以  
敬以禮而不失之苟簡雖孔子亦受之矣何必卻哉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  
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  
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是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是無人之處康誥是周  
書篇名越是頓越既殺了則將其屍丟擲而棄置之耳罔是頑然不  
是怨教是教戒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辭此言欲殺之速猶所謂不  
以德也殷受夏周受殷言三代相傳以此法所不辭是不待辭說烈  
是明烈在山金凡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六

萬章曰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視其交際之禮設若有人於國  
門之外截人而殺之因用其禦得之貨交我以道餽我以禮若此者  
亦可不問其從來而受之乎孟子說若是禦得之貨則豈可受也書  
經康誥之篇有二云殺人而頓越之因取其貨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  
不怨之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  
待辭說者也如今為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  
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益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  
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字解做連字充是以類推之義是義之至精至密之處獵較  
是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祚舊俗也孔子亦

獵較依舊俗為之而不變也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  
之二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二句是以  
義推之辨其非真盜孔子隨魯人之獵較所以小同於世也

萬章又問說禦人之貨誠不可受矣竊見今之諸侯恭儉橫欲其取  
諸民之不義就如禦人國門之外的一般苟善其禮而備物以相交  
斯君子受之而不嫌於不義此與受禦人之貨者有何分別敢問此  
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固多不義然以為備禦則太甚焉子以為  
今之天下有王者起而修明法度將連今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  
先施教令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則其與禦人之  
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蓋禦人是真盜是大不義若必以其類推  
之而謂天下之物凡非義之所當得皆非吾之所當取苟不顧而冒  
之於義便有害而仰加之以盜名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九

頭去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  
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故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也昔  
者孔子之仕於魯國也魯人之俗每當祭祀之時必去田獵於外道  
逐禽獸爭相較奪得之以祭此其事非聖人之所屑為矣乃孔子  
亦從其俗而與之獵較焉夫獵較庸俗之事也孔子猶以為無害於  
義而小同於俗況諸侯之賜文以道接以禮又何不可受之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  
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饋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事道是以行道為事薄是簿簿四方是一國之四方食是難繼之物  
兆猶卜兆之兆事之端也此句說不特復承上文獵較言去是決



意以去終者竟也淹是留於一國

萬章又問說君子之仕將以行道也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然其仕

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為事也孟子說孔子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

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為事便當以道變易其俗然則微較者非道

中之事也宜在所革者也奈何又從俗而亦為之微較也孟子說孔

子之意但以其積習既久不可遽變始先正其本耳蓋魯人之微較

以供祭者只因祭無定器實無定品也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

器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其簿書之所正者使實有常品

矣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革

目前之弊此淺陋者之所為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也萬章曰君子

所至便當以道易天下扶衰救弊撥亂反正今不能救習俗之弊姑

從之而陰為之圖是道不可行不得已而同俗非其本心也然則奚

為不去而必為此不得已之事也孟子說孔子非難於一去也但世

方望我以行道而我更張太驟將啓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亦欲

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矣

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決意以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

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

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是見其道之可行際可是接遇以禮公養是困君後賢之禮

季桓子是魯卿季孫斯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者當時桓子執國

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也衛靈公是衛侯元孝

公疑出公輒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一驗也

孔子行道之心不獨於仕魯見之苟可以仕未嘗不委曲以冀其一

遇也吾嘗歷觀其仕進之跡大槩有三有時會偶值事機適投見得

吾道有可行之兆則委身而仕道是見行可之仕其大雖未見其可

行而能迎之致敬待之有禮此蓋有尊賢之誠者則亦不即遠去也

這是際可之仕其次禮雖未必其能盡而有能修養賢之典者亦不

遠棄之也這是公養之仕然果何以致之其仕於魯也當定公即位

之初正桓子執政之日此時桓子能薦之定公能用之駸駸乎道有

可行之漸因與桓子共政而不辭此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其於衛靈

公也有感於郊迎之禮觀則就之求至於問饋不遠行也此所謂際

可之仕也其於衛孝公也有感於問饋之殷勤則就之將待其為政

不遠去也此所謂公養之仕也觀於此可見聖人之辭受進退惟義

所在固不肯徇俗而有為同亦不可矯俗而苟為異苟執其充類盡

義之說而欲一舉法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此章蓋為當時有為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

首節言君子之仕本為行道而亦有為貧者第二節言為貧者當知

所自慮必辭尊而居卑第三節言辭尊居卑之所分第四節即孔子

事以為法例第五節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位卑者無事於言高而居

高者必期於行道此其所以只宜辭尊而居卑也若是使養下一句

不過管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孟子說君子之仕雖有受祿之道而不可有苟祿之流蓋凡仕而用

世本為濟時以行道非為貧無所求為得祿之地也然或道與時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二

孟子

子

經

遠而家貧親老不得不資於升斗之祿亦有時乎為貧而仕焉正如  
娶妻者本為繼嗣非為資其餽養也然亦有不任井臼之勞不得不  
借其中饋之助者亦有時乎為養焉五解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朱子

仕非為貧則居尊富可也既為貧而仕則所願者不過一階一級之  
榮而已尊官豈所安居要當辭尊官而居卑下之秩可也所願者亦  
不過一身一家之養而已厚祿豈所安受要當辭厚祿而居微薄之  
俸可也為貧而仕者其自處之道當如是其直解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抱關是監門之職柝是夜行所擊木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為關  
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引解

為貧而仕者固在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矣然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惡乎宜居乎其惟守關之吏謹防出入以擊柝為職者其職易稱  
為所宜居也蓋卑官雖無行道之貴而薄祿亦無有受之理為貧而  
仕者此其律令也李氏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

委吏是主委積舍庚之吏會計是錢穀之數當是不失其直乘田是  
主苑圃芻牧之吏當是肥我長是生息滋繁牛羊肥壯而長且益  
也此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朱子

彼孔子大聖也其為貧而仕也嘗為委吏曰錢穀之數不過出納  
惟於出納之間科量惟平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其職易稱也  
嘗為乘田矣芻牧之事不過牛羊惟有牛羊之畜肥壯而長且益而

已其職易稱也為貧而仕者可不以孔子為法而居乎卑貧哉朱子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言其特以恥於  
廉故不肯居尊而寧就卑則其就卑也豈竊祿而已乎故此一章要  
見稱職意出象引

為貧而仕必辭尊富而居卑貧所以然者何也蓋以位卑者不得高

言豫朝事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者之法也若  
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卑貧也若處尊與富是名為為  
貧而其實竊位矣朱子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  
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引解

此章言聖賢交際之道朱子  
託是寄託於人謂不仕而食其祿朱子

萬章問曰士之未仕者則不託於諸侯而食其所賜之祿何也孟子  
曰不敢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蓋諸侯之視諸  
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  
而米適我國則其困窮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安也若士之於諸侯  
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本非諸侯敢體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比於諸  
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若託於諸侯而受其賜則為者養矣非禮  
也故不敢託也朱子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  
之

餽是餽送以物與人也氓是民周是視其空乏而周卹之無常數朱子

萬章又問說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國君以粟餽之於士則將受之否乎孟子說君餽粟於士士固當受之矣萬章又問說士於諸侯既不敢以寄食而餽粟則又可受取問此何義也孟子曰士處貧而無位亦與也君之於民也有因其貧乏之禮故其餽可受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是予之以祿有常數

萬章又問說人君待士餽之以粟賜之以祿同錫予也乃士於所問之粟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此何謂也孟子說士之不敢受賜即是不敢託於諸侯之意分有所不敢也萬章又問說敢問不敢受君之賜何也孟子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為臣則不敢受有常數之祿也人臣受職任事雖微如抱關擊柝之吏亦皆有所守之常職則自當有所賜之常祿此人君待臣之禮也若士而未仕則無常職矣無常職則不當受常祿矣若無常職而受其常數之祿則為士而託於諸侯非禮而謂之不恭也故不受其賜也夫為士者上不敢自比於有國之君而託其身下亦不敢自比於有位之臣而受其賜士之自處當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穆公之於子思也並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探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萬章又問說士不敢受君之賜獨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君之致餽於士亦可常繼乎孟子說人君致餽於士固不可不繼而失之雖亦不可常繼而失之數昔者魯穆公之於子思也慕其賢而尊禮之數使人問侯以通其意且數餽鼎肉以致其養自以為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子思不勝其拜受之煩而於心有不悅焉及其末也鹿餽肉之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辭其餽而不受說吾始以君致餽於伋特伋是厚也自今而後知君之於伋食而弗愛但以畜犬馬者畜之而已穆公悔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蓋人君悅賢之道所重在於舉不徒在於養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今穆公之於子思非惟不能舉亦且不能養也豈可謂悅賢之道乎此子思所以不悅而辭其餽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虞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使爾亟拜也非養子之道也

僕使是須項的意也萬章又問說穆公於子思固未可謂悅賢矣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必如何方為能盡其道乎孟子說國君養賢始而不將之以君命則為簡禮故當始餽之時於凡粟肉之餽必遣人以君命行禮使道其禮時則賢者敬君之命再拜稽首而受此始餽之禮宏然也自是以後則但分命有司供其所需使庖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俱免於拜賜之勞此豈悅賢之禮安然也彼子思所以不悅

穆公之餽者其心以為殷勤有命來餽使已僕使然有拜賜之勞也非養君子之道也然則國君養賢之理不在於供餽之煩類而在於禮意之周至矣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  
賦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牛羊倉廩俱備見其養賢之盛上位是上相之位非天子之位也  
欲養君子固當繼其德而不以君命將之雖然稽木蓋也其惟堯之

於舜乎昔者帝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妻之  
以觀其內又承之以百官給之以牛羊倉廩無一之不備以養舜於

賦畝之中非必數數以君命將之而凡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  
又不足言矣况其後又舉而加之上相之位又能舉夫能養能舉悅

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人君好賢當以是為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此章詳言不見之義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三  
不見是不往見在國是在都邑莽亦草也市井草莽之臣與詩學士

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庶是衆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以  
德而言曰士與下文士以所以士之招招庶人士字不同蓋此士是

未仕者彼二士是已仕有位者乃上中下士之士也傳是相通的意  
思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士執雉庶人執鷄傳質為臣乃已

仕之臣也 新安陳氏  
萬章問說士以行道為心則當以得君為急乃高尚其志不有往見

諸侯敢問此何義也孟子曰士生諸侯之國其在國都者曰市井之  
臣其在田野者曰草莽之臣通謂庶人夫庶人雖亦君之臣也位

未通質而為之臣與已仕而在位者不同其不敢見於諸侯正所以  
安庶人之分蓋禮之所在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

義也往見不義也

役是役使往役是在供役事任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失  
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萬章又問說士未傳質為臣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今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則不自往見何也孟子曰

士即庶人也但曰庶人則為君所屬當服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  
崇禮義當為君所敬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其

往見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多聞以所知言賢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德字又兼多聞與賢以賢與

多聞細分因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以師屬多聞賢只言召亦互見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三

耳且君之欲見之也至求爾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文往見不  
義也之意而自此以下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無他意也

孟子以士不可往見之義告萬章恐其未達乃問之說士所以不往  
見諸侯者非一見之難也蓋必有其政矣吾且問子諸侯之於士欲

求其一見者其意果何為也哉萬章曰為其多聞而能知博聞多  
識可以為考德問業之資也為其賢而能體道行成名並可以為正

君養俗之助也此其所以欲見之也孟子說國君見賢之意使不為  
其多聞與賢則已如為其多聞而欲資之以講明道理是師道之所

在也既有師道雖尊如天子猶且學而不臣而況諸侯一國之主乎  
猶可以召師乎既為其賢而欲資之以贊襄治化是德義之可尊也

既尊其德雖折節下交欲有謙焉則就之亦不為屈乃欲召之往見  
則吾之所未聞也知國君之不可召士則上之不可往見明矣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可召之意象引

欲知國君不可召士觀繆公於子思之事可見矣昔者繆公知子思之賢而數見之因問於子思說古者千乘之君必分下交與草布之士為友則何如繆公此言分明有自矜之意於是子思不悅說君聞古人有言國君之於賢者當尊之以師道事之云乎豈但如君所言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爵位言之則子君也我為庶人而臣於君也何敢與君友也若以道德言之則子當以師道

四書本義排說

下孟卷二十二

元

待我者也奚可與我平交而為友即子思豈曰友之之言觀之則于乘之君求與為士者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之往見又出繆公之

下與直解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矣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虞人是守範圍之吏新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不至將殺之有虞人已拚一死也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之事言賢者不可赴召皆以明往見不殺之意也存疑

君不可以召士不但微諸子思之言觀虞人之事又可見矣昔齊景公將有事於田使使人持新羽之旌招虞人以供事虞人不至景公怒將執而殺之孔子贊美說志士固窮嘗念棄溝壑而不悔勇士輕生嘗念喪其首而不顧若虞人者足以當之矣夫孔子何取於虞人

而贊美若此蓋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雖死不往孔子所以取之也直解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是田獵之冠招虞人以皮冠以其所有事招之也庶人是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帛色純赤無他飾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是已仕者交龍為旂畫二龍於其上龍能變化猶士者之能變化也大夫以旌用帛而加飾有文采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采古人之招各有意義存疑

萬章問說旌非所以招虞人然則招虞人常用何物乎孟子說虞人以田獵為職則招虞人當用皮冠從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則招之以通帛之旂蓋有取於朴素之質士之已仕在位者則招之以交龍之旂蓋有取於變化之象惟有位之大夫方用析羽之旂招之也

四書本義排說

下孟卷二十二

元

蓋以大夫羽儀朝中有文明之德故招之以旌以明其不同於士庶也直解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死是守死以大夫之招招虞人二句即謂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而不至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語意未住是招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何引過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句此與上文一義皆是不敢往者欲見而招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存疑

今景公以旌招虞人是招大夫者招虞人也而虞人守死不敢往以此推之若以招士之旂以招庶人庶人豈敢往應其召哉夫旌之與旂貴者之招也以貴者之招招賤者雖非其物猶為寵異之而尚

不敢往况乎召便往見此乃招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賢人豈可往應其召乎知賢人之不可招而國君見賢固必有其道矣道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也上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意即是欲入而閉之門此二欲字宜要分明義以事理之安言故曰路路者人所由也禮以天理之節文言故曰門門者人之所出入也此理為人所宜行是我行之而有節文無過不及是禮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詩是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是猶石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如砥如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序

解

矢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視是視以為法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廣漢蕭氏

即賢人之不可召則知國君欲見賢人必以其道或近而就見之或遠而以幣聘之皆道也若欲見賢人而召之是見賢不以其道也彼豈肯往哉就如欲人之入却閉了門的一般彼惡得而入哉夫義以制事是人所共由之路也禮以治躬是人所當出入之門也惟是君子為能非義無行所往來者必由是路非禮弗履所出入者必由是門也故詩經小雅大東之篇有云瞻彼周道其直如砥其正直如矢是乃君子之所踐履小人之所視者也視詩之所言所謂君子能由義路而出入禮門固可知矣夫君子動必以禮義如此若往見諸侯則非禮義之正矣彼豈肯往見哉此欲見賢者之所以不可召也說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

俟是待有官職是任職之事趙注

萬章又問說士以禮義自守可以不應君召矣乃若孔子承君之命不俟駕而即行其趨命如此之速獨不知有禮義之可守與孟子說未仕之士與已仕之臣不同孔子當仕於魯時有官職之當守魯君以其官名召之所以不俟駕而行也若士未傳質為臣而無官職是亦市井草莽之臣耳安得與孔子應召之事並論乎直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此章言取友之道至成德者而言案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主

解

一鄉之善士是已之善益於一鄉友是盡友之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益一國者也此節只是隨其善下以為廣挾意不作循序漸進說然循序漸進之意則見於言外尚論古之人一節則是進意存疑

孟子欲萬章說人孰不欲盡善士而與之為友然在我之善未磨則在人之善難兼其所友者幾何是必我之德行道藝益於一鄉而卓然為一鄉之善士然後舉一鄉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盡友之我之德行道藝益於一國而卓然為一國之善士然後舉一國之賢者能者我可得而盡友之推而至於天下之太使我德行道藝足以度越一世而卓然為天下之善士則將盡天下之賢者能者我皆得而友之隨其所處之高下而為所友之廣狹也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存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勉强合也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也新安陳氏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與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與誦通詩指賦詠而言書指文辭而言如禹謨伊訓之類此言詩書如今人言詩與文相似論其世是論其當時行事之迹是尚友也此句只承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意不必云上面一鄉之善士至天下之善士字生來也。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其心猶以為未足也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賢聖之為人焉古人之言載於詩也則誦其詩而詠咏乎雅頌之章古人之言載於書也則讀其書而探索乎

典謨之指然既觀其言不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時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為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如此則能盡其尚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是尚友也至於尚友而後取友之道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無以復加矣直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也。

貴戚之卿是內外親族異姓之卿是有德命為卿者天過是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是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此章反覆二字當死可

見古人至誠懇惻之意與後世之姑一言以塞責者異矣。

齊宣王把為卿的道理問於孟子蓋欲得其設官分職之意也孟子說王之所問是何等樣卿宜王說卿只是一樣的官也有不同乎孟

子說卿之列爵雖同而委任則異有就國君同姓之中選擇其賢者而命為之卿這叫做貴戚之卿有就士大夫異姓之中選擇其賢者

而命之為卿這叫做異姓之卿卿之不同如此宣王說請問貴戚之卿何如孟子說所謂貴戚之卿者與君有親親之恩幸而君無大過

固其所甚願也設或君德不修至於荒淫暴虐有大過以彰聞於外則當正言以規諫之諫之不從不以一諫而遂止必至再三反覆

臣教務使翻然悔悟而後已焉使更執迷不聽則當易置君位更擇宗族之賢者立之蓋於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

忍上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所謂貴戚之卿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至

孟子說王勿怪臣之言為大過也王既有問於臣臣不敢不以其正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異是怪正是正義。

宜王顏色稍定然後問於孟子異姓之卿何如孟子說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稍異其引君於道非必有大過而後諫也取用人之失行

政之差當隨事臣教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不以一諫而遂止必再三開導以底幾其一職至於及獲規諫而不從則

臣義不合則去所謂異姓之卿蓋如此。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枲棗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枲棗

此章言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也南軒朱氏

杞柳是柅柳只是而今做箱合底柳枲棗若厄匪之屬似今枲杉合

子槩枲棗亦是筒光材枲棗是筒器具杞柳未能成枲棗須待做

方成枲棗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病在為

字上

告子曰性本無仁義只有仁義胚質其就如木中之杞柳一般柯生

之物初非有枲棗在也仁義是人做造的就如枲棗一般非性之本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一

有也人性不能就成仁義須待做方成仁義故以人性而矯揉之乃

成仁義猶以杞柳而矯揉之乃成枲棗枲棗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

性之外也告子此說蓋以性為惡而不知性即仁義也豈所以論性

哉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枲棗乎將我賊杞柳而後以為枲棗

也如將我賊杞柳而以為枲棗則亦將我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狀猶殘也不言我賊人之性而言我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

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蓋教習也

孟子曰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

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自然而非外之也子

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仁義自仁義也其失不亦甚乎

吾且問子子果能順杞柳之性不加矯揉即成枲棗之器乎將必斤

斤殘賊之乃可以為枲棗也夫以杞柳為枲棗必斬伐之崩折之乃

克有成性就是仁義是仁義只盡性便是待我賊其事與然不同

如將我賊杞柳而後可以成枲棗亦將我賊人性而後可以成仁義

與此言一唱人皆曰性中本無仁義也為仁義而必害性也將畏憚

而不敢為是率天下之人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必自子之此

言始也夫不可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

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

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滿是波流際洞之說坎中不定旋轉之水也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二

亦然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

善惡但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然看此教章須把性

字做一題目告子是一樣說性孟子是一樣說性

告子謂性為惡用以杞柳為喻問孟子之言尚未其解乃又小變其

說說人性謂之為惡固不可謂之純然為善亦不可看來性無定體

猶之湍水之水際洞圓轉本無定向決而引之於東則流於東決而

引之於西則流於西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在所習何如猶湍水之無

分於東西在所決何如也告子之言如此是以性為無善無不善猶

不知性之本然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水無有不下是據見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見在實事說所



有不善只是言其本善耳。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是就水說。上

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何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何如耳。故以

水無分東西為喻。故孟子亦就水以喻之。說子以水論性。謂水可東

可西。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若無分於上下乎。若眾流無所歸。皆地勢

之最下。所以決諸東方。則東流者必東方地勢為最下也。所以決諸

西方。則西流者必西方之地勢為最下也。彼人之性。本有仁義之善

也。若水之流。皆就最下之地也。人性必善。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則

人之性。未必下流。初無有不善者。有不善者。有不善則

人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本善。亦可知矣。朱

子曰。水之就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本善。亦可知矣。

夫水性本下。木無過顛。在山之理也。惟適其上流。從下而搏擊之。而

跳躍則可使之上。過乎顛。過其下流。從上而擁迫。而衝激之。則可使

之上。在乎山過顛。在山此豈木之木性。則然哉。搏之不容於不跳。激

之不容於不行。人力所為。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乃亦可使

為不善者。亦安為利欲之勢所誘迫。亦猶水之過顛。在山由人為之

也。豈可因人之為不善。而遂謂其性無定體也哉。說

告子曰。生之謂性。

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也。孤

生對死說。即活也。生活氣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知覺

觸心運動。屬身。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

只就氣上說。得然。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告子不

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

不善之說。縱橫謬戾。紛紛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根本也。朱

子認氣為性。前既以杞柳湍水為喻。至此又復辨論。說我所謂性

無分於善不善者。蓋以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通行。耳目視聽。與夫

心有知覺之類。即性也。蓋生則能知覺運動。無知覺運動。則死矣。知

覺運動之外。更別無性。又何分於善不善哉。此告子不知性之為理

而以氣為性也。說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 卷二十三 四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

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即謂之白。朱子

生之謂氣。生之謂性。皆謂生之謂性。不悟混人物在其中。而

有不通處。孟子一闕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說。不得故先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係上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何且不必區別犬牛之不同處

人物之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

之生者以為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因而折之曰若果如此則是凡有生者同一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

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也犬之性將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將無異於人之性與殊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以生之理

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何可比而同之也子乃謂生之謂性是同人道於犬牛矣何其悖理之甚哉夫告子既不知性與氣

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食是其食色是悅色告子以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

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告子先云義猶柤棗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

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比義在內耳告子以知覺運動為性故於此又曰性非有他也曰之於味食而耳

志日之於色見而悅之皆欲之所在是即天性之所在也知食色之

為性則愛食色之心生於內而食色可愛之宜由乎外以此推之

心之愛皆曰仁而仁差在內也非在外也若夫凡物之宜皆曰義而義皆在外也非在內也夫告子惟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

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

自在我若非我有簡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矣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是我以彼為長我白之是我以彼為白非有長於我謂非先有簡長之之心在我也

夫告子以食色為性即前章生之謂性之說也孟子既辨之矣故此不復贅其言仁雖非而言在內則是在所略特義外之極不

得不辨故反詰之曰子何以謂仁在內而義獨在外而不在內也告子說我謂義為外者蓋以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長今有人焉其

年長於我我即以彼為長是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之心在於內也即如彼之色白我即以彼為白是因其白見於外

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心也長與白皆在於人而長之白之不由於我此我所以謂義之在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上異於二字是衍文告子彼長而我長之之旨專指人至孟子方分人與馬來開他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育之則一若長

馬長人則不同異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

心發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為內也。且謂長者義乎二句。只是指長  
人一邊。不是兼長馬長人也。只是長之字重。朱引

孟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豈真如彼白而我白之乎。若吾子之比。則  
長之云者。不過曰以彼為長耳。長人之長。豈止如是乎。蓋人有白者。  
馬亦有白者。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皆不過  
以彼為白耳。固無異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  
決有異也。夫人馬之白。同人馬之性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其由於  
內而不在外。可見矣。更有一說。且汝所謂義者。果安在乎。人在於彼  
而年長於我。是謂長者。因人之長。而有恭敬之心。是謂長之者。將以  
長者年長於我。為教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者。恭敬。選讓為義之所  
在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在外矣。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  
心。則安得謂義在外乎。此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七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悅是喜悅。此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在內說者。是欲因以開義之  
在外耳。存疑

告子以孟子長之之心為義。不得於心。又辨說我所謂義外者。義雖  
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今以仁觀之。吾之弟與我同。義  
之親也。則我愛之。秦人之弟。非吾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為弟。而有  
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  
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  
敬事之。均之為長。則均之為敬。所主不在我。惟長是喜悅耳。可見事  
物之宜出於外。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為義。不  
知長之者為義矣。實附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悅是喜悅。此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在內說者。是欲因以開義之  
在外耳。存疑

告子以孟子長之之心為義。不得於心。又辨說我所謂義外者。義雖  
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今以仁觀之。吾之弟與我同。義  
之親也。則我愛之。秦人之弟。非吾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為弟。而有  
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  
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  
敬事之。均之為長。則均之為敬。所主不在我。惟長是喜悅耳。可見事  
物之宜出於外。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為義。不  
知長之者為義矣。實附

告子以孟子長之之心為義。不得於心。又辨說我所謂義外者。義雖  
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今以仁觀之。吾之弟與我同。義  
之親也。則我愛之。秦人之弟。非吾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為弟。而有  
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  
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  
敬事之。均之為長。則均之為敬。所主不在我。惟長是喜悅耳。可見事  
物之宜出於外。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為義。不  
知長之者為義矣。實附

告子以孟子長之之心為義。不得於心。又辨說我所謂義外者。義雖  
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今以仁觀之。吾之弟與我同。義  
之親也。則我愛之。秦人之弟。非吾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為弟。而有  
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  
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  
敬事之。均之為長。則均之為敬。所主不在我。惟長是喜悅耳。可見事  
物之宜出於外。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為義。不  
知長之者為義矣。實附

告子以孟子長之之心為義。不得於心。又辨說我所謂義外者。義雖  
不因長而後有。實因長而轉移者也。今以仁觀之。吾之弟與我同。義  
之親也。則我愛之。秦人之弟。非吾族類。我則不愛也。均之為弟。而有  
愛有不愛。是仁愛之念。由我之喜悅而生。我所不悅者。不能強也。此  
所以說仁在內也。若義則不然。楚人之長。吾固敬事之。吾之長。吾亦  
敬事之。均之為長。則均之為敬。所主不在我。惟長是喜悅耳。可見事  
物之宜出於外。此所以說義在外也。告子此言。是終以長者為義。不  
知長之者為義矣。實附

曰。吾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  
外與。

者字與皆字同。炙是燒肉。借者炙為喻。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  
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此節言長之者。皆出於  
心也。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林氏

孟子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特於人為然。如秦人之炙。吾食  
而嗜之。吾之炙。吾亦食而嗜之。味則皆同。在物則亦有然者也。今  
子以長為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秦人之炙。吾之炙。固皆在外者  
也。而所以嗜炙之心。亦在外。而不在于內。與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  
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  
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為仁哉。南軒張氏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皆反覆譬喻。以曉  
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也。范氏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朱子

當時告子之徒。皆以為義外。孟子之說。專以為義內。五季子問孟子  
之言而未達。故私問於公都子曰。人皆曰義外。夫子獨曰義內。以子  
觀之。亦若在外。然不知夫子何以謂義內也。朱引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行吾敬。是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朱子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或  
齒尊於我。而我敬之。或德尊於我。而我敬之。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  
知其齒之當敬。而行吾尚齒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  
德之心。以敬之。有是恭敬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或  
齒尊於我。而我敬之。或德尊於我。而我敬之。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  
知其齒之當敬。而行吾尚齒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  
德之心。以敬之。有是恭敬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之所自出。則知義之在內矣。有人於此。或  
齒尊於我。而我敬之。或德尊於我。而我敬之。所敬之人。雖若在外。然  
知其齒之當敬。而行吾尚齒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  
德之心。以敬之。有是恭敬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

非由外至者也。敬在吾心而不外，則義之非外明矣。此所以說樂在內也。直解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兄是長兄，酌是酌酒。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虞源輔氏

孟季子問公都子之言，猶未能達，乃又辨說子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似謂敬為義矣，不知敬義固當有辨也。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設使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將敬伯兄乎？敬鄉人乎？

公都子說敬以親疎為親，鄉人雖長，疎不踰親，當敬兄也。季子又問說伯兄當敬固矣，設使請鄉人飲酒，有伯兄在，則當先酌誰乎？公都子說酌以賓主為序，伯兄雖親，主不先，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遂就公都子之言辨說義果在內，則敬有常尊可也。今所敬者既在於伯兄，以為長而先酌者，又在於鄉人，則是所敬所長因人以為轉移，於此於彼，屢變而無定在。主張全不由我，義果在外，而非由於內也。直解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是祭祀所主，以象神者。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彼將曰：在位是弟在尸位，子亦曰：在位是鄉人在賓客之位，庸是常斯須是暫時，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總是欲說出敬有常暫意。其說敬有常暫又總是欲見由中出意。存疑

公都子屈於其辯而不能答，乃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故公都子說敬長之心本在於內，而季子以為在外，即如所言亦何難辨之有。子試問他弟與叔父皆至親也，將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答說弟與而叔父尊，當敬叔父矣。季子又問他說弟為尸以象祖考，則將誰敬乎？彼將答說叔父雖尊，然以弟當祖考，則尤尊，將敬弟矣。季子又問他說既說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所謂先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蓋兄在家庭之間，無時而不敬，是常敬者在兄也。就鄉叔父有常尊的一級，鄉人在酌酒之時，有時而當敬，是斯須之敬在鄉人也。就如在弟在尸位，暫時崇奉的一級，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安皆本於吾心，義之在內明矣。持此以折彼將何辭之可辯乎？直解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譏則敬字重，敬出於我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譏是謂吾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飲湯飲水亦上章者矣之意。存疑

孟季子問孟子教公都子之言，心猶未悟，又向公都子辨說敬之所施，誠如夫子之言，當其尊在叔父，則敬心由叔父而生，而因以致敬於叔父及弟在尸位，則敬心由尸而生，而因以致敬於弟。敬由中出，感自外至，依此則敬長之心，還是從外物轉移，表果在外，非由內矣。直解

公都子乃即其易見者曉之，說子以敬為在外，何不測飲食之事，而冬日可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可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靈因時而變易，正如當敬叔父則敬，當敬弟則敬，致敬之簡因人而化。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九 留味堂 藏板

裁也。今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於物而不由於我矣。殊不知湯水雖在外，然所以斟酌冬夏之宜而可飲，則飲者皆由心而生也。叔父與弟雖在外，然所以斟酌常暫之宜而可敬，則敬者皆由心而生也。義之在內，觀於飲食之宜而益明矣。直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章是因情以著性。言天之性，人皆有善性也。孫道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七意只認能知覺運動，耳。食悅色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為善惡。新安陳氏

公都子問於孟子說性之在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則空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紛紛其不一也。告子論性，則曰：人性渾然中藏，止能知覺運動而已。卒無有於善而不可以善名，亦無有於惡而不可以惡名。此一說也。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

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新安陳氏或者又說：人性善惡本無定體，習於善則可以為善，習於不善則可以為不善。是故有文武之君在上，率民為善，則民皆翕然而從於善；以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亦翕然而從於暴。此可見性之係於所習，而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又一說也。直解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桀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或者又說：性稟於有生之初，非人力所能移。有生來性善的，雖淪於惡，而亦不為惡。有生來性不善的，雖道以善，而亦不能化於善。是故以堯為君，空無不善之民，而有象之凶，做是象之性本惡，而帝堯不

能使之改也，豈非不善之一定者乎？以桀腹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子以紂之惡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是舜與微子比干之性本善，而桀腹商紂不能為之累也，豈非善之一定者乎？又一說也。直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由諸說觀之，或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或言善惡皆性之所有，未有以性為本善者。今天子論性，獨謂其有善而無惡，然則諸家之說豈皆差謬而無一言之當者與。直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是發語，辭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情是性之動，可以為善是本。但以為善，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因其情遂善，而可知性之本善，蓋迺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三句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新安陳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孟子曰：吾所謂性善者，蓋以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耳。乃若其感物而動，其發也未有染污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吾所以謂性為至善也。蓋在心裏未發底為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朱引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是能解作用底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脈曲折，箇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性以體言，才以用言。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鬼

所謂良能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其說已明矣。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恐人以不善歸之，才夫才性之能也。才若不善，是性無能也，亦未免為性之累。故又為他如此說，使不為性善之累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然而人之為不善者，此豈性情賦稟之殊才，質偏駁之罪哉？乃物欲陷溺，而然耳。夫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試以二者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朱子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朱子

恭是敬之發於外者，敬是恭之主於中者。恭就貌上說，敬就心裏說。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其性之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惻隱等是仁義禮智發出來底端緒，如一箇發種相似，發未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鑠是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弗思爾矣。思字帶箇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箇思字。此云然者，肯文也。說弗思上，當補陷溺於物欲意，倍是一倍，蓰是五倍，算是數不能盡其才。是不思不求而擴充其善端，不是能去惡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處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能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善盡美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下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只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有皆發動後便退。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十三

折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存疑

我謂即情之善，可以驗性之善者，蓋以人有此性，則有此情。同此情，則同此善。故遇可傷可痛之事，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可憎之事，則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至交際往來，則恭敬之心，無一人不有。以之辨別可否則是非之心，無一人不有。此情之所以為善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即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智也。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眾理渾其各各分明，不是籠籠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故曰：乃所謂善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如火之鑠金自外至內者。乃我所固有之天性也。惟其為固有之天性，所以無不可以為善者。何人自不思而反求之於己耳。所以說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理，而為聖為賢，舍之而不求，則失其理，而為愚為不肖。惟其舍而失之，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去或差一倍，或差五倍，以至於大相懸絕，而不可計數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而擴充之，以盡其才之分量者也。一性之中，萬善皆備，發出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即做許多事，其不能做得此出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詩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十四

言美是情性是元來所挾帶的蓋人之所以為人全在此故曰秉夷懿是美好是懿德是人之情無不好此美德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懿德也孰不好是為父能慈為子能孝亦懿德也又孰不好是有物有則就蒸民上說民之秉夷指則而言懿德亦指則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衷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引詩四句好是懿德一句最重於好字見得是情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為善處緣此稍見得人性之善也即上文之意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卡加一故字於好是懿德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夷懿德即是常性心上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於性就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之私言也考之詩大雅蒸民之篇有云天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之私言也考之詩大雅蒸民之篇有云天

生衆民有物有則言物與則皆生理之出於天者也民秉常性好此美德言所秉所好皆良心之具於人者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贊之曰作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即賦焉故有物必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是即人所秉之常性也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夫人情皆好懿德可謂善矣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三說可不辨而自明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慝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此章亦明性善之意蓋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首節是說天降才之同其為不善由人心之陷溺今夫孰善至聖人與我

司類者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故龍子曰以下至末是即人身之所同以見人心之所同如此則人性皆善而可以為堯舜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

富歲是豐年子弟是凡人之子弟類是語言有所積藉而為善凶歲是凶荒之歲暴是惡多類多暴多字有斟酌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為善但為善者多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至為惡但為惡者多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才是才能不曰降性降情而獨曰才者就所為上為切人之作為皆才也亦猶上章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忘性是心之理不是心之能心盛野近性才心消則性失不能發之於才矣然字指為暴說

孟子說人性本無不善但常情每因物而易遷試觀豐稔之年人家子弟衣食豐足則有所賴藉而為善者多雖有為不善者少矣凶荒

之歲人家子弟衣食不足則無所賴藉而為暴者多雖有為善者亦少而異於富歲之子弟非天之降以有為之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蓋由飢寒迫於外則利欲攻其心其禮義廉恥之心就足陷於隄而不能自出溺於水而不能自拔的一般此所以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賦其為善之才而然也夫豈才之罪哉

今夫辨麥播種而稷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亦之不齊也

是是大麥稗麥猶言鴉雁鹿鹿鹿之大者鴉雁之大者辨麥也

稷是覆種樹是樹藝言至之時是當成然之期猶言時日到爾皆熟言熟亦同也磽是石地名言其瘠薄蓋同一地也特行肥磽異耳雨露之養而雨露有無之異人亦之不齊謂人事有勤惰之不齊地有肥磽三句是皆陷溺其心意此下當貼云在辨麥豈有不同哉



同類相似之意

今夫辨麥之爲物播種而覆蓋之其地利同也乘時而樹藝之其天時同也及其芽然而生由苗及秀以至於日至之時則皆然而收穫之期又同矣雖其間少有不周則不過土壤之膏腴有肥瘠雨露之滋潤有厚薄人事之糞治有勤惰之不齊耳而楚麥之性則何嘗有不同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須放開說不止辨麥舉相似言各有相似處如那辨麥地同樹藝之時同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承上文相似言按是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這裏就合其才相似意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三

七

留明堂

由此推之天下之物除是類之不同難可以其相似耳但凡同類之物其性未有不相似者也類同則性同斯固物理之必然矣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乎雖聖人爲人類之首出若非我之所能及者然而我此形體聖人亦此形體其所得於天地之氣也是一般我此性情聖人亦此性情其所得於天地之理也是一般豈人類之外別有一等聖人而與我大相殊絕者哉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黃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是古賢人黃是草器仰今之草包而小者履之相似二句是子承龍子之言而什之而自此以下三條皆孟子之言也龍子之言

只是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總結只云口耳目可見

人性之同不但有徵於物類即人身莫不皆然矣故龍子嘗說織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已意爲之雖未必一中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其必適於用斷不至相去之遠而爲黃也龍子之言

如此可見足有定形則履有定制以一人觀萬人無弗同者知天下無弗同之履則知天下無不同之足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是齊桓公世蓋古之知味者易牙之於味於守重在於易牙所調之味天下期於易牙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爲美也

人之形體不但足也由此推之至於口之於飲食其旨之味本有不固其嗜好者也故至今言飲食者皆以易牙所調之味爲美非是他獨能知味不過於我衆口之中先得其嗜好之性耳如使口之於味所好不同其性與人殊異就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一般則天下之人至不齊矣何獨所嗜好者皆從易牙所調之味而翕然以爲美也唯口之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嗜味之性不殊而天下之口舉相似也

四書本義集註

下孟卷二十三

六

留明堂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人之形體不但口相似惟耳亦然至於耳之於聲舉天下之人無不期於師曠者師曠所審之音皆翕然樂聽之以耳之於聲天下皆期於師曠是聽察之聰不殊而天下之耳舉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言之美人是好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

人之形體又不但其耳相似也惟目亦然古之言美色者莫過於子都至於子都之美不但一人見之而知其容色之姣好也舉天下之人見之無不知其姣好者若於子都而不知其姣好則必替目之人



視之而不見者耳凡有目者豈有不知其姣好者哉可見天下之目舉相似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故曰非古語然猶可也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美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此說義理之在事者理義爲人心之所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理義天下莫不以爲當然無不道好者當就人心同處看守獨自己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也凡牲畜草食的叫做芻牛羊是也殺食的叫做豢犬豕是也芻豢人之所同嗜也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三

嗜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 人有此形即有此性今觀性體在人無之不相似所以說口之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而知人之嗜味無不同焉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人之好音無不同焉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而知人之悅色無不同焉夫口耳目乃形氣之粗者尚皆有同然之性如此至於心爲一身之主宰豈獨無我恁地他人也恁地我以爲當然天下亦莫不同以爲當然者乎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必有所同然也心之所同以爲然者果何在也謂在物之理處物之義也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當於義理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心所同然謂此理義而已聖人之心此理義吾之心亦此理義但聖人知則先知而於理義之所當然者由之無不至覺則先覺而於理義之所以然者察之無不精惟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原其稟賦

之長則何嘗有加於吾性之外哉是故有此大則有此心若此心則有此理義如已之所行合乎理義則必無愧怍而泰然得所安人之所行合乎理義則必無惡射而欣慕之無已不獨聖人悅之心無不悅之者蓋根之於心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就如芻豢之味悅我口一般舉天下之人無不悅芻豢則舉天下之人無不悅理義此理義所以爲同然之心而聖人所以與我同類也夫人心同然乎理義則其才同能於爲善彼凶歲之多暴

者由陷溺其心又可見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且日夜之所息雨澤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其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章以山木喻人心言不可失其善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舉孔子之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朱子

牛山是齊之東南山美是美感邑外謂之郊郊於大國言爲大國之氣息是生長息本訓止息纏息便生長息又訓生萌是萌芽是芽之旁出者濯濯是光潔之貌材是材木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一體陳氏

孟子說人心本有天理之良而善端每戕於物欲之害觀之山水可知矣齊有牛山其材木茂盛前此則嘗美矣但以其鄰近都邑在於大國之郊舉國之人皆翫採於其中斧斤之斬伐者衆而山水之茂盛者遂失其常尚能如昔日之美乎然其根株之未盡拔者日夜之所生息雨露之所滋潤豈無有萌蘖之發生焉使道萌蘖無害則材木或可復生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人止見今日之牛山濯濯然光潔便說牛山原是如此水嘗有材木之生

焉不知山以生物為性謂為無材此豈山之木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特亡之矣特之反撥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其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存是在言在人之性也雖存乎人者二句承上文說雖字却與下文相呼應言山之必有材此在山者然也雖在人者皆有良心然人自放之耳文勢直起到可以為美乎止良心是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所以放其良心者指物欲言且且指日間言與且晝且字同與日氣且字與平且是平明時候平且之氣是本與物接時清明之氣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且之氣自是誠是兩件物事夜氣如

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葉之生長心定於有生之初如何生得物欲外劫而心為之喪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理復明便似復生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是不多且晝有別且早間晝通日言然此且字又在平且之後與平且字小異所為是所為之事特是誠如被禁戒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特亡之非特亡其夜氣謂特亡其良心也反覆非顛倒之謂只是循環展轉有互換更替之意專指且晝言其然而又特日復一日也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這存字是箇保養護底意氣只是道箇氣日裏也晝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特之隨子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會耗散所以養得良心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不足以存是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雖有所特亡而夜氣之所息平且之氣亦自然有所生長蓋以夜

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且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但此心存得不多時雖略略生長得些子至日間依舊汨於物欲又依然壞了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便著不得故為之不存不是靠氣為主恭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氣上未有工夫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耳違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才者性之能人之能為善皆才也好惡近禽獸則不能為善似乎無才故以為本常有才是豈人之情也哉言好惡人之情也人之性本善人之才則能為善故即人之性本善者以明之入之情本善則人之為不善由且晝之格亡并未嘗有才也明矣

豈惟山水雖存乎人老原其有生之初亦何嘗無仁義之良心哉豈吾人之心皆有這個隱隱羞惡之良不處而知不學而能本然之善隨時發見就如山水之管美一般但人不知有操存涵養之功往往為外物所誘情欲所乘於是惻隱之心反移於殘忍羞惡之心反移於貪昧其所以放失其良心而不存者亦如斧斤之於山水一般今日伐之明日又伐之飲山水之管美不可得矣況以物欲之斧斤而且且焉攻伐吾心之仁義豈得保全其美而不至於喪失也乎然物欲能為人心之害而亦不能即使善端之終泯也其日夜之間或物欲既退此心寧靜天理復還良心亦必有所生長故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其好惡猶出於真性與人相近良心豈無幾希之發見如山水萌芽之生若然生於放失之餘亦存百之一二耳蓋不多也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猶可漸復夫何夜氣之清明無幾而且晝所

為復皆不仁不義之事將那幾希之善端隨即禁絕而亡失之如山  
木既伐猶有芽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至於牯之又牯今日牯之明日  
牯之日日牯之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磨滅則他長一分自  
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  
日會退由是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  
旦之氣亦不能滋而好惡拂人之性其去禽獸也不遠矣人見其如  
禽獸也因說為天質之不美本未嘗有才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情  
而亦有是才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其為惡而至於去禽獸  
不遠者乃由於物欲之牯亡且其之反覆以至於此若以為未嘗有  
才豈是人情之本然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養是滋養此段緊要在此四句山木人心辭俱平說意則重在人心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三

新安陳氏

留味

上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以此觀之可見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  
誠使山木既伐之後猶能禁而衛之使萌蘖之生不為牛羊所牧則  
山木得養矣人心既放之餘猶能保而存之使幾希之萌不為日晷  
所熾則人心得養矣山木得養則雨露日滋榮日盛而材木不可  
勝用人心得養則夜氣愈清所為愈善而仁義不可勝用緣是此心  
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故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則見其滋灌也見其遠禽  
獸不遠也而無物不消矣人可不知所養乎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操是操守但不是硬提在那裏只與提他醒便是操兼動靜而言  
出入是塊然自守舍是遺棄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出入便是

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在那裏出則是在那裏出則是在那裏  
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  
只指內而言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要人操而存  
之此心類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鄉是方向此四句但言本心  
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是尚難把捉底物事操存  
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人不可不常常著精采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  
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惟心之謂與是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  
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  
收斂在此即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晷時不為物欲  
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乎且也

養有得失而心之消長因之則心之繫於所養非可以時刻間斷者  
矣觀孔子有言曰此有物焉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亡而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三

留味

存而入也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特繫  
於人之操舍何如耳如此者惟心之謂與可見心之神明不測得失  
之易而操守之難須是常有得道大頭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  
而失其養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其應事接物  
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轉著那天然恰好處神清氣足  
常如平日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此章論齊王之所以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是齊王無惑乎王之不智言其不智有由也

孟子私議說人君之德莫貴於智莫病於不智齊王之不智亦無  
怪其然也

惟有天下易生之性也一操存乎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物指草木五穀暴是溫暖的意思陽氣之發舒也寒之是寒之以陰陰氣之閉固也罕是少萌是草木初生的芽

所以然者何蓋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王之所以不智正由君子進見之時少也譬如草木之

為物雖有天下極易生的也須和氣培養方能暢茂若使一日暴之

才得些陽氣之溫和却乃十日寒之不勝其陰氣之肅殺必然枯槁

零落未有能生之理也今我見王之時亦少矣猶一日暴之也我退

則詔訣雜進之日多猶十日寒之也故王雖善端發見非無萌蘖之

生然一時之開悟不勝衆欲之攻多一人之昏迷不勝羣邪之引誘

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終歸於至暗而已我亦將如之何哉王

之不智有由然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前國之善奕者也

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

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是圍棋數技也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是極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便是設使非實事也奕秋是善奕者名秋絃是以繩繫矢而射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承上文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者說來手段不智直指王說此段語未乃見王之所以不智處無惑乎王之不智殊見在言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其本非不智也

神意念其在裏面講求何由得他妙處也就是奕秋通國稱為高士

設使他教二人棋其一人專心致志一一聽奕秋指示更不想到

別樣念頭其一人雖在旁同聽却不精專心中想著鴻鵠將至欲擊

弓擊箭射而取之一心要學棋一心又在鴻鵠雖與他同學不及多

矣這豈是他蠢真知識本來不同與我以為不然也由其聽信之不

專故也今齊王雖有為善之資而無必為之志既不能純心以任賢

又不能虛己以受教其與學藝於奕秋而分志於鴻鵠者一而已矣

安望其親近君子疎遠小人以成明哲之德哉所以說無惑乎王之

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

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

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熊掌是熊羆其味甚美以喻義魚以喻生二者不可得兼則不止謂魚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凡惟其所在則致死之類是皆死生取舍所在也牛山之木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舍之分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得是得生有甚於死者謂不義也辟是躲避

一節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

其所以舍生而取義者何也蓋生亦我之所欲但遇死生之大變

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

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為苟得以偷生也死亦我之所惡但

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其死而不肯避也蓋欲生惡死

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好德之良心

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

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此節以利害之私情反言之

四書本義集註

人之利害莫切於生死而今義不衛生者何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

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惟知有生之可欲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

以苟全性命為得生之計者將無所不用其力也又豈肯為義而舍

生乎設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惟知有死之可惡而所惡莫甚於死

則凡可以苟免禍福為避患之地者將無事不為也又豈肯為義而

就死乎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是之由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有不用是不用苟生有不為是

不為避患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而取義如此

由其有是好義之心而義之可欲有甚於生故能舍生取義雖可以

苟生而有不用也不然苟生者耶由其有是惡不義之心而不

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故

然豈衆於就死者耶觀此而秉彝之良心為人之所必有昭然可見

矣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

之賢者能勿喪耳

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心是好義之良心曰賢者能勿喪耳便是

衆人喪之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

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由秉彝之良心視之是故義之可欲尤甚於生不義之可惡尤甚於

死即此欲義惡不義之心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人皆有之但衆人

由於利欲之私多有喪失其良心者惟賢者操存此心守而勿失是

以可生可死而此欲義惡不義之心獨能堅定而不變耳其實賢者

勿喪之心即衆人固有之心而非賢者所獨也

四書本義集註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

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簞是竹器豆是木器噉爾是啣碎之貌行道之人是路中凡人蹴是

踐踏乞人是乞丐之人不屑是不以為潔此條又是即義心之激發

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版說到

透徹痛切處

何以驗夫人皆有是心也今夫一簞之食一豆之羹其為物雖微然

自飢餓之人視之得此則生不得則死其為軀命所關則甚重也定

乎以得食為急不暇計禮義之何如矣故使置簞豆於旁噉碎而與

之食便是行道之凡人以其賤已亦不肯受使棄簞豆於地用足踐

踏而與人使食便是乞丐之人亦將惡其無禮委之而不屑也夫路

人與乞丐人至微賤也簞豆羹生所係利害之至急切者也

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皆有是心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鍾是量器辨是辨別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美是華美奉是奉承所識窮乏是我所知識之窮乏者得我其與我之思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官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他可類推萬鍾照上一算食一豆莫說不辨禮義而受之照行道不受乞人不屑說於我何加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為官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

大禮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則人所易昏算食豆羹生死所繫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至於萬鍾則不復辨別有禮義與否而受之萬鍾於我身何加益焉已身不能獨食萬鍾非若算食豆羹得失有關於生死者也而願冒焉受之却是為何豈將為官室計而欲極其華美為妻妾計而欲極其奉承為所窮識乏者計而欲其感我之周濟與使真以此三者之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則大異乎不受嗛蹴之心矣豈不可怪也哉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指不得則死之時而言已足止本心謂羞惡之心二鄉為身死而不受是與上兩條來梓稱言關於生死者猶不失其本心無關於生死者乃喪其本心此大不可也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其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陷於私欲故至

於失其本心也

於失其本心也

人之一身惟生死為最切以身外之物較之其得失輕重大相懸矣鄉為身死而猶不肯受嗛蹴之食今却為官室之美而受無禮義之萬鍾矣鄉為身死而猶不肯受嗛蹴之食今却為妻妾之奉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矣鄉為身死而猶不肯受嗛蹴之食今却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受此無禮義之萬鍾矣夫人之不能為賢者多是不得已而為之當軀命所關大不得已之際尚能辨禮義決生死而此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此之死生何如豈不可以已而甘為之乎當已而不已非利祿重於死生也羞惡之心人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木難展轉不已以至於計較豐約則義理之心至此喪失而無存是以能決絕於死生而不能忘情於利欲此所謂失其本心者也人能於此

而皆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此章所重只在求放心首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之可哀末言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而已

仁是心之德仁是心所具之理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曰人心者反面名之也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仁字心字亦撰略有分別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非以人心訓仁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為心也以心所具之理而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故以心之所以為心而言則心即仁仁即心而實未嘗有所分也幾是行事之空路字非停論謂此為人之路在所必行爾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

孟子說仁義之心人皆有之而能存之者少殆未知其切於人耳所謂仁者非他也是即人之心也人心方寸之中由其有這仁之生理在中方能兼總四端包括萬善而不至於塊然無用是仁非人心而何仁爲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所謂義者非他也是即入之路也凡人出入往來之際必以道義之裁制爲準方能處常知經處變知權而不陷於邪曲是義非入路而何義爲入路則可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朱子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放是放失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縱昏睡去也是放求只是要常知提醒醒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哀哉言其可哀也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爲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也

乃世之冥行徑趨者將義之正路舍置而不由却乃由於邪曲之塗徇欲忘理者將仁之良心放失而不知求却乃求夫身外之物則自暴自棄形雖爲人而失其所以爲人之理夫禽獸不遠矣不亦可哀之甚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求放心非是以一心求一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知得放心此心便在不放上放仁義而此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此一係只是教人夫其良心仁義其切於人而人自失之總之只是放心於外不知照管而已人家飼養雞犬爲物其輕設使放失在外或有未必可求者然尚且到

道遠期於必獲至於心是一身的主宰何等慎重且緣求則更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蓋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矣乃靜時昏昧動時擾亂任其放逸而不知求之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如博學之審問之恒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皆是也兼知行而言之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說味無他字見得非是先求放心只是其道在求放心也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求了放心便休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這是有得此心自能守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不是塊然空守得心便了

今天學問之道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非止一端然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只是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天下之理皆管於心聖賢手言萬語只是要人求其放心如七日來復只存此心便是不放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心存仁存而義無不在矣學問之要外此豈復有他務哉此君子所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此亦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新安陳氏無名之指是手之第四指指有五二巨指二合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第四指不切於用非人所緊要者故謂之無名指信與伸同書案是妨害於事秦楚之路乃孟子指自齊魯而視秦楚而言則爲道可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不遠是不憚其遠



孟子說吾人之身心至重之在一指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而於中未為舉動之害似不必於冰伸也。如或有能醫治其指而伸之者。是秦楚之路亦不憚遠赴之勞。務求伸之而後已。這是為何者以衆人之指皆伸而我之一指獨屈以指之不若人為恥。故不遠秦楚之路而未伸也。人情取於不若人者有如此五罪。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不子。

夫一指至小也其屬神無所歸倚尚以不若人為惡務欲求伸至於心為一身之主少有邪曲則有愧於人心之同然矣。視一指之輕重迥別其可惡當何如也。却乃屈於物欲甘人下而不辭。此之謂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之甚也。倘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孟

於惡益有須與不違寧處者矣。前新張氏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若思甚也。

此章言人不知養身也。孫

拱是兩手所圍把是一手所握。桐梓是二木名。身字內已包動容屬旋而言養之是治心以養其內諸動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

養禮智根心見而益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

孟子說吾身之於外物其輕重本自有辨乃人之味馬而非覺者多矣。今有桐梓之木其大不過拱把之間至欲細也。人苟愛其梓之美。

而欲有以生之則必培植灌溉而肯知所以養之者至於吾之一身。

三綱五常係焉四端萬善備焉吾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

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以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聖為賢亦循循可進矣。乃不知所以養之而使其身之歸於善者豈豈愛吾之身反不若愛桐梓之切哉。良由蔽於物欲而不思之甚也。苟一思之則知吾身之重一草木之不若而不可不養矣。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也。新安陳氏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也。新安陳氏

兼愛是無所不愛兼養是無所不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愛兼養意所是皮肉考是稽考善是養得其道者不善是養失其道者。後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三

孟

孟子說人固以養身為貴尤以善養為難且如人之一身四肢百骸件件皆吾所愛惜也。既兼所愛則必調護培息件件皆當兼養也。微而言之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所愛之中。則無有尺寸之肌膚不在所養之內也。然欲於無所不養之中而考其所養善否之異。何者養得其道而為善何者養失其道而不善亦豈待求之於外而有微衡哉。只是於自己身上及而求之審其何者為重而在所當養何者為輕而在所當緩養其所當重則當養其所當輕則不善善與不善。近取於吾身而自得其理而已矣。而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養其大者為大人。眼而小者是口腹費而大者是心志此一條正是上面於已取之意。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



夫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無以小害大者其小是以小

害大者害也養其大是不以小害大者其大也

人於養愛兼養之中必當考其善與不善者何也蓋人之一身合而

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貴賤之分小大之別焉賤而小者

口腹也所輕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在所重也不可以小而害大不

可以賤而害貴物或見富貴而榮願以飢渴為心官惟口腹之小體

是養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陷溺於卑汚汚穢之中而與禽獸草木

同浮沈也得不為小入乎苟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惟心志之大體

是養則道心為生人心靈命入於高明正大之域得不為大人乎

養其小者是重其所輕而養其大者是重其所重而

所養者善矣人其可不敬於斯乎

今有場師各其梧檟養其檟則為場師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二 養

場師是治場圃者梧檟是種皆美材也檟是木小者所謂酸棗

也非美材也 所謂小不可以害大者不可以害貴者試自材木而言設使為場圃

者於梧檟美材養置之而不加培養却把那檟之木反養之而益

其為狠疾人也不善養者何以異於是哉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是專養口腹者賤是鄙賤也

觀養木與養指者之異可見人之養身當養其貴且大者矣乃若飲

食之人為飢渴所害只圖腹足則必為人所輕而莫不鄙賤之矣

為其專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自處於可賤之地故人從

而賤之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無有失是不失其大體此二條是反覆說養小者之必有失益以見

養體者當知所擇也

若使飲食之人依所當飲食所當食不至以小害大以賤害貴而

其大體則飲食於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乃無命所關豈但為大

之膚哉則口腹之養本亦無害也但養小之人無有不失其大者

其所以可賤耳蓋口腹雖所當養而心志必不可失養非謂養心志

者不當養口體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

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故謂之大人者也

鈞是謂從是隨天體是心小體是耳目之類

公都子問說天下之人都是一概然或稱為大人而為世所尊或

為小人而為世所鄙此何謂也孟子說大人小人之分惟在所從而

已蓋吾人一身體有大小誠使一身舉動惟以大體為主而小體莫

不聽命這叫做從其大體從其大體者則為大人也若使此人舉動

一惟小體是徇而大體反不得主張這叫做從其小體從其小體者

則爲小人也直解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可也可謂曰司視不思是思不能思也思是思也上兩箇物字主外物言下一箇物字主耳目言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引是

引將去心之官則思是主於思得之則不失之謂得其理而物不能蔽也思則得之說得廣註中凡事物之來不專指聲色言下云先立

乎其長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舉起來此字通指三者立字有力謂之立者是要卓然堅立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

也先立乎其長者一句正是答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意耳目之官不思至不思則不得是解大小體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所以

爲小體也心之官至不思則不得所以爲大體也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所以從乎大體也不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反從乎小體矣存疑

公都子又問人同此形體則空同此運用乃有從其大體者從其小體者此何故也孟子說大體小體之所以分者蓋以耳可聽目可

視是耳目之官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故易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夫外物物也耳目亦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

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矣此耳目之所以爲小體也若夫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須是去思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底做是是底做不是物來蔽之便順他做去則

失其職矣此心之所以爲大體也此小體大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

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苟知心之爲大而先有以立之於思處用上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志

新明堂

能不安思夫然後事至能換物求能應視必其所當視而視也惟明聽必其所當聽而聽德惟聰則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此所以從乎大體也存疑能從其大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此爲大人而已矣苟心失其職而求不從乎小體而爲大人豈可得哉直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此章言得人棄天爲小人之事也孫疏

仁義樂善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無一之不實者樂是樂斯二者之樂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是樂之至即

仁義之實者無一息之閒斷也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爲我有乃爲可貴雙峰語

孟子說人皆知爵位之爲尊而不知吾身之可尊者不獨在爵位也

有俯乎天理自然之貴非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天爵者有出於人爲使然之貴乃人所得而予奪而謂之人爵者如何謂之天爵蓋以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仁義發於心而念念皆實之謂忠仁義見於事而事事皆實之謂信樂此仁義忠信之貴而樂

則生則惡可已而無一息之閒斷焉此雖大行不可得加窮居不可得損乃所謂天爵也如何又謂之人爵彼夫九命而爲公六命而

爲卿三命而爲大夫列此爵命於朝而得之者貴矣之者賤此不出於已而出於人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使然乃所謂人爵也爵有天人

之異如此直解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

心未于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三

天

新明堂

古昔盛時人知自重學唯爲己惟盡夫仁義忠信之理造於樂善不  
倦之地以修其天爵者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初無異於人爵也然  
爲士者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  
及之意是以道德修而名譽流州里舉之人君用之公卿大夫之爵  
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朱子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  
亦必亡而已矣

要是求亡是弁所得之人爵而亡失之 朱子  
今之人則異於古人矣其始初亦知天爵之可貴也但其意非爲道  
德不過藉此以要聲名求富貴爲得人爵之地耳及至人爵既得而  
意已滿遂以天爵爲無用而棄之而不知仁義忠信爲何物矣蓋無  
所爲而爲者誠也故堅其守而不移有所爲而爲者偽也故得所未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三 完

而遂已耳夫假天爵以要人爵是不知天爵之爲真其心固已惑矣  
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殊不知人爵之可要徒以有此  
天爵耳天爵既棄則民望既失公論不容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亦  
亡失而不能保矣人豈可不反求諸己而徒慕乎在外之榮哉 且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此章言勢分之貴無與於己性分之貴不資於人欲人重內而輕外  
不可徇物而忘我也 且解  
貴是榮重貴於己者是在己者謂天爵也卽下文仁義禮樂弗思耳  
是蔽於物欲而不能思此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 朱子  
孟子說人情莫不矜榮而惡辱故欲貴者人心之所同然也但人人  
有貴於己無待於外而自足者特心蔽於物弗思而求之耳 且解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良是木然之善指所性之貴也趙孟是晉卿趙氏世呼趙孟晉公  
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蘇安悅氏

夫貴於己者乃本然之貴與生俱生謂之良貴也人之所貴者必資  
於人而後貴非良貴也如趙孟爲晉國執政之卿能操爵位以貴人  
者然能以爵位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  
人安得而賤之哉然則欲貴者信不可不反求諸身矣 且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今聞廣舉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綺也

詩是人雅既醉之篇按詩德字本指思慮蓋主人之德也今日飽乎  
仁義 則是在我之德斯亦斷章取義也飽是充足顯是欲兩不  
願室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是不將道術爲念謂無所慕於彼也  
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皆足肥肉梁是稻粱今是善聞亦譽也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三 早

是遠人譽是美稱文綺是織衣服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 朱子

人之所貴者固不得如己之所貴者矣然則人能得夫己之所貴者  
又何必慕夫人之所貴者乎詩經既醉之篇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夫飽不曰味而曰德者何哉蓋言德莫美於仁義君子戴仁而行  
抱義而處則理義悅心而天下之至味在我矣觀在人之膏粱安足  
以動其心耶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飽乎仁義雖不求聞譽而  
自然令聞昭宣廣舉四達貫大舜宏而天下之至榮在我矣觀在人  
文綺之華安足以介於懷耶所以不願人之文綺也蓋心泰則隨處  
皆足內重則外物自輕此所謂良貴也人之合良貴而外慕者何其  
弗思之甚哉 且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

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此章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

與字解作助字人皆謂仁不能勝不仁都去為不仁不肯為仁豈不

是有助於彼存疑

孟子曰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

欲消固不兩立也是仁之勝不仁就如水之能克火一般乃一定之

理而不可易者也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以常存之天理而退

人欲於將萌耳乃今之為仁者為之不力是猶持一杯之水以救一

車薪之火火必不可得而熄矣人見火之不熄不說是水之力小遂

遂之說水不勝火夫一暴十寒倏得復失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

之人欲乃遂以為仁不能勝不仁而不加勉焉此言一出由是不仁

之人皆信以為仁之難成將甘心於不仁而縱欲滅理無所不至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三 聖

是又及助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亡猶無也

以吾觀之此人心亦且厭倦怠棄并與其所為杯水之仁而亡之

矣學者觀此可須臾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度明則人欲寢消及其至

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矣

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九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不

熟由於為之不九

美稊即禾中之莖草乃草之似穀而其實亦可食者不熟之熟是成

熟熟之之熟是純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便見稊稗之不及熟為可

恨而非有慕於稊稗也熟無所用力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

無他也

孟子說學莫先於為仁而仁必期於有得不觀之五穀乎彼五穀之

為物天所生以養人人所資以為食固種之美者也然所以謂之美

者以其由種而耘而穫可以為粒食之資耳設使苗而不秀秀而不

實則反不如稊稗之成熟而美者失其美矣為仁不成亦猶是也蓋

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

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苟為之不熟則若存若亡暫得暫失反

不如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者亦在乎皆察於念慮體驗於躬行於

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亦如五

穀之苗而秀秀而實焉斯已矣不然是自喪其美而與五穀之不熟

者等耳豈不有愧於他道之有成哉故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使恃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三 聖

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毅學者也必至於毅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也

羿是古之善射者志是期必毅是引弓至滿學者是學射者

孟子說天下之專未有無法而可底於成者故善教者必有所據善

學者必有所循不觀之曲藝乎天下稱善射者莫過於羿羿之教人

以射安若有心得之巧乃其教之之法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發專

從他學射者也只是開弓引滿期至於發專波專之外羿不能有其

教弟子不能有異聞也蓋發專乃引滿之限射者志於是而與精力

久則善中矣此射者一定之法學者安得而違之哉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是工師現所以為規矩所以為友誨亦教也學者是學匠者

家語式

大匠教人制器。室亦有制。運之智。乃其教之之法。只是引規執矩。使之為方圓。從他學藝者。也只是引規執矩。學之為方圓。規矩之外。大匠不能別有所傳。弟子不能別有所習也。蓋規矩乃制器之則。工者守其規矩。而真精力久。則能巧矣。此大匠一定之法。學者亦安得而違之哉。曲藝且然。則聖人之道。可知已。直解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三終

聖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之二十四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甫較閱  
靖子寧

○任人有問屋廡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鼓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宋子

在國名在齊楚之閒任人是任國之人屋廡子名理是孟子弟子。宋

戰國之時人多昧於理欲之辨故任國之人有問於屋廡子說人不可一日無禮尤不可一日無飲食不知禮與食二者孰孰為重蓋屋

廡子答說飲食雖切於養生而食又賴禮以節其流無禮則必失之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禮是禮重於食也。直解

不能得妻不親迎則得妻謂其家貧不能舉六禮之類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

親迎之禮法許如此任人此間只重死字及不得妻字上

屋廬子答說好色之人其而色又賴禮以別其嫌無禮則必至於淫是禮重於色也

於食矣以若他禮之類則禮不可食必飢而死惟不以禮食則俯從禮禮食如嗟米之類則禮不可食必飢而死惟不以禮食則俯從禮

往就而食之則得食當此之際尚必以禮乎吾恐食可以無禮而生不可以滅性謂禮之重於食始不然也禮固重於色矣設若貧乏之

甚而欲娶妻者其親迎之禮有未備焉若必拘親迎之禮則不可以得妻若從殺禮不拘親迎則可以得妻當此之際亦必以禮乎吾恐

婚禮可以不行而人倫不可以廢廢謂禮之重於色殆不然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何有是不難言何有為不可答也

屋廬子屈於其說不能對明日乃往鄉邑備選任人之言以告孟子

孟子說禮之重於食色者禮之常任人之所節問者非之變於各此

問何難之有蓋事無常形而理則有定分惟以理折之則其辨不致

而自屈矣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猶是也故本謂下末謂上言不取下齊而徒取上齊方寸之木至末

喻食色也山小而高者曰岑樓是樓之高從以山首為

此二句且虛說喻不以禮為重而重於禮矣

重者與禮之輕者也則食色固可重於禮矣

蓋禮重而食色輕者以大分言也如任人之論則是不較其本末而

禮反輕於食色矣蓋不揣本而齊末也且如岑樓至高則木至卑

從其根底而比較之也如不從下而揣其根本惟就末揣比其

高低則舉方寸之木可升之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食色而加於禮之上其高下失平何以異於是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此金字是五金之總名鈞是帶鈞古人束帶其帶有鈞以金為之其

全最不多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

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二節語意亦相承皆起下文取食之

重與禮之輕者一條意

然此非以論禮與食色之輕重也禮與食色正當較其大分

本重於食色矣夫謂金之質至重羽之質至輕者豈是說金不必多

羽不必少將取一鈞之金以抵一與之羽而鈞金反輕與羽反重之

謂哉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而比之奚翅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

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禮之重於食色猶之岑樓本高鈞金本重也而任人乃謂食色為重

禮為輕其所以比較之者失其平矣如禮食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

往應之曰：鈔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鈔，則不得食，則將鈔之乎？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終是振轉臂膊，用絕控摟，是幸處子，是處女，此一係是於食色，與禮兩邊各舉其重者而權衡之，則禮之重於食色也彰彰矣。案引

惟取禮與食色之重者而此之，乃見禮之為重耳。汝何不往應任人說子以飢死為誠性，食因重矣，然敬兄亦禮之重也，設使當飢餓之際，鈔終兄之臂膊而奪之食，則得食不鈔，則不得食，則將干犯禮

義，忍於終兄而奪之乎？以不得妻為廢倫，色固重矣，然以正相從，尤禮之重也，設使當歸贖之時，賂東家牆而牽摟其處，女則得妻不摟

則不得妻，則將廢棄禮法，敢以踰牆而摟之乎？此二者禮與食色皆甚重者，而以此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益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摟人

四皆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四

處女以違婚娶之禮，禮之重於食色，顯然較著矣，以此而應任人任人尚何說之可解哉。直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此章之要在為之而已，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相應，行求皆所以為之也。陳氏

曹交是曹君之弟，交名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孟子曰：然，以其有此理也。案引

曹交問於孟子說聖人莫過於堯舜，疑若古今絕德非人之所能為，乃有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不諱果有此理乎？孟子說堯舜雖聖賢，人同類何不可為之，有信有此理也。直解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九尺四寸以長，謂九尺四寸又長些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何註

孟子曰：然者，言人實皆可以為堯舜也。其所以可為堯舜，在於性善而求盡之者，則未之言也。故曹交以形體為言，曰：交聞文王之長十尺，湯之長九尺，皆能為堯舜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於湯矣。

但食粟而已，不能為堯舜也。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耶。大說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是字指形體為是修為，言所以為堯舜者，不在於形體而在於修為也。有人於此，以下則中其意，匹是鴨，雞小鴨也。鳥獲是古之有力人，能舉移千鈞，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正言人皆可為堯舜，以

四皆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五

不勝為患者，患不能為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九兩，箇為字，輕與上下亦為弗為二字，不

孟子說聖人所以為聖，不在形體之闊，子乃以尺寸長短較量湯交何有於此，亦惟願作聖之志，而繩勉以為之而已矣。夫夫人皆可以為

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為，耶有人於此，匹之雞，雖至輕也舉之而不能勝，則為無力之人矣。今日舉百鈞而不難，則為有力之人矣。是則其為有力人，無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者，莫如

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然則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為鳥獲而已。使人能為堯舜之所為，非仰堯舜而向人，豈以才之不勝不克為堯舜

為患哉，甘為暴棄而弗之為耳。誠一為之夫，何不勝之患也。直解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長者是老弟是順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只是對那不孝不弟  
感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此孟子直說得為  
堯舜之容易處家引

人之不能為堯舜者其患固在於不為夫然堯舜豈難為者哉今夫  
長者在前我徐行而讓步於後這便是知敬長之禮叫做弟使長者  
在前我疾行而突出其前這便是有傲長之心叫做不弟夫徐行者  
不過於步趨之間遵先後之序非甚高遠難行之事也豈人所不能  
哉惟其忽長幼之節是以廢事長之禮蓋自不肯為耳豈知道孝弟  
之道近之則為吾人知能之良惟之實為聖人盡性之專故堯舜  
為人倫之至其道若至大而無以加然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  
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普濟  
庶民而天下定此孝弟也孝弟者性分之所固有日月之所當行與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四

六

禮記

舜亦惟於孝弟盡之而已矣豈能加毫末於是哉夫聖道不越於孝  
弟而孝弟之道乃在夫行止徐疾之間然則欲為堯舜者信乎其難  
難矣通解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  
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堯服是衣服不踰禮堯言是仁義之言堯行是孝弟之行三句都須  
說分明說桀服是誦說非常之服桀言是不為仁義之言桀行是誦  
虛之行實有於此一餘說為堯舜在乎修為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  
舜之道不難為此一條則教以為之也存疑

堯舜之道不外於孝弟聖人果不難為而為之則在我也自吾一身  
而言衣服言動之皆皆道之所在學聖則聖學在則在在子之視何  
何如耳子若服堯之服而非先聖之法服不敢服堯之言而非先

聖之法言不敢言行堯之行而非先聖之法行不敢行如此則又身  
循禮禮貌言動一本乎孝弟則是堯而已矣子若服桀之服而從其  
禮其之制備桀之言而從其邪辭之辭行桀之行而從其暴虐之事  
如此則悖理亂常禮貌言動不循乎孝弟則是桀而已矣為聖為狂  
惟在乎我故曰是有於此是亦為之而已矣家引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作願留而受業於門

交得見於鄉君時孟子居鄉曾交以事過鄉願留者曾交自願留身  
於鄉也孟子原是鄉人家引

曾交聞孟子之言有感於心就交始初只疑聖道難為幸而得聞夫  
子之教乃知堯舜可學而至此心求救之誠不容自已如得見於鄉  
君可以假借旅館以為駐居之所願暫留於此受業於夫子之門雖  
庶幾得盡聞聖道之極終成學聖之志矣通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四

七

禮記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道道字說得廣不專指孝弟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弟弟當敬弟當  
親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求入新可與  
者耳歸字對留此受業說求之是求之事機教長之問有餘師謂有  
不少也道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依那道理做便足以道為師所謂有  
餘師也如惻隱之心發見道惻隱便可師此尤之便是吾師豈  
尋常是非亦然存疑

孟子曰子欲假館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雖不  
道者具於性分之內者於日用之常譬若坦然之大路為衆人所共  
由者也豈難知哉人患不求耳子若歸家庭之內而求此道於  
教長之闈於吾向之所謂孝弟者務身而力行之則性分之內  
聖賢之學皆在焉矣



行即此是師道在於此則師在於彼則師在於彼皆無生

而弄師者所謂有餘師也又何必留此而師我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也章言小弁之詩乃怨其所當怨者也

高子是有齊人小弁是雅篇名周幽王初發中后生太子宜臼後得

棄於生伯服其變受之其幽中后而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師為作此

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因名其詩曰小弁小人之詩言非君子之

詩也怨是怨親之過疎無溫柔和平之意

公孫丑問說吾聞高子之說詩也以爲詩三百篇多仁人孝子之言

惟小弁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其說云然

公孫丑說高子謂詩之意實乎溫厚和平况小弁之詩又處父子之

間乎讀其詩但有哀痛迫切之情而無溫厚和平之意此所以爲小

人之詩也

曰國故高變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說笑而道

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變之爲詩也

國謂親謂不通爲猶治也越楚夷國名關弓即是射之之字正

指有人於此之人道是語說是在之或是在親愛之不使其妄殺人而

指於親

孟子說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國故高變之治詩也類

其詩之怨則誠然也因其德而遂謂之小人則非矣小弁乃怨其所

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欲射此人我雖知其殺人之

不可然下過從旁談笑而開道之初無急迫之意此豈有他故哉以

越人與齊情分疎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越而射之也如使其

人與齊情分疎遠利害本不相關故因其越而射之也如使其

關弓而欲射此人則已憮然恐陷其兄於殺人之罪當心向前垂涕

泣而勸止之不勝其懼懼之情矣此豈有他故哉以兄與我手足至

親休戚本同一體故因其親而親之也今小弁所處正與其兄關弓

而射的一般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也蓋愛親之

心仁之發見者也

詩也不亦因乎

口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是却風篇魯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詩以自責

也

公孫丑說小弁之怨固是親親至於凱風之詩七子不得於其母猶

小弁不得於其父也何爲痛自刺責却不怨其親乎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機也愈疏不孝也不可機亦不孝也

愈是益言已疏而益疏也疏是木激石謂水所激機之石機即是

但是木激石流去處或水涯石乃謂之機不可機言激之而機

若石怒乃水怒蓋當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叫機石

激水而致怒也

孟子說小弁凱風其言異凱風之性雖是有過然失節之屬止於

於身來是過之小者也若小弁之罪乃人倫之大變在社傾覆

是過之大者也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

不怨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忽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

薄矣是已疏而益疏也於心何忍焉親之過小則特以一眚之

而少有虧於天性若此而遠怨焉則水中不可容一礫石一

石則叫號而遠怒矣此之謂不可機也於心亦何忍焉以此

真則有忘親之心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廢則無廢親之心亦不可謂之孝也此凱風所以不怨也怨與不怨各有攸當豈可此而同之乎直解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慕是慕其親而不忘作小弁者自是未利得舜地位蓋亦取其意類之相同耳直解

昔者孔子稱贊大舜說舜其為天下之至孝矣年至五十猶慕其親而不忘非至孝其孰能之可見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血於親當視而說怨慕說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高子乃以小人口之何其說詩之固哉直解

宋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否之別

附錄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十

與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

宋是姓豈是名還是道遇石丘是地名趙註

昔戰國策士有姓宋名桓者將往楚國遊說楚王孟子偶然與之相遇於石丘之地直解

曰先生將何之

宋桓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趙註

孟子問宋桓說先生此行將何所往直解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秦王將有所遇焉直解

遇是合釋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趙註

宋桓說今日百姓之苦莫甚於戰爭而列國相爭莫甚於秦楚吾聞秦楚二國與兵構怨戰國不休意將南向而見楚王說以罷兵息民

之說便無攻秦說或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向以見秦王說以罷兵息民之說便無攻楚不過於楚必遇於秦或者二王之中將必有一處遇合則吾之說可行而志可遂直解

曰柯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孟子敬宋桓自稱其名曰柯指是大指言其不利其空指秦楚之王及三軍之士說不利言與兵之不利也號是名號直解

宋桓戰國之士孟子已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入之耳故又問說先生此行往說秦楚我且不敢問其詳恐只願聞箇大指說之以何為辭乎宋桓說兩國構兵由其見利而不見害其我將言其兵連禍結民困財盡弄為困者之利也孟子曰先生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意在措天下於安寧志誠大矣但

謀人國家之事宜論道理不安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構兵為不利則是以利為名而欲秦楚之王惟利是從也名號不正將恐利未必得而害已隨之殆不可也直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附錄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十一

三軍之士有有位者有無位者自將校以至卒伍皆士也下文為人臣者為人子者為人弟者即三軍之士也直解

何以見其不可也蓋說之以利使之能從亦利心耳利之所在衆之所趨有利必有害也如使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說道罷兵息民乃國之利則秦楚之王必欣然悅於利而投戈解甲以罷三軍之師而

經 167-336

此三軍之士得免於鋒鏑死亡之憂其誰不樂起士卒亦樂罷而悅於不戰之利也利端一倡舉國之人皆熙熙然爭務於利為人臣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君而無實心盡忠者矣為人子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父而無實心盡孝者矣為人弟的懷圖利之念以事其兄而無實心敬長者矣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惟利是圖竟不知有仁義皆棄去仁義懷利以相交按如此則見利必爭去利必怨親愛之心既忘篡弒之禍必起然而國不至於滅亡者未之有也夫利之說一行而其害至於下人之國先生欲以此為說而說秦楚之王不亦誤乎五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也另說他去做仁義也仁義只在構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也過制非義是也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箇仁義之心去事君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中說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誠使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說道殃民非仁伐國非義則秦楚之王必欣欣然悅於仁義而休兵止殺以罷三軍之師而此三軍之士亦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倡而人心惟知仁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自謂事君者臣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忠矣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自謂事父者子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孝矣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自謂事兄者弟職所當然非有所利而為

恭矣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知有仁義而不知有利是去利懷仁義以相交也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悌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長之意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與王業而天下者未之有也先生欲說秦楚之王亦說之以仁義可也何必以利為言哉夫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鍾欲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西山真氏

○孟子居邠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此章言君子於交接之際動不違禮或見或否各以其空者也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處皆蓋邠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季任是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邠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以幣交是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不報是不往答拜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蓋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儲子是齊相也孟子居於邠國時有任君之弟季任者其兄有朝會之處替他處守其國一向仰慕孟子的賢遂使人自任至邠執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及處於齊平陸之邑時儲子正為齊相他也仰慕孟子的賢使人自齊至於平陸執幣帛以為納交之禮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報焉其受幣之同如此孟解他日由邠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兩矣連是屋廬子名聞是邠國謂已得聞際而問非謂孟子所處有兩屋廬也屋廬子如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聞際而問之

及至他日孟子自鄒至於任國乃親去見季子以報前日之禮又  
日自平陸到了齊國却不親去見儲子以報他前日之禮其狀禮之  
異如此屋廬子喜曰其交也皆同其答也有異聖賢之處此必有義  
禮存焉遂得其間隙而問之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

為其為相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朱子

屋廬子問於孟子說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安問一往見也今夫子  
之任就往見季子及至齊不肯見儲子夫子之意豈是為儲子為齊  
相不似季子攝守君位之尊故輕之而不見耶且解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是周書洛誥之篇以物奉上叫做身多是厚儀是禮儀物是儀儀  
儀不及物是幣物有餘而禮意不及其幣役字解作用字不役志于  
享是不用志於享書曰享多儀至惟不役志於享此數句皆指禮儀  
而言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公告戒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別之與禮  
質者事也象引

孟子說君子交際之義只論道理不論名位我之不見儲子非以其  
為相之故也周書洛誥篇有云凡人享獻之禮皆在禮意有餘若幣  
物有餘而禮儀不足雖幣帛交錯都是虛文這便叫做不享惟其未  
嘗用志於享故耳且解

為其不成享也

不成享是不成箇享禮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  
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其物是乃  
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新安陳氏

善之言如此其意蓋謂享人者必先有是禮禮之禮而後得之以善

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於享而但以物為享則所謂  
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為其不成享故曰不享其所以不見  
儲子者亦以其不成享耳且解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悅是喜其得孟子之意不待之鄉是為若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  
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得之平陸言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  
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徐氏

屋廬子得孟子之言而悅以聖賢所處信有義理而不苟也或謂  
有疑同一幣交也何有成享不成享之異乃問之屋廬子曰季子為  
君居守國政統於已也況由任至鄉則越國矣是季子不得之鄉則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特為齊相統國政自有人也况平陸又在  
齊之境內是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不及其物

也君子之所為一履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後焉而已矣

淳于堯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  
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此章見孟子於齊王當時必有故而夫但不欲顯言而詭奧隱伊  
以禮之見循不禮故又引孔子之事則其事益顯矣然終不言其禮  
亦所謂見幾明決用意忠厚也存疑

淳于堯是齊之辯士名是錄譽實是事功二字要作一類看不必細  
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凡仕進的人所屬便在此二者先名實  
是以名實為先為人是志於救民後名實是以名實為後自為是  
欲獨善其身在三卿之中者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管處此三卿之  
中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仁是全盡  
地心之理且解

淳于堯因孟子事齊無功而去乃說之曰天下之道一出與處而已若以功名爲急務而汲汲然先之者這是心存於救民而爲人也若以功名爲後圖而泄泄然後之者這是志在於守已而自爲也出便是出處便是處總之今當此心之理方是仁者之事今天子當路於齊位居三卿之中則是志在爲人而非自爲者矣乃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濟民名實未加於上忽然致仕而去既不成就又不成人已兩無所成仁者固如此乎首發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汗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下位是士庶不指有官者五就湯五就桀是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其趣是心之所存仁是無私心而合天理君子亦仁而已矣亦三子說開去不指三子乃孟子自謂也何

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此條是反兇所問題

蓋兇所問言不爲人則自爲孟子舉此三子言伯夷不屑於就者此柳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去者是仁不去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爲人自爲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象非

孟子說子疑我去固爲木仁是徒泥去就之迹而未嘗察我之心也且以古人言之寧居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感幣聘而就湯因湯進於桀而桀如是我者五慙倦以救世爲

者伊尹也不羞汗君而事之不辭小官而居之由山然與物無忤柳下惠也三子者一專於清一專於任一專於和其道之不同有如此然其心之所存則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何也曰仁也蓋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也故伯夷之去非沽名天下無道在斯當去

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此條是反兇所問題

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柳下惠之不去非貪祿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世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勝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不用而復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爲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然則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矣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何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則於去者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鬪而不閉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存疑

曰智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政是爲魯相子柳是泄柳子思是孔伋爲臣凡布列席位者皆是削是地見侵奪滋甚甚是亡其土地者多兇議孟子雖不

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淳于堯又譏孟子說賢者處世之道固難盡同而其濟世之功實難取必賢者魯穆公之時以公儀子爲相而使之總理國政以子柳子思爲臣而使之分理衆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謂賢人而穆公用之空乎有扶衰撥亂之功尊主庇民之效矣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魯之削弱滋甚如此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其去就亦未足爲輕重也直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則何可得與百里奚事見前篇亡則何止於削故曰削何可得

孟子說賢人去留皆可謂其無益也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貪受首隆不能用之而去虞公遂見執於晉與就俱亡及其去而之秦穆公加之相位言猶計從遂霸西夷顯名天下夫以虞公一不用百里

奚卽至於滅亡而不救雖欲如魯之制地何可得與然則者之僅存於削而不亡者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豈可謂賢者無益於人國乎直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騷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祀梁之妻誓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豈未嘗視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死必識之

王豹是衛人善謳淇是水名騷駒是齊人善歌高唐是齊西邑騷騷有曲折也歌長言也華周是華旋祀梁是祀殖二人皆齊大夫禮死於苗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功謂功名竟以此歸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朱子

淳于髡設難以譏孟子說賢者之抱負難知而事功易見其理而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益於人國死豈有不知者乎昔者衛人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河西之地凡近淇水而居者皆化之而善謳齊人絲駒善歌居於高唐之邑齊右之人凡近高唐而居者皆化之而善歌華周祀梁之妻因夫死於戰關哭之而哀因是一國之中其俗皆變而善哭即此三事推之凡有才德蓋諸內必有功業著於外苟身為其事可以自見其才而却無功效之可指者豈未嘗見有此人也有來當今之世實是無賢者也若果有賢者生於其時則有功可見而死必識其人矣今

既未見其人安望其有益於國哉直解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不用是不能用其道祭是郊祭是所肉稅冕是脫去冠冕不稅

寬而行言其急耳寬非行衣服也微罪屬孔子苟去是無故而去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就燔肉上見得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與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肉為得罪於君其用意欲人各其以微故去國在孔子有微罪也然雖小事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君子之所為二句當係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何

孟子曰賢者未易識也昔者孔子嘗為魯司寇然魯之君相或以女樂而不之用孔子之心已決於去而猶未去也適遇魯有郊祭禮當賜大夫以昨又不頌及孔子於是孔子雖冠冕亦不暇脫而行焉當是時人之不知孔子者以為為肉而去固不知也其知孔子者以為郊必致燔乃待大夫之禮今這等政慢是為無禮而去亦未為深知也蓋孔子欲在已以微罪而行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

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使人各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且在此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其見幾既如此明決而用意又如此忠厚當時安得而識之即此一舉可見君子之所為在尋常疑議之外衆人淺陋之見固不能識君子微意之所存也可謂世無賢者哉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下孟卷二十四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章言王道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孫疏

五霸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王是夏禹商湯周文武今之諸侯大夫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罪人之事下別言之趙註

孟子見世道浸衰王降而霸霸降而戰國其勢將使先王紀綱法度

蕩然無存者故著其罪以儆之古治世安民德莫有過於  
三王者三王既往五霸迭興雖不無扶衰撥亂之功然功之久而罪  
之魁乃得罪於有道之世而為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之諸侯其位  
不知有王法之可守始又得罪於五霸而為五霸之罪人也若夫今  
之大夫且並不知適略之可守始又得罪於今之諸侯而為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且前

天子適諸侯曰巡天子曰巡職春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碎田野蕪老尊賢後傑在位則有慶廢以地  
入其疆土地荒蕪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  
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省耕省斂巡狩述職皆然土地群謂增舉也田野治而熟地言上地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辟是無不田之地田野治是無不耕之川養老者無凍餒之老如王  
制之養國老也及死事者之祖父是也尊賢者重有德也後傑在  
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培克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修百  
職者不與尊賢相混慶是賞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土地荒蕪兼田野  
不治在其中遺老是棄老者而使失其養失賢是不見用培克在位  
是聚斂之臣讓是責貶其爵是公臣為侯侯貶為伯伯削其地又是一  
節不拘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始封時制也六師是六軍之衆移  
之是誅其人而變置之也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  
以伐之伐是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據是奉帝諸侯以伐諸侯  
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天子適諸侯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天子  
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是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  
師移之是言述職之事皆舉先王之法而承之以是故天子討而不

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諸侯以伐諸侯  
一事但即此一舉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  
只曰天子討而不伐云云者舉一以該其餘也即此便見得五霸得  
罪三王處不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案引

何以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益三王之世紀綱振舉法度修明天子  
以時巡行於諸侯之國是叫做巡狩諸侯以時朝覲於天子之庭這  
叫做述職時乎春日正是百穀耕田之時候中間有播種不足必  
必賑貸以補益之使他不妨於耕時乎秋日正是百姓每收穫之時  
候中間有糧食不足的必賑貸以周助之使他不妨於斂天子省於  
畿內諸侯自於國中王之世人皆家給人足而無饑乏之患者以  
此焉耳以巡狩之事言之天子之適諸侯本以巡其所守之土地取  
察其治否也若入其疆內見其土地開墾田野修治老者養之以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而不至凍餒賢者尊之以禮而國或遺棄惟用後傑有才之士使之  
布列庶位如此是能克謹侯度有功於王室者也則有慶賞之典增  
益其土地以示優異之恩焉若入其疆內見其土地荒蕪四境不治  
老者遺棄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禮意不及惟用培克聚斂之臣  
使之損下益上蠹政而殃民如此是忌棄封守遺棄予王章者也則  
有威讓之令切責其愆以示斥罰之義焉夫以巡狩一行而慶讓並  
舉其所以綱紀世道之具聯屬人心之機皆在於此此所以為三王  
之制也以述職之事言之諸侯朝於天子本自有常期也使其如期  
而至固必有賚予之典矣設或一次不朝是慢上之漸也則貶其爵  
位以次而降其官再一次不朝是陵替之端也則削其土地以次而  
損其祿如或三次不朝則特胤已極不但當削其地而已遂命六軍  
之衆往誅其人而更置賢者焉此述職之法亦與巡狩同一慶讓之



典者也三王之制度如此以北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皆自天子出而天下諸侯無敢自專而無不承命者是故天子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必親與伐國之師諸侯但承命以伐罪人而不必擅與討罪之旅此體統名分所在由三王以來未之改也若五霸者則不用天子之命牽連與國之諸侯以攻伐諸侯之敵已者名雖為伐實同於討三王之法遠廢盡交那一件不是得罪三王是哉故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前解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諫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仕無世官官事無所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幽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注

盛是強盛葵丘是地名束牲載書是束縛牲口將誓書用置盛載於上歃血是塗血於口以示不背盟誓的意蓋此舊性特地是取血用敬信服人無事歃血謂桓公也雖諸侯同盟主之者桓公也五命即載書之辭皆天子之禁也樹是立已立世子不得擅易無以妾為妻是不得立妾妾為嫡妻尊是致其隆尊是養之以為用尊賢育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也賢者固有德才者亦有德故總曰以彰有德實是賓客旅是行旅無忘是皆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上無世官恐非才也孫是兼其職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必得是必得其人專殺是以私怒行戮大夫有罪則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幽防是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是閉塞疆殺下使戰賊封而不告是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言若語謹歸於好是無推怨而違五禁之命前引

何以見今之諸侯為五霸之罪人蓋五霸之中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為強盛當時葵丘之會諸侯咸集桓公但就壇坫之上束縛牲體盛載盟書以與諸侯約誓更不消殺取其血以塗於口而威信服人諸侯莫不聽從如此其命書之辭有五初命曰罪莫大於不孝有則斷以大義必誅無赦世子既已樹立受命於朝不得變愛庶子相謀更見以插國本安所以配身敵體而上承宗廟者也名分已正不得有所廢立用妾為妻以亂嫡庶此終身治家之事不可犯禁者一也再命曰賢才皆有德者也必尊禮賢才而盡其體貌養育才者而身其常祿所以彰顯有德之士使榮傑能自表見而益堅其效用之心此用賢則治之資不可犯禁者二也三命曰老者年高於人當有以敬之幼者未及成人當有以慈之四方之賓客行旅不可忽忘必善待之如此則近悅遠來而人心悅服不可犯禁者三也四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注

命曰士無世官恐非才也有功之士但當世其祿而已百官之職各有分職不可使之兼攝而庶務至於廢弛欲舉用有德之士必選於來而務在得人欲誅伐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而不敢擅殺如此則擇人任事而刑賞清明不可犯禁者四也五命曰得鄰國當以起心交相體恤有水旱之災無得曲防水利使專於己而病於人有凶荒之虞無得閉過糴販使我有餘而彼不足至於國邑之土地人民皆當聽命於朝無得專擅分封而不告天子如此則既有睦鄰之仁又有尊王之義不可犯禁者五也五命既終而又叮嚀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此既盟之後務尊五命之禁以歸於和好也五霸之禁嚴切如此是猶知有天子之命也今之諸侯則皆怙然犯此五禁莫得罪於五霸矣我故說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前引

長君之惡其罪小蓬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蓬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卒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是君有過不能諫而又順之則其過從此長矣存疑

是君之過未萌而先意以導之是已之意思與君相達也

何以見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蓋君之設立大夫謂其能輔

之以正也若君之過既已彰若不能犯言放諫却乃曲意順從以助

其長道叫做長君之惡此無能而與儲阿諛之小人固為罪矣然其

罪猶小也若君之過尚未萌却乃先意迎合以導其非這叫做逢

君之惡此有才而傾險陰邪之奸人也其罪甚大不可容矣蓋君有

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

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

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見者善猶淺難知者

善不可言也我故說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然五霸得罪於

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與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

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林氏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此章是孟子欲慎子導君以仁勿殃民而為不仁也蘇安陳氏

慎子是齊臣朱子

昔齊君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以取南陽孟說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是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用之是使之焉殃民是

陷之死地也者字作人說明其為堯舜罪人所以斥之也朱子

孟子止之說兵凶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必教民有

素使之人事父兄出事長上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

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今魯國之民未教之民也不

先教民使之知禮義而欲用之以戰吾知彼既無親上死長之心又

安有勇往直前之氣不足取勝必至敗亡是殃民也殃民之人聖王

之所必誅而無赦者決不容於堯舜之世矣直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南陽是齊地然且不可言於理不可也此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

之意首飾重在殃民上言其徒殃吾民而不足以勝敵也此節重在

不當得上又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也朱子

無論兵家勝敗有不可知縱使吾子有善戰之才但與齊人一戰遂

有南陽之地不致殃民而克立大功於理且猶不可況未必勝殃民

而可為乎朱子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勃然是變色的模樣滑釐是慎子名不識言不知此言何謂也朱子

慎子聞孟子之言遂勃然有不悅之色說戰勝攻取人所難得今一

戰勝齊遂有南陽夫子猶以為不可則必何如而後可乎此則滑釐

所不識也朱子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

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是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是祭祀會同之常制朱子

孟子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之建邦設都也各有定制

天子之地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諸侯苟不千里

則其朝覲聘問也何以成燕享之儀何以隆錫予之典而不足以待

諸侯矣此王畿一定之制未有過千里者也諸侯之地為方百里蓋

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里則其祭祀會

同也何以供犧牲黍稷何以游庭實贊幣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備矣此諸侯一定之制未嘗過百里者也先王之制如此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儉是止而不過之意朱子諸侯百里之制制定於先王而通行於天下即以齊魯二國徵之昔周公以王室懿親有大勳勞報功之典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魯不過方百里也當是時地非不足而止於百里取其足以守魯之典猶而已定制不可越也太公為師高文報功之典亦宜加厚也乃其出封於齊亦不過方百里也當是時地非不足而亦止於百里取其足以守宗廟之典猶而已定制亦不可越也此二國之故典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四書本義集說下五卷二十四

言其必見損也趙注今魯方百里者五四倍於始封之田其吞并小國違其制也多矣子以為有王者作欲修明法度以整齊邦國則魯之地將在所損乎抑在所益乎吾知其有損而無益也必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是空言不殺人而取之也自昔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為俱是解然且不可句而況殺人以求之是帶說上而殃民意者

定制既不可越則取與亦不得私設使不與兵不戢一民徒手而取南陽以與魯國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民以求廣土地者乎此吾之所以為不可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是事合於理志仁是心在於仁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

當道是事合於理志仁是心在於仁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

當道是事合於理志仁是心在於仁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

當道是事合於理志仁是心在於仁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

當道是事合於理志仁是心在於仁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

當道是事合於理志仁是心在於仁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

是終殃民之說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自合於道矣

夫越制而行謂之不道殘民以逞謂之不仁雖曰魯君欲之亦君子所當救正也夫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之事合理而一毫殘忍之念不作心存於仁而已事合理則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於仁則必不殺人以爭地矣今聖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地豈君子之所以引其君乎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

言若夏桀也趙注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

四書本義集說下五卷二十四

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也而其君亦以此為可立而待也故孟子警之說今之事君者何其謬也見其君業於聚財則以與利之說進揚揚然曰誇其能說我能為君開墾土地以盡地力充實府庫以聚貨財而無不足欲無不遂這叫有財淫的在

今日必以為良臣矣然非暴虐橫斂窮民之力何由得之是乃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嚙民從欲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聚貨為務是一桀而已為臣者不能引之以當道志仁乃求富之舉則以富之是以貪濟貪謂之富桀可也富桀則君惡日甚而民愈不堪命矣非民賊而何

我能為君約與國賊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賊是輔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賊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賊是輔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賊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賊是輔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賊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賊是輔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賊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賊是輔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賊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賊是輔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賊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賊是輔桀也

約是要結與國是和好相與之國。而是為君富國。則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輔祭言其助祭為虛。執安陳氏。

今之事君者。見其君喜於用兵。則以戰勝之說。進揚揚然。自誇其能。說我能為君進合。相與之國。以壯聲勢。每戰必克。以樹勳名。使威伸列國。功蓋天下。這等有謀略的。在今日亦必以為為良臣矣。然非與師。

勳。舉原端。其民何由得之。是亦古之所謂民賊也。何也。君方好大喜功。不能向道。不能志於仁。而但以黷武為事。是一桀而已。為臣者不能引之以當道。志仁。乃未為之。強戰以輔之。是以虛助虛。謂之輔祭。可也。輔祭則君惡日滋。而民不聊生矣。又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不能一朝居。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未。

朝居。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未。

且今之君。謂今之臣為良臣者。固以其能富國強兵。而可以取天下也。然得天下有道。在得民心而已。今剝民之財。以為富殘民之命。以為強其道。則權謀功利。非先王之正道也。其俗則兼併攻奪。非先王之善俗也。若率由今日之道。而不能變今時之俗。惟富強是事。焉則雖與之以天下。而人心不歸。邦本不固。有智力者。又將起而奪之。危亡之禍。可立而待。安能一朝居也。况由今之道。未必能得天下乎。然則為君者。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商軒張氏。

則為君者。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商軒張氏。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此章言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朱氏公遷。

白圭。周人。世言治生者。祖白圭。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朱子。

白圭曰。古今稅法。皆什分而取一。吾欲更之。於二十分之中。而取其

一。使上不妨於經費。下不病於謀求。夫子以為何如。商軒。

孟子曰。子之道。務道也。

務是北方夷狄之國名。朱子。

孟子說。如子二十取一之制。則北方夷狄在荒服者之道也。務道安可行於中國乎。朱子。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萬室是萬家。陶是燒造瓦器。朱子。

孟子又詰問之說。治國之必資於陶。就如用器之必資於陶也。且如萬室之國。而但用一人燒造瓦器。以供其用。則可乎。白圭說不可。若用器既有萬家。而制器乃止一人。何以能足其用也。朱子。

口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餼。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得及未寒。時生成。故獨生之。幣帛。大。

皆以飲食饋客之禮也。朱子。

夫知一人之陶不足。以供萬家。則二十取一之制。不可以治中國。而類推矣。請言務道之所以不可行於中國者。夫貉北方氣寒。五穀不能生長。惟黍得及未寒。時生成。故獨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餼。無百官有司。食祿之費。習俗如此。其朴陋用度如此。其省約。故雖二十取一。亦可充足而有餘也。此在務俗。則然。豈可論於中國哉。直解。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去人倫。是無君臣祭祀之禮。無君子。是無百官有司。朱子。

今居中國。禮冠裳文物之區。有君臣交際祭祀之禮。以綱紀人倫。不

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令飲二十而取一。則必交接之禮盡廢。是去人倫矣。必建設之官。則盡道。是無君子也。如此則何以立國。何以治人。如之何其可也。直解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此又因其辭而折之。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況無君子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存疑

吾且就子之所明者。譬之萬室之國。陶以一人且不可以為國。況中國之大。養君子以教人倫。不止如陶人之制器而已。無君子。又豈可以為國乎。夫君子不可無。則經費不可缺。二十取一。自不足用矣。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務小務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祭小祭也。

國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四

手

堯舜之道是什一。中正之制。大務小務。謂彼為大務。此為小務也。大祭小祭亦然。案引

務道不可行。則什一之法不可廢矣。蓋什一而稅者。堯舜之道。中正之法。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亦本於中正。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相安傳之後世。而無弊人。不得以私意而輕重之者也。從古至今。其取諸民者。惟務為最輕。惟祭為最重耳。今欲更制立法。以堯舜之道為可順。而欲輕之。則因陋就簡。而與務同道。彼為大務。而此為小務也。以堯舜之道為可加。而欲重之。則橫征暴斂。而與祭同道。彼為大祭。而此為小祭也。祭固不可為祭。亦豈可為賦。二十取一而足。吾未見其能行也。直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齊人。則不仁。此戰國書。

強之術。故深抑之。案引

丹是白圭的名。圭字也。愈是勝。直解

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而治除之。因自誇其功於孟子。說古今稱治水者。必歸大禹。然禹之治水。用力甚勞。歷時最久。今丹之治水也。隄防一築。泛濫即除。無事乎四乘之勞。無待乎八年之久。也是又勝於禹焉。案引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子過矣。以其失言也。不必謂其言之過。水之道。是以水之道而治之也。就頂上治字說。存疑

孟子說神禹之功。萬世莫及。而子自負其能。欲加於神禹之上。吾猶以為過矣。昔禹之治水。豈嘗用其私智。而急於近功。蓋水有自然之道。禹惟以水之道順而治之。蓋以水治水。而不以己與之者也。直解

國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四

三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是受水處。以四海為壑。正是水之道。以鄰國為壑。是曲為隄防。水以病鄰國。存疑

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海。乃衆水之所歸。正是水之道也。禹惟順水之性。因其勢而利導之。雖千支萬派。無不使之歸趨於海。是以四海為受水之處。而各得其所。歸所以水無道。行而民無壅。溺也。今吾子之治水。隄防於此。而灌注於彼。是以鄰國為受水之處。而後禍於他邦。雖免一國之患。而人之遭其陷溺者多矣。直解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水逆行。是壅塞而逆。洚水者。過矣。只以其言如此。而責其過。不必說為禹罪人。案引

以鄰國為壑。是逆水之性矣。蓋水性可順。而不可逆也。道之阻滯。則

汎汎出洋無涯道便叫做齊水所謂洛亦者即堯舜之所謂洪  
水也洪水為災則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是乃仁人之所深惡也今吾  
子以鄰國為家水勢逆行而鄰國受害則與洪水之災無異正仁人  
所惡也乃以為愈於禹吾子誠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

亮是信與著同明理自信的意思對真而言則專於諱者未必真也

以已之信為亮非謂之信也孟子言亮之正也執是執持

孟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之事始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叫做亮雖然

有定守而特立不變叫做執執則臨事有常當才能有成然惟亮則

先事有主宰才能有執此應事接物之準也使君子而不亮道理不

會分明心體不能堅固則凡事苟且做得也罷不做得亦罷豈能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壹

留明堂

所執持而成天下之事乎蓋亮之為義其體在慎其用在明君子之

道惟明為能明善惟信為能誠身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與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也

為政是執政於國喜而不寐是喜其道之得行

魯君知樂正子之賢欲用之以執國政孟子聞之對門人說克之見

用於魯是吾道可行之會吾聞之甚喜至於忘寢而不寐蓋孟子蓋

深知正子之所長故喜之如此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強是強毅有執即今所謂有力量也有知慮是知慮有餘多聞識是

多聞博識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

之

公孫丑問說夫子喜正子之為政必為其才有足取矣不知正子之  
為人果強毅有執可以擔當大事者乎孟子說否強固彼之所短也  
丑又問正子果知慮有餘可以裁決大議者乎孟子說否知慮亦彼  
之所短也丑又問正子果多聞博識可以理繁治劇者乎孟子說否  
多聞識亦彼之所短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公孫丑又問說今之為政者皆以強力知慮多聞為上而正子皆無

之則才有不足道無由行夫子何為為之喜而不寐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不作好人之強力知慮多聞識說亦不是好善言善行是好入

之有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四

壹

留明堂

孟子說其為人也見人之善則心誠好之不啻已出汲汲然惟恐求

之弗得取之弗取者此則其所長而已故喜之也

好善足矣

丑問也善豈便足以治國耶

丑又問說魯大國也統政重任也好善一節便足以治魯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是有餘裕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孟子曰善取於已則有諸善取於人則無窮好善則眾善咸集衆善

畢舉雖治天下尚有餘力而况一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輕是易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公心苟能不炫己之才而惟好入

之變則其意氣所至風聲所感四海之內皆不離千里遠涉而崇之  
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而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粹粹然有餘裕哉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子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  
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

訕訕是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子既已知之矣是人樂就之而  
云然言其人訕訕然吾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也訕是奸言人之  
惡者請是希意導言面諛是不擇是非阿意取容

夫苟自恃其才不知好善平時妄自尊大視天下之人皆庸庸都不知  
我則天下之人必將私議訕訕此人訕訕然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吾固  
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這訕訕的聲音顏色人皆知其無受善之

心望風遠去是距絕善人於千里之外也夫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使  
直諫多聞之士自絕於千里之外而不肯來則讒諂面諛之人必相  
繼而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

善政欲國之治豈可得乎此為政之所以貴於好善也此吾之所以  
喜克之得為政於魯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就就此仕之正  
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周盛通

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何如則仕是問何禮可以仕就是就而仕去是不仕而去  
陳子問說今之君子急於求仕固不可然不仕無義不知古之君子  
何如而後仕乎孟子說古之君子不必於仕亦不必於不仕其有道

理何如遭際何如其可就則就之所就而仕者三如其可去則去  
之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所處之地不同故去就之迹亦不能一律  
而齊然就非貪位去非好名亦各盡其道而已此古之君子所以隨  
時處中而不失其正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迎是迎接非出迎也敬在心而禮其文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  
而無禮者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將云者以其未  
仕也故云就

如使為國君者迎之內致其敬而外盡其禮言焉又將行其言也其  
言行則其道行矣君子志在行道故就之使其言果得行義無可去  
則君子亦將入於其國矣其或禮貌之恭敬雖若未衰而其言已非  
行也雖有禮貌不過虛拘而已君子之本心違矣故去之蓋道合則

留不合則去古君子之去就此其一也  
其去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禮貌衰是不敬

其次則在人君禮遇之何如耳若其始雖未即採納其言見諸行事  
然交接之間亦能內致其敬而外隆其禮這猶是敬賢禮士之君足  
用為善之機所謂際可之仕也故亦就之及禮貌衰薄而不如初此  
非為他好所後則必為小人所問是亦不可與有為矣故去之是蓋  
以禮意之盛衰決吾身之進退古君子之去就又其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問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  
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冤死而已  
矣

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新民也吾行其明德

矣

新民之道被以堯舜湯武之道望我吾行堯舜湯武之道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言只是為他因事納諫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首節所重在道故以道為去就任之正也二節所重在禮故以禮為去就任之次也此節連禮亦無只是因其周窮之意而受其食不是就之而仕也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者也然亦只是暫時之就終須去耳故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本一節獨不言也

君子之以禮貌為去就也非其為道之本心然亦有不可必得者又有下一等的其君既不能用又不能敬使賢者身處困窮欲去而不能去朝不得食夕不得食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其簡賢棄禮如此既而問之乃始悔過說吾大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又不能從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美

新明堂

因事納諫之言固已非待賢之禮矣乃至窮困飢餓於我之土地欲去而不得去是又不能盡養賢之道是吾之恥也於是致供餽以周之夫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故亦可受也然其所受又當有節不過免死而已矣夫周之可受則有辭之愧不可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此章言用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執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也版築是設版以築牆魚鹽是鹽販魚鹽士是獄官海是海濱市是都市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皆曰舉陳氏孟子說天生聖人不偶然也然往往有自困而亨者如舜以聖人之

德配天子之位萬世稱為聖君然則膠木楊之口者耕於歷山其後跡乃在於畎畝之中傅說輔佐高宗是商之良將然當時隱居傅岩親操版築是其舉用乃在版築之間膠鬲殷之賢臣遭封之亂隱遁為商鬻魚鹽又工取之以為臣是其舉用乃在魚鹽之中管夷吾相桓公一至天下然其始自魯內執於士官桓公以之為相是舉薦於士師之中者孫叔敖相楚莊以伯天下然其始嘗隱於海濱莊王用之為令尹是薦舉於海濱之野者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然其初亡秦適秦楚於郢都穆公用之以為相是乃舉於市井之中者夫自古聖賢雖若相異位王霸異術然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者有如此五賢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四

美

新明堂

大任是重大的責任降大任是使之任大事若舜以下是也若是困苦勞是勤勞餓其體膚人受餓則體膚消削其歸固在體膚也空乏是窮乏是絕拂是反亂是謬亂行拂亂其所為總其所為不遂然曰行日所為亦須有分別為是作偽是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的行去只一申事有終始之分言行出底事與其所為者念相拂也動心是疎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性是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曾字與增加同增字同動心忍性是成其德增益其所不能是成其才非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其所不能也俱本上文來

觀舜之為君傅說諸臣之為相皆起於困窮拂鬱之中故知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置之窮困之地內則苦其心志使不得展舒外則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窮絕其身使不得安養凡有行事即違拂謬亂其所為使不得遂意是為何為蓋人不經憂慮困窮頓挫推展

則心不平氣不揚察理不精處事多乖如此者正所以使之窮則友  
不勞則能思有以疎動其仁不窮則之心如源頭活水發得養食出  
來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自然無所求而益定而滿於是乎益純矣  
又且閱歷世故備嘗世味有以知其所未能知為其所不能為而才  
於是乎益周矣是其屈之者正其所以伸之也擇之者正其所以成  
之也然則聖賢之道雖中章光明後俾迥出乎人表者大豈無所自  
乎淺說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術於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人是中人恆是常猶言大率也恆是恆不順也作是奮起微是喻喻  
是曉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微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作與喻即  
是改過之事新安陳氏

抑不特上智之人由處困以成其德也即中人之性亦常必有過然

後能改以遷其善焉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其心出  
而不舒其慮橫而不順思前筭後都行不上去了然後能奮發而興  
起不能恆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發  
非衆諷都堪不得了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感慨發於懲創之餘悔  
悟生於蹉跌之後中人之性亦大抵然也淺說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入是國內法家是法度世臣之家拂士是輔弼之賢士出是國外敵  
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  
敵國乃外患也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新安陳氏  
抑不特於人為然而國亦有然者若使為人君者內有世臣大家謹  
守其法度有忠臣賢士匡救其闕失則有所嚴懼而不敢縱肆外有  
強大之敵國常畏其陵逼有可慮之外患常恐其疎虞則有所警懼

而不敢怠荒此國之所以興也苟使入則無法家拂士以規正之出  
則無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必懷安矣而親諫佞賢於驕惰因常有  
亡者矣淺說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聲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歎歌  
說舉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  
則憂患之反也新安陳氏

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成就多由於憂患而死亡虧損多由於  
安樂也夫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多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  
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惰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也雖然道  
無往而不存人無往而非學處富貴福澤者當知其為厚吾之生處  
貧賤憂戚者當知其為玉汝於成矣淺說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四 堯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章言不教之教也堯  
術是教人的方法多術言非一端爾是源不源是不源其人之行若  
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言是亦教誨之  
一道也趙註

孟子說學者受教之地不同故君子教人之法亦異故或抑或攝或  
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是其為教亦多術矣予於人  
之有過不以其人為厲而示以拒絕之意者這叫做不教也新安陳氏  
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教誨之矣蓋不屑之教非絕也絕之  
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新安陳氏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子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  
盡心知性知天是知底工夫就見地處說存心養性事天是做工夫  
處就持守處說誠壽不誠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  
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存心

盡是完全充滿底意思盡其中之所有也心是活物所謂虛靈知覺  
者也盡心是心之所在更無一毫不盡凡事理會得十分周足心既  
限量如何盡得但到那貫通處盡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空闕是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二十五

心性是我心之實理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  
至人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此  
相似知性却在先者字不可不仔細看天者理之所自出而人之所  
可以生者也知天是知此理之自然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全在知性  
上知性有工夫盡性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盡心知  
性有先後知性知天無先後存疑

孟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  
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  
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際然亦無限量包者許多道理心有未  
盡便有空間須是十分盡如惡惡與好好色徹底如此始得惟其  
始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這事理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  
得東邊又不得理會西邊吾心之實理不知得盡却盡箇甚麼是故

體無不統用無不周而能充極其量者以能盡知其性而於民讓物  
則之理無毫髮之疑者也惟能印事印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  
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所謂盡心者自不容已  
是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也然性即理理即天天便是箇大底人  
人便是箇小底天吾性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物之所有皆  
自天而來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來者亦不外是矣雖窮理之時亦  
必然窮到所從來處然未到豁然貫通時未免強探力索之弊至一  
旦豁然貫通焉則天人洞然一貫矣故窮理之極即有達天之妙非  
知性之外又有知天之功也存疑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是操而不舍與盡心不同盡心是知至存心是持守工夫義是順  
而不害其本然如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當禮而禮當智而智事順  
理而不違以害之也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  
兼動靜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  
失是靜養也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  
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也事是奉承而不違心性即是天  
之養之即是事天故曰所以事天也與知天亦稍不同必窮理之極  
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存疑

君子之學以致知為入門尤必以踐履為實地心固盡矣然心是活  
物猶恐出入之無常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失矣又貴乎有以存之  
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為一身之主性固知矣然性  
是實理猶恐作為之欺害若是自家違悖了便是欺害之也故又貴  
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  
君子存養之功交致其密如此這是為何養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

與我者不能存養而特亡之則非所以事天矣故存其心養其性  
如上帝臨汝曰在左右的一假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也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歿壽是命之短長貳是疑貳修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歿壽字言一  
氣相連說細分之則歿壽不昧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之者則事天  
以終身也此命字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知天事  
天之極功也考

君子知天事天其於察識存養固能非盡矣然死生歿壽最人心所  
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所未易保者使識見未融工夫有關於知  
天事天猶為未至也必也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歿  
或壽略不足以介諸機而有所疑貳而惟一意修身心無一息之不  
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待天命直至死而後已焉則為善之心

不從而天賦於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而植立不墜矣是以  
命也學至於立命則知之盡仁之至而知天事天庶造其極哉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朱子  
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莫非命也乃是特言凶禍福皆  
言非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正是莫之致而至者朱子

孟子故人以知命之學說凡人之生吉凶禍福皆有一定之數其非  
天之所命也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不正者

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或吉或凶或禍或福必順受其正者若我  
以致之則命之壽歿皆是合當如此者斯可以言命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嶺之下  
命是正命知命是知此道理者前章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此知命

是方人聖賢之階立在此後知在立先巖嶺是嶺之將墮者凡行險  
僥倖者皆立巖嶺之下也其以巖嶺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不可  
分泥此也須會其意此句緊要帶著順受其正說下方分正不正以  
盡此意

是故知正命者擇地而蹈必不肯立身於巖嶺之下蓋巖嶺有傾覆  
之勢自己却去下面立地以致履歷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  
為之也所以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懼勿勿而順受其正也夫  
惟知命而後能順受其正不知有正命者安望其能順受也哉直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即上章所謂修身是也死字重與下句同象引  
何以叫做正命蓋命稟於天者也人能存心養性盡了自家修身的  
道理而不免於死者這是天數該死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死  
即正命也蓋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歿壽雖萬變而不齊人之  
學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  
福且壽焉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而吉福  
自至焉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為之也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  
否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遇自值乎凶禍歿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  
是亦命之正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是足械是手械今刑獄巨手者是也所以拘罪人者桎梏死者  
犯罪而死與立巖嶺之下者同非正命只是罪人所自取非天所為  
命則皆正命非天付於人者又有箇不正之命也

又何如而為非正命若夫橫暴凶惡之人身犯重罪為桎梏所拘囚  
而死者此則自作之孽自有以致之非正命也非正命又豈可歸

命哉可見生死歿無非是命然這裏又要分箇正不正此知命之君子所以必順受其正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此章言人當致力於其所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上三句且虛說下句方指出

孟子說天下之物有所當求有所不當求不可不辨也今有物於此

求則得之能不受其所守可以為聖為賢而一舍則便失之得失係

於求與不求是求之有益於得也所以然者為何以其所求者在我

之性也蓋仁義禮智吾性分中的道理人何憚而不求也哉

求之有得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言不可必得兩句雖平意自相連求之有得

不可以非道苟求也然雖求之亦不可必得也得之則有命在如

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二節當看相呼應

有物於此不可以妄求也而求之則有道以制之即求之亦不可必

得也而得之又有命以主之是求之徒切而得之甚難求之無益於

得也所以然者為何以其所求者在外之物也蓋富貴利達皆外也

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心無分毫之益固亦有求而得之者

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然巧求而不得者多矣求之無益於

得而人乃切切然以求之何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

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物是事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一皆實而無一之欠闕此意

之本然也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

孟子曰人具此心心具此理性有仁義禮智而人倫事物之理不能

外焉故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

分之內也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

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

智亦然蓋謂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反只是自己檢點道不是湯武反之之反誠是實言反諸身而所備

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

見得透信得及處樂是樂則生矣之樂此言盡性之事也

人惟不能反求其理無以兼體諸身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何干我

事蓋自家身上有些子不實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而中心懷

作不能以自安矣如何會樂苟檢點自家身也果無欠闕事君親

忠事父真箇孝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

則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為一

此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自然是快活其樂孰大於此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是勉強恕是難已以及人亦只就父子君臣細微上說強恕而行

是知之未至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要求至於誠仁者無私之謂也

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以學言

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強恕求仁則誠之之

失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屬而理未純也

是凡事勉強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我為父欲子之我幸也以

父之心則自心不過不敢以不孝事之而孝可得如我為君欲臣之我忠也也君之心則自心不過不敢以不忠事之而忠可得如是則雖未至於純乎天理而絕無人欲之境然亦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心實不能推已及人便須強勉行懇切轉這道理要去其私意而已去得私意盡了才到純熟地位這道理亦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求仁之方其孰有過於此者焉蓋反身而誠則怨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木到愁田地須是勉強始心公理得而萬物之備於我者亦不失矣。尚也。心則吾心理則萬物之理也。家引

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此章言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家引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七

行是據成迹而行習亦然者是曠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察是識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初開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曰行日習者其事也曰著曰察者其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即其事也不知其道即其理也下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此其所以知道者鮮也。家引

孟子說道在天下本人之所共由客人之所共知也而人每病於不知道者何哉身自由之身自昧之耳。今天日用之間出入往來那事不是道然徒行之而已而道所當然在於所行之中者則茫然不明其理焉不明其理則所行者特糊塗耳安能盡其理乎有當然之理則必有所以然之故既行之後回顧後面看所行道如何則識其所以然矣然既習其事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焉不識其所以然

則其所習者特成迹耳安能識其理乎此日用之百姓自少至老終身由於斯道之中而不知者多也豈不可歎之甚哉。家引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此章言人當以無恥為恥也。家引  
恥是羞恥無恥之恥是取已之無所恥。家引  
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善則遷知過能改凡以其有恥也人若無這羞惡之心小則喪失廉隅大則敗壞名節以不肖自侍人亦以不肖待之以下流自處人亦以下流惡之其為可恥孰甚焉甚矣人不可以無恥也有能知無恥之為可恥出愧於心而勵進修之志是即為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恥辱之事矣蓋恥者羞惡之心所發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改荷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忌憚而已矣人豈可自失其恥而流為小人之歸哉。家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八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此章與上章正相發也。家引  
大謂所繫甚大。家引  
孟子說羞惡之心人所固有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其關係於人品心術誠甚大矣。家引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家引  
機是機變是變詐指奸心詭行而言孟子當時蓋指儀秦孫吳之徒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恥者蓋恥者人所固有而彼自不用其恥耳。家引

世間有一等奸險小人其機賊深藏而莫測變詐百出而不窮似這

等為機變之巧的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自以為得試其於愧恥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焉直解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若人是不如人

若有恥之人所存者必正人之心所行者必正大之事自不屑為此機變之巧矣人而至於無所用取則此無恥一事已不能如人由是良心喪而悔悟亡大節一墮萬事瓦解凡可以行險僥倖欺天罔人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更有何事可以如人者乎信乎恥之於人大也直解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則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九

直解

此章言古泰交之盛蓋有感於當時而云也直解  
古之賢王指堯舜湯武古之賢士指伊呂之徒好善是好人之善忘勢是忘己之勢樂其道是樂己之道忘人之勢謂君之勢也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入何獨不然嘆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

致敬是內致敬盡禮是外盡禮亟是數直解

孟子說人君固當尊賢賢士亦當自重今尹每自恃其勢而今士多徇人之勢此上下所以不交也嘗考古之賢王學高富貴其勢分無

以加矣然一念屈已下士之誠惟知有道德之可好而恐不得天下之善不知已有勢分之足恃也古賢王待士之厚如此若古賢士之

自得何獨無所好無所忘乎亦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也直解  
自重未嘗吝其力而利其有不知勢之在人矣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二者一旦而相逼則上下交而為泰矣使王公不致敬

盡禮於賢士則不可得而數見之欲數見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厚之靡以爵祿委以任使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此可見惟賢王方能遂賢士之高惟賢士方能成賢王之大此古泰交之盛所以不可及也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憚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慶源輔氏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宋是姓句踐是名遊是遊說朱子  
孟子謂宋句踐說今列國策士無不喜為遊說以干世主者子亦好遊說乎吾告子以遊說之道直解

人知之亦皆欲人不知亦皆欲直解  
皆謂是自得無欲之貌所謂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者自得也所謂不

慕乎人爵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者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

輕此所謂遊者也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禮義而惟欲其言之售故

往往以人之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慶源輔氏

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不知為欣戚汝之遊而言聽諫行人知之也亦器器然而無以為欣諫不行言不聽人不知也亦器器然而無

以為戚夫自足於已而無求於人則遊道斯為美矣直解

曰何如斯可以直解  
尊如尊德性之尊德謂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之類得於己者樂如樂天知命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之不苟是也尊德樂善義謂

達言朱子  
句踐問能得失之念人情所不能忘也今日器器非大有涵養之士不能敢問何如斯可以至於尊德矣孟子說所謂器器者非可以器

情飾窮為之也以其足於已而無待於外耳彼人所得之善如孝弟忠信誠於所性者叫做德其理本自尊也吾則尊敬奉持之而不放忽所守之正如進退取與各有所安者叫做義其理本至樂也吾則欣慕愛樂之而不敢忘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樂殺則有以自安而不循乎外物之誘所以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為欣固器器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性所當安何足為戚亦器器也蓋能如此則自得無欲之氣象自有所若見而不可掩矣新安陳氏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義字兼德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前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蓋此又推開說看士字可見不失義是必守德義於已不以貧賤而移不離道是必推德義於人不以富貴而淫達所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十一

此等

不離之達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發耳此等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不離道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耳象引

夫器器本於尊德樂義如此故當其窮而在下尊德樂義也操持堅定不以貧賤而移豈至於失義乎及其達而在上尊德樂義也事業光明不以富貴而淫豈至於離道乎此解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是不失已如云不失其身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朱子

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蓋惟其窮不失義也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平生之大節惟恐失降者果能全所守矣士於是不失已焉達不離道故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而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者

果如所願矣民於是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得志是得志君國澤是德澤不得志是不遇遇見謂名實之顯著也修身見於世是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顯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既言士得已民不失望此又即古人之事以實之蓋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器者言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上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亦言其理此節則又指實而言也象引

瓶諸古人則可以見矣古之人以道濟天下為志者也當其得志則推此道義於人而澤加於民其或此志未遂則修此德義於身而名實顯於當世夫不得志而修身見於世則知古人之處窮非泯泯而無稱也位之不在則敏斯道於吾身德自我尊義自我樂所以獨善其身也得志而澤加於民則知古人之處達非汲汲於進也位之所在則公斯道於天下德與天下共尊之義與天下共樂之所以兼善天下也此古人之所以不失已不失望也士欲器器可不以古人為法哉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十一

此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章勉人常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象引

與是感動奮發之意凡民是庸常之人豪傑是有過人之才智者自當聖人皆有教化獨言文王者文王起自西土化行江漢至三分天下有二其化比自古聖人獨盛也朱子

孟子曰人生天地間當為天地間第一等人彼其待文王之教化蓋陶淑清而後興起於善者此則凡民為然也若夫豪傑之士則能

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猶自興起以子者以凡民自待而不以秦  
陳自期可乎淺說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此章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也

附是益止是言以此加之非既富而又加之也韓魏皆是晉卿既然

是不自滿足之意乃自檢身心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猶不滿其

願過人處在內家引

孟子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遂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有人於此

一旦以韓魏之家而附益之忽然貴為上卿而富有百乘乃能自視

欲然略無驕矜之念滿然之容這等的人是志存乎道義而不以外

物為重輕者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蓋必有過人之識然後

知至會至貴可愛可求者自有所在而世俗之富貴不把來當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五 莊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章勞民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

以佚道使民如鑿池築城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如除害去惡之類

是也程子

孟子說聖王在上而民無怨者非不役一人不殺一人也惟是有

不忍傷民之心而已故民情好佚而惡勞之無有不怨者惟以佚

道使民如鑿池築城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

民亦自以此為當然雖勞而不怨矣民情好生而惡死殺之無有不

怨者惟以生道殺民如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

欲生之而已彼有非常死苦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待然後殺之以安

衆而勵其餘彼亦何怨之有故雖死而不怨殺者論不得已者事也

為其所當為者理也言但為其理之所當為者故雖勞之殺之而非

咄民之欲也不然則定私意妄作而已欲民之無怨其可得乎君子

亦慎其所為勞與殺之事哉虞淵輔氏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如也王者之民皞如也

此章言王者之功用學所當盡心也言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

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

驩與皞同是歡喜悅的意思皞是廣大自得之貌二如字

即恂恂如取諧如之如語也此二句仰王霸之民之氣象而見

得王霸者之氣象家引

孟子曰欲知王霸之道當觀王霸之民彼霸者之民其氣象則驩

如也有不勝其感悅之至者若夫王者之民則皞如也相忘於

和之世而已蓋霸者行善憫民有心於威民恩澤暴見易知王者

四書本義集說 下篇卷二十五 莊

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也然莫之為勞必處

處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則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處

有以間矣孫奭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善是日進於善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日遷善教也不怨不庸不知

為之此所謂皞如也朱子

何以見其皞如也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矣而民曾不以

為怨恨蓋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王者以

政養萬民固嘗有利之矣而民曾不以為功德蓋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非市恩而利之也何庸之有王者以教正萬民亦嘗導民以善

矣而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蓋輔其自然之性使自得



之孰得而知其為之者哉此所謂嗚呼也朱子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是聖人之通稱過是所經歷之處凡其身之所履政之所及風聲遐俗之所被皆是不必為所經行之地化是人無不感化存是自家主意處神是神妙不測有感應意思乃欲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過化存神分謂謂然其實所存者神要不出過化之外初無先後政教所及民即感化是過化聖人施政教心中存主處情也便如緩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是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小補是逐片逐些子補綴殺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此條是因其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而贊其德業之大也不是推說

王者之道其刑政教民皆無得而名則德業之盛豈可以易言哉

哉蓋王者之於天下凡政教所及略略這裏過纒宿者些便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此纒有所存便應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焉是其德業之盛便與天地之化一唯而萬物皆生一吸而萬物皆成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瓊陶之重新歸一番過相似豈但如霸者之功僅小小補塞其弊漏而已哉王道之大如此學者所當盡心也朱子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不若崇寬務化民受君德也孫疏仁言是以仁厚之言加於民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是

自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如鄉人聞大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王善養老之類是也入人深是感入尤深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引

孟子說人君出治言而政令之開皆足以感民但其效有淺深之異耳如以仁愛之言誨撫百姓這叫做仁言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這叫做仁聲仁言仁聲皆為民上者之所當有也但論入人之淺深則仁言雖足以感人終不如仁聲之感入尤深也蓋仁言者感之於臨時仁聲者字之於平日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朱子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是法制禁令教是道德齊禮得民是得民之誠服此以政教得效之大小言即論諸道之以政章意朱子

以畫一之法約束百姓這叫做善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這叫做善教善政善教亦皆為民上者之所當有也但論得民之大小則善政雖可以齊民終不若善教者得民之感悅而誠服也蓋善政者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而善教者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有不自恃其禁

今者也朱子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是不敢犯愛是不忍忘得民財是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得民心是民入其教而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以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是愛君言民有恆心也朱子

所謂善政不如善教者為何蓋善政則民有所歸皆畏之而善教則民有所感皆愛之而不忍忘善政則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民皆知勤謹節儉而不敢窮奢極欲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可以得民財也善教則民入其教皆知孝弟忠信而不忍遺親後君有恆心而無非心可以得民心也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夫善政立而後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也然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耳况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此章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學是學習應是思慮良是本然之善

孟子說人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試自知能觀之則可見矣夫凡人之於事由學習而後能的這不叫做良能惟是不由學習而賢者能之不肯者亦無待於勉強這乃是天然自有之能其良能也人之於理由思慮而後知的這不叫做良知惟是不費思慮而智

者知之愚者亦無待於思索這乃是天然自有之知其良知也此善原於性性出於天不假於外求者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四書本義卷之二十一

孟子

七

孩提是二三歲之謂知孩提可提抱者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

歪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吾所謂良知良能者何以驗之彼孩提之童未有知識孰教以孝而無不知愛其父母也及其稍長也未有思慮孰教以弟而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之童無不能者也無知能者而有知能此即所謂良知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達乃達道達德之達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言人心所同然也無推此及彼之意此節重在仁義上

夫以孩提而知愛親敬長之道此可驗知能之良矣然是愛親敬長之心非自外至即吾性之仁義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敬長

於

孩提之愛可以觀仁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於稍長之敬可以觀義是親親乃人性之仁也敬長乃人性之義也夫愛敬之心一人之私而即謂之仁義者何哉此無他故蓋以其達之天下無不同也孩提之愛通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愛愛同所以為吾性之仁也以稍長之敬通之天下無一人不同此敬敬同所以為吾性之義也使非出於吾性之仁義何以達之天下也哉夫觀仁義之理不出於愛親敬長之聞則知道率於性無不同矣觀愛敬之道不出於孩提知能之良則知性原於天無不善矣此本然之良人之所以不可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四書本義卷之二十一

孟子

大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非人決之也只是被一時感應如孔子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不是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總是所聞所見都是他胸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之順也

孟子說聖人之居處與人同而應善則與人異故由其感而遂應之時以推言其未感未應之體當舜耕於歷山之時居在深山之中所與居者不過山中之木石而已所與遊者不過山中之鹿豕而已以迹觀之其不同於深山之野人者能有幾何此時聖心之善無有感觸固不見其大異於人耳及其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善深入心通無所凝滯譬如長江大河之決沛然一瀉千里孰得而阻遏之也蓋聖心之善已渾全於無感之先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至此乃見大舜所以

為其安此病之所以大異於人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章言人當充其羞惡之心以達夫義之用也

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為不欲是所不當為不當欲者無為是就躬行上克治無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

孟子說正入之道不外於心而制心之功莫要於義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聞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厚自以

為不効但自冒昧為之欲之誠誠於行事之際覺得此心羞惡而不可為便要這其誠誠誠然無為意念之間覺得此心羞惡而不可

欲便要這其誠誠然無欲如此則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蓋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當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

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五 九

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

此章與舜楚猷猷章互相發言人處憂患之境勿自阻而深自力於以進其德益其術也

在心之理謂之德德慧者德之慧謂聰警也術知者術之知謂智術也存訓在非心存也疾疾非真是病猶憂患也

孟子說人情每快志於安樂而拂意於困窮不知困窮乃成德之也故凡聰明內含而德性之中其見之敏有以灼於事幾之

叫做德慧才能外運而處事之方其見之明有以善事理之當然者叫做術智人之有此德慧術智者須是有朴實工夫方磨得

因遭罹患難有以激發其善心而掩抑其惡志則能動心忍性增其

其所不能大幸從疾疾中來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獨惟也不連孤字孤臣是遠臣孽子是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

疾疾者操心是恐懼慮患是修省意勝心危是戰兢恐懼常恐其

身之陷於禍患慮患深是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操心未有事

慮患則有事有內外意達是達於事理則所謂德慧術智也

何以驗其然也且如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那孤遠之

臣忠不得自效於君庶孽之子情不得自達於親這是臣子之有疾

疾的此等之人其操心也朝乾夕惕一念不敢自安其慮患也左

右防一事不敢少忽危則專一深則精密專精之極慧智由此而生

故於事能通達也當憂患者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通指為臣者言

有事君人者下一句便言事君人之為人下放此容是阿徇以為容

悅是逢迎以為悅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也要看

箇為字是專務之意

孟子說為人臣者人品不同事業亦異約而言之大概有四等有一

等事君的人方其未得君之時固不勝其患得之心矣及其事是君

也則專務為容悅於君而已恬然不以資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

所謂事君人者如此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不足言矣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以安社稷為悅是把安社稷當容悅此為悅字承上句為容悅字天

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不必說安社稷為悅亦不必說自家心中以

此為悅猶云農夫專務耕田秀才則把讀書來做耕田相似

容悅之臣固無足言矣有一等安社稷的臣其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社稷安亦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察察於此而不忘者也所謂安社稷臣者如此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是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達可以行之天下言不小用其道其可行處必是合道非苟行也主其不輕出而言如伊呂之徒是也

所謂安社稷臣者可謂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等而上之有所謂天

民者乃天生此民中獨能全盡人道其人品既高自任甚重用世之志固欲大有所為然必審量出處達則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斷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者也所謂天民者如此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主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作聖人說與易經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之大人同正己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足物自正蓋德盛而上下化之亦不大段費力

天民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等而上之又有所謂大人者焉大

人身修而立已無不正而天下之感自通蓋德盛化神非規規有意於物正而上而其君自正焉下而其民自正焉固有不然而信不

而從者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人者也所謂大人者如此則無意無必

較諸天民尤為自然矣此臣品之最上者乎由此言之事是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天民則志乎道德矣然猶未嘗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志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其心臣道至此殆無復有加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章言君子性分之真樂也

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其道大行也不與存是不得與此三樂之中

孟子說人莫不有所樂至於王天下則其樂無以加矣然君子之樂

止有三件雖君臨萬國而富有四海這等樣尊榮之樂亦不在此三

者之中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者亦是

有故此亦是繫於天者也此一節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三樂云何父母吾之自出兄弟吾之同氣至親也今也父母俱存而

享康寧之福兄弟既存而無變故之感天倫無虧則吾之孝友得以

自盡而無遺憾焉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此君子所樂之一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此當以頹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

克己最難盡性非易俯仰之間鮮有無愧作者今焉已私既克天理

以復仰焉不愧於天所降衷之良俯焉不作於人所同得之性心廣

體勝浩然自適又豈不樂乎此君子所樂之二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得是盡得之英才最明府之才之英者以資稟言不兼學力育是

養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

君子身任斯道之責既有所樂於已則得人以寄斯道之傳乃其至

願願未必能盡得一世之人才而教育之也。今也舉天下明府之志而所以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河如哉。此君子所樂之三也。此解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重言之所以美之也。趙注  
此三樂者一繫於天。一繫於人。或以成也。或以成物。要皆天性道義之真樂。而極人聞之至難者。君子有之。彼王天下。不過勢分之樂而已。烏足以當此哉。所以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直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廣字衆字重看。對下文天下以國言也。欲之非爲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所樂不存言未足爲樂。欲字欲字。廣字廣字。孟子說天下有不一之過。而無不一之性。人惟性有未全。斯不能不遷於所遇耳。盡性之君子。則不然。彼土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資也。然使廣土而所統之地不止一隅。衆民而所治之人不止於一邑。城闕民衆。則澤可遠施。君子苟得大國而治之。固其心之所甚願也。然土謂之廣。是猶有分土也。民謂之衆。是猶有分民也。君子於此但欲之而已。而其所樂者。猶不在乎此焉。蓋所及有限。尚非大道爲公之志也。直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剛治言中天下。爲民物之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却居其中央也。謂之四海。言地外皆海也。舉四海。極地之所

就而言。言中天下而立。對旁土定四海之民。對衆民。此與上言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此君子通聖人而言。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是說生來承受之理。所性不存言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

廣土衆民。固非君子之所樂矣。若夫中天下而並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其道大行而無一夫不被其澤。此則施濟衆聖人之事也。君子固亦樂之。然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有不存焉。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此也。張栻胡氏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是行之於天下。加是添加些毛。損是減少些毛。不加言不因大行而性以之增添也。不損言不因窮居而性以之減少也。分猶言體量相似。以理言。乃所受於天之全體分定。是說合下稟受。窮居定字。但能享用得這箇則富貴貧賤都無干預矣。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君子行道之志。至於王天下極矣。然猶不可以言性。君子所性。則何如。夫君子所得於天者。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遠而在上。而其道大行於天下。亦不足添加些子。即窮而在下。而困約以終身。亦不足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故可窮可達。而吾性之全體不因之而少變也。直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根是木。有根立堅固之意。其性實爲已有也。根字故重下。而論多物事。便都從那根上發出來。生是發見生色二字。通貫下一句。

然是清和潤澤之貌，益是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喻是曉不言而喻，只是自然中禮意，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

以君子所性言之，彼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生來稟受時道四端，便著在心上，相離不得。人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下，才有些子私意，便刻斷那根，不能著土，便無生意。惟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仁義禮智之四德，渾全而無所虧欠。至定而不可動搖，已植根於心矣。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其生色於面貌，則清和潤澤，瞭然而可視。一四德之光輝也。其生色於行實，則豐厚盈溢。一四德之充滿也。以言乎施於四體，則動作威儀之間，自然不踰乎規矩法度之外，不待命令而自能曉吾意。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五

無不順者，一四德之發越也。君子所性之蘊，有如此。此天之所與我者，本如是其全備也。豈窮達之所能加損哉。然則自樂其樂，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焉。信非實有所得者不能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此章因當時人君不能養老，故孟子云：明其無難行也。家引仁人以德言已歸是已之所歸，此是承上文王事而泛論道理，謂就文王說固不是，謂說開當時之君亦非也。

孟子說當時商紂無道，伯夷避紂之亂，居於北海之濱，及聞文王起為西伯，於是勃然而興，說古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發仁施仁，善於養老，吾身庶幾有所託矣。乃自北海而來，就其養焉。大公避

紂之亂，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為西伯，亦勃然而興，說吾何不奉身而歸來乎。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吾身庶幾有所託矣。乃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以此觀之，天下誠有善養老者，如文王者，則天下仁人皆以爲已之所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五母雞，二母彘，是一家養母雞者，五養母彘者，二也。餘見前篇此文王之政也。此一條且漫說出，文王養老，字出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衣帛食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得與也。無飢，獨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五

文王之政，何如。蓋田里樹畜之事，乃禾食所自出也。文王治岐，每夫授以五畝之宅，却於牆下隙地，種植桑樹，使匹婦采桑，以供養蠶之用。於是絲綉有所出，而年五十之老者，足以衣帛而煖矣。一家之中，使之各畜五箇母雞，二箇母彘，學生以時，無失其孕字之候。於是肉食有所出，而年七十之老者，足以食肉而飽矣。又每夫授以百畝之田，使壯者深耕易耨，盡力於農畝，於是穀粟有所出，而八口之家，皆可以仰事俯育而無飢餓之患矣。文王治岐之政如此。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畜，謂雞彘。此承上文言文王之政如此，自有以養其老者，而非家賜而人益之也。上文據見在說，此處制字，教字，導字，皆與政一時有。

說此處制字，教字，導字，皆與政一時有。

田文王治岐之政觀之則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夫豈  
家賜而人益之哉亦惟因其自然之利而教導之耳如百畝之田五  
畝之宅此田里之定制也文王但為民區畫之而制其田里而已豈  
采難哉此樹畜之常制也文王但教民孳植之而使之樹畜而已豈  
少事長以卑承尊家庭之常禮也文王但尊其妻子使各修其養老  
之職而已夫養老而使家家得備其物人人得盡其情則老者未有  
不得其所者也蓋人年五十非水帛則身不得煖年七十非食  
肉則腹不能飽不煖不飽便叫做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矣文王之  
民其老者皆得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患者不過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此養老之王  
政行之甚易而諸侯何皆莫之行耶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王

歸味堂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此章言禮義生於富足無常產則無恆心矣 尹氏  
易是治疇是耕治之田 朱子  
孟子曰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  
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  
節財之流而已誠能不違農時使盡力於南畝而易其田疇恭儉  
節用使什一足賦而薄其稅斂則有以豐財之源而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食以時如朝饔夕飧及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豈不入浴池以至菓  
實未熟者欲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  
祀賓客之需不妄宰宰 家引  
易田疇而薄稅斂固可以豐財之源矣然則貨既裕則奢侈易生又  
不可無以節之也夫民不能無食苟食不以時則財耗於口腹之欲

矣於是制為法令使朝饔夕飧而食之以時冠婚喪祭而用之以禮  
則有以節財之流而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暴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  
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使有菽粟使字上兩條是也止上易田疇薄稅斂食以時用以禮仁  
字所該自廣只是有恆產而有恆心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亦以  
愛字 家引

人君務本節用使民富而財足則厚生之政成矣民德不由此而可  
正乎彼民賴水火以生非此則無以為生活之資安各私所有而不  
相假借矣然當昏夜的時候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吝吝而弗與  
者以其至足之故也聖人治天下知民所急者在菽粟凡所以豐其  
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而使百姓家家殷實而在豐盈其  
所積菽粟之多就如水火一般樣至足無者可求有者可與此所以  
天下無不富之民而財不可勝用也夫菽粟如水火則衣食足而禮  
義生民焉有放僻邪侈而為不仁者乎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  
夫以仁民之化必自足民先之治天下者可不加意於愛養之政也  
哉 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王

歸味堂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視於海者難為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朱子  
孔子一讀二登字俱連帶孔子說東山是魯城東之高山太山則又  
高矣此是假借形容語未必是真登但皆作譬喻說亦不是分明是  
說孔子登東山使小魯登太山使小天下聖人亦泛說不專指孔子  
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言是諸子之言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

為衆之意登東山二句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存疑

孟子說道莫大於聖人聖莫盛於孔子大哉孔子之道乎自其身之所處而言在魯則為魯國之一人在天下則為天下之一人其登東山而述小乎魯焉登太山而述小乎天下焉蓋所處益高則其所視益小也惟其地位如此故人見了聖道之大其小者都不足觀了夫未觀於海凡百川之水皆可以為水也惟看了海則其汪洋浩瀚之勢則眾水皆難乎其為水矣未遊於聖門凡百家之言皆可以為言也惟遊於聖人之門聆其切近精實之訓則諸子之言皆難乎其為言矣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孔子之道其大如此直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瀾是水之瀾意是容光是誠能通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无

瀾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容光必照處正是大其明處即是本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永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新安陳氏

夫聖人泛應曲當而凡事皆出於天物各賦物而萬物各得其所極天下之高大孰有逾於聖人之道乎然人徒見其大而不知其所以大者有其本也今夫水行乎地必源頭深遠洪大方能起波瀾之狂急若其源淺又小決無波瀾故觀水有術必觀其源則知其源頭深遠洪大則知其源之有本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顯明則方能布得光采故觀日月者於其容光之障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蓋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也聖道之太而有本如此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是充滿科是低窪去處成章是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不是工字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如善便成信善信便成簡信美便成簡美大聖成簡大道便是成章達是足於此而通於彼未子

聖人之道固大而有本矣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彼流水之為物也必須得注坑坎之中盈滿於此而後可流通於彼若積水尚淺未至於盈科則坎止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其為學亦須是務實日積月累循序漸進有成章之美然後可以為上達之基苟不至於成章之地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於此而遽望聖域將顯等凌簡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得也安能以自達哉然則有志於聖道者信不可無以漸而至之功矣此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手

此章教人擇術也孳孳是勤勉之意未子

孟子曰舜犬聖人也雖犬惡人也其相去固甚遠矣然使有人於此當雞鳴之時起得身來孳孳一念都只在天理上體認無一念不在於為善者如此之人雖未能達至於舜而舜此善念我亦此善念是即舜之徒也直解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賤之徒也

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雖是盜賊未子

有人於此起得身來孳孳一念都只在人欲上經營無一念不在於為利者如此之人雖未必達至於賤而賤此利心我亦此利心是即賤之徒也直解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別也

此利與善字不必說太精微只是明白相反者為善者從天理上發為利者從人欲上發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則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問二者雖已分乃是初分處只是理不明經差些便入那邊去此一節是上上二節意不足推其所以然之說以此言之為舜則舜為跖則跖都從雞鳴時之一念而始則欲知舜與跖之所以分非有他也同一孽孽孽孽於善則為舜一邊人孽孽為利則為跖一邊人故舜與跖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而此間却無其差遠才出於善便以利言其始也只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不慎哉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權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楊子是楊朱取是僅足之意為我是為已利天下是利天下之民拔一毛而利天下對摩頂放踵都是假借難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

孟子曰無權不足以言中非中不足以為道既非道則害道矣如為子者其意但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下僅足於為我而已充其為我之心雖使他拔落一毛之微而可以利濟天下他亦消愛惜而不肯為況所損有不止於一毛者彼豈肯為之哉其執於為我之一偏如此直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是墨翟兼愛是無所不受摩是摩突頂是頭頂放是至踵是足根音摩無頭頂直至足根受受辛苦的意思亦是假借難言其凡苟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有墨氏者但欲一視同仁而不復問其親疎惟知兼愛而已愛其愛之心雖自頂至踵皆摩突之有所損於一身而可以利濟天下彼亦將無所吝情而樂為之況其害未至於摩放者又何事不可為也哉其執於兼愛之一偏如此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是魯人執中是於為我兼愛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蓋不揚不墨而中立以為道者近是近道權是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其中也猶執一言猶楊墨之各執其一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三

也有專當為人時時當為我則為我為中為人不得矣時當為人則為人為中為我不得矣隨時進退因地變通稱物輕重而前却以取中此之謂能權今子莫執中而無權不得稱度為我兼愛之空欲兩邊平執以為中則時當為我不能卷而懷之尚去為人及鄉鄰有聞者而不知閉戶失退而修己之道矣時當為人却有愛身之意在不能以身殉國夫為人是一則兼愛是兼一者子莫失為我兼愛之於於二者中間執其一節以為中則與二者之執一者亦無以異矣均之謂失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賊是害言為我害仁兼愛善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百字對而百言其多也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緒甚多若只執其一則其



皆廢矣案引

子莫與楊墨固皆為執一矣吾儒之中所以深惡夫執一者正為其有害於道也蓋楊子為我似義而却害於仁墨氏兼愛似仁而却害於義子莫執中似中而却有害於時中所為可惡耳何也吾儒時中之道一理渾然泛應曲當千變萬化頭緒甚多非一端所能盡也今

舉一為我而仁之白端盡廢矣舉一兼愛而義之白端盡廢矣舉一執中而時中之百端盡廢矣害道如此此執一者之所以可惡也知

異端之可惡學者可無反正之功哉直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之

此章言人不可以貧賤而害其心之正理也新安陳氏

甘字不奸不甘以為甘也正是正味只淺說如魚餒肉賤不得其味

而食便是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也人心亦皆有是失其正理朱子

孟子說飲食於人本有正味也惟是飢者得食食雖不甘亦將以為甘矣渴者得飲飲雖不甘亦將以為甘矣其以為甘者未必皆得飲

食之正味也良由口腹為飢渴所迫而急於飲食故精神粗矣惡皆有

所不服擇而因失其正味耳則飢渴之為害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哉人困於貧賤則於富貴不服擇雖不以其道得之亦苟且受之亦猶困於飢渴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矣是人心亦皆有之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及人不為愛矣

此飢渴就當貧富字看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語意如所謂以安社

稷為悅者不及人不為愛言其所造之遠也以就人能無以飢渴之

以貧賤動其心是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人多未知也若人能無以飢

渴之害為吾心之害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則其過人遠矣亦

聖希賢有不難致者尚何以不及人為可憂哉世之充詞於富貴賤

陵於貧賤者是自失其理義之心而甘為人下也學者深以房戒

焉直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也朱子

三公是三公之位介有分所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

分明不可逾越就惠所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猶伊尹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駟弗視也視惠之和空若不介故此

特言之亦微顯開幽之意也朱子

孟子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然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不

流觀其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既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所守之介雖三公之位不與易也和而不流固如此此其和

之所以不可及也便徒知其和而不知其介豈善觀柳下惠者哉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此章教人以不可自畫也朱氏公選

有為者兼德學事功說不專主為學掘井是穿地為井八尺曰仞不

及泉是未及泉而遂止棄井是自棄其井朱子

人之辭不是說有為者

設心如是案引

孟子說天下之事貴於有為而為之尤貴於有成就如掘井一般蓋

掘井必欲得泉有為必要成功也設或掘井至九仞之深已將有及

泉之漸矣乃未及泉而遂止猶為自棄其井也為學而不得為聖人

言治而不及於堯舜則是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自棄前功與棄

經 167 - 367

井者何異哉此君子所以不為則已為則必使其成不可半途而廢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此章言王霸心術之辨也

性之是合下如此合下使得來受用身之是身踐履之做到那田地

假之是假借之身已有也三之字俱指道言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

事故取此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却做活字用言堯舜性乎此道者

也湯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者也

孟子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此世道汗隆之機也而心術誠偽之關

實不能無辨以堯舜而言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蓋賦性合下便有此

道而堯舜則性乎此道者也以湯武而言知則學知行則利行修身

體道以復其性蓋道出於身以身行之而後得者也至若五霸既不

能率乎其性又不能體之於身但假借這道理以求濟其私所謂假

之者也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五 三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是還有是實有不歸只是久假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而安

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惡知二字為五霸說如云五霸不自知也久

假不歸便自以為真有不真也此句是欺詐要說得孟子

意思出

夫五霸本假之者也然使暫假其名而亟反之實猶為自知其非願

乃視虛名為固存之物取公道為掩護之私譬如借物於人而久占

於已終不肯還與主人的一般私意纏繞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將藉

其名以終身而亦不自知其非已所真有也始焉自欺以欺人而其

終至於自欺而莫覺可欺也有志於治道者尚嚴其辨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于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及之民大悅

此章言伊尹之聖公天下以為心也

子不狎於不順是太甲篇文伊是習見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

餘見前篇

公孫丑問說伊尹嘗說我於嗣王有師保之責今嗣王不明義理我

誠不忍習見其所為之事而沒然不加救正也乃放太甲於桐官使

居成湯之墓側庶乎感悼與思可望省變於時民皆大悅謂其能行

權以匡君也及太甲悔過自新處在遠義化而為賢乃自桐迎歸反

居於亳於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以移君也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五 美

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非正法也

以伊尹之事觀之凡賢者之為人臣也苟遇其君之不賢則固可放

遷而無傷於君臣之義與孟子曰伊尹之志存於宗社變而得其

正者也蓋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故上信於君而不疑其為

適下信於民而不疑其為專以其有是志耳使為臣者而有伊尹之

志則以大公無我之心而行通變濟世之事雖非事上之常法猶不

失為匡救之微權庶幾其猶可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謀廢立之舉

則篡逆不軌之臣天下萬世之罪人也豈能逃於誅戮哉為人臣者

慎勿以聖賢不得已之事而為奸臣亂賊之藉口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

此章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朱氏亦選

詩是衛風伐檀之篇素是空無功而食謂之素餐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為孟子發用之是用其言不是用之為臣也其君用之與子發

從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安是安其位無禍亂也當

是國賦充足尊是為人所崇仰無敢慢也策對辱說以仁則榮不仁

則辱來照看雖大國必畏之是榮也存疑

公孫丑問說伐檀之詩說不素餐分蓋言守志之士不安無事而空

食也以此看來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方可食人之食乃今君子不事

躬耕而安享國君之益則何以解於素餐之譏也孟子說子以君子

不居其位為無功而食不知君子之功正不待居位而後著也蓋君

子居是國也其君但用其言則道行於上而邪禁以國邦賦以充為

人崇仰雖大國必畏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其子弟但從其教則道

行於下入則孝出則弟忠而不欺信而無妄而足以厚其風俗是上

則有功於君下則有功於民詩人所稱不素餐分較大於是哉子之

見何其陋也新安陳氏

○王子藝問曰士何事

此章言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也新安陳氏

王子是齊上之玉名藝趙注

王子藝問說天下之人上白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為之

事惟士居於其間既無官守又無生理不知何所事乎直解

孟子曰尚志

尚是高尚志是心之所之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來見於所行方見

其所存也朱子

孟子說士固未嘗有事然亦未嘗無事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則惟高尚其志而已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

也志之所尚者高抗而不可屈堅定而不可移則以之獨善一身者

此志以之兼善天下者此志尚志便是為士者之事也何必待有事

迹可見而後始謂之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

不屑為且不暇為也新安陳氏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仁存諸心義形諸事仁為體義為用大人謂公卿大夫朱子

王子藝又問說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志然何以謂之尚志孟子說

士之所志者惟在仁義而已矣這仁義之道遠而有為則為事功窮

而有義則為志向士當未得位時其心曰若殺一無罪不應死之人

即捐吾好生之德非仁也若取一分不應得之物即傷吾廉潔之行

即捐吾好生之德非仁也若取一分不應得之物即傷吾廉潔之行

非義也非仁無為則其心之所居安在乎仁是也非義無行則其身

之所由安在乎義是也蓋仁為天下之廣居由是而體之則人之所

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義為天下之正路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

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

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是士雖未得為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其

體用已全於此矣一旦得大人之位特舉而用之可此論士者遂則

視其所為窮則視其所養也直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節食豆羹之義

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章言聖人之道重大倫而輕小節也

仲子是陳仲子信字當許字看是舍節食豆羹之義截下去看蓋對

親戚君臣上下言則彼為小節也講中不必用徇名矯飾意信其大

者此大字虛說不指大倫

孟子說親人者當論其大德而暫其小節試就陳仲子為人言之非義不食非義不居推是心也設使非義所當得即與之以齊國之大彼亦必辭之而不肯受其為人如此齊人皆以此為大節而信其賢矣自我看來這千乘之國若看得輕了是也不難讓但只是舍節食豆羹之義小小廉潔而已豈大節所在哉蓋親戚君臣上下此人道之大倫正大節所在也人之罪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今仲子避兄離母是無親戚矣不食君祿是無君臣上下矣大節既虧雖實讓千乘之國亦無足親者今若以固守之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夫豈可哉當時齊人皆稱仲子為廉士故孟子言此以曉之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將殺殺人則如之何

因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元

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也

桃應是孟子弟子士是掌刑獄的官

桃應問曰處常易處變難設若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而遇舜殺犯法而殺人臯陶將如何以處之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執是執法

孟子說臯陶既為士師之官則當守士師之法使舜賤而殺人推舉陶之心惟知執法而已矣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禁是禁止

桃應又問說臯陶固以執法為正矣然舜為天子獨可坐視舜賤之罹於法而不禁臯陶之執其父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有所受是有所傳受不必拘說受之於堯總是國法使有所受而為士師者所當世守雖若命不得而廢也

孟子說夫舜惡得以已意而禁之乎蓋臯陶所執之法乃原於天討而奉為無私之命沿於古節而守為不易之典蓋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因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罕

桃應又問說舜於舜賤若禁臯陶之執固不可聽臯陶之執亦豈可乎當此時舜將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

舜是草履敝屣不情遵是循

孟子曰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視棄天下之大猶如棄敝屣之輕也必且竊負舜賤而遠逃遵海濱而處以為全親家計終身所然樂而忘其有天下矣若然既不在士師之法又不傷父子之恩推舜之心如此而已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蓋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故其竊負而逃者畏天故也所然之樂者樂天故也臯陶但知有天子之法舜但知有父皆君臣父子天理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

事矣 宋子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新安陳氏

范是齊也居是所處之位養是奉養夫非盡人之子言王子亦人子也喟然歎之意全在居天下之廣居者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

歎非徒歎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家非

孟子自范邑任赴齊國望見齊王之子其容貌氣象異於常人因有所感而喟然歎曰人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惟其居處在尊貴之地則神氣為所移易而精采自覺其發揚惟其未養有豐厚之餘則形體為所移易而容貌自覺其充盈夫氣體由於居養如此居之勝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聖

係豈不甚大矣乎彼王子者稟氣於父母猶夫人也受體於父母猶夫人也亦都只是人子而已豈另是父母所生而自為一類者與

孟子曰 漢文也 宋子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宮通一家言室其宮之闢房也衣專指衣裳服通言冠履之類曰多與人同亦見終有不盡同處猶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連帶夫非盡人之子作一說說下先言居養此却只言居者有是居則有是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廣居見前篇

宅乎天理者也前軒張氏 王子亦皆人之子則人所居者宮室王子亦居宮室也人所乘者車

馬王子亦乘車馬也人所服者衣服王子亦服衣服也王子之宮室

車馬衣服雖與人美惡有異然大要亦只是這等樣其不同於人者幾何而王子若彼其迥異者以其所居地位為國君之儲貳所居既

尊則所養自厚與人不同而有以使之然也夫以勢位之居猶足移人如此况居天下之廣居者宅乎天理者久則其氣質變化必德潤

身而心廣體胖昭然見於面盎於背四體不言而喻有不期然而然者乎與王子駢貴之氣體又當不侔矣新安陳氏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弊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是親自呼垤澤是宋城門名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此無他居相似也斷作孟子說孟子又引魯君事為証證王子也然

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家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聖

吾謂居能移氣觀之魯君之事又有可信者焉昔者魯君曾往宋國當暮夜之時城門已閉魯君親自呼於垤澤之門守門者謫吾君不

會出城此呼門者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吾君相似也夫魯君呼門而守者疑其似宋君此無他故也蓋以魯宋二君皆諸侯之尊惟地

位相似則聲音亦同此守者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居能移氣此固其明徵矣彼王子之異於人何足怪者然則居廣居之能移人也豈可

信其必然矣直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此章言待賢之道恭敬貴賤也孫疏 交是接前是養獸謂犬馬之屬獸畜頗厚於豕交豕交全不受獸

畜則愛矣但不敬耳亦須明白此四句泛說言凡待人者若徒食而弗愛便是豕交徒愛而弗敬便是獸畜家引

孟子曰凡待人者徒傾倒之而已而無親厚之情這就如泰豕一般其豕交之也知所以愛之矣然徒憐恤之而已而無禮貌之加這就如畜獸的一般其獸畜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幣是幣帛將是執本幣之未將是幣帛未下之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大夫引

然所謂恭敬者又非幣帛之謂也乃幣帛未將之時而恭敬之心已生於內無文不顯特用幣帛以表其恭敬耳國君行幣帛以恭敬賢者不是因這幣帛上有這恭敬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實謂愛敬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此恭敬而無實以幣帛言拘是羈留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虛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因書本義集說

君子當去不可虛留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則恭敬有實矣若特以幣帛為恭敬幣帛未將之時原無恭敬則恭敬無實矣恭敬而無實則亦豕交獻畜矣名曰君子又豈可虛禮而拘留之也孟子見當時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故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章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為人亦須盡得人理而學必求至於聖人也

形是形體如耳目手足之類色是形體能運用處如耳能聽目能視手持足行之類色便在形裏色猶言容貌也有形便有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形色天性是形而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

聽之理皆天性所在非指形色為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是有道節物事脚踏着不關了他簡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簡理便是踐得這簡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孟子曰天之生人人之所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本天理在內所謂天性也然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耳日本有這簡聰明若不盡其聰明便是關了這簡形不會踐得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目口鼻也而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定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步步踏著來路無非此自然之理方償得他本來形色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可見為人須盡得人理而學必求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林之喪猶愈於已乎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也

短喪是減短三年之喪已足止愈於已言猶愈於止而不行喪者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人欲減短三年之喪而為其弟則廢人之之精悖先王之制甚矣公孫丑附其說曰三年之喪不行者多矣三年短而為其弟猶勝於止而不為者

孟子曰是猶或給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終是戾教之孝弟只承上給兄之臂說每喪之意在言外

孟子責之說親喪之不可短猶兄臂之不可給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乃謂其勝於已足無異於人有振臂其兄之臂而縛之者其不窮甚

矣子乃從容解勸說終從你終但不可太猛姑且徐徐可也夫弟之於兄斷無可終之理終固不可徐徐而終亦豈可哉以我言之亦惟教終兄者以孝弟而示之以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者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終矣徐徐云爾非所以教人也然則王欲短喪子何不以孝弟教之哉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其母是王子生母請數月之喪是王子所生之母死服於嫡母而不能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綳練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

丑因孟子之譏無以自解適見當時王子其生母死服於嫡母而不放終其喪者王子之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執

此以問說為恭之喪既曰不可然則為請數月者尚不及恭則是非又何如耶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非為者也終是終喪弗為是自不肯為

孟子說王子之請與短喪之事不同王子生母之喪服於嫡母欲終喪而不可得也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於止而不加者况數月乎此王子之請不容已也我前所譏子不能效王以終喪者正為齊王莫之禁而自不肯為也王子則制於人而不肯為齊王則無所制而自不為不可同科論矣乃謂其猶愈於已而附其說以減之此

吾之所以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此章言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篤無棄人也

下文時雨化成德達材各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

孟子曰君子之教或因人品不同而異其施或因時地相去而被其澤其所以教者大約有五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是及時之雨不先不後適當其時因地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之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

五者何彼其人品最高學力已到於焉迎其機而授以吾道之要如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此其教之一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德是心術近底人天資純粹仁義禮智得之有生之初者未喪雖未大喪亦不能保其全者成德是成就其德如孔子之於冉

閔材是天資明敏有才能底人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有為者也雖材是通達其材如孔子之於由賜

其次天資純粹德有可成則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抑其過引其不及而育薰陶使之去其偏而入於全去其疵額而一於純美而其德皆有立是成德又一教也又其次天資明敏材有可通則自其天資之明敏者而通達之開導誘掖本就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至其極者使至於極是達財又一教也

有答問者

答問是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成德達財各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蓋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也

又有資質凡下學力未充不可諱之以所難知惟隨其疑而解之不可強之以所不能惟因其明而通之所謂答問者如此豈非君子之

教子 說

有私淑艾者

私是獨淑是善艾是治此言為不曾親聖人者設也亦主教者而言

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必并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

又或地之相去有遠近時之相去有先後不能及門受業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其善言善行學之以自善自治於其身是亦君子教澤之所及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

合五者而觀之學者之性質雖殊要皆有曲成之術後生之遭逢雖異無往非造就之澤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

而篤焉皆君子之所以教也此君子之教所以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宏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

教率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學不可抗高不可恥語不能顯顯不能藏學者當自勉而已

大匠二句是起下文君子引而不發云

公孫丑說道不可以無傳而教皆使人易入若乃夫子之道峻極而不可踰則誠高矣純粹而無可議又且美矣學者非不勉強以求之也然如登天的一樣似不可企而及之也夫子何不別為卑近易行之法使道之高美者稍有持循之方為庶幾可及而學者得以孳孳焉用力以求至也孟子曰凡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成法彼繩墨者

焉用力以求至也孟子曰凡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成法彼繩墨者

匠之法也大匠以此為教眾工以此為學雖有拙工大匠亦不能因其拙而廢棄繩墨別改為簡便之法也

此以教弟子不能吝此以學雖有拙射羿亦不能因其拙而更易發

既以術學者之不能況君子之教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是引弓發是發矢躍如如是如踴躍而出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中躍躍然見在面前如山中躍出也承上羿不為拙射變其教率言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

教人者固皆有不易之法矣是以君子立教但看道當如何知便教人如是去求知如博文格物致知是也看道當如何行便教人如是

去求行如約禮誠意正心是也但授以學之法而已若夫真實知得這道理是如何真實行得這道理是如何此是自得之妙則不能告之何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也然雖不告而其所以真知得真行得者已在面前就如射者之引弓至滿還不會發矢的一

殺其所以不告之妙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即此躍如之妙以為難則皆夫人之所能知能行者固非難也以易則又非自私用智者之所能及亦未易也非難非易無過不及亦惟昭昭然場中正之矩以示人亦惟其真積力久而下學之功盡者就中道而求之而道於是乎得矣其不能者君子且奈何哉然則學者亦當自勉而已矣豈可以為不可幾及而欲其既道以術人耶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此章為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發

新安陳氏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以道殉身是道從身施功實也。以身殉道是從道而隱。趙註

孟子說君子一身與道為體者也。身固不能離道，道亦不能離身。是故當天下有道之時，則此道緊隨其身，身既出而事君，即以道而致君也。身既出而治民，則以道而澤民也。蓋君子遭時之治，則身顯而道行也。當天下無道之時，此身緊隨道，道既顯則身不容不退也。蓋遭時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也。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君子之處世，只有此兩端而已。朱引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人是從人，孟子主意正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存疑。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兗

留明堂

夫以道殉身，以身殉道，君子出處進退無往而不與道俱。此吾之所聞也。若夫身顯而道不能行，惟知枉道以求合道，屈而身不能隱，惟知希世以取容，此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耳。以道從人，又烏有所謂道哉。未聞以正道而反從乎人者也。趙註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此章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恐夫意之不誠者。朱子

滕更是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若在所禮言，安答見禮也。趙註公都子說滕更以困君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常在禮貌之中，而每有質問，夫子不答，果何故也。朱引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挾者兼有而恃之，稱是恃已驕人的意思，勳勞是已嘗有功勞於師。

故是已與師有舊好，昔所不答，言昔所不當答。二謂挾貴挾賢以問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可見其有賢可挾。朱引

孟子說學者之從師，也不徒有求教之禮，而貴有受教之誠。蓋師也者，師其道也。若矜其爵位，挾貴而來問，恃其才能，挾賢而來問，或挾長而問，恃其年加於我，或挾有勳勞而問，恃其有功於我，又或挾故而問，恃其有故舊於我，五者之中，但有一件其求教之心，便不誠篤。雖有所問，皆在所不當答也。蓋受道者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胸中，而不能入矣。今滕更來學，而不免有挾貴挾賢之意，挾此二者，則不勝其滿足之意，焉此我之所以不答者，正欲矯其矜已之失，而發其尊師重道之情也。豈為吝教乎哉。朱引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五

手

留明堂

此章言過不及之弊也。上二項同是不足之弊，對下句便是一不及一太過，不可以進銳退速。貫上二項作一事說。朱引

已足止，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以處事言所厚是所當厚者，以待人言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

孟子說君子立身行事，有不可不用其心者，有不可過用其心者。但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不然則皆未免有過不及之弊矣。以處事言之，凡事有關於綱常切於性命，此在所當為而不可已者也。若於所不可已者，領止之而不為，則因循衰惰，必至逡巡畏縮，視天下之義無一可擔當而無所不可已矣。豈復能有任事之力乎？以待人言之，凡人有情愛相屬，分該相維，此在所當厚而不可薄者也。若於所當厚者，顧薄之而罔恤，則私刻薄惡，必至殘忍少恩，視天下之人無一可親厚而無所不薄矣。豈復有仁愛之情乎？朱引

其進銳者其退速

此用心太過者以修為言不但為學為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與上節自是三項

以修為言之功固有所當進然亦有所當循若志意太高上夫太驟

其進非不再猛鋒銳而氣過激則易衰力太竭則難繼即此意氣方

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其退必速矣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

失也豈能望其有成乎夫是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

然卒同歸於廢弛君子有為於天下豈可不懲其弊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

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也上是不混下是有等既有輕

重之等則先後亦在其中但正義主於輕重之等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五 至

物謂會獸草木愛是愛惜不暴殄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仁是推

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仁字是用親

是恩意親切比仁字猶加厚如所謂事親敬長慈幼是也愛若厚言

則包仁親若並言則當分別皆偏言之仁也

孟子曰天地間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則親也民也物也皆吾之一

體也皆吾之所當愛也知其分殊則有親疎貴賤之等而吾之所施

不容以無序矣故君子之於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愛之也至

矣然品節雖嚴取用不廢亦但愛之而已而未必有治教漸摩之理

則愛之弗仁也其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仁之也至矣然好

惡雖同而恩義有間亦但仁之而已而未必有天倫推繫之恩則仁

之而弗親也夫仁而弗親非故斬其恩於民也以民視親親疎本自

不同君子惟親其親而因推吾之親親者以仁其民自不得以待吾

親者而驟施之民也使於民亦親之則何以別於吾親也乎愛而

仁亦非故斬其恩於物也以物視民貴賤本自不同君子惟仁其民

而因吾之仁民者以愛乎物自不得以愛吾民者而驟施之於物也

使於物亦仁之則又何以別於吾民也乎夫親親仁民愛物統而言

之則均謂之仁分而言之則各有其等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

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此章言君子之為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急先務如堯之欽天授時抑洪水之類舜之在囿墾土衡以齊七政

是也急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稷契夔龍

為已憂是也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兼論

知仁非論知仁相為用也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

仁以實之物是事

孟子說知以明理仁以愛人二者不可偏廢然不識其全體則知之

不周愛之不廣此狹用其心者也而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

神弊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量壅於不流此泛用其心者也是故知

者雖無所不知也然天下之事多矣必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徧

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惟於所當務者之為急急於當務則大者

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為知也大矣仁者雖無所

不愛也然天下之人多矣必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

有遺者多矣故惟急親賢之為務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

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思無不洽其為仁也溥矣試觀諸堯舜若欽明

若游哲言今稱大知者至堯舜而極然亦非物物而備知之也其  
 急者亦惟先務是圖如授人時治洪水齊七政軒五瑞之類是已此  
 外一日萬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政教之大綱不與存焉即堯舜之  
 知亦有所不暇圖其况知不如堯舜者乎曰如天曰好生古今稱至  
 仁者亦至堯舜而極然亦非能人人而偏愛之也其所急者亦惟急  
 於親賢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是已此外  
 百工庶績雖未嘗不加之意而民物之大計不與存焉即堯舜之仁  
 亦有所不暇及耳况仁不如堯舜者乎於此知仁知之有要務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飲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不能是不能行總是總麻總麻三月小功五月  
 肯服之輕者察是致詳放飯是大飯縱意啖飯也流飲是長飲長飲  
 無節也此不敬之大者齒決是斷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是講求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五 聖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五卷之二十六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補校閱  
 靖子 補校閱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承前篇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及親  
 也 朱子

不愛是所不親愛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仁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者此亦所  
 謂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  
 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五卷二十六 聖

孟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君以好生為德乃若殘忍少恩不仁哉  
 其梁惠王也夫仁者之心至於愛人故其用愛無所不至親其親矣  
 而又推親親之心以仁民仁其民矣而又推仁民之心以愛物充其  
 念必至於無所不愛而後已這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亦愛  
 之也若此不仁之人偏於殘忍故其殘忍亦無所不至薄者薄矣而  
 厚者亦薄疎者疎矣而親者亦疎充其念必至於無一所愛而後已  
 這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而亦不愛之也仁不仁之分其端甚  
 微而其流如此 南軒張氏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謂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復之

是復戰于弟請太子申殉是從死也惠王本意不是驅兵敗被殺則似驅之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朱子

公孫丑問說夫子以梁惠王為不仁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何說也孟子說人君以土地視民則亦重在民而土地為輕以民視子弟則亦重在子弟而民為重此亦子較然也梁惠王始初以土地之故爭地以戰其民死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救兵大敗將欲復戰恐不能勝復驅其民死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救兵大敗將欲復戰恐之禍是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殘忍如是非不仁而何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十六

二

新學堂

此章即春秋諸侯兵爭之罪也新安陳氏

春秋是指春秋諸侯非指春秋時也無義戰是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是說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是也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其戰意家引

孟子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作也是故每書諸侯戰伐之事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譏無有一件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容有假尊王之名為彼善於此者如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供此類是也然則特此於叛義恃禮之舉為稍優耳要之皆無義其戰者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是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敵國是同為諸侯者此條正解上

文春秋所以無義戰之義家引

春秋所以無義戰者何也蓋征者以上伐下之名諸侯有罪則大命方伯以討之征伐自天子出也若同為諸侯不相上下這叫做敵國敵國之中有強弱弱乘強者當告之天子聽命誅討無有自相征伐之理使敵國相爭則無王矣春秋之戰皆是敵國相爭以諸侯代諸侯不稟王命而自上下伐下也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家引孔子之致廢於書法也家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此章孟子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按本來源而為生民之命也家引

書是載事之辭信是執於辭而信之孟子曰凡載事之書皆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大義而不可執其辭而一一盡信之也苟盡信之而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惟無以識聖賢之心且適滋後人之惑矣不如無書之為愈也家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之十六

三

新學堂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是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策是竹簡取一二策有其餘不可盡信也朱子

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史臣作以記事之辭也其簡為固多然吾於其間僅取其二三策而已矣自此之外安能盡信耶家引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至仁指武王至不仁指紂紂是流流杵是春杵古人行兵各持春杵板杵之屬為營壘備者家引

所謂取二三策者如武成有云血流漂杵以理斷之凡仁人之觀上

奉天討下順民心天下自然無與之敵者今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可不戰而屈其兵矣何至於商人為敵而武王殺之至於血流漂杵也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蓋謂紂離心離德因武王弔伐之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紂乃商人自相殺非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惟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此乃拔木塞源之論蓋辨殺者非義而亦不忍言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戰大罪也

此章首言善戰善戰為大罪不引湯武之事以見其不用戰末節焉用戰是直說本意與上三章意思相承皆救戰國兵爭之禍聖賢仁天下之心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此人欲稱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異孟子說兵凶戰危本非國家之利也如有人自誇其能說我善為戰而整師行伍我善為戰而決勝交兵斯人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城以戰殺人盈城乃天下之大罪人不容於有道之世者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無敵是無與為敵南面而征以下又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夫善陳善戰不過與人為敵而已誠使國君好仁以寬代虐以治亂則天下之民皆將望之以為君而人自無與為敵者焉用此善陳善戰之臣為哉何以見之如湯南面而征則北狄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亦說我等四方之國均之惟皆於虐政者也湯與弔民伐罪之師何不先來救我而使後於他人乎夫以成湯之師一出而人心莫望如此就有敵之者好仁無敵此其一驗矣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革車是兵車以皮殺其輪能其殺者兩是車致一車兩輪也虎賁是武士如今之親軍禁兵也三百三千言其不盛於兵威以獨我善為戰我善為戰之意

又如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而車馬未見其盛虎賁止三千人而武臣未見其多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無畏是無驚畏寧爾是來安寧汝百姓是商之百姓若崩厥角稽首是叩頭至地如厥角之下觸也崩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之意此條重在上一句

三百三千空乎其易敵矣然觀武王入商之初與商民說屬等不必畏懼我今伐紂為他志行暴虐使爾等困苦不堪故來安寧爾等與百姓為仇而敵之也商民故感德都來武王面前稽首至地如獸角崩墜一般夫紂與王敵好仁無敵此又一驗矣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各欲正己是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蓋征之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如齊伯無道成湯則以大義正之商紂不仁武王則以大義正之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有不俟兵威之加而自服矣又豈有敵之者既無敵則焉用戰為乎然則人臣不以湯武望其君而但為陳戰之非遂功啓難使上下均被其殃其罪真不容於死矣

孟子曰梓匠輪輿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是梓人匠是制木使成器者輪者以車所重在輪故制爲一工與則除輪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制也規矩是法度可告者也巧是循規矩然後自得之也新安陳氏

孟子說君子之教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在學者之自得而已如彼梓匠輪輿其教人之法但能與之以規曰如此而爲圓與之以矩曰如此而爲方由其一定之制使人有所持循依據而已道是其可能者也至於由規矩而精熟之不疾不徐不甘不苦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是巧也則存乎其人也安能以此而教人哉蓋巧雖未嘗出於規矩之外亦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但非教者所能致力耳然則聖賢之道下學可以言傳即規矩之謂也上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若徒守成法而不能自得其妙於法度之中非若學者也後說

西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袞衣設琴禮記  
二女果若固有之

此章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死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雖寓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朱子  
飯是食糗是乾飯糗茹亦食也草是蔬菜蔬菜乃草之可食者故皆謂之草袞衣是繡黼絺繡之衣設琴言其樂而自適也二女是堯之二女卽娥皇女英果是侍側若固有之言若平素所有存疑  
孟子說常人之情處貧賤則多慕乎外處富貴則易動於中惟是大舜方其側微之日所飯者乾糗而粗糲不堪所茹者野蔬而芻蕘不足資賤極矣舜之心乃不以此爲歎而安於所遇若將窮約以終身焉非惟不慕未來之富貴且忘見前之貧賤矣及其升於帝位之禮被五章之服鼓五絃之琴且堯之二女侍之富貴極矣舜之心亦不

以此爲泰而視之漠然若已之所固有而不與焉非惟不見已往之貧賤且忘見前之富貴矣當其未富貴之時絕無富貴之心及其富貴又若素富貴之人蓋聖人之心純是一團天理窮約也是如此豐樂也是如此略不爲之動此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非自然有得於性分之理者豈能如此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此章孟子因事致戒使人知所謹不輕易於殺人也存疑  
親謂父兄一聞是我往彼來聞一人耳與自殺無異道註  
孟子有所爲而發曰吾今而後乃知殺人之親於情爲甚重也何也人之有父兄猶我之有父兄也今人但知殺人之父兄便以爲快不知人情無不報之仇吾以是施之彼必以是報之殺人之父人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必殺其兄然則初心本非忍於自殺其父兄也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殺者非我而所致其殺者則我也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此往彼來特斷一人耳其實是自殺之也道註  
不出已手而已殺人之親不亦重乎道註

西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七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此章孟子舉關之一事而言其失先王之意也前軒張氏  
禦是止暴是暴亂道註  
孟子說事有在古爲良法而在今卽爲弊政者不特大者爲然如一關也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不同矣古之爲關也重門擊柝以時啓閉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貴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備出納之將以禦止暴容議察非常而已初未嘗征其稅也道註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暴是暴虐 注法

今之為國也誠防不諱而稅課是國特以征稅出入之人為暴虐而已古人禦暴之處適為今人行暴之資以刑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慮天下事莫不皆然豈特為國之暴而已哉商軒張氏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此章與論語雖州里行乎哉意同存疑  
身不行道以行言之不行是道不行使人不以道以事言之不能行是令不行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而言妻子者非專為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人乎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入

孟子說斯道本通於人己之間以此行己以此率人皆未有能外是道者也如使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弗修則已既不正焉能正人雖妻子至近欲責其妻盡妻道于盡子道亦將導之而不化矣况其遠者乎如使人不以道動作非情驅役無理則已所不願焉能強人雖妻子至親欲責使妻從夫令于從父令亦將驅之而不應矣况其疎者乎然則欲導之即行令之即從無他惟在本諸身者皆合於道而已直解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伐

此章言人當積累其德也上句起下句象引  
周是足言積之厚周於德者理明而氣充也邪世如所謂世衰道廢邪說暴行又作是也存疑

孟子說君子遠世非難自處為難蓋世之邪正係乎人而德之修否存乎我也故人之為生有遭凶荒而飢死者由於利之不足耳焉使

家有餘資稟有餘粟財貨如此充盈雖當凶荒之年可無世之必不至於飢餓而死是周於利者之足以自勝如此若夫人之修身有當邪世而搖亂者亦由於德之不足耳苟使仁義備諸已道德積於身有定見有定力雖當淫諛之世亦必不至於為所搖亂而改其素矣蓋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快一善之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慮於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履就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慶源補氏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此章言觀人之法即孔子察其所安之意也象引  
讓千乘之國凡可以取而辭之未可以與而與之皆是非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象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九

孟子說觀人者不當據其迹而當察其心不徒利其名而審考其實如讓人之所難能也以千乘之國讓入尤人之所難能也然有一等好名之人矯情干譽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一簞之食一豆之羹這樣小節處必然辭較而見於顏色之間矣豈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慕讓之美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樣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故觀人者不於其所施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象引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此章言為國之大要也商軒張氏  
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乃仁德之賢人也不信是不信用空虛言若無人然象引

孟子說為國之道固多端而致治之要有三事是在人主知所重耳

今夫國之所恃以充實者以有仁賢也惟在人君能信用之則君有  
所倚賴國其有不空虛者乎五經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是中正之制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理朱子  
國之所恃以綱維者以有禮義也禮義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有之  
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陵下替日入於悖亂而莫之救則  
上下亂矣直解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政以大綱言事是其中節目象引

國之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十

國之所恃以充實者以有政事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井然具謀有  
姓足而君無不足焉苟無政事則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將  
民貧國耗日憂於匱乏而財用不足矣此三者為國之大要人君所  
當急圖之者也直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此章言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朱子  
得國是得土地如田氏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得天下是得丘民  
之心而混一天下直解

孟子說天下雖有適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且如不仁之人不  
不可以得國也然或謂昏庸之會聽其私智而盜千乘之國者容有  
之矣若以不仁而得天下者普天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得之而天  
下之大不可以勝也欲以力而制之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也

雖得土地於一時然不能得丘民之心亂亡亦相踵而至適以速其  
滅亡耳求其能成混一之舉者千古以來未之有也蓋必如三代之  
仁而後可望天下之歸豈非一國之小可欺而天下之民心未易得  
耶錢說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此章論君民社稷之輕重因當時諸侯皆以南面之貴自驕而視民  
如草芥故孟子抑彼伸此而為言也朱子  
民為貴只是西天西歸一能勝子之意社是土神稷是穀神建國則  
宜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繫於  
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新安陳氏

西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十一

良之形民其至貴者也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雖  
係一國之大事然亦為民而立而報祀亦為民生而報也不可與民  
並論矣是社稷次之至於君雖為人神之主然君之尊又繫於二者  
之存亡又不可與二者而並論矣是君為輕也直解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是得其心丘民是田野之民朱子  
何以言民為貴也蓋田野之民雖至微賤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而  
為天子若大天子雖至尊貴也而其心者不過以諸侯耳諸  
侯雖亦尊貴然得其心者不過為大夫耳又豈能比於得丘民之心  
者哉是民為重也朱子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



以見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一繼相須故社稷之立同其所亦同其祭也社稷壇相並社稷在東復壇在西天子社稷方五丈收五色土封之諸侯社稷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以黃土諸侯危社稷是諸侯為危社稷之行驕亢自矜肆其私欲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自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將使社稷為人所滅變置是更立賢君朱子

何以言若輕於社稷也蓋諸侯之立所以主社稷也苟或諸侯無道為亂社稷之行則當更立賢君而諸侯不能有常尊矣夫君位之安危係於社稷之安危是君輕於社稷也朱子

後世既成矣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兩變置字不同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社稷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朱子胡氏

何以言社稷尤輕於民也蓋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若後世既成矣盛既潔祭祀不失其時矣乃武恆賜而旱乾或霖潦而水溢則變置修葺為民請命變置社稷於他處而祀之而亦無常享矣夫社稷之更置係於民生之利害是社稷難重於君而尤輕於民也今而觀之國以民為貴不益可見乎人若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社稷使其知所輕重者如此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恐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朱子張氏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柳下惠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此章言伯夷柳下惠為聖人美其德也朱子  
聖人是行造其位者百世言其德也師字只在下開風而興起內見

得與起是感動憤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此句最重親炙是親近而薰炙之不必兼一世言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上文俱非親炙者係見前篇朱子

孟子說行造其極之謂聖人而謂之聖人不但可法於當時雖一世至百世猶可以師表於無窮也若伯夷柳下惠便是其人也蓋伯夷往矣而聞其清之風者即愚頑之夫亦變而有廉隅怙懦之夫亦變而有立志無不以其清為師也柳下惠往矣而聞其和之風者即偷薄之夫亦變而為敦厚鄙陋之夫亦變而為寬大無不以其和為師也夫以伯夷柳下惠振起於自世之上而能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感發而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蓋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其德既已造於聖人自足以師表百世故吾漸然以二子為聖人也百世之下猶興起如此而況於親近而薰炙之者其興起也當何如乎

信乎其為聖人矣此所以稱之為百世之師也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願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憾故慕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微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憤而有餘也朱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章言人外無仁而道亦不外是也朱子  
仁也者人也是說此仁即是人底道理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仁也者人也所重在人未有合意下句方合之朱子

孟子說天下之理存之於心則為仁措之於事則為道人皆知吾世之有仁矣而不知此仁不是別物在天為生物之心在人為有生之

理即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將這仁與人合而言之則有是人之身便有這仁之理以為日用事物所當行之道是則所謂道也蓋一心之謂道然天理故動容則旋造次類沛不可違也夫有此人即有此仁仁不在人之外而帶此仁即成此道則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而不可以遠求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此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即去當可之道也  
孟子說君子當去國之日固亦各有其道焉昔孔子之去魯也自魯去故遲遲云云

○孟子曰君子之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此章言君子固窮不變道也  
君子是孔子尼與尼同是固窮的意思上下謂君臣接是交接也  
孟子說孔子大聖安乎行無不得然當時曾尼於陳蔡二國之間者蓋君子處世上而其若用之則其友在上下而其臣為之則其友在下當時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若下亦不知孔子而無能為之臣

○孟子曰君子之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此章言君子固窮不變道也  
君子是孔子尼與尼同是固窮的意思上下謂君臣接是交接也  
孟子說孔子大聖安乎行無不得然當時曾尼於陳蔡二國之間者蓋君子處世上而其若用之則其友在上下而其臣為之則其友在下當時上不知孔子而無能用之若下亦不知孔子而無能為之臣

上下無交是以道不行而不免於厄耳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此章言人顧自處何如盡其在我者而已  
貉姓稽名理是類不理於口言為眾口所誦也  
貉稽問孟子說稽每遭人之誦諺而大不理於眾口奈何蓋未免有尤人之意而不知自反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無傷言無害指字當作增字是增益的意思  
孟子說雖為眾口所誦亦何傷也夫為士者固益多為眾口所誦耳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是邶風相舟及大雅綿之篇悄悄是憂貌憂在心也慍是怒也肆是絕也肆是絕其聲聞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專可以當之肆文王孔子亦不自墜其聲聞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專可以當之肆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蓋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然亦不必說出衛之仁人與太王

試把自古聖人憎茲多口的來說詩邶風相舟之篇曰憂心悄悄見怒於羣小人多聚而非議賢者此孔子之謂也大雅綿之篇曰肆不能殄絕人之慍怒亦不自墜失其聲聞之美此文王之謂也大雅文王皆大聖人也孔子尚不免為羣小所慍文王亦不能必人之不怒已士憎茲多口如此然則眾口何害於孔子乎君子惟患在我者有未盡耳謗言可無恤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此章言以明昭昭者以開以開貴明者念速賢者可遠滅今之非也

昭昭是明昏昏是闇今字指當時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

孟子說自古聖賢之治大率自明明德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已及人自內達外都有箇本原故賢者欲求於天下必先求於我

在我之明德既明然後有法制禁令以使家國天下之人尚歸於明德這便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今之為治者則不然不求諸身而

求諸天下未能省察克治以自明其德徒然以法制禁令責人欲使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這便是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矣此賢者

之治不令而行今之治所以雖令不從也有治人之責者何不先於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六

自治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不也

徑是小路蹊是人行處介然是條然之頃用是山徑是大路為間是少頃為間不用是承上句說茅塞是茅草生而塞之

孟子謂高子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易發而亦易窒在學者於善端發見之際深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質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試觀山中小徑可容人跡之處未非大路若使

條忽之頃往還來往由之者不忌則向之小徑可成大路然雖成路矣使少頃之間人迹罕至則茅草復生前路阻塞而不可行矣夫此

一山徑之蹊介然共由則成路甚易為間不用則阻塞不難可見

理即人心之大路物欲即人心之茅也今子才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存養未幾而於明道池則埋沒日望淡如茅草之塞路一

般今茅塞子之心矣不可不知所惕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此章言於道藝之迹不足以知樂也

樂是音樂尚是加尚音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高子說先王如夏禹周文王所作之樂雖一般是治世之音然自今日觀之禹之樂比文王之聲似猶高出於上者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籥

何以言之是窮其立言之意道是籥紐絲是謂木蟲言籥紐將絕有似為蟲所齧的模樣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十七

孟子說子以禹之聲過於文王果何據而云然高子說樂之優劣視人用之多寡吾觀禹時鐘在者其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奚足有此何足以知之也孰是車數迹兩馬是一車所駕者

孟子說足奚足以知聖樂之優劣哉試觀城門車轍之迹稍深於城

中是豈一車兩馬之力遂能使之然乎蓋日久車多所致耳蓋禹在

文王前千餘年歲鐘久而紐欲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其優劣也

○齊饒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先時齊國嘗餓孟子嘗勸齊王發粟邑之粟以賑貧窮時人賴之至此又復饑國人復有發粟之說陳臻乃問於孟子說齊國之人向因夫子一言得蒙賑濟今歲復告饑民問就以發粟之請當了故事措望夫子再為之言由臻觀之謂人之屬望雖殷君子之自處當重殆似不可復請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既而有眾逐虎虎負馮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是姓婦是名手執曰搏卒是後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是適負是依山曲曰馮是謂笑之是笑其不知止

孟子曰君子之於非當為則為當止則止以我今日在齊若復為此則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能徒手搏虎既而悔其所為之非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

六

卒能痛改前業而為善士似可為善變矣忽一日行至野味見眾人逐逐一虎虎急而依負山馮據險自固眾人遂無敢撻觸其怒者遂見了馮婦是素能搏虎之人相與趨而迎之馮婦此時若改悔之意果堅便當對絕眾人矣方不覺故態復形自車中攘臂而下忿欲逞技於眾人之前那眾人都感他為已而下車莫不喜悅殊不知此眾人之見耳若夫知禮義之君子聞之方笑其可止而不知止矣我若復勸王發粟是亦不知止也安知為士者不以我為馮婦乎蓋是時齊王已不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可見世之勇於為善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取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此章孟子於性命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所謂善則付命於天道則資成於己也

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性也言此剛是性也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論貧賤富貴有命焉言蓋有命存焉須是安於定於不致少過始得君子不謂性即是斷制人心欲其不致過也

孟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仁義禮智天道之理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於欲之所在則言性而不言命雖有不至而必欲求之於理之所在則言命而不言性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是只見得一邊而已若君子則異是焉且以口之於滋味目之於采色耳

之於音聲鼻之於香臭四肢之於安逸不勞世之人於此則言性矣然是皆氣稟之所有而上智之不能無者固是性也然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

亦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富安之於理君子於此則惟命是安不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或我可以從而必極其欲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

九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若夫仁之於父子也有至有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有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有不恭智之於賢者也有哲有不哲聖人之於天道

也有純有不純世之人於此則言命矣然是五者在則有厚薄之  
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固是命也然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  
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如舜遇堯則得道而堯遇桀則  
盡事親之道期於庶幾又如聖人之於天道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  
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傑雖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之  
不同然其性善可學而至君子於此則惟盡是性而責成於己不謂  
吾命已定而不可復移也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  
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  
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到入說性處却口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  
性伸此抑彼要之示人以遇人欲而擴天理耳說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此章論人處是主學言自善至美此猶是成己事體之所以立也充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三

實而有光輝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善之誠立而用  
有以行也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  
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為聖而不可知則神矣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  
外此而已前章

浩生是姓不害是名齊人也善人只是渾然一箇好人如為君仁為

臣機為父慈為子孝是也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朱子

浩生不害問說樂正子他是何等的人孟子說人之造詣固由資稟

也要學力觀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矣然亦可謂之信人矣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為善信之行謂何趙氏  
不害又問如何叫做善如何叫做信趙氏

曰可欲之謂善

可欲是說這人可愛更無些憎嫌處此便是他不可欲處人便欲他

孟子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此人情之所同也

若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這便是渾然

一箇好人則可謂之善人矣朱子

有諸已之謂信

有諸已是真箇有此善也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夫善入者可見夫實之美或知其及之而勉強慕焉未必其真以為

然而果能不失也若夫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

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三

充實之謂美

充實是充滿積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於實有諸已之謂信

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

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實積實凡應事接物道理都從裏

而流出來而無待於外朱子

善信固有可稱然義理無窮聖賢的學問尚不止此蓋有諸已則已

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實際方得若夫既信之則其行必力

其守必固如是而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

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章美內含而無待

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也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中庸之誠則形是也

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滿滿布洋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身也則眩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化是化其大之迹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至於化則已便是尺既尺度便是已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矜於事業尚有造作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矜持無造作都無形迹可見聖以全體至極言朱氏公遷

圖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六

主

體形迹之閒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混然無迹不待於思慮不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力之所勉為矣不謂之聖人乎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不可知是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另有一等神人但聖人中有不可知者便是神也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為人聖域而不假雖亦聖人然少讓矣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二之中言在善信之間言在二者之中則其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

矣朱子

若樂正子之為人有可欲之善而無矯偽之私其造詣所至蓋在善信二者之中至於美大聖神的地位則資稟有厚學力未充猶在四者之下也然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學之不可已也如此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此章為當時儒者待楊墨而不得術者而發也

圖書本義集說

下五 卷二十六

三

今楊墨之徒執迷不悟固難望其以吾道為歸矣如使天理未盡特亡人心不終割截迷而歸之則亦有之然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為墨氏之學者惡務外不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未能便至於聖人厥務外則慕近實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服其太簡則必求大中正之歸故逃楊而必歸於儒者亦其勢然也夫吾儒之所以痛排楊墨者以楊墨之能害道耳今既以道來歸則為吾儒者惟當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一言近道則因言而啓發之使不惑於吾道之歸一事近正則因事而指引之使不礙於至正之路斯受之而已矣不可道其既性而拒絕之甚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放豚是走出去的猪豎是猪圈招是用繩拴縛其足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方今之世既難得邪術道之人，卽有能倡其說而與得墨辯者，却又一切以先入之成心，不平之客氣，務要與他相持到底，不肯放寬。苗既歸於我矣，猶答其言曰：爲非之非，仁墨既歸於我矣，猶答其言曰：兼愛之非，義深惡痛絕，絕之無地，自容就如追趕放伏的猪一般，既入其立圍而制之，使不得奔走，亦可矣。又從而控縛其足，使一步不可行焉。如此則彼不得其所歸，而吾亦不免於過當。故已歸者，若其嚴而思叛未歸者，畏其嚴而不來，是豈盡至公之心，而得爲聖賢之道哉？有術道之心者，其思所以待之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此章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尹氏注：征是賦，布縷如今之絲絹麻苧粟米，如今之夏稅秋糧力役，如今之常差做工是也。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並征之耳。用其一是一時併用二端也。用其三是一時併用三者也。殍是餓死的人，離是離散。

孟子說爲人君者，天下之財力皆其財力，其勢不容不取乎民，所實取之以時，不至於橫征虐使，使民不堪命耳。故自古征賦之制，有三件：一件叫做布縷之征，是自五畝之宅出者，一件叫做粟米之征，是自百畝之田出者，一件叫做力役之征，是丁口所出者。總舉征賦之常數，一歲只有此三者。然君子雖例得取之於民也，而於催科之中，萬無字之意，用其一而緩其二，如布縷取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緩也。粟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緩也。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緩也。是故上無誅求督率之擾，下無饑饉流離之患，有賴有此耳。苟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有飢死而轉於溝壑者矣。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有父子逃亡而散於四方者矣。夫使百姓困窮離析，無以聊生，危亡之禍，可立至焉。爲國者不可不知此說。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此章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尹氏注：寶是其所寶重而受惜之者。

孟子說萬物中難得而可貴，都叫做寶。然寶得其寶者則安，寶非其所寶則危，不可不慎也。若夫諸侯其所寶重而受惜之者，不過三件而已：彼國有土地，錫之天子，傳之先人，乃基業之所由繫，非是則無以立國矣。此第一件當寶也。國有人民，賦稅爲我供養，急爲我使，乃根本之所由固，非是則無以守位矣。此第二件當寶也。國有政事，利以之興，害以之除，乃紀綱之所由植，非是則無以保土地而理人民矣。此第三件當寶也。諸侯能知此三者爲國大寶，而念命謹守，時修飾使之無一些玷闕損壞之處，則國祚安而遺澤及於子孫，不止於一身無慮而已。至於珠玉，仇不可食，寒不可衣，若以之爲寶，而徒給於耳目之玩，則內以嗜欲喪志，外以徵求剝民，擾奪將與危亡立至。此身且不免於受殃，而況能常有此珠玉哉？有國家者，所當慎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此章言小智自私，有取禍之道也。南軒張氏注：盆成括是姓，括是名，小有才是才之小者。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卒盆成括方仕於齊，孟子逆料他說我觀盆成括非享壽祿之器，卒

進用了死亡之日近矣。既而益成結果有罪見殺門人問說死生有命非可預知。今夫子果何所據而能察見未來。知括之將見殺也。孟子說我於括之死非獨以地然之數。乃斷以必然之理也。夫人不貴有才而貴聞道。道者聖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且有成。不敢恃矣。况又才之小者乎。夫括之為人。原巧捷給。不過小有才耳。於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茫然其未聞也。不聞道則為才所役。使恃才妄作。不循理。硬要胡做。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適足以取殺身之禍而已矣。我所以預知其敗者。為此故也。豈有他術哉。是可見人有才本不足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有取死之道。反不若魯鈍無才之為愈也。前新宋氏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廟上館人求之弗得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 卷二十六 三十一

此章見聖賢與人為善之公也。處國輔民

館是舍。上宮是別宮。名履是履。業屨是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豈館人所作。置之憲廟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趙注

孟子往滕國館寓於上宮當時偶有織屨將成者置於憲廟之上。然失去館人尋求而不得。趙注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朱注

既曰館人求之不得。又曰或問之。則問者故非失屨之人也。廢是屨子以是為竊屨來言其來勝也。科字只當數字看。不曰設教而曰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利也。往是向日之不善。求是今日向善而來。是心是向道之心。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只是申說來者不拒。朱注

或人疑門人竊取。乃問孟子說。夫子從者何其善。匪人之物如此也。孟子說。子之意得毋謂我之門人專為竊取一屨而來與。或人自悟其失言。因說我固知從者殆非為竊屨而來也。但夫子設立科條。以待學者。向日之所為。則不必追咎今日之來。學則不必拒絕。只據眼前。苟以向道之心而來。斯容受以教誨之而已矣。然則謂從者為竊屨而來。殆非也。謂夫子能因其性亦宜。其然哉。夫或人疑從者之竊屨也。其見甚陋。至於論君子設科之道。不追既往。實與歸斯受之之意同。其言不亦有合於聖賢之指哉。朱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此章言仁義人所固有。教人識其端而擴充之也。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然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人所共曉。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朱注

不忍是惻隱之事。不為是羞惡之事。達字。兼心與理言之。勿解。孟子說。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人之所固有者也。惟在識其端而擴充之耳。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哀可矜之事。即慘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此豈有良心哉。氣拘物蔽。故敵敵也。若能即是心而推之。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雖所忍者亦不忍焉。豈非仁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愧可恥之事。亦毅然有所不為。此義之端也。然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良心哉。氣拘物蔽。故於所為雖所為亦不為焉。豈非義乎。朱注

於所為雖所為亦不為焉。豈非義乎。向來或人疑從者之竊屨而來。殆非也。謂夫子能因其性亦宜。其然哉。夫或人疑從者之竊屨也。其見甚陋。至於論君子設科之道。不追既往。實與歸斯受之之意同。其言不亦有合於聖賢之指哉。朱注



可勝用也

充是滿如擴而充之之意達如導水自缺滄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其中惟達而後能充也擴此心之用無少變退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闕則謂之充字是穿穴密是踰牆皆為盜之事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然之量也承上文只是

一意但說到害人與穿窬以示人之知所達耳  
如何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即是仁如不仁之事至於處心積慮要坑害人皆有所不忍者也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凡一切自私自利不便於人之事件體貼將此心不忍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仁之全體在我由是而視親仁民愛物愛無不彼而仁之為用不可勝窮矣如何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即是義如不義之事至於穿穴踰牆而甘為盜賊皆有所不為者也人能推所不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天  
為以達於其所為凡一切瞞心昧已不合天理的存件檢點將此心不為的念頭擴充到極處則義之本體在我由是而正家正國正天下其空無所不得而義之為用不可勝窮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念齊慶源補氏  
爾汝是輕賤之稱實是其心慙忿而不甘受者此一節事雖微而顯仁義在人固不可不充矣然義之為道甚廣而充之事多端尤當推類以至於盡者也彼人以爾汝輕賤之稱加諸我雖或有貪昧隱忍而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所慙忿而不甘受之者夫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慙忿而不甘受者乃其實也人能即此而充之反已自修凡自取卑屈於人者皆不肯為則無所在而不為

義也夫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也存養之不加檢察之不

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本心之量而養有時而不行矣惟能充所不受以達之於所受而無稍涉漏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到處光明正大安往而不為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士字指在我飾之之字指在人此一節事至微而理愈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每是採取之今人以舌取物曰飾即此意也味之類二字所謂特舉以見例也語默雖細事但有意採取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為穿窬之類存疑  
不特此也又如士未可以言而言不必說自家却說幾句要去的動人要去做人是以言飾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隱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元  
要使他來問我是不言飾之也若此者比於甘受爾汝又為細微豈若穿窬不義之甚哉然其事雖隱微而便依語默皆有意採取於人則心術暗昧亦非義理之正是皆穿窬之類也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法之即一語一默之微至纖至細處亦不容不盡  
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朱子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此章孟子自解其言欲使立言者必本六經為法者必法三代也

遠近字不可太拘難目前淺近之言即至理所在便是指遠不下帶孟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因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

又師淺而無深遠之趣非善言也惟言近而指遠者不出民生日用之常而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等的言說才是做上徹下可以垂世而立教斯為善言也

不知約可守之則思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非善道也惟守約而施博者所操者簡要者約而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遠等的道理才是有體有用可以經世而宰物斯為善道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禮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我觀予之言不出目前之近事而至禮初不外是焉若不下於衣帶之近皆人之所能知能行而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原於天命具於人心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近言也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天下平謂天下各修其身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我觀君子之守只就一身本分之內爾然自修初無實效於人之處惟修其身而已吾身既修則正己而物自正由是而家齊國治而天下由此乎皆其所推耳夫一修其身天下自平其守一何約而其施一何博哉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芸是治田以喻身是起下文所求於人者重專欲治人也所以自任者輕略於自治也此言不守約而務施博者之病

夫守約可以施博則人安以修身為重矣芸人必先治己而後可以治人與農夫必先芸己田而後可以芸人田也今不務守身而徒欲施博其為病也便是舍己之田不芸只管去替人芸田的一般所求於人者重而欲人人各修其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而不能自修其身也此則不守約而務施博者天下寧有是理哉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此章言聖人盡性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此性完以天理自然而言乃所以性其性也但自其率性而言則曰性之指其人而言則曰性者反是復之字指性反之是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身之是兼用功而言反之是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孟子說聖人之德原其始雖有安勉之異然及其成功一也以堯舜言之其知為生知其行為安行乃所得於天者無所污壞不假修為乃天性渾全之聖人也以湯武言之其知則思而後得其能則勉而後中便是賦性不能全而修為以復全那性底乃能反其性以至於聖人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

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中禮是細微曲折無不中禮盛德之至謂一身渾然是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理為生者是欲使生者感我誠是常經德猶曰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回是曲說其進便是不同言語必信是言之必行非以正行言非欲為正行而然也

正行亦無甚不好處但聖人不用著意耳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不

可以下三句為屬動容周旋中禮看言動容周旋中禮固是自然而

然此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為之此皆聖人之事性之德

不是指堯舜言此一節是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謂

行仁義者

性之德何如彼其動容周旋之間一一皆中於禮者乃其盛德之

至自然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嗚呼哭人之死則極其哀慟乃聖人

之心無有不誠。一見死者誠心所發自然哀傷不是欲生者之我感而與哀也。於經常之德行之無所回曲乃是聖人稟性自然不同。不是以經德不同自有得祿之理。故勉強要做好人以求開達而得祿而不回也。既言之必行之而言語必信乃聖人至誠之意。所言者自然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非勉強要行些好事以求踐其言也。此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性之德也。孟子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行法是依法而行命字兼吉凶禍福。孟子若夫反之之君子則未能如是之自然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如動容周旋之禮哭死之哀經德之行言語之信皆天理之當然法之所存。吾人所當從事者若夫吉凶禍福則天之付於人者有定命非我所能必。君子惟法之所在循而行之。求得者必得之既得之不失常。孟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十一

至於命之吉凶禍福一俟其自至而略無趨避就避於其間。蓋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此難出於勉強未能無意而自然。然已非有所為而為之矣。此反之之事也。便行而熟大能化財亦聖人矣。孟子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此章主於說大人言。孟子大人以位言是當時尊貴者。說人是極之巍巍是富貴高顯之貌。所謂巍巍即指下文也。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蓋主為說時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孟子孟子說空游說之上欲進說於王公大人之前往往視大人太甚。

已太卑不勝其畏懼之心志氣有所傾倚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強者有積威不敢盡柔弱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而反徇之。所以理為勢屈而言不盡意耳。自我言之凡欲說大人者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不把他的富貴高顯之貌著在眼裏則志氣舒展言辭得盡也。孟子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

八尺曰仞榱題是椽頭食前方丈言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堂高數仞兩句是宮室之盛食前方丈兩句是逸豫之樂般樂飲酒三句是晏遊之設此皆所謂巍巍也。古制是古聖賢之法皆之一字所該固虛不止不為上文云云者而止當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孟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三十一

我以吾義餽。所以能勿視其巍巍者何也。彼大人者堂有數仞之高榱題有數尺之長不遇宮室壯麗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侈靡之事也。食前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人之衆不過俱食聲色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奢縱之事也。般樂飲酒而飲酒驅騁車馬而田獵且每出一遊則後車隨從者有千乘之衆不過快意適觀而已我若得志必不為此荒亡之事也。若此者皆其所謂巍巍然者而我皆有所不為也。夫在彼者既皆我所不為而在在我者則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又皆古聖賢之法制也。是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吾何畏彼之有哉。此孟子特以當世之士以道衡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耳。孟子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此章言寡欲為養心之要也

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欲只是減少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

事又要便是多欲多字對寡字說說要少些字便是

孟子說人之有心乃其眾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而養心之

道固不止於寡欲也而實莫善於寡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

寡人不容絕但不至於流耳誠寡之又寡不使其放縱而無所節制

這便是養心極好底方法也何以言之只看其為人也而為寡欲者

為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焉者然而寡矣其為人也而為多欲

者為心未有不存者也雖有不存焉者然亦寡矣蓋眼前事事食要

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志卷二十六 語

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那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

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此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寡欲則人

欲分數少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存焉

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

會稽羊裘而曾子不忍食羊裘

此章據曾子之事實而追論之須看曾子字直是沒能離其思也

會稽是曾子之父嗜是好食之羊裘實小而黑而剛又謂之羊矢

曾子曾哲生存之日好食羊裘既沒之後其子曾參每見羊裘以為

父平日嗜此羊裘今雖有羊裘不能食矣食必思親故不忍食羊裘

孝子不忘其親之心如此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裘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

為食膾炙而不食羊裘曰膾炙所同也羊裘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

同也名所獨也

肉垂而切之為膾炙是炙肉羊裘所獨言曾子父獨嗜羊裘諱是避

忌名做親名說不諱姓膾食膾炙諱名膾不食羊裘

公孫丑疑問說肉中有膾炙果中有羊裘二者孰為美乎孟子曰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裘哉公孫丑曰膾炙固美於羊裘則曾子亦必

嗜膾炙而不專嗜羊裘也曾子既不忍食羊裘豈亦不忍食膾炙也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裘豈忍於膾炙而獨不忍於羊裘

也孟子說人之所好有同有不同以膾炙為美而嗜之乃眾人之所

所獨父之所獨嗜者見之則有隔於心而不忍食矣譬之諱名者敬

親之名而不敢輕犯未嘗拉其姓而諱之者蓋姓是一家所同名乃

一人所獨故名可諱而姓不必諱也知此則羊裘之思豈得此於膾

炙哉學者於此但空體孝子惻但專一之至情而不可徒泥其迹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下志卷二十六 語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孔

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此章言聖賢傳道之心術道之志辨異端息邪說之微權也

蓋是何不狂是志大簡是略於事進取是求望高遠進而取之不忘

其初是不能改其舊進取不忘其初卻放在狂簡二字外說不是申

說他蓋狂簡是目之之辭下文云云却是說狂簡之所以為狂簡者

如此

經 167-394

萬章問：「若者孔子在陳國之時，知道之不行，管自歎說我初則落天下本爲行道計也，道既不行，何不歸來於我魯國乎？」吾黨後學之士，大段資性狂簡，志大而野，於求學高遠，不肯改變其初心，其狂如此，儘可剛我傳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歸也。夫既曰狂士，則亦非其上者矣。而孔子在陳，何不思其上者而取於魯之狂士耶？」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孔子字下當有曰：「字中道，即中行有所不爲，是知恥自好，不爲不肖之人。」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專指狂者。若萬章問：「孔子之心，本兼狂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孟子說：「孔子之思狂士，非其本心，殆有所不得已耳。」孔子嘗謂道之所貴者中，誠得中道之人而與之，吾之願也。今既不得其人，必也其思得狂狷之士乎？蓋狂者志向高明而期望甚遠，狷者持守貞固而有所不爲也。得這兩樣人，激厲裁抑，庶乎可進於中道也。觀孔子之言如此，此其心豈不欲得中道之士哉？世教衰微，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不得已而思其次，此所以思及於狂士也。何莫非爲道之心乎？」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也。  
萬章又問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曾皙、字子張，曾皙見前，牧皮未詳其行，大抵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孟子說：「當時孔子弟子在魯者，如琴張、曾皙、牧皮這樣的人，俱是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  
曰：「其志嘍嘍然，自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其志二字，讀嘍嘍然，是志大言大的模樣，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也。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夷是平道字，從上古之人古之人生來，緣他動曰古之人，古之人說得高了，故平平考之，蓋始未責以其高，且從其日用平常而考之也。掩是覆言平考其行，則不能掩覆其言也。

孟子說：「欲知狂之所以爲狂，惟於其志觀之，以言子狂者之志，常嘍嘍然，誇大卑視今世之士，以爲不足稱數，動輒稱說古之人古之人，必以古聖賢之道，德事功自期，其志大言大如此，及因所言以平考其行，則不能充其志而驗其言，平日所自許者，却多有空闊處，不能一一掩蓋得來，狂之爲狂，蓋如此。正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此孔子所以致思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復也，是又其次也。不可得是不可得，常得不屑不潔，是以不肖爲不潔，而不屑爲之，此因上文所引，遂並解所以思復之意。

夫孔子固有取於狂士矣，乃其思及於復，亦自有說。蓋中行而下，狂士最高，然這等樣人，世間亦不常有，惟狂者又不可得，於是思得不屑爲不潔之士而與之，蓋狂有志者也，復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亦能不失其身，此所以謂之復也。以中行之士律之，下狂

士一等此又其次焉者也取人愈怨而為道之心愈益加切是豈孔子之得已哉道解

孔子曰適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感是恨原與恩同謂謹愿之人也故鄉原所謂恩人謂之鄉原德之賊言其似德非德實害乎德此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萬章因問孔子之所以取於狂者如此所以取夫狷者又如此然孔子又嘗曰人情不見親原過其門而不入則必恨之若過我之門而不肯入我之室我亦無恨於彼者惟是於鄉原之人為然乎蓋鄉原

之為人似德非德實害乎德乃德之賊也方以其不見親就為素何恨之有孔子深惡鄉原之人若此暇問其所為何如便稱之為鄉原

任假之外又有此一等人也宋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夫

明辨堂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嚶

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以爲善人聞如奄人之掩閉藏之意媚是求悅於人也善是人皆稱

說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乃鄉原之志是孟子

代他說宋引

孟子曰彼鄉原者務為謹原而已彼狂者嚶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

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彼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不

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

之意反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也言誇大而不可顧其行行關略

而不顧其高每事便說古之人古之人何其大言而不慚耶又譏彼

世則但當為斯世之人使舉世之人皆稱爲善人斯亦可矣此鄉原之志也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惟是收斂閉藏不敢放出一句忤人之辭戾俗之舉專務媚世以取容者是鄉原之行也孔子所以無憾於彼而謂為德之賊也宋引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謂人皆慕之宋引

萬章又問說一鄉之人公道所出今一鄉皆稱爲原人是其爲人無

所往而不謹厚則無所往而不稱之爲原人矣原亦謹厚之稱若無

害於德也孔子乃深惡之謂其爲德之賊何也道解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合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夫

明辨堂

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非是說他不是刺是攻擊他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

然也汙是濁非輕刺重流俗狃汙世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居廉潔

以制行言故曰行似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自以為是向最重德

所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堯舜之道是大中至正其實之道

所以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全在自以為是上春疑

孟子說人之處世心術貴於光明行事貴於正直若鄉原之為人欲

明指其失而非之則掩覆甚固無可取之顧過欲伺察其惡而刺之

則閉藏甚密無可刺之微疵是固無筋骨底人東邊去趨來人西邊

去周全人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只看人眉

軟皆欣欣悅之稱以為善人彼亦自以為是居之不疑是以迷而不  
知反終身為原人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  
理之存於人心者所謂善也狂者自其所見而戴之亦可入堯舜之  
道狷者自其所守而戴之亦可入堯舜之道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  
於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竊善之似而已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却  
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了便休所以終其身汨沒於斯世而不  
可與入堯舜大中正真實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有德故孔子曰  
德之賊也趙註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  
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似而非是似真而非真者莠是似苗之草佞是才智之稱佞者思巧  
而才便說得來有處置方略本是不義的事被他安排計較說來又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聖

都是義故能亂莠利口是口給便利則專在言語上說心中全無實  
事只是目前口尖舌利若似有信故曰亂信鄭聲是淫樂樂是正樂  
紫是間色朱是正色鄉原不在不獲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  
非故惡其亂德此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朱子

夫孔子以鄉原為德之賊正深惡其似是而非耳觀孔子言說凡似  
是而非者皆可惡也惡莠之似苗者使人觀之莫辨其誰為苗惡其  
亂真苗也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所以佞為可惡惡其  
亂真義也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為真信所以可惡惡其亂真  
信也鄭聲似樂而非樂所以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紫似朱而非朱  
所以惡紫色者恐其亂朱也至於鄉原不在不獲若似有得於中行  
將使天下之人迷認於名譽而不知所適從皆自鄉原敗之則所惡  
於鄉原者固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則

以鄉原為德之賊者正以其亂德故也淺說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君子兼德位言反是復德便是大經萬世不易之常道及綱常躬行  
及政事且就君子身上說與是與起於善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  
皆是以此章言則信鄉原新安說

然鄉原之亂德皆由大經之不正似是名之能惑人皆由真是者之  
未明也君子欲辨與端息邪說無他術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凡日用常行道理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惟自家  
躬行以率之於上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且先復此大經使大綱

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矣大綱既反而歸於正則化本端而民有  
所觀感治具張而人有所持守自莫不勃然興起惟吾常道之是趨  
庶民豈有不興者乎庶民既興起於常道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聖

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雖有邪慝如鄉原之屬不足以惑之其道自  
然銷鑠而至於無矣尚何邪慝之足患哉由是觀之孔子之思狂狷  
者傳道之心也惡鄉原者衛道之心也聖賢慘惻之意無非為斯道  
計焉而已矣且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  
聞而知之

此章歷敘羣聖之聲所以明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  
朱子

五百有餘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運運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  
知謂知其道朱子

孟子曰斯道在天地間決無久絕而不續之理然必同時之見知者  
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



傳之精耳聖聖相傳豈有外於此哉吾嘗謂觀性肯中開有數的樂  
簡聖人大率五百歲而一出是故精一執中發之於堯舜而道統之  
傳始於此自堯舜至於湯計其時蓋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  
知其道者精一執中之旨堯傳舜而舜傳禹禹天秩天敘天命天討之  
大道皆皋陶發之也若湯則聞而知其道者堯舜自心上發出執中  
之綱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  
矣吳學胡氏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

萊朱是湯之賢臣得仲虺也

由湯之時至於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  
其道者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伊尹能發之堯舜執中而後建中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於民萊朱能發之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者舜禹止是以小心之  
誠道繼乎制心之學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  
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是出尚散是氏安生是名又王之賢臣

由文王之時至於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其道者微勝怠者吉意勝敬者滅此太公之見而知之也無  
能後來茲迪彘敷文王茂德降罔於公此散宜生之見而知也若孔  
子則聞而知其道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夫子焉不學是以  
親耿光於未泯而幸斯文之在茲矣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自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言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近聖人之居言鄉魯相去又近爾如  
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東陽許氏

以此觀之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然  
聖同道統純純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  
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年去  
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鄉魯相去又近近聖人之居又若此其甚  
也然而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蓋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  
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論先  
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孟子此言  
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固已可見雖若歎其精絕而所以  
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下孟卷二十六

聖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徐養元趙漁同撰養元字長善漁字問源俱唐

山人崇禎癸未同榜進士是編採集四書大全益

以諸家之說不出坊刻講章之派

圖書衍五卷

〔明〕喬中和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刻西郭草堂合

刊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圖書衍五

卷》提要

圖書衍序

子之守邪也思得人焉

後輔光詢之鑿黃序諸人士會

曰內丘還一先生曰此尚之其

序

守已清嚴其為政敏慎及

至歸田則抽玄扶輿誨

人不倦無不讀之書無

不了之旨尤醉心于河洛淵

源任舉所得揭以示人予以是  
雅慕其人也而韜光匿采致  
接至麀尾不可得乙亥春循  
鄉飲故事禮延先生而先生至

序

二

冲如也亦坦如也及但勝睡語  
出所著元韻譜從紀經三旁意以  
相遺予益服其學之博且核  
也越數月先生門下獲雋士

韓滑兩君暨諸子衿數十輩  
捧先生手錄圖書衍明序于  
予且曰先生自致政來讀易  
十有七年所著圖書衍五卷

序

三

理超象外悟微繫表真可  
以發前人所未發而通志之  
業斯疑盡破宋儒影嚮  
之說矣且先生以儉視躬以

誠率物以忠孝教人允其吐  
之為詞皆從孤行之語暢  
為獨得之解固非拾發漢以  
偶依亦非逞異說以驚愚也

序

四

予讀之益覺來我者得想  
見其人之幾于道矣蓋事殊  
塗而理同歸用百慮而體一  
致歟聖人說卦觀象舉天地

今日用食息無弗該括德  
道之鉛槧家言不過易理之  
按膚色相若先生則拈花  
弄草悉成妙諦以為真

序

五

文章可即以為真性命亦未  
始不可先生其歟聖人之亦  
羽翼乎

天子敷崇實學肇開一代文

序

明之盤是編未必非希世之珍

也聞其藏稿尚多茲恐其大

海之一滴耳然而一滴已具大海

矣先生性齋氏諱中和還一其別號

六

也此選士為恒曲今遷太原別駕

等紀于左

時

崇禎乙亥仲夏穀旦信都

序

守姑蘇湯一湛敬題于郡

署之日新堂



七

圖書衍弁言



予不敏少習文事於聖賢之道未有知也嘗侍夢白先生教以讀書錄不可不

弁言

看自是始知讀理學諸書云自先生沒數載於茲道義之言不聞於耳久矣我叔父別駕公凡相見必以

道義為言其議論滔滔不窮雖不必言圖書然大要皆圖書之旨也說易說疇既有成書矣近復推說易

弁言

二

說疇之意說學庸語孟名之曰圖書衍者自河出圖洛出書義則之而為易禹則之而為疇易疇之義出

於二而實一也禹之疇箕  
子衍之義之易文王周公  
孔子衍之狀易疇之義出  
於一而實二也諸儒多有

弁言

三

未諳混淆錯亂者有之公  
則以為易言陰陽老少而  
不言五行生尅疇言五行  
生尅而不言陰陽老少各

有取爾也故今圖書衍其  
道陰陽則易之旨也其道  
五行則疇之旨也然易疇  
一也言陰陽之老少而五

弁言

四

行之生尅在矣言五行之  
生尅而陰陽之老少在矣  
則皆圖書之義也故名之  
曰圖書衍也予每聞公說

書皆直窮根抵以昭揭於  
人不留毫髮贖義故公常  
戲言曰古人多俏語人以  
當然而不肯言其所以然

弁言

五

某則甚歎凡看破時只要  
明說了夫知公所謂明說  
與所謂所以然者則知圖  
書行之旨矣則公之功大

矣

崇禎乙亥重陽舊考功郎  
臨城族姪喬若震頓首拜  
書

弁言

六





內丘喬中和著

弟中方訂

族孫已百閱

男 鉢刊

大學

明德與天天極也火也虛融光朗之象親民與地地極也水也澄澈盪滌之象止至善與人入極也土也安處恰當之象三綱領者三才之道也三才之中上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圖書行

旋天而下轉地者人大學學而知之之事故自首至尾皆言止至善明德親民直等閒帶過

止者土也土生金故知止而后有定定者金也金生水故定而后能靜靜者水也水生木故靜而后能安安者木也木生火故安而后能慮慮者火也火生土故慮而后能得得者得止也土也土寧以處止也物格而知至也至者止也金堅而久定也意誠也誠者定也水明而寂靜也心正也正者靜也木直以樸安也身修也修者安也火照而察慮也家齊國治天下

平也齊治平者慮也得所止得大道也

物有本末重本也舉本而未自該之矣事有終始貴終也成終而始乃不虛矣本固重矣乃始事也乾也乾知大始知所先而先之智之巧也誠而明也未疑輕矣乃終事也坤也坤作成物知所後而後之聖之力也明而誠也明德親民非二也

格物乾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亦一物也故萬物資焉各正性命萬物各抱一太極也保合太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各抱一太極者萬物咸備故晦翁有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二

圖書行

窮至事物之說統體一太極者一物不有故象山有格去物欲之說晦翁之說利也象山之說貞也究言之有亨焉變化之謂也有元焉統天之謂也天亦一元也故元統天變而通之化而裁之非亨而何哉元亨利貞條分縷析之無遺焉而物格矣

致知兌也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相悅以知也或生而知之莫之致而至也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其致一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則亦無所用致矣或曰知至至之四語乾

三文文言非兑也曰乾三動而體兌正以兑言

誠意離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明則誠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亦各從其類也已矣豈有意于其間哉無意焉而意乃誠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明之至也明之至即誠非明而後誠也日月之運而無端亦天地之意也誠意者隨意所起而起焉隨意所止而止焉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而無私繼明即以繼天也昔八謂誠意為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三

圖書行

人鬼闕余謬以為天人闕

正心震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恐懼所以自省也自省焉而心得其心則正矣是恐懼為我用也故曰以恐懼修省不能以而有所者我為恐懼後而全無修省法故不得正曾子引而伸之曰忿憤曰好樂曰憂患故知正心者隨感隨應之為正非寂焉不動之為正也帝出乎震震帝心也震為復復天地之心也皆正心之謂也

修身巽也巽為風風之自在身風無微顯而自有微

顯風無遠近而自有遠近格致誠正至身而止由微

以達之顯也齊治均平自身而起由遠以邇之近也則身其卷舒闔闢之樞邪故巽為進退大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凡食息起居日用常行之事莫非命也天造我命而我又以造物命命一而已而申以行焉則人各有身而身以及身風之德遠矣哉合正心而並論之震一索而得陽乾象也乾為天天為心正心者所以全天而內聖之德備巽一索而得陰坤象也坤為地地為身修身者所以全地而外王之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四

圖書行

業弘崇德廣業一正修而無餘蘊矣

齊家坎也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孝弟慈彞常之德行也教事者教人之事也夫教以教天下而習之家焉習之家而行于國亦若鳥習之巢而飛于空也是故興仁興讓之化不過曰一家仁而家家仁一家讓而家家讓猶水之放乎四海也不過曰一坎盈而坎坎盈矣故習以為常而常以習之也習之為用大矣哉小以習童蒙大以習天下粗以習耳目而精以習性命習之為用大矣哉

治國良也。艮止也。父子兄弟各止所止，不出位也。不出位則不出家而教成矣。是故不獲其身者，藏諸身也。不見其人者，喻諸人也。藏身者，斂之無矣。而何獲喻人者，示之意矣。而何見內外兩忘物我俱化，藏舟于川，藏山于澤，藏天下于天下，藏之也密，則其喻之也神。是故治國者，非其有法制禁令也，修教而已矣。教國者，非其有條告規程也，修意而已矣。修意者，行行止止，靜而未嘗動也，動而未嘗不靜也，止而靜靜，乃定，故一人而定國。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五

圖書行

平天下，坤也。地勢坤，有天下象。君子以厚德載物，有平天下象。乾以格物，坤以載物，乾坤亦物也，不能離物而自爲物。故格物者，盈天地間皆物也。而格之平天下者，盈天地間物皆吾心之物也。而平之西南得朋，而類行平，乃不平。東北喪朋，而有廢不平，乃平平之者，豈其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哉。從陽則吉，比陰則凶。人情喜吉而厭凶，好陽而惡陰，好惡在孝弟慈惡惡在不孝不弟不慈，民心帝心無二得主，而有常坤不過順以承乾也。云爾。平天下者，亦不過終格物之

局也。云爾。物格則心平，如天一人之心平，則天下之心平矣。一人者，天子也。故大學者，所以教元子也。承乾也。凡春弦秋誦之矩，過闕過廟之儀，察人倫而明庶物，卽此是格物之法。卽此是平天下之法。乾道坤道一而二，二而一也。

修身土也。萬物生于土，萬化生于身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木火所以生土，金水由土而生，故格致誠正，所以修身齊治。均平由身而推之也。奚故哉。建皇極也。天子之身，建其有極，惟皇作極也。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六

圖書行

庶民之身，會極歸極，錫汝保極也。或疑曰：子不謂修身爲巽乎？曰：先天之巽，後天坤也。坤爲土，明德水也。水外暗而內明，故曰自明。或曰：子不謂明德與天而爲火乎？曰：德之成，光照四方，象火德之初源，淵自天象水也。新民火也。火薪盡而傳，故曰無所不用其極。或曰：子不謂新民與地而象水乎？曰：新之初，盈科而進，象水新之成，高朗有融，象火也。火者離也。水者坎也。坎中實，離中虛，實故施而能感，虛故受而能應。中者心也。心感心應，明新之化，寧有待于外。

也哉或曰如子說經言明之成而傳言明之始乎經言新之始而傳言新之成乎曰非也然與經傳一旨也明無終以新民爲終新無始以明德爲始故曰物有本末言一物也而有本有末非本一物而未又一物事有終始言一事也而有終有始非終一事而始又一事知此則事物無兩明新非二胡然而有本有末有終有始哉洪範曰水一火二以一言而蔽明新之序矣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七

圖書行

君臣西方金位也君止仁則東方木臣止敬則南方火何也人合也嚴不可以相合故君行父道臣行弟道木火相通而生三極如一之尊父子東方木也父止慈仍東方木子止孝則北方水何也天合也思不容以或間故父行父道子行妻道水木相滋而箕裘隆代終之義君人者南面而臨一國則妻妾兄弟朋友皆國人也交以信而禮而知該之矣切磋木也骨角木屬木發榮故道學琢磨金也玉石金屬金收斂故自修瑟個火也火爲禮故恂慄赫烜水也水爲貌故威儀有斐土也五色備爲斐不忘者

止于至善安土也

東北爲陽爲君子西南爲陰爲小人是故北坎水水曰知知崇故賢賢東震木木曰仁仁愛故親親南離火火曰禮禮定故樂樂西兌金金曰義義和故利利止至善者安土也土思故不忘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八

圖書行

于一五行始于水萬善始于德故曰知本子產謂火猛而民避焉水柔而民溺焉寧猛勿寬衰世不得已之感也非大學之旨矣獨太極也一念未起神鬼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故欺曰自欺謙曰自謙慎獨者保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雜則性道岐慎焉者動不離靜靜不離動純陽不雜而意乃誠矣謙韻書音遣訓安靜貌引大學此之謂自謙自謙者自家安靜不張狂也經文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正自謙也好惡在物

而我無意無意之意誠意也誠即獨也謙舊讀如嫌  
訓快足似矜喜意于誠意者不相似然

忿憤兌金西方恐懼震木東方好樂離火南方憂患  
坎水北方有所則偏于一方而不中正心者心在中  
也中者信也信者誠也

親愛者仁之施木也賤惡者義之嚴金也畏敬者禮  
之恪火也哀矜者智之察水也傲惰者信之愚土也  
天地之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聖人繼天立極故好  
中有惡惡中有好而知焉者鮮何哉非心之難于正

躋新堂集

卷之一

九

圖書行

意之難于誠也物難格耳子之惡苗之碩夫亦蔽于  
近也

孝弟慈皆孩提之良也仁也東方木事君者義也西  
方金而孝以該之事長者禮也南方火而弟以該之  
使衆者智也北方水而慈以該之仁不爲萬善之宗  
哉木火金水皆生于土仁禮義智皆本于信故又曰  
心誠求之誠者信也信者土也至善之所止也  
所惡于上上者火也禮也辭讓之謂也所惡于下下  
者水也智也是非之謂也所惡于左左者木也仁也

惻隱之謂也所惡于右右者金也義也羞惡之謂也  
所惡于前後前後者土也信也終始之謂也

明德水也天一生水故先慎乎德水生木故有德此  
有人人者木也木生火而生土故有人此有土土生  
金故有土此有財財者金也金生水故有財此有用  
用流而不窮水象也至于用而德愈以洪遠矣或問  
人何木曰胎生從木故枝卵生從火故飛濕生從水  
故潛化生從金故華西方書言化身全身也不生不  
滅故以不住爲常住是爲貪痴去明德遠矣

躋新堂集

卷之一

十

圖書行

生之者衆木也仁也食之者寡金也義也爲之者疾  
火也禮也用之者舒水也智也生衆則食必多矣義  
以裁之而寡焉食寡則爲必緩矣禮以束之而疾焉  
爲疾則用必迫矣智以通之而舒焉金克木火克金  
水克火逆以制之人道也若天道則木生火火生金  
金生水生衆而爲自疾爲疾而食自寡食寡而用自  
舒順以布之而我無心此帝皇之上理聖神之玄功  
天道也大學舉學而知之之事故不言天而言人

中庸

命太極也性八卦也道六十四卦也教三百八十四  
文也命何太極一也性何八卦健順動止隱濕剛柔  
皆性也道何六十四卦天道地道神道鬼道皆人道  
也皆率性之謂也教何三百八十四文內外本末乘  
承比應變化往來皆教也皆修道之謂也中庸之大  
旨三曰性曰道曰教總之命而合于天不睹不聞命  
也莫見莫顯性也發皆中節道也中和位育教也君  
子中庸至推聖者能之言性也何也知仁勇性之德

麟新堂集

卷之二

十一

圖書衍

也費而隱至哀公問政言道也何也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揖讓征誅制禮作樂三近九經皆人道之  
常也自誠明至孰能知之言教也何也盡物成物參  
天地知化育皆位育之能事而教之成也錦者文也  
陽以象天綱者質也陰以象地外陰而內陽泰象也  
故君子闇然外陽而內陰否象也故小人的然淡而  
不厭性也情實未萌而水火不射何厭之有簡而文  
道也道一而已而粲然皆備溫而理教也饒柔涵容  
而彛倫攸序知遠之近言教也聲教之訖四海者始

于箴鼓知風之自言道也道化之播于聲者本諸  
身知微之顯言性也性命之隱于無者彰于有潛伏  
孔昭命之著為性也屋漏敬信性之凝為道也無言  
勸威道之動為教也篤恭天下平教之變而化也聲  
色化民言教也德輶如毛言道也無聲無臭言性也  
而曰上天之載言命也始終皆天天者乾也乾一太  
極也萬事萬化皆從此出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此中庸之紐也

麟新堂集

卷之十一

二

圖書衍

先天乾南坤北後天離南坎北惟天有命命其火性  
人有性性其水何也人附于地也離坎互藏故即命  
即性既性矣由焉習焉而不知率也而枝葉日繁則  
道也木德也天之所以降衷也既道矣裁焉損焉而弗  
過修也而規矩以立則教也金德也人之所以合天  
也  
萬物相見乎離則睹也者南方之象故離為目黃鐘  
之律生于坎則聞也者北方之象故坎為耳戒慎者  
慎之于未來恐懼者懼之于既往皆東方之象故震  
為恐為戒語有之尸居龍見淵默雷聲雷聲龍見皆

震也淵默主聲不聞也尸居主見不睹也尸居猶尸位南面臨民非獨處也言淵默又言尸居猶所謂暗室明庭蓋言尚不睹也而已戒慎之既不聞矣而猶恐懼之工夫綿密之極合過未來見在爲一念之兢兢故曰帝出乎震而君子以恐懼修省修道也或疑聞作未來睹作既往奚不可曰非也龍雖潛而可畏雷必震而乃矍何故哉聞從耳來坎卦也坎爲水水既逝而仍濕睹以目往離卦也離爲火火未焰而先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三

圖書衍

莫見乎隱乾之始于復也莫顯乎微坤之成于姤也陽輕清故曰見隱陰重濁故曰顯微莫見乎隱道心之所以惟微莫顯乎微人心之所以惟危道心微而乾乃始人心危而坤乃復凡自危者不危故君子慎獨慎自也隱微見顯皆自念之旋轉耳大學自欺自謙正始復之闕其指同故皆曰慎獨獨者太極之元也

喜者木之榮怒者金之決哀者水之漸樂者火之暢其未發則土也木者仁也金者義也水者智也火者

禮也土者信也堯舜之執中執信也信者一也夫子之一貫亦是物也曾子曰忠恕存之爲忠發之爲恕究竟一信而已矣信在心非口不妄言之謂故傳曰必忠信以得之信者誠也一誠立而萬事畢卽此是中是一後世論中曰一片空明境界論一曰非二非三浸浸乎流于虛無幻化矣雖曰非禪吾不信也大本是大德敦化愈渾淪而愈翕聚愈翕聚而愈渾淪達道是小德川流愈枝分而愈詳細愈詳細而愈枝分本惟大故位天地道惟達故育萬物位天地者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四

圖書衍

乾清而坤寧也育萬物者盈天地間皆物也剛柔相摩動靜相生火炎上水就下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鳥獸魚鱉日星草木幽明人鬼流峙山河無不歸根而中節也

陽有餘陰不足水木爲陽火金爲陰水知而火愚木賢而金不肖何以故知從心坎離心也行從身震兌身也中者土也庸者平易也不剛不柔不燥不濕渾然一太極之元也

陽爲善陰爲惡兩端者坎離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執兩而用之則闡闢變化之妙神矣故曰大知夫寧有待于擇也哉

和而不流木柔中也中立而不倚金剛中也有道不變火燥中也無道不變水濕中也所謂隨時以處中也天下惟中爲強之至故曰矯和何木春象也木性本直豈隨波以上下故曰不流中立何金秋象也金性自剛豈借物以主持故曰不倚有道何太陽明之象無道何水陰暗之象火揚熾而炎上之性無二水垂盡而潤下之性無二故皆曰不變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五

圖書行

水爲智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水之溢木爲賢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木之衰依中庸則無賢智之謬邈世不悔則無愚不肖之感中德也土也土爲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唯聖者能之

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從用上作愈支愈遠從體上作愈近愈真莫見乎隱故君子慎獨獨者隱也念慮未起而忽兮恍兮之際也盡工語曰閉門捉鬼難得鬼捉鬼閉門不用門可以闡費隱之秘矣

中庸治賢知也聖人中也愚者可知分中之一也聖

人不知則非中矣而智者務知焉何哉不肖可能亦分中之一也聖人不能則非中矣而賢者務能焉何哉任一念之馳騁且將侮造化而小乾坤憾天地者賢智之狂惑也後世鄒衍八十一洲之說佛氏三千大千之說皆憾天地也左傳美猶有憾憾者不滿足之意

莫載者大德敦化天地中有奮魚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莫破者小德川流奮魚中有天地萬物各抱一太極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六

圖書行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雖奮魚亦與知與能又何必知聖人所不知能聖人所不能哉馳情于天之上淵之下而憾人所不必憾哉

子臣弟友而不言夫婦夫婦分柔分剛分陰分陽坎離互攝而惟有獨操天能包地地不能包天非夫之上更有夫婦之下更有婦也故不與君臣父子昆弟朋友爲埒

富貴者俾臧俾昌而日盛未象也貧賤者焚如棄如而速盡火象也夷狄者剛暴而嗜殺金象也患難者



險阻以入陷水象也自得者中心安仁土象也安土以敦仁也木克土而火生土則富貴其君子之疾疾而貧賤其君子之膏梁乎土生金而土克水故夷狄得君子而化患難遇君子而平矣

在上位火也火炎上何陵下之有在下位水也水就下何援上之有上為乾乾為天本乎天者親上故不怨天下為坤坤為地本乎地者親下故不充人

坎離用也天地風雷山澤體也用藏于虛故不見故不聞體顯諸實故不遺虛實相攝鬼神亦得中而能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七

圖書行

庸也哉

德為聖人土也尊為天子火也富有四海水也宗廟享之金也子孫保之木也德何土土為思思曰睿睿作聖尊何火火屬離離本乾乾為天富何水水屬坎坎本坤坤為地饗何金天門東向百川西來日月沒于西祖廟坐西而東向保何木子孫千億本夫百世帝與王其德同故其福亦不異五達道君臣金也父子木也夫婦水也昆弟火也朋友土也木火相生兄弟有父子之誼焉是故父沒子

繼兄終弟及金水相生夫婦有君臣之誼焉是故夫曰夫君臣曰臣妾土無定位寄王于四季友無定人隨契于四倫是故相敬如賓夫婦之友也因心則友兄弟之友也迭為賓主君臣之友也且與在四友之間父子之友也故朋友之古也

水柔知也木直仁也火強金剛勇也所以行之者一者誠也誠也者信也知主別夫婦之事仁主慈父子之事勇主義君臣之事三德所以立三綱也生知安行知也水也夫一生水地六成之生知者水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八

圖書行

之生安行者水之成學知利行仁也木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學知者木之生利行者木之成困知勉行者勇也火金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困知者火金之生勉行者火金之成所以行之一信也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知之一者土之生行之一者土之成也

九經修身者建極也中也太極也親親者震也本枝承統而主仁尊賢者兌也朋友講習而主義敬大臣者離也虛而仰焉儀文盛也體群臣者坎也俯而

焉惠澤濃也子庶民者坤也坤爲衆庶民之象坤爲母以子之來百工者巽也巽爲資斧百工之衆巽爲入以來之柔遠入者艮也艮內外敵應有遠人象止其所以相安所以柔也懷諸侯者乾也乾爲君有諸侯象乘六龍以御天所以懷也

言虛聲火也事實迹金也坎以習事故行爲水震爲大塗故道爲木火生于木言前定則不踰者道克而言自順也金生于土生于火事前定則不困者言順而事自成也水生于金行前定則不疚者事成而行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九 圖書衍

自裕也木生于水道前定則不窮者行裕而道自克也蓋言前定者非前定其言前定其所以言也餘同此四語環生無端一定而成定非逐逐也治民水也獲上金也信友土也順親火也誠身木也明善水也環首尾以相生友求近重之學也一人未格何言億兆金蘭未契何論天澤毛裏且乖寧字交于投分肢骸尚僞詎允若于庭幃非誠不動非明不誠明善者繼善也不明則肝膽胡越身以內且五賊相戕况身以外哉民何水載舟覆舟上何金君臣主

義交何土土寄王而友擇交親何火火炎上親尊而順之天事火也身何木木屬仁反身而誠求仁莫近善何水水外暗而內明明善者內自明也

博學之水源淵也審問之金從革也慎思之土別空也明辨之火照晰也篤行之木條達也學何水好學近智水智象問何金知恥近勇金勇象思何土思作睿土睿象辨何火辨以言火言象行何木力行近仁木仁象

坎中實誠也離中虛明也故水盈而乃流火空而乃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十 圖書衍

發坎伏離故水外暗而中明誠則明也離伏坎故火外明而中暗明則誠也是故坎離有互宅之妙誠明有一致之歸誠一實也抱其一而已性盡一者中也人稟天地之通中虛離也物稟天地之塞中實坎也化者陰氣歛而萬物隨天地以俱入兌也育者陽氣舒而萬物隨天地以俱出震也與天參焉上也與地參焉下也至誠者以一掬而包六合者也蓋參之爲言契合之謂非三也

上焉者至誠也生知安行之事當下便誠無格物致知工夫其次者思誠也學知利行之事曲物曲也物情之委曲無窮致知在格物也有誠者誠意也形者心正也著者身修也明者明德之成也動者家齊也變者國治也化者天下平也至于化而新民之業完矣自格致至于化人力可學而至故曰人道至誠一盡性而直與天地參人力所能及故曰天道大而化可學也化而不可知之不可學也可學者曾子之守約不可學者孔子之時中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上

圖書衍

禎祥者福曜鍾木也震也妖孽者天剝而鬼車金也兌也菖龜者稽疑七火也離也四體者貌一水也坎也善先知者陽召福不善先知者陰召禍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以成己教以成物而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何也曰不厭不倦者知仁之體成己成物者知仁之用今試想孜孜學古非知而何至成己而一真在握萬物皆備則仁矣勉勉教人非仁而何至成物而六合全收不離徑寸則智矣

天地之道乾坤也博厚山澤也高明日月也悠久雷風也詳具說易蓋二老無用以六子爲用六子無體以二老爲體故博厚高明悠久者六子之道即二老之道二老六子非兩也

今天節言天天以象用言日月日以精用言地地以形用言山澤山澤以氣用不言雷風者雷風以神用也神出有而入無不可以言言也悠久成物神之爲也

致廣大者萬物皆備仁也木也盡精微者周旋曲折禮也火也極高明者片私莫容義也金也道中庸者行所無事知也水也溫故者已土坤也先天坤後天坎坎水流而不盈故知新敦厚者戊土艮也先天艮後天乾先天乾後天離離火炎上故崇禮按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非新何故非故何新是兩套事與上二句同故曰而而之爲言轉辭也臨上六曰敦臨艮上九曰敦艮敦即崇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厚道也厚即禮也是一套事與上三句異故曰以以之爲言即辭也至崇禮而德性尊矣性原于天崇效天而

躋新堂集

卷之二

上

圖書衍

大禮與天地同節問學無餘蘊矣老子謂禮爲忠信之薄豈知禮意者哉

居上不驕者火不熾爲下不倍者水不逆國有道陽氣開張木也木生火故言與國無道陰氣閉藏金也金生水故默容言與者雷發聲道以行而大先聖以此待之我默容者塞其兌道以守而大我以此而待後聖明謂明于理定局也哲謂察于事圓機也驕倍與容一不當皆足以災身故保身者其學在戒慎恐

躋新堂集

卷之二

十三

圖書衍

議禮者離也制度者坎也考文者五禮五度該焉信也中也之三者皆中道也握一中以役萬靈孰敢過孰敢不及蓋居重以役輕也故曰三重  
祖述者仁之至憲章者義之蓋上律者禮之嚴下襲者知之常如天地載覆者與天地合其德如日月代明者與日月合其明如四時錯行者與四時合其序天地者乾坤也載覆者廣生大生也日月者離坎也代明者陰陽互宅也四時者震艮巽兌也錯行者冬至陽在下震也春分陽在上艮也夏至陰在下巽也

秋分陰在上兌也合德者好生也合明者能好能惡也合序者知仁禮義時措之而宜也

小德陰也坤道也大德陽也乾道也陰分陽而爲小愈小愈分分之萬而無涯如川中之月陽合陰而爲大愈大愈合合之一而無二如天上之月天地之爲天地不過以陽自宰而已仲尼之爲仲尼亦不過以剛自立而已矣

居上不驕不陵下也大德敦化也大德乾也包萬有而若虛虛則何驕何陵之有爲下不倍者不援上也

躋新堂集

卷之十

十四

圖書衍

小德川流也小德坤也分一珠而若承承則何倍何援之有援謂攀擬非依附  
聰以聽金也明以視木也睿以思土也知以動水也臨南面以臨民火也二句皆中方土信也朋友之道不聰明睿知不足以交朋友寬廣延火也裕緝餘金也溫融和木也柔下弱水也容虛恢以納物土也二句皆東方木仁也父子之道不寬裕溫柔不足以爲父子發勃勃然木也強烈烈然火也剛斷斷然金也殺綿綿然水也執執中以有常土也二句皆西方金

義也君臣之道不發強剛毅不足以爲君臣齊潔齊木也莊端嚴金也中不偏倚火也正不邪曲水也敬主一而不弛土也二句皆南方火禮也昆弟之道不齊莊中正不足以爲昆弟文燦然著木也理離然解火也密瑟以精金也察照以沉水也別區分井然土也二句皆北方水知也夫婦之道不文理密察不足以爲夫婦聖人之道總一圖書合之愈渾而愈大分之彌析而彌精于斯可見或曰臨何友曰國人朋友皆交也庶民不傳贊爲臣不見諸侯友道也故以信

信非塊然之謂故以聰明睿知

天之所覆乾也地之所載坤也日月所照離坎也霜露所墜艮巽也霜山氣露風氣也舟車所至兌震也兌澤舟震塗車也人力者合中國蠻貊而混處于天地日月風雷山澤之中者也

大經者五常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經綸者窮理也修道以立教也大本者五性也仁義禮知信立者盡性也率性以合道也化育者五行也水火木金土知者至命也立命以盡性也立命則一太極矣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莫非自然之運何倚之有或曰易不言參天兩地而倚數乎曰易數學也故倚數至誠與大極合體超然在理數之先故無倚經綸大經者曲成萬物而不遺故仁立本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淵知化育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故天仁也者教之成淵也者性之靜天也者命之一一也者中也中者庸也此堯舜以來之旨也

論語上

學而章學不厭知也知爲水爲坎先天坎後天兌也坎而兌故習而說說者新機也教不倦仁也仁爲木爲震後天震先天離也震本離故朋來而樂樂者故物也不知不愠土也土坦然自信而已矣何愠之有古帝王學古有獲而作之君作之師四方則之試問之穆清之上宥密之中闇如也內聖外王之業該是矣故曰君子君子者道全德備而大人御世之美稱也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圖書行

三省章爲人謀仁也東方木與朋友交義也西方金忠信者中方土傳者火傳禮也南方火習者習坎知也北方水由是觀之忠也信也傳也習也皆中也一而已矣是故聞一貫而任道統道千乘章敬者火也信者土也節者金也愛者木也使民以時水也何也周官司空水官也冬也古帝王奉天時而敬民事故倉廩實而教化興朝信道工信度合敬合愛於無疆者坎離交攝而五行各修其職也

弟子章入則孝不德仁也出則弟火德禮也謹有常

水德知也信有物土德信也愛衆親仁有厚薄輕重之權焉有尊賢取友之誼焉金德義也曰愛曰親依然一赤子之良也蒙以養正大人亦不失此心耳

賢賢章賢賢易也夫婦之以德相好智也水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仁也木也事君能致其身義也金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言者火也信者土也四倫全而五行備讀書誦詩更學何事

君子不重章厚重土也土生于火火能威土克乎水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二

圖書行

水爲學故不重則不威火弗騰也學則不固水弗隄也重非莊嚴自尊忠信也中德也水火之樞而萬化之宰也土生金而朋友講習者克也土之用也木克土而有過則改者震也土之成也此守中之學也務本也夫子溫良句月令六月溫風至溫者土也信也詩爰戛良耜良嚴利也茲訓易直易者治直者立皆秋象金也義也洪範一曰貌貌曰恭恭者水也智也萬物始于約帝出乎震儉者木也仁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讓者火也禮也九思章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由是觀之溫也者色之和良也者聽之聰恭也者貌之肅儉也者視之明讓也者言之遜土金水木火順相生信義智仁禮併以出真精內篤光輝外著故邦君動而聞以政

信近章信近于義土生金也言可復者火不熄恭近于禮火濟水也遠耻辱者水不涸因不失親木自滋也亦可宗者本根立而千枝萬派無窮也因如因心則友之因親如親者無失其親之親宗如獨得其宗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三

圖書行

之宗因之而親得其親非斯道之宗而何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此意也務本也食無求飽章食之飽金也無求飽者陰不窮居之安木也無求安者陽不亢事之行水也敏于事者水不滯言之發火也慎于言者火不焚陰不窮兌之缺也陽不亢震之悚也水不滯坎之流也火不焚離之虛也道者人之所共由一達曰路二達曰岐三達曰劇旁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七達曰劇八達曰崇期九達曰達十達曰燠皆道也有道者微細分

別毫忽不爽不就正烏知已之所由果是邪

貧而無諂章火無我而附物貧象也木本實而未繁富象也水卑已以下就諂也金陵物以自雄驕也取情于對境慮物之有以勝我也故諂故驕盈歎不同均之後後于外也樂者離也貧自有樂不外待也禮亦離也富自生禮非強設也何也貧無物以崇其中如火之虛而暢故樂樂者貧之趣富多事而日益紛如木之條幹支分而井井有序故好禮好禮者富之趣趣自內生視驕諂茫乎遠矣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四

圖書行

爲政以德章德穆然而已太極之元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一呼而一本散爲萬殊陰一吸而萬殊歸爲一本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禮義智在天爲水火木金土在人爲貌言視聽思在天爲雨暘燠寒風在人爲肅乂哲謀聖愈推愈廣彌約彌精故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蓋天人合一之旨而萬化一原之象也

道之以政章道之以政震木也齊之以刑兌金也欲其格也欲其耻也耻且無之何言格哉道之以德坎

水也齊之以禮離火也火生金故耻耻者激于義水  
生木故格格者至于仁仁以故坎離者中實中虛乾  
坤之紐自心出也操一中而變化生求之內也震兌  
則求之外矣操本者可以舉末操末者不可以舉本  
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

吾十有五章志者火也學者水也水一火二十五在  
一二之間故志學則坎離交而萬化生三十而  
立木也木直而豎故立四十而不惑金也金明而決  
故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上也土者地也地配天故知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五

圖書行

天凡此皆生數也生生不息故夫子不厭不倦而時  
習之不己也生故也六十而耳順水也水盈虛而無  
礙坎爲耳爲水六數也故六十以之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火也火緣付而不越離爲心爲火七數也  
故七十以之凡此皆成數也成則無所事事故夫子  
志食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成故也或曰如子言夫  
子七十三而止矣或八十九而期焉當奚若曰不  
可知也或強曰子必試言之而吾試聽之奚害曰八  
十者木之成也其坐忘乎九十者金之成也其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乎百歲者期也人生期此而已矣其  
處一而化齊乎一者天命之元也處一則我命天命  
不分爲二而土乃成矣數之終矣化齊者與造化齊  
一而生死同條共貫矣或曰然則夫子尚未坐忘乎  
曰自耳順以後全無工力優游以俟之耳時有淺深  
聖無優劣故孔子與堯舜一而已矣

不器章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  
子體道故不器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道也籩豆之  
事器也知廉勇藝器也文之以禮樂則道矣由是觀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六

圖書行

之不器者太極之全體得其上雖形色亦於穆之元  
得其下雖性命亦一隅之見  
義比章天下萬事萬物不過陰陽陰陽于人爲仁智  
仁者木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逆以相成  
而至于義乾道也智者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順以相行而至于義坤道也夫義秋象也萬  
寶告成而精義入神窮神達化聖神之歸結處也適  
音釋暢遂也層層克勝何暢遂之有了而不了之心  
也仁也莫疑阻也生生不息何疑阻之有了一了百了



之心也知也從知入者明則誠誠一而已故有了處從仁入者誠則明明無盡故無了處有了處于義處了無了處亦于義處了故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五行生克至義而止勇也故言知言仁而止于勇言仁言知而止于勇夫義學之竟也或曰金不生水乎曰天一生水萬化之始非金也故金無餘氣按字書二人爲从反从爲比比也者非義从我非我从義蓋渾合之極矣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七

圖書行

成萬物生已生人總此德成已成物總此刑土則自情有待而生惠則希澤有待而成君子者繼天立極而春生秋殺所以宰陰陽闔闢之運小人者遵王從化而踐土食毛所以率樂樂利利之常

喻義章易曰利者義之和金德也秋象也物之成也君子者公卿大夫之稱小人者農工商賈之名君子勞心以治人故喻義小人勞力以食人故喻利喻義故好義徙義以至精義而入神窮神達化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喻利故好利趨利以至汨利而欺心喪心

病狂與禽獸同流而無筭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究其始利者便也義者空也便與空相去不遠宜者理也便者情也理不在情外情亦不在理外但情圓而理方耳義之爲物也體方而用圓情之爲物也用圓而體不方故相去日遠善學者欲就義而去利須棄圓而執方

訥言章言者火也火炎上而難制行者水也水流下而易涸訥于言防火之熾也敏于行濬水之源也抑火而滋水修土用之以延命聖人用之以成德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八

圖書行

孟武伯問子路章帝出乎震而繼天立極仁雖東方木而實渾然一太極故包萬善而生理全由之治賦西方金也求之爲宰北方水也亦之可言南方火也未嘗非仁而不足以盡仁

未見剛章剛金德也自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生土土生金五行備而百鍊精至堅至白不磷不緇歸歸乎不可尚此孔子所以嘆未見也

子產有君子之道節行已恭水也卑以自牧事上敬火也仰以尊君養民惠木也寬以恤衆使民義金也

嚴以正俗蓋九疇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言之有序故先已而後君

顏子好學章不遷怒懣忿震也不貳過窒慾兌也慾忿謂之降龍室慾謂之伏虎忿何龍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怒也慾何虎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過也不遷則慾之蚤矣不貳則室之微矣學求日損非求日增損之損之以至于無而肝氣平肺氣清木金適而水火調聖學完矣顏子其知損卦哉

季康子問仲由章按洪範三八政木也由也果西方

躋新堂集 卷之三 九 圖書衍

金金克木賜也達南方火火燃木求也藝北方水水生木故皆曰于從政乎何有

然而識之章若曰嘗試默默察識天下亦何有于我哉卽我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好古敏求以學焉學之不厭也如此究竟學自學不厭自不厭雖曰智也智亦于我何有焉卽我之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而無行不與以誨焉誨之不倦也如此究竟誨自誨不倦自不倦雖曰仁也仁亦于我何有焉蓋我不與物鄰凡學之可涉誨之可加皆物也非我也非默何足

以識之由今思之學不厭智也坎也坎伏離推之而禮樂文章離也亦學之事也誨不倦仁也震也震伏兌推之而刑政征伐兌也亦誨之事也天下果何有于我哉此其故何也水火木金皆兩儀四象後生出太極之初何有哉太極亦無聲無臭而已矣是我也舊說何有謝不能夫子自言可謂云爾已矣何又遜避識音志訓強記又音失訓聰慧俱不似聖人

德之不修章德者心也心爲離修者度也坎爲度德不修者火廢水學者習也習爲坎講者言也離爲言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 圖書衍

學不講者水廢火闡義不徙金之鉅也不善不改木之衰也五行皆弱萬事立毀故曰憂易不云乎自強不息貴剛也

志于道章道者行也行爲水志虛而銳火也志于道者離攝坎德者心也心爲火據實以握水也據于德者坎攝離于此見道德相須以成美水火相濟以爲用仁者木也萬物發育春之象藝者金也萬寶告成秋之象至于燕而射御書數之徵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頭頭是德頭頭是仁亦猶之秋成之後而木果草

實無不各抱一太極而乾坤生意無涯矣

不憤意憤故悱發四字如貫珠然故夫子曰發憤忘食乃知發而後憤不發不憤憤而後故不憤不故而後悱不故不悱悱而後發不悱不發亦猶之春而後夏夏而後秋秋而後冬冬而後春不春不夏不秋不冬也憤春氣鬱也故夏氣開也悱秋氣歛也發冬氣滿也一氣調三氣自調如顏子之發子夏之故是也善教人者舉其一而畢矣舉一者其一貫之微旨乎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一

圖書衍

雅言章詩性情也兌乃金書政事也震乃木禮品節也離乃火之三者所以教人也故不言坎習或曰國朝禮為春官何如如虞以水土百工各一官周同領于司空虞以士兼兵刑周分屬于夏秋帝王隨時制宜無定義也定義惟五行五性命之天而受之人發憤節發憤者陽也食者陰也樂者陽也憂者陰也老者陽衰而陰勝純陰焉則死矣聖人一生純是陽氣用事陰氣退藏故常憤常樂忘食忘憂而不知老之將至

子不語章坎為水為智水涓涓不息常道也怪則非常而靈智震為木為仁木強幹弱枝立本也力則恃強而槁仁離為火為禮禮秩秩有序正經也亂則拂經而滅禮兌為金為義義幽明生死共貫也神則詭幽而破義聖人心存于正自不語非有所慮焉而塞若也

四教章文者火也行者木也忠者金也信者土也皆教事也常德也習教事者坎也學者之事也水也故四教不及焉○行去聲象木豎立之義平聲象水流行之義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一

圖書衍

聖人不得見章聖人者繼天立極陰陽合德君子者小往大來以陽宰陰有恒者一息千古真陽不斷亡者巽也有者震也巽之姤遇其所本無震之復反其所固有虛者離也實者坎也火虛乃炎水實乃流約者兌也泰者艮也澤約故下山泰故崇三者皆以陰冒陽以小人詐君子之象子温章温而厲者土不腐威不猛者火不熾恭而安者水不溢温何厲土生金也威何不猛離伏坎也恭

何安水生木也火金相育故厲則必威水火相濟故  
不猛則恭木土相資故安則必溫夫子一身五行環  
生太和元氣在一溫字溫也者冲氣也

恭而無禮章水火濟則不困恭無禮故勞木火發則  
不僵直無禮故絞土火生則不縮慎無禮故蕙金火  
燬則不拂勇無禮故亂火以成萬物禮以善萬化中  
教也離中虛以合天也

所貴乎道節容貌水也顏色土也辭氣火也暴倍金  
也慢鄙木也有一毫剛猛之意即暴即倍有一毫柔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四 圖書行

婉之意即慢即鄙近者欲其有遠者欲其無言遠言  
近正三省良法隨處嚴察虛摩實體而至精至一帝  
王執中之學也魯氏得宗蓋以此虞廷之治水焚山  
典刑樹穀洙泗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象可尋有  
迹可蹈皆邊豆也非道也

狂而不直章狂不肅水咎也水生木故不直不直者  
木咎也不直則侗而無知矣木生火故不愿不愿者  
火咎也不愿則恹恹而無能矣火生土故不信不信  
者土咎也在而侗侗而恹恹疾漸以甚不直而不愿

不愿而不信惡益以深自不信以往非言語思慮所  
及矣故曰不知不知其底止也狂之流弊蓋如此或  
誤以無知無能道之似也而以爲狂焉豈夫子思狂  
之旨哉

舜有臣節禹治水水也益掌火火也稷司稼木也皋  
典刑金也契教倫土也土者信也朋友之道亦師道  
也

子絕四章意者水也水之生萌萌然意之動亦萌萌  
然必者木也本幹枝條有必然之勢也固者金也凝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四 圖書行

實堅確有固然之局也我者火也火無我綠物以爲  
我我無物綠意以爲物有意則有我我則有意意  
有我我有意亦猶之坎兆離離兆坎循環互換之軸  
也絕四者漠然一申而已矣

知者不惑章坎水知也震木仁也離火勇也離外明  
中暗惑也坎外暗而中明故不惑坎行險憂也震不  
喪七鬯故不憂震驚遠懼通懼也離繼明照四方故  
不懼水生木知而仁也不惑矣而何憂木生火仁而  
勇也不憂矣而何懼離伏坎火未能遽生水也不懼

者未必能不惑故君子兢兢業業戒慎恐懼而終不敢自雄者慮惑也此一節進德修業之事故始言知語下舉道全德備之名故先言仁若曰仁者生意渾淪包羅萬善何憂之有木德也若知者未免有憂焉乃其本體靜虛百物咸照何惑之有水德也若勇者未免有惑也乃其天性猛烈千折不回何懼之有火德也若仁則必有勇也不憂不懼非二也之三有偏全而無優劣可貫珠以相合可鼎足以相分也故曰道三

躋新堂集

卷之三

十五

圖書衍

共學章兌為朋友講習共學也金也震為雷也適道也木也艮為山立也土也坎為度權也水也紛于見者迷所往故共學未可適道馳于外者搖其中故適道未可立堅于守者膠于變故立未可權矣故哉金兌木木克土土克水逆以相成聖功也

論語下

德行節德行堅定內完全也言語英華外著火也政事條幹有象木也文學淵淵無窮水也

柴也章愚者火無知魯者木不明辟者水之浮嘖者金之鄙

子路侍坐章子路三軍甲冑秋氣金也冉求萬戶蓋藏冬氣水也公西華禮樂輝煌夏氣火也曾點童冠浴風春氣木也夫子太和元氣萬世為土土也

顏淵問為仁章克已復禮為仁六字古語也已坤土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衍

禮乾火克復者逆而制之即陰為陽變坤而成乾也一日下夫子釋古語一日猶言一旦非百刻之謂剝復者呼吸之界一復而百物咸復即此是仁即此是天下歸仁已之至私克之至公非私無公非已無仁故為仁由己明醫化痲瘡為氣血聖王化盜賊為良民昔人謂亂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可借為克復之喻但莽操遇漢高周武彬彬雜三傑十亂之班而尚父子房遇漢末渭川之釣赤松之遊矯如也此天道人道之別也非禮勿視四句亦古語蓋先民檢身定

欲之箴夫子取以爲克復之目勿視者靜離目勿聽者寂坎耳勿言者塞兌口勿動者息震機易曰至日閉闕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復也先王所以仁天下也商旅者視聽言動也后者視聽言動之主也至日閉闕而不行不省外內交攝天人合祭甚矣易之精于言仁乎

仲弓問仁章出門者木也見賓者火也陽之順以舒使民者水也承祭者金也陰之逆以歛勿施無怨者土也中之虛以孕大賓上賓也異邦之情形社稷之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二

圖書衍

休戚事最鉅一出門而如見則物我之脈絡融矣包無涯矣大祭郊禘也人生本乎祖萬物本乎天理無二一使民而如承則幽明之精神貫矣入無朕矣不欲勿施我之情透于物邦家無怨物之情透于我莊乎畛域不分矣如此者雖是形骸往來渾是天機爛熳非仁而何註曰敬恕似言德非言仁敬一而已言賓又言祭似復以敬恕爲仁以無怨爲效似贅或曰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何如余曰強恕所以求仁也非仁也

司馬牛問仁章言離火也訃坎水也以水制火復生而始化生生不息故仁坎險也險難也煉性之資也諺曰性剛強只因經歷少語柔順會受琢磨多難也仁哉

司馬牛問君子章知仁勇君子道三不容缺也仁不憂者木德震不懼者入德離疚心病也不疚者水德坎知也始告以崇廣之完局繼告以進修之首務

子張問明章浸潤水也水易滲膚受火也火易燬火爲日水爲月君子肖月而內朗故不滯肖日而外融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三

圖書衍

故不惑日月爲明也明則誠誠則變化參贊而內聖外王之事畢矣故曰遠子張問明是學問大闕鍵夫子所告是格物致知下手工夫處善學者便從這裏起

學稼章不言仁而言禮義信者仁知之蘊密禮義信之施顯蘊之密者所以合天施之顯者所以孚人中庸言見言行言亦此意

居處章居處恭水也動靜不分爲二執事故火也外內不分爲二與人忠金也物我不分爲二之夷狄不

葉土也常變又暫不分爲二合之爲仁木也生生而不息

剛毅章剛者堅不屈金也毅者綿有常水也木者樸而直木也訥者默而息火也仁者萬化所出萬化所入土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也或曰一以木爲仁一以土爲仁何也曰以承乾論帝出震木也以太極論中黃紐土也皆生生不息之全體非惻隱四端之一之謂也

克伐章克者勝也木之強伐者矜也火之熾怨者忿也金之厲欲者貪也水之溺

成人章知虛靈旁照水也不欲亭亭獨立木也勇發不可禦火也藝用不可窮金也禮者離也樂者坎也文之則陰陽渾合而太極在握人一天矣故成也見利思義金也見危授命火也久要不忘土也偏德故次之

頽淵問爲和章行夏時效天也乾也乘殷輅法地也坤也服周冕治人也離也樂韶舞事神也坎也乾坤坎離四象備而王業成矣

義質章義以爲質金也禮以行之火也孫以出之水也信以成之土也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迤相制以成其美也不剛不柔不競不鍊宛然一帝胃之良故曰君子者木也

知及章知及之水也仁守之木也莊蒞之金也動以禮火也水生木也金克木而火克金也知以開仁之基莊以裁仁之過而禮又以裁莊之過知莊禮總以成仁守之事守身守國守天下一也守之至而不可搖賢之所以守約也守之純而不可倪聖之所以守一也壬辰吳默重仁守見亦及此乎

大受章按易陽大陰小陽爲乾爲君子陰爲坤爲小人乾知大始無不包也故君子大受坤作成物順承乾也故小人小知無不包故周而不比順承乾故比而不周陽無所待于陰故君子求己陰不能不待于陽故小人求人陽自復而之乾乾爲天故君子上達陰自始而之坤坤爲地故小人下達陽得陰如男之有室足乎內形乎外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故泰陰得陽如女之有家依乎人志乎己改頭換面易姓移天

故驕乾元亨利貞與陽俱開與陰俱斂于陽無乖于陰無忤故和坤利西南不利東北或與類行或以從陽類行毗陰從陽毗陽故同

三友章直者木之美諒者土之美多聞者金之美便辟者貌惡水也善柔者思惡土也便佞者言惡火也三樂章節禮者火之序節樂者水之和道人善者見善則遷震也多賢友者朋友講習兌也驕樂者火之逸佚遊者水之蕩宴樂者土之情  
三愆章躁者火也隱者水也替者土也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六 圖書行

三戒章少者艮兌也山輝澤媚色也戒之者止其說也壯者震巽也雷風相遇闢也戒之者動以入也老者乾坤也知始成物得也戒之者乾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坤代終而無成也不言坎離者哀多益寡消息盈虛之妙在一心也中也一中立而乃知戒矣按易陽為君子操其權者陽也非陰也故曰君子有三戒  
三畏章天命乾也先天之乾後天離也大人繼離照八卦之離九疇火也火為言故知天命大人聖言皆

南離畏之者畏明也三畏一也故下止言一不畏九思章九思逆而遡之也視為木震也震本離離為日故思明聽為金兌也兌本坎坎為律故思聰色積中祭外土也九疇土八卦虛中中冲氣也故思溫貌為水坎也坎本坤坤順故思恭言為火離也離本乾乾實故思忠坤作成物事也巽申命行事故也坤本巽故事思敬巽進退疑也兌講習問也巽本兌故疑思問艮敵應忿也震恐懼難也艮本震故忿思難乾美利得也艮不出位義也乾本艮故見得思義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七 圖書行

九思圖


言三忠三 色土溫 事思敬 疑思問 忿思難 得思義

視思明 聽思聰 色思溫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問 忿思難 得思義



上一字皆後天下一字皆先天余故曰凡思者逆而  
逆之也豐日中見斗故思明困窮而通故思聰謙稱  
物平施故思溫比下順從故思恭大有順天休命故  
思忠升順德積小故思敬中孚信及豚魚以議獄故  
思問頤虎視眈眈故思難遯遠小人而嚴故思義  
子張問仁章恭者水也靜深莫測故不侮寬者火也  
揮光普照故得衆信者土也分疆別界故人任敏者  
金也萬寶告成故有功惠者木也生意流動故足以  
使人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九

圖書行

堅白向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而  
德成矣堅者金之形白者金之色金無餘無缺不變  
不化故磨不磷而涅不緇

六言章帝出震仁也好仁者普度萬靈堯舜猶病非  
愚而何天一生水知也好知者逞私鷺巧雕萬物而  
落天地非蕩而何信者土也賊者毀其則直者木也  
絞者急而絕勇火德發無序亂也剛金德率以逞狂  
也或問仁與直之分曰仁全體直本體也問知與信  
之分曰知坤道信中道也問勇與剛之分曰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道勇也不屈不撓常伸于萬物之上剛  
也勇奮發于當機剛堅持于有求

詩可以興章可以興澁然而動水德也可以觀朗然  
不眩火德也可以群藹然春溫木德也可以恣凄然  
秋愴金德也邇之事父履地而不敢忘父也遠之事  
君戴天而不敢忘君也六合之事物該矣

三疾章在水外肆者步趨踰而弗肅蕩則度數全無  
水泛溢而滅火矣廢禮矣矜金咎廉者圭角露而弗  
謀忿厲則鋒鏑加入金亢暴而戕木矣害仁矣愚木

躋新堂集

卷之四

九

圖書行

咎直者變化未而弗哲詐則機械日熟木勾曲而壞  
土矣賊信矣江河日下莫之挽也故曰而已矣

有惡章稱人之惡非仁也木之強居下訕上非知也  
水之溢勇而無禮火弗戢果敢而窒金弗從四者皆  
五行之過微以爲知知者不屑微不孫爲勇勇者不  
屑不孫許以爲直直者不屑許三者皆五行之不足  
三仁章三仁者非三箇仁乃三樣仁仁生生不息之  
理一而已矣奚以三仁也者木德也水生木而木不  
窮木生火而木不朽金古木而木不絕去者水也子

孫保之宗廟享之是不窮也不窮便生生不息奴者  
火也歛焰輜光傳薪綠物是不朽也不朽便生生不  
息死者金也形滅真存胎元性始是不絕也不絕便  
生生不息故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仁固矣擬之孀婦有  
三節焉有慷慨而死者是亦一比干也有箕裘是延  
者是亦一微子也有饑荒改嫁以濟翁姑者是亦一  
箕子也降志辱身矣與不降不辱者同科事有重于  
死者其爲節一也故箕子雖傳洪範于武王未必不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行

可見先王于地下大凡遇難而不輕以死必有所以  
重其生湯之夏臺文之羗里孔之陳蔡是也管夷吾  
之檻車司馬遷之籠室亦竊附焉

博學水也篤志火也切問金也近思土也水以潤之  
火以暄之金以修之土以培之而木乃成仁不在學  
志問思中哉

三變章望之者貌也貌爲水水象柔儼然者嚴也金  
象嚴水生于金此一變也既嚴矣而卽溫溫土象也  
金生于土此二變也既溫矣而言厲厲火象也土生

于火此三變也柔剛燥濕之迭運入見爲變耳其機  
勢水生于金金生于土土生于火一天理自然之妙  
聖何容心焉請續之爲四變曰察其情也直火生于  
木也木象直

仲尼焉學章賢者君子也不賢者小人也大謂陽也  
形而上者也親親而賢賢小謂陰也形而下者也樂  
樂而利利夫子元氣充周故陰陽合德而小大兼備  
夫子得邦家節立之斯立良也道之斯行震也綏之  
斯來巽也動之斯和兌也其生也榮乾也其死也哀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

圖書行

坤也之六者顯仁也不言離坎者藏用也

堯曰章不曰天命而曰曆數日月五星甲子會元中  
始也盈虛成閏氣不踰朔中衡也四時司令已日乃  
序中則也是故天之立君以爲民耳民食喪祭者東  
方木寬得衆者南方火信民任者中方土敏有功者  
西方金公則說者北方水民心帝心非二也堯舜之  
執中執信也一不信而食喪祭皆故事寬敏公皆偽  
術矣伊尹天下信之是他能樂堯舜  
立美節惠而不費木也仁也勞而不怨金也義也欲

而不貪水也知也泰而不驕土也信也威而不猛火也禮也

四惡節不教而殺剛惡金也不戒視成燥惡火也慢令致期濕惡水也出納之吝柔惡木也四者皆不信之故土德衰也中弗執也余敢爲之說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可以繫執中一貫之旨何以故信也

不知命章離爲心爲知爲禮爲言離本乾乾爲天爲命此一章皆離官事蓋以心治心之法而內聖外王之業殫矣語終矣而結以心學爲君子者亦求之心而已矣

躋新堂集

卷之四

十一

圖書衍

孟子上下

天地之化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成故仁義而已矣性命之理微仁義之用顯子思言性命坎離之妙也所以傳道孟子言仁義震兌之功也所以宰世孟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肥甘不足于口兌也輕暖不足于體震也采色不足于目離也聲音不足于耳坎也便嬖不足于前中土也土便安

古者前朝後市士立朝離也商藏市坎也耕野者上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十一

圖書衍

中央也震爲塗出塗者震也兌爲口赴訴者兌也好樂水也好色火也好貨木也好勇金也苑囿堊池宮室土也目于色耳于聲口于味鼻于臭四體于安逸性也有命焉命則通于天而合于人故皆可以王天下

設辭蔽木也淫辭陷水也邪辭離金也遁辭窮火也知言者逆而燭之也蓋木生于水故設必淫水生于金故淫必邪金生于火故邪必遁

麒麟胎生木也鳳凰卵生火也泰山丘垤金也河海

行潦水也

尊賢使能章立朝離火藏市坎水出塗震木耕野中  
土夫布罰也罰屬金頌為坻金也

惻隱仁東方木羞惡義西方金辭讓禮南方火是非  
智北方水

是故賢君節恭者水德也儉者木德也禮者火德也  
制者金德也坎宅離故恭則有禮震伏兌故儉則有  
制恭儉所以操之已禮制所以施之人

井九百畝九宮也八家同井八卦同一太極也其中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二 圖書

為公田八家各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各二畝  
半其中為公廬所謂倂介攸止田峻往來勸課之所  
也此井以內也三十井為一成此井以外也亦猶之  
八卦各抱一太極太極復抱一八卦層層而入無盡  
也層層而出無涯也圭田五十畝兩其井取象于兩  
儀餘夫二十五畝四其井取象于四象  
父子有親仁也木也君臣有義金也夫婦有別智也  
水也長幼有序禮也火也朋友有信土也  
勞之使悅兌也來之使入巽也匡之使正坎也直之

使前離也輔之使立艮也翼之使行震也自得者各  
抱一太極乾也振德者共成一太極坤也與論語立  
道綏動相表裏

江漢以濯坎也秋陽以暴離也皜皜不可尚金也水  
火濟而金德完聖功畢矣

離婁章規圓以象天圖也矩方以象地書也六律者  
律娶妻而呂生子隔八位以相生木火金水孟仲季  
五音者宮商角為陽徵羽為陰陽下陰上每三分而  
損益正者十二律迭為宮而音不忒○子十三亥十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三 圖書

五丑十六戌十八寅十九酉二十一卯二十二申二  
十四辰二十五未二十七巳二十八午三十各三之  
為十二律之數黃鍾子三十九陽長而每月增九焉  
丑四十八寅五十七卯六十六辰七十五巳八十四  
蕤賓午九十陽消而每月減九焉未八十一申七十  
二酉六十三戌五十四亥四十五  
及其仁東方木反其智北方水反其敬南方火水火  
相濟而木冒其始  
莫不仁東方木莫不義西方金莫不正北方水木金

相成而水貫其中

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本者根也如水之有根而枝葉自繁孟子謂事親爲仁之實實者粒也如穀之有粒而華秀乃發取義則異而其理一也有子以弟隨孝而統曰仁孟子以弟衡孝而分曰義世竟弟出于孝義原于仁二而一一而二也道一而已曰仁一生二而爲仁爲義二生三而爲仁爲義爲智三生萬而爲禮樂禮之生至三百三千樂之生至千容萬籟愈出而愈無窮愈析而愈無盡皆是物也有子渾淪孟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四

圖書行

子精遠宋儒心如穀種亦孟子意

木金以形用屈其力也水火以神用屈其性也屈其力而力猶存屈其性而性遂化故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德惡在德禮是也水爲德火爲禮力惡在政刑是也木爲政金爲刑  
五不孝情四支土也奕飲酒水也好貨財木也從耳目之欲火也好勇鬪狠金也  
可以速離之火可以久兌之金可以處坎之水可以仕震之木

聖之清冬也聖之任秋也聖之和夏也聖之時春也

或曰晦翁謂三子春夏秋冬孔子太和元氣何如曰春夏秋冬者元亨利貞也元包四德春貫四時故邵子曰三十六官都是春  
五禁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仁也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義也敬老慈幼無忘賓旅禮也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智也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信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五

圖書行

困空乏其身土之絕行拂亂其所爲水之滯

困于心離也衡于慮坎也微于色兌也發于聲震也盡心章喜怒哀樂發而中節盡心也剛柔燥濕不乖其用知性也元亨利貞萬化歸宗知天也○存惻隱之心者養仁之端也元也春也所以事蒼天存辭讓之心者養禮之端也亨也夏也所以事昊天存羞惡之心者養義之端也利也秋也所以事旻天存是非之心者養智之端也貞也冬也所以事上天○吉凶倚伏者天之道修吉悖凶者人之道故修身則天命

在我不修身則我命在天立命者我立我命也立我命而立物命立物命而立天命矣此章與中庸盡性章相爲表裏

所過者化小德川流也所存者神大德敦化也化何過春生秋殺往而不返神何存太極之精無臭無聲過者化故殺之利之而日遷王者無心存者神故不怨不庸而不知王者未嘗無心天地之化過焉而無盡王者之化亦過于無盡天地之神存焉而無朕王者之神亦存于無朕故曰同流同流者同等埒也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六

圖書衍

五教時雨化之水也智也成德金也義也達財木也仁也蒼問火也禮也私淑艾土也信也

口之于味章諸說紛錯準之易按易口爲兌金也目爲離火也耳爲坎水也鼻爲艮土也四體者股肱爲震巽木也兌澤鹵故味離爲明故色坎爲律故聲艮通氣故臭震主動巽主進退故安佚口一也而五味俱目一也而五色俱耳一也而五聲俱俱則陰陽雜而美惡混故曰性然不有無味無色無聲之元乎是命也卽口目耳而在也可遂以口目耳爲口目耳也

哉○仁于父子無不仁而木全義于君臣無不義而

金全禮于賓主無不禮而火全智于賢者無不智而水全聖于天道無不合而土全全則於穆之元也故曰命然不有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非禮之禮乎是性也卽父子君臣間而在也可遂以仁義爲仁義乎哉上節就聲色覓無聲無色故不謂性而謂命是于欲中尋理下節從仁義檢非仁非義故不謂命而謂性是于理中尋欲欲中尋理則愈推愈廣卽好貨好色無非天理流行之妙理中尋欲則彌約彌精卽義精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七

圖書衍

仁熟猶有人欲潛滋之恐雖庸愚不能無道心雖聖神不能無人心上節是接引法所以成物下節是深造法所以成己究竟性命非二盡性立命亦非二比性命合一之旨而矯偏救弊之學也

樂正子章蓋信土象繼之天而抱之已也美金象精純完滿足乎內無待乎外也大水象正已而物正浩乎與天地同流也聖木象不規而圓不矩而方渾然爲人倫之至也神火象接之無物揆之無形若光若輝而光輝不知其所自來疑變疑化而變化不知其

所自往吁其至矣

樂正子為政章強者火也知慮者水也多聞者金也多識者木也好善者土也抱一中以繼善所謂善人也信人也美大聖神基之矣故優于天下

中行章中行者五行之中也中以守則寧極抱一中以行則圓達萬變中也者太極之精行也者陰陽之流由陽氣而舒發焉則為狂由陰氣而斂收焉則為狃狂其復乎陽明用事而以智仁自任蓋然八荒之我闔狃其姤乎嚴凝用事而以禮義自防凜然一毫

躋新堂集

卷之五

八

圖書衍

之莫犯中行土也狂水也狃火也鄉原似忠信似中行也似廉潔似狃也自以為是似狂也不可入堯舜之道者彼其心自知其非忠信非廉潔而非是也欺也欺世以盜名而已矣  
亂苗者木之賊亂義者金之賊亂信者土之賊亂樂者水之賊亂朱者火之賊鄉原則五行皆亂故歷言之  
水生木故仁須智非智則其仁也愚木生火故禮須仁非仁則其禮也滴火生土故信須禮非禮則其信

也賊土生金故義須信非信則其義也襲金生水故智須義非義則其智也械

木克土故泥于仁者多傷信土克水故泥于信者多傷智水克火故泥于智者多傷禮火克金故泥于禮者多傷義金克木故泥于義者多傷仁

通相生以相成故曰智仁禮信義通相制以相濟故曰仁義禮智信水木相滋故智與仁而并言木火相通故仁與禮而并言火土相息故禮與信而并言土金相守故信與義而并言金水相涵故義與智而并

躋新堂集

卷之五

九

圖書衍

言至若言仁言義金木之相成也言智言禮水火之既濟也言禮言義火金之相育也言信言義土金之相合也天一生水則智為始帝出乎震則仁為尊萬物皆備則禮為全一中獨宰則信為約告成歸宿則義入神五德皆可為主五行皆可為帝十二律皆可為宮也少有得者曰仁而已矣曰禮而已矣曰智而已矣曰信而已矣曰義而已矣皆未適于大全也欲以竟一貫之旨不亦難乎

圖書衍終

圖書衍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說易已著錄是編爲四書講義而名之爲圖書衍者凡四書所言皆以五行八卦配合之也如說大學明德爲火親民爲水至善爲土之類皆穿鑿無理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

六卷(一)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

居刻本

四書大全自

國初頒行版刻訛誤滋甚各坊射利或纂或增或刪或

善本 張爾公先生大全辯據

承樂舊本訂正兼系蒙引存疑淺說諸名家語錄於

中異國頗益承學蒙

國子監咨

禮部刊行與坊本迥別 先生尤以舊本去取未

精後儒發明有待擬請

旨重加增刪用垂不朽增定四書大全辯嗣出倘各

坊私行翻刻雖遠必究毋貽後悔謹告

公請刊行四書大全辯第一揭揚公  
具揭應天府十知有孫實監生實為廷  
樞陳名夏魏學濂湯開先錢禧吳應箕  
劉城沈壽民等謹揭為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伏  
念道在六經四子源流遠而淵濶為難  
支分七略九流異議倡而舛訛滋甚故  
廣順間母昭裔請鑄經籍獲刊布于遐

四書大全辯

第一卷

一

方而國子監胡安定特拔名儒遂召處  
以學職况

本朝方隆儒重道屢思嘉惠于黌宮豈通

儒能修缺補殘迺令沉淪于蠹簡我

成祖文皇帝特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行

天下學較蓋以聖經賢傳大義宜炳

星師說家言一得咸歸海岳意取集腋

成裘豈曰續貂借尾但一時儒臣雜采

衆說微開弗論弗議之端而後世曲學

汎覽舊文益深何去何從之嘆承襲徒

增亥豕刪纂更甚支離長此無歸弊且

奚極竊見江西袁州府宜春縣太學生

張自烈忠孝性成賢良夙著厲行潔身

雅崇守先之訓危言抗論恥讀非聖之

書急友難羊左具有同心道崇古處排

異端佛老不容入室力砥狂瀾長處約

而一介不苟高風競爽于滅明雖臨變

而九死勿移勁節齊驅于汲黯人倫欽

四書大全辯

第一揭

二

為師表承學樂附宗工富經術而經世

見擯棘闈者廿年于茲先正身以正家

不就薦舉者一人而已久僑寓于白門

惟覃思于素業朝披夕翫閱是書不帝

三編日較月讐見贗本應須一炬曾編

成大全辯一書叅以蒙引存疑淺說暨

諸儒語錄博考程朱之同異遠邇鄉

之淵源間抒已見附後議黜浮夸要令

羣言折中理歸簡易為今日儕輩所

能補

國初儒臣之未逮幸編摩既已告竣惜版

刻尚未流傳在本生隱身有待不妨藏

諸名山在生等樂善非私豈能終為枕

秘共謀剗期廣津梁顧是訓是行繫

文皇帝之明命有赫而曰模曰範統

太宗師之教思無窮匪藉裁成曷資尊信

伏乞

俯垂鑒定

四書大全辯

第一揭

三

特賜表章或進之

經筵或頒之鼓篋先移咨

南北禮部行文江西提學道檄示袁州府

宜春縣督本生重訂速梓行世俾諸說

不至叢雜使學者知所嚮方倘藉手于

雲漢扶

天將拭目于江河行地名教幸甚士林幸甚

它如本生手訂理學精義要編理學辯

疑大學衍義辯疑史學辯疑歷代名臣

奏議定古詩文辯前蒙宰余公懋衡古

方略諸書悉宜次第刊行庶幾後先攸

賴行見一道同風之治躋三五而比隆

作聖述明之謨歷萬億而為烈矣事關

學較敢不以

聞為此除具公呈公書國子監禮部施行

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崇禎十二年九月

日

四書大全辯

第一揭

四

宮詹王崑華先生復諸生手書

此發明

聖學第一事會當持呈面與

周巢老詳商之袞白

四書大全辨

公書

五

王崑華先生再與諸生手書

昨既與

巢老商確先行江西地方官後轉南北部

以副

諸君子崇真儒明正學至意其行本地方

者立梓流傳可也袞白

四書大全辨

公書

六

何玄子先生復吳次尾手書

前聞坊間云

爾公有大全辯之刻甚艷慕之而獨以未得亟見其書為恨讀

來教舉要發凡備見開繼盛心足以表章

爾公矣當即看詳達之

周巢老計欣然闡揚不待辭之畢也允復

不一一借頓首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七

抄刻西廳何玄子先生看詳

看得監生張自烈潛心味道杜門著書

履仁蹈義卓然醇儒之品四方學者咸

宗事之所著四書大全辯折衷同異剖

析毫芒當茲正學荒蕪之時本生一段

諄諄衛道苦心匪獨有補先儒實亦恪

遵

朝典據呈各生公行捐資授梓事屬可從合

無咨部移文江西提學道督令重加訂

四書大全辯

西廳看詳

八

正亟為流布下以慰諸士嚮學之心上

以廣

聖朝右文之治為此詳請伏候

裁奪

崇禎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抄刻周集軒先生咨禮部文

南京國子監為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據應

天府十三省舉人楊廷樞陳名夏貢監

魏學濂錢禧生員吳應箕沈壽民等呈

稱前事事關學較敢不以

聞等情呈監據此隨該本監看得大全一

書我

四書大全辯

咨禮部文

九

成祖文皇帝彙集諸儒折衷衆論頒之庠序

炳若日星年來新說競行子衿束之高

閣以致源湮流失理學不明異端乘闌

入之機彘倫多攸斁之歎監生張自烈

獨能微顯闡幽尋繹不怠手成大全辯

一書辯疑所以存信存信所以尊

王况又叅合明儒網羅散佚黜排非聖蕩滌

喙鳴蓋本生以躬行心得之言持距淫

闡邪之論俾衿帶之士稟

成祖之明訓而採鄒魯程朱之心傳有功于

學術最大為此合行移會

貴部煩為轉文江西提學道發學梓行表

章正學恪奉

王謨諒主持風教者有同心也須至咨者

崇禎十二年九月廿一日

四書大全辯

咨禮部文

十

上 撫臺方仁植先生公書

已與之月朔日後學陳名夏吳應箕錢

臧沈壽民余垣等頓首上書

大中丞方老先生閣下

竊聞之天下之治亂繫乎經術之明晦

而已古之君子身反經之任者出而建

功則以之經世務處而衛道則以之正

人心然草野著述所以尊信不廢者莫

不有鉅公偉人為之表章然後可行於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十一

一時傳於後世斯文之興起恒有所待

非偶然也嘗攷前世大臣得布衣之書

即獻諸朝薦其才為可用如宋之歐陽

公

本朝之楊文貞其人也此其心事光昭日月

至今如或見之况闡釋聖學折衷羣言

為功于人心世道不小而在位大臣獨

無懷援引之心如古人者哉謹按四書

大全

本朝特命儒臣纂修頒布學較明道辯惑功

在萬世伏讀

文皇帝 諭楊文敏公曰五經四書皆聖賢

精義要道諸儒論議有與傳注相發明

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大哉

王言炳若星日其足為後學準式明甚今詳

觀儒臣所定著自程朱而外橫渠上蔡

龜山諸家尚矣乃存軼者半至雜取天

台溫陵仁山玉溪一切洗洋靡曼之說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十一

克塞其間匪復則迂質諸

文皇帝發明傳注初心不無抵牾者矧邇來

坊肆所刻大全襲舛承訛率戾于初而

又或纂或刪往往惑亂承學害道匪細

乃者友人張爾公砥節礪行明道著書

連不得志于有司年來偕四方及門講

業金陵曾編定四書大全辯一書詳其

義例皆發前人所未發爾公之言曰明

王務學惟正已知人是急不沾沾章句

訓詁儒臣纂修則不然昔呂祖謙手輯  
 宋文鑑朱紫陽謂其不能發明人主之  
 學無補于治賈似道在經筵人主每問  
 經史疑義萬里輒從旁代對識者譏之  
 本朝諸儒臣既已受命纂修謂宜慎較讐嚴  
 釐正典起道術為後儒倡雖當緜綸黼  
 黻日不暇給不得不假借多人視疑義  
 不能對似本可同日語極其弊不能不  
 與角恭並歲夫人才進退繇制科理學  
 四書大全辯公書 三  
 顯晦繇經傳大全者理學人才胥是焉  
 出擇之不精論之不詳必無以明理理  
 不明必無以守道而適於用大全辯取  
 大全蒙引存疑諸書為辨其醇駁而且  
 深致責備于諸儒臣蓋以明人臣不可  
 不親職如此任人不可不慎如此學者  
 讀大全不可不明去從舍其粗而求其  
 精如此豈苟求先哲哉繇爾公斯言推  
 之參互考訂要歸至當其不合於聖人

之道者蓋鮮矣向令爾公遭時觀際親  
 承  
 文皇帝纂修之命與楊文敏諸人上下議論  
 必卓然足觀又令爾公蚤見用當世讀  
 書中秘芟繁舉要必能開迥來學羽翼  
 經傳予以彌  
 謨匡治豈曰小補今爾公屢瀕困殆肆力論  
 述皆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為觀其手訂  
 理學要編理學辯疑史學辯疑大學衍  
 四書大全辯公書 古  
 義辯疑歷代名臣奏議古詩文辯冢宰  
 余少原先生古方略諸書倘極精嚴頗  
 益時用而四書大全辯一書尤足補宋  
 明諸儒所未逮名夏等方捐資授梓流布  
 四方已具呈 南京國子監請賜頒行  
 而爾公擬進  
 御覽恐坊肆翻刻益滋舛訛不欲輕出笥本  
 示人私惟  
 老先生斯道已任無善不揚又稔知爾公



生平編水之好伯倍倫等懇

老先生鼎致江西直指

徐老先生據十三省諸生公呈

慨賜

題請隨移檄袁州府宜春縣趣爾公速梓

行世併禁翻刻用垂久遠則此書不至

澆沒不傳皆

老先生賜也在爾公窮不忘道實有禪于

承學在名夏等出則揚美愧不逮于古

四書大全辯

公書

五

人在

老先生仰體

文皇帝隆需重道盛心濟溺起衰在此一舉

而求歐陽文忠揚文貞于今之世舍

老先生其誰屬哉伏惟

老先生念世道人心之攸繫察立言尊經

之旨考古大臣樂善好德孜孜無已之

懷以彰守先待後之功使天下萬世之

學者知所嚮慕守關各教仰竇

尊嚴

俯垂鑒擇幸甚按 南京國子監禮部公

揭併附臨書可任翹企

四書大全辯

公書

六

袁州府行宜春縣原牌

袁州府為恪遵

禮制闡述聖經懇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

式崇正事蒙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候 憲牌前事崇禎十二年十

二月初六日蒙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徐 批據應天府十

三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陳名夏魏學

四書大全辯

原牌

七

濂等呈請刊刻大全辯等書情繇蒙批

闡明理學羽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道

查行蒙此擬合就行為此備牌行府炤

牌并抄詞內事理即行該縣查取大學

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正

即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寫

各工價銀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銀

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院發刻其理學

大學史學奏議方畧等書亦俱借錄各

一部送道查閱以憑酌奪刊行毋得遲

違等因蒙此擬合就行為此仰縣官吏

炤牌并抄詞內事理即便查取該縣大

學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

正即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

寫各工價銀數并該縣有無堪動官銀

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院發刻其理學

大學史學奏議方畧等書亦俱借錄各

一部差人徑送學道查閱以憑酌奪刊

四書大全辯

原牌

末

行毋得遲違仍將報過日期及差役姓

名報府查考俱毋違錯須至牌者

右牌仰宜春縣准此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府 行

定限本月三十日繳

公請其題刊行四書大全辯第二揚  
其揭應天府十三省舉監生員陳名夏  
錢薦吳應箕沈壽民余垣等謹揭為恪  
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

賜

題請表章以弼右文以式崇正事崇禎十

二年九月生等竊炤江西袁州府宜春

縣大學生張自烈編定四書大全辯一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揚

十九

書為學者所共宗鈇流未廣抄錄寔難

連名具呈南京國子監請賜咨部刊行

本年九月二十一日蒙國子監周移咨

禮部十二月初六日蒙

巡按江甯監察御史徐 據應天府十三

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等呈請刊刻四

書大全辯等書情繇蒙批闡明理學羽

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道查行蒙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侯 牌行袁州府炤牌并抄詞

內事理即行該縣查取大學生張自烈

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正即便抄錄

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寫各工價銀

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銀一并先行

呈報以便詳院發刊其理學大學史學

奏議方略等書亦俱借錄各一部送道

查閱以憑酌奪毋得遲違蒙袁州府備

牌轉行宜春縣名夏等伏念大全辯一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揚

十九

書宜先理學辯疑等書鏤版行世蒙

諸老先生斯道已任慨賜表章督令本生

梓行士林幸甚名教幸甚所惜者本生

以大全屬

文皇帝頒行未敢遽自刪改雖辨正業有灼

見而剗刷愧非全書嘗竊嘆

國初大全原本援證不無舛訛文辭尚多

繁複令坊本刪釐不確在後學取正未

繇名夏等又念漢孔安國獻古本大學

乃壁經原文自宋河南二程後先改正  
紫陽復奪定自補格致一傳皆與古本  
異至今學者不以爲非紫陽作通鑑綱  
目手成凡例其後復有汪克寬考異徐  
昭文考證王幼學集覽陳濟正誤劉友  
益書法尹起莘發明至今學者又不以  
爲僭雖本生駁正諸家或不恕先哲或  
不阿時論然考宋朱陸頗多異同後世  
未嘗宗宋廢陸旣並祀學宮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幸

本朝王守仁持論多牴牾朱子時儒皆極詆  
守仁獨我

世宗稱爲有用道學迨定議從祀

神廟又謂守仁學術與朱熹互相發明又未  
嘗黜王尊朱繇此推之本生雖偶與諸  
說異同但求發明義理初非妄騁意見  
况四書大全舊本其中實有可增刪者  
大全辯之視考異考證傳習錄諸書實  
有補儒臣所不逮廣後學所未備者又

况

皇上隆儒重道匹休

二祖往往嘉惠來學博詢芻蕘崇禎二年監

生江旭奇進孝經疏義三年詹事府少

詹事陳懿典進

聖學聖政紀要九年武弁張抱赤進屯田書

皆荷

俞旨留覽刊行至如大全一書尤聖經賢傳

之奧蘊繫理學政事之源流本生旣覃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幸

力編摩四方咸悉心膺服倘蒙

頒行學較必能昭示來茲懇乞

轉致江西

按臺 學臺諸老先生據十三省公呈南

京國子監咨文特疏具

題許自烈重加增刪先汰除蕪說繁文益以

永樂以後諸名儒論說折中諸家一底

于正書成繕寫全書呈

進恭請

皇上御製序文刊布天下俾知尊信庶無負  
文皇帝特命纂修初意行見濂洛關閩之學

迄今日而愈明孔孟曾思之傳歷萬世  
而無弊矣為此除具公呈公書國子監

禮部施行外謹錄大全辯序文一冊重

刻大全辯凡例一卷辯略一卷示白下

及門諸生語一帙併呈

台覽伏候

施行須至揭帖者

四書大全辯

第二揭

奉

崇禎十三年正月

日

袁州府解華育先生詳學道原詳  
袁州府為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懇賜鑒定表章以弼右文以  
式崇正事蒙

欽差提督學政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

司僉事侯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初六

日蒙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徐 批據應天府

十三省舉貢監生員楊廷樞陳名夏魏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奉

學濂等呈請刊刻大全辯等書情繇蒙

批闡明理學羽翼聖經固盛舉也提學

道查行蒙此擬合就行為此仰府官吏

招牌并抄詞內事理即行該縣查取大

學生張自烈大全辯一書請其再加訂

正即便抄錄正副二部送道仍酌定刊

寫各工價銀數并該府縣有無堪動官

銀一并先行呈報以便詳 院發刻其

理學大學史學奏議方略等書亦俱借

錄各一部送道查閱以憑酌奪刊行毋  
得遲違等因到府蒙此看得四書大全  
本朝儒臣受

命纂修刊行天下閱三百餘年如一日者也  
邇來坊本承訛羣言淆亂浸失

文皇帝崇儒明道初意宜春縣監生張自烈  
腹飽縑緇才驚風雨心企曾閔勵非公  
不至之操學本程朱厘弗慮胡獲之懼  
雖折衷諸家而辯惑爰講求有用以須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五

時所著大全辯一書說主于研傳明經  
志存乎尊

王翼聖考信析疑源流較若發凡舉要次第  
爛然豈惟定末學之從違兼足補諸儒  
之闕漏南京國子監據應天十三省諸  
生公呈久已咨部督令刊行本生尤竊  
以舊本每多重複之文必節繁乃能就  
簡後人間有精微之論非蒐佚未繇補  
遺居恒辯詰粗識權衡此日刪釐敢忘

讐較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重加增刪稍汰初本之冗  
說遠觀是書之明備于

國家無少勞費在經傳賴有發明候書成  
本生繕寫呈

進恭請

今上御製序文頒布學校此殆本生編摩所  
不敢辭而亦卑府表章惟恐或後者也  
合無據公揭咨文慨

四書大全辯

袁州府原詳

五

賜

題請過為刊行庶俾經學重熙于

聖治士躋忠君親上之隆大義不盡于繁文  
世衍一道同風之盛為此詳請伏候

裁奪

提學道 侯批 仰候轉詳行繳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一日

侯廣成先生復解郡侯書

爾公大全辯學者翕然宗之昨以未得

即見其副本為悵頃

示及序略發凡諸稿則已嘗鼎一臠窺班

半豹真可謂有功後學羽翼聖經即當

藉手轉詳從吏

按臺入

告倘遂得

肯頒行有光前典詎非

四書大全辯

公書

毛

熙朝盛事邪謹此奉

聞

提學道侯廣成先生轉詳按臺看語

該本道看得大全一書頒自

聖祖博采諸家既鉅細之畢陳或異同之雜

見洽為近刻訛謬滋多幸袁州府監生

張自烈砥行著書洽聞味道輒為刪繁

就簡汰駁還純勒成一書厥功甚鉅本

道前奉

憲檄亟行該府咨諏訂梓公之海內今

據該府覆詳則此書已有四方同好釀

四書大全辯

學道看語

夫

金板行且經南京國子監咨部督刊可

以功成不日公呈之請乃不為此特以

大全為

昭代之成書辯疑出張生之確見明知不悖

聖謨有功前哲然非經

宗匠之特題奉

一王之裁定則折衷義例未敢遽行恭遇

台臺以崇儒闡學之心值重道右文之

主是敢特祈

大疏表章正學倘荷

鑒觀于乙夜遂頌

重巽以申行然後筆則筆削則削斷之不一疑

益其寡哀其多燦然有理庶經術炳煥

可佐

聖明廣勵之盛心且理學醇全并無負

皇祖纂修之初意矣昔大學古本出于孔氏

而改補于二程朱子綱目出于朱子而

考異正誤等書雜出于後賢往例具存

四書大全辯

學道循語

禿

匪為僭妄惟事關

題請恩出

憲裁非本道所敢擅決也

崇禎十三年二月

日

抄刻應天府告示

應天府為恪遵

祖制闡述聖經以禁翻刻以廣風教事據書

坊人何慎王茂等連名呈前事聞稱因

書大全

國朝頒行日久邇來坊刻或纂或刪舛訛

滋甚幸各省直名公精加訂正音釋為

四書大全辯益以蒙引存疑淺說等書

本坊自備資本刊刻與後先坊刻不同

四書大全辯

府示

一

崇禎十二年蒙

南京國子監周咨部十三年正月蒙

提督江西學政侯江西按院徐批准

刊布又蒙提學道轉詳候

題重訂頒行尤恐奸頑射利藐法借名翻

板用偽亂真貽誤初學除江西出示嚴

禁外所有南京書坊理合呈乞俯准出

示嚴諭以免攙奪翻刻等情具呈到府

據此合就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本京各



書坊知悉敢有賸自刊刻前書混亂射  
利傳布及無籍棍徒生事嚇詐者許原  
呈人何慎等指名呈

府以憑重究枷號示衆决不輕貸須至示  
者

右仰知悉

崇禎十三年六月

日給

告示

實貼東觀閣書房

書目

二

石塘居書目

國朝今文辯

行世

歷科程式

行世

甲戌文辯

行世

歷科小題文辯

行世

丙子程墨文辯

行世

丁丑文辯

行世

國朝四書程墨文辯

行世

詩經歷科程墨文辯

行世

書目

石塘居

巳卯程墨文辯

行世

古今論表策判合辯

行世

批評陶淵明集

行世

詩辯

合先輩大家詩經行藏稿及同社各

稿刪定約七百餘篇已梓嗣出

四書大全辯

國子監杏禮部刊行即

增刪今文辯定本

前集先生刪定洪承先輩文至崇禎

房藏名稿後集先生合選各省直同  
社新舊較今文辯尤嚴確已授梓未  
竣嗣出

### 批評余家宰古方略

冢宰少原余公合諸史兵家言編次  
征謀機備守律奇間凡八部先生復  
精加評注與坊刻武備兵衡闕外春  
秋等書異卽出

### 四書三家合辯

#### 書目二

石齋居

先生合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陳  
紫峰淺說編成全書各有駁正卽出

### 程朱遺書語類合辯

語類遺書元本篇帙頗富諸門人雜  
記多不合經傳先生錄要刪煩詳加  
釐正二程爲前集紫陽爲後集卷次  
如舊一二似是而非者先生各有辯  
論附載各條之末與坊本別嗣出

### 古今理學精義要編

先生博采宋明諸儒語錄存其羽翼  
經傳至是無非者便學者覽誦嗣出  
古今理學辯疑

先生辯正諸家節錄舊說附駁義于  
後令讀者知所去取嗣出

### 史學辯疑

胡尹諸家不無異同先生本春秋大  
義詳爲駁正嗣出

### 歷代名臣奏議定

#### 書目三

石齋居

坊本舛訛甚先生據名臣奏議原本  
訂正分吏禮戶兵刑工六區其中議  
論異同條奏濶略者皆有乙注嗣出

### 古詩文辯

先生合文章辯體文體明辯詩家全  
體諸書刪定共二百六十卷古今詩  
文之體盡于此嗣出

### 大學衍義辯疑

丘瓊山補真西山衍義後先尚多駁

雜先生擇其精要裨益時政者凡六

十卷 嗣出

國朝古文辨

近刻文衡文歸奇賞不足志一代之

盛先生合諸名家全集分類選評如

古詩文辨例約三百六十卷四方同

志藏有先輩笥本或已刻未刻懇郵

寄本坊東觀閣續選傳世 嗣出

批評性理大全

書目四

石齋居

批評陸宣公全集

嗣出

批評王陽明全集

即出

刪評郝京山山草堂集

嗣出

忠書

嗣出

合歷代經國平亂直諫死節諸名臣  
本末編次共一百二十卷未附相鑒  
一卷專輯漢唐宋好庸事跡足資  
戒者先生各有論斷 嗣出

石齋居主人謹識

書目畢

御註

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

太祖高皇帝曰攻如

御註一

攻城之攻已止也

孔子之意蓋謂攻

去異端則邪說之

害自止而道可行

宋儒乃以攻爲治  
而欲精之爲害也  
甚豈不謬哉

子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

也

太祖高皇帝曰夷狄  
禽獸也故孔子賤

御註二

御註三

之以爲彼國雖有  
君長然不知君臣  
之禮上下之分爭  
鬪紛然中國縱無

君長必不如此是  
其有君曾不如諸  
夏之亡也宋儒乃  
謂中國之人不如

夷狄豈不謬哉

御註四

御註畢

御製四書大全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

自伏羲神農黃帝

御製序一

堯舜禹湯文武相

傳授受上以是命

之下以是承之率

能致雍熙悠久之

盛者不越乎道以  
爲治也下及秦漢  
以來或治或否或  
久或近率不能如

御製序二

古昔之盛者或忽  
之而不行或行之  
而不純所以天下  
卒無善治人不得

以蒙至治之澤可  
勝歎哉夫道之在  
天下無古今之殊  
人之稟受於天者

御製序三

亦無古今之異何  
後世治亂得失與  
古昔相距之遼絕  
歟此無他道之不

明不行故也道之  
不明不行夫豈道  
之病哉其爲世道  
之責孰得而辭焉

御製序四

六

夫知世道之責在  
已則必能任斯道  
之重而不敢忽如  
此則道豈有不明

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  
基卽位以來孳孳

御製序五

六

圖治恒慮任君師  
治教之重惟恐弗  
逮切思帝王之治  
一本於道所謂道

者人倫日用之理  
初非有待於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  
在天地聖人既生

御製序本

道在聖人聖人已  
往道在六經六經  
者聖人爲治之迹  
也六經之道明則

天地聖人之心可  
見而至治之功可  
成六經之道不明  
則人之心術不正

御製序七

而邪說暴行侵尋  
蠹害欲求善治烏  
可得乎朕爲此懼  
乃者命儒臣編修



五經四書集諸家  
傳註而爲大全凡  
有發明經義者取  
之悖於經旨者去

御製序八

之又輯先儒成書  
及其論議格言輔  
翼五經四書有裨  
於斯道者類編爲

帙名曰性理大全  
書編成來進總二  
百二十九卷朕聞  
閱之廣大悉備如

御製序九

江河之有源委山  
川之有條理於是  
聖賢之道粲然而  
復明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大

御製序十

哉聖人之道乎豈  
得而私之遂命工  
悉以錢梓頒布天  
下使天下之人獲

覩經書之全探見  
聖賢之蘊繇是窮  
理以明道立誠以  
達本修之於身行

御製序十一

之於家用之於國  
而達之天下使家  
不異政國不殊俗  
大回淳古之風以

紹先王之統以成  
熙皞之治將必有  
賴於斯焉遂書以  
爲序

御製序十二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

一日

序畢

題性理四書大全書後  
欽惟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  
旰孜孜誕興文教以  
斯道爲已任

四書大全原序一

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議  
論以爲四書雖有宋  
儒朱熹爲之集註以  
便學者然而羣儒之  
說頗有異同純駁不

一至今幾三百餘年  
紛紜揉雜莫知適從  
茲欲會而通之去其  
駁而錄其純庶幾聖  
賢之道昭然大明臣

四書大全原序二

榮忝居侍從恭奉  
德音敢不敬承謹率四  
方學者彙以成編  
上親商確以定去取書成  
特賜名曰性理四書

大全書卽以刊布天  
下學較凡從事於聖  
賢之學者莫不欣焉  
若披雲霧而仰青天  
若翦荆棘而循大路

四書大全原序三

坦然無疑釋然有悟  
誠萬世之寶也予鄉  
郡建陽葉添德氏家  
素崇文而好學博雅  
間於庠序得觀此書

遂求抄錄錢諸梓以  
廣其傳乃以書來  
京師請予言識之夫  
奉揚

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

四書大全原序四

無窮者人臣之事也

昔

太宗文皇帝惓惓纂輯是  
書以嘉惠天下後世  
有功於聖門大矣然

而添德以民間之傳  
然者乃能廣播而盛  
傳之此其所以趨乎  
衆人者豈不遠哉是  
可嘉尚也已因拜手

四書大全原序五

以識於後

宣德二年歲丁未秋七  
月甲辰資善大夫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  
兼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臣楊榮謹

識

四書大全原序六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

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膽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成帙進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一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

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蠡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移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二

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秦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于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較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王

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舒幽贖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

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  
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繇於  
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  
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  
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  
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  
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  
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  
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四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  
廣等一介書生竊知章句大學賢關渾  
未造其閫與員冠句履固慚列於章縫  
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較劇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  
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  
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

四書大全辯進書原表 五

大臣胡廣等謹上表

表



奉

勅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 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 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 幼孜

翰林院 修撰 承務 郎 臣蕭 時中

翰林院 修撰 承務 郎 臣陳 循

翰林院 編修 文林 郎 臣周 述

翰林院 編修 文林 郎 臣陳 全

圖書大全辯纂修姓氏 一

翰林院 編修 文林 郎 臣林 誌

翰林院 編修 文林 郎 臣李 貞

翰林院 編修 文林 郎 臣陳 景著

翰林院 簡討 從 仕 郎 臣余 學夔

翰林院 簡討 從 仕 郎 臣劉 永清

翰林院 簡討 從 仕 郎 臣黃 壽生

翰林院 簡討 從 仕 郎 臣陳 用

翰林院 簡討 從 仕 郎 臣陳 璠

翰林院 經博士 廸 功 郎 臣王 進

翰林院 典籍 修職 佐 郎 臣黃 約修

翰林院 庶 吉 士 臣涂 順

奉議大夫 禮部 郎 中 臣王 翊

奉議大夫 兵部 郎 中 臣童 謨

奉訓大夫 禮部 員外 郎 臣吳 福

奉直大夫 北京 刑部 員外 郎 臣吳 嘉靜

承直 郎 禮部 主 事 臣黃 裳

承德 郎 刑部 主 事 臣段 民

承直 郎 刑部 主 事 臣洪 順

圖書大全辯纂修姓氏 二

承直 郎 刑部 主 事 臣沈 升

承德 郎 刑部 主 事 臣章 敞

承德 郎 刑部 主 事 臣楊 勉

承德 郎 刑部 主 事 臣周 忱

承直 郎 廣東 道 監察 御史 臣陳 道潛

承事 郎 大理 寺 評 事 臣王 選

文林 郎 太常 寺 博 士 臣黃 福

修職 郎 太醫院 御 醫 臣趙 友同



趙氏	潘室	胡氏	蕭田	格庵	張氏	葉氏	邵氏	張氏	徽菴	四書大全辨	倪氏	仁壽	陵陽	陳氏	何氏	天臺	新安	歐陽	朱氏
永	南	伯	士	順	子	少	甲	庭	才	引用	元	道	用	夢	新	時	炎	謙	祖
空	南	量	洪	孫	紹	蘊	仲	堅	叔	先	平	傳	之	貴	舉	善	晦	之	義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儒	端	貫	李	之	嚴	舉	叔	盧	廬
趙	潘	胡	蕭	格	張	葉	邵	張	徽	倪	仁	陵	陳	何	天	新	歐	朱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趙	潘	胡	蕭	格	張	葉	邵	張	徽	倪	仁	陵	陳	何	天	新	歐	朱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張氏	梅巖	黃氏	汪氏	張氏	玉溪	劉氏	魯齊	鄱陽	邢氏	四書大全辨	新安	番陽	番陽	汪氏	吳氏	臨川	雲峰	張氏	番陽
彭	次	淵	廷	玉	孝	彭	夢	夢	陽	先	浩	季	炎	仲	古	幼	炳	存	公
老	焱	淵	直	淵	孫	壽	龍	龍	陽	儒	夫	友	和	迂	逸	清	文	中	遷
張	梅	黃	汪	張	玉	劉	魯	鄱	邢	書	安	陽	陽	氏	氏	川	峰	氏	氏
氏	巖	氏	氏	氏	溪	氏	齊	陽	氏	大	吳	李	鄒	氏	氏	吳	胡	氏	朱
張	梅	黃	汪	張	玉	劉	魯	鄱	邢	全	吳	李	鄒	氏	氏	吳	胡	氏	朱
氏	巖	氏	氏	氏	溪	氏	齊	陽	氏	書	吳	李	鄒	氏	氏	吳	胡	氏	朱
張	梅	黃	汪	張	玉	劉	魯	鄱	邢	全	吳	李	鄒	氏	氏	吳	胡	氏	朱

禮發引用先儒宜詳列世代郡邑自處  
位後學有所考今皆闕焉且有併其名  
氏而失之者當日纂修諸臣簡略類如  
此

四書大全

引用先儒姓氏四

四書大全舊本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  
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  
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  
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  
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多  
取新安陳氏之說

四書大全

原例一

例畢

四書大全辯序

進子釋菜南雍爾公  
張子問業予予察其  
人蓋秉道不詘者居  
恒論著類折中于聖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一

人漢以下儒者醇疵  
雜出張子皆竊有去  
取所定新安余冢宰  
古方略予既序而行  
之今年春復出四書

大全辯質子曰古今

未有不明理而能興  
教匡治者也則未有  
不辯羣言之是非而  
能明理者也自經術

四書大全辯序 姜二

不明漢新莽變制宋  
安石新法皆援經據  
古究也禍延百姓可  
不慎哉歷覽四書大  
全諸家之說備矣它

舛錯疑似者頗衆不  
有以辯之則滋惑惑  
則亂天下有餘惡在  
諸儒臣克副

文皇帝講學明道意邪此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三

大全辯之所不能已  
也予時卒觀其書喟  
然曰若是者豈徒工  
于辯哉以予聞張子  
少好關閩濂洛遺籍

攘排二氏貫洽百家  
謂文不足盡道思治  
其身以推及于人見  
世儒竊聲聞苟祿利  
恥之或告張子曰我

四書大全辯序 姜四

能明于死生之故幸  
而與聞乎道也張子  
曰不然士焉有皇皇  
趨利避害而明生歿  
者哉聞者愧屈張子

同邑友人袁臨侯爲

子言張子辛未入

都門有友橐金屬張子

還南道遇劇盜方瀕

死張子拊膺曰予豈

四書大全辯序 姜五

以盜而負友託哉力

與盜持得脫抵白下

迺歸友人金甲戊張

子泛舟繇吳會旋里

舍舟將覆從者皆涕

泣張子神色自若未

幾風濤靜無恙丙子

張子就試南闈不得

志四方同人醵金以

遺張子張子峻卻之

四書大全辯序 姜六

然則張子見利而無

變志臨難而有愚色

閱三十年如一日其

能明義理審是非確

乎其不可拔也可謂

有其本矣其爲辯也  
推其說足以興教匡  
治去後儒訓詁章句  
不亦遠乎

今天子孳孳隆儒重道寸

四書大全辯序 姜七

善罔棄明道辯惑補  
諸儒所未逮如張子  
兼講求有用以忠孝  
自砥厲若之何其徒  
以辯論見也惜予鄉

者不能以安定之遇  
程子者遇張子也雖  
然張子豈以出處爲  
顯晦也哉

崇禎十三年仲春旣望

四書大全辯序 姜八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前詹事  
府詹事掌翰林院事  
經筵  
日講官國子監祭酒左



春坊左庶子掌坊事

起居注知

制誥奉

旨首起右春坊右中允

兼翰林院編修充

四書大全辯序 姜九

經筵展書官纂修

兩朝實錄編纂六曹章

奏出

使朝鮮兼閱視海外兵

馬屯田錢糧等務

欽賜麒麟服色新建姜

曰廣撰

姜序畢

四書大全辯序 姜十

四書大全辯序

古茅州周鑣誤

予始與爾公張子交蓋  
自袁臨侯南遊之壬申  
夏也張子孝友恭儉稱

四書大全辯 周序一

於鄉閭性剛潔廉靜推  
於人以不欺爲本人與  
接若怡怡無所忤比發  
施於事則義有可畏而  
其能有不可及故其動

止纖悉謹而有法至考

其大節偉如也甲戌春

輦上覲官奉新檄將謁

闈人之司部事者臨侯

兩疏爭之既而就晉中

四書大全辯 周序二

學使會貪污御史屬所  
私弗得志矯劾臨侯得  
逮張子間道入長安周  
旋園徃中人爲張子難  
之乃更安留如素也既

五年臨侯移節淮南其  
時視齟貴人欲相屈弗  
可得遂以臨侯能冷笑  
入糾嗟乎是烏足以入  
臣子罪哉臨侯爲賦冷

四書大全辯 周序三

笑詩去位而張子拏小  
舟風雨飄颻沂江千里  
相攜歸袁山省其兩尊  
人始更來南嗚呼如張  
子者豈易及哉人當患

難鮮不避而弗前而張  
子獨好與親如其身受  
之及旣平人恒嬉煦相  
近張子乃獨引而去若  
落落未嘗合者此張子

四書大全辯 周序四

之所以難能也聞之先  
君子西江理學節義之  
鄉也  
今上行堯舜之政難以盡  
舉然其大者有三如袁

臨侯陳士業湯谷美之事則十三年以來所首稱又三百年以來所僅稱也士業谷美各以忠亮忤時旣逮而

四書大全辯 周序五

上各知其誣還職如故視吾臨侯一轍云三君子者宜春新建臨川皆西江產斯異矣而皆與張子敦平生之志稱友善

則又異而予於三君子佐佑有年或一日如終其身或與終身交又如一日則三君子又皆不棄遺予也則又異嗚呼

四書大全辯 周序六

予不孝得藉諸君子之賢下見先君子也孰非吾張子之賜者哉張子嘗慨然曰世道否亨根乎人心人心邪正根乎

學術學術不正生心發  
政其害難窮子輿氏之  
好辯豈誠得已哉於是  
爲四書大全辯行世其  
指次尾序之詳矣予又

四書大全辯 明序七

推本其人如此且知張  
子之爲人始乎張子之  
學而天下愈知三君子  
之人則亦愈知三君子  
之學也哉

序終

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  
下而所以造士者非  
聖人之道無取夫聖  
人之道六經其燦然  
者矣其最精微者莫  
如四子之書于是表  
章四書專取朱註行  
之謂漢唐以來能折  
衷聖人之道使其微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一

言大義不爲異端邪  
說所亂者莫朱子若  
也乃當時秉國者受  
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  
書大全之輯豈非以

四書大全辯

吳序二

聖人之道大卽朱子  
固有未盡者則羣儒  
之說奈之何其盡廢  
也意甚深遠哉予不  
肖嘗取其書究之其

中有所發明者固多  
卽醇疵未嘗不相半  
至其與聖道相戾者  
復不少此抑何歟亦  
豈非當時承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三

旨者未能深窺  
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  
擇又時日不給所委  
而分彙者多小生豎  
儒識有未逮歟今習

者第謂此

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  
敢議論其間者是毀  
聖而倍

上也殊不知其不然哉且

四書大全辨

吳序四

夫

國家之制行之後而  
當否見則夫論說之  
是非亦未有不久而  
愈明者也既已是非

較然矣徒以劊于更  
制之難而併我

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  
士之意寢以微失此  
又誰之過歟于是袁

四書大全辨

吳序五

州張子獨憂之因于  
數百年之後爲

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  
者取其說之疑而辯  
之或曰是毋乃不足

間執讒慝之口乎予

曰不然夫

二祖之考古定制廣厲  
教化不可不謂詳且  
盡矣乃祀聖之典至

四書大全辯

吳序六

世廟時始定卽以歷代  
所從祀者方不難有  
所予奪况依傍聖人  
而爲說者哉使張子  
得時行道必將以此

爲黼黻

聖治之大端今窮而著  
書獨先從事于此此  
固

文皇帝在天之靈而聖

四書大全辯

吳序七

人之道未墜地之驗  
也其以爲朱子功臣  
爲楊文貞諸公之諍  
友又何疑哉張子聞  
之曰然于是以其書



授之梓其辯爲世所  
共見予不必論夫以  
今日科舉之弊蓋有  
異端邪說剽竊前人  
之議而恣其猖狂無  
忌者矣張子獨起而  
辯之則張子之爲人  
亦吾之所不必論者  
也  
皆

四書大全辯  
吳序八

崇禎己卯歲孟冬朔

日

貴池同學友弟吳

應箕序

四書大全辯  
吳序九

序

吾友張爾公今之醇  
儒也植節砥行言動  
不苟生平與朋儕骨  
肉書未嘗作一草字

內書大全辯

劉序一

他可推矣其譚說名  
理重躬修黜虛悟惟  
程朱是宗排佛老是  
力卽舉子執一言有  
乖辯斥不稍假他又

可知矣斯其學問大  
致也要所從來得之  
濂洛關閩之傳而究  
其微言大義其最著  
明者有大全辯一書

四書大全辯

劉序二

導揚程朱之言折衷  
諸家之說務求至當  
以合經指甚盛事也  
或曰大全者  
文皇帝合諸名臣纂輯

之矣亦有辯歟爾公  
曰是乃所以辯疑也  
聖人之教人也甚無  
取乎守其一說而不  
知有更端也是故學

四書大全辯  
劉序三

者所見出乎向所懷  
來之外則亟喜之知  
來啓予喟然之與槩  
可覩也夫程朱之言  
是矣蔑以加矣

文皇帝又令採之諸儒  
使相助發意可知也  
且夫胡光大黃宗漢  
金文靖夏忠靖輩功  
名事業則彪炳矣其

四書大全辯  
劉序四

不登兩廡之祀當有  
別論焉者而  
文皇帝使之網羅先儒  
之文去取衆家之論  
機務之佐得與見知

蓋容納細流不名一  
善意又可知也夫西  
河之教尚訛本末鶩  
湖之聚爰有異同予  
後生小子讀書而有

四書大全辯  
劉序五

疑焉則質之質之不  
得則思之思之不得  
則又反覆讀焉著爲  
說以解之研慮問答  
若有辯焉者其實以

存吾疑爾矣此諸儒  
之樂聞

文皇帝所必許者也予  
小子又奚辭蓋爾公  
之意如此余聞而是

四書大全辯  
劉序六

之會同舍生欲傳其  
書苦鳩工無資已爲  
請之

國子先生國子先生  
樂其事移書

大宗伯及御史臺俾  
共督成焉以爲此儒  
者之絕業而

文皇帝之功臣宜相與  
左右之使其殺青得

四書大全辯劉序七

竟承學有資也余不  
敏知爾公生平悉因  
是書成敬言于簡首  
如此

嘗

崇禎己卯歲十月望  
日

貴池同學友弟劉  
城序

四書大全辯劉序八

序

國家欲使士子深於義  
理之文若者士子競  
進徒以義疏章句爲  
逢時資勦說焉耳何

四書大全辯方序一

暇問義理果當與否  
邪此吾友爾公所以  
有大全辯也夫深於  
義理者必博學君子  
廣見洽聞然後能覽

聖人之大指士托儒  
林志在身通唯通斯  
得其全耳誦

世祖之諭楊文敏亦曰  
諸儒論議有與傳注

四書大全辯方序二

相發明者采其切當  
之言增附於下發明  
正欲其博也切當指  
大指也今之業此童  
習章句祇知爲制舉

義博學故難亦安知  
所謂博學邪何尤乎  
不得大指也卽自號  
不屑辭章于義理獨  
深者亦苦少不博學

四書大全辨  
方序三

長爲名稱以其眇見  
執一省覽釋此不能  
通彼自相軼轆卽曰  
先民是程吾豈許之  
哉吾觀聖人之言非

可以一端論也情見  
乎辭書不盡言或反  
復得之學者當以聖  
人之言解聖人之言  
思其意之所指勿以

四書大全辨  
方序四

辭病義諸子百家可  
合觀焉故得大指者  
恒不事章句小儒然  
章句間不得大指亦  
不能讀也爾雅有釋

詁釋言合而釋義今  
但執訓詁遂謂全得  
聖人之指不亦迂乎  
先儒亦惟恐其指不  
得故思而釋之晚年

四書大全辯  
方序五

每有所得不自以爲  
是乃一切拘守之襲  
其辭以爲制舉義若  
此者不惟不得聖人  
之指抑且不得諸儒

求得大指之指自謂  
深於義理不屑辭章  
誣矣況有口程朱攘  
臂爲狗彘又欲行其  
說於天下徼天下從

四書大全辯  
方序六

之他日者望其以聖  
賢之學上進  
君出政事不更誣乎爾  
公躬行不苟博學著  
書亦旣久被服天下



矣嘗曰明王務學惟  
正已知人是急不沾  
沾章句訓詁蓋謂讀  
聖人之書內以淑身  
出則期不負

四書大全辯方序七

國家徒以爲文章讀之  
已非矣至於藉此爲  
逢時資豈所以對  
祖宗訓士至意哉是安  
可不辯也定其回穴

正其靡曼攬其要難  
略其附會其不合聖  
人之大指者蓋鮮矣  
參考者數年而始成  
書成方子讀之曰可

四書大全辯方序八

謂發明切當矣道德  
文章政事出於一矣  
士君子讀而學之理  
學大明人材一歸于  
正所學卽所用矣爾

公之對

祖宗不負

國家志何深也其為世

用豈不大哉又豈第

望其立朝之後上以

四書大全辯

方序九

此諷諭下以此廣厲

乎

崇禎十二年仲冬月

既望

皖桐方以智序

四書大全辯序

子夏之學後有田子

方子方之學後有莊

周師相沿流相遠也

廼上蔡龜山定夫諸

四書大全辯

沈序一

公親及伊川之門號

高弟其弊也浸入於

釋氏豈遞傳而爽厥

指歟何遽蓋也明仲

仁仲咸胡文定之子

又咸稱賢仁仲每欲  
焚其兄所著論語解  
讀史管見同體而不  
相謀以視師承焉尤  
奇至朱子則一人之

四書大全辯

沈序二

身經緯萬端裁壹衆  
說集註成自謂銖兩  
稱勺無可損益晚思  
改正而未及復云自  
誑誑人之罪不勝贖

胡信於始悔於既也  
哉嗚呼聖人之道博  
矣大矣博難一大難  
精弗審弗一弗擇弗  
精夫以大聖大賢爲

四書大全辯

沈序三

之師或得諸面提或  
得諸私述承風未遠  
本原淆如甚者一戶  
之指歸岐趨又甚者  
一身之後先殊見彼

其人皆巍然至德爲  
世楷模者也而遠近  
同異之間牴牾錯出  
矧推而他儒之論說  
合以諸家之罔羅意

四書大全辯

沈序四

無辯或曰是  
文皇帝所諭而定鑒而  
裁者可無辯嗚呼同  
學孔子之學皆孔子  
之徒也濂洛以下率  
得揖讓而質其是非  
者也同鹿  
祖宗之宇皆  
祖宗之臣也楊胡諸公  
率得確稽而決其可

四書大全辯

沈序五

否者也藉令張子當  
其時膺其任出入參  
伍斷厥醇疵必有以  
闡道微稱

上旨匡諸臣所未逮掖

四書大全辯

沈序六

來學以所趨者今其  
言粹然疇復持異議  
於其後哉夫

明興治天下亦多術矣  
而會典大全二書斌

斌稱綱要焉會典者

法之經大全者道之  
源也法者一王之所  
定匪天子不得而更  
道者萬世之所公雖  
匹夫可得而議且夫  
會典成於

四書大全辯

沈序七

敬皇帝之世而歷數代  
輒一釐正修明大全  
寔三百年無有問者

縱

天語未飭亦非

成祖之所望於後儒也

張子秉德在躬綜富

而義約以尊

四書大全辯

沈序八

王可以較先臣之訛以

翊聖可以摘前賢之

覺且夫三代以後諸

儒不能不疵繆失實

前之為說蓋彰彰矣

張子庸得已乎哉張

子袁州人學術行誼

余所宗敬天下稱為

芑山先生云

崇禎十三年仲秋既望

四書大全辯

沈序九

宣城沈壽民謹序

序畢

四書大全辨序

今世皆稱芑山張先生云匪徒艷譽其文采炳赫奔走智勇斤居軫笈相望所至

四書大全辨 陳序一

刺相錯而已也蓋謂微言絕于僭偽大義乖於訓詁先生出而近搜遠紹擢瀾討源上自鄒魯下自河汾

昌黎關閩濂雋洎我

國家白沙餘姚諸儒莫不折衷捃摭以成一家之書使學者是正而不敢違悖於義理

四書大全辨 陳序二

太祖高皇帝曰往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實儒今求德行于文藝之中先生所以度越諸子宜夫天下翕然稱

道不以爲濫也先生  
爲人廉以潔知以斷  
少好著述凡先儒註  
疏語錄貫涉既久涵  
養既熟乃始編摩大

四書大全辯

陳序三

全詳爲之辯夫辯者  
豈疑先儒哉讀先儒  
者不得其要則充汗  
而周張不發其凡則  
拘蹇而影附學者之

疑往往而是也而必  
以宋儒章句之義如  
爝火之明滅于兩間  
涓滴之注跗于百谷  
也不亦謬哉

四書大全辯

陳序四

永樂中鄱陽儒士朱季  
友詣  
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  
自是  
上覽之入怒曰此儒之賊



也悉焚所著書其彰  
示好惡端嚴士習如  
此其重也乃者

功令釐正文體溢于格

則罰併坐選主一時

四書大全辯

陳序五

英傑蔚起尊傳註明  
體要靡然如草之從  
風矣間有雄奇自命  
之士賤道德而喜權  
術儕中正而升雄奸

且謂此傳註之學譬

三家之市拳曲揖跪

長老子弟盤旋爲禮

文耳至于陳帝王之

略備將相之器廷則

四書大全辯

陳序六

激直圍則扞衛非跣  
跣不羈多知自將恐  
未免談虎色變技且  
窮而莫之試也爾公  
先生竊憂之以爲學

者不善讀傳註耳夫  
傳註者求聖人之道  
未有舍此而可以弋  
獲者也昔之儒者既  
得其大義矣而猶未

四書大全辯

陳序七

敢卽安也一篇之中  
一字之義反覆沉潛  
必無毫髮紕繆而後  
已挹其氣雍容夷易  
高談仁義佩其教老

成典則坐鎮雅俗國  
家危疑禦侮勘亂則  
儒者又以恂恂然陳  
風吟雅而任之李克  
論魏成子曰居視其

四書大全辯

陳序八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  
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不然不可以仕趙衰  
議擇帥曰郤穀可嘗

聞其言矣悅禮樂而  
敦詩書禮樂德之則  
也詩書義之府也德  
義利之本也不然不  
可以戰爾公先生布

四書大全辯  
陳序九

衣困諸生試屢蹶四  
方學者師宗之名夏  
竊嘆先生于先儒有  
提綱挈領之功于文  
章有摧陷廓清之力

律以治身以孝友風  
厲同人能使一時翔  
集京都者不敢稱先  
生爲名士領袖名夏  
爲之歷推先生之教

四書大全辯  
陳序十

古聖人之徒也先儒  
之翼也我

國家章明禮樂之功臣  
也亦今日人才用世  
之兼資文武者也有

其行兼有其言儒其實乃儒其名此大全辯之大旨造于後學也嗚呼孰謂立德立言立功非一人事哉

四書大全辯

卷第十一

崇禎十二年仲冬朔日

溧陽陳名夏序

陳序畢

四書大全辯自序

今天下學術不適用諸畔棄聖經蕩越古訓者何其紛紛歟揆厥所自士讀書不審

四書大全辯

自序

去從錮往說溺文詞去道滋遠耳四書大全

本朝

文皇帝詔諭諄悉務極精

備切當冀學者明理  
而治意甚盛哉亡何  
儒臣纂修值

國家多故鮮克覃思竭  
智折衷大道以故去

四書大全辯自序二

取頗謬于聖人學者  
弗察輒無敢是正曰  
以奉

王制以宗程朱墨守大全  
足矣予究觀其書程

朱而外橫渠安定西

山龜山諸家有足采

者他天臺溫陵仁山

玉溪東陽繁複者衆

甚則牴牾經傳安得

四書大全辯自序三

槩取而傳會之况大

全闡繹傳註屬輯自

諸儒臣非四子之書

之莫可易也其間義

理無盡俟後人庚續

發明非

祖訓大誥律令之無可議也又况聖賢立言以救時爲急以不悖道爲正既不無異同而

四書大全辯自序四

又未嘗自以爲至孟子願學孔子其論斷子產管仲與孔子異朱子師事李延平迨權衡格物致知有時

輕延平而軒程氏至

於程氏之說疑而不足信者朱子尤有所不取夫程朱一代大儒程子生平論著間

四書大全辯自序五

嘗自以爲未當而朱子集註初本改本更定至易簣不能無憾它書屬程朱門人問答雜記類皆失真而

滋訛誤繇此推之非  
斷之以不易之理未  
有不爲往說文詞所  
惑者然則學者以程  
朱未定之論與

四書大全辯自序六

國初諸儒臣未精未備  
之書率從風以靡罕  
所讐正則是名爲尊  
王舍其匡救將順之大者  
而併曲阿儒臣一隅

之見口宗程朱不能  
得其微言大義而卒  
以乖亂孔孟立言之  
指如是而欲其明道  
以適用不亦難乎予

四書大全辯自序七

生也晚竊有志于道  
不幸不與程朱同時  
獲質疑請益又不幸  
不親見文貞文敏諸  
人與論定得失是非

助大全所未及今也  
不得已私有折衷每  
與諸家異同雖宋諸  
儒爲世所共宗者亦  
罔敢傳會不知者且

四書大全辯自序八

怪以爲妄可歎也已  
然予猶幸遭

今上聖明講學求治匹休  
二祖中外雖孔棘孳孳論  
誠正

頒孝經以風厲學官惜  
夫諸大臣未有以釐  
正大全之說進者夫  
大全理學忠孝所自  
出昧此則亂明此則

四書大全辯自序九

治今士習其讀遺其  
義或庸鄙而登膺仕  
或佛老而竄聖經生  
心害政匪一朝夕而  
其失皆始於不明是



非不深求乎學庸語  
孟之道當是時而靡  
然不爲之辯可乎哉  
予不揣固陋偕家仲  
季定著四書大全辯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

行世蓋將使天下知  
孔孟程朱雖嘗異同  
而同歸于道如此大  
全諸家之說之雜見  
諸儒臣編纂之疵漏

如此讀大全不可不  
審去從如此非敢謂  
論辯證據有功經傳  
學者苟推予辯以求  
其當庶知所取正不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一

爲往說文詞所惑雖  
以適用匡治無難則  
道在是矣故予惟懼  
辯之有未詳辯之雖  
詳而尤懼言有餘而

行弗逮不能漸幾于  
聖賢之道是則可憂  
也彼異已者之議惡  
足恤哉

崇禎十三年仲春月既望

四書大全辯 自序十二

後學張自烈序

自序畢

四書大全辨凡例

大全舊本各章用小註分疏集註每集  
註或十數句或五六句或四五字以下  
皆細書小註隔之每小註或數十句或  
六七句或二三字以下復大書集註承  
之集註斷絕不屬小註紛冗雜見大全  
辨先白文次集註又次小註各章集註  
連書置小註前各段小註次第置集註  
後凡小註如朱子曰一說既畢復自起

四書大全辨 凡例一

一說皆連行細書用一圈中隔不另擡  
頭南軒張氏雲峰胡氏等各爲一說者  
各擡一頭冠以姓氏不並行連書又小  
註中各有音釋舊本連小註寫刊俗學  
誤讀音釋爲小註大全辯摘出置各段  
小註後又小註有同一條而中誤用圈  
截使文辭不貫者有各一條而中不用  
圈截使分界相混者凡若此類皆詳加  
改定不宜圈截而誤用圈者削之宜圈

截而誤失圖者補之與大全舊本別坊刻四書大全白文集註皆大書字畫殊無分別大全辯白文字畫大于集註以明先經後傳之意又四書注疏大全合纂行世已久某竊謂大全諸說繁複甚而又合注疏並存是愈繁也注疏宜另爲一書單行不當刪附大全或注疏與經傳合其說確不可易者間采一二入大全辯去取與合纂異讀者詳之

四書大全辯

凡例二

金陵吳閩武林所刊大全字句錯誤頗害文理有二字併訛者如政教作改效致沼作放洎元聖作无本交互作文王之類是也有一字兩脫者如丕作不一置作四直堂作尚土馨作鼓咎之類是也有點畫轉相訛者如能作長長又作出尊作專專又作馬之類是也它如簡筒審蜜莫英袞衰兆非志忘而面乘乘效郊攻改求來里至巫坐任在之類枚

舉不盡大全辯據

國初原本較正魯魚亥豕庶幾或免合坊本參觀自見

大全小註凡精切者增損爲難其可刪而尚存者細注各章上方云某氏說宜刪或諸說足補小註闕略者錄附舊本小註後姓氏失考不敢勦爲已說仍別以或曰二字或小註諸說已明某不敢復贅他悖理叛經者間亦竊附管見借

四書大全辯

凡例三

肆駁義侯學者論定特書芑山張氏曰別之

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陳紫峰淺說諸坊皆有專刻惜辭多義寡質諸聖經離合者半然其間駁正集註小註者頗益承學大全成于永樂中蒙引存疑諸家皆未及附入某舊有三家合辯合蒙引存疑淺說而辯之是非備見其采入大全辯者仍著蔡虛齋林次崖姓氏特

什之三四耳紫峰詁訓本文半循集註  
蒙引存疑故不多錄嗣梓三家合辯全  
書附大全辯行世

大全辯雖次第是正與原本稍別然未

經具

題不敢繁刷擬伏

闕上書深明

國初儒臣編纂缺略之失諸家議論繁蕪

之陋與夫援引左傳史記家語莊周荀

四書大全辯

凡例四

楊淮南劉向之說之紕謬請

旨重訂盡汰去舊本冗複謹輯

本朝

二祖

列宗羣經類要正定書傳春秋本末

御注洪範世臣總錄名臣奏議等書凡羽

翼經傳與各章互發者錄置各章小註

前備經筵講肄昭臣子尊

王一道同風之義又旁撫漢唐宋史事暨

永樂以後諸名儒語錄有裨理學經濟

者附載各章小註未明四子之書皆治

天下要道所繫未可訓詁同日語舉要

刪繁編成全書然後繕寫呈

進候

今上親賜裁定冠以

御序刊布學宮庶無負

文皇帝崇儒明道初意茲所刻大全辯少正

坊本之誤俾學者知初本闕漏如此尚

四書大全辯

凡例五

未整某夙志况各章點乙評注為寫人

訛氏脫誤者不少傳久實難願二三同

志悉心發明匡某弗及明道辯惑非某

一人任也增刪四書大全嗣出

後學張自烈書

四書大全辯凡例畢

芭山大全辯釋正書合義

大全辯釋或初充逐街

先生曰不得已耳或曰辯可得聞與先

生築梁甫所去取者告之聞者與然曰

今而知辯之不可已也一時與先生異

同者皆退求其說皆不以辯為非蓋不

待卒觀全書而其間是得非失較然可

見嗟乎先生豈好辯哉予小子欣承師

說草次授劍用公同學其說或不載大

芭山大全辯釋

一

全辯或詳見大全辯各章凡若干條顏

曰芭山辯略附先生凡例後覽者宜有

取焉崇禎己卯冬月望門人餘姚陸志

浩拜手書

凡說書有磔裂牽綴穿鑿者雖其說出於

漢唐宋諸儒皆其所不取如論語射不

主皮節邢昺疏云古者射有五善不但

主皮為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

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為善故孔

子抑之云古之射不主皮也古者為力

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

失力役之事貧富兼併強弱無別而同

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

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結上二事皆前

古所行之道也諸家凡磔裂者類如此

禮云禮云節韓愈云此連上文訓伯魚

之辭李翱云慮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蟲

魚鳥獸而已不達雅頌形容之美也有

芭山大全辯釋

二

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鐘鼓者禮樂

之器兼通即得禮樂之道也可與共學

棠棣之華二節陸象山云上面是說階

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

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

可進者也吾猶及史節韓愈曰上句言

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

削也譬如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

之非已所學也諸家凡牽綴者類如此

孔子時其亡也。韓愈曰：時當爲待古者。亦時而人音作遲。其實待爲得。文王視民如傷。節趙岐注云：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于紂也。程氏外書云：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道，太平而未得見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一節，趙註云：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諸

芭山大全辯畧

三

家凡穿鑿者類如此。雖邢趙李韓程陸諸說大全所不載，然小註諸家之說，間有與此類者，某皆詳爲辯正。其他出入二氏家傍百家，憑臆破道之言，雜見經言枝指諸書，或皆出于時儒好異傳訛之陋，不斷之以理，質之于經，是非必不能無惑。讀者繇其所辯，正熟思之，當不爲往說所錮耳。

小註中有辭意重複者，有大同小異者，如

學而時習一章，集註云：說喜意也。慍含怒意。其說已明，而雲峰胡氏又云：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朱子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其說已明，而勿齋程氏又云：未知未能，必效諸人之謂學。已知已能，刪者也。子禽問于子貢一章，新安陳氏云：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

芭山大全辯畧

四

皆神妙無不通。其說已明，而吳氏程又云：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哀公問弟子一節，集註云：顏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其說已明，而上蔡謝氏又云：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此吳氏謝氏說之可刪者也。有小註本釋彼章而誤入此一章者，如孟子不成章不達小註採朱子所謂如孝真個做得孝

成之真個做得志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做得成。此乃解釋論語斐然成章之古。脩書者誤採之于此。殊是惑人。考語類。此章並無此語。說見蔡虛齋蒙引。此不成章不達一節。朱子小註之可刪者也。又有一章之中。一人之說。前後重出者。如養氣章首節小註黃氏洵饒云。無所疑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至敢問夫子。惡乎長一節小註。又錄黃氏洵

芑山大全辯畧

五

饒云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二條並列于一章。而其言初無分別。特卽與是二字稍別耳。又有一人之說。或見于此章。或復見于他章者。如大學所謂脩身一節。小註西山真氏云。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嘗嘗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至中庸道也者一節小註。又錄西山真氏云。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

恐懼不同。中庸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嘗嘗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二說並列于大學中庸小註。而其義初無淺深。特字句繁簡稍別耳。此黃氏真氏說之不可不分別刪之者也。某循覽各章小註。如此類者頗衆。凡皆當日諸儒臣去取所未詳。而就中逐節刪汰。令歸簡要。勿填贅亂。學者聽聞其不能無俟于後人可知也。

芑山大全辯畧

六

小註有腐迂不合理。後學不可不辯者。如殷因于夏禮一節。東陽許氏云。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觀聽。某竊謂改正朔易服色。此中自有通變宜民道理。非徒新觀聽而已。若僅新一時觀聽。得已不已。樂于變更。則聖人紛更多事。其去後世無故而更

制立法者一聞耳豈因時損益之道哉  
此許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許氏  
此說類者可推也有深看集註淺看白  
文失當日語意者如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一節仁山金氏云此章就接人  
處言之反其求之之意而其言遂欠內  
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  
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  
字蓋但指其外也某竊謂五者雖就接

芭山大全辯畧

七

人處言而內一層自寓觀大學心廣體  
胖孟子根心生色便知接人處雖屬外  
所以接人處仍屬內非子貢僅從外邊  
氣象形容尚欠內一層必待集註補之  
也此金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金  
氏此說類者可推也有拘泥集註一句  
一字不能領畧大義者如信近于義一  
節雲峰胡氏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  
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

節文蓋所謂信者非信恭之本體故  
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  
嘗輕下一字如此某竊謂約信致敬雖  
就人之行此而言本有離本體而可謂  
之信恭者集註雖說事之宜而心之制  
在其中雖說禮節文也而天理在其中  
遺却心之制何處得事之宜遺却天理  
何處得節文集註獨言事之宜獨言節  
文者省文耳此處因集註不言天理妄

芭山大全辯畧

八

謂禮非指本體言如生事之以禮三句  
集註但云禮卽理之節文獨畧去天字  
又將如何立說謂集註不輕去一字乎  
此胡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胡氏  
此說類者可推也有呆看白文不切事  
情失言外之意者如孟子爲卿于齊一  
節南軒張氏曰孟子特統其大綱于上  
而驩則共其事于下若驩于事上之禮  
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



言以正其失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亦烏得有言哉其竊謂使驩而果可與言事雖既治孟子不必不與言惟驩不可與言故婉絕之耳夫既或治二句託辭耳若云驩于禮無失于儀無曠孟子無從而正其失便呆看了治字便似孟子果無可言失却孟子不與右師言之意併失却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此張氏說之不可不辯者也凡與張氏

世山大全辯畧

九

此說類者可推也有道理本自貫通過爲分析自生窒礙者如德之不修一節小註朱子云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致知格物是講學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是講學篤行是修德其竊謂四項自應依白文分說不必牽連說不必將上一句包下三句說但細看修德必須講學講學正以修德道理亦自相貫通若云講學自是講學

與修德不相涉致知格物是講學正心修身是修德未宜分析支離之病觀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皆一氣聯貫說來便見得致知格物皆所以爲修身地原非截然兩段安得謂格致專是講學正修專是修德邪至于學問思辯行中庸總言擇執之目闕一不可必行之既篤然後學問思辯有實際工夫可據豈判然劃定界限各不相通博學等偏屬講學篤行偏屬修德邪此雖朱子之說亦自有不可不辯者也凡與朱子此說類者可推也有一章諸說相矛盾不合本文大旨者如夫子加齊卿相一章朱子云知言養氣爲不動心之本又云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又云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

世山大全辯畧

十

與修德不相涉致知格物是講學正心修身是修德未宜分析支離之病觀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皆一氣聯貫說來便見得致知格物皆所以爲修身地原非截然兩段安得謂格致專是講學正修專是修德邪至于學問思辯行中庸總言擇執之目闕一不可必行之既篤然後學問思辯有實際工夫可據豈判然劃定界限各不相通博學等偏屬講學篤行偏屬修德邪此雖朱子之說亦自有不可不辯者也凡與朱子此說類者可推也有一章諸說相矛盾不合本文大旨者如夫子加齊卿相一章朱子云知言養氣爲不動心之本又云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又云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

後方能養此氣。又云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又云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某竊謂孟子蓋從曾子自反中勘出慊心學問。只在心上用功。能集義則知言養氣自包括在裏面。先正云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又云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事不求是而已。蘇頌濱云。達于

芭山大全辯畧

十一

義所以不動心。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頌濱此說雖與朱子異。然與白文通章大義相貼。新安陳氏乘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據此帖所云。則朱子所謂知言養氣爲不動心之本。不自相矛盾邪。至于小註中陵陽李氏則云。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爲先。仁山

金氏則云。知言養氣。養氣是其助。雲峰胡氏則云。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又云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李胡諸家雖似傳會朱說。而据通章大義求之。自當以朱子與郭帖蘇頌濱陳新安之論爲正。此紛紛諸說之必不可不辯。而凡與諸說類者。皆當求其大義者也。某按各章小註如此類者不少。凡皆當日諸儒臣擇之未精。論之

芭山大全辯畧

十二

不定者。大全辯雖不徑刪其說。卒亦未嘗槩相傳會也。詳見各章辯正。集註小註有事無明據。語屬承訛。摭入各章。滋後學疑端者。如未見好德一節。集註云。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小註新安陳氏云。夫人不翟。弗自蔽。公與同車。翱翔過市。無耻孰甚。爲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某竊

謂此等事。一則此論非專為靈公而論。靈公篇中加已矣乎三字。亦不見其確指靈公也。白雲許氏曰。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此說自正。新安附會園外註。以史記事為可據。非也。齊景公待孔子節。集註云。事見世家。小註載孔子世家云。齊景公復問政于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

芑山大全辯畧

三

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塋。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意。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君欲用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吾

老矣。不能用矣。孔子遂行。反魯。其竊謂孔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稱其善與人交。必有取幽也。度晏子之言。不宜鄙倍至此。不宜詆斥孔子至此。豈史記世家果傳信之書乎。集註小註。各章引證之。未可據者多。此類。至他章所引荀子淮南說苑。其中舛悖而無補于經傳者尤甚。惜當日諸儒臣不嚴加擇別耳。集註小註有制度官職姓氏。皆無可考。不

芑山大全辯畧

四

能不闕如者。如陳亢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集註云。未知孰是。申棖鄭康成云。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棖字周。家語又云。申續字周。左丘明或問。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云。未可知。老彭集註。據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注云。商賢大夫。故謂之商賢大夫。指一人而言。王弼又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指兩人而言。朱張不見經傳。八士或

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大師摯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紂作淫聲。樂官師替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于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時抱樂器而奔者大師疵少師彊也。古今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事曰師

芭山大全辨畧

五

摯見之矣。則師摯又似厲王時人。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此官職姓氏之無可考者也。千乘之數。朱子云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費力考究。周室班爵祿。朱子云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明堂制。朱子云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類。又云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貢助徹

朱子曰先王制禮。天子之制。徵許多禮。滄溝池之類。天子之制。徵許多禮。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則固間許多疆理。都該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此制度之無可考者也。學者于此。自當以春秋夏五郭公例推之。必欲求詳則鑿矣。

芭山大全辨畧

六

蒙引折衷小註。存疑辯正蒙引。此二書宜合觀。其三家合辯中。存其簡明確當者而已。或存疑淺說。載蒙引諸條。無復異同。駁正者。則仍蒙引原文。而削存疑淺說所節錄之文。蓋合三家爲一書。嫌其重出耳。至于蒙引不傳會昔人處。如君子而不仁一節。則云不必依謝氏註。人無有不善一節。則云不必依朱子註。皆確有所見。然其中舛悖呆滯。亦有與存疑同病者。如君子博學于文一節。蒙引

云博者在外務者約在內上來某竊謂  
 文雖屬外至博學則讀書窮理工夫乃  
 在裏面豈可看學字某謂博者在外  
 乎此說之舛悖不足觀者也賢哉回也  
 一節蒙引云賢哉回也下文云云是其  
 所以為賢故終之曰賢哉回也某竊謂  
 白文簞食瓢飲數句只虛虛就中想像  
 顏子活潑地首尾兩賢字咏嘆淫泆尚  
 有語言形容不盡處口氣最渾淪涵蓄

讓雖主退然其委靡怯懦自別以魯言  
 公室則分兩謂之裏不惟看禮讓道理  
 不明第其却言曰聖人立言大指蒙引  
 存疑中若此類者某皆不敢苟同讀者  
 宜知所去取

集註小註有正義有餘意如道千乘之國  
 一節紫峰陳氏云集註反復相因是餘  
 意虛齋蔡氏云咏朱子在此五者句可  
 見反復相因之說是餘意如百工居肆  
 一節集註云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  
 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  
 篤尹氏云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  
 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  
 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小註新安  
 陳氏云前論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  
 見後說是發于夏餘意人不知而不愠  
 一節小註新安陳氏云集註凡推說本  
 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闕以間隔之

某嘗錄此說以推各章。如其爲人也孝。第一章集註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一句。非本章正意。特發明道理如此。吾日三省吾身一節。集註三者之序以忠信爲本。亦是本節餘意。非正意。須知傳習中亦自有忠信在。故凡讀集註小註。而不分別其爲正意爲餘意者。未免扣繫捫籥之見。恐卒與聖經大義判隔。其害道正不淺耳。學者詳之。

芭山大全辯畧

九

大全舊本有援引左傳周禮等書。每條音釋與本文連書。段落皆不明者。如論語君子之于天下一節。集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舊本小註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植士蔿退而賦曰狐裘麗音蒙茸。以狐腋爲裘。貴者之服也。麗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爲三國。吾誰適從。

言城不堅則爲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爲國害。不忠於君上。某按晉侯使士蔿至吾誰適從五句。凡三十一字。屬左傳本文。音蒙二字。至不知所適從。共六十九字。則皆左傳本文註也。孟子市廛不征一節。舊本小註周禮地官司徒市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辯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

芭山大全辯畧

十

市。以量度教賈價同而徵債。音育。以質劑辨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以賈民音古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醜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大市日昃。昃同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某按司徒司市至販婦爲主十七句。凡一百二十字。屬周禮地官本文。市官至昃同

三十四字。則皆周禮本文音釋也。諸如此類。後先坊本皆連書。皆不用圈截。或微加圈截。仍用連書。久之。圈截漫滅。本文與音釋。字畫無大小別識。往往合本文音釋而一之。此皆後人沿襲初本之陋。而不知所更定者。今大全辯特拈出各段注釋。或字句簡約。如龐音蒙。龐茸。亂貌。賈音古。賈價同之類。皆提起小字。細書列本註上方。其稍繁者。如茸以狐腋為裘。爾雅質劑也之類。皆昭傳記次第置本文尾。各用一勾劃斷。不令音釋與本文纏繞連互。又舊本所引傳記諸書。裁割字句。語義或有未暢者。間查傳記原本。稍益一二語。又舊本註釋脫遺。後學往往失考者。間采傳記諸家注釋補之。俾讀者曉然于心目間。或亦微有裨助云爾。

白下示及門諸生語

四書大全予私有所辯正。凡大全簡要精切者。甲之。複重支離者。乙之。使諸家是非異同。條分區別。為四書大全辯。已又念。今天下書院既毀。士君子以講學為戒。儒先理學。不絕如綫。以故滅彝倫。叛

君父。往往而有。予歷觀古今大儒。未有不讀書窮理。而能講學者。亦未有不端心術。示及門語

務躬行而謂之能窮理。能讀書者。昔譙定語胡憲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嘆曰。所謂學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不求人知。一意下學。解縉嘗曰。王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繇此觀之。凡侈談理學。剽畧先聖遺言。不孜孜正心淑身是務。特內豎傳令。瞽史誦詩耳。以子觀唐宋諸儒。其心術邪正。躬行醇疵。勿具論。攷其立言。間有與聖賢

經傳相悖者。卽如孟軻之與荀卿。其術源流甚明。迺度與李翺書則云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歐陽脩唐書藝文志論則云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緇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愚謂荀卿嘗言亂天下者。子思孟軻則是荀卿尚未明孔子之

示及門語

二

道尚欲與孟子爲雙。惡在能專修孔氏乎。惡在能左右周孔與孟軻同日語乎。至如曾鞏王安石復妄推莽大夫揚雄。鞏作劉向新序目錄序。其言曰自漢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按鞏之爲是言。亦旣軒輊失倫。詒識者嫻笑。及荅王深甫論雄書。則又

云雄處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死。合于箕子之明夷。又云美新之文。雄非可已而不已者也。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則于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又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鞏之言不合于道。蓋如此。安石嘗力排荀卿不能知禮。而獨于楊雄仕莽。則謂其合孔子無不可之義。且云世傳其投閣

示及門語

三

者。也。安石侮聖叛經。附會楊雄。又如此。邠人簡紹芳又言雄無仕莽事。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或又云考之法言。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



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豈止三世哉。然予不責輩輩考。雄仕莽。失其實。責其妄。謂雄仕莽。合道耳。又韓愈司馬光。率盛稱荀楊。欲傳其書于後世。愈之言曰。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者。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之。

示及門語

四

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刪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光之言曰。戰國以降。百家蠡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荀卿楊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後世學者。知所去從。愚謂荀楊之書。其是非純駁。皆灼然易辨者。而韓愈司馬光。卒阿所好。至此。令後儒無所折衷。至此。又况它書之毫釐千里。似是而非者乎。凡此皆講求未精。理學不明之

過也。

本朝理學名臣。雖未嘗乏人。而其言之不合于道。亦往往見于什之三四。如殷時訓邁。固世所稱究心中庸者。其自言曰。于幽寂中。恍忽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楊復所起元。持論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于孝弟慈。其自言曰。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謂一心耳。一以爲有

示及門語

五

形之心。非心。一以爲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果有二心乎。昔程氏以心使心之論。考亭竊以爲非。豈卽心非心之說。果確有所見。與先聖殊途而同歸者乎。又陳白沙獻章。嘗語人曰。載籍多而耳目亂。徒誦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苟不奉之書而求之心。察于動靜有無之幾。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員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得之自我也。愚謂聞見未可驟廢。但宜反求諸心耳。楊中立云。六經之義。歸之于心。而能施之于事。而順。然後爲得。中立此論自確。如白沙所云。豈非本陸子不必讀書之說。使後儒皆墮入空寂乎。何椒丘謂白沙有數語。與濂洛關閩不合。豈白沙果皆醇無疵。而椒丘爲苛論乎。繇白沙復所時訓諸人之言推之。我

示及門語

太

明理學。未必粹然。一出于正。而所刻理學諸書。又皆雜出無統。甚非昔賢明道辯惑之意。予雖謏陋。私欲合性理大全程朱諸大儒遺籍。纂次評定。爲理學精義正編。又合羅允升羅近溪陳白沙王陽明王龍谿諸人語錄。及邇來賢士大夫雜著。與聖學相發明者。爲理學精義續編。又摘諸家肯綮穿鑿腐迂者。爲古今理學辯疑。繼四書大全辯行世。而尤冀四

方學者。無徒求諸語言。人人以讀書察理正心術務躬行爲急。徐而措諸政事。節義之間。皆卓然足觀。則書院雖不能驟復。無講學之名。而有講學之實。理學卒未嘗不明于天下後世也。願同志共商之。

西蜀門人孫士登 錄  
廣陵門人朱茂升 較

示及門語

七

與友人論大全書

一

辱示後人著書引朱季友為戒者  
至謂大全確不可易學者但守成說不  
宜更有發明則非也某嘗謂時儒不深  
觀大全或明知諸說有未當不少加是  
正無它懲于季友而莫敢發耳夫季友  
以布衣獻書禁詆先賢宜其為

上所棄然在季友竊有可痛而在文貞諸公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一

不能無過季友年已七十肆力論著豈  
無一言之幾于道就令言不合道當合

季友生平所著書分別邪正

頒示天下使皆知季友毀聖叛經皆因以為

戒又使知季友一二可采者

聖朝容納廣大未嘗廢質諸仲尼不以人

廢言與古聖王寸長必錄之意不至相

刺謬之甚為文貞計方

上怒時宜進曰先民有言詢乎芻蕘闔閭濼

洛彼此不無異同俟臣等率觀季友之  
書得失豈治季友罪勿沮將來獻書者  
意果爾則

至怒可回季友之書之是非可並見文貞諸  
公所以處季友之道可無憾若之何其  
悉燬之也況史昭勸懲善惡備載陸九  
淵有言孟軻曰仁曰義錄楊墨而其說  
益明則是楊墨之言至今存楊墨不能  
害道即季友之書至今存季友亦不能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二

二

亂經可知也又況它雜家百氏焚不勝  
焚在學者知所去取信如文貞之說齊  
桓晉文不當見于春秋樊遲宰予陳亢  
叔孫武叔告子楊墨諸人之言不當見  
于語孟有是理乎然則季友以妄言獲  
罪固無足惜文貞諸公獨不思深明  
國體以成

聖德之廣大折衷羣言一歸于正此某所以  
終不能全議也時儒懲季友前事相

率隱默皆趨利避禍之見其深不取文  
貞諸公有知當不謂其為妄足下幸教  
之

二

來教云先儒成書不可妄有去取其竊  
謂不然少時見儒臣進書表盛稱

文皇帝功德三皇無以加其恠歎曰將置

太祖高皇帝何等邪鄙見儒臣但當云功德

比隆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三

太祖不當謂

成祖追蹤三皇如儒臣所言頗失古大臣因

事納諷意不可為後世法然則諸儒臣

凡似是而非若此類者其不可強相傳

會甚明也足下推此以觀大全當知其

非好辯耳

三

伏承警誨感發良深來諭云四書大全

皆聖賢經傳先儒註釋甚詳復有辯何

也其意足下尚未悉大全辯始末耳

其非辯經傳辯諸家解經傳有未當者

其言雖未必盡合道其間心同理同一

二可自信者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非妄也

書辨四書者耳楊中立著周禮書義

辯疑非辯尚書周禮辯王安石父子耳

信如足下謂其不當辯大全則是仲虎

中立不當辯四書周禮尚書也或又言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四

大全

成祖頒行為下不倍辯不能無罪其謂此論

尤非歷攷古經傳臣子之于君父經傳

雖不一皆以從所可從為不倍非從所

不必從為不倍也嚮使大全果至是無

非嘍喜辯好異其罪誠大今是非雜

出尚須定正獨以諸儒臣編纂進

呈卒強相傳會則是不敢于悖先儒而敢

于叛孔孟豈得為知道者哉成化中禮

臣周洪謨進辯疑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宋儒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說者乞特 勅儒臣考訂仰取

聖裁某謂辯疑錄必非無據雖不允所請併辯疑書亦不傳然亦足見大全未必皆合經傳後儒不可無所發明辨非自其一人始也宋張栻曰仗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呂文穆對太宗曰臣非執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五

國事繇是推之

國家舉措有不合道者諫官廷諍不爲過不奉詔不爲倍

上況是正遺書同敢少阿庶幾古補闕拾遺之義

聖明勿棄葑菲可幸無罪彼不深究義理者槩以靡然亡所是非爲尊

王爲翼聖何其弗思甚也藉當

國大利害宜犯顏直諍者亦皆拱默觀望

退曰我臣子耳分當唯唯耳此子愚所以致悔于前者也天下事誰任之又况辯特 某謂某言之未爲過惡得與信上者同科邪今足下必欲謂某辯爲不可某極知僭踰存鄙說俟後世而已倘足下更有以益某某不敢不敬聽惟炤察幸甚

四

某頓首白比來詳訂大全其中實有可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六

刪補者擬單力一二載卒業是書繕寫進

呈或有所發明足下必以爲版刻不容更易諸說不可增損私竊疑之某觀大學舊本有某章誤在某章下者朱子更定篇次爲大學章句子思叅夫子之說作中庸而于哀公問政章或刪其繁或補其闕後世未嘗非之然此皆往事也我太祖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至

文皇帝復充廣之爲文華寶鑑視昭鑑錄  
詳又萬曆間大學士申時行奉

旨謄寫

太祖及累朝訓錄置法宮以便覽觀言訓錄  
舊本式樣寬濶今宜稍斂改從書冊舊  
本簡冊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

上從之凡書籍宜更易而不必不改定與  
宜充廣而不必不增補如四書大全者  
皆可例推如謂更定增補大全爲僭則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七

朱子大學章句子思中庸刪補

文皇帝充廣昭鑑錄申學士請改訓錄舊本  
皆謂之僭皆非臣子所當爲又況其明  
知大全有可刪而尤不敢遽刪擬請

旨重定則某于尊

王大義蓋未嘗不凜凜也足下幸慎思之

五

承示大全辯不朽之書獎譽過情某何  
敢當儒者著書立言以理爲準得失皆

自知傳與否有幸不幸時輩未必皆定

論也卽如雄著大玄自謂後世必有子

雲然稱雄書者侯芭韓愈數人而已蘇

洵則力詆雄書淺陋雄固不足道孔子

作春秋大義微言游夏莫贊王安石則

謬指爲斷爛朝報而况它書乎至流俗

好惡尤有不足據者朱子修輯遺經曉

學師宗之韓侂胄則斥朱子爲僞學子

思孟軻大賢也苟卿則曰亂天下者必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八

子思孟軻夫古之聖賢且不免詆訾而

其書復有傳有不傳安在某足不朽邪

雖然孔孟程朱之道未墜於地則某雖

固陋其說或少有可存則亦庶幾賴以

寡過矣時儒極詆某與足下過譽某某

皆不敢當知罪俟後世可也

六

頃者聞足下語友人云大全

欽定之書不得妄行刊布某竊嘆此論迂甚

先是坊刻大全有或纂或刪者非獨其  
創爲之也此無足深辯私嘗以諸儒臣  
進大全宜詳言是書錄四方學徒編纂  
未能盡聖道精微不無俟後儒補輯雖  
既

頒行仍請

旨許

本朝博學洽聞後起之士如纂修實錄會  
典例庚續釐正極醇無疵而後已

四書大全辯

與友人書九

文皇帝隆儒重道未有不樂從者諸儒臣迺  
徒取一時苟率急就之書驅天下萬世  
靡然從之如六經學庸語孟之必不可  
易必不容有所增定蓋亦甚誤矣  
國初士大夫既不發明此義正告文敏文  
靖諸公三百年來讀大全又不析別是  
非補所未逮深可嘆也其此言雖爲流  
俗所怪久當論定耳足下以爲何如

論大全書畢

四書大全辯

師友參定姓氏

王錫袞

崑華

陝西

方逢年

書田

浙江

周鳳翔

巢軒

浙江

徐養心

松濤

湖廣

侯峒曾

廣成

嘉定

徐石麟

虞求

嘉善

方孔炤

仁植

桐城

四書大全辯

參定姓氏

蔡懋德

雲怡

蘇州

解經達

華育

韓城

姜曰廣

燕及

新建

謝德溥

培元

東鄉

趙維寰

無聲

浙江

解胤樞

用拙

韓城

王相

勸勛

泰州

何

黃如

莆田

成

寶慈

萊陽

劉明遇	沈鴻儒	李化麟	趙春芳	解胤樞	解胤槐	解胤標	解居易	解經鉉	侯岐曾	湯開遠	金光辰	周鏞	金九陞	廖履亨	藍綱	陳癘	丁聖時
浣松	石芝	伯繩	明河	玉衡	幼植	仲準	含素	鼎侯	雍瞻	谷美	天樞	仲駟	樊桐	視菴	崑瞻	夏洲	翼聖
四川	四川	陝西	陝西	韓城	韓城	韓城	韓城	韓城	嘉定	臨川	全椒	金壇	全椒	雲南	湖廣	福建	湖廣

四書大全辨

參定姓氏

朱國藩	劉之澄	何光斗	徐中台	吳文英	吳聞禮	趙應騶	徐茂渥	劉芳節	丁全芳	丁聞芳	丁晉芳	丁吉芳	侯玄瀟	侯玄潔	侯玄泓	侯玄演	侯玄沅
价侯	叔清	元杓	伯朗	子含	去非	虞生	爾霖	聞甫	吳仲	閻仲	潛伯	敬伯	智含	雲俱	硯德	幾道	彥舟
南安	饒州	四川	福建	徽州	徽州	徽州	吳縣	永州	巴陵	岳州	岳州	巴陵	蘇州	蘇州	嘉定	嘉定	嘉定

四書大全辨

參定姓氏



李	楷	叔則	陝西
張	樞猷	公允	山東
楊	廷樞	維斗	吳縣
吳	應箕	次尾	貴池
劉	城	伯宗	貴池
周	銓	簡臣	金壇
周	鐘	介生	金壇
顧	杲	子方	無錫
鄭	三謨	都甫	建德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三</small>			
陳	貞慧	定生	宜興
錢	禧	吉士	吳縣
梅	之煥	惠連	麻城
李	堂	源嘗	貴池
南	徵	神清	吳縣
徐	枋	昭法	長洲
馮	第	躋符	慈谿
陸	符	文虎	寧波
嚴	澆	子岸	杭州

葛	成龍	雲農	慈谿
朱	茂暉	子若	秀水
朱	茂暘	子葑	秀水
朱	茂昉	子葆	秀水
褚	運時	青還	浙江
曹	元禕	介繁	海鹽
屠	令儀	羽可	秀水
吳	統持	巨手	秀水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四</small>			
姜	塚	卿野	萊陽
姜	垓	如須	萊陽
羅	其鼎	耳臣	桃源
梁	以樟	公秋	順天
梁	以桂	析木	順天
范	邦瞻	若侯	順天
黃	鼎	上周	順天
黃	彙	惟梅	順天
張	繼鏞	季超	順天

王崇簡	敬哉	順天
蕭亮	伯開	順天
米壽都	吉土	順天
蕭聲	賡九	順天
何平	又侯	順天
牛裕范	式之	順天
孫弘結	吉甫	山東
孫弘姓	伯生	山東
徐鳴時	君和	吳縣
四書大全辯	閻公	華亭
<small>參定姓氏五</small>	武靜	華亭
徐致遠	勒甫	華亭
周立勳	成子	華亭
周季勳	默公	華亭
王元玄	尹玉	華亭
王育李	大冲	餘姚
黃崇毅	子一	嘉善
李標	子建	嘉善

張鴻遠	雲符	慈谿
張鴻遠	來之	慈谿
張鴻遠	來之	浙江
馮愷愈	道濟	慈谿
馮愷章	芾皇	慈谿
郝洪範	箕言	湖廣
鄒枚	馬卿	湖廣
易道暹	曦侯	黃岡
王都俞	在明	麻城
四書大全辯	伯賜	麻城
<small>參定姓氏六</small>	應侯	漢陽
易為瑚	阮仙	潛江
謝淳培	喬玉	湖廣
劉肇國	魯玉	湖廣
謝璠	無聖	湖廣
謝輿	稚圭	郴州
姚彥	昌言	郴州
袁伯勳	玄晏	郴州
袁從諤		

劉自燁	杜三	攸縣
杜諱先	于皇	黃岡
鄒山	禹封	湖廣
鄒華	雲掌	湖廣
劉伯愚	千之	商丘
吳伯裔	讓伯	商丘
吳伯胤	延仲	商丘
侯方夏	赤社	商丘
侯方域	朝宗	商丘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七</small>		
程康莊	崑崙	山西
曹良直	古遺	山西
薛宗周	文伯	山西
官撫辰	凝之	黃岡
蔡希孔	孔瞻	湖廣
蔡希孟	仁日	湖廣
周鎔	我容	金壇
周錫成	我成	金壇
周鉉	遠侯	金壇

周鏞	金壇
劉廷整	貴池
錢佐	吳縣
徐時霖	金壇
龔九疇	武進
顧宸	無錫
惲日初	武進
阮士鵬	宣城
湯啓燧	宜興
黃廷才	泗州
柳存賦	泗州
王龍文	泗州
王之翰	滁州
李衷燦	含山
王潢	應天
計嘉開	應天
黃日乾	應天
四書大全辯 <small>參定姓氏八</small>	
聚五	宜興
無枝	泗州
玄初	泗州
鼎子	泗州
開赤	滁州
蔡仲	含山
元偉	應天
瞻兮	應天
聖因	應天

朱應昇	周士章	王開	韓范	謝廷相	施化遠	周景濂	王亦臨	方畿	四書大全辯	陳彝	錢滙	何黃	羅世繻	翟猗	王彭年	姚誥	蔣元彥	盛賓
允升	吳昉	升如	孟小	願小	元引	仍叔	穆如	奕于	參定姓氏九	伯倫	季水	德坤	繻銘	去文	幼公	夢士	士祭	于素
應天	應天	應天	應天	應天	應天	應天	應天	桐城		應天	應天	應天	應天	應天	桐城	應天	應天	應天

方文	吳道凝	白瑜	黃象乾	洪德嘗	洪德吉	洪德生	吳霖	汪知然	四書大全辯	吳德鑑	陸燾	芮城	彭旭	陳名夏	吳穎	宋之繩	朱萬鈞	沈日星
耐止	子遠	瑕仲	祝聖	晉伯	吉甫	生甫	束三	關增	參定姓氏九	于民	文垓	巖尹	旦兮	百史	見末	其武	潔湘	明阿
桐城	桐城	桐城	和州	徽州	徽州	徽州	歙縣	徽州		徽州	浙江	溧陽	溧陽	溧陽	溧陽	溧陽	桐鄉	浙江

左國柱	子正	桐城
周岐	密之	桐城
方以智	子直	桐城
左國棟	子忠	桐城
左國材	子厚	桐城
戴重	敬夫	和州
金光房	天駟	全椒
魯可藻	孺發	和州
四書大全辯		
吳濤	鷺公	建平
齊維嶽	方壺	桐城
黃良	屺孺	應天
徐濯	道潔	江浦
白夢鼎	孟新	應天
白夢龍	仲調	應天
金光軫	含章	全椒
金光吳	冲玄	全椒
金光婁	文郁	全椒

鄭篆	頡書	應天
何如玄	中散	應天
陳憲	君昱	應天
江詮	聖功	應天
余懷	澹心	應天
吳瑋	子奇	應天
葉芾棠	懋公	應天
金光啓	開曦	全椒
金新鼎	仍之	全椒
四書大全辯		
金輝鼎	闇之	全椒
王櫓	藩室	金壇
沈士柱	崑銅	蕪湖
張明象	玄湛	蕪湖
蕭雲從	尺木	蕪湖
蕭雲倩	小曼	蕪湖
朱有章	西離	蕪湖
潘延年	右枚	蕪湖
朱長澤	祖潤	蕪湖

孫中麟	姚文然	姚文然	姚文烈	吳德操	錢秉鑑	何堯功	左國寵	倪天弼	四書大全辯	方其義	劉漢	方以元	周曰赤	趙又漢	孫臨	孫順	杜時舉	朱嘉禾
振公	若侯	集侯	觀侯	鑑在	幼光	次德	子衡	右臣	卷之十四	直之	臣向	坤承	子縉	相如	克威	宣之	黃卿	顏玄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桐城	蕪湖	蕪湖

沈壽寧	沈壽寧	莊持志	趙珣	胡士邵	吳鐘	吳蒼竹	吳應纂	吳履嘉	四書大全辯	蔡方燁	顧鈇	蔡方燁	楊愈盛	羅若彥	蕭松齡	王奎光	宮偉鏐	冒襄
眉生	子靜	尚之	尹孚	美稗	空之	子春	緒倩	元禮	卷之十四	涵之	彥威	穎翰	縱公	未若	木公	聚此	紫玄	辟疆
宣城	宣城	徽州	四川	貴池	青陽	貴池	貴池	貴池		吳縣	蘇州	蘇州	四川	四川	靖江	通州	泰州	如臯

陳士驄	龍媒	宣城
徐日表	天偉	宣城
梅朗中	朗三	宣城
顏紹庭	庭生	宣城
梅超中	季升	宣城
沈壽國	治先	宣城
孫支煌	其星	宣城
萬應隆	道吉	涇縣
秦永昌	燕及	宣城
徐貞乙	俶子	宣城
趙司直	維生	涇縣
趙初浣	雪度	涇縣
王徽	慎五	涇縣
蔡說	傳公	宣城
吳鏡	若金	宣城
後日大	太如	宣城
徐日康	康錫	宣城
吳翊	季野	宣城

四書大全辨

徐定姓氏十五

徐律時	乾若	宣城
後震	起龍	宣城
陳穩	山立	宣城
朱苞	以九	宣城
湯纘禹	君謨	宣城
詹振	子先	歙縣
鄭汝敏	魯若	涇縣
咎質	無疑	宣城
麻三衡	孟璿	宣城
沈壽岐	姬山	宣城
後雯	雲章	宣城
葛明會	元士	宣城
王雲龍	雲從	涇縣
陳策	仲獻	歙縣
許貞	思嘗	建平
趙芳華	臧若	涇縣
吳士俊	元賡	宣城
崔璵	洲生	宣城

四書大全辨

徐定姓氏十六

陸之珍	馮海	宣城
杜名齊	朋季	旌德
徐銓	玠如	宣城
劉堯枝	根生	宣城
貢大受	海若	宣城
胡泉	白水	太平
葛蛟	道瑞	涇縣
陳礪	劍穎	溧陽
鮑奇才	炳如	溧陽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十九</small>		
殷以翼	齊生	宣城
黃雲鶴	鳴僊	宣城
馮毓禎	天貞	宣城
項如臯	孟凱	太平
後霑	子洽	宣城
楊雲鸚	薦臣	宣城
馮開虞	鍾玄	宣城
孫翰	伯衡	建平
萬麟	道祥	涇縣

後聚	爾清	宣城
徐襄時	曰贊	宣城
秦仁管	穉如	南陵
張鶴	鶴齡	宣城
張習孔	念難	歙縣
郭玉城	瑞屏	宣城
施閏章	尚白	宣城
劉士瓚	在中	宣城
周廷英	光升	溧陽
四書大全辯 <small>卷之十八</small>		
文啓元	佑人	涇縣
文敦元	良吉	涇縣
秦明獻	翼可	宣城
羅尚允	允矣	青陽
周斯	盛際	溧陽
吳震化	伯璋	高淳
梅枝鳳	子翔	宣城
梅枝遇	雨吉	宣城
徐振文	文起	宣城



徐新時	吳之晉	張新周	馮肇虞	貢師臣	詹孚道	陳名傑	沈潛	徐顯烈	四書大全辯	徐顯勳	胡之瑗	王親賢	梅枝起	詹希弼	鄭佺	陳名誌	陳鴻聲	胡大冲
聖銘	自明	錫哉	毓玄	幼儒	鳴九	簡最	亦昭	碩公	泰定姓氏十九	掌六	羹玉	承周	起聖	拂士	簡尤	廷佐	軼左	
宣城	徽州	宣城	宣城	宣城	宣城	涇陽	涇縣	宣城		宣城	太平	太平	宣城	宣城	涇縣	涇陽	建平	建平

李昌祚	陳崑茹	倪廷佩	徐日來	駱夢龍	史繼筆	王爾揚	沈壽堯	李其柱	四書大全辯	章人鳳	芮朝鼎	芮震亨	史文長	葉耆	史權	朱嘉祐	丁聖和	沈煥
爾玉	君玉	振玉	復生	宗亮	康侯	抑之	景山	欲僊	泰定姓氏二十	藹吉	均載	孔修	君碩	伊氏	夢與	綬玄	進野	其
高淳	高淳	溧陽	宣城	建平	溧陽	宣城	宣城	繁昌		繁昌	溧陽	高淳	溧陽	涇縣	溧陽	蕪湖	蕪湖	涇縣

沈衍	李澶	李渭	孫象壯	鮑元華	朱家胤	朱尚雲	范植	蔡綦春	蔡芝春	孫爾宜	吳古懷	荆衍穀	沈師陸	李源	李灝	黃詢	劉元樞
巨源	萊馭	公望	子輓	曼殊	長錫	槐里	汝培	大美	玉立	幼窳	弗如	爾戩	公酉	長公	澄最	挹清	子辰
合肥	句容	句容	青陽	徽州	揚州	應天	應天	宣城	宣城	當塗	高淳	丹陽	宣城	溧陽	溧陽	溧陽	溧水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三十一

揭重熙	劉徵孝	張允修	陳維崧	許喬馨	劉日杲	晏揚勳	湯開先	羅日崇	羅應秋	萬發祥	吳家儀	錢謙亨	吳元率	朱秉慶	汪沐日	嘗錫胤	龔克肅
潛銘	孝若	恂孺	其年	石疏	出子	鼎鐫	季雲	玄目	君實	養正	桂子	尊生	起之	源修	扶光	介明	諧玉
臨川	泰和	於潛	宜興	合肥	廣信	瑞州	臨川	瑞州	瑞州	臨江	瑞州	臨江	瑞州	揚州	徽州	河南	合肥

四書大全辯

蔡定姓氏三十一

孫元凱	孫鼓	唐之儻	龔典學	曾應秋	徐斯馨	楊文彩	羅仲	徐世名	甘鳴鳳	熊啓竣	熊啓堂	程元極	余正垣	陳弘緒	趙爾圻	鄧履右	萬時華
若士	子雙	翀之	當時	正萬	宜明	治文	繡仲	仲嘉	伯申	仲平	伯陽	隆之	小星	士業	千里	左之	茂先
崑山	湖廣	贛州	南昌	贛州	建昌	贛州	宜黃	建昌	臨川	南昌	南昌	南昌	新進	新建	廬陵	新建	南昌

四書大全辨  
徐世名

潘大京	項翼聖	汪東易	曹鳴遠	查潛	查秉光	戴思孝	戴簡孺	余燕翼	余重曾	余紹祉	劉自珍	馮祖快	左國鼎	汪啓齡	方天眷	閔遵古	戴宏烈
南二	魯文	開明	文季	个臣	我涵	永言	臣在	謀長	慕先	子疇	來聘	歉然	子玉	大年	我謙	無作	伯承
徽州	徽州	徽州	婺源	婺源	婺源	婺源	休寧	婺源	婺源	婺源	湖廣	宣城	桐城	桐城	杭州	歙縣	桐城

四書大全辨  
徐世名

江世育	曰生	徽州
汪志穰	龍卿	徽州
余垣	大微	婺源
余維樞	中台	婺源
張韜	飯生	應天
汪蛟	履初	儀真
顧蓋詒	念之	應天
麻三言	無易	宣城
麻三高	夢日	宣城
吳閱胤	汝訥	應天
吳閩胤	汝爲	應天
麻九齡	度如	宣城
麻乾齡	天爲	宣城
陶玉	小宋	應天
李際時	士醮	應天
李開	奔實	應天
李天沃	生一	應天
朱日	玉	應天

四書大全辯

參定姓氏三五

四書大全辯

參定姓氏

項文	玄龍	應天
潘光國	君晉	應天
嘗溥	博侯	應天
陳孔文	子文	應天
夏啓聖	爾化	應天
倪于光	允家	應天

姓氏不序地不序齒四子好友暨  
中同社非後先共參訂者不敢妄  
重也

四書大全辯

門人較閱姓氏

吳遇 子相 貴池

徐日旭 公旦 湖廣

成其懋 敏公 山東

成其謙 吉甫 山東

蔡沐 大湜 湖廣

王尚傳 守先 涇縣

孫應喬 喬年 四川

四書大全辯  
門人姓氏一

吳朗 明臣 歙縣

金潞 西原 休寧

余良辰 際期 婺源

余起龍 用霖 婺源

余聘卿 晉臣 婺源

余藩卿 翰臣 婺源

余延勳 勒永 婺源

余振鴻 羽侯 婺源

程基濬 希哲 徽州

金鍾英 德聚 婺源

葉友栢 銅柯 饒州

余楷 上木 饒州

許邦諫 五從 應天

鈕大縉 克生 應天

張介德 淑士 應天

徐鵬舉 有俶 臨川

朱茂升 五遂 揚州

顧吉士 與復 應天

四書大全辯  
門人姓氏二

闕姓

歐社姓氏

周顯 勁止 萬載

袁一唯 嗣魯 宜春

錢經濟 駿伯 袁州

黃士縉 晉之 宜春

袁繼升 以時 袁州

何江 仲子 宜春

黃士紳 申之 袁州

何山 叔子 宜春

四書大全辯

歐社姓氏

施光寵 覆龍 臨江

易嗣重 又尹 袁州

黃士綬 受之 袁州

張兆桂 月粟 分宜

張啓偉 梧生 袁州

劉嚴 奇敢 宜春

張兆蘭 以綺 分宜

彭崧 義况 袁州

袁端 以人 萬載

簡元嘉 申公 萍鄉

樂泳中 季子 宜春

梁巨植 嶽生 宜春

四書大全辯

歐社姓氏

四書大全引用諸家姓氏

蘇氏子繇 王氏應麟 伯厚 著論孟考異

晉江蔡氏清 虛齋 著四書蒙引 同安林氏希元 次崖 著四書存疑

晉江陳氏琛 紫峯 著四書淺說 泰和羅氏欽順 整菴 著因知記

盱江羅氏汝芳 近溪 瓊山丘氏雍 伯深 著大學衍義補

吉水羅氏洪先 念菴 新會陳氏獻章 白沙

姚江王氏守仁 陽明 東里高氏拱 中玄 著四書問辯錄

湛氏若水 甘泉 增城 郭氏子章 青螺 吉安

呂氏柟 涇野 陝西 西安 吉水鄒氏元標 南阜

四書大全雜

楊氏慎 升菴 四川 成都 盱江鄧氏元錫 潛谷 著經譯函史

焦氏玠 漪園 京山郝氏敬 仲輿 著四書九經解

江陵顧氏起元 隣初 著中庸外傳 豐城李氏頴 弘明 著論語測疑

袁氏黃 了凡 著四書疏意 吳氏黻 因之

萊州張氏夙行 月恒 著四書近解 海虞陳氏禹謨 錫玄 輯談經統

吳氏麟瑞 秋圃 著古本大學通 方氏文 爾止 桐城

引用諸家姓氏終

四書大全辯

張氏家學

叔 張曰積 文本

翁 張自熙 惟道

張自勳 靖節

張自燕 以燕

張自熊 非熊

侄 張肇瑾 與石

張肇瑜 去瑕

四書大全家學姓氏

古本大學

經正書舍藏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親，長長，尊尊，愛愛，孝孝，慈慈，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

古本大學

一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

之為修身善其新之引此

古本大學

二

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采芣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終不可諠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古本大學

於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  
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  
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  
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  
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  
古本大學 三  
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  
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  
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  
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  
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後言信  
失德子而  
不顯泰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  
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  
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蓂蓂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  
古本大學 四  
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  
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  
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  
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

歲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為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夫眾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  
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

古本大學

五

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  
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此專為下  
有言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避避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  
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俄冰之家不畜

古本大學

六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  
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  
利也

陽明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  
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  
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  
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  
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

古本大學

七

善而本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  
 非即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  
 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  
 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  
 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復  
 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是故不務於  
 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  
 而徒以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  
 以誠意格物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  
 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  
 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  
 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  
 聖人之心而未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  
 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吳秋圃曰按學庸出於禮記右古本大學  
 乃漢孔安國所獻壁經原文也自是一篇  
 無分經傳時去古未遠又出孔氏似無可

古本大學

八

聖復整密不若仍其舊矣夫子曰吾嘗  
 史之闕文史猶闕文而况經乎古本向  
 於世好古者多述之余特為之通其義如  
 此

程明道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

程明道改正大學

一

程明道改正大學

二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  
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  
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  
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程明道改正大學

三

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  
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

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  
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  
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  
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程明道改正大學

四

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爲天下謬矣詩云瞻彼淇澳菜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  
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  
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  
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

程明道改正大學

五

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易曰亡人無以  
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臣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  
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遠之悻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  
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木之家不畜

程明道改正大學

六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  
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如無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

程明道改正大學終

程伊川改正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當作新民在止於至

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之本四字

此謂之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

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

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曰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

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

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痛作有所忿懣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

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

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

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其字家在修其

程伊川改正大學

一

程伊川改正大學

二

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  
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教誨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  
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  
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  
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  
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程伊川改正大學

三

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  
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  
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  
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  
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  
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

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  
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  
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  
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  
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  
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

程伊川改正大學

四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  
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  
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程伊川啓正大學

五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作息之誤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

程伊川啓正大學

六

不祭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一本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使之爲國家

中庸外傳前語

明 江寧後學顧起元論次

史記曰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作中庸  
蘇氏古史刪嘗困于宋四字文義欠明似  
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矣

鄭端簡公古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  
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  
小篆八分刻之于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  
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

中庸外傳

前語

一

宋懼家學不明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  
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陳晦  
伯辨考魏無政和年號又考魏立三字石  
經時鍾會尚幼以端簡之說為未足据余  
考國志誠如晦伯所辨隋志魏正始中立  
一字石經玉海邯鄲淳建三字石經于漢  
碑西政和之說更無它証獨周從龍中庸  
發覆篇云魏政和刻賈逵石經中庸篇次  
與今小異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之後鬼

神之為德章在達孝章之後據此則石經  
中庸似有傳本然政和年號畢竟虛誕不  
足信也

焦氏澹園集心性解曰子思作大學中庸  
四十七篇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是合大  
學中庸共四十七篇孔叢子言子思年十  
六適宋宋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  
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  
劬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

中庸外傳

前語

二

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  
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  
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  
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  
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  
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  
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  
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  
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

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  
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  
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按此言困  
于宋事甚詳而書止中庸不言大學又四  
十九篇校焦氏解多二篇至子思年十六  
而作中庸則著書之年甚蚤亦古所未有  
也

鄭康成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以昭明  
聖祖之德

中庸外傳

前語

三

李翱復性書曰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  
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之門  
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  
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景德四年  
邢昺以工部尚書知曹州入辭特開龍圖  
閣召近臣宴崇和殿昺視壁間尚書禮記  
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  
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宋史道學傳周敦頤  
出于春陵得聖賢不傳之學明道中程顥

及頤受業周氏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  
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

張載字子厚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  
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  
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嘗  
曰中庸出于聖門無可疑者又曰某觀中  
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其  
深思自得如此

李侗字愿中學者稱延平先生其語中庸

中庸外傳

前語

四

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  
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又一篇  
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  
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  
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  
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  
矣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  
傳之子思分明是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

云述所授之言皆于篇

元王翰金華人蓋魯齋謂中庸古有二篇

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

一章明鄭瑗并觀所言曰王魯齋只憑漢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為二

篇後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魯齋最不信

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

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况其所謂

二篇者本指其注疏非指其正文也

中庸外傳

前語

五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前魚卒時年五十孔子年當六十九矣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孔子卒時子思而喪主年亦應不甚幼孔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必無也子思年六十而適宋必在孔子既卒之後云十六者恐或亦未然惟是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公立在此年而工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孔叢子載魯公薨時子思居位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子亦言魯公之子子思不應有黃衣衣之錯明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諸子辨說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穆公同請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也答問之事安得奇之子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即不當信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為可信則子

思之生當在孔子薨奠之後矣伯魚既先孔子而卒子思安得與孔子而生哉凡傳記所紀年月如此抵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此亦鄭瑗并觀瑣言所辨存之備攷

中庸外傳

前語

六

中庸外傳略例

中庸一篇書耳中引仲尼曰者一子曰者二十詩曰詩云者十有六雖有問語處然自非判而爲三秦漢以前著書類然閱老莊之文可知也鄭康成注分爲三十二節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卽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紫陽分而爲三十三章自謂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于文意首尾則似具矣許孟中

中庸外傳

略例

七

先生中庸述依禮記古本分爲八章每章自爲首尾愚謂只宜作一篇讀之庶得其合一之妙今所傳微做紫陽稍便詮注不爲斷截也中庸一書首尾照應甚密中間廣說處從橫離合不可端倪微妙不測紫陽所謂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惟心領其大意如庖丁解牛游刃衆虛方中理解若執語生滯便大有遷庭矣一傳語多引前賢之論中有語意渾涵未

明未盡者以己意發之則不一一注出某氏惟全用其語始爲標出若間伸鄙見有所發明亦不拈舉以此傳自備一家之言不敢仰摹前賢詰訓也

篇中詞義之細碎名象之剖析有原注已具者不更摘錄以成書可閱毋煩重出也間有原書未詳或鄙見少異處乃附注于後亦或別起它端伸本書未有之義意謂聖文廣大隨意舉揚毋第沾沾于一家言

中庸外傳

略例

八

耳金華王氏欲以中庸誠明分爲二篇以前說性教後又說性教更端再起似非一意故欲分之不知古人文字有複說而意愈明者如莊子逍遙遊前說北冥有魚後又說一遍而旨實相發不爲兩段也古文自有此體魯齋遽欲剖而二之誤矣中庸不似大學多錯簡致諸儒訂補之紛紛然亦有一二可疑者如道其不行矣夫

接上文則子曰字衍不接上文則此語上  
下應有關文哀公問政蒲廬二字爲蟲爲  
葦兩俱牽合若非方言定爲詭字在上位  
數句的係重出祭學近智上加子曰字明  
是更端家語有哀公自言云云可証家語  
無博學之以下章句謂爲子思所補而許  
孟中先生直謂此章止首數言是夫子告  
君之語其下皆子思所論或更有它据矣  
總之書經三寫烏焉成馬如素隱字畢竟

中庸外傳

略例

九

有訛而康成乃以素爲僚君子所以貴闕  
疑也

歐陽公讀李翱文以其復性書三篇爲中  
庸之義疏非也翱自論復性之學引中庸  
以証之耳不爲中庸作注也觀末篇可見  
已然而葉石林乃云李翱復性書卽佛氏  
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葉山  
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  
也又云韓退之原性不逮翱復性書遠甚

翱作此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葉山又云  
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  
爲佛石林之言如此要之理之至一處道  
術不得而岐卽謂此書爲注中庸亦奚不  
可

子瞻中庸論三篇于中庸之指無所發明  
其曰孔氏之遺書而不完曰其要有三又  
曰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爲文壹似未遊  
其藩者至于由序古史引中庸言上古聖

中庸外傳

略例

十

人無爲之治可謂達其本矣其後又言道  
不可名聖人寄于一與中以名之自曾子  
而外夫子未嘗與之言一與中獨子思發  
之傳于孟子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一與中  
之道枝噫觀于此言子由固深于中庸者  
也乃謂子瞻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  
未喻邪  
注書難自古記之矣彖之釋卦辭也小象  
之釋爻辭也此千古注疏之準也而文言

之于乾坤繫辭之于諸卦別仲微指似于本卦初不相蒙者即四子中所引詩書亦曷嘗規規焉如傳曰口角之云云爾哉劉孝標之注世說裴松之之注國志鄭道元之注水經皆廣記異聞益所未備若郭象之注莊抱一子之注關尹并其言外之意而發之不以詮釋本文爲能也嗚呼至矣余今所傳中庸微彷彿此意所愧心未入道妄肆揣摩徒爲駢拇枝指貽笑大方耳

中庸外傳

略例

上

澹園先生曰子思孟子本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後世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然則中庸者政論語之義疏也故有論語不可無中庸有中庸而後論語之所未發者如日月之中天後儒言孟子大有功于聖門不知子思之功爲尤大

古人作經有自爲解釋不煩更下轉下者

如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卽是解釋中字而今又增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早是畫蛇之足續鳧之脛本意反爲之晦矣余私持此論未敢自信偶讀焦氏筆乘載趙學士孟靜論有曰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之躍如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因此推之傳注繁多其翳本旨者政自不少也

中庸外傳

略例

上

古中庸注疏目

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晉戴顓中庸傳二卷

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制言中庸三卷

大同十年張緝朱并賀塚述

唐孔穎達中庸注疏二卷

宋胡瑗中庸傳一卷盛喬纂

程穎中庸義一卷

呂太臨中庸義一卷

中庸外傳

疏目

董

蘇軾中庸論三篇

喬執中中庸義一卷

游酢中庸解義五卷

郭忠孝中庸說一卷

郭雍中庸說一卷

楊時中庸解一卷

司馬光中庸廣義一卷

司馬光等六家中庸解義一卷

四先生中庸解義一卷

程顓呂太臨游酢楊時

石埭中庸集解二卷

朱熹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問二卷中庸

輯略二卷

十先生中庸集解二卷

朱熹序

張九成中庸說一卷

王奎文中庸發明一卷

錢文子中庸集傳一卷

倪思中庸集義一卷

項安世中庸說一卷

中庸外傳

疏目

南

晁公武中庸大傳一卷

趙順孫中庸纂疏三卷

袁甫中庸詳說二卷

陳堯道中庸說十三卷

謝興甫中庸講義二卷

何基中庸發揮二卷

潘植中庸論一篇

黎丘武中庸指歸一卷

許謙中庸叢說一卷



中庸外傳考異

明 江寧後學顧起元 輯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中庸其至矣乎○陸德明云一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陸阱或作穽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漢明帝詔注作而不息

中庸外傳

考異

孟

不變塞焉○鄭注塞或作色

素隱行怪○素漢書作索鄭注讀義作儻向也

吾弗為之矣○弗漢書作不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陸本又作拂徐音弗

人猶有所憾○憾陸云本又作感

君子素其位而行○素鄭注讀為侏

和樂且耽○耽詩作湛

樂爾妻帑○帑陸一作孥

栽者培之○鄭栽或為茲

嘉樂君子○嘉詩作假

憲憲令德○憲詩作顯

保佑命之○佑詩作右

壹戎衣而有天下○衣鄭讀作股云一用兵伐股也左傳引周書殪戎股

所以序昭穆也○穆陸一作繆

所以逮賤也○逮陸一作選

中庸外傳

考異

孟

踐其位○鄭注踐或為纘

其如示諸掌乎○示鄭讀如寘置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敏或為謀

義者宜也○董仲舒作義者我也云仁在愛人義在正己也

好學近乎知○公孫弘傳作好問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

知所以治人○公孫弘傳作知此三者知

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

齋明盛服○家語作齊潔

尊其位○家語作爵其能

勸大臣也○家語勸作敬

勸百姓也○家語勸作子

日省月試○家語試作考

既稟稱事○鄭既讀為餼

勸百工也○家語勸作來

柔遠人也○家語柔作綏

不勉而中○家語作弗勉而中

中庸外傳

考異

七

必有妖孽○鄭本作妖孽許氏說文作妖

孽

見乎蒼龜動乎四體○乎陸一並作於

久則徵○鄭注徵本作徹

可一言而盡也○一唐石經作壹

其為物不貳○貳陸一作儻

載華嶽而不重○華陸一作山

龍鬣蛟龍○蛟唐石經作蛟

於穆不已○正義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

是故居上不驕○驕陸一作喬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哲徐道明作知

雖善無徵○徵鄭云或為證下同

考諸三王而不謬○謬唐石經作繆

在此無射○射詩作斲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辟唐石經作譬

下放此

無不覆幬○幬鄭一作燾

為能聰明睿知○睿唐石經作叡

中庸外傳

考異

八

施及蠻貊○貊陸一作貉

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注本綸本又作

論

肫肫其仁○注肫肫本作或為純純

衣錦尚綢○綢陸一作纈詩作衣錦聚衣

亦孔之昭○昭詩作炤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唐石經無之字

奏假無言○奏詩作駸

不顯惟德○惟詩作維

上天之載○載鄭讀作裁也生韻注云說文  
作絳楊雄賦同

中庸考異終

中庸外傳

考異

尤

論語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論次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

論語大全辨

論語考異

十一

之也  
以中  
而內  
謂其  
本質  
曰其  
也其  
也其

小字  
其反  
公他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二

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  
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  
惡臥而辟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  
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  
攻王含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  
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竝稱然斯  
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  
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  
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  
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疆識好古道  
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  
可乎曰孝弟終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  
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  
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  
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  
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  
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  
贖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三

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  
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竝為廟主  
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  
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  
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  
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  
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  
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謂里為所  
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  
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  
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  
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  
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

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河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

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四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枏為棠則申棠申枏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枏魯伯本朝祥符封申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

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枏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棠無申枏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誤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

###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五

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

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皇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六

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問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達之際有啓蒙非以為飾也

王无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

互鄉縣其城猶存

鹿邑屬亳縣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頗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

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洵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術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七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開黨童子則

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既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依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

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聞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犯而不校顏子秘風慶雲之氣象也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縵也側其  
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  
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  
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純周禮

四書大全辯論語者異

八

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

釋文純側其反依字从系才詩行露箋紵  
帛釋文云紵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  
為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紵衣儀禮  
純衣釋文無音亦非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  
云考工記三人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  
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緇禮練衣黃  
裏緇緣練冠麻衣緇緣蓋孔氏誤以緇為  
線則緇不可為近喪服集註謂緇絳色以  
飾練服亦用孔注

正義曰一入為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二年  
緇以緇飾衣似讀緇為纁當以石林之說  
為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  
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  
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  
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  
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  
漢之末

四書大全辯論語者異

九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

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  
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

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

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禮宿之日讀

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

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

所云季札觀曾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

雅爲文王之篇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  
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  
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  
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  
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典  
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  
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  
補注義之遺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  
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  
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  
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  
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致堂曰直躬猶口正已而呂氏春秋以爲  
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  
至九域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夫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  
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濶矣可以  
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言無所用之心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  
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  
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  
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一

注云武王賢臣昔語文王詢八虞賈達云  
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  
當在文武時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惟俊  
此天所以興周國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  
子爲穆伯子之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  
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  
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  
語夢見周公



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汪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一

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鳴之高翔玉雪之不汙

野世俗殉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无咎之說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十二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峯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

禮舜如此 用樂記區萌字音勿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

子夏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

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

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

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

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

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論

詩曰恥生湯武于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

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子嘗攷之

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

名於天下又去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

謂首陽在蒲為得其實 澮水名左氏所謂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

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

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

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區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

身無暴怒絜齊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

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

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

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

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

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也閱周者黍稷不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論

分念親者我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

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

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

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

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

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

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

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  
跋語夢中作此審而識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

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

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集解不取集注用  
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

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

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七

起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飯要作

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

為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

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

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語與

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攷左氏傳解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

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震

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

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

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

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詔石顯

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為雜學論語集注獨以審富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七

貴安貧賤

陳仲辭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

明之焉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

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

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

明異而已矣仲辭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

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為諷

則其語不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教之化民也濇於

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集註於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

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為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

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

事

范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太

丘足以為吏而不足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

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

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

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

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

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

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

語有孫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

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言縣子豈其

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

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

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為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

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

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

四書大全辯論語考異 尤

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簣一於正而已論

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

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

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蓋解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白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破之昭  
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  
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  
矣

聖人母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爲  
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  
不善之家必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卷

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  
容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  
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傳  
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庇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  
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  
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  
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  
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  
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論語考異終

四書大全辯

論語考異

三

孟子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論次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一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

吳才老書禪傳臣辨誤晉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

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墨子春秋所謂齊侯見墨子于雪宮

謂殷祿未考向有賢臣道未得至王无咎謂殷祿未考向有賢臣道未得至王无咎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二

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勝定公文公益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稟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資參考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歷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三

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圖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

無疑

鄧惲曰孟軻以疆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四

齒馬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棄禮捐耻秦所以敗耻尚失所晉所以替耻之於大人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

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朝爲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五

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內篇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攷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攷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六

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楊朱書唯見于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



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  
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  
郊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  
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  
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  
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七

氏者

老泉二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  
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汗下亦  
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謚曰孟子稱禹生石

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

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與疑

皆傳會

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  
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  
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  
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  
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  
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  
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八

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  
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托  
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  
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  
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  
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闕

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萑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九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

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

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

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

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

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溯豈能為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永去而不

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痺疴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

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四書大全辨

孟子考異

十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

無關不涵養則不能推廣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

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

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

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表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士

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益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

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

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士

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

後世夫民心而不為何之所

荀子論孟可同日語

此論自注

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幾也林少穎云民

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

則先主不能疆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

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

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

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三

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

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

楊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

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

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

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

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

觀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

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

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

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

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

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

篇劉向別錄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

四書大全辯孟子考異 四

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

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

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

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

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

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入蜡孰謂古制不可

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

李成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  
其他入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  
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澧水澧注云澧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為宿留

本以孟子三宿出澧

或云當有漢賦介進軍中史記書一  
人王闡通經作此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  
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五

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

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

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

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

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百者三王之罪人謂其

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

如  
宋  
可

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  
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俑  
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

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

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歛是也夫豐

歲不敏饑饉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四書大全辯

孟子考異

六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求如

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

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前賢之讀書  
如此

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

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

彼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

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

興而民好善

孟子考異終

大學章句序

經正書合說卷之六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一

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治平 治人 何人 灑上 去聲 去聲 通音 夫音

分去 聲下 同聲 同聲 下同 類徒 何反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二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少去 聲上 閉音 聲上

大言 先期 同 反下 百官 庚辰 否部 鄭及 洗俗 非作 況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三

甲子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非有物只是簡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簡溫禮則是簡恭敬節底道制裁則底道分是簡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其理胡氏曰朱子曰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序 四

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知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通考程氏復心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道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一齊氣是初稟底質是成形了底只陰陽五行之氣稟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賢精英中查滓者為愚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性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籠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七

州黨族遂縣鄰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爲  
 小學餘皆大學也  
 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  
 十有二一禮祀二實柴三禋燎四血祭五  
 狸沈六醮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  
 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平四禴  
 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  
 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昏二冠三賓射四饗  
 五封嘉禮六一饋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饗  
 燕五服膳六慶賀六樂一雲門黃帝樂  
 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  
 以祀天神二咸池黃帝樂亦云堯樂象  
 水周樂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三  
 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以樂而能齊  
 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  
 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  
 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  
 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  
 享姜嫄六大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  
 布牧野之陣歸以大族無射○五射一白  
 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  
 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刻注謂羽  
 頭高鏃低而去刻刻然也四襄尺襄俗作  
 衰周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  
 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  
 如井字之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  
 皆鈴也和金曰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  
 車之行鸞在轡上近在馬和在式上衡是  
 車前橫木駕馬者仰轡式是車上橫板手  
 所憑仗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鸞自振有節若若車速則  
 不和應遲則和鸞不響又維然都響皆不合節  
 奏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  
 不墜水也鳴和鸞者御之類四舞交衛衛  
 之變三過君表如轅門之類四舞交衛衛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八

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如簡  
 十字街頭模樣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  
 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車之車  
 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  
 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六  
 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  
 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  
 物器用服飾有象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  
 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會意諸聲者二會  
 意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中心爲思如心  
 爲恕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心  
 從又卽三體會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  
 但旁邊改轉如考卽老之類四處事謂人  
 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  
 得其宜也五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  
 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  
 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  
 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體形  
 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  
 類是上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闈  
 闈街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之等有六  
 也九數一方法以御田疇界域卽今丈  
 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  
 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小錢羅得多小錢  
 之類交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  
 衰分以御賤賤稅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  
 多少之法如上上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  
 類廩謂廩祿稅謂禾地所收之稅四少廣  
 以御積藏方圓積藏如舍然積米其中  
 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  
 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  
 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筭圖  
 器作如何筭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  
 積實商其工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筭一方  
 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如做屋亦可  
 筭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九

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至遠近之勞與費  
 幾何是力費是幾何之類七盈虧以御隱互  
 見盈是於多則尤不可見由顯者以推  
 其隱如人於雜則尤不可見由顯者以推  
 半所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  
 錯除正員今作曆所失之多少方程以御  
 件除下零細絕長補短奏得齊整便好  
 便將閏月來補每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  
 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  
 斜為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直為股  
 直之積末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  
 道之術如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稍為  
 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為弦  
 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  
 文之節文分而學其對舉以互見耳  
 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如禮樂射御書數  
 之事所以又曰古人大來都不費力齊  
 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齊  
 氏釋名物者非是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  
 附纂景氏曰大學所言之性皆同天之性  
 故此序首性以學教二字天降生民至  
 性二句言性之賦於人皆同天之性  
 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是性故序中  
 凡五言而蓋大學所以教人者不過使  
 其性兩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  
 學較言兩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  
 黃氏海鏡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  
 智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然其氣質之稟  
 而全之也一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  
 之所有指仁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智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十

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  
 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無不聞心無不  
 通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事設已上四  
 日治謂法禁令教謂政事設已上四  
 性字前二性就本原上說其性就  
 行上說復其性就本原上說其性就  
 即皇極之極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  
 高至中之極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  
 新安陳氏曰凡賢者得入大學不  
 新安陳氏曰凡賢者得入大學不  
 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大學不  
 有書也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  
 諸侯公卿大夫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  
 皆在國教之大夫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  
 理天下國家者之窮理知之正心以下  
 附纂元士承位元士上士也  
 新安陳氏曰上言學較施教之法此言君  
 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繼天  
 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  
 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  
 心也舜倫常理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  
 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灑掃應對進退之  
 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  
 得其所治人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為弟  
 即此推之自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  
 幼當弟教之弟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  
 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未之非有外也  
 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為如子  
 忠之類是事是行用知性分是知之事  
 全之相照應是行用知性分是知之事  
 通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  
 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上

附纂黃氏海鏡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  
有謂天命謂之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  
通考東陽許氏曰篇首至非所能及為第  
一節有原立教之始三代以下言設教之  
法而周大備  
如安陳氏曰皇帝生當天地氣運盛時所  
以達而在上以身為教而道行於當世孔  
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言  
為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  
通考東陽許氏曰編傳先王之法兼大小  
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  
附纂黃氏海鏡曰世與下詔後世對說  
賸賸謂治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  
如海浪之散不可收○政謂君教謂師古  
者君師只一職二字一篇骨子  
蘇陽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  
職見香子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  
之全法備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支流  
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  
附纂東陽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  
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與  
衣比謂支食之末裔餘末之裔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  
目之詳朱子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  
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  
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  
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  
頭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  
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  
民  
新安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  
洋指八條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  
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八條對言  
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八條即三  
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為規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上

模上七條為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  
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目做工夫行至極  
然後可以平天下  
附纂黃氏海鏡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  
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  
朱子曰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  
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誦誦文詞  
之間是以天賦之書愈多而聖愈誦誦者  
之學愈勤而心愈故詞章愈應議論愈高  
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  
文  
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朱子曰吾儒便著  
讀書以應地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  
些子事付之便都設奈何  
雲峯胡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  
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  
而無實  
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  
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  
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  
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  
於一世  
新安陳氏曰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  
家眾技如九流等是也  
通考張氏師曾曰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  
道異端寓意高遠而離乎中權謀術數如  
縱橫讖緯百家眾技如農圃醫卜  
臨川吳氏徵曰儒者之學分而為三秦漢  
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  
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詞章之學漢  
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  
附纂黃氏海鏡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  
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三

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  
東陽許氏曰如日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  
否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  
東陽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  
底意沈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猶如病著  
於身而不可愈  
附纂黃氏洵饒曰晦盲否塞反覆沈痼如  
耳目不聰明如氣之不通如疾之久扶起  
扶倒之說  
雲峯胡氏曰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  
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塞而不能行晦盲全  
無能知者否塞全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  
之極也大道之要學書中所載者至  
治之澤是大道之要學書中所載者至  
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  
人無能行此大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  
澤  
通考張氏師曾曰壞音怪學記曰壞亂而  
不修  
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首  
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煥下言人  
亡政息  
通考按張達善點本於是出而有以連下  
文作一句或以出字斷者非是  
張氏師曾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  
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  
及孟子篇末集註則皆以程氏接乎孟氏  
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邪說  
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  
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致  
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  
意於孔顏之間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  
仲尼顏子之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可知  
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性  
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  
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

治內亦教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序

四

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然後  
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  
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者也嗚呼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觀此氣象自非超然脫灑而入於聖域者  
孰能當之  
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民焉至二程  
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  
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  
而發揮之但求其書耳  
附纂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  
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此八字收  
拾序文起句  
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子未得為孔子徒也  
於私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程子之教  
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  
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  
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  
此私淑字最切  
通考張氏師曾曰問中間之問與補傳間  
嘗或問問獨不類  
通考東陽許氏曰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為  
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上接孟子  
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曾之書  
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  
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  
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修廢  
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  
附纂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詳  
焉  
新安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  
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  
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  
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

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明德，亦曰：聖人盡性，盡其本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身以力於行，而巳。讀此序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爲要領，以知行爲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序 十五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而王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

四書大全辨 讀大學法 一

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

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二

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

陽明  
著陸  
下略反序

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三

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

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  
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胷之間。驅遣不去。  
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  
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  
也。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  
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  
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  
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四

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  
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間居為不善。是果  
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  
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  
之有。

新安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  
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  
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  
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

書

又曰伊川當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  
說。而今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  
看。

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  
直按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  
見得無窮妙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  
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  
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  
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四書大全辯讀大學法 五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  
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  
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  
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  
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  
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  
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

註腳之註腳。○其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  
得學。者為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  
得容易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  
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  
個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  
解意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  
愈有味。

陳氏曰。大學約其肯於章句。已的確真切  
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  
簡而或未喻。則易粘。必於或問詳之。或問  
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泥。必於章句約之。  
**四書大全辨** **讀大學法** **六**  
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爾。而亦互相  
發明。

至二 未確  
字經  
大學 亦自  
有處 類歸  
六經 之同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之一**

明 張自烈 張自熙 定

**大學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之一**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  
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  
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  
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  
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  
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  
大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陳氏曰。為學次序。自有其要。先須大學。  
以為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  
具其條理。實萃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  
以為操存誦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  
為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  
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  
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  
最先講明者。  
新安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  
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修身有矣。  
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



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  
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  
雖此篇亦未之也  
通考昔兵後心口不由是而學則記誦  
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  
數百家乘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  
也

###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  
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二

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  
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  
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  
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  
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  
受之者謂之性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

可此與  
則此與

靈自虛  
然則

可此與  
則此與

可此與  
則此與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其眾理應萬事德  
也其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  
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  
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惺然不昧  
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  
朱溪廬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  
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明猶  
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  
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其眾理惟靈故應  
萬事  
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  
修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  
通考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  
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  
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  
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  
昧者心也釋明字其眾理應萬事者統性  
與情也釋德字

於大而光明正夫者謂之明德○問明德  
是心是理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  
實底是理實底是明德心便是成賦該賦  
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線他是箇光明發動  
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何父母則有  
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  
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  
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  
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  
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  
非我所能虛靈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  
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  
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  
具眾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  
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  
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  
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四

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休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明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者便是明其明德

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

雙峰饒氏曰明之功有二一是其發而充廣之使無時不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

雲峰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

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認而克廣之所謂透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

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生之後言之

通考昭武吳氏曰夫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靈至空

初復明到了其發大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五

洞濇乎如水之無波濤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渺雖萬有不回而其理悉具焉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休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休惕矣聞牽牛之將斃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德則未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中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為明德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晶瑩斷喪之則晦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按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一安能保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

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胎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

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問明德新在在我曰雖說是明已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

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底是新之也

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聖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

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六

通考吳氏季子曰已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忽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誘之也我胎胎矣何忍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修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汙雪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

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箇至字真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運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

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

雲峰胡氏曰必至於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

通考趙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下至於當然不足以為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為至善經言至善雖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漸其至善之指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源蓄該貫於其中

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加若過其則必有剗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德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遷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

孟子以放動也

分心與事亦

朱唯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七

善在他雖未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俟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民以仁率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民之直之謂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德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明到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至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性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

雙峰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為重

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為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眾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

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後可以為明必光天下之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為新必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而後可以為新不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八

然則未也要之曰明曰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止而後止未至於止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之交之信明德而至於止則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止則極其新矣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加者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為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而後已愚猶懼其不足以望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為儒論先自狹小半塗而廢一貫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

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舉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表之有領領挈而裘順

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

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

鄱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修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修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

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則有明新止三者

始學

未慮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九

勿轉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

所授非苟言也

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又以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至善為準可也

不以至善為準則於明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止不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而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未必至於新之極已為學也

是則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為學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德即天命之性明明德即率性之道新民即修道之教至善即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本體所發純是善意之所發有善惡明之謂潔雪指磨虛靈是心具眾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恕是靈氣稟所拘謂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

一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之矣至於是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天理之極明德新民

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眾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

致之理所應之事即誠正修齊治平之事  
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榮  
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必求至不遷  
是既至不當遷

或曰大學對小字之學而言古者人生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之教在乎灑  
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  
學之教則在明德新民止至善非謂列國  
諸侯之人皆入成均辟雍天子之學而謂  
之大學也湛甘泉云大學即國學謬甚

蔡虛齋曰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道以  
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以異而不  
知所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  
俟命條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  
之當然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古之大學  
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  
即大學之道乎○大學第一字是明字明  
字第一義是虛字德之所以為明者盡于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十

此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虛也所  
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虛也所謂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者存此虛也所謂發而中  
節者不過虛以應之而已所謂定之以中  
正仁義主靜立人極者亦不過充此心體  
之虛而已蓋虛則自然靈所謂聰明睿智  
皆繇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者也所謂充擴  
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也所謂充擴  
林次崖曰明明德治已也新民治人也天  
地間只是已與人更無別物吾人當為之  
事只是治已與治人更無別事所以大學  
之教只說明德新民中庸只言成己成物  
○此道通物我而無間合人已以為功故  
聖賢無一偏之學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所  
以得罪于聖門也○傳習錄謂新當作親  
不費更改然愚觀上曰明明德就教言也  
下曰新民亦是就教上說與明德不類若  
曰親民却是就養上說與明德不類若曰

明已德新民德則可曰明已德親民德則  
不可然則前輩改親作新不為無見也傳  
習錄又謂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  
覺偏了此大誤大學所言是教人事不是  
養元所以駁之者以此如親民欲兼教養  
上文明明德亦兼教養乎如何可通

句至善事理當然之極方是解字義不使  
說到明德新民處要其歸則不外是故蒙  
引曰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民只在這兩  
箇圈子裏傳習錄非朱註謂于事理  
物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  
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  
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  
純乎天理之心發之孝父便是孝發之事  
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  
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據此  
說止至善只是去人欲存天理不可說于  
事物上講求不知若不講求將有錯認人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十

欲作天理若申生之死孝于路之死忠者  
又謂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非有學問思  
辨之功將不免于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  
曰須有學問思辨之功依舊是講求不知  
如何又如此說豈不自相矛盾陽明謂於  
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義外是失記萬物  
皆備于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之說物備于我則格物于我物則秉彝則  
格物于秉彝安得為義外乎  
芑山張氏曰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總  
見明德體用兼該處非虛靈不昧為明具  
眾理應萬事為德也看大註以字而字者  
也字可見林次崖云靈本于虛具則能應  
是六串事其論自確黃氏小註不可從吳  
氏程云虛靈不昧釋明字具眾理應萬事  
釋德字與黃氏同失却集註渾淪語意景  
氏一條又云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  
尤分藥破碎之必不可從者明德二字凡

此字即止  
接上字  
止字在  
至字在  
來字下

定分心  
靜心  
未定

分析看者皆非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一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次第不是工夫。節日，纔知止自然相困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十一

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看裏面發露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應是思之精審，今人心在搖漾不定，豈還慮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汙，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私欲所汙，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理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

此字即止  
接上字  
止字在  
至字在  
來字下

易進矣。而石龍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安住了，安而后能慮，非窮了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是近，然只是難。勉齋黃氏曰：大學之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目，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在於心。心之於身，猶天之於地，地之於水，水之於魚，魚之於水，猶心之於身，身之於心，猶天之於地，地之於水，水之於魚，魚之於水。○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一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次第不是工夫。節日，纔知止自然相困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十二

新安陳氏曰：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孫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物物皆知其所以然，而後能止。○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一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次第不是工夫。節日，纔知止自然相困而見。○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齒

知行處如睿通乎微安如安貧富之安至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安何說理所處而安說身處謂處事又心上說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之字指至善之所在言於事事物物皆知其善止之理也吳氏季子曰定靜安慮得五者止善之節次也大學篇瑞三語以止善終之既欲學者止至善以爲準此又詳言其節次耳善至善之地非一蹴所能到必歷此節次而後至於其所止能得之時則是其所止處也自有定至能得凡五節然必自知止入苟不務知止而欲徑造於能得之域則是躐等凌節反不足以進道矣此大學所以揭知止二字冠於五德之首歟夫明德新民莫不有截然一定之則存乎其中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是乃學者之所當止謂之至善者也然使不致其知以究極義理之精微則惟見夫道之浩浩無所措手吾心且疑且信見漾搖曳汎乎若不繫之舟放乎中流不知所屆自夫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良知之天表裏洞徹無所障礙真見理之當然而在我而後已則此心始止乎一而有據係之地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人之常情心無所主則一與物接皇惑躁動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來而靡所歸宿膠擾擾而靡所正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得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繇是終乎繇是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虛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而後能靜身以心爲主心以身爲役而天理爲物欲迭相乘除若心之所行必不能外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其所寓是理存焉往往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而天理純全不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懼之患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之事物公私邪正開直是非雜然前陳而聽吾之隨事而擇者不知其幾吾將錮物而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胸中之精熟而終於臨事顛錯者則以其於事物之理欲交戰焦然不寧而無以揆度於洋洋以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權焉而知輕重度量焉而知長短孰可取孰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爲貪而辭者不爲矯任止久速之不侔惟其是而已忠敬文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已易之極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能慮人之不欲爲善者不足論也固不欲爲善而不得以爲善者矣爲善而不欲造其極者亦不足論也固不欲造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矣爲君吾知其止於仁激於忿憤則爲暴雖欲仁而不可得爲臣吾知其止於敬蔽於寵利則爲欺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慈友之信莫不可得然凡吾心願焉而不得以遂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難而得爲難必也功深而力到德盛而仁熟秤停適中極處盡善然後隨所欲而得於不思而得之誠左右逢原而有源造自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去

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  
大而不化之之境從心不踰矩之時而大學  
而論之則錄淺而深錄疎而密錄小  
而大不講也析五者而觀之則知止而定  
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為大學之始事能得  
則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  
為入門可也  
林次崖曰身心相應心下未寂靜身便不  
能安穩如今人心頭有事便不成坐起故  
心靜則身安○定以知其理而不疑于所  
往也靜以其理既定而不他求也安以心  
無他求而身得安穩無事也知止後又  
有慮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  
又是臨時研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事是事物  
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如  
辨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  
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  
萬物以已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  
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  
便倒了如何能近道  
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

只兩下首是節文起此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去

不明未能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為新  
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  
焉不知止所以為善亦未見其卒於存得矣  
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  
玉溪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  
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  
總結兩節一箇字先起後起下六箇字  
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仁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  
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  
在面而饒曰則行道矣此道字聖人之道  
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二道同  
通考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木  
源之千柯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  
源至於人則凡吾之所與接如父子兄弟  
之親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紛  
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  
有始為九初之山者始於一貫行千里之  
途者始於一蹶至於人則凡吾之所當講  
如道德性命之原仁義禮智之端孝悌忠  
信之理雖雜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  
者之患無他惟患其以本為末以末為本  
以所當為始以始為終至於後其所當先  
其本末事之終始也物者何指彼已相對  
之也明德在己終始也物者何指彼已對  
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彼已對體而言  
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以本末論質論大  
為形焉故曰身事則當以本末論質論大  
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以本末論質論大  
天下皆自源徂委自體達用事則當以終  
始論質諸大學正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  
特此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



非諸人或有或無皆反之於已蓋欲學者之知本而毋徒外驚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誠皆自有其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毋致逆施也學而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已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大抵而古之教人皆有先後如曰灑掃應對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知之何是事嘗不以本原為先也如曰金聲也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以始事為先也以本原為先則有務內之功以始事為先則無躡等之患此學者之指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已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為事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六

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于此第二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邪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即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故曰知所先後則道達矣○近道黃氏洵饒以為是聖人之道此亦無傷要之聖人之道亦只是大學之道故管仲之器小哉註云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該亦廣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樣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九

新安吳氏曰蘇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  
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  
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附纂史氏伯瘡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三

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  
 ○因其所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人  
 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  
 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如此方見得實體如舟行水作車行陸  
 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  
 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格  
 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  
 遇孝居親便親事便敬與人便忠以事  
 參前簡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  
 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  
 ○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  
 者何者為切曰若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  
 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  
 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  
 便是窮格不至也○物猶事物也須窮極

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  
 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  
 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  
 去○自然寬濶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  
 去○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  
 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  
 也○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  
 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  
 做三節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之際要常見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  
 之間方分明白○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  
 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  
 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明明  
 德於天下以上皆何等致知格物處  
 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  
 知存格物也

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  
 發起一念慮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卷一

三

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  
 玉溪盧氏曰人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  
 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統於一心自格而推之  
 致曰誠皆心之流出工夫日修日齊日治日  
 平皆言心之流出工夫日修日齊日治日  
 雲路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  
 神明其家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  
 不昧以其家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  
 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其  
 釋知字與釋明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眾理  
 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  
 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  
 應者用之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  
 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  
 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  
 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物猶事也有  
 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

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虛無  
 用之學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  
 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  
 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  
 德第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  
 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  
 在格物

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為知之始  
 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修身  
 為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  
 為推行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  
 不行誠正修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  
 與天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其知行  
 之驗歟

通考吳氏程曰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如  
 與行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致二條固貫  
 徹乎誠正修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

先彼後而... 宋子曰... 明之性... 而後治... 正心必... 設學要... 是其體... 有不自... 身是一... 知是自... 理在物... 致知其... 進步處... 有未盡... 亦曰知... 必以治... 與焉則... 正相南... 為焉故... 誠意正... 附錄黃... 者言明... 是窮此... 齊家治... 知自至... 知只是... 此誠字... 致推極... 然在物... 可作虛...

則察極了與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三

而宰萬... 民之... 道猶... 辨是非... 之為... 格物致... 論焉... 之學... 至善... 知至... 而誠... 不致... 本則... 况天下... 其國... 以治... 乎故... 則可... 人孰... 之身... 過况... 身不... 者身... 則身... 常自... 知身... 以敗... 是以... 所造...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主

知之至則意雖欲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 意之方又當自致始知致知者不在乎他... 在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下六等皆出... 至比為本原之始而致知者何如格致道... 焉真大學之真經也致知者何如格致道... 之致蓋推而至於格致者何如格致道... 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 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 盡矣蓋子日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良知之天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夫... 情於欲則行不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 於極使介然一隙光明日就晦蝕而是非... 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懵於去取醜... 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趨意始不誠心始不... 正而身始不修矣况望其齊家治國以平... 天下乎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 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以為高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主

物始終一事... 誠正修之外別無齊... 治... 蔡虛齋曰... 但明一己之明德而必明天... 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于天下如中庸... 所謂盡人物之性者不在盡其性外亦吾... 有以盡之也八條曰其實一明明德之實... 通○大學天問雖解曰自明其明德而推... 以新民其實不是明德與新民乎重其曰... 極難用之全者亦不過謂只是一明德之... 貫史氏伯樂之說全謬蓋其失在不詳下... 文許多次第且其解章句使字尤謬也○... 章句舊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 所發欲其一善而無自欺也後係沈本... 改云必自操而無自欺也以愚所見元本... 尤為明白蓋意之所發有善惡一于善而... 無自欺則意誠矣無自欺就見得必自操... 且先之以一于善字面尤見端的意者此... 其定本與... 格字者謂必到之也章句曰...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明白切當而痛快無... 以加矣只要人如此定用其功此格字最... 難解非朱子不能定格物工夫要不出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雖曰人心之靈... 莫不有知然不格物以致其知則其所知... 者或得于此而遺于彼或得其粗而遺其... 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甚者孝或陷其... 而慈或敗于信或為尾生之信義或為揚... 朱之義所謂理有未窮知有所蔽此所以... 貴于格物以致其知而陸氏之學所以深... 見非于朱子者也○大學不說窮理只說... 格物者字字有之也○大學不說窮理只說... 相體此所謂道亦器與形而下之器原不... 物此所以異于異端之外物以為知也○... 誠意為致知格物則誠意章內然却即以... 經而括其意于誠意章內使人深思自得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天

或曰誠意致知格物原是合併俱有。所謂大學古本于聖經後首揭誠意。然後及於致知格物。以見明德新民。止至善。皆以誠意為首功。而不及格物致知。非闕文也。誠好誠惡。誠也。知好知惡。知也。好惡必麗于事物。內自身。外至天下國家。物有本末。好惡以及于天下國家。此誠意致知用力于也。八條目中。惟此三件不能分析。亦不能各立一條。目惟此三件不能分析。亦不能蓋物不可指名。自誠意後。康誥盤銘邦畿。以及身修正心。至平天下。無往非物。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蓋通大學數章而言也。羅允升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

者往往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二程竊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初兼通內外。交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良工獨苦心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絲一以之。萬初非安排。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是故察之于身。宜莫先于性情。即有見焉。推之于物。而不可不通。非至理也。察之于物。固無分于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于心。而不可不復。必灼然有見乎一之妙。無復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芑山張氏曰。理雖在物。格物仍是我去。格朱子云。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非也。治國平天下。與身心意知相流通。這裏稍有未盡處。便是本體虧。大空礙處。病痛却亦不小。如何云。治國平天下。縱有未盡。病痛却小。格物致知。打不透。病痛却

子駁不非但  
耳來宜假  
未之良  
為說知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堯

大。就無小大處。妄分大小。豈得為定論。邪。惜時。儒不察。槩相傳會。可嘆也。○格物之說。紛紛無定解。漢疏格訓來。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此漢疏之最淺陋者也。司馬溫公則以物為欲。以格為扞。為去。慈湖語錄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據經而言。格有去義。謂格去其物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此本象山說。而與晦菴。抵牾者也。王陽明謂格不正。以歸正。南誠羅氏謂事皆合式。諸說皆次通微。皆不可從。至陽明駁。即物窮理之說。自謂致良知。為確不可易。此尤見理未親切處。蓋朱子雖就事物上求。良知亦在其內。未嘗舍理而專索之于物。安見其泥物而不求之于知。未嘗析物與理而為二。安見其析心與理而為二。陽明似未免立意操戈耳。○林次崖駁陽明。格去物欲之說。其略曰。經文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是意誠工夫。又後格物一步也。既以格物為去私意。則當物格時。私意已無了。又何須再去誠意。再格物。自欺慎獨。許大工夫。得無疊格重屋邪。若謂格物即是誠意。又不應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分做三節。中間又用箇而字。果如其說。則下面家齊而後國治。而後天下平。與此。一類。亦將謂齊家矣。次崖此論。自正。詳見存疑。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一節向此佈上包四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十一 三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云峰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齊國治天下乎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之統八日而八日之隸三綱矣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歸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致知知至則

是此朱子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十一 三

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會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問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而主而不亂此身便修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也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為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修身交誠意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溢得查滓伶俐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知此身修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心正矣須是用管外面更不顧而心與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問矣物格而后知至至心正而后身修著而字則是先為此而後能為彼也蓋即物而致其理矣而後善明察惡盡不容有所欺不至矣而後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







吳此推然言免  
氏一難之類下

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以此觀之用工成  
功之說何害○一說既曰覆說便不是逆  
推工夫之順推功於矣曰聖經本意固無工  
夫功效之別然上云致知下云知至其字  
語展轉之間固不能無工夫之別矣  
或曰物格知至八件倒一字不得倒用一  
字則為上節矣○物格之與格物知至之  
與致知各有分曉蓋此章物格知至意誠  
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皆無工夫不  
過反復言之以見其相因之必然者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

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物取其齊整一切顏師古注云循以刀切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書

勉齋黃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  
為人則不可以不修身誠意正心所以修  
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  
雙峰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  
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當以修身為本在  
家言之本在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前兩  
段是詳說之此一段是指修身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修身而言天子諸侯  
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而齊家  
以下之教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而上  
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  
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  
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  
知誠意止心四者皆為此身設也以身而  
言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身乎身乎其百事  
之根抵乎其萬化之權輿乎一嘆一笑風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書

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而家人而  
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外乎吾之身  
如水之派別疏為河渠散為溝洫不勝其  
衆而實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敷為柯葉暢  
而從實不勝其繁而此根也故曰本齊人  
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儼不以為身業為之  
本又將何所本哉天子有天下者也以諸  
有道者為本庶人有天下者也以諸侯  
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然亦何者不本於  
火出於家為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為正  
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修身為本也如曰  
君之子守其身而天下平是平本也如曰  
修身為本也所為修身者格物也致知也  
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之直  
燭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為是認曲為直

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子至於庶人童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修身為本也。異時施之天下國者乃或舍本而末。行逆施卒無以齊致其知而於物我賓主之間權度不審耳。蔡虛齋曰：只云皆以修身為本，則格致誠正在其中矣。本字何嘗與下文不同。其本亂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者也。李見羅曰：齊家非必大夫治國非必諸侯。平天下非必天子蓋身所到處家國天下具足也。人人有家國天下分量在。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節之意

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薄白家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通考吳氏季子曰：所厚二字文公以為指家而言蓋父子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也。以國對家而言則家厚於國以天下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天下。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修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夫天下國家一理而已矣君子之心豈當有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蓋有天理之當然而不能以致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心不能以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賢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以及人老不以及人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

見發聖賢

自此論

以及人幼不以人幼而先吾幼也。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矣。楚人之長較吾長不侔矣。齊人於事有見可也。若鄉人之教則不遇於斯須。繼冠以同室可也。若鄉人之厚關則不妨於開戶。是觀之豈非家之厚於國乎。先京師不後諸夏不以諸夏而加於國也。志中國以統四方不以四方而加中國也。荒服之政教視甸服則略矣。遠郊之賦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列於內之詩。明堂四夷之位不在諸侯之列。魯是觀之豈非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故欲治國必先齊其家。國如使施於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施其國。如使施於家者薄則施於天下者又可知矣。梁惠王舉所愛子弟以殉之故廉頗其民而不恤。唐明皇一日殺三子故殺其臣而不顧。薄於家者豈復厚於國乎。二世重法以誅公卿故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三

忍於發問左之虞武帝林連以與大獄故敢於窮漠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下乎。是以大學之教必先於所厚而次及於所薄。如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修矣先國而後天下也。是豈聖賢之心有所偏徇而必設為厚薄之別哉。愛無差等乃墨氏之道而非天理也。或謂聖賢之心曠然大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若家若國若天下儻一皆歸之於厚而無所謂薄不亦善乎。此大儒所謂絜矩也。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我者固有親疎遠近之不同。吾又安得而一之。况大學之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厚也。比而同之則厚於天下未見其為厚。而國已先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未見其為厚而家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

此說  
則餘氏

不  
分宜  
倫  
思

蓋  
倫  
中  
亦  
思  
義

### 四書大全辯

#### 大學章句卷一

三

彼此相形則當加厚者反為薄理也亦勞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也一槩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有哉

雙峰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一句是教人以修身為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則家之謂也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經一章中功效條目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第二節七箇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與家反結也

新安陳氏曰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書所謂惇叙九族叙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

附纂黃氏洵饒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身其言盡於此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朱氏公遷曰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工夫教驗莫不殫舉無如此章又按對小於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其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為小人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王陽明曰家國天下論理自是有厚薄之分譬如身是一體把手足去掉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乃理合當如此

芑山張氏曰此節總是發明修身為本說修身却該得齊家道理非上一句教人以齊家為要下句教人以修身為要也饒氏修身齊家平對非是况周子治天下有本四句雖似平說身家然却重身上饒氏併失周子立言之意如此按存疑傳會饒氏

六四五... 決則候蓋 五三春經 字十百... 詞字詞字 中百凡一

### 四書大全辯

#### 大學章句卷一

五

亦謂家又為國與天下之本與聖經振振不必從

右經一章

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此一章特發為人為已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之法餘皆孔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張氏師會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通考韓氏古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修之始修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齊之自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體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處處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

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附纂：韓氏古遺曰：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未為之讀。大學故今一一附以，示學者。蔡虛齋曰：通經之一章，大抵都是孔子述古法，或全是先民所述者，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子論述之言。

###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甲

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通考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未引虞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聞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靈徹者與生俱生，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流或滯，或深或淺，或明或暗，或克或不克。一德齊而後昏明判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己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克畏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

從不也簡審試之是從  
必全法廣口說字古

枯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舉矣。

蔡虛齋曰：克明德，明字連上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與季子云：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明之所明為明德之明矣。非明德安得為衆人之所同？衆人多喜而用之，誤也。故明字源連克字讀。○克止是能也。語錄云：克是真箇會的意思，或問謂文王亦無待于克之而自明，是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有同。蓋章句是後來所修，改其說又較平實。按朱子戊午歲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至庚申歲則朱子卒矣，可見章句是後來改定。朱子易筮之前三日，尚改大學誠意章，或問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甲

云：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于克之而自明者。猶孟子所謂錄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也。或問是以克字為着工夫字，章句則不如是之拘急。

###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朱子曰：常目在之，古詩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在此，相似。朱子曰：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



大惟堯明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  
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  
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益哉是德  
之大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  
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  
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皆以至善為準以  
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  
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是  
堯而已矣  
蔡虛齋曰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就帝堯一身言乃  
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徵則悠  
遠以後事所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者也  
故帝典于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  
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  
可說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  
民境界矣○以上歷引三書皆不用過文  
或曰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外  
別有峻德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聖**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意  
不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  
此例之  
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錄已而錄人乎  
哉之意明者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  
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  
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謂明命  
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  
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  
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

但與音同  
不耳詞

此類朱善潘不後  
說相逐不必如注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聖**

是明之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  
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  
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是  
自去明之方可  
臨川吳氏曰此章廉誥言文王之獨能明  
其明德之端也夫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  
明德之者必常日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  
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  
能在天之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常  
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  
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  
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  
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明二字  
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  
意  
通考東陽許氏曰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  
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  
甲不德天不弔伊尹命湯之德也亦引之釋  
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峻德史官贊堯  
之德亦引釋明明德堯德即明德  
吳氏季子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  
皆自明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已昏昏者不  
能使人之昭昭而新民之功必自吾之明  
德始苟反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德登  
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  
得哉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  
則能明民矣傳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  
皆自明之一語不亦深切而著明矣乎  
蔡虛齋曰今試以帝典置之康誥大甲之  
前或以大甲置之康誥之前便覺義有  
不順矣但此意皆在言外學者不可拘拘  
于此為第一義也蓋傳者只是次三書之  
詞而總其意以歸于明明德耳  
林次崖曰皆自明一句結上文三引書之

意謂詞語雖若不倫。要皆是自明已德之  
意。蓋所謂克明德。即經文之明明德。所謂  
天命。即德之所以為德。而顧謂明明之  
功。所謂峻德。亦即明德體用之全。非有所  
加也。故總之曰皆自明也。  
或曰三書克明。顧謂等。俱就日用處感實  
際處言。非尸居靜攝時如此。小註靜存動  
察。宜玩。○不是解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  
明。明德克湯文。都是古來大人。  
芒山張氏曰。臨川吳氏分發端。示方著效  
未確。併非傳者意。宜刪。

###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四

###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  
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  
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  
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  
也。

新定碑氏曰。日日盥。人所同也。日日沐  
浴。恐木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  
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  
刻之盤。似之盤歟。

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  
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  
問盤銘見於何書。朱子曰。只見於大學。緊  
要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  
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  
却不去。苟字上著工夫。○苟日新。只是對  
舊染之污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  
常如此。無間斷也。  
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  
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汚。是以形體  
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  
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機  
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新。有  
息則彼之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  
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  
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  
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四

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  
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  
所言。萊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  
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原不相離。故於平  
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緣體而達於  
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  
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已德之  
明字。以言明長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  
新已德。體用之不相離。可見矣。  
附纂黃氏洵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為  
精密處。  
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敷  
其作聖之途。徹敷處。已若不如。此則於明  
德。有遺憾處。人若不如此。則於親民。有餘  
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  
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  
歲不同。曰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  
若無俟乎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



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擲省察之功殆無  
一息之閒而德備其久而忘也沐浴之  
德所當即取而歸焉九字森嚴凜乎若  
日新之德又曰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  
日新之又曰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  
之以日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功  
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  
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  
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  
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  
汙迂績方來之善薄者使之厚滿者使之  
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不心又兼  
言氣貫  
芑山張氏曰吳氏李子一條徒繁言耳于  
義理少發明宜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四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能使人  
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擲警發  
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與起同然  
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  
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  
鼓舞振作之使之盡善不能自已是其  
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  
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擲警覺  
其在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擲警覺其  
在民者也  
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  
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即孟子稱堯勞  
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意

但勞與  
匡直與  
在製包

此是  
推本  
說文

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  
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  
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  
新字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充感  
化兩字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  
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  
德日新  
黃氏海鏡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校作之  
之具孟子放勳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  
止於至善  
蔡虛齋曰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  
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亦晚年  
改定之說也○書傳云作新斯民亦與或  
問之說同蓋皆用舊說  
林次崖曰民之自新當本武王之化說蒙  
引云商之民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  
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四

上者未有以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  
濯然一新耳故武王于康叔之衛告之云  
云○蒙引云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  
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耳要之克已最  
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  
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  
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  
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  
之極  
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  
命新是末稍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



道自是理  
開下是理  
反教下  
葉反教下

家日此引  
君此引  
或此引  
或此引  
井此引

簡天下無性外之物  
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  
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  
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與於岐山以商  
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辟也民  
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  
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  
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  
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  
民周詩之新舊那特分內事耳大抵上之  
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自新  
者不過一已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  
神過化緩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  
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謂是歟  
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下  
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旌之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五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  
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  
於至善之勉而後已也  
王溪廬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  
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稿  
木死灰矣  
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  
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  
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  
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  
亦可見  
臨川吳氏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  
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  
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

程吳通  
日氏考

惟以作與日新之民示親民之方也文王  
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  
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  
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  
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  
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  
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林次崖曰蒙引云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  
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  
引之詞則略而淺深蓋是大學傳文之體  
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云耳若論文  
王自新之極亦不過湯之日新又新而已  
按此說于傳文有發明故錄之  
或曰古人引詩引書虛員活潑如此章總  
是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儼然有考三王  
侯百世之意非絲商周時勢起見錄前而  
唐虞何嘗無自新新民工夫只一欽哉慎  
乃有位敬修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五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自新作新新命皆在其中矣。○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隨舉其一而足不必拘拘從已  
說至民從民說至命亦不必全法三王必  
全法三王似三王各自有缺陷在。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  
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  
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  
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下  
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  
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  
也能止然後能用其極章句皆欲二字正貼  
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  
學者宜然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此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宗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通考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天子禮樂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聖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北溪陳氏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蔚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以得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與所附蔡黃氏洵饒曰此比人當知所止在知字

淺處乃天理之本然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聖

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通考吳氏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行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比通考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者聖君之事欽厥

止者賢君之事也  
 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  
 遠處有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  
 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  
 少般不可止道學罷曲拳是敬如陳善閉  
 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  
 得謂之至善  
 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  
 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  
 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  
 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源  
 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  
 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  
 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  
 雲峰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  
 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  
 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  
 之外推類以盡其餘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善

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  
 傳文言外之意  
 通考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緝績  
 熙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  
 已其敬如此精是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  
 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之間曲  
 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國人父  
 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  
 敬之類而知其餘有義婦順兄弟弟恭之  
 類又推凡天下萬物眾事亦莫不有至善  
 之所在  
 吳氏李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  
 三詩言學者之不可不知止也仁敬孝慈  
 信乃其所當止之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  
 之至微者也緝縠之詩因是而比興焉相  
 彼鳥矣載飛載鳴止於棘未安也集於桑  
 未善也顧瞻丘隅厥有美蔭畢羅之所不  
 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為可止息之地乃托

之以後其身世之學者願不能止於至善  
 則是其形雖人而智不逮於微禽也夫子  
 說詩寧不為之浩嘆乎邦畿之止以民而  
 言丘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物而秀於民  
 者宜何如哉論新民則必極其明不極其  
 明不止也否則反有愧於民物矣士之於  
 賢之於聖其分至不侔也語其知則有  
 生知學知之異緣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  
 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聖人於此猶不以  
 聖自居必求其可止而後止則夫未至於  
 受天命一涉一降在帝左右則與天為徒  
 矣一待於修為哉文王不勉而中矣又  
 有誠於修為哉文王不勉而中矣又  
 已之誠勵勤用明德之志其學汲汲而無  
 一息之自安其心翼翼而無一念之少忽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善

詩人美之曰緝熙敬止緝者如絲之緝愈  
 績而愈長熙者如火之光愈熾而愈烈錄  
 始而中絳中而終此敬無窮已也錄少而  
 壯錄壯而老此敬無間斷也文王之所以  
 持此敬者果何為哉亦曰明德新民之事  
 業自有當止而不容不止者於緝熙躡厥  
 心所以未至善之地而止之也聖人且爾  
 况其下者乎士而惜於知止則終不足以  
 望聖人矣大學之教為天子之俊秀設也  
 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凡國之後秀設也  
 上焉固未及於聖人下焉則已異於民物  
 傳大學者曉之以民物之情而責之以聖  
 人之事其待後學何厚乎雖然教人知止  
 之方則必示人以止之地仁者君之所止  
 也不傳施濟眾則君道為未全敬者臣之  
 所止也不事君盡禮則臣道為未盡孝者  
 亦大矣以至為人父而不慈則為賊恩是

不知父道之所止也與人交而不信則為  
賣友是不知交道之所止也所止之地乃  
仁之至義之盡極天下之善不能如毫末  
於此止也者其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大學  
之終事乎等而上之為緝熙之止者此理  
也推而下之為邦畿之止為丘園之止者  
亦此理也天下之理散見於萬事者莫不  
各有所止大學特舉君臣父子與朋友之  
交以例其餘耳文公曰止是事事各有箇  
止處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  
又曰君使臣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  
所止之處也禮忠是所止之善如視思  
聽思聰色思聰貌思恭是所止之善如  
此則止善之事固不特仁敬孝慈信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  
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  
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  
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五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  
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  
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  
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  
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  
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繇恂慄威儀言其  
德容表裏之感宰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新安陳氏曰詩方詩之六義屬興借淇竹  
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  
雙峰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  
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  
通考吳氏程曰鑿錫也即磋石錫治木器  
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密武毅是剛  
武猛毅以恂慄釋僖而朱子謂恂慄者  
嚴敬存乎中全仁山謂所守者嚴密所養  
者剛毅嚴密是不羸疎武毅是不頹惰以  
此展轉體認則瑟僖之義可見  
新安陳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  
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  
修所以力行行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  
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省是內自警省  
察是密察精詳是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  
之謂克治也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  
正心修身也又曰講習討論始條理之事  
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

晉詩論言格物致知首察言誠意克治言

正心修身

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

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

蛟峰方氏曰惡是工夫細密備是工夫強

毅尚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懼所以

工夫精密而強毅

新安陳氏曰有感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

可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

附象黃氏洵饒曰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

在明德中欲盡人之道之當然必如此見得

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未及說新民此是

至為精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言善以理

之見於事言

朱子曰切而不磋未至善處琢而不磨

亦未至善處瑟兮僖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

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堯

亦未為至善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

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玉溪盧氏曰切蹙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

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修於

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

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

存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

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

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

賦之而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

一理而已

吳季子條頓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堯

嘗無所本也譬之骨角必既切而復磋之

極其滑澤然後已譬之玉石必既琢而復

磨其極其精細然後已蓋日積月累之功

非一朝一夕所能辦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然武毅之貌僖然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然武毅之貌僖然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然武毅之貌僖然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然武毅之貌僖然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然武毅之貌僖然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然武毅之貌僖然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然武毅之貌僖然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然武毅之貌僖然也迨夫嚴密之貌瑟

得其所以止之效也。淇澳所言以明德之極而原新民之始。烈文所言者以新民之極而要明德之終。大學迭引之以互相發明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

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

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李

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通考趙氏德曰。大學釋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吉凶美惡之殊。

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

是親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

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

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遺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

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一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

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當言。新見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接上

文。止仁敬孝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前王。則是

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志也。文武何以使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志也。自明德新民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人滿其願。物物遂其欲。後王後賢而觀之。舊章

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得孫萬代如見。而得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得觀之。含哺而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

自適。而得樂吾之樂。豐井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手外。而得以利吾之利。

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所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歎仰思慕而

則曰。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民。以享太平也。鴻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

之功。而使我還定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

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不衆。於邦莒。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為

共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綿綿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

民不忍去之。祀綿綿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為至善。傳大

雙峰饒氏曰咏歎其詞也... 洪者意牙... 或曰前... 賢親樂利... 聖賢處全... 邑山張氏... 父雖不慈... 說無深義... 等君雖不... 矣况曰文... 前而文不... 寓于其中... 會黃氏非... 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

意章下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 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 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 慈孝工夫謂學與自修... 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 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 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 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 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德之止於至... 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 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 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 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入者修目... 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

蒙引曰此章之發知以文連之此物之謂也此物之謂也此物之謂也此物之謂也

正心修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 化及於家國天下... 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 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 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 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 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 之處淇澳詩切瑳琢磨承上文實指人... 當止之處而言未止於所當止者之錄... 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慈潤以下言... 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 瑞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 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 德之效此蓋極言止於至善之效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

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

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

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

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朱子曰聖人諒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 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 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 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 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民無訟在... 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錄然惟先... 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齋

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  
 謂子畢將為成宰，遂為衰。子畢又何曾聽  
 訟了致然，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  
 雙峰饒氏曰：聽訟未也，使無訟理其本也。  
 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  
 明德新民之相為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  
 為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  
 用情。  
 王溪廬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  
 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  
 使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  
 之本末先後，即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  
 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  
 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一節，已在其中。經  
 文物有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修身為  
 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  
 終始先後之意，亦在其中矣。  
 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

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既明，  
 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  
 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  
 大畏民志，自然無訟。  
 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  
 之，而著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  
 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聖人能使民德自  
 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  
 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  
 者。蓋本於能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  
 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  
 之義。所該者廣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  
 餘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未  
 隨之，本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  
 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人畏民  
 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憫隱羞惡

可極音

詞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齋

是非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  
 者所謂明德也。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  
 軀，口欲其味，鼻欲其臭，目欲其色，耳欲其  
 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則  
 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靡，胥戕胥虐，  
 至於為鼠牙雀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  
 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情，各騁其  
 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為之感。聖人  
 謂聽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  
 其口，此但心可以施之聽訟耳。苟欲使之無  
 訟，非屈其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  
 下之人，同此心，不可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  
 暫為物欲之所蔽，然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  
 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嚚忿戾之氣，固  
 勃勃乎其胸中。此即所謂明德也。故屈其  
 心者，當於胸中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  
 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之明，則頑

器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  
 理畢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  
 遏。惟見鬪爭之為可恥，而愧懼不暇。縱有  
 疑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何訟  
 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  
 不獲自盡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茲非  
 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約而施博，執要  
 以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  
 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  
 黃氏洵饒曰：聽訟猶人理末也。使無訟乎  
 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  
 民也。統言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唐虞刑期  
 於無刑，民協於中之意。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意後矣

程子曰衍文也

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

東陽許氏曰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

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

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

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附纂黃氏海饒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極理有未窮物未格

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豁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吾

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氏海饒曰已知之理遂明之意無不到則物格無不明則知至

問所補第五節何不能成其文體朱子曰亦嘗故而為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嘗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

子透出來且如做這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去理會箇知

只是如今頭緒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

髮室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

意思○表者人物所共錄裏者吾心所

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究

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卻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  
北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一物之理非揀精底一物不理會則此一物之理非揀精底頭緒雖各然進亦有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  
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得知得  
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開與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嘖噫咳嗽不敢失申敬中不敢不敬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教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純玉奉盈如帶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究

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粗而遺其精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  
玉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眾理之體即吾心之體眾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即吾心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之然無礙如水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眾物表裏精粗無不到  
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心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

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  
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  
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  
物必有一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  
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  
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  
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  
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  
然者也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  
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也容莊便是一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  
止也靜也直也肅也莊也皆處物而  
之當然者也是一謂理也散於萬物而  
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識者  
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  
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幸**

日就時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  
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使學者為何  
而察之當然者又何必其所以窮  
如我之當然者又何必其所以窮  
其所未之知探其所以求其所以窮  
一身而言之耳吾所以求其所以窮  
不聰也必窮其所以明夫所以不可  
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夫所以不可  
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夫所以不可  
若足之理焉推其所以明夫所以不可  
死之患矣自一家而無若吾所以其  
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  
夫所以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  
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其所以孝  
夫所以不可以不孝也必窮其所以孝  
兄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  
而無冥行徑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

格物

君吾知其為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  
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以不忠也必窮  
臣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以不忠也必窮  
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以不忠也必窮  
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宦若民若上若  
下莫不皆然而無逆曳倒植之患矣窮  
其所以窮而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格  
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  
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八  
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八  
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  
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  
則胸中雜亂而學自持敬入荷不能持敬  
於吾前方且眩昏顛倒之心存則何物  
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則何物  
具於此而得夫不可驗又嘗誨其門人曰  
觀書察理草不精皆繇此心雜而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幸**

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  
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錄是觀之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乎故程子曰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為夢覺關知之  
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  
誠意兩文若以不接續血脉相為貫通  
或曰綱領條目有傳本末二字不過經  
文中字眼何必有傳本末二字不過經  
先後亦當有傳本末二字不過經  
格物致知非釋本末見得格物道理不  
勝言指此以例其餘殊未蓋格致無  
傳非無傳也以大學入門下格致一條  
而無傳可乎然則何以無格致一條  
物即身心意家國天下之物傳傳皆釋  
格致也此格致之義所以即在條目  
知曾子不傳之妙

芭山張氏曰吳氏季子一條紛冗無義  
理可刪至天如何而高云云說得無邊  
涯使學者工夫漸向玄虛無歸宿處尤  
於理不必從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

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

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

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

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

於此以審其幾焉

雙峰陸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  
制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  
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  
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  
一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  
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  
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  
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

自陳氏  
自歐陽氏  
自朱子

自歐陽氏  
自朱子

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  
兼正心修身而意字章末曰潤身曰心廣  
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  
始故曰自修之首  
雲峰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  
欺與欺字皆應欺字與誠字相反  
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  
曰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朱子曰誠意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新安陳氏曰謙字與慤字同音同義為快  
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謙  
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  
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  
附纂黃氏洵饒曰誠其意者念頭也必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圭

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毋自欺是解誠  
意之正義心術之所發涵善惡

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  
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歸分之幾微處

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  
始分處起腳不差行方能歸乎正路否則

起腳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  
有善惡便須就此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  
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

說毋自欺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  
是知至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  
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

是鐵便是自欺瀆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  
酒是見得自欺瀆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

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饑欲食則  
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饑欲食寒欲衣

見惡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七

自是實矣。○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知  
道善不可為。却又不十分去。為善知  
欺不可不。欺不可不。欺不可不。欺不可不。  
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  
至正。為意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  
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  
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  
苟且。故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  
會此。是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  
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說  
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  
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捨著之時。又其甚者  
○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  
間。便緣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  
却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  
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  
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論自欺  
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  
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不消如此做  
而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  
而不為。心中也。又有此便為也。不妨底意  
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與  
孟子行有不慊。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與  
謙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問自謙。只是  
實實為善。去惡無惡。滯於己私。只是快底  
意。自欺便是。自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  
自謙。自謙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  
是要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表裏  
也。自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表裏  
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分也。○如  
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七

與眾人對。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  
此亦是獨處。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  
北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  
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慊而無  
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  
曉處。譬之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  
惡臭。人所同。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  
吾意。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無  
非苟且。徒為此也。人之好善惡。亦須表  
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  
不真實。胸次間。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  
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然  
真實。恁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慊。便  
誠然而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  
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  
謹審其幾之發也。  
徽庵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意。焉  
問母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  
戒謹。恐懼。即是自欺。境界。潛室。陳氏曰  
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  
是自家不賤。不聞之時。有誠養性。氣象。如  
此。謹獨。是眾人。不賤。不聞之時。有誠養性。氣象。如  
大學。只就意之。所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  
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凡  
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  
能於獨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  
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  
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修。之。自相。應。自欺  
者。誠之。反。自修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  
充。自修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  
誠意。亦兩言。慎獨。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  
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為善。著實。去  
惡。自欺。是誠意。之。反。自欺。是誠意。之。反。而誠  
二。如是。誠意。之。實。自慊。是自欺。之。反。而誠



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  
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  
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  
附錄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  
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  
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  
章之本  
林次崖曰蒙引云原彼所以不能慎其獨  
者其意蓋以其惡可揜而善可詐也依愚  
見似過于巧原小人之為不善未必有此  
意  
或曰獨體無人不有無時不在小人之厭  
然即小人之獨體也惟不能直露其好惡  
之本體旋以揜著二念奪之是以入于自  
欺而為小人耳○并其揜著處亦是良知  
厥然重小人自知不善不重君子身上  
月恒近解曰見君子至益矣誠小人心裏  
自己悔說正是意不誠處為不善無所  
不至是自欺見君子厥然連自己也欺不  
得了體并根心廣來不平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堯**  
**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  
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未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  
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  
人雖不知我已自知不自欺然共知如此  
與十日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  
玉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  
已所獨知之地即十手共視共指之  
地故為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自知之  
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自知之  
可畏之甚如此者此所以戰兢臨履直至  
磨手足而後已也

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  
十日十手即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  
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  
之者當常如十日所共視十手所指可  
畏之甚其嚴乎  
通考吳氏李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吾所  
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與一  
念將動人雖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  
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然慄慄  
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  
質之在旁而不欺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  
充吾性之固而盡吾職之當然可以快足  
而不至於自欺矣會子以守約之學加三  
省之勤雖容貌辭氣之間莫不致謹  
蓋曰吾之所獨即衆之所同雖在隱微幽  
闇之中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  
林次崖曰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間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堯**  
居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  
與曰小人間居節是為誠意而設十日所  
視節是平日之言不為誠意而設况意只  
是側意思言則是所嘗言既述其意復引  
其言自不相礙  
蔡虛齋曰十日所視二句若依新安陳氏  
用常如二字則于本文其嚴乎一語反礙  
矣要明說出不可揜之意即上所謂人  
之視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以此  
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以此  
之故所以君子必致謹于獨知之地使不  
至于暴著如小人云云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  
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三山陳氏曰：財積於中，則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蓋皆是也。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朱子曰：富潤屋，以下說誠之驗。如此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因愧作便早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母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愧作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十

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欺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踟躕，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善亦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肅心廣體胖，即心正身修之驗。所以為正心修身之要。至溪廬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峰胡氏曰：孟子說浩然氣，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反氣餒。心廣體胖，即自浩然之氣。厭然，即氣餒。心廣體胖，即自浩然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

三山小士  
新安陳氏  
可與此新

實中形外者，此是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皆出誠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心勞日拙，體常舒泰，泰字作好說。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胖深淺不盡釋可見。或曰：德即明德也，母自欺則明德不昧，浸灌內外，如水之浸物，形色天性一併濕透。即此潤身處，便是中和位育，此身與天地萬物相流轉，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從此得。芑山張氏曰：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不學，者不可不實致其知以誠意之意，見此處疎略，便與揜著小人同病，非徒言此以括之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此章最緊要。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蘇是而之，便駁駁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誠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  
勿軒熊氏曰誠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上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始事一曰格物至平天下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  
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精而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慎獨  
篇五  
利並  
文涉  
之乃  
而忍  
者得  
不達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全

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自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莫非實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心體之明明即明德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  
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  
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  
玉溪盧氏曰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闕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廢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變者怒也怒者怒之甚憤者怒之留

三由陳氏曰怒者怒之甚憤者怒之留

外振來者怒也怒者怒之甚憤者怒之留

新文陳氏曰怒者怒之甚憤者怒之留

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乃朱子推黃傳文

問有所忿忿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

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

須是執持其志

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

心身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

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

下頭看有新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金

而健之總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  
常下平便是自所謂有所是彼他為主  
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為  
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  
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  
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  
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  
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  
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  
隨物適應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  
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  
動而後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  
今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  
喜雖有可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蹉過  
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  
中堆過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  
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問忿好  
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

自已事可也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

絲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

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

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學

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

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

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

怖之類白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

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

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

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此私意塞在胸

中便是不得其正頭是涵養此心未應物

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

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

憂而憂當懼而懼恰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

此方得本心之正

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金

也末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懼恐懼  
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  
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懼而忿懼  
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  
德之妙用無不明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  
不動未嘗有所忿懼恐懼則心之本體終  
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矣  
人患不識其本心耳惟虛故靈纔失其虛  
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  
以為明德也  
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  
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  
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  
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正心之體本  
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曰正其心其體本  
自分體明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  
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  
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十

全

則喜喜已而後喜怒憂懼皆在物而不在  
我我雖曰孩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  
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  
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  
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  
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自  
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  
其已發也不可稍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  
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  
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  
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  
四等字  
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  
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  
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  
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  
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  
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  
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  
留○恐好憂陽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  
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  
事之已臨  
吳氏季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  
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西  
可有其所有耳若有所先以一端橫  
於胸中則凡事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  
自然偏倚而下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  
者為上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大  
頭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疾惡者亦  
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  
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觸之  
可畏雖有不驚者亦將以戰慄之心  
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不能無然一  
有諸已則口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敬  
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已則口

分非  
節西氏

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  
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澤  
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  
憎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  
豈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為非哉特  
則不可耳

味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  
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  
不修也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全

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  
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  
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  
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  
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  
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言此而不言所以  
正心修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  
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  
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  
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  
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  
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  
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  
有者私主也自然無者上字之主也心有  
存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修矣然  
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以  
敬以前之以是大學本文未言之意

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  
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  
在直以知覺言○章句云敬以直之此直字  
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

吳氏季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  
釐繆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誠之後尤不  
可不用功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

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  
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

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  
聽命於吾心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

以目而以心否則泰山墮前而不睨矣聽  
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

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  
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

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耳櫻金不見  
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

在古樂也當食而失七箸心不在七箸也  
絲是觀之微修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

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  
身雖不期修而自修矣反覆此章而細繹

之始焉戒忿怒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  
只一有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

在字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不正心  
不在原其身不修其言心不正之害深淺  
可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  
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

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  
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  
下並以舊文為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兗

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  
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  
下並以舊文為正

通考朱氏公遷曰伯兄克履云大學經  
言正心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  
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

也  
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  
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

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  
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

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  
身修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

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惟  
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

於釋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  
主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

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踰  
矩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好

樂偏於喜也有所忿憤偏於怒也憂患  
恐懼偏於憂懼也

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  
新安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

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  
通考黃氏洵饒曰檢束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

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  
心正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

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緩中開又自相貫  
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

許多節意連到全體是私意更理會  
甚正心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  
○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

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峰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末一邊，本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以下言既誠，意又須正心，或曰：身心分，析不得，身即是心，心不離身，修之繫于正，不待言，即不正之繫于不修，便知得修身在正其心。○修正工夫，總在致知誠意內，此復舉身心相關處言之，見修身在正心耳，不必說及工夫。小註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與經文所謂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相矛盾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九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朱子曰：古註辟音譬，譬礙不通，只是辟字便通，况此篇自有僻字，辟則為天下，僻是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言之，與

國本許家，雖本在審者非。明山真其曰：偏之一字，為修身齊家之深病。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九

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一路，一念便等是心與物接時事，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又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畏，如君國當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同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問敖惰，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教，情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攝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僻，豈不是身與物接。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孰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

不人不  
似欲教  
非而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生

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  
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  
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  
雲峰胡氏曰或疑教情不當有殊不知本  
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  
衆人又曰常人是也眾人中固自有偏於  
教情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  
碩亦泛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  
戒深矣  
通考吳氏季子曰齊之為言整齊嚴肅之  
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蓋父盡其所以為父子  
盡其所以為子兄盡其所以為兄弟盡其  
所以為弟夫盡其所以為夫婦盡其所以  
為婦而後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  
其象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修明矣夫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生

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修矣彼  
見衰狎者恃恩而驕必蕩蕩而不可律其  
能使之齊乎賤惡而驕惡人情之所不能  
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  
不修矣彼遭忿疾者失歡而怨必須臾而  
不可調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言  
一偏則為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諫之  
義非所以修身亦非所以齊家也教情以  
慈幼而言一偏則為姑息無嗃嗃悔厲之  
容非所以修身亦非所以齊家也教情以  
不脩教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意論色  
授之益非所以修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  
人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  
美而不見其惡中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  
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幾  
希矣  
或曰五辟即是不能知處非不知故辟也  
看兩知字工夫仍不能離致知  
世山張氏曰凡人身與物接而心即隨之  
便是心與物接了小註忿憤等屬心親愛  
等屬身似悖理不必從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  
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之  
不修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夫  
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  
知其美惟其溺於一偏故家不齊當看兩故  
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凡為人者言莫  
知子之惡始舉家之一端言之

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憶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

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愛惡得其正。吳氏季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為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修，而身之不修，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修，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鑿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輅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諭，不戒而孚，一唯一諾，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勤反覆，深戒其辟言哉。言乎。蔡虛齋曰：看註所以二字，只是說他偏。家不齊，意在言外，不可謂上條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下條言偏之為害，而家不齊，蓋好惡一偏，則身不修，身不修，則家不齊，是不得齊，非是本文謂家不齊，緣身之不修，而章句乃謂家之不齊，緣于好惡之偏之為害也。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為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文，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為說入家人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甚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無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矣。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芑山張氏曰：蒙引說是雙峰饒氏親愛等屬身不修，人莫知子之惡，屬家不齊。失本文語氣，不可從。問如何修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潤一節去。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奎

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字只是自身裏裏，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峰饒氏曰：身以心為之主，而心以意為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憶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憶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修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憶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修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首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修身章為然也。緣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之，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為害，至莫知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獨反結者，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修身也。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修身二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王之聿修厥德孔子修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修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杂

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

吳氏  
季氏  
宜此係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杂

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峰胡氏曰修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指出教之一事。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齊家。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修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大。自約而之博。自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為小而彼為大。以孝弟慈對君事長使衆而言。則此為約而彼為博。若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衆較之。則遠近又不待辨自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衆者。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况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務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為無慊則施之事。長必能守。情共之節。崇推遜之風。務其事。兄



之弟以爲其父之令生我母今鞠我總於  
其子者無父或則必能充况愛之念推  
博施之恩所謂使衆者亦不遇舉斯心而  
加諸彼耳或事若或事長或使衆其本末  
若甚宏潤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爲若甚  
纖悉然大原之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  
待捨此而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  
此而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  
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  
蔡虛齋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身不出  
乎家而其化自風行於其國也  
或曰凡欲教忠亦曰如其事父則已耳仍  
不出教孝的道理教弟慈亦然若但謂家  
國一理則謂事君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教  
以事兄使衆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教  
家亦何不可○孝者所以慈幼而先教國以教  
出事成教意此中寓觀感之理國之事君  
皆取諸此若僅就一人之身說如所云移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先

孝作忠者非弟慈二句即此可推  
范山張氏曰孝弟慈三者不出家而成教  
于國此中自有感化作用不知其然而然  
不在形迹摹效處詭朱子小註天下人看  
着自能如此云○傳雖止言齊家却包修身  
在內非章句補傳所未足○吳氏季子孝字專  
在爲推本之論非是○吳氏季子孝字專  
就溫清定省溫清說殊覺淺膚失傳者大意  
使孝而止于溫清定省孝字分量尚不無  
缺陷况借吹煩吹篋生我鞠我貼弟慈二  
字尤與弟慈道理不相切吳氏煩言無當  
類如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大可不難小則易推尊主註易不計  
是說使幼推尊主註易不計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  
在識其端而推廣之理

朱子曰孝弟人所能守而不夫者  
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  
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  
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  
也保赤子慈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  
是推慈幼之心以推廣之也○此且只說動  
化爲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  
黃氏曰言但只說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  
之心不待勉强而後知之也  
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  
得其所欲雖赤子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  
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  
玉溪盧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先

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  
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  
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首教字三者  
俱作強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首教字三者  
不假強爲說未作推說立教之本首教字三者  
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  
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  
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  
保赤子慈之一天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  
誠求之其孝弟之天孝弟慈之出於天者庶可  
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慈之出於天者庶可  
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  
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  
之良知良能而可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  
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  
此推廣去耳  
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無  
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愛子之心無

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  
 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  
 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  
 ○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  
 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  
 戶曉也○平天下章老老長長恤孤卹  
 三者是人人所同也  
 吳氏季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  
 饑則欲食疾痛則欲撫摩痒病則欲搔  
 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然於心而未  
 能宣之以言則夫為之保抱攜持者莫  
 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  
 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  
 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  
 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  
 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警之處子然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百**

既嫁則有為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  
 先學字幼而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  
 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而求之耳誠者真  
 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妄  
 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  
 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  
 心之自然而未有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  
 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  
 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  
 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  
 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  
 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眾之慈  
 何也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  
 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降俗末則薄

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  
 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  
 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  
 於妻子具而孝哀則塗之人皆然而聞  
 之而慈之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  
 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  
 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  
 衆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  
 治雖不出戶可也  
 或曰此是治國在齊家傳不可作慈使眾  
 一句傳言保赤子有齊之義言如保赤子  
 有治之義此固求而可中非學而後能  
 見孝弟之慈一與相感出于自然不假  
 不必外此而教國也心誠求之誠字正指  
 真者自然流貫處言之孝弟慈所以能通  
 于國者只此真心通徹去時說觀于慈而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一百**

孝弟可知及小註雲峰胡氏新安陳氏蒙  
 引存疑之說皆不可從  
 林大崖曰章句在講其端而推廣之是本  
 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備其本然之量不是  
 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  
 定國**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  
 言教成於國之效  
 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  
 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一百

自家好乎則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飽應  
 以下是一家人自化之也  
 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  
 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惡之反也上言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底效驗  
 玉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  
 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  
 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幾實歸於君  
 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  
 之夫才見於君而印見於國從善如登見  
 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  
 此可不謹歟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  
 字可見引以證上文  
 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  
 論債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  
 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

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  
 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  
 不參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  
 之發動所繫譬仁讓之與其機絲一家悖  
 亂之作其機絲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  
 一言債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  
 句  
 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  
 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債事又只在  
 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  
 如此  
 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  
 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  
 不留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  
 機賦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  
 益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  
 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  
 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一百

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與雖有是  
 貧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  
 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弟恭而一  
 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  
 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己也雖  
 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  
 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  
 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  
 下薰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饜也相挺  
 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  
 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  
 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官聲聞於外鶴鳴在  
 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  
 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  
 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  
 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  
 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取復爭一家  
 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較厲二十四縣莫

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  
 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  
 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  
 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  
 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  
 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  
 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  
 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  
 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債事夫子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  
 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  
 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  
 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  
 根修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  
 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  
 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  
 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  
 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繇也味所繇二字則

六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  
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不動於彼而動於  
此明矣學者蓋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  
蔡虛齋曰德氏以仁為孝讓為弟貪戾為  
不慈愚以為不然味或問仁讓言家貪戾  
言人之說則貪戾仁讓之反也而仁讓者  
慈讓專屬弟可矣况貪字于不能慈為  
義亦不甚切其說不可用○上文所言者  
教成于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于國之  
效外更討箇效也○春秋桓公五年夏齊  
侯鄭伯如紀胡傳云云著齊人滅紀之罪  
明紀侯去國之義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  
意之效是也此效字亦云實迹不可以對  
工夫言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十一 一高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  
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  
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  
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  
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  
則所令 具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惟上所帥帥之所  
好及民弗從矣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  
蛟峰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已之心以治人  
之恕絮矩章是如愛已之心以愛人之恕  
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已無諸已忠也  
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意  
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  
平天下言有諸已又似說修身何也朱子  
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身治國  
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  
常入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  
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  
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  
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  
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  
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  
已先之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十一 一高

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  
人是無已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  
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  
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已及  
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  
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  
是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已  
言所惡於上無以使其下等是要人於及人  
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  
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  
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  
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  
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已乃政  
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  
者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真

諸已者也。是謂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  
 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  
 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神天下  
 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  
 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  
 者也。所謂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  
 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己  
 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二字。已帶盡已之忠  
 信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  
 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誠求之。即  
 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未必得  
 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未必得  
 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已之忠也。  
 推己以責人。正人錄忠以爲恕也。忠即恕  
 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  
 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爲恕。是乃程  
 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  
 無之。

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  
 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  
 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  
 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寔繁。毒通者一紂  
 耳。而小民之敵讐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  
 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  
 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  
 蓋同。此一機耳。故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  
 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  
 令。驅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  
 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衆。以  
 多寡雖若不一。而於統御之道。皆必先已  
 而後人。惟己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  
 惟己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己之  
 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己之慈也。而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真

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己者。其所以好也。  
 人從己者。其所以令也。若令之。以仁而  
 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好者。非敬也。  
 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  
 也是。謂所令及其所好。民胡爲而從之哉。  
 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  
 己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爲善。必先反而  
 思之。曰。己亦存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  
 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  
 後。非諸人欲議人之爲不善。必先反而思  
 之。曰。己能無此不善乎。一或不善。先反而思  
 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不善乎。一或不善。先反而思  
 人之事。詳而正。人之事。略律已之念。重而律  
 義。曰。推己也。曰。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  
 而待人是也。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  
 已之心。是也。苟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  
 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

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  
 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  
 服。豈能使之喻哉。  
 或曰。有非爲求人而後有。無非爲非人而  
 後。無君子只自求自非。此處正可想他藏  
 身之恕。未非只就存諸心。說不宜說向外  
 邊。纔合下文藏字語意。  
 芑山張氏曰。有而後求。無而後非。總指是藏  
 身之恕。處如何穿鑿分析。說所藏是指有諸  
 已。無諸已。如何穿鑿分析。說所藏是指有諸  
 氏說宜刪。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仁山金  
 之好。行堯舜之令。民必不從也。不必牽連  
 忠字。來說新安陳氏無藏于內之忠。而欲  
 爲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云云。  
 牽連忠字。殊覺纏擾。不必從。堯舜神天  
 下。數句引起。自諸已無諸已數句。非承上  
 一人定國。而蓋一人定國。特引語耳。以  
 堯舜承定國。何不以桀紂承債事。學者徒

泥註此也

###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厚者薄

吳氏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頁

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

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意

或曰此節消根修身以齊家說以見寡妻所繇則家邦世道皆本諸其身正文王

不出家而成教處雖美后妃化原却在

志于上故曰宜其家人故曰可以教國人

○關雎王化之始雜引三詩自有漸次就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居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朱子

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

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一頁

則明德明於其國矣

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已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宜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

○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

是血脉貫通處

蔡虛齋曰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父子為兄弟者

皆足以法于人此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為民之表也

芑山張氏曰看來宜家人宜兄弟俱有仁讓意思非宜家人專屬仁宜兄弟專屬讓黃氏洵饒說背理宜則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詩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  
玉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而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也  
仁山金氏曰二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而人情之每易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式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一化一是一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合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

四書大全辭大學章句卷一 一章

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已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  
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翁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而後兄弟既翁此三引詩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於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感矣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  
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與於孝又言一人貧賤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

深淺可見矣或曰只在承詩上發明先家後國意非通結上文與上故治國句實言國本于家語意不同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

四書大全辭大學章句卷一 一章

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為喻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此師上章孝弟慈所以下來  
新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朱子曰老老長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聖

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  
 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  
 此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  
 起絮矩事下而方說絮矩而結之云此之  
 謂絮矩之道也○絮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  
 在治國乎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  
 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絮矩處是就政事  
 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  
 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  
 父母畜其妻孥又安得遂其善心○是推  
 已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  
 養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  
 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  
 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  
 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能如  
 之不獲方可以我之能如此他人不能如  
 之即是不平矣○絮矩不是外而別有箇道  
 理只便是前而正心修身底推而措之○  
 問絮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  
 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  
 不待絮矩而自無不平矣絮矩正是怨者  
 之事○興孝與弟不信上行下效之意上  
 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  
 文君子必須絮矩然後可以善而天下終  
 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  
 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絮矩  
 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  
 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而接是以君子有  
 絮矩之道也○絮矩之說與前章之說有  
 相續絮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  
 老其老各得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  
 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  
 不得長其長教他不得幼其幼長其幼  
 不得是長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為是  
 之故所以有絮矩之道○絮矩言君子為  
 安樂便是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聖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用里  
 教之樹畜皆此以推之  
 雙峰號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  
 方必先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絮者以索  
 矩而度之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知  
 而君子之度人亦以心為矩  
 玉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  
 然之則也○此齊家絮矩於家也○此治  
 國絮矩於國也○此平天下絮矩於天下  
 也○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絮矩是推既有  
 以化之而與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  
 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  
 在奪其利  
 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  
 言所以有絮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  
 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  
 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  
 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絮矩是致知力  
 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  
 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  
 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為矩於人之則  
 故曰絮矩即吾心之一箇矩字但不踰於  
 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絮矩之矩  
 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  
 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圖矩方圓者動  
 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明德之止至善絮  
 矩即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  
 通考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  
 失眾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  
 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  
 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絮矩分五段第一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段老老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

黃氏洵僂曰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平。吳氏季子曰人同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悌。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同天下而一理合千萬人而一心乎。

蔡虛齋曰此章所引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傑說蓋傳者于此都不管只要說箇絜矩意在耳。

林次崖曰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其說已具于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

范山張氏曰不踰矩與絜矩但安勉有別耳非不踰編屬明德絜矩編屬新民信如雲峰胡氏所云絜矩孔子不踰矩有明德而缺新民乎此處絜矩能新民而不本明德乎說書不見大意紛紛穿鑿如雲峰此說者衆矣必不可從。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不是字義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乎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新安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

通考黃氏洵僂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處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即新民止善。

雲峰胡氏曰此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

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指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知道此而我想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多我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時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代官前官之時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國爲察是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可也上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下前後左右微九箇人來看便見○已  
 立而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  
 又思以待下之人是此意但中庸所求  
 乎子好此言其亦惡也人莫不有在  
 其所好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  
 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  
 子孫在我之下我欲慈於我而我却  
 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  
 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  
 ○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  
 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  
 日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  
 長當使之均平也上下皆得行之均平  
 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上之意耳但各隨  
 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但各隨其分  
 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  
 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  
 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  
 以所惡者及之於上而後使下者使下  
 下則上之以下之然以上之使下者使下  
 而不以從前之分後之分矣從前而後  
 先後則前後之分矣從前而後不先  
 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氏  
 之平等也  
 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  
 道須看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無  
 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無  
 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已之心能無  
 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  
 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  
 廣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  
 潛齋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體  
 也自此至卒章皆發揮絜矩之事

刪明無此季吳  
可發條子氏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同此  
 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  
 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也  
 日使之事曰思慮之曰從曰交處之也  
 接之也思慮之曰從曰交處之也  
 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  
 滿之處是謂絜矩舉天下之絜矩而出於  
 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  
 規之居上而施於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  
 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於後者如此  
 則居後而施於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  
 之右者亦當如此則居右而施於左者亦  
 此推此心以徃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  
 其可則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  
 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官者言之上有君  
 獨賢勞苦病君之立乎其中者莫非王事  
 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  
 也又自在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  
 立乎其中者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  
 子之不吾肖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  
 所惡於下者而事之非絜矩也以前後  
 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以  
 我能老老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以  
 亦得以長其長我亦得以恤孤人亦得以  
 孤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  
 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或曰本文母以子最重正是反諸心而能  
 度處所以為絜矩  
 芭山張氏曰上節絜矩之道虛說此節是  
 實說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絜矩耳非覆  
 解字義也如大註所去則傳者涉訓詁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東陽許氏曰三股言能絜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其之道不過顯其好惡之心而已大德者必得其道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焉愛民之道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任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下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吳氏季子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

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麗乎人偽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庶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  
或曰此專重為民上者當以父母之道自處曲體民好惡使心無不周到必如此而後可為民父母舍此則民仇矣非千百姓之譽使其頌我作父母也註愛民如子在重自見專說民愛之如父母是足上句則輕芭山張氏曰吳氏季子謂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得傳音語意東陽許氏說效不可從

聖以不不國樂聖好以不不國樂聖好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

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  
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嵬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節則失絜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者巖然高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高大周都鄴鄙此為境內之鎮故周人多托以比與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太師維周之臣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之巖巖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可不平之事豈大學所謂絜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



量出入下之文在量  
此句之內者下  
此句之內者下  
此句之內者下

董說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皇

朱子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  
以後而只管說財。自家若不誠心正身  
修家齊了財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  
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如  
雙峰饒氏曰格致誠正修所以謹此德也  
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  
玉溪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  
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  
則能絜矩所以得衆而得國  
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  
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  
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  
東陽許氏曰言為人上者明德為本而財  
用為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  
但當修德為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  
二段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  
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以自修末章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財而  
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皇

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  
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  
矣  
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  
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  
上教得他如此  
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  
均平便是不能絜矩  
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修德而絜矩  
取民財有制  
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  
經文本末不同  
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  
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輕民不見德  
而惟財是問母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

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以利害言也  
月恒近解曰外本內末則是爭民之財而施其奪于民矣此處且未說民奪至悖出方見之

###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語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惟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頁五

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

###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知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則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道簡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

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人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陳氏曰以惡聲加人人必以惡聲加已以非道取人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

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東陽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築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秦人頭會箕歛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

###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頁五

之出入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申前得失字以德為本則善善則得眾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失國矣王溪廬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

以天春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

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在何常之有有德有人為善則得之粹入粹出為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或曰從民心之聚散看出天命得失來不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古語楚語王孫開聘於晉定公饗之越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

有常也此引東語之書以結前五節之義也此則謂善即止不善之善也

黃氏紹曰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新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

或曰楚書

此兩節當合

文名耳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

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于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乎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即出亡也父死而欲友國未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臧

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

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

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

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

人民之不能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

心而終於不能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

意惟以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算舟車惟以

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

京師怨嗟不顧也豈二君獨無絜矩之

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絜矩之為善亦不

若已之

原其意系下之謀稽首再拜而受衛野之

塊其志豈須臾忘國哉特以天時人事未

可耳

結此兩節合秦誓總是起下用人小註饒

氏許氏說謂傳者語意窮犯節正見文公

亦用人之一端非楚書二節又明不外本

至秦誓總謂用人也學者詳上下文自見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

西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臧

娟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



無不美有無  
才言不美有無  
是才非者不美有無  
也非者不美有無

言女入高遠一  
危徐位下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學

虞使是不絮短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  
則合當康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  
其言其所好使善人之分便是絮矩此不  
絮矩  
王溪處其日一個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  
謂斷斷無餘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  
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  
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  
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已有志  
能容天下有容才之人則天下之材皆其才  
也若已有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  
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  
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  
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以天下  
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  
如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  
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

學

同不進  
登與放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學

楊氏短曰不啻猶豈止也  
吳氏程曰定當者值實是也  
能絮矩則其言必明不事表裡其中雖多  
特其言則其言必明不事表裡其中雖多  
大見人之不啻猶豈止也  
彥聖則不啻猶豈止也  
料事言辦事而面成料事而中為大臣者非  
惟不熱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猶我懇切  
真到若得其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  
才而器使之君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  
蒙其福國家之利就大於此乃若不能絮  
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加我其心  
忿戾而不平感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  
不下於我則媚疾以惡之媚疾者疾其所  
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之而憎之入雖彥聖  
以為不於我則併與其人之而憎之入雖彥聖  
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  
使天下之人材俱莫已若繇是嘉言伏賢  
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  
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  
常情觀之容德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  
然讓直濟文皆成貞觀之治如賢嫉能者  
擊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  
言猶左氏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皆  
繇乎此也  
芭山張氏曰無他技湏看得活小註吳氏  
手子云其中雖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如  
此看無字不呆滯玉溪虛氏硬說德有餘  
而才不足非也○媚疾以惡之惡字緊承  
媚疾說來無兩層非媚疾疾其所長惡則  
併其人而憎之也疾其所長是憎其人  
處吳氏季子分兩層說無謂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遊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禁短者

雙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穿之去四因舉十六相是也

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

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進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

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皇

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

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

謂冠之乃引接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禁短而惡惡得其

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

之言能禁短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

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為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

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

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禁短之故見不能禁短者則惡之必徹屏除流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眾之所惡已

亦從而惡之禁短而已矣何者禁短則知眾心與己心同眾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

彥聖已獨何為不惡之屏除流所以與眾逆葉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為

能禁短故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私意己之所愛未必眾之所愛也

已之所惡未必眾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為元憚之靈使舜不能以己之心度元

體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猜帶庸回以沮元憚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狠則

德以害元憚不恤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哉禁短工夫必如舜而後可

或曰不必說惡以成愛玩下文見賢節好人之所惡節皆好惡並說則愛人尚有許

多培植委任道理非一流放遂併括愛人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皇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迨未詳孰

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

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

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

新安陳氏曰舉之姦而不能去是也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

盡好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禁短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中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朱子曰斷斷者是能察矩矱疾者是不能察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察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察矩括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

四書大全辨大學章句卷一 喜

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峰饒氏曰好惡與人異苗必逮夫身桀紂是也

王溪廬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可苟好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其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苗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與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察矩者之所為也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察矩者之所為也日秦誓于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心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其其道者皆罔察矩之義而中明好惡公孫之厥以申明天下之要道也

此下治國君子之道近學即

此下君子之道近學即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胸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

雲峰胡氏曰有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夫學於此提出由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察矩是怨之事怨辨以行仁故特以仁端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察矩而好惡之及  
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愛惡而方量不足察矩之未盡者也知所愛惡而方量不足又香臭不分愛惡易位不知察矩民斯為下矣察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察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  
林次崖曰按用人一節是國家大事此上好惡一偏則其餘皆偏雖欲與民同好惡亦不可得看本文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于後世亦自見得故傳者專從用人一事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之意

本于口則言得眾失眾再言善則得不善  
 則夫已出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誠  
 心也說出得失之絲以決之忠信謂天理  
 之所由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  
 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  
 也驕泰者任已自恣不能絜矩者也  
 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又申前兩段得失  
 字而言絜上文觀之固知得眾得國而又  
 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  
 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  
 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  
 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為  
 治國平天下之要  
 雲峰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  
 用之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已而  
 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為得之者在已而  
 之心而發已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  
 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章六**

所散財以不道則名之謂散財  
 所謂散財以不道則名之謂散財  
 所謂散財以不道則名之謂散財

不善豈不失眾乎國祚之修短天命之  
 留往往往此合二程子之說而觀之蓋凡  
 已當為之事必求以盡之一息不能自  
 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必循而行之  
 一毫不能自愧者信之謂也如有心雖已  
 至而自晝至夜自夜至旦汲汲然惟恐其  
 未正身雖已修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  
 夜然惟恐其未修反觀內省吾之修有所  
 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然其不自安  
 雖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人  
 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惻隱之心生於  
 譽其為仁也必誠則非信矣為人子則事  
 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  
 孝也無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  
 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  
 林次崖曰首言天下之得失繫于人心次  
 言人心之得失繫于絜矩末言絜矩之得  
**四書大全辨** **大學章句卷一** **章七**

失繫于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  
 者如此善不善切于得眾失眾忠信驕泰  
 切于善不善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  
 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  
 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  
 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

管子

其安陳氏曰管子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  
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  
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  
矣  
雙峰饒氏曰財者未也財雖是未亦是重  
事若委生財則自有箇大道理生眾至用  
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  
皆邪徑也  
王溪虛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  
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  
所以足  
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  
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  
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  
世理財之大法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六

通考黃氏海鏡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  
道之道中之一事  
東陽詩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  
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  
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  
生眾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  
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  
而不迂所以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  
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  
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  
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  
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關  
殉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  
日用有不窮一日關者使聖賢為國亦不  
能以捨此顧彼自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  
君汚吏凌民之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五畝之宅四鄰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  
之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

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眾建官止於三百  
六十則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  
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  
相四之日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  
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抄  
制用無入焉山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  
其禮無後芽也斯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推  
生之眾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舒則其  
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  
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  
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  
巧為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  
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匱而言利之徒不  
得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窮於費用則雖  
財聚民散不遑恤矣迫於費用則雖悖入  
悖出之常道也  
林次崖曰此是即前言財用而申言以補  
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  
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日緩只教人不聚  
財都無箇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  
財有大道一條  
太極張氏曰後世善理財者當以我  
用者太極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為君者  
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傷  
人况重為徵斂其誰不怨吝也近臣復言  
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為國  
家者太極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  
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為天  
下之主當財則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  
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  
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  
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  
此可為戒言者懼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  
者一日閣內庫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夏九

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  
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日緩只教人不聚  
財都無箇生財之術如何可得故又說生  
財有大道一條  
太極張氏曰後世善理財者當以我  
用者太極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為君者  
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傷  
人况重為徵斂其誰不怨吝也近臣復言  
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為國  
家者太極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  
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為天  
下之主當財則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  
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  
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  
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  
此可為戒言者懼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  
者一日閣內庫慨然謂侍臣曰此皆民力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後  
妄費使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  
之積為一己之私。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  
封賞之外。宜儉約以省浮費。國初崇儉  
公利足用。類如此。錢太祖之言。推之。務  
本節用。循生財之大道。亦不足用者。也  
後世專任括克。利窮錙銖。如桑弘羊之商  
販。揚炎之兩稅。王安石呂惠卿之青苗手  
實。其益國害民。蓋有不忍言者。愚故曰善  
理財者當以 太祖為法。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身

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  
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  
財之效。如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危  
也。

雙峰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  
民散。此以身發財。

新安陳氏曰。糾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之  
以興。即其意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  
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  
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是一箇道  
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

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  
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  
為事無有不誠。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  
遂其上的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  
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  
亦悖而出也。

玉溪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  
自無不利者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  
不一。與此皆當參玩。

通考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  
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  
知不必聚斂。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  
知不可聚斂。聖賢惓惓之意。至此而益切  
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所  
以裁其身。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  
之爭之。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身

務散之。以與人共。蓋欲淨釋其不平之心。  
母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鉅橋之粟。武  
土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歛。望何故寧發  
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  
如秦人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  
雖散而民則聚矣。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  
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  
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之  
念重於愛身。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紂以易瓊林大盈之積。其事可賭  
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仁者未嘗有意於財。發身也。德章而身尊。乃  
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  
叢於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  
理也。君與民一心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  
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  
至于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有

至子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有

盜匪有 只不 意民之 較尚 未 盜匪有 只不 意民之 較尚 未

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  
遷於他日則其不終矣不終二字正  
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  
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好行小惠以  
干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  
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  
仁者之為仁既出於所好之真又能使其  
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  
始有卒矣為乎而不終國之所與立者民  
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  
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  
所以丁寧反覆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  
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  
為利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壘**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  
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  
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  
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  
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  
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上飾車駟  
馬詩云四牡騤騤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  
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  
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

夫命婦喪浴用水喪大記云不用水  
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  
常故士喪禮賜水則夷祭可也○禮喪大  
記君設大槃造水焉大夫設夷槃造水焉  
士併瓦槃無水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  
而止士不用水以瓦為槃併以盛水耳○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  
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  
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  
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水掌事秋刷  
其凌者三倍其水以備消釋也鑑如甄大  
口以盛水置食物酒醴于中以禦熱氣春  
始治之為將獻羔啓冰也掌事主賜冰多  
少秋刷除冰室將納新冰也甄音陞小口  
壘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章句卷一 壘**  
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置於尸  
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祭曰夷祭牀曰夷  
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祭  
廣八尺長一丈二尺  
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  
爭利便是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  
以方外也  
雙峰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  
見用人與理財相關  
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  
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  
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  
絜矩之道  
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  
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  
爭而况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  
利為利快目前之福自遠  
檢目前之快目前之福自遠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

生財之利

生財之利。上者兵。下者水。水。斬水也。然斬水有國之。事。若。大夫之家。受。則。取。水。於。公。故。謂。之。伐。與。吳。兵。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哉。君。子。小。人。之。分。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源。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米。謂。之。代。水。之。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蓄。牛。羊。以。謀。孽。息。之。利。其。貪。執。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水。者。之。比。而。可。用。聚。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  
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  
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  
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

矣

王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  
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  
也君子論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  
人論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大  
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  
欲奪聚歛則失人心而于天怒故當善並  
至當錫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  
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詢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謂引就理上說固不  
明絜矩之意下容不務言愈丁寧過人欲而  
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後兩節自君  
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子言後兩節自君  
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  
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

四書大全辯

大學章句卷一

夏

章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  
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  
理欲之辨若乃大學及本窮源之意即本  
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  
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  
勿輕熊氏曰指用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  
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  
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人則利未得而  
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則能理財  
後乃合而論之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  
過一逆而巳  
雲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  
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  
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  
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  
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能  
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  
財發身未及舉獻下之言者用人亦當取





不過如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  
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  
以已知彼以彼反已而好惡義利之理  
明矣

雙峰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  
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乎天下  
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  
所惡惡之所好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  
惡兩端而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  
三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  
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  
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  
是說理財自泰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  
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  
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必能  
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  
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未後又說長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一 十一 鼻

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  
財用人又只是一事  
至溪虛氏曰絜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  
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  
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絜  
矩而絜矩在用人理財處為要然得失  
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  
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  
其正而能盡絜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  
之行以修其身不能絜矩則遠正人而  
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  
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  
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

之意而誠身  
本為誠身

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  
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  
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  
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  
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  
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  
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  
之無不備如不致知則真非真辨而後  
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  
空言此大學第五之明善第六之誠  
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  
至溪虛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  
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  
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  
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

四書大全辯太學章句卷一 鼻

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言  
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會子子思  
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樹此以示學  
者急先之當務云  
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  
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  
末舉此二者以見會思孟三子之相授受  
焉

書大全辨或問卷之五

大學或問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照補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  
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政聞其為心  
子之學何也曰為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  
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詳而為書矣學者不  
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  
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  
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言何也

書大全辨或問 大學或問

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  
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  
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  
精微而為小學之成德也則學之大  
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  
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別非若古今之辨  
義利之分判然如燕窩冰炭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

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

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  
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  
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  
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  
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  
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  
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  
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

書大全辨或問 大學或問

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  
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  
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  
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  
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  
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  
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三

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問小學大學之辨曰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理事長大學便就上講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雖曰小學已盡之功學氏曰小學書綱領其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離是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總而言曰觀顏色正言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也

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成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用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願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四

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西山真氏曰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於習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於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王溪廬氏曰察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記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人欲饒柔而後禁之則扞格堅強而不勝也○通考吳氏曰扞格抵牾不相入也○朱子曰古六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腳跟去做去後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腳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

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割住硬塞做去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敬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王溪廬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有養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明一德則又明明德之綱領朱子敬之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

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會合也物合其則也如頭容宜合於肅之  
類束收斂也如手容宜恭之類  
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  
未子曰失時而後學必若如此趨補得前  
許多欠缺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  
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  
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而  
今人不會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  
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  
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  
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

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  
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  
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五

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  
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  
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程子曰主一無適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朱子曰主一無適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  
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  
時只著衣了此一又做一件身在這裏  
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  
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  
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  
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  
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  
明  
且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  
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

廣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  
適之功也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  
辟之干矣  
王溪廬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  
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  
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  
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便一  
則外面便無非辟之干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  
敬蓋齊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獨醒不  
明豈強把惺惺得為敬○學問湏是警省  
且如瑞康和尙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  
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  
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  
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六

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檢  
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雖然  
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曰心常能惺惺者  
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陳氏曰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蓋心常惺  
惺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  
了心經在這裏萬理便森然於其中矣  
那寬問如何是主一和精尹氏曰只收斂  
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  
心收斂便若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攪亂便是  
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心  
那不容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  
祠常時正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前  
恭敬此是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  
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  
未了又去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

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  
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  
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存  
是否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  
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  
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  
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  
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  
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外面整  
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滾取整齊嚴肅之說者  
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  
勿齋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  
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皆敬  
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  
而明也然主一無適者以初學言之則  
微主乎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七

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  
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  
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  
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  
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  
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  
用力焉然後內外相養之功始備

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  
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  
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  
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  
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

聲離去

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  
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  
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  
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  
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  
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  
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  
之要也哉

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也  
道問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八

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  
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所令  
而身修也  
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  
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  
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  
非敬無所守  
陳氏曰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  
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為之主宰則四肢百  
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為心者又當由  
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  
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  
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  
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

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九

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枯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

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浚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十

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十一

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或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

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十二

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



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徂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 四書大全辯

#### 大學或問

三

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  
附纂黃氏洵說曰天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  
蔡虛齋曰天道流行不言地者以形言則天之形包乎地之外也以氣言則地之氣實亦天之氣也生物主宰全是天只借地以發育之耳故地非天敵也言天則地在其中矣○或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如何說地之氣亦天之氣曰凡萬有之生長收藏其形雖寄于地其氣實得之天不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若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固陰氣之上騰矣然究其極天地間本一氣流行故必天將降時雨然後

山川始出雲雲雖從山川而出其實陽氣之所驅也顧人多不察耳○太極即天道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道之流行此天字是專言之氣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黃說固是但大分截有似乎天道自天道流行自流行耳○天道流行猶言乾道變化發育萬物人在其中人亦天地間之一物也  
問必先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行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智義○問陰陽五行健

### 四書大全辯

#### 大學或問

古

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理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天地之間有也氣也者稟得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  
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為先既而體變為魄次之魄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者也魄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者也  
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氣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即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理氣則判為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五

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  
 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  
 東窓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  
 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生  
 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  
 也義不啻乎可否之宜智不昧乎是非之  
 別順之為也若夫性則體是理而不易者  
 健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  
 玉溪盧氏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臟五  
 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理  
 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  
 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疑則有是形而  
 各一其性矣  
 蔡虛齋曰嘗疑理氣一齊有底朱子謂必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雖就天道本體言然  
 天道豈容無氣耶無氣又何以為天道耶  
 ○天地間無懸空之理此處雖先言氣後  
 言理亦可也今乃先言理而後言氣何與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六

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  
 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正端直  
 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  
 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  
 生向下一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  
 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  
 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  
 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  
 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  
 濁純駁之不同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  
 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  
 近如知寒暖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  
 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  
 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  
 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蓋其所賦之質使有此四樣聰明曉了者  
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  
恭之德又有人性溫和而不其曉事便是  
賢而不智為學便是以克教化此等氣質  
令人始好而後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  
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惡不肖  
此如寶珠在濁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惡不肖  
濁水中指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  
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而  
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  
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七

矣須是窮此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未  
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着便  
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致  
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  
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  
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玉溪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與之非彼  
本少而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  
也  
西山真氏曰則者法也天下之理皆天實  
為之莫不有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  
故曰則  
玉溪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  
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  
至善之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  
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  
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

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  
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  
必當如禹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  
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  
陳氏曰所謂始以至善日之者所以極形  
容其精微爾非謂精微之不為善而借此  
以形容之也又曰自其大者言之如仁  
敬慈孝即君臣父子所當止之處自其小  
者言之如足容重手容恭重與恭即手足  
所當止之處視思明聽思聰聰與明亦視  
聽所當止之處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六

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  
足以及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  
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  
德於已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為治本末亦  
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  
會就本原上著工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  
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  
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  
當也  
玉溪盧氏曰成已謂明德成物謂新民不  
止至善故不謬者鮮  
曰程子之改親為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  
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已意輕改經  
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曰若無所考而輒  
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  
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  
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之者亦已審

矣。矧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

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二字所本也。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九

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繇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所當止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不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事事物物皆有定

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間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十

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浚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朱子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子細要之，只若得研幾字。陳氏曰：物果格而無一理之窮，無一見之不盡，則於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身既能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於慮而不錯亂矣。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問許多，便是大

階級步却闕知止至能得只如志學至立  
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  
統一級中間細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  
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至物來對  
著胸中恰好底道理將這箇去應他此是  
得其所止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  
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  
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  
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  
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主

味子下知王夫先後次第則進為不遠矣  
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入道為不遠矣  
謂至道之近也  
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為學之道未  
能遂得夫道也然既知其進為之序則有  
至之階矣故云去道不遠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  
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

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  
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  
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  
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  
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  
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  
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  
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主

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  
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  
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  
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  
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  
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  
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  
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  
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

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  
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  
雜，雖欲勉強以就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  
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  
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  
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  
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  
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  
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三

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  
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  
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  
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  
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  
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  
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  
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  
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

人...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三

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未子曰：格物致知是求其所以止，誠意正  
心，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  
下平，是得其所以止。若夫不亦善乎。然以堯  
舜之聖，而門之徒，未盡化，况謂天下之  
大能服堯舜之德，而各明其德乎。孟子曰：  
大學明明德於天，而後下民歸之。夫如是，則  
此學者，須有如此大德，而後能如此。如伊  
且如伊尹，伊尹也，只大德，而後能如此。如  
得無一人，不彼其澤，又如說此屋，可封也。  
規有一人，不彼其澤，又如說此屋，可封也。  
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到做不去處。  
却無可奈何，規模自是著，他工夫便却  
用寸寸進，若無規模，次第，只管去細碎處  
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  
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觀，模範，極  
規模之大，內推至於事事物物處，莫不盡  
其工夫，此所以爲聖賢之學。  
新安陳氏曰：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  
由，不可使知之意也。觀長長，即齊家之  
大者。  
蔡虛齋曰：新安陳氏此說，未是。自天子至  
于庶人，一是一皆，身爲本，修身便包格  
致誠正，死庶人，不能格致，又安能誠正  
乎。或問只是舉此，該彼，爲省文之計耳。且  
民不可使知之，聖人無可奈何之辭也。伊  
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覺謂悟其也。伊  
以然也。伊尹本心，未嘗不欲使斯民之盡  
知道，至于伊尹，不可使知之，則堯舜其病，請  
之意耳。夫學亦人，以明德新民之的，不宜  
先自爲無可奈何之計。故新民亦欲止于  
至善，此說更是。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書

朱子曰神是德地精是明是德地光明  
 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  
 妙聚理妙猶言能運用眾理也運用字有  
 病故只下得妙字一問字是主宰之宰宰  
 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問知如  
 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是以宰制萬物  
 要宰制他也須要知覺之心之為物至虛  
 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物  
 之綱在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  
 覺而馳驚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  
 一身無主萬事無歸其歸即顛盼之間  
 益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黃氏曰理是不動底物不著妙字如何發  
 得許多理出來  
 陳氏曰致知言表裏洞然以心之內外而  
 言如不致則無以審是非善惡之真將從  
 而不自覺者  
 而不自覺者何而捨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  
 三山陳氏曰欲意之誠而不本於致知則  
 有善否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之而  
 至於盡有所用力之辭  
 至善盡其心之神明即所得於天而虛  
 靈不昧者也心固具眾理而應事物所以  
 妙眾理而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  
 與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用與體無不明  
 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為表裏虛靈上理言  
 靈兼氣言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  
 用神兼氣言明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  
 心之用不離體  
 新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  
 以神明者而神明所以妙也  
 朱子曰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  
 以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故用敬如  
 君之所以仁益君是箇主體百姓人民皆  
 歸他管他自是仁愛非說此若天使不  
 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不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美

然又知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  
 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  
 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  
 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  
 王溪廬氏曰相也顯也即事物當然之則  
 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  
 新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  
 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  
 括蒼葉氏曰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卒  
 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  
 隱若顯蓋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間  
 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粗蓋將無所  
 不知矣  
 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  
 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  
 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  
 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  
 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  
 以請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  
 請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請  
 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  
 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  
 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  
 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

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毛

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幽明巨細有以洞灼其表裏其知之至也豈萬理於胸中是極其所真是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物果格知果至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為一篇之統體又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物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夫

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率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玉溪盧氏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遠欲合之則有虛空茫忽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誦此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附蔡黃氏洵饒曰極其精而不亂如一物一太極盡其大而無餘如體統一太極三山陳氏曰修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



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本於此云。三山陳氏曰：修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積也，不如是則身不可修，身之不修，則其本亂矣。本之既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奚望其親天下之親長天下之長哉。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堯

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况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

孟子 大學 或問 堯

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辛

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及者。皆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階，而登之差矣。

刑纂黃氏湖鏡曰：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無所不至之意。一曰：為己，為人一條。朱子曰：這須要自看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做，合當如此理，會身已，纔說要人知，便是有為。為如此，世上人纔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為人之甚者。○如甲

兵錢穀邊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  
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股盛墓一是不  
恐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  
為己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  
○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  
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  
者○南軒此言橫前聖所未發而同於孟  
子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  
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  
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  
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  
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圭

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  
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  
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  
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  
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  
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  
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  
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  
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圭

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  
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  
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  
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  
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  
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  
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  
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  
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  
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  
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  
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  
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  
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  
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  
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  
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  
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

亦不經緯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  
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熟  
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  
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  
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  
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朱子曰知性者物格也物字對性字盡心  
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心物理之極處無  
不到知性也吾心之知無不盡盡心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  
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此常言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

重

大學或問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  
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  
之至也之文才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  
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  
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  
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  
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  
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  
欲明之而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

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  
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  
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  
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朱子曰此克  
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  
王獨能之若只說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不  
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能明德如去克宅  
心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以不能明其  
德者何哉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  
欲敵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  
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  
害之則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  
偏蔽故能存以勝之而無疑

四書大全辯

重

大學或問

西山真氏曰明德人所同有所以為聖  
愚之分者但以克明與不能明之義爾常  
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之故  
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  
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  
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  
答卷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  
然大理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夫  
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功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  
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  
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

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日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陳氏曰於寂然不動之時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寸之間乃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朱子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相酬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堯

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一出言一行事皆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邪○問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已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人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禽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

王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是已天之命

我此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道者體義皆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

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

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

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

之淺濶亦略有序矣

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堯

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王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朱子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常要有得光明燦爛照在日前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為有用克明德者泚言之曰顯說則言明德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極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

此處  
義如  
法同

青  
河  
曰  
存  
德  
曰  
德  
曰  
德  
曰  
德

於至善者也。蔡虛齋曰：或問：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看來此說亦非。本傳正意：章句云：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帝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正明之義。而所謂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者，其意又日不失，是尤為正大而且周密。若一依或問，則明命字獨重，而顯說之意反輕矣。益信章句是後來改定，其義尤精。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三

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濕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

西  
反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三

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濕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三九

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間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

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

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夫段是箇修飾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遜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

格菴趙氏曰塵垢之汗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汗人知求以去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惟聖人則以為德之不可不新其於身之不可不潔也但人之潔身也既知疏浚滌雪以去前日塵垢之汗也然其潔之功不繼則塵垢復集將又如前日之汗故必日加疏浚滌雪之功無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汗况欲去利欲之昏而復本然之明則存養省察

四書木全辯

大學或問

四

之功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

王溪廬氏曰不通聲色等八句是敬之謂聖敬日躋一句是敬之綱合而言之謂明命之事也

問從字意朱子曰從順也敬便前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由義由義便居仁敬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

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則萬善俱廢義則一善盡微則萬善俱立忘主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若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瀆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

新安陳氏曰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於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實自此發張氏存中曰大戴禮武王踐阼帝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往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問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嚴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夢口生喏口戕口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淵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揀也盤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害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危於於乎夫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

曰水滅修容慎戒必共則壽履銘曰慎  
之勞勞則富鴈豆銘曰食自枝食自枝  
怨弗志而曰吾知之乎無勳帶及而曰我  
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搔搔  
有聖人不能為謀歸銘曰隨天之時以地  
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歸銘曰帶之以  
為服動必行德以先時歸銘曰帶之以  
曰屈伸之義廢之行之無息過才銘曰  
造才造才少間也終身之羞余一人所  
聞以戒萬世子孫

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

叔也以商之餘民棄舊汙俗而失其本心

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望

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

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

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

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予以武

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

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

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

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

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讀書者言

之耳

蔡虛齋曰或問云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  
哉亦自新而已此言亦以見新民之必本  
于自新耳若其所以作之之具豈容無  
如舜命契曰民可不只教他自新以化之  
却說勞勞直詩多云云豈大學之道非  
堯舜之道乎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

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

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

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

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望

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

矣

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

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

則天之視聽在民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民聽若何則如何朱子曰天豈曾

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

之視聽知帝命文王豈天語詩然命之具

是文王要為地便是理合為地便是帝命  
之地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  
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  
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  
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

詩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善之云也

朱子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

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聖

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

朱子曰此詩言止之義

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

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

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

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

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

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

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惟聖人之心表

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

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聖

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

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

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

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

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

子之說詩旣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

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

詩斷章或始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  
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  
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  
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  
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  
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  
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  
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  
公之為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  
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  
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  
哉

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  
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  
也  
也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左傳哀公十六年鄭人殺于水因遇讒出  
奔而至於其子曰勝在吳于西欲召之楚  
令其子曰自吾兩勝也後而勇不為不利  
葉公曰問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  
也好復言而求之始有私乎復吾非信  
也期死其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  
為自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譬不遠矣勝  
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  
爾父平以告于西子西不悅吳人伐慎白  
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  
子期於朝子西不從平王太子建也好復言  
者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不顧道理也白楚  
節齋蔡氏曰所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  
也然仁亦何止一端生之育之固同一仁  
之成之亦仁也若執著其仁之一端不能  
隨處止其仁之所止安得謂止於仁之至  
善為人臣止於敬固同一敬也然敬亦何  
止一端鞠躬盡瘁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  
也若執著其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  
之所止安得謂止於敬之至善為人子止  
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何止一端先意  
承志固孝也幾諫不違亦孝也若執著其  
孝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  
謂止於孝之至善以至於為人父止於慈與  
為人子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  
其餘則此天下之中無大無小雖千條萬  
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至善  
矣

曰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  
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方與其得之  
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  
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

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瞻而益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聖

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附纂黃氏海鏡曰求之之方言切磋琢磨得之之驗言盛德至善未了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又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磨之使至於精

細道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止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點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學是知止於至善所在自修是止於至善所在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修也上行而言言致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爲至善眞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附纂黃氏海鏡曰至善之由言求之之力至善之驗言得之之驗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聖

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王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掉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也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人學焉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爲無謂矣問切磋琢磨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終條理較密否朱子曰始條理都要密講貫而益講貫修飾而益修飾○問琢磨後更有法闢林哈柯故爲終條理之求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以終條理以見二者之當兼盡而不可偏廢

也。附錄黃氏洵說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

條理者行之事也。蔡虛齋曰或問洵慊威儀為得之之驗

看來亦不必作效驗看何也嚴敬存于中

若以為是盛德至善之效驗則君子盛德

至善之寔事又果何在蓋但以對求之之

方言則為得之之驗耳讀者以意逆志可

也况章句云恂慊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

盛以在內者為德之盛在外者為容之盛

也在內者既為德之盛如何又以為盛德

之效驗或又謂按或問云人心所同然者

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觀

又之一字則恂慊威儀還當在盛德至善

之外效驗之說似未為非也曰不然或問

之意蓋謂聖人得此同然之理而又極其

至此所以為盛德至善耳非必謂既為盛

德至善而又充盛宣著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芻

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

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

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

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

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

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

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

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

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

效也

效也

朱子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

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

朱子曰淇澳言明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

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

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

極功

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

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

而屬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

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沒世

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莘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

心修身之前程子又進而真之經文之下

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真之於

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

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

屬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

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

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

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異

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異

效發 補遺 教反

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辭論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循則德其本之明於心也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強民之效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至

陳氏曰聽訟未也明德本也不能明已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未矣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予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

而有所取會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至

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

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勗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壹

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豈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學而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知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西漢書華仲舒謂：人以賢良對策，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進而大自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朱子曰：勉強，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勉強之功，自有箇覺悟時節。格致，則其知是誠，其所當然，覺是格其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壹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

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當理會。」

玉溪盧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附纂黃氏洵健曰：「覺與悟一般，知與悟不同，知用工夫，然後覺。」

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卷

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

然有悟處。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聖賢亦難言。如孟子曰：「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班爵之制，朱子曰：『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交萬一有撞一件，差異底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某舊亦有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王氏曰：「右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樣第一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內外格，第三是不泛不漏格。」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

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

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

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

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

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

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

推而無不通也。

朱子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

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成忠可移於君，

又須盡得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

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若一事上窮

不得，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

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

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

此話。○問：「致之為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

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

別求一事邪？」曰：「這是隨人之量，非曰遷延

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

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

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

先生說：『如何？』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

如造化禮樂度數等，卒急難曉，只得且放

住。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

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

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第三件，理會未得，

○問：「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是譬理之

一原處，不知從一事上，便窮到一原處否？」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卷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主

曰也本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握這箇道理，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却如何？若得於親，是如事親，固當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如何？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其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其然，雖各有這一道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謂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為是一理。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

聖清而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李

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所謂必求所當然之不容已，與其所以然之不可易。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自我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彼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致知之事，非謂明彼為物格，曉此為知至也。合內外指成物言。

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朱子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所以然  
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格物窮理  
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  
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  
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  
理目前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  
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  
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  
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  
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  
殺一獸胎不殞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  
道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  
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

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  
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  
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  
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  
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  
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  
謂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  
須當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  
身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  
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  
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  
一也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  
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  
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  
皆是自家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  
裏面理會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  
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况在外面工夫多  
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  
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

其次第工程也  
朱子曰前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  
至此又言及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  
相發處

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  
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  
玉溪盧氏曰用力之地者讀書應接事物

之類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一物明日  
又格一物之類是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九條之內有之非就九  
條有次第工程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  
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  
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  
較淺未說得波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  
做工夫如劉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  
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  
立如何窮理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  
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  
箇窮其理窮其理知至而後意誠大學蓋  
言其所以止之時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王溪盧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  
附纂黃氏洵饒曰緝弄商翁誠意不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在敬而求其  
者。

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  
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  
敬明日却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  
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不相妨  
○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  
洞達，方能管得主宰，方能見理。

又曰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  
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  
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  
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人說  
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  
工。○涵養本原，思義理須用齊頭，方  
能互相發。程子下頭字在字便是齊頭，  
著力。○問涵養禮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  
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曰四者不可  
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  
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  
於涵養而不致知，則却鴿突去了。以基觀  
之，四事只是三事，蓋禮認便知致知也。○  
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  
肆，到那講習處，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  
做將去，無事時便有養，收拾此心。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知莫過於寡欲。

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不朱子曰此不  
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

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  
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  
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  
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  
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  
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又  
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  
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  
王溪盧氏曰欲致知，固在有所養，知既至  
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  
欲寡則心有所養，而知明。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  
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  
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李

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  
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  
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  
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中庸所謂明  
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  
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  
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  
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  
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

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

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

附纂黃氏洵饒曰：卽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之意。

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爲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有其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爲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大小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亦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教誨盡其曲折，後人亦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推之，直能知一二分，卽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問說知覺及誠敬，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行。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致工夫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爲易文，言學以未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附纂黃氏洵饒曰：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固執是行此。

引是知孟子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

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

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

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

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

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

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

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夷、烝、民所至之辨。到子所謂天地之中，夫  
 子所謂性與人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  
 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  
 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  
 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  
 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  
 愚，相為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  
 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  
 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  
 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  
 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  
 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  
 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  
 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  
 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  
 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  
 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  
 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  
 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  
 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  
 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  
 天地鬼神之感，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  
 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  
 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  
 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  
 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  
 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  
 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  
 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  
 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  
 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

朱子曰：物乃形，形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為  
 則。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  
 愛及長，知敬自生，有住不得處。問人物之  
 生，莫不隨所生處，便在乎曰：一身之主，是  
 此性。隨所生處，便在乎曰：一物各具一太  
 極。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  
 聽有當聽之，聞有當聞之，是而聽便，是  
 不如是而聽，不如是而聽，便不足謂如視。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堯

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能明聽德謂之聰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臭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玉溪盧氏曰物有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西山真氏曰則外寂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玉溪盧氏曰心之爲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其體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本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爲惻隱之主義爲羞惡之主禮智爲恭敬是非之主而皆不可亂所謂則也

玉溪盧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格菴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

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是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了爰賑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幸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禮不能者敗以取禍劉成食采之邑名康肅皆其謚也賑市井反宜社之肉也

程子曰揚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知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若則不中矣

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

附纂黃氏洵說曰一原指理也

問降衷秉彜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其名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衷與你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爲則而取其正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民緊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與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彜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而腦子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爲性○諸先生說這道理亦是說性者道之實道理還見得實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形體却見得實

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

子忽自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

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受於天而為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性即在其中所謂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所謂形體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

西山真氏曰詩謂秉彜言衆民皆秉此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理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一源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未至知有不盡言知未至致皆就理言

問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爲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底底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須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朱子曰今人未嘗看見箇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則是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為臣而必忠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說說如此蓋為臣不可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圭

為子不可以不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揆人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其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也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

陳氏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之類在心如體合當寂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誦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大賓客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合皆有

西山真氏曰如為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一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議來到面前便議得此物盡吾心之理

或曰考之事為四句朱子最得力語學者從事于此則格物致知無遺蘊矣

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圭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卷一

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墜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高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勞於其外，而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

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卷一

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之體具乎是，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  
附錄黃氏洵饒曰：體之虛靈，言具衆理用之微妙，言應萬事。  
附錄黃氏洵饒曰：無以存之，卽存心以致知。  
附錄黃氏洵饒曰：端莊靜一，卽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心，細是致知。卽中庸所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  
附錄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散，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說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不管他。  
附錄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乎一之妙。  
附錄陳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謂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  
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

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  
 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  
 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莊正容  
 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  
 之則敬而已  
 玉溪盧氏曰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  
 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辯格致之工夫也巨  
 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  
 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而果無內外  
 精粗之可言顯明德明矣  
 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  
 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  
 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  
 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  
 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  
 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  
 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  
 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  
 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  
 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  
 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  
 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去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去

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  
 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  
 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  
 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  
 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  
 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  
 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捋腹然後  
 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  
 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  
 不能克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  
 而得以此亂之哉  
 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  
 訓扞義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  
 也  
 格菴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  
 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  
 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  
 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  
 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  
 助於學者邪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



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以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夫

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但求眾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盡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

必欲其同而未極手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怨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怨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夫

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

明說

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此意也。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說。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

圖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夫

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邪，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特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究其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

明說

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

圖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夫

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

明說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全

舌爭也

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為學之弊

未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傳之與約初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而博學又自一而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牽

須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

來或持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兩下用

工夫甚次第

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古與

叔必窮萬物之理因出於一為格物知萬

物同出手一理為通其一二分是處有

窮到十分是處方可

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在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澆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全

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非君子之言也魯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也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居於宋見桓司馬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之言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君子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非夫子之言也問喪之問當作問喪去聲喪謂失位去國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敬叔魯仲孫閱嘗失位去國而得反

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是借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

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知乃可精疎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知其程限大其度量久自然貫通他日說得裏面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綏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無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居敬以持之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

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

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  
揚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字秤停過  
方見程子說與揚尹說不同諸說皆便成粉  
碎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於此  
既善他可知矣○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  
不啻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  
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  
家語錄奏起衆說此段工夫方見渾全然  
則當時親炙未爲全幸先生之後者未  
爲不幸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  
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  
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  
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  
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  
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  
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潛室陳氏曰物格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  
認論博識曰耳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  
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  
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  
元而循其次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  
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  
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  
惡然既有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  
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  
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膏然不  
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全

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  
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  
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  
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  
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  
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  
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  
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  
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

此在... 不... 之... 此... 此... 此...

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金

但以其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朱

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育賦與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為善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內不好善外惡而內不惡惡便是善而實一等不實見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終是不能徹表裏須是真知善惡分明然後有真好真惡之功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為慊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

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

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慊者而字書以爲口衡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衡之意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言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衡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慊栗姬則以衡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卷

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先王燕昭王也  
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譜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衡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

孟子曰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如衡字或爲衡或爲衡恩亦同此義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哀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卷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

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  
 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  
 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  
 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  
 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  
 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  
 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  
 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  
 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  
 之哉。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矣

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存一箇影象，  
 存物事來，功始照見。如醜若先有箇影象，  
 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  
 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  
 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  
 一箇念，便好，好樂，好惡，好憂，好患，心在  
 這裏，及念慮好，樂，惡，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  
 相與契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  
 裏，如何得正。  
 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  
 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前  
 節齋蔡氏曰：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  
 形滯其中，則人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照  
 夫，箇中之平，方能稱物。若先有物重帶於下  
 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  
 衡乎，喻心體之虛明，最為精切。

陳氏曰：此章只是問者感物而應，不中其  
 節，則此心便為昏者所動，而不得其正。其  
 若世俗，心慮昏莫克，主宰體用，動靜無  
 復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  
 信口說矣。  
 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頑玩，味  
 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  
 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如喜未  
 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木體，即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  
 事物之來，隨我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  
 而怒，在我本體，嘗先有此心，但隨物之感  
 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  
 衡平之用也。  
 後菴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  
 體，不待正而后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  
 不正。亦不待正而后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  
 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矣

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  
 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不正也。惟經之  
 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  
 問有曰：不得其正，或者遂執之以為正。心  
 不能動而無不中，或者遂執之以為正。心  
 乃靜而經之，所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  
 主靜而心不在，所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  
 焉。乃心不在，所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  
 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修己，皆教人用  
 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  
 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  
 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以正也。聖賢之動  
 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動  
 復而誠正，修己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  
 修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復，厭動  
 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  
 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况  
 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

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盡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本然之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

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若真體之本然吾心之太極也隨感而應則本體之真在在呈露而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遂通者也感之中未嘗無明德者存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治國若不能其心則其用無功

與物接所不能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利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

北溪陳氏曰治家非如治國治國可用刑威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而已

格菴趙氏曰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比之私尤所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偽無所容欺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

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

四書大全辯

大學或問

奎



此是此  
未子未

取非不  
取非不  
取非不  
取非不  
取非不  
取非不  
取非不  
取非不  
取非不  
取非不

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後  
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則心  
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修也。則心  
或曰心不正者非意是意不誠身未修者  
畢竟是心不正。經云意誠而後心正。心正  
而後身修。道理其明白。誠意既誠心無事  
乎。正心既正身無事乎。修者固非說意誠  
而心有不正。心正而身有不修者亦非。信  
如朱子意誠而心不正云云。便似翻駁經  
矣。此說不可從。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  
若夫教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  
之則哉。曰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  
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

###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卷

教而教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  
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  
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  
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  
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  
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  
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  
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  
遽謂之內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為慮其

矣孔則之為隱取  
矣孔則之為隱取

下細謂是教  
下細謂是教

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有  
所教惰而猶不敢肆其教惰之心也。亦何  
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  
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  
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  
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  
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  
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

###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卷

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  
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  
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事君之孝身  
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  
者可知矣。  
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下之情蓋  
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母之心耳孝弟  
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已推之則舉慈可  
以見孝弟矣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  
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淺戒也。書所

豈善之為  
于效  
死氏  
敦

也  
也  
也

文  
公  
又  
名  
字  
年  
稱  
看

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亦是意爾

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大可小也  
三山陳氏曰為惡之積於為善仁讓必  
積而刑于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  
纒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為  
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為惡者不可有斯  
須之暫也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  
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  
內適自修而遂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叁

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  
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  
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  
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  
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  
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不治人而拱手以  
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  
而脇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  
已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已則

亦即  
古  
作  
至  
善  
者  
多  
知

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  
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

王溪童氏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  
非諸人者恕也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  
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者必先有忠而  
後有恕也

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  
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  
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為義蓋曰  
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  
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嘗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肆

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  
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  
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  
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  
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  
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  
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  
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  
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



兼反係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堯

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怨也於已不當下怨宗  
玉溪盧氏曰心必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已愛已皆出於正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即愛已以及人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即治已及於人是推已之恕也忠者體恕者用表端源潔忠也景正流清恕也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之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國平天下皆明明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下章之義則欲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  
新安陳氏曰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恕則隱然見修身以前之當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之言以發明前之所未言者也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淡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一

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象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眾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以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誦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

以上詳說

以上詳說

如名如圭如公如大如交如表如生

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頁

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教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按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

絜東也。一也。絜也。以也。絜也。

絜也。一也。絜也。

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有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

**四書大全辨** **大學或問** 頁

新安陳氏曰。老長長。恤孤躬行於上。而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乃處之之道也。

莊子名周。人問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子名誼。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格菴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

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  
 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衆人之心而  
 盡絜矩之道  
 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越兼以淮南  
 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為郎事  
 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  
 治尚循謹其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酷暴  
 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部尉如令  
 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  
 罪與其守勝屠公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  
 罪肅不受刑自殺而由乘市○魏志王肅  
 傳肅太和初拜散騎常侍肅守子雍東海  
 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  
 下佞已此一反也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

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聖

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  
 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  
 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  
 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  
 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  
 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  
 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  
 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  
 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

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  
 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  
 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  
 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  
 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  
 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  
 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  
 後本末之意也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聖

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  
 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  
 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  
 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  
 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  
 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朱子曰是是本體是枝葉非是別有枝  
 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  
 陳氏曰大原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  
 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  
 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  
 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在我者  
 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  
 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  
 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

爾纂黃氏洵饒曰正倫理言父子兄弟第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序有別之類是也  
格菴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爲廣博周遍之地治內者疎略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

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亦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

以勢之遠通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

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備

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

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

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典起然後可以

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

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

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

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

此與集註  
訂同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其制也至於民之好惡其若當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爲心而可以父母斯民民亦父母之矣  
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

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

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

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

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

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曰此其濼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

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

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

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皇

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

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

如反

正屏必反

如反

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

四書大全辨大學或問 夏

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逆之為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逆，以屏為逆，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



措得宜也

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况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

好惡矣

曰上文浚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浚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夏

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

崇本生之衆為之疾也節用食之寡用之節也  
前漢書陳休傳泰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斂頭會箕歛以供軍費罷音疲素吏到民家計大頭數以箕歛之而供軍需財匱力竭  
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

時宗  
洗反宗  
引在出

南  
後以字  
此為後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  
仁者世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  
亦卽財貨而以其意言之爾非謂仁者真  
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  
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  
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  
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  
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  
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  
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  
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  
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  
學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  
怨望而諸侯有時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  
侯伐紂紂奔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書武成篇乃反  
商政政出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  
資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  
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止乃  
於行在去監署遺林大盈二庫別藏其物  
贄諫以爲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民未

此義  
已明  
事見  
論詳  
治長  
篇

四書大全辯大學或問

聖

息達以珍貴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覬望請  
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而悟卽徹其畧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鷄豚牛羊民  
之所畜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之祿而  
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  
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  
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  
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  
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  
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  
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  
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  
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  
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  
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  
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  
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織  
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營其貨乎食  
其菜曰茹譬售也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  
爭利  
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

所分予之商者去其角傳之翼者而共是  
 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者  
 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  
 小與天同意者也言天生人物賦子有分定  
 牛無上商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商  
 傳之商則有也言鳥不四足也未謂工  
 商之商則有也言鳥不四足也未謂工  
 三山陳氏曰歲滿亦餘矣而君子疾之以  
 其主於利也冉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措  
 克之事但聚斂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  
 之下則聖人攻而欲攻之况窮民力以自  
 富者乎  
 西山真氏曰進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儲  
 于此也元元已窮而計斂日與不知皮將  
 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  
 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  
 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

四書大全辭大學或問 羣

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  
 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  
 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  
 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  
 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  
 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朱子曰只稱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君其  
 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  
 子何何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  
 和利便是義之相處  
 曰此其言簡密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

一各諱宋以朱樞子系  
 各諱宋以朱樞子系  
 一各諱宋以朱樞子系

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  
 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  
 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  
 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珍陳京裴延  
 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  
 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  
 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蹙拔矣呂正  
 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  
 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  
 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  
 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  
 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  
 可不監哉

四書大全辭大學或問 羣

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  
 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  
 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  
 事發為大農令宇文融為大農丞領鹽鐵  
 宗制為農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  
 有司勸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  
 祭融在汴州給恩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  
 紹烈漢文推恩詔流歸州道廣州惶恐而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臺

辛○揚○...  
 後○...  
 中○...  
 人○...  
 支○...  
 朝○...  
 人○...  
 策○...  
 結○...  
 不○...  
 朝○...  
 徒○...  
 二○...  
 者○...  
 所○...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  
 文爲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  
 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  
 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  
 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  
 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

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爲人渙切之意  
 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  
 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  
 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  
 察也

四書大全

大學或問

臺